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八一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義拾遺二卷

〔元〕楊維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任轍刻本

一

通鑑博論三卷

〔明〕朱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內府刻本

五九

蔗山筆塵一卷

〔明〕商輅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九〇

政監三十二卷

〔明〕夏寅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二〇一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叢鈔本

三六七

宋紀受終考三卷

〔明〕程敏政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戴銑刻本

三七八

宋史闡幽二卷

〔明〕許浩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許鏘刻本

四〇〇

元史闡幽一卷

〔明〕許浩撰
青島市博物館藏明弘治十七年錢如京刻本

四七二

元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明〕霍韜撰 張邦奇增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四九五

史評十卷

〔明〕范光宙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五七八

史義拾遺二卷

〔元〕楊維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任

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義拾遺

二卷》提要

史義拾遺叙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明嘉靖十九年任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
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
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
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
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
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
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
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為赤
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
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
毗陵三笥茗雲洞庭錢塘之間
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
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

巢立言自況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沐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歲脩轆轤傳食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況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轡一世至于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

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是編乃先君子程鄉令手錄珍藏欲梓行而竟奪不就嗚呼先生之文磨泯多矣余同年進士譚君德周來尹秀水政成之餘有志史學問余古今理亂得失異同余出此叅訂之君喜曰是可以傳也俾余序之以求其傳噫石璞于將固不待和之獻煥之發而光恠燭天矣蓋竒寶之在天地間有終不得而閔者其文雖欲不傳于世又可得而已耶先生名維禎字廉夫號抱遺叟人推稱鐵崖

先生所著有太平綱目四十冊

三史正統論五千言歷代史鉞

二百卷春秋大意東維子集君

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古樂府

瓊臺曲洞庭吟七十卷藏于鐵

崖山此直其云

弘治壬戌秋八月既望承德郎

禮部儀制司主事平湖陸淞序

史義拾遺卷上

元宋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撰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于任職校

水神告智伯

智伯瑤合韓魏之甲攻趙趙襄子走晉陽智伯曰晉陽尹鐸之所理也趙恃以為固吾甲攻不如水攻之不勞而敏也於是引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民卒無畔志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親行隄遠水吏斃城見有被髮丈人者前致辭曰吾邯鄲之水神也聞主君以水可亡人之國故見主君有以辯焉夫水猶火也火可以焚人亦以自焚主君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自亡者亦水也智以決之勇以行之密以防之信以守之則利可用而害可違不然利不得而徇及已可不畏哉吾晉主君之用木水將不為主用而為敵用矣智伯曰若何以見之對曰吾見於韓魏之色矣見於汾絳之旻矣徵於孟談氏之偵而戈者矣主君憤焉驕侮不知

汗栗危厲方且朝夕吞趙爲益地慶吾與智果
綸疵將在乎陽上游觀主君之骨肉盡矣於趙
主君之願蓋且爲趙主之飲器終天之恨無可
及矣智伯怒欲刃之莫知所如往是夜襲子殺
守隄吏決水灌智伯軍殺智伯剗其首爲飲器
云

木曰余嘗侍先生講智伯事智伯之殺已料
於果矣雖無水不死乎今設水神辭以戒後
之恃水以傾人而卒自傾者先生又曰丁原
董卓利用呂布而俱害於布非智伯之水乎

樂羊自訟魏文侯書

父子之天雖虎狼不滅而況於人乎古者求忠
臣必於孝慈之門人不孝慈而求其忠於君者
亡也臣奉主君詔攻中山中山不下臣攻之益
不懈中山之君思以計亂竄臣之子而遺臣以
羹臣忍啜之者下其非臣之子也必欲竄人之
子置臣之子高祖上使以形色招臣之心廼動
安一孺子遺臣以羹號曰臣之子也臣固知臣

之子已逸而無恙此臣之所以啜其羹而不知
忍之情也使臣之子招臣以伏誼身膏鼎鑊臣
惡虎之懷豈不跑地一奮復其美如覆醢胃在
棘門之外而劍在中山之頭乎君之近臣不登
吾事又不諱吾非弗慈之心乃諧臣曰樂羊於
子之羹忍食之其誰不忍哉魏師贊之言尚幸
主君之明有以燭臣之非忍主君之斷有以決
臣之成功故敢奉書主君闕下謝其所勿疑而
不敢為疑臣者告也五代徐溫執事遇子示遇
其子嘗歷未生遇由是不

木曰先生此言洗樂羊子不慈之謗千載僞
者推未到此非強為樂羊子也第以理決其
事耳

豫讓國士論

孟軻氏嘗論國士矣國士者其去就語默有以
異乎一國之人者也去就語默無以異乎一國
之人齊民也豈謂國士哉余惟豫讓稱國士示
見知於賢主

或以玉賢蒙不仁之器智果之料其必

之不智也瑤將亡締疵以其先覺者覺之瑤不
寤而訖滅其氏讓於是時不聞有所正救不忠
也國士之去就語默如是乎又瑤死也乃始劾
刺人挾匕首伺達麗伏橋陰為瑤報仇烏乎讓
不忘國士之遇其義似矣而國士不擇於知己
其妻質於不仁之人則非國士之士矣殆勃氏
顧自去徐子不肖者大為公孫子賢者犬於是
歸安平君曰余惜讓不得為公孫子犬而為不
仁者厓紫於人也司馬氏取讓為所為而為其
說不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
懷二心者則其為名也已吁此非國士之言
戰國士之言也

木曰此篇撻發到是處非惟不滿豫國士且
不滿司馬氏之論

聶政刺客論

余為豫讓論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於嚴仲子
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於讓為國士而委質

於智瑤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
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已如瑤遂乎此非雖
然此戰國士之不學之過也古先聖賢負甚美
之資而必治以學則雖狂可聖不學雖聖人可
狂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
學其七尺之重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毋在而
保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
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
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
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於予人不得為仁人義
士之守死善道也

木曰先生千載不幸之悲非悲刺客悲政之
陷刺客也

牛畜辯

或問畜吾君舉三士於趙牛畜荀欣徐越也相
國以仲連以進趙烈侯烈侯以畜為師是畜不
惟優於欣越且賢於公仲矣乎抱遺子曰烈侯
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首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

就其才第之越飾則僉用晏嬰之徒歟欣擊使能管夷吾之徒歟商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未聞其君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商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亡愈於公仲而趙不強於天下也宜哉

韓昭侯絕申不害書

先生鄭之賤士韓之疎逖臣也以黃老刑名之學于諸侯諸侯不納西見寡人寡人聽先生言謂可以治國強兵不門於貴戚遂用先生為相寡人率百官以聽於先生而韓國未治韓兵未強隣國之賢士未有所薦而首請仕其從兄某行義未聞於韓而先生引之非私乎秦之商君刑名之學也孝公任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秦國稱治然而商君無私人也先生不如商君而私人過之無乃不可乎且先生教寡人以脩功勞視次第爵不及非人官不及私臆今有私請於寡人將奚聽乎聽先生之謂是廢先

生之教也夫學焉而後臣之此古人臣之盛事今寡人之學于先生而相之非相也將師寡人以道也今先生循私謁而敗公義何以師寡人乎父兄百官有辭於寡人惟先生去佳之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木嘗侍先生講申子事先生曰世以申子為治士昭侯亦自謂學於申子今折其私謂使之避舍請罪則昭侯固曉於申子而申子又奚足以師昭侯也哉

子思薦荀變書

補錄

衛有能臣荀變者其材可將五百乘變為吏賦民時曾食人二雞卵衛君送矣變弗用子思上言於衛君曰臣聞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庸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聖王用人舍短取長之法也故顏咏聚與父之大盜也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論其短則虐且貪矣然齊魏之君舉其短而取其長則聚為齊忠臣木為魏君師功德之及人者非齊魏之人所可及也今變也

無大盜之惡也無大駟之陋也材可將五百乘而欲以二卯矣之此不可以聞於隣國而君之用材亦與齊魏之君異矣且君之竊祿大臣不與君憂其憂而與君樂其危以娛其既也若是者日盜千鍾而君不計君有能臣一時食二卯而君咎之不置亦可謂不善推其類矣故倣為君上之

孫臏祭龐涓文 魏評

臏與涓同學兵法洎仕魏為將軍自

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

黥之使為廢人馬陵之死卒死於臏

手大樹之笑不遺尺寸臏之謀亦神

矣其事可為媚勝已虐同志而禍卒

伏於不意之戒者故擬臏祭涓文

吾與汝兮尚父同師巨細工苦兮惟器之隨鶴

不可以頸免兮蛇不可以足躩汝不啻夫物類

兮必欲已勝而人罷耳人之有伎兮媚以蔽之

人之有優兮斷以廢之吁嗟將軍之諱短兮非

兵法之用奇顧馬陵之負慨兮不啻二陵乎避
馳燭火舉信兮將軍弗疑伏弩萬發兮將軍弗
知收汝骨於大樹之下兮豈覺者之能為菴桐
福之倚伏兮吾將視來者之鑒茲

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魏評

將軍吾故相公孫座之中庶子也座嘗薦將軍
於寡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從意有
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忘寡人寡人
將徵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
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
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
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
哉楚子虔重幣耳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
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
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
夫欺人以欺者人亦以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
出者八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
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臏臏於寡人而寡人

不忍也納之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齊威王寶言補注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威王拊以四主之寶余猶以威王之寶未及其大者為補寶言。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枚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室者與大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守高唐趙人不取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從者七十有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吾室四人者可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寡人猶以為未也。俱齊人之仇而詐也室之以信野而蕩也室之以禮刻礪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然後發金滕冊書之室於我先公太公武王室之以王天下桓公保之以關諸侯此寡人

傳室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雖山海秘藏無以喻吾室也矧徑寸珠乎是室也水不得漂火不得燬盜賊不得負而移也吾懼大王之照十二乘者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觀者為大王寒心惠王聞之慚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木曰吾讀先生有室志足以應貪此文又廣威王之室非夸也鑒之乎為國君福之戒者有在也。

非田文署私得室

孟嘗君受楚象床公孫戌以私得悉徒室劍而入諫使戌無私利則不諫矣孟嘗君不之罪乃書其門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室於外者疾入諫君子以孟嘗善用諫雖懷諫者猶用之況不諫者乎抱遺老人曰文之署非也為文之計使登徒不納劍而文計劃直以賞成庶以來左右之言不然不有奸利者賣主諫以售人室以益主過者安得盡徹於文之聰乎。

非惠子樹楊喻

田需貴於魏惠子施戒之曰子必善左右曰有樹楊拔揚之喻臣聞老人曰惠子魏國之儒國人之所仰教者也田需貴於魏不聞惠子教以出處之義用舍之道而惧其危於說賊也教之以善事左右是導之以患失之為而無所不為矣難退而易進者士君子之種行也惠子應樹之難而拔之易至以楊之橫樹生倒樹生折而樹之又生知其樹之不得其道者皆一切不暇顧豈為士君子之行也哉惠子之為士固亦魏國妾婦之士歟

啓攻益辯

儒者之論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夏禹易揖遜而移其子大道隱而家天下矣謬矣乎其論聖人也家天下可以論後世之秦政猶不可以論蜀之劉倫况可論禹乎堯舜授賢不知天下之為官禹授子不知天下之為家一皆聖人之公也父有天下傳歸於子人之情也不幸子不可

傳擇其可傳之人傳之使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子孫耶此堯舜公天下之心也禹幸有子可傳異於朱均之不可傳也又何必強同前聖薦人以為公乎民固曰啓吾君之子也可以任天下之器也謳歌訟獄朝覲知有吾君之子不知有昧於啓者也禹以天下之情授之子知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薦人乎使啓復如朱均也賢者復取而代之禹固不計也此禹公天下之心也世度聖人以迹吾推聖人以心禹初無薦益之事豈有啓攻益之事乎薦益之言吾所未信而况攻益之論又出於燕子之黨乎

魏可王對

抱遺老人曰魏可以霸可以王而惠襄不能惜哉或曰梁地不千里帶甲之士不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險梁戰場之國爾何以王何以伯哉老人曰論王伯者不以地不以兵顧得士何如爾得士者王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軻

一上曰樂毅得毅可伯得軻可王二士在魏而
惠襄不能得之卒相犀首與張儀惠王卒軻由
魏而適齊矣燕昭王招賢而毅由魏而適燕矣
嗚呼二士去魏不國也矣

或問孟子言王道

或問抱遺老人曰孟子為臣於齊矣燕之亂主
子又以湯武之舉勸齊矣然齊卒無與滅繼絕
之舉孟子之言王道誣耶老人曰軻無薛公之
位也使齊移薛公之位位軻豈翅為薛公哉王
者之佐有言而無位此宣王不得為桓公矣湯
武乎故孟子致為臣而歸曰夫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合我其誰哉軻
以伊周自任矣又問曰使孟子西入秦得君如
孝公治捷於商君乎老人曰商君小伯大作賊
也亡秦者非趙高也商君也孟子得君如商君
孝公可始王不在政也已矧形便之國利於七
十里百里者耶雖然論形便不論王道也

梁惠王葵議

惠王葵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葵
群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公孫問諸惠施施
引文王更葵事非水太子施期而莖命恠惠子
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
八年書己丑葵敬贏雨不克莖庚寅日中而葵
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葵公雨不克葵戊午日具
乃克葵穀梁以為雨不克葵喪不以制左氏以
為雨不克葵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葵
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葵不為雨止則先王亦
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
之深治葵之臣子會葵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
豈可以遠日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藉以葵乎
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
止而春秋書克葵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于葵
也梁葵之葵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葵
以葵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
以引楚山之事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
枕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

說也亦能使其君延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王斗不能舉孟子議

王斗之言甚似孟子世盡以戰國策爲縱橫之書詐謀邪說之所聚則亦過矣若斗之言豈非賢者之言憂國憂民之喻雖孟子何過焉然斗之舉士不聞舉孟軻舉五人而齊國治者吾不知其何人也或曰軻在其中王不足與大有爲也遂致爲臣而歸余曰斗自誦以見王正犯軻枉尺直尋之律豈能舉軻乎哉

郭隗致賢

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聰之力逸於舉聰而致賢之功亦優於舉聰也昭王求聰郭隗受策宮之師非僭以聰自居致聰法當爾也無幾樂師諸聰爭之以赴燕雖鮑趙之善舉聰不力於此也市馬之喻此致士之明轍而曰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向籍叱咄則徒隸者至又豈非致士者敬媼之兩轍乎敬媼下而聰賢者下矣

或問唐睢

或問唐睢刺叔士也先生以爲魯仲連之流何歟曰睢非刺叔士有道之士也觀其勸信陵君之忘趙德也何其言之過厚而近道哉睢爲宗國求抹於秦時齒已九十矣至是歲殆喻有耄期而稱道不亂知其爲有道之士也其挺劍秦庭假沫義以解秦三伏屍之怒仁者時出之勇也豈刺叔者哉吾於仲連排難解紛之餘尤想見其人可爲連之流亞不妄也

五臣優劣辯

或問莫教子華論今尹子文而下憂社稷之臣者凡五儒者罔敢優劣之敢問優劣何如抱遺老人曰大臣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其死生戚休與國同之豈待爵祿勸勉而然哉楚威王問莫教子華以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子華所舉五人者皆可當此名矣自子文而下遂回事以區分要之所憂者皆出於赤誠此其所以爲天下之大忠也必欲優劣之春秋之義

大存亡則存亡者優於理亂勃蘇氏其家乎蒙殺氏次矣

坪茂上秦王書

臣山東羈旅之臣也王不以臣不才拔為宜陽將約魏以伐韓臣聞魏文侯之命樂羊攻中山也三年然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王之知人不深於文侯之知樂羊也中山之攻得於謗書盈篋之外臣慮宜陽地險且遠成功非時月之間而貴近之臣如樗里子公孫奭之徒挾韓而議吾後者不少也臣不能保王之不聰則宜陽不可拔是王欺魏而後結韓之憾也故臣願王勿伐王又以臣之為疑且迎臣息壤要以盟言臣益有所懼已春冰大夫盟諸侯者為長也為國君又戮列以下盟其臣則臣之

臣攻宜陽五閏月而示拔臣志弗懈而聞二子已議臣於後矣王心一搖則臣不得為樂羊何

待書之蒲篋哉臣嘗求戰國之君臣如魏文之於樂羊者少矣矧燕昭之於樂毅乎求燕昭之於樂毅者少矣矧我孝公之於衛鞅乎嗚呼二三君臣未嘗有與也非其夙心之相知堅以一定之信繼以不貳之誠則不足與有為矣臣願臣之於王得追羨於二三君臣而且光於孝公也臣不勝幸甚

王乃悉起兵伐茂斬首六萬還其宜陽

屈原論

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

薛公論

秦聞田文曉而請於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耳言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於國舅氏魏將軍乎冉文客以千

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
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
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與於文
哉吁使客有一人異於雞狗者則文何待於脫
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
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因可出齊國可弱又信
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於雞狗者信矣

公孫龍論

余讀公子牟書稱莊子言以折龍之非則知龍
之青辨惟說已不為當時所與龍蓋學於惠子
者乎藏於神而不加夫行辟而堅言辦而逆先
王之大禁也而平原公好之以為上客何也以
為龍有以蔽勝則孔子高孔子也之理勝於辭
公孫龍之辭勝於理勝自有以下之已或曰平
原之客優於孟嘗吁一客之聽為子高而勝不
能用若龍之客文之所弃也又何優於文哉

肥義論

春秋錄大夫荀息之死節以其不失信於君也

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故里克以有惡書
而息以死鄴錄肥義相趙王何亦庶孽也而受
命於主父者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矣太子章亂作李
兌勸其去義誓以全言不全身卒死其難時義
何愧於自哉綱目君子不以息例錄之缺也

桑雍箴雍同

敬詳

趙客有告於趙王者曰燕部之法有
所謂桑雍者王亦知之乎王曰未聞
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優愛
孺子也此皆棄王之辭昏而中所欺
於王者也是雍得於內則法枉於外
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謹備其所
憎而禍在於所愛愛即時趙王之臣
有韓倉者趙之桑雍也余讀客言雖
為倉發而其言可為國君懼懼近以
自盡其心而亡其國者之戒擬客作
箴以獻王其辭曰

棄之育兮其棄曰沃棄之雍兮其恨曰感離在
棄子象不可欺雍在王兮王不自知內食王心
兮外食王士王雍不交兮王國隨以圯客視雍
兮如斗如囊蔽賈縶忠兮尚惑尔含其亡其亡
兮繫於苞棄客作箴兮王用自強

辨妖說

妖不生於妖而生於以妖爲不妖者此妖之大
者也故家國大瑞爲臆子爲賢臣而爲大異者
反史作僞者也宋有崔生辨此物之妖也而巫

合漢

字二

史佞之曰大吉小而生巨宋必霸天下遂啓康
王好大喜功黷兵於鄰國廣地數百里恨霸之
不亟也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天下呼爲桀
宋齊伐之而迫死於溫烏乎王之狂悖殛死天
下笑者此巫史之佞所致也故曰妖不生於妖
而生於以妖爲不妖者妖之大者也有國者於
邪佞之妖可不戒歟

趙威后傳 擬辭

威后趙王太后也齊使者至趙后見使者問

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乎聞其人有糧者亦
食無糧者亦食是則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
不業不在後也有業陽子無恙乎聞其人哀
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則王恩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有北言之女無恙乎微環瑱
至老不嫁以養其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者也
胡爲至今不朝命婦也二士弗業一女弗朝何
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又有於陵仲子尚存乎五與
子所飾者是七八聞其人不臣於王下不
治於家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
者何爲至今不殺乎使者歸語於王王怒曰吾
事何預於老女子乎

抱遺老人曰趙威后所出世紀吾無得而致
矣即其遺言於齊使者亦足畏哉凜凜乎齊
王建之師訓也吁建爲隣老女所薄如此齊
之臣子無愧乎吾錄之爲傳以儆代之情如
建君臣者於戲吾有女弟宜大家以者行年
四十有九既笄時受里男子聘男子歿於終

死弗嫁躬紡績以養寡母議以威后之讒非
當朝者乎吾里有稱處士者必澤某男子上
不臣下不理中不交率人於無用而且亂吾
教議以威后之議非當殺者乎朝無朝而終
掩殺無殺而反聘司刑慶者其去建君臣義
遠乎

樂毅封王蠋墳文

毅聞齊先臆類觸論於齊宣王曰昔者秦攻齊
下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
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首者封萬戶使生王之
頭曾不若死士之壘蓋一介之士有忠於萬乘
之君者如此先生齊之賢人也殺至畫邑不敢
以軍容入先生之里請見先生而先生不屑見
遂殉義以死毅既入齊而齊王地_{地王}為渾齒
數罪而懸之廟梁死毅封先生之墳以表齊國
賢齊王之有亦不若先生死後之土是敢援
論以為先生告云

貫珠論

余讀田單解衣淄老人之事而嘆齊王之弗能
為善也雖貫珠有回善之言而王之疑單者不
解也珠之教王下令曰寡人憂民飢而單食之
寡人憂民寒而單衣之且召單而揖於庭口勞
之仍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已而大夫
之相與語者皆曰單之憂民王之教也吁此戰
國君臣之所為也終於戰國之而已耳使王知
單賢開心布誠以國事委之單之善政即王善
政也又何必爭其善為已出乎君之任臣猶坐
車人之任驥也人與驥爭馳則人驥俱困君爭
善於臣是人驥俱困之愚也吁舜取諸人以為
善骨仲蓋五子之能以為能是道也貫珠弗能
識也_{自注曰貫珠以蕭相國即楚相也}
_{下魯主即齊王之見也後海曰齊為無謝}
_{王相國為賢相此則齊王之所然也}

毛遂上平原君書

璧辨於石必卞和而可驥別於駑必伯樂而可
世無二千玉以石委驥以駑棄而妄曰天下無
夜光之璧十景之驥豈非物之訕乎遂處君之

門下三年矣自以為璧授卞和之官驥處伯樂之廐君之視遂也曾無異於石與驚也且及咎曰遂無所有是君之不責目非下樂而責驥驥為石為驚也君齒且老矣目果眊矣乎遂聞君之壯年目已眊矣公孫龍者巧文之士孔子高者蹈道之君子也君不從蹈道者而從巧文者故曰君之目眊也久矣君之目眊遂之不幸也今幸侍君南入楚以文武備具者在十九人之數八寸之紋萬一有助於君之末議遂之獲璧

於卞宮驥於樂廐者其在是已乎

遂二楚為平原君北而無君始自楚曰驥不虞其相天下士矣於上客云

或問夷門監者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為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及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公孫龍言不然何公子之車騎屋左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咈哉夷門者剗刼之魁尔何上客之有哉觀其所舉可

以知矣枉公子車過市屠謁四十斤揮椎之夫亦辱公子矣故曰夷門者剗刼之魁尔於戲編令奪兵於趙為功於魏不忠公子師不忠何以為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而史不以名氏書惜哉

睢澤論

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又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侯夫山東之大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僭應侯之退已合退於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晏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睢於王而攻睢於睢亦以睢可言憾而澤之言又足以寤睢者故睢決於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睢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睢者遂我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非荀子談兵

君子慎言兵者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兵非陰謀而聚詭道而行欲以勝敵者無也以退為退而非退也以與為與而非與也以虛為虛而非虛也以危為危而非危也智有以掩之力有以分之信有以疑之詐有以應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傾之故曰陰謀之府詭道之門也孔子曰我戰必克而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示人以不學則懼陰謀之賊夫人子也先孔子而言兵者有矣言其部曲行伍坐作進退之令耳未嘗用夫陰謀詭道以角勝負也自天下無義兵而兵角勝負必入於智數而後已入於智數則陰謀詭道勢有所必至而孫子之書不得不作也儒者不咎天下之有兵徒咎孫子之有書忍以管仲咎犯之陰取陽諱者傳之於世以教人則亦不究其勢矣故曰君子慎言兵言兵則置人以險矣等人以詐矣而咎人以不仁之具矣徒哉荀子之談兵仲筆引舌至六七百言而

不衰吾孔子之所未敢言也嗚呼兵不祥器也用者不獲已也善乎孟子之言曰善戰服上刑孟子之言孔子意也而荀卿善言以逞焉孟子之所刑也戰國以來用兵者其有不出孫子之書乎人以為未足又附益其說為書者數十百家猶以為兵之變不尽其為書者未覺也悲夫兵之勢一至此歟吾不意荀卿孔孟之徒又欲以孔孟之不談者談之立其準曰湯武之仁義吾見其言愈繁而聽愈驟為陳黃龍輩之所笑侮而不知也

木曰兵之法門大不仁之具也故聖人不言兵先生此論使兵屬於孫則足之流而不使屬於湯武亦伐國不問仁人意呼先生之意厚矣哉

黃鶴子辯

吾嘗論戰國之士田子方段干木之次賴有魯仲連耳魏王問天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連對新垣衍不韋帶秦再拜連曰吾乃今知先生天

下士也。二千之論天下之論也。世猶以韓子比連於黃鶴。遂以連為愈。愈於戰國。然見黃鶴非貶辭也。鶴剛而捷者也。傳曰。見不善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懷利器之捷以擊不善者。毋出黃鶴已田巴者。老雄也。以詭辯傾覆下一日而服其敵。千人千人者。未有黃鶴爾。連一擊之。巴為杜口。易業終身不敢復下。是一鶴兼千人之利器。非剛且捷者能之乎。故曰。鶴非貶辭也。其論連獨稱唐虞之賢。正為謗唐虞毀唐虞湯武如巴者發也。不然。韓子之為儒。預為非唐虞者也。木曰。此辯辯諸儒之所未辯。非特為仲連辯。且為韓子辯也。以鶴辭為有為而言者。可以釋矣。

奇既言

志天下之奇貪者。必中天下之奇既。傳曰。聖人甚既。魚過之利。此謂引即吾所謂奇既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姬姬於考烈王而生。得文信。售姬姬於莊襄王而生。政文信。

卒殺於政。春申君於悍而殺於國。李李如此豈非天下之奇既。之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欺之姬也。國妹欺欺而欺。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木曰。常侍先生論史斷如斷獄。貴以理槪其伏耳。豈能一一吐於書也哉。觀斷史者不可不知。

呂不韋復秦王書

天下事變矣。出於巧會而卒厄於難明者。天理之微人計之窮也。窮必變。終不雪白也。三綱或淪九法。或敗故勢。必自雪則言不得而諱也。臣相王已九年。于茲四海將一天下。將治而長信之事覺。錄王既誅長信侯矣。殺其二子矣。太后遷於黃陽矣。又將不利於臣。後以臣定策功大許以罪免。出就國。臣抵河南四首。殆足謝賓客游士。日夜危厲不遑食寢。今王又徒臣於蜀。賜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勢必欲臣尋死。轍長信侯夫魚將死。

而沫鳥將死而哀臣雖將死其能不吻所沫不
鳴所哀乎臣本陽翟之大賈也悼黔首日病於
秦因有大志嘗從老師儒究觀天人之會相繫
氏之歷二十有五代至子楚在襄王名祚當斬王吾
炎呂氏之出也非子楚後何以言之臣在趙時
子楚交余於質子甚昵臣進吾愛姬趙時王已
娠趙且三閏月王生邯鄲遂姓姬姓王實臣之
繼體也臣親於王如此雖稱吾仲父不過也王
生十有三年子楚沒臣擁王陟大位作大一國事
盡聽於臣秦之公子不敢一睨而動舍人李斯
將軍蒙驁王齋公廉等不敢一掉舌而問也臣
功於王又如此封臣河南十萬戶亦不過也趙
子有生而沒其父者思父不置恨不識父面目
隣父指他象告曰汝父也子為涕慟而拜歸奉
象而祠之君子不憫其愚憫其情之天至也王
識臣眉目諗矣臣雖死天至之情不念於王乎
王不念是趙子不如王不必尔王遷太后下令
諫者死齊客茅焦者諫王王為之下殿手接焦

謝過迺自駕羣左迎太后於雍復為母子如初
臣父子於王天下人知之惟王未知耳余將死
自白王復以臣言質諸太后王不下詔白天下
改物於羣為從呂氏而身駕以迎臣於蜀吾不
信也時書奏而舍人斯所泣王未報而不書於說記
木曰嘗侍先生談及文信侯事先生曰是書
雖余所託計不常之大俠安得不有是書乎
李斯輩忌之而匿無疑也故余補之
黃太子冊
先王築臺屋隄以拾天下之賢者至而齊之仇
以報此後王之所法也冊報秦仇不思先王而
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況荆人之拙於七事又
軼人之下者也樊將軍得罪亡入燕冊既會
之不能從之卒使軻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
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烏乎軻之負冊不
足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秦
東事冊之父軻冊首以獻於秦勢不得為父子尚復
誰咎耶

王翦論

秦王取荆問李信：以為十萬可問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可以翦為老使信、敗還王翦。翦強起之，翦執前議必六十萬而可。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翦開力不聞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帶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解其疑。此翦之所以為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上將之師未聞如是其衆也。蘇古史不識其意從而為之辭，闇哉！

吊齊王建文

建齊之庸主也。立四十年不受兵，國富民阜，其毋太史氏之力也。毋死群臣之賢者，退建聽奸人細客受秦間金而朝秦，不修戰備，不令五國之從使秦得以滅五國而齊遂繼之。烏乎雍門之諫非不力也，即墨大夫之董非不白也。

建皆不聽王賁卒入臨菑而民皆解體，建遂降秦，餓死於共松栢之間，不亦哀哉！烏乎三晉大夫馮鄆大夫與五國之諸侯皆切齒於秦而願與齊從事，從而合者易於儀秦之日而豪傑之欲誅秦者千萬人一心也。當是時，使建能自絕秦而力為後長聲，可霸秦可亡矣。豈太公丁公之詐已盡而暴秦必俟赤帝子之誅歟？讀松栢之歌，有足悲者，設其辭以吊之曰：

松栢栢兮吾不知其何客兮，客兮客兮遂於西而東於賊兮。於乎太姥兮，海化石兮，王何嗟不食兮。

水德論

五德之運以相生，言尚曰：示曆禪之仁以相起，言是示爭殺之暴也。衍一時謬談而諸儒千之襲其謬者，可鄙也。世無王者，作有王者作，議之屏也，必矣。衍以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削乎仁恩和義，為令於五德之數，於是秦法急是衍之論，非取勝之道，逐滅之道耳。烏乎

秦運之亡者非衍哉

或問張良祖擊

或問張良用祖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推朱倖成而祖擊者不成遂與荆軻之拙傳千載之嘆謂良不智非歟抱遺老人曰力士操椎誤中副車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不得焉良之智孰愈乎或曰博浪沙中良豈在耶曰力士之智即良智也盜殺武元衛取其顱骨而去說不可索豈盜之智耶導盜出沒者之智也得曼

此事此

非淳于越封建議

封建不得獨行郡縣不得不置天下所趨之勢然也封建宗子枝輔以立州縣守令錯迭而居此萬代無虞之制也淳于越又何必執古非今言不能行而徒激李斯焚棄詩書之既後之儒者河東柳氏非封建武夷胡氏非郡縣非郡縣者淳于之徒非封建者青臣周之徒歟皆非古今通論也

木曰先生此論亦祖唐顏師古之議也

李斯論

趙高謀矯制事所忌者斯一入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於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返鄉里有以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友以與高共事必敗孰與拯其矯書以達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泄於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机上肉爾計不出此它日事皆決於高乃始上書言高罪何及矣烏乎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兔之樂斯其愚人也哉

范增立懷王議

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其事慄悍獨賊者其識裁已不及良平然而說梁立楚後則為天下兵謀之首義良平輩不及也良非增議則橫陽

君之為韓後亦不得盡宗國之義矣及觀增相羽圖天下謀皆不及於初至於賊殺義帝使羽和天下之首惡以招劉季之兵名增不曉羽何耶豈前日之說梁者楚南公道聽之譏歟不然何大義之開於前而蔽於後也

木曰增齒雖老而終無儒者之學楚後之立蓋勳人之說耳先生此議深疑得是

議項羽狼羊

羽以次將殺上將軍宋義此弑義帝之漸也義之今日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於矯殺而伐之此真狼羊之所為而已耳雖引兵渡河破秦軍使諸侯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戰勝而驕又犯義之策武信君梁之必敗者也安得與寬大長者爭天下之勝負哉况又輔以屈勳悍戾之夫范增猶之狂奴馭犇馬疫鞭不止以速其仆耳壞下之敗為已晚矣

木曰狼羊之論先儒未說到

悼高陽狂生文

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如儒且善罵儒生於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晉下峴關取築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嚮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於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堅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呼使生終身不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余悼之以辭曰

嗚呼生兮避秦於抱關兮避秦之坑嗚呼生兮遭漢之傳舍兮坐齊之車老將智兮六十而更五更狂乎非狂乎吾將誅乎老生木曰先生悼高陽生辭蓋為吳下潘老生純作也生以悼長舌而遠頭足異處之醜與狂生同曲亦同之云

候鹿對

中丞相趙高獻鹿於二世曰此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也。朕目未曉，謂鹿為馬，問諸左右，左右
嘿不敢對。鹿在下，咲曰：「君王何見之晚也？」秦自
祖龍失鹿，已四十餘年，陳涉起隴上，首持鉞以
逐之。陳人武臣率人數萬，繼逐之。沛人劉邦率
驍山之徒數十百逐之下，相項梁又與兄子籍
率人八千逐齊人田儼，趙人韓廣，劍人徐嘉，皆
欲摘角於是鹿者也。而君王不寤，而使丞相愚
為馬也。君王何不以戮丞相斯者戮之，而怒其
所蒙方且欲惑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阿房、棧閣為長林，以轉輸天下之玉食為豐草。
自謂可以終天年於二世，傳位於百世，萬世無
止也。不知亡君之寇者，兩公已占於楚三戶而
射君之項者，咸陽今之矢已入望夷之宮。陽令閭樂君王之死不擇音矣。何暇與丞相左
右十馬不馬耶？言訖明日，難作二世乞身於咸
陽。今日願為一郡，又不許；願為萬戶侯，不許；願
與妻子為黔首，卒不許，而殺之以黔首尸埋苑
中，斃帷之焚馬不如。

木曰：文雖涉戲，而示儆則大可與。三足牛、貓
同鼠，文並看。

沛公論

利於小而害於大者，素無圖天下之量者也。儒
者嘗以議項羽與吳王濞，吾不意漢王之圖天
下也亦利於小也。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寶
貨婦女，遂欲留居之。其去諸將爭走府庫取金
帛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
之言，則霸上未肯倖還，亦豈非山東匹夫之眼
寒而天下之量素無也？然則沛公以一匹夫而
爭天下於群盜之手，非有諸傑之佐，則亦不過
為鼠竊而王狗偷而帝耳。何以楚夷群盜宰制
六合，受秦璽符為天下共主哉！

項籍論

孟子曰：「為天下戡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戡
者，爾焉能與漢爭天下哉？秦以死戡民，民相與
仇秦，而思其生民者，主之此勢之所必至。而豈
料籍之圖天下又一秦也哉？籍長八尺餘，力能

扛鼎八尺之軀徒為力所役耳而其悍悍猾賊之性嗜殺如嗜食如起會稽即誘殺守者其後矯殺宋義屠咸陽殘滅襄城殺秦降王子嬰斬韓生廣陵毋甚至於殺義帝此真天下之桀項也欲舉大事伯西楚以光項氏之世夫其可得乎其亡也自為歌詩曰時不利驪不逝梁曰方今亡秦時也為宗國報仇為民除不道於其時可矣第籍所為不利於時耳時何有於不利籍哉或曰籍雖好殺欲坑外黃而愧扶舍人見之

一言欲烹太公而信於項伯之讒譟使罵一二

賢佐籍亦可伯韓信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此為論籍之確者輔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紂為湯文武也哉

或問韓信

或問蕭何稱韓信為國士無雙是漢之國士魚喻信矣乎戰國稱國士為豫讓而議者猶或非之信果無忝於國士乎抱遺老人曰漢有國士二曰魯兩生而不為漢起又有國士一曰新城

董公間一出而漢不用無已則國士於信乎其術出跡下非無勇也不為匹夫之勇也寄食漂母非無能也不為治生之能也本傳不能故能識項羽之勇非能勇仁非能仁背約王親愛而諸侯不平逐義帝所過殘戮而民不親附名為伯王實失天下心此國士之庸論也王誠能反其道使天下武勇無不用天下刃臣無不服天下義士無不歸天下可傳檄而定此國士之宏畧也信稱國士亦何忝乎哉張良稱漢將獨韓信可為大事大事非國士能任乎他日國士無負於漢而負國士者漢也雖然致主於湯武而收漢家勲以此周召太公之徒此天下士之能也非信國士之能也收漢家勲此周召太公太史公語也

陵毋論

天下必歸於漢而悍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者也以宋義范增輩老於智數不能決楚之可去與漢之可歸而一老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毋是也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毋置軍中以招陵陵

使至毋送使者曰頌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仗劍以死送使者何其賢且烈哉然於陵則為有罪歸漢不先為母地而為籍所持既死而又付諸鼎鑊陵亦何以有吾之膚髮哉後其報母者報漢卒從漢定天下為漢相國太后欲王諸呂陵獨持正論於平勃依阿之間耳去相權謝病以死亦無負於漢矣無負於漢是無負於母矣然終天之痛雖伊呂之功何以哉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母以死

木嘗侍先生論王陵事毋送陵使送死母之義烈也陵報母死子之孝烈也惜陵於功成名遂之後不以死謝母孝子終天之痛也故君子曰謝病死孰愈謝母以死云

罵劉邦

設太公對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先王不為也況父出於天而可以棄天而易天下乎舜為天子替喪殺人臯陶執之舜竊負而逃雖棄天下不計寧有無法之國無寧有無父之國也汝以匹夫爭天下

智勇不加於楚今乘楚間挾五諸侯兵深入彭城不聞善公弟收貨寶美人日夜置酒高會樂矢石於枉席之中不知楚兵累城已三匝天不大振風汝且與諸侯之兵同填阱水數十萬中幸脫過沛又不能庇其室家致吾顛沛陷楚軍內汝之智勇俱困矣今楚致吾高祖上將饗食於衆汝不為吾崩五府顧曰幸分我一杯羹忍哉汝邦何得此滅天之言於戲為人父者亦何樂汝為子哉吾今決死矣吾殺而汝有天下吾靈不滅上訴天帝尚聞天下諸侯兵之戮汝曰大逆亡道劉邦也

木曰此段公案先儒不為三綱立論惟先生友人龍孔陽有評及之而先生又為此設辯援舜父以明天倫之重而項伯謂為天下者不顧親其言不可同日訓已

或問帝王師

或問漢有帝王之師乎抱遺老人曰有新城叢鉅公是也

鉅公出田文傳樂鉅公尊老人之稱也

又問曰殺城軍

國之帥廣武李左車亦黃石之次也穀城張良
事之廣武韓信師之獨新城問出洛陽以討賊
太義遜說漢王而漢王不能留漢王不見責也
蕭相國獨不能以參之舍蓋公者舍之乎誠使
相國得若人師之相國之開迹於漢者不必以
秦相府之圖書計籍為治也相國徒知東陵侯
御平而不知新城鉅公也惜共

紀信論

齊頃公危于秦逢丑父與君易位而頃公免難
此非出於忠臣之誠不可以君令迫而得也漢
王在滎陽事本急矣紀信請乘王車出東門以
誑楚曰漢王降楚借之城東觀王得與數十
騎脫呀信非漢之丑父與丑父遇卻子之旌其
師以勸事君者而免死信於羽不免焚身之戮
死不死信豈計哉信知有身矣而丑
父之呼有倖生之心有信於信者耶
水曰先生此文於二子心事錄兩不失此其
所以為史斷也

辯靈解

蒯徹韓信之客也語多補於信乃訖不能挽信
於走狗之烹而佯狂為巫吁箕子佯狂為奴聞
宗國也蒯徹佯狂為巫聞知已也言不行計不
聽而不忍坐視其後禍付於魚可奈何而極之
於狂也亦足悲夫吾讀徹論未嘗不智其決先
幾而未嘗不義信之篤於不倍其主也以負
叛信者漢君相之過鍾室之及信始歎不用徹
言徹之忠於信者盡矣太史公謂徹驕淮陰而
淮陰取亡淮陰重遠徹言俱負於漢耳豈因之
以驕乎世又以徹善為長短說論權變為八十
一首目為辯士之靈徹與安期生輩干羽而卒
不受羽封復不事漢不為漢僇辱蓋輕世肆志
如魯連子之流者與吾未敢以辯士目之

建都言

齊人婁敬請帝都關中帝問群臣以爭言周王
數百年秦二世上決諸張良曰洛陽地薄四
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轍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湖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雖然此以形便勢利言而又有馮德恃義者焉臣聞國之上守在人心而下守在城郭之固河山之險也恃地利而德義不脩德義不脩則人心不固人心不固雖左洞庭右彭蠡不能固三苗之宅左河濟右秦華南伊闕北羊腸不能保夏竦之居故曰恃險而德不脩舟中皆敵國也今陛下都關中以守險付山河而以保固付人心人以之固不在家哲而戶詒願陛下德之脩不脩何如耳惟陛下不以金城天府為可恃而以舟中敵國為可戒則二世而亡秦者不亡而數百年而王周者可致也已

陳平論

立意不贊

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自管子有是言而知已之恩殆與父吾者同也魏無知之

於陳平實有難於鮑叔平有才而亡行者也何以當沛公之慢罵哉非無知力於舉才則平何以望戶牖侯之封於漢乎辭封之際平不歸功於無知平為不仁矣烏乎以其忍為雲夢以隋察友無知亦豈有望於平哉推功於無知而後平得不替本之稱於漢此一事也實足以蓋寬思濟義之行云

曹參論

主志舍虛公

漢相求師問道者鮮矣曹參治齊獨有志於求師其至齊也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於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卑於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句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合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它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於荀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於漢者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叔孫遼論

魯兩生譏通事于王肯面諛以取親貴則知通亦五季長樂老之偽耳其能增損秦儀與漢初律令同錄使拔劍擊柱之徒抑首就約束無敢譁而失禮者亦為能蕭曹之所不能已於通尚何責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獨惜文景之際於其時可矣兩儒者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猶未罷賈生晁錯之徒久不能格通之招所不致如兩生者制漢文典為一王法此則君子之遺憾也於通果何責

薛公論

薛公料敵何其神也布果出下計而敗楚有此故侯故楚而布不能禮為軍師布不知人之過也政由吳楚舉大事而不用劇孟知其無能為已吁布不足責項氏世將亦未之知也

四老人辯

見古樂府註云

或問陳平不斬樊噲

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亦可以贖偽遊禽信之罪者歟抱遺老人曰平不辯噲之讒預獻策馳傳載勃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噲以噲呂后弟類之夫帝駕將晏漢化將鳴矣不斬噲者慮忤后尔豈知以義制命者耶

周昌論

高帝有疑於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意無生理矣綏托以蕭曹重臣不能為其母子地況騎項之人乎趙亮之策妄帝尔意在代昌而昌陷其計徒以貴強受托相趙吁昌果何以為如意地耶高帝死戚氏已在彘類矣當戚氏衣赭時昌於如意惟有竊負而逃否則與偕死為漢肥義亦可尔雖拒詔至三反后一怒即至如意為而戚氏彘昌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

或問酈寄貴人寄似字况

或問寄為賣友班史已辯生儒氏又以寄叔而後從功不足以贖罪其說何如抱遺老人曰此况所以為賣友非也漢之賣友則有其人或問燕誰曰鄭俠戶牖俠是也雲夢之偽鍾室之給煤致淮陰以寬死二子賣友君子忍之况之賣祿非出於素心而出於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比已况之賣友非名可解

本曰賣友之款翻在何平而寄罪以出此先生史斷出入入人之公雖地下無不伏也

朱虛侯論章

脫大臣之醜而起諸呂之權者張辟良之彊也大臣依之而誅諸呂者朱虛侯也辟強罪賞誅而朱虛之功賞封不在平勃下也文帝論功益戶有差而朱虛不加恩何耶以立齊王之嫌而絀之也吁帝亦不廣矣越二年有司請立諸侯王章始與河間濟北為城陽王帝負其功而章不快快章之德也夫

或問陳平決獄鐵轂之對

或問陳平決獄鐵轂之對抱遺老人曰此平與言尔宰相於天下事無不知况於獄教係人命金轂之教係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教上計家宰者獨可不知乎使帝問天下戶口阨塞之教平又將孰推乎平所學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尔其陳相職於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勸言以妄帝尔帝以其言為善而勃又慚其言曰免位而去平遂專相以為德也君子哂之

讀文帝南越王佗書

甚矣言之不可以已也矧王言之大乎余讀漢文帝賜佗書惻惻乎不忍脫去其口烏乎何其仁之隱義之厚也側室皇帝以是感之老夫臣佗以是謝之化狂僭為抑畏移薛嬖為訟咎雖隆慮翻百萬之師橫行南粵其効未必如是之捷也故余讀西京之文必讀文帝書而吕相絕秦之書為不足誦

本嘗侍先生讀文帝書問先生此書豈文帝

、自作耶抑有代言者耶先生曰帝之謚文者以此書尔先儒謂詔詞皆文帝肝膈語則此書之惻欵亦出於親譚無疑後來相如論蜀文則襲帝而作者

讀賈生治安策

余讀賈生文至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噎、唯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為文帝規畫治縣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有言可痛哭者諸侯王之必危必亂此肺腑之言次言可流涕者匈奴之上下倒懸此四肢之害又次言可長太息者服制亡等剿殺編偽無行義此外膚之害大臣事簿書期會而無移風易俗之道推極於秦滅四維而亡此又心害必定經制而有所持循太子之教必有其素輔翼者必有其具推極於胡亥之亡教殺人此又繼躰之害故入主安危之積在取舍之定以湯武之仁義禮樂與秦之法今刑罰較其明効大驗此取舍辯也末及躰貌大臣推極於豫讓之抗節報主

父兄之臣死宗廟法度之臣死社稷輔翼之臣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自註曰諸之制實為漢家大綱以此士教後世獨有為厲廢咄行禮義之所致此又取舍定之明効大驗也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雖使兩生後起不易其言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豈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獨惜文帝有臣如誼乃為絳灌不學之徒以紛亂短之屈為長少梁王傳而出在梁循上淮陽代蹇蹇不忘君教歲之後見其言之驗而誼亦死矣烏乎上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也耶

吊賈太傳文

吁嗟大夫兮洛產之材洛產明天既材之以產兮豈掩章榮帝辟子以博通兮歲起之至太牢歟以適謂而置兮強熟罪其余訂帝改聽以信始兮娼兮以齒之早去之長沙兮敬吊楚服告予以嘗遊兮曾意劇乎何疑何疑宣室再召兮

通記鬼幽

錄於不遇

誓改秦索兮述我漢經

此說念不志

靈脩之玄默兮又何蕭蕭於未能烈日必贊兮

刀必以割彼體體之骸兮豈微芒之可慙作彌

封國亡制兮指大而股老而與上弗威兮鼠竊

而虎國人不以爲憂兮今之政者殆而墜靈脩

如弗及兮又喻河而去之妙日不在已矣乎國

其不我知兮吾憂國而不忘賴生言之有徵兮

崛吳楚之合從叶傳見得梁山崩兮河水漂哀

若人兮不可招此以服之臆兮離形以自起曰

吾累之未遺兮美奕然其意銷尺就服脫結意

木曰先生吊賈太傅文僅二百餘言而太傅

之出處得喪去就死生皆備見焉然其辭不

脫乎夢聲此其難也尚論古辭宜在韓子田

橫文下

史義拾遺上卷終

史義拾遺卷下

元赤城今會稽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汪敏校

或問蕭何周勃

或問蕭何周勃

之累抱遺老人曰文帝無累也勃在絳披甲又

令家人每持兵雖無反心而有反具告勃者疑

不妄也帝於法不得免其逮治然即以太后言

解其無罪持使節赦勃復爵邑帝德愈彰矣高

祖以何請莊爲自媚於民而械繫之獄中之見

也微王衛尉之諫則何不赦高帝豈賢於文帝

哉

殺薄昭議

李德裕之議忍文帝之殺也司馬公之議與文

帝之殺也程子之議入以上論皆非裁以法主

於義行於權先生之制有八議八議設而後

輕重得其宜三說何從予謂程議亦本於後來

田叔能全帝恩於梁王而太后始爲飲食者而

有此論也余謂梁王於帝向母弟也其休於邪
臣勝詭者公孫勝詭也勝詭已伏誅梁王可無恙昭
於義必有當誅而不可宥其於陰刺議臣者梁
也文帝仁明之主張釋之輩明法之臣豈有暗
於義法而峻殺一國舅者乎帝之由代八國昭
切居先至掌兵為大將軍則其恃恩私以奸國
紀而在必誅之法可知矣豈有以忿爭殺使青
論程而文帝堅於必誅太后不以為解廷臣不
以為諄也耶善乎魏文之議千古無易宋但當
善之以屈不當假之以權既編罪法又
不得不嘗也此諸文帝之始下劫問也

馮唐善諫

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諷諫有激諫唐言頗收於
文帝其得激諫之効與魏尚在雲中坐上功首
虞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
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
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效

議文帝不相廣國

文帝欲相廣國恐天下以松廣國卒不相議者

以文帝不能以至公處已廣國果賢雖親不廢
可也余謂禮有避嫌法有避私者感黨為最薄
將軍以假借權力不免其身使廣國在位恂謹
退抑俱蹈昭轍也則必不能如申屠嘉之治帝
旁美臣矣廣國果賢即帝相之亦必不就則
吾知廣國之非賢矣

議文帝短喪

議者以文帝溺小仁廢大禮為有罪於天下後
世余曰文帝使博士諸生依據六經作王制其
於喪祭之禮昭々矣至遺詔短喪特謙德自損
之言又為時之厚葬破業重服傷生者鑄其過
而設也初非著為令甲使天下後世準以為法
世無孝子慈孫輒援為前典孝子之罪也於文
帝何尤

木嘗侍先生講此曰如高帝之病不肯迎醫
曰吾命在天雖扁鵲何益訖罷醫在高帝之
言則可其在子孫則不可後人遂欲以高帝
之言廢霍藥之孝此大不可

忠鳥賦

博侍御史大夫晃錯也

錯號智囊而不能保其軀何也錯之

智豈不知口議多怨耶錯患諸侯王

強大不可制即賈誼之憂於帝者故

請削地以尊天子安宗廟所謂萬世

利者是也七國反以誅錯為名帝又

信讒於袁盎故錯斬東市世不悲其

智而哀其忠良史如太史公猶以交

古烈常取亡其軀病錯也鳥乎錯志

不自矣故予為錯賦忠鳥鳥鳴鬼雀

以其鳴告凶咎也異乎飛駁之鳥專

媚人以喜兆而騙人於覆亡者予以

錯比鳥而盜則為駁耳其辭曰

瞻高臺之巍兮官執法之大夫栢蒼其正

色兮惟鳥焉乎是君嗟尔鳥乎孰辨雌與雄豈

直反哺兮尔曰告凶哺名尔孝兮凶称是忠胡

主人之弗咎兮休咎之明徵反傷以作忠兮

嫉忠以為病變射日之功兮登玉皇曰鬼鳥

杜忠告之利囑來搖尾乎畢逋豈不知口語之

招尤兮寧弋死而不悔也抑哺毋以將雛兮寧

鬼鳥之鬼餒也錯父知禍先死其母妻于無少長皆存中彼飛駁之

附人兮異吾性之峭貞紛屬耳其揄兮不啻朝

陽之鳳鳴鳥既忠斃兮駁亦以佞屠王忠堂使刺客殺盜嗟烈士之殉忠兮固異乎怵迫之小

夫

周亞夫論勃也

功臣保於上者為難而善於自保者尤難絳侯

以功臣有驕主色袁盎言之而不去或人有言

之而勃始自危婦相印平奔而勃又陟相位帝

以就國全之而猶不免廷尉之建鳥乎亞夫可

以鑒矣況當刻薄任數之主乎徐廬之議不用

即謝病去君子賢之而猶有執、為上所嫌太

戴不箸之名警之者至矣又不能為高蹈遠引

之舉且縱其子盜買尚方甲楯此與絳侯被甲

執兵者何以異禍鳥得而不及乎卒廷尉不食

死以符許負氏之言鳥乎悲夫

或問董仲舒

或問漢稱董子為純儒而董子不入儒林傳何也抱遺老人曰董子未得為純儒也儒林不入有以哉迹其言曰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異乎孔孟之言情性也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者反是異乎易之言陰陽也以陽為生有陰為不用天道專任德而不任刑異乎聖人之言德刑也以機祥言天道之終事異乎孟子之言王道也蓋其學出於公羊春秋大抵溺於災異之說其災異書雖其弟子以為大愚王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凡十餘萬言亦未能盡了吾聖經之旨當秦滅學之後獨能下帷發憤以著書為事其傳物洽聞通達古今言亦有補於世矣而謂之漢純儒吾未之許要其學類劉向故向稱為王佐之才伊呂不加至其子歆非之許仲舒為群儒首謂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

或問淮南王安

或問淮南王安再亡國班史以為削楚劉輕好作亂其俗使然者雖安有不免耶老人曰居下必濕履滿必傾安父子喻亡國之行而淮南之國遂除為郡司論者尚欲以地俗文之何也豈閭安之好文喜客善撫百姓流聲譽賢於其先之驕蹇不法者耶然其所聚客至千人多方術之流則其所養非賢可知已其所師者伍被則足以刑其軀而亡其國矣於乎安初惟父難而又躬自蹈之其父子薦亡薦謂日替者自取之也何地俗之咎耶君子不悼尺布斗粟之謫於淮氏也而悼悼子之疏不聽於封國之始也初文王悼子安為列侯賈誼知其必王上疏曰淮南王悼子天下無不如今又專幸罪人子子建忠其父戮子之公儀之辭所謂然賊矣為虎翼者也

廣陸玩客祝柱贊

晉咸康時丞相王導太尉郗鑒司空庾亮相繼薨謝朝野咸傷三良既沒國家於瘁以陸玩為侍中司空既拜有客索酒洗其石祝曰當今之材以

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玩曰自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玩終不謝
位薦進賢者致晉攻日衰客復扣柱
責之辭曰

夫大厦之所以崇嚴閣壯至數百年而不懼者
賴良柱石耳故柱材之選自古為難秦不材焦
越焦越材斯高而秦厦覆漢不材黨人材卓操
而漢厦覆漢厦夫不材萬或樓玄材岑昏而具厦又
覆今晉之厦安手壓夫不材者去則有材者
至假朽腐蒙堅良不誤大厦之庇賴矣今闕吾
屢者胡蜀二寇也二寇不攘晉室不寧大江不
能禦蘇峻汚水其能禦石虎哉尔柱短力腐材
此錄偷息方且蔽賢寵頑剖符者無功沈命者
無罪吾懼岩廊之下尋有土崩之勢奈何途者
呈字太微尔柱宜急遜位以避天殃以讓賢路
毋俟廢斥求為匹夫不可得也警之至矣

演章華對

陳慎明元年上内荒日甚未嘗總百官聽政特

臨軒拜二妃孔及通及及通及驃騎將軍驃騎將軍劉縯劉縯劉縯劉縯
客宜淫老臣結舌國之亡無日矣時大市令章
華上疏極諫上大怒斬華於東市問曰復有言
乎華曰臣與臣僕異姓不若蚤從地下罷逢比
干臣死矣尚幸容一言以死陳殺大夫泄冶春
秋書為亡國喪身之本臣亦願後春秋書曰陳
殺直言臣大市令章華以彰示後世後陳臣而
國侵之者臣死有餘榮春秋書曰陳殺直言臣而國侵之者臣死有餘榮
也更剔臣目懸景陽門見麋鹿游結綺二妃從

登檻車陛下亦悔曰吾何顏面見章華也言訖
就殺明年春隋主敕陳殺直言之惡陳語執
其君于井及斬張麗華抱遺老人曰華之言豈
非春秋之言哉人咎華職非諫諍危言以自取
斧噴吁古者諫無官執藝者得言况食君祿者
乎華豈不知死有斧噴哉輕死於一毛者殉忠
義耳義士惜楚王不能封台壤余將謁華墓
一醜焉余是史公知末何有餘味者魏晉書曰

萬寶常贊

萬寶常隋樂工也妙達鍾律常聞皇之日聽太
常樂法然曰天下不久將盡乎聞者皆訝至大
業末而言卒驗常何聽於樂也如是以其聲之
淫厲而哀也惟淫喪耻惟厲喪仁性哀喪和三
喪倫而國欲不喪得手季扎聽樂於魯歷言帝
王諸國起止治乱得喪如燭照鑑辨扎之聰又
何至耶嗟扎吾不得而見矣若常者亦豈多見
耶作萬寶常贊曰

聲聞政吾未信於常言契若印大師言樂有
覺惟聲之焦政之索

設唐太宗責長孫無忌

永徽五年冬十月高宗立武昭儀為后后囚王
氏后蕭氏妃於別院斷其手足內諸酒甕死是
夕無忌夢為吳王恪械送至萬年殿所見太宗
太宗數之曰朕素以雉伎不任社稷事將令恪
嗣恩服汝特不可宜不以甥作天子舅為元臣
求保富貴以及後人而不知雉不愈於恪汝亦
不免薄昭之厄也吾惜李

淳風太史

言出武才人求

髡為尼豈料稚子悖繆行同聚麀以武尼復入
宮闈遂篡后位逼后入彀以死它日大變唐矣
下使吾氏子孫幾無遺類汝當武尼之入也曾
無一言諫沮業且廢后汝以寵姬受昭儀拜子
三人俱受朝散大夫及受金寶繒錦數十軛是
塞汝之吃不得吐語矣李義甫叩閤一表為
中書侍郎汝又不諫黜於是衛尉卿御史大夫
之黨成而汝之危地汝猶不悟內敕集議遂良
以死諫韓瑗以泣諫汝不敢出一言烏乎王氏
廢武氏立汝且率百官朝之曾不思異時何施
而目以見我汝為雉元舅而忍陷唐天下汝罪
擢髮奚殺哉無忌泣血謝曰某罪萬死以上又
願王氏婦及高陽公主吳王恪曰人彀自取之
高陽及當誅恪何罪焉何罪焉我欲立恪汝因
忌之而遂誣恪死缺汝以吾宗社為無靈乎汝
當殺於黔州族屬竄於嶺南且求編為伎云
時無忌忌曰武昭儀威權播望良善宗社有
當汝汝不及處在顯慶四年秋七月與柳
宗元同被殺沒三

武昭儀威權播望良善宗社有

當汝汝不及處在顯慶四年秋七月與柳宗元同被殺沒三

抱遺老人曰唐草為周世貞喪邦一言於李
勣吁禍之根胚矣雖使勣無言武得已廢立
乎按禍根者當在髡尾長髮之時根不拔而
枝葉已布殿下僚不撲殺幸矣此唐大臣暗
於不謹始之罪而太尉元舅為可責也抑乎
墨之禍唐也其果天教乎抑亦人事乎

唐刺客志

緒大

唐王子俊刺客見太子承乾刺客相與論優劣
承乾刺客曰吾受太子旨刺東宮詹事于志寧
吾見其寢苦塊中潛身而還寧違太子命不忍
殺孝子殺孝子不祥余豈軻政之死悻者比
哉子能孰愈我俊刺客曰開拔子之術也子知
詹事賢當辭於未往既往而見其人苦塊以免
萬一遇諸苦塊之外不殺賢詹事乎吾主曹王
明賊后以為太子黨賢安置黔州有都督謝祐
希后旨逼殺吾主天下街其寃余入祐所提其
首付吾嗣君俊漆之為殯器題曰毋效讒臣謝
祐天下之情快嗣君之寃雪方以子功孰為愈

統千曰吾不汝及矣俊刺客復出百金七示統
千曰吾視唐牝賊廢嗣聖君矣立武七廟矣大
殺李氏族屬矣草唐為周矣賢如裴炎劉仁軌
魏元忠之徒并降心而北面雖柳州司馬李敬
以臣復為心旬日聚勝兵十餘萬而賊不能討
韓霍魯越江都范陽琅瑯諸王亦各起義兵而
賊又不能討余幸未死誓以三寸鋒取是賊于
紫宸殿帷中獻馘于高宗太宗之廟吾豈得以
爾豹之偽書也子能從我乎卜日行是夕斃忠
憤君子至今習其讀而扼腕云

罵桀大文

唐監軍御史魏元忠奴事女主出桀
擊李敬業其桀大耳駱賓王既為敬
業檄州縣余復為敬業罵桀大

嗚呼來汝桀大汝固成均弟子也唐家臣僕也
獨忘教於名義忘國於舊主乎唐妖牝擅廢先
帝改物天下五尺童子稍知義分不肯北面焉
汝忍於搖尾希覬其恩澤李司馬為天下討賊

也汝又獻策於牝黨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汝以妖牝興為天下安乎天下危乎時矣汝大之無知有如此者當是時使司馬即用思溫之謀乘神人之共憤行春秋之大義挾我大衆直指河洛山東豪傑群起而應之擁勝兵十萬奉文明帝主帝入正乳元播告百官復子明辟取一牝鳥及嗣永思三兩雄雌如勁獮取鼠雖鈐衛大將有韓白之鋒不足當我汝策大攻夫復何施汝且當與墨共歸於三軍有姓而亦奚暇有食餘以獻高祖太宗之廟乎焉乎女不擇主而嫁非貞女臣不擇主而仕非貞臣勢且至功高取忌威震取猜異日免死狗彘耳亦哀汝犬不得死林下死且謚曰繆奈何後元補王求禮閣懷義疏

義於為天子時其可乎今懷義出入官掖得乘御馬朝貴皆匍匐訶之又多聚亡賴惡少度為其徒從衛犯法無所顧忌御史馮思昂言之懷義遇諸道輒令從者曳下馬歐之幾死陛下以一慾之不治而遂縱懷義陵蔑祖宗之法至於如此懷義在白馬素無公輸之思肉豪衣棺亡命遁避之數尔陛下欲其入官乃以為多有巧思可脩明堂營繕事夫明堂在太宗高宗時歷鴻生碩士之議皆以制度不法遂并不為陛下乃毀乾元正殿而為之其不法甚矣陛下非為作明堂也意在進近懷義而已耳陛下下一慾之動而勞天下之役數十萬人費天下之財數十萬計天下其謂陛下何臣願執懷義先下蚕室然後得進庶懷義獲儻將作之材而陛下免宮闈濁亂之臭不然天下之口不可掩天下之憤不可遏萬夫爭奮起為陛下推殺辟陽如殺私讐矣陛下何施容面立兩間為萬姓主哉擬斬傳游藝檄檄於吳狄非其性蓋有此舉也

唐文明七年秋九月吐蕃酋主會大厭十姓遣主將欽陵持機入中國播告唐諸王宗戚百官百姓將討唐賊未報又輒傳機斬傳游藝曰武氏璽以妖牝乘陽自漢呂雉求實又中國非常之變傳游藝者唐臣子侍御史也官居執法身任擊邪乃上表請璽改唐曰周賜吾嗣皇誣祖宗而姓武氏使璽躋地越天抗月代日滅去宗社廢除國姓罪孰大焉烏乎先王伐罪莫大無君春秋誅惡必嚴其黨武璽萬世之唐賊游藝萬世之賊師璽惡貫盈續議天討其先梟首游禁天津市上以明示中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以勸進賊者其有所戒檄到如前凡我忠義急急如律令

木曰時諸王宗戚盡為后屠戮而大臣公卿刺史即將並無撥亂之舉先生此文以春秋討賊之義無所寄而寄於吐蕃亦孔子不如諸夏之亡之意也

王明曰先生此文託諸夷者亦曰突厥嘿微

移書教周室且有世受李氏恩吾將輔立唐孤之言故訖之耳豈非官失而求之四夷者乎悲夫

兩跋薛平稱敵手恭

假三足牛對

周武氏大足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蘇味道輩上表稱瑞侍御史王求禮獨駭言於廷曰凡物反常為妖三足牛者出於今日豈非味道謝牛曰牛妖小耳而有小於吾牛者吾聞天上有三鳥雉未聞有牝者今牝者乘雉非妖之大於吾牛者乎太后聞之怒曰汝三足為妖吾三足亦為妖乎依前表書諸史為瑞吾貸君卑

宋璟失繫張昌宗論

疾鷹擊鳥勁猶繫鳳緊好者似之臨機急快豈得頃刻緩乎張昌宗幸敗於謀異又幸

太后付璟鞠之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奏上而太后不許且救璟使隴蜀璟以故事不行復奏昌宗大逆無自首理傷并思宜勅退璟以死爭不去太

后不得已而可之此真挽萬年之力也昌宗隨
環至臺是時也當如李昭德之僕王慶之耳目
流血腦且碎矣曷乃徐以事狀庭按宜其按未
畢而勅已下矣吁恨不腦裂小子使無五王天
津南市之梟千載而下豈勝扼腕

五王失討唐賊詩

聖殺邪韓國屠兄惟良張亮嗣王人主所誅
廢中宗誅起唐宗室大臣其惡衆矣其爲所弑
君則爲大達此春秋之必誅而無宥人者得而
討之者也五王舉兵號討武氏之亂執賊於小
變而不執賊於老牝何也或曰子不讐毋余讀
殺梁子於魯姜氏與聞乎弑而推春秋之法曰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
乎天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天絕人
絕春秋不得不絕也絕之則子無認母之理矣
而况聖也弑主篡唐唐無君者二十有一年
其絕於春秋也甚於姜矣五王爲唐討賊當奉
高宗木主入紫宸殿識聖以獻于高祖太宗之

廟以謝天下神人之所共入以示萬世牝主禍
亂之戒也今乃逸駭不討又使得受顯冊稱大
聖皇帝而威聲三思又不隨二張以同景異日
卒受反噬之禍大臣無春秋之學至於如此時
罪人上陽大臣有送別涕慟者即元之自以
爲盡人臣之義爲乎尚敢以春秋之缺鉞望之
也哉

自註聖武君事具於縣實王微中並河宗之
崩下崩於縣疾而崩於縣也大德泰之青藏
君之事已見實王實錄而紀氏以后而諱之
○此事只消理推諸人亦矣宋劉況實王已
有帝

安國寺攸志

唐元宗大極元年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有相者謂實相國之門曰相國面有刑厄請亟
解官棄妻娶絕賓客攸隱于浮屠氏可免懷良
懼於是辭相位爲安國寺攸請於上上聽之尋
有左僕射之命則又起應命相者聞而嘆曰實
僕射無死所矣又招之曰僕射嘗以余言警札
而棄官今又貪官而售禍何也豈非利祿之心

難制而刑戮之誠易忘明年此時禍自太平宮
至矣懷貞謀於妻子曰汝餓死為浮屠鬼孰為
與刑死為榮達鬼遂卻相者招越明年秋七月
廢化門宣勅召懷貞逃溝中自縊死上命僇其
尸磔于天津市上與蕭至忠同抱遺老人曰誠
使寶僕射能脫去軒兒終為浮屠伎廢化門之
刃能解其軀乎決性命易一僕射以符相者
占哀哉至忠之誅也初蔣欽緒亦營之曰蕭郎
可戒非分妄求不則九代鄉族一舉而滅矣欽
緒之言亦倣之至而至忠不寤訖符其言若者
蔡島平相者占人以數欽緒占人以理

跋男子辯

或曰婁師德之跋非真跋也託塞翁之驛以為
避世計也既仕以跋名不可諱故在朝作蹇步
而甘取田舍夫之罵白水澗之捷跋者能之乎
余曰非也婁公之賴以避世者在犯不較反鋒
義悔使人不得而窺其隙也跋非所託故其授
子弟者有嵇乾之教余讀其辭而嘆其哲人處

世之法至於如此世道之去古也遠矣雖然史
稱師德寬厚而清慎惟寬厚也於人必有恩惟
清慎也於我可無過則亦何取乎於人也乎然
又有辯五代長樂老與時浮沉其為術也諧之
以迎合濟之以滑稽貌似漢長者心則鄉之原
也故歷五朝取高位與厚祿而無有曾而嗤之
者其術優矣然後世莊人正士讀其傳輒嗤其
名則其遺辱也莫大焉矣公古之德人也不幸
仕北主之朝能薦進鉅才以撥亂反正身
居將相於羅織炎火之際凡四十年以功名終
律之於道旁獨於危世者同而免議於君子者
共矣

此篇不盡實然其間自見其
意

常處士書文

慶士常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帝掖將傾危
國家上大怒命斬之余責之曰士之末仕者號
處士與處女未嫁之號同處士何故輒出豫人
家國事肩取人鉅斧可為狂士取僇之戒何處

士之有或難之曰一時不上如李俊宋之遜華耳畔名義奴事權門列在五狗不自以為恥月將不吝一死出言其德於自刎比于庸者之後月不以為憐則亦發於忠憤之正宋璟力排其人曰欲殺月將請先斬璟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又皆合辭排之則慶士固有重名諸公間豈得以狂目之哉曰此慶士之可責也慶士負重名而所就如此使主有殺諫臣之名不在諸臣而在慶士此璟輩之所惜而不得不林也月將視慶士之側獨不得為武攸緒慶士嵩山乎抬之不使也來而復逝也權門雖有千尺之斧萬丈之鉗能及慶士之顙與頸也乎

吉頊論

草周復唐開其端者李昭德也惜其義者伏仁然也相其成者吉頊也收其功者五王也同激於不平同出於至誠初無所假以私其所售也而論者不多頊功謂其教二張之術初不為國頊於此議有辭矣頊為二張左右近地其疎

沮也易以迴其微諍也易以行在廷大臣有不及者故以長保富貴撼其心而速其一言也初非二子求術於頊而頊假此以教之也二子言焉太后聽焉廬陵遂反行在承嗣遂發病而卒頊之計行而昭德仁傑之風心俱遂吁頊之功其可少也哉其可少也哉他日辭頊以泥水相負之喻諫諸武之封王又伏國老之言未及者也

鄭愔論

世稱奸人多淚吾觀鄭愔而始信愔諂事二張亡入東都謁三思為三思大哭甚哀吾不知其涕何從也既而又為大哭此奸人捍闔之術烏乎五王之無筌地惜為之也三思特庖之機鸞耳豈料天遺孽物異之而奮登樓之計一行五王政權一日而罷大阿倒持復在武氏大王得愔之喜豈不為三思賀耶當是時也羽林之部兵未散也人心之公憤未替也收合餘眾剷除兇殘豈曰事勢已去而遂不可為也耶愔起造

密五王束手就貶未幾授首矯制之殺竹塹之
憐野葛之毒其死有不忍言者前日之肉視者
又爲所噬如此吁養虎遺害吾於情乎何誅二
張餘黨亦不窮捕其養害者不知虎之幾矣吾
於情乎何誅

情不足包威慨耳

王忠嗣喻高力士書

天寶六載忠嗣以重延光石保城之敗歸罪忠
嗣貶漢陽兵柄雖已敎而終慮祿山必反馳書
喻驃騎大將軍高力士曰

將軍以佐命元臣受今皇帝恩亦云久矣太子
呼將軍爲兄諸王呼將軍爲翁駙馬董直謂將
軍爲父者父士大夫司文墨議論者無有譏病
將軍者將軍何以得此於人哉良由將軍恭謹
素亡過差有功不伐有權不倚爲天子所親任
在朝者往往因將軍以取將相門生故吏不可
枚舉願爲將用者豈無其人神堯之國必傾於
阿諛無疑者反狀雖未具反勢日長矣反根日

固矣李丞相林甫妬賢害忠排抑勝己者不能
爲天子去賊楊金吾且與之結爲兄弟開禁

光祿

關以延盜以腥其姊弟吾不意楊司戶

光祿

入浮屠以避武氏之亂而又爲國生此甌水敘
十年仇讐使與九尾同穴謂之痛憤入骨矣當

光祿

其辱外舍時君王不忍惜一席地死之吉法曹
之議悔不可及九齡已死今豈無九齡爲宗

光祿

社憂者而將軍獨不爲之憂乎將軍決機制變
制於其小則塞流去燒

光祿

則懷山燎原不可爲已誠使將軍以驃騎大將
之權行五侯誅姦之舉當九尾栖內之夕爲耄

光祿

天子執賊併爲壽王執逆婦賊以告太廟一洗
太陽之污以開太唐宇宙使萬、年無戎羯亂

光祿

華之禍將軍之功書諸鎮奏亦與唐三精同不
凋矣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光祿

江陰張端嘗讀是文曰宋蘇軾可爲唐柳宗
元不能爲也讀誅輔國詔曰宋胡寅可爲唐

光祿

韓愈不能爲也今小兒垣錄入今文選與金

華宗濂補薛季和辭同語

馬嵬老人邊說明皇

史載若父郭從謹進言
元次發遣故為補之

逆鵠之反官妄知之天下之人知之惟陛下不知陛下不知以內蠱陛下之心者楊氏姊弟外塗陛下之耳目者李林甫楊國忠也以致開門之外陛下不可知不惟開門之外雖後宮百步之內陛下亦不可知陛下年喻七十自謂耳聰目慧疆幹精強神仙方士呼為萬年天子不知宦守女子朝庭公卿邊徼將卒草野之黎庶皆以耄荒待唐氏子矣借使有祿山迭仆迭起陛下亦有所不知也勢已至此言何及焉自古帝王不幸遇國難義莫大於守死其次有去者亦必有關於天人訖善其後者太王是也賊發范陽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義士是陛下下於人心離而去之也久矣人心去而天心去甚可畏也今賊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西且脅汧隴車駕之出不知所如往宗戚族黨不相聯屬公卿大臣不相左右今日抵馬嵬明日抵扶風又明日

抵河坡陛下之所往冠亦能往是陛下徒有播遷之勞而訖無稅駕之所也為陛下計不如收合散亡亟返長安主杜稷立朝廷仍下哀痛之詔引咎於天下曰朕以老悖不君致逆胡濁宮闈禍天下凡天下文武官僚軍士百姓許朕自新當有西嚮投袂而起者不然朕當削號去位以待罪九廟之下汝輩豈患無君乎如是庶幾挽回人心要福于我高祖太宗而復我故宇若曰以天子之行襲匹夫之逃以示醜子孫以遺笑天下後世非臣高年輩之所聞知也

九廟之言可到

擬唐代宗誅李輔國詔

寶應元年夏四月李輔國殺皇后張氏上在長生殿以震驚而崩輔國之弑君父君母者罪不容於鈇鉞代宗即位首當執賊戮以祭先皇帝皇后緩賊五越月而始誅又不明于天刑乃遣盜入其室斫其首以授涇中陽

遣中使存問其室是以天討之紙襲刺客之行宜綱目書曰盜殺李輔國予以是盜也終有君之命焉不當以翻豹之例書余擬代宗誅輔國詔以補其失又扶以春秋之大義使亂臣賊子有所鑒云

賊臣輔國本飛龍小兒先皇帝而紅屬洛鑿案因時侍帷幄遠躋峻地手弄禁兵口啗制勅內誇帝師外呼五父顯國亂政莫敢孰何使先皇

帝獲罪吾上皇明寡自吾太弟二以爲太

弟皆是賊之爲也西內之舉以以爲吾上皇今又擅勒射生騎兵倡亂以以爲吾上皇

前累朕不孝無以禱罪上上下下以以爲天賜地何以逮及焉乎乱臣賊子人人以以爲春秋之

義也通者國人爲予取其首首首以以爲今伴告于先皇帝先皇后皆皆以以爲

盡書吾國人察人移後陳以以爲以衆討之以以爲見賊賊若衆人之公也今宜書國人殺李輔

國亦春秋討乱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使賊無所容於天地間者予以扶三綱也中外臣子當白予是心使謂卿生此時亦不

子儀單騎見虜辯

儒者曰白公勝之亂葉公至或曰君胡不冒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冒而進戎又曰君胡冒國人若見君而是得父也乃免冒而進前者告冒愛公也後告不冒愛國也子儀免冒見虜不自愛虜人亦不啻楚人之見葉公也又曰子儀是行忠信動虜之効也余獨爲之辯曰葉公免

冒見於國人、以爲可則艾矣子儀免冒見於虜、人以為驚國人以為憂則危矣兵死地虜危敵也其可以情實試僥倖而失萬全之計乎吁子儀是行不為虜餌者幸已又何暇以忠信叙功乎吐蕃回紇連勁兵以犯郊畿子儀固以其來如飛不可易也魚朝恩且獻幸河中之策微劉給事則代宗幾弃宗社矣子儀何故輕信元贇之言為此猝急尚簡之計哉武穆已卒

手光 天尚慙遺一柱於唐室而又不不知自重也
使藥葛羅一搖牙於群虎之穴而翼牙將腹突
於執弓注矢之時而虜不分天可汗國為鼎足
地幾希矣子儀以負約責虜已出孟浪繼日聽
汝殺我我將士必與汝戰藥葛羅稍計形勢不
殺子儀平問以吐蕃馬牛雜蓄使反攻取富亦
見婦人語耳吐蕃即審此言分復堅好以英圖
大利不取唐府庫乎二虜結兵犄角唐廢業已
在手手葛羅從約吐蕃尋遁此大唐宗社未亡
之幸也華元之平子反也使宋國忘亡其功大
矣而春秋不以其功與元者以為非純臣之道
不可以訓也烏乎春秋不以平國之功與華元
則予不以涇陽為功而與子儀也

猫鼠同乳疏

大曆十三年季夏六月隴右節度使
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為瑞常袞即百
官賀中書舍人崔佑甫獨不賀且上

疏曰

「猫為食田鼠也鼠害民稼天又生猫以
之猫蓋仇於鼠恩於吾人者也猫非天物之
職於除暴者乎今隴右使朱泚獻猫鼠同乳是
猫失天職矣物妖由人烏有人不及常而物反
之者乎象而類之則為法吏不擊奸遺吏不擊
寇大則為天吏不討元惡也陛下試以象而推
之法吏之與奸同乳者今誰乎豈吏之與寇同
乳者今誰乎而天吏之容元惡而不誅者或有
其人否也如是則猫鼠同乳者其示妖以警陛
下也至矣而常丞相袞不悟物妖之有象乃相
表賀以為國瑞蓋以陛下為不慧指妖為瑞其
去指鹿為馬者不大相遠袞大不忠合先黜袞
然後責天下之法吏邊將不舉職陛下亦自咎
天吏之或不勝任庶幾陛下之明不為佞臣所
妄而猫之為妖者其有瘳已乎

言到是處代宗亦無以逃其罪也自註曰或
問代宗容元惡而不誅者可得謂乎曰李輔
一也僕固懷恩二也田承嗣三也代宗於唐
綱恩雖元振元載三奸謀之不勞除而獨於
三元惡則失天討豈非為天吏而不勝任者
乎來宰相袞不食豫延地為賀獨王旦不賀

已而墮離天吁旦亦宋之臨父故

汝州公辭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據許時宰相關播以李元平為有攘寇才拜為汝州公柳子惟深颺言於朝曰是夫喋、銜玉賈石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是夫也今之衍浩也盜襲汝州縛汝州公婦見希烈便液汚地希烈大罵曰背宰相以汝當我抱遺老人曰世之大言無實者使不敗何以下才之真偽乎今盜蒲淮許負攘寇才為今汝州公者不知幾人矣而未聞有柳子一言弁其為誤天下者故余誌之而為之辭曰借古錢石以玉繅鳥以鳳叱其改也衍誤相浩誤其叶邦及其甚則莽襲曹操襲昌於牛汝甸莽茫汝公侯、往者莫咎來者未央

顏太師

君子論顏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杞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予獨悼建中之君為兩相所蔽而不少悟

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關播以為將

相之才而使之敵希烈顏真卿貞人

也信盧杞以為談說之客而使之諭

希烈元平為賊輔而真卿為賊殺建

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予於

太師有憾也李必度其君庸不能保

已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

真卿何不量其君于不能保已之不

傾而高舉於盧鬼亂治之時齒且八

矣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耶待敵

血之訴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

之求容何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

借顏舌之賜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

讀其史悲其時而為之世云

烏乎鳳皇不翔子鵲鴉肆其強梁麒麟得以中

傷子豈云異夫犬羊君子之與小人人水火不

以相容王叶吾類其無類子固已業、於汾陽

子矣僕射於瑯崖子揚豈不感余之類傷嗟、

嗟夫子兮忠之剛嗟、夫子兮烈以煌烈以煌
獨三光兮不可以亡

抑揚而至大節終不可滅

改秀實死辯

論者謂段公之死草、死而為抱忠負材者惜
何其輕死節之士而慢忠臣之心乎姚令言諸
賊入官群臣皆引首命於賊矣所忌者段公一
人而已逾垣之劫公已囑家人誓以一死殉社
稷然其死不徒死尚將有所圖用力責於已成
功付於天此忠臣義士之處心而聖賢之所許
也天子蒙塵百官烏窺秀實非不能執羈勒以
後也以執羈勒為小忠而出萬死之計以殺洎
者大忠也獨惜悔實劉陰結者不應秀實遂見
殺其奪笏擊泚中其額至滅血洒地吁公之忠
亦可謂伸矣其死可謂烈矣而謂草、而死可
乎若金再將軍為杞所責授首就死則可謂
草、之以議公非矣

陽城罵李繁書

繁此之子

城夏之山人也

名夏

力田足以養親不敢妄奸

利祿於時先侍即此

此

不以城為鄙許以處士名

薦進于天子天子不以先侍即之言妄用寔城

於諫議大夫俛焉居其位者七年于茲矣天子

不以罪去城然城自揆食君之祿職在言路而

不能出一語卜朝廷得失成敗以聞天子之聰

明聖智日夜惕息今適得其言者出萬死

一言之庶五七年循默之責可少貸也今天子

是非倒置以裴延齡小人居相位以陸贄賢人

羈死地故城為天子斥延齡奸佞卜陸贄忠直

天子不寤必欲相小人遠賢人城盡數延齡過

惡將密陳於上庶幾小人不容不去以足下為

吾先侍即子也足下事吾猶父吾視足下不啻

如子過狀繕始成而足下潛以告小人得以一

自解於上吾言雖正如周召直如龍逢比干

不可入矣悲夫黨奸臣譴諫官非君子也吾不

意先侍即有子如是下而行同賣友不知足下
空日何施面目見先侍即地下也孔子曰人心

險於山川子之心誠險矣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吾之有於內者亦決矣又何憂懼於彼哉夫事有不可必者在乎人而理有可自必者存乎我吾願存乎我者何如耳存乎人者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為劉蕡諡裴相國書

補李郃

太和二年春三月文宗親策制舉人

時宦官劉克明等用事莫敢言賢良

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散騎

常侍馮宿等俱北司不敢取李郃等

二十二人中第者自以為對策不及

蕡皆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物論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者抑

之而止郃乃上疏曰乞回臣所受以

旌蕡直時相國為裴余猶惜郃不代

蕡上裴度相國書故為補之

賢良方正劉蕡古之遺直今之骨鯁臣也新天

子親策干廷延天下方正之士求直言以資治

道不勝郃輩與蕡應詔今之亂官闢禍天下者刀鋸之賊也天子之廢立生殺皆出其手中外相目避之如炎火畏之如雷霆宰相以下鉅口莫敢言而蕡不避萬死為新天子一言之蓋慮曹鄴侯覽之復生今日為天下之禍患不已也

而考官馮宿聽其文而不敢取初論為之稱屈御史溫造諫官劉樞楚皆將論奏而闕閣下潛

抑之吾聞宰相佐天子在救攬威權以宰馭天下賞罰善惡辦人是非枉直使天下之奸慝有

所惧貞亮之士有所恃而人君蕭牆之禍無所

起也且統閣寺者周冢宰之職監官中者漢丞

相之事於是無內廷肘腋之變者此也烏乎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今天子不得正其始者誰也

閣下亦思制其一人之權而還其門戶掃除之

役奪其六師之枋而歸諸元戎爪牙之職乎閣

下以削平大寇之功推尊崇朝勲臣爵列司徒

名居冢宰國家倚為砥柱衆正恃為舟梁者也

裴古賣曆之賊殺敬宗閣下不之討絳王之害在

王之立閣下不預聞一日二日三易主而元老大臣若路人然閣下之相亦得焉用彼哉閣下之職失於振舉者如此則於蒼言有所拂而不伸非人言之妄矣卻恐蒼言既抑養之不仕不足惜也而言路大塞陰邪之門大啓宗社之危不可保也庸是不避斧鉞重為閣下言之惟閣下以宗社大計察之幸

罵王涯辭

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變王涯不與

謀而同罹其禍民有大罵涯至擊涯

石者則涯之死為晚矣為其民補辭

曰

開天下之害始者必罹天下之禍首雖曰人事實關天道禹貢九土初無忝貢秦漢以來亦未聞以茶為權也朝廷引四鶴入朝驅馬市茶利始開貞元間僅於茶地估直而稅權茶置使則自汝涯之請始其遺毒吾民戶日有邊商日有不通官與民也交受其病而言經國之利者

尚以權茶固於上汝又以宰柱義權使民不瘳

鄭注而痛汝之承風旨以毒民也上同諸人之附注

又為之鷹犬而不計民之怨讟國之危殆天子對茶中李訓之陰狡既賊與注相伯仲汝

不知汝黨甚於閹豎召外寇以攻內寇甘露一

敗幾墟社稷今李訓傳首引汝獻廟社殉于兩

市腰斷於獨柳之下國法天誅豈存借耶汝年

踰七十矣而智識不愈於酷販之民大獄手狀

倪首誣服雖令狐僕射楚鄭御史大大不肯

出一言為汝辯汝固當屠借汝不死亦宜逃衆

怒於瓦石之下汝死汝之遺骨當掃除於溷更

聖子孫有瘞地開成元年詔京兆牧董龜有

中謂水

鄭注論長慶二年

小人之有才者不過巧論善投人意為婢妾道

耳又有妖術以濟之雖端人強士不能不惑如

尤物一染則身不自有必斃而後止吁唐鄭注

是已注以醫游四方此其濟誦之術也李愬之

正王守澄肅元素之強注豈足以蔽之想稱之曰奇才守澄促膝與語元素為之執手款曲李而殺守澄者卒注也使翹與元素終狎之安知二子之不為守澄乎守澄嘗有匿死恩於注答之如此而上以師友待注不亦詭哉其露之變非官置決果恩以逸乘建武不免使注不死也章陵文不得薨正寢而矯制立武麗宗之事又豈出於士良也哉推極之說

楊涉論

宰相人臣之極也至於泣不忍為則知亂世之相欲為庶人不如也余讀楊涉泣相事既哀其不幸而又悼涉非貴戚之卿知其不可為也獨不可為鄭祭之辭乎辭不可也獨不可為司空圖之去乎不辭不去其倪焉包耻為異日送墮使不亦悲乎

哀和陵辭

唐昭宗

余為楊涉論後讀和陵在華州舉郾

語曰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靈樂因泣下沾襟未嘗不悲和陵為萬乘之尊而不得同紇干一雀也紇干守死于寒耳和陵漂泊寒餓不知死所出共偶委身行賊臣三至於親捧王卮而卒不能免椒敗之禍天下臣子未聞有一人為君父問賊者烏乎紇天下之哀無以過之矣謚曰愍吾故吊之以殤辭曰

哀

生

志

哀：尔殤之生兮不如無生體守潤達兮志氣精明誓慨往烈兮寤寐人英十九華之零祚兮腐屬望平中興彼殤山之遺虜三兮差寬勾之黨伍黃志懷山以沃日兮云迴天之勁柱唐而猶巢兮實實沙陀氏之屏藩李夫何忠不力以用兮用不力以忠崔栖于紇山兮望生土其奚從烏乎大枋失之始兮豈貽謀之不終

補石晉太后志婦姓

石高祖初以少弟重胤為子娶馮家女有殊色重胤蚤卒重胤立遂納為后與夫人并飲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咲重胤願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又皆大咲獨太后恚而無如之何罵之辭曰唐玄宗致毒王長環濁亂宮闈事致兄弟用事訖敗唐天下環播吳道路無死所汝何物復亂倫使吾馭子復妻汝嬖母而以我命先帝命掄於人先帝可欺天可欺乎吾見馭子之喪吾石氏國也以汝搃鎮判官馮汝之楊釗也一預我家事桑園師雖退矣張龍武叛矣耶律德光契丹入寇矣汝物又且妾異姓累及老婦面縛於人且奈何哉且奈何哉於是大慟誓不與馮見不四三年契丹大入寇執重胤以歸太后及馮氏面縛待罪同平章事馮王親送傳國寶叛臣張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夜以兵取馮氏性

宋太史書趙普首辭

此等古文不可多忘鬼神見之

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南柱斧殺兄于大寢明日太史氏持簡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禁闥帝崩普固聞知普局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君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榻前誓書若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若為宋大臣不以金正相其君而以阿依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柩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幸耳烏乎上之弒也非若而誰若不計賊不引決若又比而戴之非大臣之役違去就若是國何恃於若乎吾以春秋法定若為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竄殖三千方諸商人陳乞宜有問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本曰先生設是筆于以拯救宋三綱於大亂

之始宋鑑綱目之作豈直正統而已哉

代安叱奴謝表

唐高祖武德元年魏徵為魏徵

臣奴本舞胡之賤也過蒙聖恩擢於五品爵居散騎官為侍即臣奴安敢恃寵踞清貴上累聖明禮部尚書李綱彈臣奴以樂工不與士齒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不易其業今使臣奴鳴玉曳組趨翔廊廟誠非所以重朝廷法後嗣而陛下出令務無反汗必欲臣奴承恩入侍臣伎雖賤敢不棄伎更工執筆牘侍太常諸宗工以叶律修樂為車之一代不刊之典於何爰牛弘殘缺之後庶幾臣奴有審音之聰而陛下無聲官之議切惟衛之賢者多隱伶官魯太師音得與孔子論樂夫豈以樂工為賤而不得齒士類哉臣奴幸遭景運上當時選誓竭犬馬之年以殉蜂蟻之圖報萬一雖未能效獲擊石使百獸率舞於有虞之廷決不致齊妙達曹馬鞍安輩辱王封辱聞府於有齊之朝也謹表表拜關上謝者

木曰先生此作蓋有謂也至正己未江藩大

臣之使宜除拜抗伶官念門貴擢為參軍記室士論謹騰貴見先生於睦乞言解嘲先生為賦雷海清詩及安叱伎表貴於丁酉秋死鄧於睦豈非先生之言有以成之乎

錄淖齒語

齊閔王不道其殺孤孤恒而百姓離殺陳舉而宗室離殺司馬穰苴而大臣離於是淖齒殺王於鼓里其數閔之辭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不知穰苴之問地拆至泉王知之乎曰不知民有當關而哭者王知之乎曰不知齒曰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拆至泉者地以告也當關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上不知戒何得亡誅乎閔之大惡實浮於無紂代無湯武數其罪以誅之則天亦假手於齒耳以其殺於獨夫而快於天地宗社萬姓之心雖曰逆也而其憤亦湯武之憤也昔魏之不君者問其臣以漢顯殺諫臣事襲為前例使代有齊閔問其臣以鼓里之事而復申

齒側於前不寒其心乎烏乎齒逆臣也春秋所誅不可以為訓而余錄其辭足以警後之齊閥也

王弘議

弘晉丞相導孫也以清悟知名史稱其遭次必存禮法動止云為人皆依倣謂王太保家法吁所係亦重矣典三重三赴裕諮議九錫未開端而弘忍銜使三為倭倭之首禮法何有乎後日姪孫儉勸進齊高其任尤力大典禮儀詔策皆出一手傳為家法恬不恠矣史贊以國有君子美王氏之盛而休元忍忘家國儉輩又甚謂之君子可乎弘銜命時有掌留任者劉聞之皆驚悼而卒吁二人貞穢之判奚翅蜺蜺之與蟻蚋九也哉

謝明議

吾始以諫侍中明當齊高祖禪代不解重傳詔迫之則曰齊自有侍中方引枕高卧又迫使稱疾則曰我無疾何其抗節之壯哉末明中乃

起為義興在郡不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何不曰吾不能作齊主丈耶梁初與何胤謀出處遂為胤所賣明年詣開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耶吁未有詣關子陵帝薄之甚矣受尚書令假脚疾不拜而謁又角中與詣謝詔託迎毋歸微衆與臨幸王人送迎相望於道以為榮吁君子不以為榮矣初為臨川時嘗以賄見劾徵表榮則廢置已久為吳興時至以雜郊賦人收雜數千其鄙行若此宜其授老貪進不已不直江中丞一帛而謚曰靖不亦忝哉

朱子評韓子辯可特

余性鍾山野狐譏病韓子工文字費精神為無益道真者此野狐竊脩煉家攝生之論以道為真常以脩真為祕寶其訣以蓄精神養至於全真則謂之功行此李世不經之教在先王之世必誅而亡赦者也余又惟故亭大儒乃拔其說以重病韓子野狐不足責吾責大儒為野狐之言先駁也本史贊韓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

無抵牾聖人者孟軻拒楊墨韓愈排佛老功齊而力倍之此韓子之過况雄也實為的論程夫子曰韓愈可謂豪傑之士如原道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惟愈而已其論孟子醇乎醇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千載之下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論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之語其指所傳者又必有所見矣此又史傳後千古不易之確論而致亭無故援野狐語以亂之譬之悖子議父之失借竊正之論而况論出於甚不正者乎徒重其悖而已耳大儒何忍於舉悖而屈正乎折衷有謂程固得其大端王亦不為無理吾不知其所謂理者何理耶又謂韓雖知文與道有內外之殊而終未能審緩急以決取舍其文乃貫道之作也又何取舍之不知也哉又謂韓雖以濟時行道抑邪舉正為事而終不免貪位慕祿之私韓之切于祿正以急行道而未嘗至於李斯商鞅之流儻曠其軀而後已者也立此兩端之論使後

世法吏議人獄款仿此固終字律以為可上可下之活套則大儒之言教之也末自知野狐之言犯韓所詆始以為楚雖失之而齊亦未得既悟其言之不經又取其言為有理予攷一言之頃自相兵也如此予惧大儒立行為法出言為經係於後學者不小故不得不為大儒辯且為韓子辯也

袁鑄籃辭

齊叛臣崔慧景窮途投門人太叔榮

榮斬其首內鑄籃中送都

鉄史曰於乎濁亂之代果不得以名義望於人乎然蘆中人於江上漁父素非交好而力濟之又何也嘻固負之義聲素有以動之已慧景窮途首而往何往而非鑄籃所在耶吾於榮乎何責辭曰

崔平西戴逆首哀尔魚籃魄孰愈折堅手

務光辭有片

傳曰湯伐桀就務光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不知其它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辭曰廢
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
況於尊我乎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後
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人以爲仙云予讀其
傳爲之撫卷曰嗟乎光之爲人真千百年而一
人者也光之言真有道古君子之言也光之死
真古義士之介伯夷之不食周粟并餓而死者
同一揆也然則夷之行非發於光乎發於光則
夷之特立獨行不得專美於世矣審易周仁刊
韓子伯夷頌於石屏請余復作務光辭將鑲兩
石爲商周兩節以示季世頑予不腆之辭安敢
並於韓而仁請過曰今鉅筆不在史館而在草
野繼韓之辭含缺筆其誰歸余備光義重仁請
爲之叙而繫辭云

天綱傾地紀零鳴條悖耿堯兵空萊胡爲忍
垢名務光子執綱紀孤竹兒聞風起夢之水

篋之田我思其人匪曰仙尚山生面三千年
自註未歸不尚其仙以其清風
在世雖閱古今凜然若生也

綱成君贊

蔡澤說應侯曰日中則移云使太

子卅八管於泰

錢史曰澤以往鑿草裂伏劍與支解者動應侯
使亟去位而身代之吾始以澤爲刼致術也及
身處相位亦不數月以見幾亟去視棄相印如
敝屣養譽虎狼之國以封君令終則澤非饕餮
饒祿人也吾喜誦其語爲之銘以資以警代之
貪高位不睢澤之如者不車裂裂仗劍與支解則
不已也噫

義拾遺下卷終

史義拾遺一卷爲元鐵崖楊氏所撰述

皇明儀曹陸公序而刻焉序曰先君子程鄉令所手錄蓋澤貽二世副在家笈今大中丞石涇公固儀曹之嗣而程鄉裔也然則是書不爲公故物乎小子涉自幼誦而竇愛之間持調

中丞公公曰胡爲來哉是余府君之志也木歲久腐棄吳越間殆不復可購矣余覽之惡夫涕之無從也爾其重刻以傳迺歸而謀諸任侯侯即郡齋校正鋟梓藏諸竹樓俾余識之訪曰史官豈不誠難哉才謝古良學匪能讀是非鮮弗謬於聖人矣使一字溢美片辭文惡咸不得爲實錄于是乎史矢而求之野故外家傳語有足徵者

存而不畧君子將取衷焉今按編中或直書以示貶或博喻以辨義或微辭以推隱或諧談以幾罵墜白析於群疑雌黃成於獨斷其事核而減其言曲而中潛德悉流遺奸莫贖有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彌彰者夫若楊先生者第使際昌平之運立清明之朝與二正之業纂三墳之緒入參起居坐預筆削謂董左之匹非耶茲編固神牒之陽秋來乘之膏肓也撰述本意語具中舊本一卷今分爲上下云

識

嘉靖庚子晉夏既望屬吏皇甫汝載拜識

史義拾遺二卷

內府藏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據孫作所作維禎傳稱其生平論史之書有太平綱目四十冊歷史鉞二百卷今俱亡佚此書傳中不載明皇甫汈始爲刊行大抵襍舉史事自爲論斷上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補辭者如子思蘆荷變書齊威王寶言是也有作擬辭者如孫臏祭龐涓文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是也有作設辭者如毛遂上平原君書唐太宗責長孫無忌是也大都借題游戲無關事實考同時王禕集中亦多此體蓋一時習尚如斯非文章之正格亦非史論之正格以小昂視之可矣每篇下有跋語蓋其門人所作自稱其名曰木不著其姓亦不知其爲何許人也

通鑑博論三卷

〔明〕朱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內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博論

三卷》提要

御製通鑑博論序

通鑑博論若干卷。

高皇帝時寧王奉勅所編進也。朕萬幾之暇喜觀圖史。每思所以追隆聖詰遠跡狂愚。顧其篇帙浩繁。敘述淆雜。勸誠或爽。觀省罔裨。惟是書上始盤古。下迄胡元。靡不詳其世次。評厥廢興。蓋僅僅數卷。而上下數千百年運祚之修短。君道之隆替。條分畧列。粲若日星。是誠人主之著龜。史傳之綱領也。朕因是有感於帝王之傳世有盛有衰。其歷年有永有不永。然皆考信于圖讖。徵應于祲祥。意數可前。知運有適。

會。神明之器類有物以司之而非一毫之人力所能與也。及跡其理亂諦審所繇治未嘗不基於明聖之朝而亂未嘗不生于昏濁之季。有道之長未嘗不繇於仁義禮樂教化之功而失道之敗則多起於任智用術薄恩厚而急刑罰之報也。乃知吉凶不潛在今天降災祥在德明明赫赫有感必通。餘慶餘殃無往不復其亦可畏也哉。朕用是命所司梓之傳示來后。俾繹思我

高皇帝垂訓之意相與兢兢圖理守成業而勿墜繇景祚於無疆則是書

也其殆永命之符與

通鑑博論序

三鑑可昭乎盛世。六箴當出於明時。以銅為鑑。可以正其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其興廢。以人為鑑。可以明其政治。舉丹宸之六事。可以藏其大寶。雖切於政治之一時。不能戒將來於萬世。徒知治天下之至難。而不知治天下之至易。曰

通鑑博論序

一

無為而知其至易。殊不知尤有至難者。曰在德。嗚呼。前言往行。聖不世出。道德寢乎九經。禮樂絕乎五典。必因聖主而興作。必用稽古以考文。斯則治道之良規。

宗社之長策也。欽惟我

父皇繼天述治。懷寰區之元元。慮

胤胄之膺期。乃命其爰輯韋編。其

蕪。撫其興替。繩其姁媿。用加褒貶。啓迪

後人。匡救其弊。永綏

天祉。使其日習讀誦。為子孫教誨之義方。

知夫興亡之可懼也。善惡之可徵也。一

以贊襄

皇極。一以模範

通鑑博論序

二

神裔。獻乎

帝廷。耀乎

天府。暨乎無窮。為

皇明一代之製作。又何下九齡千秋之寶

鑑。其不愧謗材。自書引語。弁諸首章。不

勝戰慄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寧王

頓首謹序

進通鑑博論序

三

進通鑑博論表

寧王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某聞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司馬著通鑑而

聖帝明王法焉。典謨訓述厥彰堯舜之仁。周召二南。軍被武文之化。聿嚴治亂。綜覈鴻規。大業豐功。光昭簡冊。啓前聖之華勲。爲後人之龜鑑。金滕載德。刀筆刑姦。汗簡無私。公言有正。欽惟

進通鑑表

一

父皇皇帝陛下。

龍飛淮甸。

虎步中原。掃滌羣雄。安生民於

壽域。膺

天明命。隆

宗社於

昌期。擴四海之

仁風。敷允有於寧。造區宇。奄有

大明

德紹唐虞。

道隆義昊。尊崇史典。稽古考文。每宵旰以天下為

憂圖。

治道以寅躬為畏。乃命其纂述興亡。絕歷年之統

緒。褒得失。公政治之否臧。彈惡揚休。為萬代

帝王之模範。扶衰救弊。作千載明主之良規。其

欽承

通鑑纂要

二

聖訓。才非史職。僭冒蕪辭。謹按古史。用修成書。首自

盤古。終及胡元。刪除僭亂。乃取正統。上下百千

萬年。善惡瞭然可見。其學不足以擬太史之三

長。亦庶幾有補於方來之一得。書成。目曰通鑑

博論。謹再拜頓首。俯伏

階下。隨

表上

進以

聞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寧王

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

進

通鑑纂要

三

通鑑博論目錄卷上

政治之要

國號

外紀

盤古

古三皇

天皇

地皇

人皇

三皇

通鑑博論卷上

一

太昊

炎帝

黃帝

五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三代

夏

商

周

正紀

周

秦

兩漢

西漢

東漢

三國

蜀

魏

吳

兩晉

西晉

東晉

南朝

宋

齊

梁

陳

通鑑博論卷上

一

北朝

魏

東魏

西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宋

附遼金

元

凡例

一取史斷為法加諸筆削

一褒貶校諸史而定其優劣

一自盤古至周考王止依外紀

一自周威烈王至五代止依通鑑用捨不同

一宋遼金依三史加諸褒貶

一遼金非正統以其國大雖夷狄而有賢主故

取之

一元依史略加諸褒貶

一按史斷論曰者採諸儒之言自為損益

一斷曰者古無斷辭以己之意考論斷之

一首書甲子乃即位之年

一紀年不同者上卷以即位之年取之下卷以

世系甲子紀之如唐肅宗稱號八年初即位

之至德元年乃玄宗天寶之十五年也後改

元寶應二年乃代宗嗣位之廣德元年也故

博論以七年紀之天運以六年紀之

一帝王乘亂為人所立居位未久雖有正朔不

入世次如隋皇泰帝侗亦稱恭帝者是也

一通鑑所不載者採諸書史

一紀統取歷代圖格考正補註更為天運紀統

一僭據紀其年世不入斷例

一上卷不書者事載圖格

一編年甲子不相續者其年無事蹟故不書

一上卷外紀依劉恕通鑑下卷外紀依陳桎

圖格他本皆不同故兩取焉

通鑑博論卷上

外紀

盤古

盤古氏即盤圖氏又名渾敦氏當是之時混沌尚未
昭晰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陰陽造化
之道而為三才首君混沌始開壽萬八千歲

天皇

都崑崙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一名天靈繼盤古氏澹薄無為
清淨自正作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即今之古甲子
是也壽萬八千歲

地皇

都龍門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定星辰分晝夜以三
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壽萬一千歲或云八千歲
或云一千

人皇

人皇氏一姓九人一名九皇氏一名泰皇繼地皇氏
乘雲車以治九州相厥山川以分九區人居一方故
曰居方氏當是時萬物咸生淳風沕穆君臣之位所
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飛騰之術所自有壽三百歲
傳一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是謂九頭紀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仁人循其化速若蜚

也有號而無世故無改焉自鉅靈氏至次民

氏凡二十二氏

鉅靈氏出於汾睢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
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躔於蜀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鉅神氏 犁靈氏 大騶氏

鬼隗氏 奔茲氏 泰達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雲陽氏 巫常氏

太乙氏是謂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範無形當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焉始有長生又視之道

空桑氏

神民氏一名神皇古者神民雜處氏以神民異業乃分陰陽之治故以神民稱其號焉

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

通鑑纂要

三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

也自辰放氏至庸成氏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敕體辰放氏作教民塞木茹

皮以禦風霜絢髮聞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

衣皮之民傳四世

蜀山氏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業捕獲魚鳧三

君各數百歲因號蜀山蠶業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連

濱澤俾明時人珉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

後望帝杜宇云

魄傀氏傳六世

譚敦氏傳七世

東戶氏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

垂精拱默而九眾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

遂長道上類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饌宿之隴首其歌

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皇覃氏一名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

通鑑纂要

四

宰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

而不可相陵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蓮氏亢倉子曰几蓮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

徇耳目內通而外平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

鶉居鰕飲而不求不舉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

也榮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

也孔子稱西方之有聖人一也

狶韋氏傳四世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矧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繁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號曰有巢氏之民傳二世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聖人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嚴木則明於是鑽

燧人氏

五

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順

丘傳四世

庸成氏羣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傳八世

禪通紀

禪通者通於封禪之君也

史皇氏世俗傳為倉帝顓非也

祝融氏一名祝誦氏是時天下洽和萬物咸若祝融

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

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為號都於鄆

三皇

太昊

都陳

伏羲氏

六

伏羲氏其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虹附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養犧牲以供庖厨故曰庖犧氏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因龍馬負圖而出故以龍紀官造琴瑟以通神明之貺在位百十五年傳十五世女媧氏太昊妹也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謂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共工一名康

回人面蛇身髮體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
方湛樂淫佚墮防百川以害天下女媧氏弑之而繼
太昊之位遷都於中皇是為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
通殊風娥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製瑟以郊天
侑神在位三十年

栢皇氏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居於皇人之山

中央氏一名中皇氏

太庭氏之膺籙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昇亦

北緯聖

十

名朱須氏

栗陸氏之為政傲慢自用民始攜叛其臣東里子諫

而被殺天下益貳栗陸遂亡

驩連氏一名昆連氏

混沌氏

赫胥氏之為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何者為善而何者為惡

尊盧氏之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
用寧治居搖臺之陽

昊英氏之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
代也一名子英

有巢氏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
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
緝糴而扉壞塗茨翳以避其禍以其革有巢之化故
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

北緯聖

八

朱襄氏之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羣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
葛天氏之世不治不亂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
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
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
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
物之極是謂廣樂居西方故稱西方聖人
陰康氏之時水瀆不流陰凝而易閤人鬱於內膝理

瑞著而多重脍陰康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馬治

於華原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必無好惡難大之音相間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炎帝

都陳遷曲阜

神農氏少典氏之君娶於有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於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承木故

通鑑纂要

九

為炎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帝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瘠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又嘗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又曰伊耆氏

大庭氏魁隗氏以火紀官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感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國於國日中為市以聚貨利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諸侯風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神農益脩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在位一百四十年

通鑑纂要

十

帝承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璿在位四十八年

帝裏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居於空桑為政求急務乘人而闢其捷於是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避居於涿鹿在位五十五年

疏乞紀

疏以知遠乞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迄於周

黃帝

都涿鹿

有熊氏名軒轅姓公孫初神農母弟世嗣少典氏為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娠生帝於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或曰作軒冕舟車謂之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土

而敦敏成而聰明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是時蚩尤作亂不用命軒轅徵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土

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於是諸侯咸尊軒轅以代神農之位因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織布帛作衣裳以代毛革採草木之花以染五色作舟車以濟不通作器用以代四樽拮飲之類作房屋以代巢居穴處作合宮以祀上帝作渾天儀以定天表立靈臺五官以占天文作棺槨以代衣衾封樹之墓於是製官室以尊帝王之居制袞冕以尊帝王之服貴賤之別始分君臣之位始定因雲之瑞以雲紀官立六相以分治四方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曆命隸首作數命伶倫作律呂以定陰陽氣佳之應以正閏餘命榮援作十二鍾和五音以立天時正人位命大容作咸池雲門之樂以祀上帝命甯封為陶冶命赤將為木正命臣揮作弓命義牟作矢命岐伯作鼓吹鏡角靈輿之類又命岐伯等作醫經以救疾苦命妃西陵氏養蠶為絲以供衣服製甲兵以鎮天下畫分野以分州郡是時以聚氏居有雲龍負圖出於洛水命臣倉頡遂

窮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鳥獸蟲魚
號遠之迹而初文字字成天而粟鬼夜哭始有文字
行焉後世儒者謂帝自擇亡日與羣臣別葬於橋山
黃帝內傳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有黃龍乘白雲
垂髯而下帝與羣臣攀龍髯而上昇在位一百年壽
三百歲有臣左徹刻木為黃帝像率諸侯而朝之以
帝之衣冠器物葬於橋山後山崩棺空惟有衾舄存
焉故世有橋山之塚

五帝

少昊

都曲阜

金天氏已姓名摯字玄囂黃帝之子母曰嫫祖感火
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
已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
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立
國之初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立建鼓制浮磬以通
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而和上下是曰九

淵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

顓頊

都帝丘

高辛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母曰昌僕感瑞
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
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古
者民神異業是以災禍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
民匱於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蓋其氣

通鑑

古

顓帝憂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以斗杓建寅之
月為歷元故為歷宗也作承雲之樂以調陰陽享上
帝在位七十八年壽一百五歲

帝嚳

都亳

高辛氏姬姓名友少昊之孫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
帝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
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

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十

唐堯

都平陽

帝乃黃帝之後帝嚳之子姓伊祈名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剪土階不飾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在位九十八年聞舜之賢遂推其位而禪焉壽一百十八

虞舜

都蒲坂

帝乃黃帝之後帝嚳之子姓姚名重華順事父母和

於兄弟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所居之處人皆慕德於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求以代已位先試察其才能使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慎徵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於是受堯禪為天子既即位舉八元八愷誅四凶命九官咨十二牧天下大治在位五十年禹賢遂推位而禪焉壽一百十二

三代

夏

都平陽

禹乃黃帝之後鯀之子姁姓名文命其克勤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唐虞之時洪水滔天舜舉而敷治禹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手足胼胝過家之門而不入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民皆樂業遂受舜禪為天子國號夏

既即位懸鐘鼓聲鐸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操鞀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任臯陶益以國政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有典則以貽子孫欲禪已位於益禹崩在位十年壽百歲益避位於箕山禹之子啓賢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乃即位克遵父業率由舊章民淳俗朴天下乂安

通鑑卷一

七

太康嗣位恣情荒逸弗恤國政獵於洛川十旬不返權臣后羿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后羿乃立仲康既即位后羿專權拱默而已夏道中微帝相既立權歸后羿政非已出羿既專夏政其嬖臣寒浞殺羿而居其位乃滅夏氏帝相后有仍國君之女懷姙奔歸父國而生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弑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夏之舊臣舉兵滅浞而立少康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傳

及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嗣位享國遵祖之業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暨帝不降帝局帝厘繼位夏道漸微至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夏道衰帝臯帝發至禁名履癸即位以來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武傷百姓天下顛怨而患之嬖龍妹喜所言旨從為傾官琬臺彈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其惡不悛殺其諫臣關龍逢民心日離

通鑑卷一

八

諸侯皆叛成湯舉兵而伐之放於南巢國遂滅矣

右夏十七王共四百三十二年

商

都亳

成湯乃黃帝之後子姓名履字天乙始祖契佐舜有功封於商為諸侯傳至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因桀無道湯乃修德諸侯咸服遂用伊尹佐而伐桀戰於鳴條桀敗乃放之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祝諸侯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咸

尊湯為天子既即位不矜不伐以寬治民革夏桀之虐政順民之所喜遐邇歸之是時七年大旱太史占之當以人禱湯曰吾請雨為民也乃自齋戒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四海雍熙萬姓又安湯崩在位十三年壽百歲傳至外丙及仲壬承平而立海內又安太甲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迎而歸之以政太甲增加修德保惠庶民諸侯咸歸號為太宗沃丁太康小甲相繼而承治平天下咸安雍已之時商道少衰諸侯或有不至者太戊之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大戊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有闕歟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日而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皆承中宗之治相繼為君雖有少疵無所傳焉陽甲時商漸衰諸侯莫朝盤庚復修湯之政臣民皆安作書以告諭之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小辛小乙商道又衰武丁自為太子備知民事艱難小乙崩居喪三年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圖形求得傳說命以為相君臣道合政事修舉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惟鬼戎虐暴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西方之胡曰鬼戎曰鬼陰類犬戎是也故曰鬼方鬼方既平商道復興號為高宗九年老子生於亳祖康承高宗之治天下咸安祖甲淫亂商道復衰廩辛庚丁傳及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人與博不勝而殺之又為革囊盛血仰射之謂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太丁帝乙繼立商道益衰至紂名辛即位以來恣為不道暴虐荒淫拒諫飾非大興土木營鹿臺造瓊室厚賦稅殫民力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體相逐其間

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嬖愛姐已惟欲是從，焚炙志良剝剔，孕婦斷朝涉之脰，施炮烙之刑，糜爛天下百姓，怨望諸侯多叛商而歸周。馬紂暴虐益甚，仁賢皆散，故武王興師而伐之。紂師倒兵不戰，以開武王紂乃自焚，國遂滅矣。

右商三十王共六百二十九年

周

都鎬京至平王遷洛邑

武王姬姓名發，先祖后稷佐舜為農師，天下得其利。

有功封於邵，至太王其國漸大，遷於周，為西伯至文王聖德日新，商紂無道，天下諸侯三分叛商而歸周者二焉。文王崩，武王立，紂益無道，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伐也。」乃還師而歸。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與師尚父東伐，紂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紂師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紂乃自焚，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既即位，乃使其弟管叔、鮮蔡。

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忠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紂比干之墓，興滅國，繼絕世，封功臣，謀士及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惟留周公相，王餘皆就國。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振兵釋旅，偃武修文。普天率土，咸皆臣服。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居冢宰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管蔡疑公不利，流言欲叛。周公征而殺之。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南越蒙氏獻白雉，重譯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所致，薦於宗廟，自爾遐邇異域，罔不賓服。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王既親政，克成王海又安康。王嗣立亦守成規，諸侯來朝。王

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昭王既立周道漸衰二十三年
老子作道德章西出散關化胡為浮屠五十一年王
巡狩至漢江漢濱人以膠船渡王膠液王溺穆王嗣
業遊於西陸樂而忘返徐夷作亂楚伐徐而滅之王
返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共王懿王孝王繼
立周室既衰德政不修詩人作詩以刺之夷王觀禮
不明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厲王暴虐無道百
姓謗之恣行殺戮於是民叛而襲王王出奔彘不敢
歸周公召公共理天下號曰共和宣王初為太子因
父厲王無道國人欲殺王王出走欲殺太子召公乃
以已子詐為太子出而殺之長於召公之家自幼知
民之疾苦及即位周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
之遺風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內有姜后之賢外有申伯仲山甫之徒共相輔佐遂
成中興之名詩人作詩以美之幽王無道寵褒姒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立其子伯服為太子
時三川皆震老子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
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後舉烽火以致諸侯
而悅褒姒遂以致亂為犬戎所殺平王即位國近於
邊為犬戎所迫遂東遷於洛邑周室衰焉桓王莊王
十年釋氏生於戎是夜彗星不現星隕如雨異端之
兆實生於斯矣迨釐王周室益微諸侯莫朝故齊桓
公用管仲為相遂霸諸侯衛周室懷美狄王室復尊
惠王愛少子頹欲立之而不克周室遂亂王出奔諸
大夫立頹為王鄭伯虢公帥師伐周殺子頹奉惠王
歸周襄王之時惠王少子叔帶作亂伐周王出奔鄭
狄人立叔帶為王是時晉文公初立帥諸侯伐周殺
叔帶奉襄王歸周王賜文公為侯伯遂為霸主頃王
匡王國政漸微無所述焉四年釋氏卒定王之時楚
莊王始霸僭號稱王楚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郊王

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取鼎滿曰
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
也楚子羞懼而退簡王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
自平王之後諸侯自相侵伐天子莫敢制焉景王之
時太子卒少子爭立國家多亂敬王之時景王少子
朝作亂王出奔晉後晉帥師納王三十六年孔子自
衛反魯作春秋三十九年魯哀公西狩獲麟春秋絕
筆四十一年孔子卒元王貞定王考王之時國政微
弱諸侯強大故孔子作春秋始於平王終於敬王皆
所以尊天子而抑諸侯也

正紀

周

都洛邑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
侯安王十六年命齊田和為諸侯烈王時周室微弱
諸侯莫朝獨齊朝之故天下獨推齊威之賢顯王慎
親王之時王室益弱土地狹而人民少矣赧王九年

老子西遊莫知所終五十九年秦使將軍嫪毐攻周赧
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赧
王於周是歲王崩而國滅矣壽九十三

右周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

按史斷論曰迹秦自孝公以來累世窺周非
一日矣至莊襄之世百有餘年始滅東周其
周之代已革彼秦之嗣不三年嬴氏之姓已
絕矣居然以異姓之子呂氏嗣位焉再傳而

國亡嗚呼奪人之國非義也叛亂而殺人非

仁也人犯其難彼享其利非廉也若是者天

地鬼神其肯捨諸子孫安能久有天下乎故

先儒引孟子之言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無毫

髮與世之僭竊奪人之國者而不悟悲夫

後秦

都咸陽

莊襄以嬴嗣絕當盡秦亡

始皇以呂氏與當為後秦

始皇帝呂姓名政莊襄王子王納呂不韋之妾為姬時已有娠踰期而生政遂冒嬴姓而承其業乃負少年英銳之氣奮擊世之餘烈併吞六國而一天下威震四海八方咸服握干將以清寰區繼姬周以弘王室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王號始稱皇帝以命為制以令為詔何其壯哉納茅焦嘗叱之諫而尊為仲父聽鮑白令抗辱之對而罷禪代比之後代

史記卷六

主

尚威詐忌刻拒諫之君庶幾可謂賢矣東巡海上崩於沙丘為王位二十六年即皇帝位十一年壽五十五按史斷論曰惜乎自以功業之大驕於天下遂恣情極欲肆行無忌燒詩書坑儒生墮名城施虐政殺豪傑壯築長城西建阿房大興土木以困天下加諸威殺是以刑法嚴而民心離散扶蘇敗而根本不固其二世之所以亡者未必不由始皇啓之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次子趙高李斯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及即位用趙高計更為法律益務刻深誅夷大臣宗室因而盜起二世數讓李斯斯懼勸行督責之術滅仁義絕諫說由是稅民深者為明史殺人多者為忠臣郎中令高恃恩恣殺恐大臣入奏乃勸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臣不得見二世乃不坐朝高得專柄指鹿為馬羣臣不敢奏其過擁蔽之禍生矣關東皆叛高懼二世怒乃令閭樂入宮

史記卷六

主

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皆叛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丞相命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乃自殺在位三年壽二十三

秦王子嬰扶蘇長子也趙高弑二世乃曰秦故王國乃立子嬰為秦王子嬰齊當廟見乃與其子曰高殺二世恐大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於是稱病不行高

自往見遂殺高夷三族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皇帝璽綬符節以降後為項羽所殺在位四十六日

秦之立國凡三主共四十年緣其秦之為國始以累代窺周臣竊君位而有天下迄於始皇兼并之日其間屠滅攻拔兵禍頻仍殆無虛歲不仁所鍾實天厭之故也且始皇十三而即位是歲甲寅高祖已生於豐沛矣越十五年項羽又生已有取伐之兆矣其消長倚

漢書

光

伏之機嘿寓於冥冥之際天道之密良可畏夫況且好威殺尚詐力乃天地人神之所切怒者子孫豈得久安長世哉故為漢所滅

兩漢

西漢

都長安

高祖姓劉名邦字季豐沛人豁達大度寬仁愛人時天下苦秦法豪傑競起帝以泗上亭長與項羽起兵以取天下共尊楚懷王孫心為義帝帝入關之初約

法三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所得孰為多

不殺降王子嬰與弒義帝於江中者所存孰優使秦民大喜與秦民之失望者所就為孰勝楚漢雖並利於此故能手執干將起漢中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垓下不五載而成帝業蓋以帝寬仁愛人不嗜殺而定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故帝之興也固宜其項羽之為君詐坑降卒矯殺卿子屠咸陽燒宮室勦子嬰掘始皇塚所為不仁區

漢書

平

區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而籠天下五年而亡其國身死東城不為不幸矣蓋帝聽董公說為義帝發喪可謂禮矣羽既死其項氏子孫皆爵而用之可謂義矣舉關中五十已上有行能者為三老可謂仁矣命祠官尊事上帝其為天子之理奉天之道燦然可觀此興王之業有足稱者焉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定君臣之位陸賈造新語著秦漢之得失此可見興王時之人

物矣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氣稟雖厚而不能無偏以功業驕其父兄以爵祿富貴驕其臣子晚年溺愛戚姬欲易太子賴張敖定計致四皓以安之其後呂后鴆殺趙王如意而惠帝竟以驚駭成疾而沒先儒嘗論之曰高帝天姿有二一則寬仁愛人二則知有偏處且帝之取天下也求父羹而食之圖天下之小利有

漢書

主

傷父子之大倫其不孝之大者也雖曰寬仁愛人而仁不施於其父何況於庶民乎皆還太公呂后之約而信不足見也聽呂氏之殺功臣而智未足明也於此數事深有累於德矣故不能辭其責焉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以仁柔之姿內修親親外禮宰相臣僚皆悼趙隱恩敬篤矣天下晏然刑罰罕用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不幸遭呂后所損至德仇陷戚姬勦死趙王而使帝兄弟之義虧過愛魯元納甥女以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因張后無子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帝本中庸雖任大寶無足稱者

漢書

主

高后姓呂名雉單父人高帝崩臨朝稱制背高帝之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一人而已王陵既不可陳平不可周勃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安能獨行其意乎後平勃廼阿附而從之反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自後廢虐戚姬鴆死如意駭沒嗣君幽廢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皇帝諸子居位僭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也漢祚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呂氏既王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水溢日食所陰盛之應也臨朝八年崩其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入止軍捕諸呂斬之厥後建武二年赤眉入長安

發其塚賊汗辱其屍豈非天之報歟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以代王入繼大統躬修節儉宮室苑囿稍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為水則弋鯉履則革鳥集囊為帷編蒲為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山為墳除誹謗妖言之罪罷肉刑之法減田租舉賢良求直言之士躬耕藉田不受千里之馬陳武建征伐之議帝則曰念不到此

卷之三

三

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帝則曰未遑也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懷之佗遂稱臣吳王不朝賜以几杖郎官上書止輦受之羣臣諫說雖切假借納用高張武受金錢事覺加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故天下殷富禁網疎闊其政治之美後世鮮能及也嗚呼仁哉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殺薄昭者帝母之弟也不能慎之於初假之以威權致使殺使命而莫

寔乃遭衣喪服哭於門使其自殺有傷母心其孝不無有虧矣遷淮南者帝之同氣也不念祖宗之遺體為親却乃信讒而廢徙乃至不得其死故國人有斗粟尺布之謠此二者實有累於盛德昔人所謂帝大醇而小疵有以也夫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遵業五六十載之間國家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

卷之三

三

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阡陌之間有馬成羣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為姓號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以無寵廢正后栗氏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榮父子之恩虧過愛梁王武輕許傳位兄弟之好不終誣丞相申屠嘉信是錯之說譖而削七國以小過而殺周亞夫君臣之道乖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帝

為太子時不下司馬門而劾奏之懷其恨而
斥死於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雍之
怒困迫至死吳王世子來朝以博爭道按博
局殺之漢之叛逆勢激於此天資刻薄專以
詐力御下是以背理傷道之事不可殫書獨
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堯遵洪
業耳文帝寬仁大度以德化民景帝忌刻少
恩以詐繩下夫豈可與文帝同稱哉

漢書卷五

宣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以英銳少年之姿雄才大略即
位之初黜罷百家表章六經召選天下文學才智之
士待以不次之位以蒲輪迎枚生四方多士上書自
眩鬻者以千數隨其高下用之拔其後異者尤寵任
之漢之得人於斯為盛是以功業後世莫及號令文
章煥然可述始有年號曰建元在位五十四年壽七
十一

按文斷論曰惜乎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盛

成富強之世仲舒勉強之言申公力行之語
汲黯多怨之戒皆不見納斥地開邊窮兵黷
武軍旅四出土木大興珍貨奇物斷積內府
馴禽封獸夷歌已舞列倡外門斬捕首虜之
士賜黃金十餘萬斤財帛不可數計於是大
司農絀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三年
間災異迭至大饑至於人相食略不修省以
答天戒方且信惑奇怪矯誣上天祭竈鄭事

漢書卷五

宣

躬親為之又數遣迂怪之士求神仙不死之
藥至以方士樂大尚衛長公主其後府庫罄
竭朽軸空虛科征橫出因之凶年盜賊並起
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遺繡衣直
指之使嚴切太過仁恩罕存帝方年壯氣血
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怨奇愛少子弗陵而
喜任江充遂致構陷皇后太子卒成巫蠱之
禍而使太子據不得其死迨乎晚節有悟素

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力本務農以明休息
雖悔何及武帝過失雖多然其天資高足以
有為使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
御史大夫之職而任汲黯則輔導建明諫正
之事可勝算哉及覆武帝之所為大抵踵亡
秦之覆轍然秦亡漢興者秦王閉塞下情武
帝雖通言路秦皇焚書坑儒武帝好賢不倦
秦亡漢興判於此矣蓋帝值隆平富強之世
英雄甚壯之年縱欲太過故也所賴者高帝
之鴻業文帝之養民天下懷德故能無禍亂
僥倖而安之以亡為存也可不戒歟

昭帝名弗陵武帝太子即位之初霍光總政雖不親
萬幾然其天性聰明與高文類觀其童稚之年能識
霍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貸貧民種食除民田租鹽鐵權
耐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假之年又得

伊周之佐以輔之周成王不是過矣尊號曰昭不亦
宜乎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

宣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也昭帝既崩大
將軍光以昌邑王賀嗣立賀荒淫無度光廢之遂迎
帝入繼大統帝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也起自閭
閻知吏治得失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
事丙魏同心輔政二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官館
貸貧民減鹽價寬囚禁遣使巡行郡國戒煩擾毋拜

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久在其職有治理効者輒以璽
書獎勵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
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黜
陟有序衆職修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號稱禮
遜至於講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文雅翕然中興一
時當世知名人物麟閣表而揚之名著中興宰輔特
位匈奴乖亂推亡固存覆以威德單于慕義稽首稱
藩功先祖宗業垂後裔可以比迹商高周宣矣在位

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法制過詳道德不足人情姦詐益其增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糶債者得以逃其罪獻鶚雀者得以投其詐上計簿者不過具文其為欺弊雜出不可禁矣至用恭顯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啓成帝之任外戚赤族楊韓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累卒以亡漢蓋初年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

元

周政而雜霸道故也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消靡焉豈不然哉蓋帝智淺而無遠見主識不明故也

元帝名奭宣帝子以昏懦為君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減樂府員省苑馬以賑困乏罷官館減獸食肉數月之內善政迭書率是而行文景亦不過矣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主德不明羣小在內蕭望

之帝之師傅知其賢而不能用法恭石顯帝

之奴也知其姦而不能去事無鉅細悉關中

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決於此矣

作史者不尋其故以為帝專用儒生委之以

政牽於文義優游不斷故孝宣之業於此衰

矣嗚呼或者用非其真與夫政有所分而不

得盡其職之故此豈儒者之過也蓋帝之君

人之德無御衆之才以致紀綱不振而衰焉

平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善脩儀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遭世承平上下恬然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湛於酒色趙飛燕歌妓也

納為皇后而姊妹迭寵以媒私王鳳以帝之

元舅秉政於內而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

時又皆帝之諸舅俱為列侯更迭秉政僭擬

乘輿縱惡不誅蔓延滋長遂至排擯宗室孤

弱公輔斬戮亡忌擊斷不請劉向王章精忠

懇切如水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譴論動作按

劍獨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姦臣保

寵固祿晚年災變迭至而當時君臣猶未警

悟欲久安長世可乎帝德不恢政令不施雖

在位二十六年善無所聞

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元帝庶孫入繼大統暗孝

成世祿去王室政令下移是故屢誅大臣以則武帝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聖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聖

宣帝然天性昏悞丁傅董賢相繼寵用寧負盛名之

恩而欲專定陶之號佞說是從正諫不用一差意向

遂拂羣心斗筭弄知天下之清議在是也於是搜

取之以文其姦劾奏董宏甘心屢黜公卿大夫聞其

議而直之至有訟莽之寃者自是浮譽日隆遂執冠

柄廼用儒術平寃獄治誣告黜譖人以濟其私革漢

為新梯禍自此豈非帝行乖禮義不辨邪正自失人

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漢業由是衰矣在位六年壽

二十六

平帝名衍音似元帝庶孫幼弱嗣位政自莽出褒善顯

功以自尊盛漢士大夫若崩厥角靡然從之一時上

書獻頌者贏四十八萬七千人而炎漢二百年之宗

社已挈而之莽矣乃為莽所鴆在位五年蓋哀平昏

弱大勢已歸於王氏而政非已出不足議也壽十四

王莽王曼之子元后之姪穉平帝而立宣帝玄孫嬰

為皇太子號孺子自攝尊位曾不二年遂行篡奪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聖

真國號曰新夫以莽之狂繆奮其威詐滔天害民窮

兇極惡毒流中夏其女孝平皇后惡莽篡逆而背之

其長子王宇非莽專漢政而叛之迹其篡弒奪國之

禍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觀其始起外戚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卿黨稱仁迨居位輔政勤勞不

懈當其謙恭下士之時虛譽隆洽雖有智者莫能照

其後也更始與光武舉兵入雒人心思漢海內豪傑

翕然雲合三輔吏士莫不屬心劉氏一呼遠近響應

莽嘗鑄銅為虎斗如斗狀欲以厭勝出入則使人負之以行及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使其有靈必不庇此無君之人又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自以篡弑之賊竊比聖人其無知也如此漢兵斬莽傳首於宛縣於市天下遂歸光武矣篡位十五年居攝三年共十八年

東漢

都洛陽

光武名秀字文叔孝景之裔高祖九世孫膺命之

五帝書卷

聖

符偕伯氏續起兵舂陵興復漢室慶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此三者中興之本也當是時乘時竊據者不可勝算帝放與地圖慨然發憤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佐命之功討平僭竊重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火德復然文精更輝赫然中興號為東漢帝明明廟謨糾糾雄斷沉機先物深略緯文俊廓大度同符高祖開心見誠無有隱伏

待三郎劉盆子以不死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時隱然有帝王遠略矣天下已定偃武脩文隴蜀平後不復言軍旅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非爾所及也帝長於民間知稼穡艱難百姓疾苦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室之輕法廣求民瘼觀納風謠身衣大練色無重綵不聽鄭衛之音不持珠玉之玩損上林池獵之官廢騎望戈獵之事敦尚莊術廣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物色嚴光茅土卓然成東漢二百年節義之風又思先漢之弊每事而為之防鑒高帝之溺冠屨罵而聘高人鑒武帝之千門萬戶而崇尚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愛近儒學鑒元成之優游不決而吏事刻深昔也高祖封功臣而誅土大者叛者九起我是以不封功臣昔也宣帝用弘恭石顯皆以刑人而專國政我是以不貴宦官昔也昭宣之霍光元成之王氏皆以大臣執柄我是

五帝書卷

聖

以事歸臺閣昔也宗室支庶封土大廣所以尾大難掉而七國稔釁我是以絕諸王賓客昔也外戚用事致有呂產呂祿霍顯霍禹等薦毒我是以不使外戚干政昔高祖不量事力窮逐匈奴以困平城我是以卑辭厚禮而撫匈奴之使昔武帝好大矜功窮兵黷武而禍成虛耗我是以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昔武帝所費著廣國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省郡縣其規模之懲創大率若此在位三十二年壽六十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以寵褻而廢邪后及太子彊以數直言而殺韓歆以非圖讖而斥桓譚以信讒而貶馬援用讖言而行封禪之禮信赤伏符而拜王梁為大司空此八九條者深為仁明之累又以吏事責三公而使大臣不得盡其心以謠言輒易守宰而使守令不得盡其職所以中興之美未盡焉蓋開光武之世鄧賈諸公皆有經國遠謀之才平章大論

之器惟帝不能使為宰相以臣不逮致有斯累惜哉

明帝名莊光武第四子天資聰察自為東海王時知墾田之弊其明智足以切事情及即位遵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不許賜以萬錢謂臺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及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忌豈為政之意乎遂除其制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袒割辟雍之上專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縉紳之士圍橋門觀聽者盈億萬計尤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更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馬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誅朱浮救虞延杖舉松提
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
楚王英皆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
楚獄連死徙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
發兵數出無獲空回而兵燹開傷於禍察以
耳目隱發為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身毒
求浮屠像及桑門胡書至洛陽加佛以六卿
之爵命其廟曰寺與太常鴻臚之秩同而開

通鑑卷五

聖

億萬世釋氏之禍者故不能辭其責矣凡此
數端讀史者每為深惜焉

章帝名炆達音明帝第五子稱為長者素知人厭明帝
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者胎養之
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違就國平
徭簡賦而人賴其慶數詔有司勸課農桑明慎選舉
進柔良而退姦猾順時令而理冤獄又除禁錮之酷
糾擅殺之罪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克讓史稱長者不

亦宜乎帝尤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
儒考詳同異帝稱制臨決永平建初之間自公卿大
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
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
未有若東漢者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
戚竇憲淫橫竇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
人動搖東官慶復立幼子肇以成其私帝不

通鑑卷五

聖

惟不復辯明又且一切從順東漢之數自此
始矣

和帝名肇章帝第四子以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
慨然獨斷終除大憝使朝廷肅清官闕寧憂遠繼昭
帝之烈天資抑何明也竇憲誅後又解躬親駕幾威
權不失十六七年間無大過舉弛苑囿而假貧民遣
使而發倉廩勸民種蔬以助五穀官有陂池令民采
取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諫言異異延

問得失符瑞抑而不宣遠國玆羞薦奉苟有傷害於民勅大官勿受即位之初袁安之賢首為三公賢相相繼擢用皆一世名德是以民增土闢四夷重譯來朝方之章帝或者過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誅實憲之時不與大臣計事因收還三公之柄而所與計議者中常侍鄭衆也衆既有大功而受封爵於是開宦者用事之漸梯十常侍之階後之言治

通鑑書要

卷

亂者每於斯而太息焉自帝崩後國統數絕大抵皆以諸侯王入繼又不幸政歸戚官利在立昏國無賢君其何能治

陽帝名隆和帝少子生百日而為君無足言者清河王慶孝章之長子嘗正位儲官廢不以罪且年齡益長過失無聞使於此時迎立以主漢祀豈不善哉此鄧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故也在位一年壽一歲安帝名祐章帝之孫年統十三稱尊享御政歸鄧氏

今出房幃年幾三十猶不返政故自永安以後災異之變歲不一書母后常隆闇官得志厲身重享委寄國命手握天爵口含天憲方且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災眚吾誰欺欺天乎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

順帝名保安帝之子是時漢業衰微將相公卿守令皆得其人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彙征焉國雖衰而可興矣在位二十年壽三十

通鑑書要

年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惟后黨與政宦者用事忠良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

冲帝名炳順帝子以二歲踐祚梁后臨朝委政宰輔賢相所言多見采擢宦官黃門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方翹首太平而跋扈梁冀已側目矣在位二年壽三歲

質帝名續章帝玄孫年纔九歲而能面斥梁冀之姦何其聰也言未脫口而餅中之毒進矣李固時為三

公親觀殿事使於是時亟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屍號哭顧效區區兒女之悲哀哉在位一年壽九歲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即位以來政違五律刑淫三獄姦邪肆虐流衍四方賢愚混糺是非連置可謂亂矣然不至於絕者上有公卿大夫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有章布之士鳩衆論以救其敗是故政治

雖濁而風俗不衰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

按史斷論曰嗟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流回瀾虛枯吹生揚清激濁私相品題自立禍的而挾彈操子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卒使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矣

靈帝名宏章帝玄孫昏弱太甚紀綱板蕩英賢廢錮

嬖佞之黨中外盤結黨禍貴官濁亂四海崇寵宦儒方於父母珍滅善類過於寇讎災異迭至史筆屢書而帝略不脩省方且廢皇后殺大臣裁諫官作列肆於後宮封宦官十二人爲列侯多士之憤盈襟四海之怨滿腹於是千里之草乘時蔓延二袁之兇從而召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天命隕絕不可復揀矣帝崩皇子辨即位董卓廢爲私農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獻帝名協靈帝次子當此之時人心天命百無一存三十一年之間官孺用事姦臣執政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朝廷但知曹氏不復知有漢矣操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姓爲請不許伏后與父密書令圖之事泄操遂收皇后璽綬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帝時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曰不能復相救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將后下暴室幽死操立女爲皇后操死子丕逼帝禪位遂集漢

室原夫前漢之將亡也天下猶又安四夷猶服其所以亂者特在朝廷耳故雖鼎祚內移而民有謳歌之思及後漢之將亡也盜賊滿天下流毒衍四海天命人心百無一存故使聖哲之君尚恐馳驚不足而況昏庸之主哉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四

西漢十一主都長安二百一十四年東漢十二主都洛陽一百九十六年兩漢總二十四世通四百一十年西漢高帝文帝武帝宣帝

漢書

卷

東漢光武明帝章帝王通以七制稱之其餘無取焉反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後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三國

蜀漢

都成都

昭烈帝姓劉名備字玄德中山靖王之後寬仁大度

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乃英雄之蹟焉崎嶇戎馬之間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弱迹日孤氣不少挫志不少懈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這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念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沮初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諸葛孔明躬耕南陽自比管樂及帝枉駕就見三顧草廬慨然從之而天下第一流人物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矣又能結好孫權赤壁之戰使曹操父子幾殄其在巴蜀治兵講武以肅軍政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信必道不拾遺強不陵弱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峨嵋劍閣爭高又有關羽張飛為之爪牙一時文武智勇之士皆為其用於是眾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方亦云

漢書

卷

隘矣自東漢之亡始即帝位以承漢統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方之曹操治命留連妾婦之態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語皆可師法則知昭烈天資既高而克已亦力矣在位三年壽六十三

後主昭烈太子名禪材雖中下建興之初乃能委任賢相抗衡強國今年征四郡明年屯漢中明年出散

通鑑卷之

重

關又明年攻武都陰平是以國富兵強征伐四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墮星告變賢相云亡於是

姜維產禍閭閻專政如汶遊觀越旬方返雖

無緣崖之寇其能久有國乎綿竹之戰臣死

於君成都之降子死于父勢窮力蹙束手就

縛而亡為魏所滅天下始絕望于漢矣魏陳

留王始得進承漢統

魏

都洛陽

蜀漢之為國凡再傳四十三年

文帝名丕曹操長子操小字阿瞞乃中常侍曹騰養子嵩之子也或曰嵩本夏侯氏操本漢臣因亂乘時而興破張繡走二袁誅呂布降劉表截張超拔于禁樂進於衍陣取張遼徐晃於亡虜御軍五十年手不釋卷四方獻奉與羣下共之遂能鼎立三方終成篡奪其姦惡之檢挾天子弑伏后勒皇子戮貴人害孔

通鑑卷之

重

融殺崔琰誅荀彧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生殺除拜不出漢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歷觀老瞞平生所為如夜卧圓枕散野葛至尺許飲鵠酒盈一杯其深姦極詐不可殫言迹其天資暴戾慄悍禍賊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終身朵頤炎鼎曾不得一深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顧以勢所未可緩而圖之則得之可以稍安其用術亦甚高矣不然臨終遺令幾數百語罔不區處詳盡獨篡漢一事則默無一言

及之意欲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篡逆之惡於子孫此其操心甚不仁矣操死丕始篡漢即位以來雖雅好文學偃兵息民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為萬代首惡然而猜忌宗親嫌疑日作致使親親之間婚姻不通同氣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骨肉反疏異姓更親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人道絕緒禁錮明時此世反常之妖也至於犬彘亦有同類相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何況人乎而帝之德為何如哉却乃專任異姓司馬氏托為心腹世執魏政終為司馬氏一挈而歸晉矣魏統乃絕嗚呼且芳髦之不得其死陳留之於滅國終為異姓之所篡豈非天之報漢乎篡位七年壽四十六

明帝名叡文帝太子嗣位以來褒禮大臣料簡功能屏絕浮偽行師用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服其英略性特擅識雖左右小臣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

言聽吏民上書一日之間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亦省覽審究無厭倦亦庶幾焉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

按史斷論曰嗟乎德政不脩驕侈太過大營宮室土木盛興晚年鑄銅人起土山賜予亡度帑藏空竭侈靡如此其何以訓後世乎況且公行文帝任異疏親之忌禁錮親親骨肉之情不敢通問慶吊隔絕者久矣東阿王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表上求通親親之好帝但以優文答之耳書不云乎竟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文王刑于寡妻及于兄弟以御家邦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帝反是道薄同氣而厚異姓孰不知亡秦者劉項非嬴類也篡漢者莽操非劉氏也國家安則同享其福危則共受其禍者同姓也安則享其祿危則不同其難者異姓也今帝疏忌親親而任異姓致使司馬

氏父子祖孫雲仍系政而勢所趨騷擾乎如
火之向炎而不可遏正所謂黃雀利於螳螂
挾彈者又在其後矣及其司馬之篡陳留亦
猶曹丕之篡獻帝豈無天道乎且魏之子孫
雖五傳而無五十年之國者任異姓終為異
姓所滅也天道好還其肯舍諸

邵陵厲公名芳明帝養子以齊王為太子入繼大統
于時大臣攬政太阿倒置國政昏亂制度累更曹爽

通鑑卷之

五

雖誅司馬懿當政雖欲久處尊位其可得哉乃為司
馬師所廢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三

高貴鄉公名髦文帝孫也才慧夙成尚辭好問講論
經學孜孜無倦親詣太學講書易記禮之文躬行盛
禮有文帝之遺風在位六年壽二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輕躁急肆為謀不密以黃
屋左纛之重顧乃親執干戈與臣下較一旦
之命卒為司馬氏賊曹芳克令成濟援戈刺

之刃出于背墮車而崩

陳留王名奐操之孫併蜀滅漢始得紹承漢統然當
是時司馬之篡謀已成禮樂征伐不出於魏久矣漢
祚雖滅而魏亦不四年而滅於晉豈天意歟魏之篡
漢凡五傳至陳留王始滅蜀紹漢未幾亦為司馬氏
所取馬始東阿王表有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苟吉尊其位凶離其虐者異姓
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其榮歿同其禍者親親

通鑑卷之

六

也表上已來不一傳而為司馬氏所廢海傳而為司
馬氏所殺再傳而為司馬氏所篡卒以應其植之表
也嗚呼晉之篡魏亦猶魏之篡漢天道倚伏之機豈
肯舍諸其祀乃絕在位六年壽五十八

魏之立國凡五傳共四十六年

吳

都建康

大皇帝姓孫名權孫堅次子東漢末孫堅舉兵江東
破張角誅區星勇鸞剛果當時鮮及視其導溫戮卓

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塞發掘。可為壯矣。其後為喜不終受。索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天下。不死于勤王。而免於助。終其終。求以廢。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襲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奇用計。當時諸將皆江表虎臣。為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

通鑑卷之

主

在位三十年壽七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見義不明。而即不堅。本年

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

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

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於不義。其得保一隅。

幸也。

會稽王名亮。大皇帝次子。以童孺之姿。乏賢哲之輔。性躁果銳。為謀太疎。潛位不終。理所必然。為孫琳所

廢。在位十七年。

琅瑯王名休。大皇帝中子。以宿愛舊恩。任用非人。不能拔用賢才。改弦易轍。雖尚詞好學。何救亂亡。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而友于之義。薄矣。在位七年。壽三十。

高程侯名皓。大皇帝之孫。天性凶頑。肆行殘虐。忠諫者誅。諛諛者進。公卿大夫。頭血相濺。是以羣下人人自懷。虐用其民。窮奢極侈。司馬炎乘茲昏亂。大舉伐

通鑑卷之

主

吳東手就降。晉封為歸命侯。不為不幸矣。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二。

吳之為國。凡四傳。共四十九年。

兩晉

西晉

武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懿之孫。昭之子。初操辟懿為文學掾。籌畫軍國奇謀。屢中旨。以兵動如神。謀無再計。及其受遺。二主弱寡。賄孤。遂行譖譏。繼置諸曹。

於鄴既承忍死之托曾無狗生之報脅制之威同于
莽卓大柄雖移篡謀未就至炎遂取魏而代之是謂
晉武帝承魏人奢侈之後初從儉約絕纖綸之貢去
雕琢之飾頗好謹言留心聽納劉毅皇甫陶以質直
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宏略大度亦庶幾有君
人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事思啟
封疆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仗王濬杜預之決
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領正朔于八荒

通鑑卷之五

李

雖太平未洽亦足為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纂位
二十六年壽五十五

按史斷論曰嗟乎儲嗣庸才公輔近局藩鎮
地大法制不脩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立賈充
親嘗弑君而乃輔相初政又皆小人竊位扇
佞媒姦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西晉之
亡卒坐于此而帝莫之悟是以晚年災異頻
仍太廟殿陷星隕如雨日食正旦至連三年

屢書為古今之大異迹夫司馬氏以陰賊廢
弑取人之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
荒耽酒色保養姦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
名檢廉恥道喪貨賂公行罪積數世而功德
不及于民欲保邦而長世得乎

惠帝名東武帝太子材質昏愚不辨菽麥嘗在華林
聞蛙鳴問為公私歲荒民飢乃曰何不食肉糜其不
慧也如此嗟夫忠賢路絕諛諛得志皇后太子四廢

通鑑卷之五

李

五復莫能詰問東奔西逸受制他人莫適為主上不
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知禍
端識者謂足以報曹氏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在位
十七年壽四十八

懷帝名熾惠帝之弟天資清劬過惡不彰而為胡漢
所擒俾着青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重
之忿焉終為劉聰所害在位六年壽三十
愍帝名鄴武帝孫以秦王為太子繼統僅得虛名服

廩不給薦被圍辱與觀出降蒲伏乃廷洗爵執蓋議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焉自此司馬氏之晉絕矣乃為劉聰所弑在位四年壽十八

按史斷論曰魏文帝青龍四年寶馬負圖有

石馬七及犧牛像至於晉也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足七代此石馬之數焉至於東晉之今元帝也實非司馬氏之裔牛氏之子明矣緣晉之得國也

以不義故天惡馬氏而以牛氏代之豈非天

道歟

西晉之為國凡四傳共五十二年

東晉

都建康

元帝名睿字景文司馬懿曾孫琅玕恭王觀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金而生帝而冒司馬氏之姓遷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太興元年始即帝位遂都建康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言

是為東晉帝天性簡儉容受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王導正色直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夜無文彩布帳練幃詳刑簡化史氏稱其光啓中興非溢美矣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才具不優器志非遠初以

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家可也而帝自為封植之謀無懷慨救時之志懷帝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悲

帝嗣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所宜動心而顧

乃坐視神州陸沉戎馬縱橫曾不以介意焉

方且陽為出師遷延不進逕嫁過於督運之

稽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刀找柱上其血迸

流拂理違天莫此為甚吾誰欺欺天平

明帝名紹以冢子襲位王敦包藏禍心不願神器帝潛謀獨斷躬率六軍掃除姦究未期年間敦黨悉平雖享國日淺而志亦可謂壯矣存位三年壽二十七

斷曰惜乎漢明帝時雖有桑門之學其教未行至於帝也縱桑門竊道藏作佛書益猖桑門之禍况時尚黃老學莊子大覺之旨而立禪教故先儒謂禪教始於莊子佛教之興自此始也

成帝名衍明帝太子頗務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憊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初帝幼冲每見王導必拜文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

晉書

卷

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凡王導入帝猶為之興起其敬禮故老大臣猶有足稱者在位十七年壽三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政出庾亮刑賞顛錯咸和之初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涕泣則亮之專權擅政可知蘇峻狂悖逆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遂致遺憂母后遷帝石頭儻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斬峻

平亂則社稷幾非晉有矣

康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以琅邪王為嗣享年不永無足稱者在位二年壽二十三

穆帝名聃康帝太子襁褓之資母后稱制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時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乃用殷浩湯平關河然用違其才卒致山桑之敗晉之威令自此一歸桓溫矣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哀帝名丕以琅邪王即位四年而崩壽二十五

廢帝名昱哀帝母弟政出桓溫太阿倒持虛君徒在

初桓溫蓄不臣之志欲先立竒功以釣浮譽及枋頭

之^音威名頓挫遂謀廢立觀長威柄於是廢帝為

海西縣公在位五年壽四十五

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桓溫既仗文武之任屢植大

功加以廢立威震中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

常懼廢黜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乏濟世大略

故謝安稱為愍帝之流謝靈運述其行事以為報廢

原缺

通鑑博論卷中

南朝

宋

都建康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乘桓玄之亂首倡義兵起於
草萊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迎乘與再興王室厥功
已不細矣既而治兵整旅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則廣
固潰卷甲南趨則盧循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

北征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旗表之
心發舒華夏之荆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者然自以
威名日盛遂廢恭帝為零陵王而篡其位焉且取國
以來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絕希嬪御
寡少不畜私藏孝於父母又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
與政此八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
之良主也篡位三年壽六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不暇緩舉千里之秦付

之嬰猶引兵遽還志在篡國蓋一舉足而赫

連氏已蹶踵入關中矣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

識者每為之歎息焉夫劉裕誅桓玄討慕容

之賊興復晉室固自以為有大功於晉曾未幾

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復以兵守之喻月而

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既而二子俱不得其

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天道哉

少帝名義符武帝長子體易淦之資稟可下之質外

物錯亂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遊狎無度施為乖戾徐

羨之檀道濟等廢義營陽王後殺之在位一年壽十

九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檀道濟等既廢少帝為營

陽王乃以宜都王繼統即位以來躬勤政事侃侃忘

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惟以簡靖存

心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暮

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政平

訟理閭閻之內講論相聞後之言政者皆稱元嘉烏
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內無股肱之臣外無爪牙
之士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
而朝廷之上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
而又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喪師旅將非
韓白而延寇壓境職此之由厥後魏人攻破
六州丁壯嬰孺駢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

卷之四

三

巨春燕米歸至集林木元嘉之政衰焉善乎
司馬公論之曰文帝勤於為政子惠兆民足
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
徒殲於河南戎馬歛於江津卒及于禍豈非
文有餘而武不足耶乃為張超之所弑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
章華敏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又善騎射首倡義旅不
逾月間勦除逆亂師直為壯成功固宜在位十年壽

三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即位未幾酒色珍玩恣情
所欲誅仇諫士大興土木賞賜嬖幸帑藏空
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殺脯下蓋亦幸矣
廢帝名子業武帝子凶悖轉甚誅戮無度内外交目假
使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殞其軀况兼此眾惡不亡
其何待乎帝為湘東王或所弑在位一年壽十七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以湘東王入繼頗好文義

卷之四

四

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纂位八年壽三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猜疑諱忌言語文字有疑
似之語犯即加戮而又保字螟蛉勦拉同氣
晚年以神器付諸李氏作史者當於明帝之
朝直書劉氏之絕斯實錄矣

蒼梧王名昱異姓之子加以童孺之年偽冒類於呂
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罔節誅戮無常未五年間而
蕭道成弑之議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姓以絕其國

在位四年壽十五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弑之嗚呼帝雖在童稚能發斯語其見亦甚遠矣在位二年壽十一

宋之為國凡八主共六十年

齊

都建康

高帝姓蕭名道成蘭陵人仕宋為相篡位自立以身

蕭道成

宋

蕭道成

宋

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珎奇異物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而又訪政術於劉謙詢得失於羣臣焉篡位四年壽五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究其當劉宋傾危之際不

能與袁褚諸人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

隆宋祚為宋忠臣又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

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

王儉違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義膽合亦庶幾近正矣迺自立順帝北而事之既已委質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弑逆又盡勦邪佞之族而殄其祀焉鼯鼠鴟鵂茲計百出積惡初業何以傳後齊祚之不久視六朝最甚焉豈無故夫

武帝名順高帝長子即位之明日詔免通城錢革晉宋之弊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

蕭道成

宋

有斷郡縣久於其職張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止有僧法智作亂帝遣王玄邈討平之時府庫充溢他役使民百姓豐樂盜賊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然亦有齊之良主也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鬱林王名昭業武帝嫡孫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宸極既而愆勳內作猜忌百生禍起蕭牆竟不保齊氏之亂胚

胎於此矣為蕭鸞所弑在位六月壽二十二

新安王名昭文鬱林王之弟也當時軍國大事盡總於鸞乘與起居皆詔票而後行則亦寄生而已矣蕭鸞未幾再行弑逆遂篡大位在位六月壽十五

明帝名鸞高帝次兄始安王道生之子篡位以來數行誅戮疑忌橫生術數是用既而自賊本根枝胤孤弱胎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祔亦其理也篡位五年壽四十七

通鑑卷之七

七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第二子既立嬉戲亡度所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恥親信官官不與朝士相接剖孕婦而觀男女之胎誅鋤大臣人人不能自保蕭衍起兵遂廢帝為涪陵王兵至帝遇弑在位二年壽十九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當是時四海分裂人厭齊亂雖欲不染其可得乎乃為蕭衍逼取其位復使人殺之在位一年壽十五

齊之為國凡七主共二十四年

梁

都建康

武帝名衍與齊同姓進大司馬相國梁公後進為王逼齊禪而篡之即位以來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未嘗褻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却封禪之請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老死膺下晉宋南土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厥後侯景舉兵

通鑑卷之八

八

困帝於臺城飢餒而死篡位四十七年壽八十六

按史斷論曰惜乎晚節末路蒙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閱笑其故何哉議者僉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沙門之教三舍身於同泰寺為寺奴羣臣以億萬錢贖之致使沙門法慶等與李暹伯作亂自

稱大垂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
王兵火連亘干戈橫作社稷動此佛氏之
禍也帝尚不悟尤敬信愈篤變夏為夷堂
袞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血
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
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
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夫以犬戎沙
門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裂綱常滅道德人倫
天理至於敗缺而末流之禍其烈如此且帝
既二弑其君而為天子却乃背棄上天詔事
胡神厭後困於臺城乃嘆曰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亦復何恨病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
再曰荷荷遂飢渴而死傳之三主九年子孫
皆不得其死天之所厭滅亡宜矣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二子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膽
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位宸極受制賊臣卒罹土囊

之痛焉梁祚將傾天文告變雖才如周公亦難戡定
況是文成官體何補滅亡賊景陰篡弑之謀蕭棟陽
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為景所汙矣在位二年壽四
十九

元帝名繹簡文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覆沒君
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不進繼
而徵兵湘州少不如意則含忍以就大事可也而遽
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翼戴以隆

梁祚可也而不稟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帝終始一
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繞梁圖象希親身謀師
出無名何以討賊身在漂搖危危艱危之中不思保
國之計方且御龍光講老子竹殿藏書至十四萬卷
其亦愚蔽之甚矣卒致喪師囚身被縛所執豈非上
靈降鑒此高假乎天道人事豈可誣乎故先儒直以梁
之賊子無君無父之罪斥之蓋以此也後為蕭督所
弑在位三年壽四十七

敬帝名方智元帝第九子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
辯陳霸先奉帝還建康足未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
來而僧辯遂納淵明矣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而敬
帝復位當是時天心厭亂梁鼎屢更曾不數年竟為
陳霸先取而梁亡焉在位三年壽十六

梁之有國凡四主共五十六年

陳

都建康

武帝姓陳名霸先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數

品後宮不飾金玉篡位三年壽五十七

按史斷論曰嗟乎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

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跡出佛牙設

無遮會效胡人膜拜於觀闕前而不知恥曾

未期年又復幸寺舍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

黃塵汙衣不待智若弼韓擒虎之來而魄然

已先見矣

文帝名蒨武帝姪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授

籤於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矣在位七年壽四十

七

廢帝名伯宗文帝長子性懦弱乏君人之器及即尊
位政刑皆屬於安成王顓未幾廢帝為臨海王在位
二年壽十九

宣帝名頊武帝次姪廢伯宗自立初文帝知冢嗣仁
弱蚤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涕泣誰
不信之及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

弱寡殄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若其昵愛叔寶以江

總為太子詹事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微

行幸微帝聽則又僅免總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

之亡實在於此子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而周之太

子贊陳之叔寶已同時胎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字內

而三國之君曾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

除豈天意夫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三

後主名叔寶宣帝長子凶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不

脩內政不虞外難乃自賣身於佛寺為奴及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屠工未畢天火從中而發盡焚之明年國亡其於天道若何律其所為以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派之態靡所不具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馬廐後隋師壓境邊報星馳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誇天塹秦伎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官城乃授子井觀叔寶所謂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者為之發笑在位八年壽五十二

陳之為國凡五主三十三年而合於隋

北朝

魏

都平城今雲中

武帝跋氏名珪始屬典午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始有併吞中夏之志馬什翼健繼之征伐四克威震蠻荒始改都立號恢建大業珪嗣位稱王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始乃改元稱帝

述其恢拓中原留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諳軍門者不拘少長皆盡其言片善寸長咸蒙敘用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多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略所至震響方且常宮室正畿封端經術平度量入學以舍菜計口以授田遣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者黜陟之況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晁崇以攷天象造渾儀有鄧彥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謐以撰郊廟社稷朝覲享燕之禮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四

制度規模煥然改觀美矣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九

按史斷論曰魏其世本鮮卑乃以天女誕

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其無知也甚矣史

載漢李陵之後也固宜及其殺人之夫納人

之婦既以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

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牆殞身非命豈

非自貽伊戚也哉乃為清河王紹所弒

明帝名嗣武帝長子尊國不久然兼資文武禮愛儒

生每與崔浩論事言如鹽酒軍國密謀浩咸預焉有足稱者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

太武帝名燾太子聰明雄斷威畧赫然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勇戎輅四出周旋夷險北却蠕蠕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昭儀貴人衣無蕪采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勲勞之家不與親戚愛寵未嘗橫及涖兵臨陣嘗與士卒同甘苦是以

法書

五

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中量才授任不論本末恩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法亦不輕假及乎革浮屠沙門之教正中國道德之風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凡朕之內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治乃自謂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除此歷代之穢物凡此數語可

見帝王之規模雄才大畧傑出前代有魏之業光邁南北宜矣在位二十九年壽四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性果於征戰殺掠屠戮以人為嬉積屍如山流血成池曾不饜足人皆畏死莫保性命其中常侍宗愛屢有過惡恐罪及身遂行弒逆不仁所致豈偶然哉

文成帝名濬世祖嫡孫崇尚胡教再闡沙門境內虛耗朝野琴瑟遂與時消息靜以鎮之在位十四年壽

法書

六

二十六

獻文帝名弘文成太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

啓南朕在位五年壽二十二

按史斷論曰惜乎溺好佛氏之術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寂滅雅薄富貴常有厭世之心一旦敝屣大位付之稚子自以為太上皇舉太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禍始宮闈為馮太后所鴆身死婦人之手悲夫其奉佛以求福

何佛不能免耶蓋積德者天祐之為惡者天殃之此天道也宜矣初禮部尚書李敷弼要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疎之人有告敷陰事并其弟要誅之馮太后由是怒太上密行鴆毒焉

孝文帝名宏獻文子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又愛友諸弟終始無間嘗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邈迤不肖汝等觀望可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七

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寬慈聽覽政事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業多自尋省官無大小罔不垂心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守能靜盜者必見褒賞為聚斂者必加黜罰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南北征巡有司請修造則曰粗修橋道通車馬則止兵過淮南如伐人木者必留絹以償其直雅好讀書手不釋

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治坐與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崔光邢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習詞翰者莫不靡以好辭文風爛然天性儉約嘗服澣濯之衣官人之不執機杆者則罷之錦繡綾羅之工則罷之加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大

按史斷論曰惜乎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異界以死而父子之恩大傷文明太后於帝既非已出又嘗手鵠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帝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詰亦宜絕之此其喪也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顛倒紊亂而莫

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而孝
文於魏號賢明之君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
例論也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毋於斯而太
息焉

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年幾弱冠不能親決萬幾
勵精為治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
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三

孝明帝名詡宣武帝二子幼冲纂業政出後官權歸

通鑑纂要

五

壁倖胡太后臨朝稱制穢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乖
舛廣造塔寺以祀胡神諷貝求福無有虛日自漢明
帝佛氏入中國以來塔廟之盛未有如是之甚者李
瑒上言謂佛教乃鬼教也安得棄堂堂之政而從鬼
教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
教佛本出於人人死為鬼佛亦有死故曰鬼教太后
不納於是土木寢大力屈人疲盜賊蜂起封疆日促

享國不久非天意乎太后既鴆殺帝欲久臨朝乃立
未言之兒釗為幼主以臨其下爾朱榮引兵渡河以
討賊為名弒幼主太后剖其腹沉之於河其廣塔寺
諷貝以求其福福果安在乎在位十三年壽十九
莊帝名子攸彭城王勰次子爾朱榮奉迎即位勤
於政事朝夕怠疲數覽民詞伸理冤獄是志方銳而
勰翔外藩者已側目矣爾朱兆因帝而弒之在位二
年壽二十四

通鑑纂要

六

節閔帝名恭廣陵惠王羽之子爾朱世隆等所立手
政赦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刻日太平後
為高歡幽辱矣在位二年壽三十五

廢帝名朗章武王融之子雖主號令國事盡由高歡
未幾又以廢帝疎遠逼遜大位而歸於武帝在位六
十日

武帝名修廣平王懷之子高歡迎立帝鑒前車之覆
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

舍高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
宇文泰迎帝入長安軍國大柄悉由於泰帝方坐困
窮也蹇之中而又恣情縱慾爲人道所不爲之事不
亡何待宇文泰數其惡而鴆殺之遂立文帝而爲西
魏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爲孝靜帝而魏
之境上自此裂而爲二矣在位三年壽二十五

魏自道武至孝武凡十二主八十九年而
分爲東西矣

東魏

都鄴 今彰德

孝靜帝名善見清河王亶之子孝武奔長安丞相高
歡遣都子鄴當時國政盡出於高氏帝雖篤好文學
從容沉雅何被敗亡蓋其世僅一葉年僅十有七載
而見滅於高洋之齊矣在位十七年壽二十八

西魏

都長安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丞相宇文泰鴆孝武而迎帝
立於長安雖自剛斷之資而國柄久有所屬矣在位

十七年壽四十五

廢帝名欽文帝長子宇文泰執政置帝於雍州在位
三年壽十九

恭帝名廓廢帝之弟乃禪于周封宋公明年見殺在
位三年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北齊

都晉陽

文宣帝姓高名洋丞相歡次子逼東魏禪篡位晉陽
得國之後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受

矢石屢犯艱危多致克捷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
整肅喟而嘆曰高歡不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却
篡位十年壽三十一

按史斷論曰嗟乎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
恣淫昏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
胡服雜衣錦繡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無適
之極浮于獨夫晚年恣行屠戮幽二弟浚漁
於地牢越歲而竟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四

家盡赤其族殘酷兇虐無復人理有傷天心
篡位十年而暴殂豈非天之所報耶

廢帝名殷文宣太子立一年常山王演廢之壽

十七

孝昭帝名演文宣母弟早歸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籍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輕徭薄賦廣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日吳臨朝每訪左右冀

通鑑纂要

三

求忠讜于時國富兵強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深惜之篡位二年壽二十七

按史斷論曰惜乎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於始背妻太后之訓而殺濟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以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斃之於亂

稱孝父是特匹夫之細行耳

武成帝名湛孝昭介弟以長廣王入嗣大統帝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足稱者在位四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愛狎庸豎委以朝政帷幕之間淫侈亡度李后嫂屬縱恣侵凌既辱其身又殺其子未幾又困逼之俾幾抵于死焉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湯武弔民伐罪自李氏載可也

通鑑纂要

四

後主名緯武成長子秉中庸之資懷易深之性輔之以中官屬之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廣崇塔廟褒寵僧尼酣歌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一日萬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賊歛苛浚苛蔽賢竭時太后與沙門曇獻通諸僧稱曇獻為太上皇帝入朝見二尼於太后之側帝悅而幸之乃男子也參誅之其人倫家法皆為釋氏所亂一旦邊塵告急顧乃攜挈壁幸脫身逃竄以危邦敗業傳之幼主已欲

竊損遜之美而嫁滅亡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假手於周理則然矣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三

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後周滅之

後周

都長安

孝閔帝姓宇文名覺泰第二子也逼西魏禪立國之初柄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之資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哉乃為晉公護弒之篡位一

年壽十六

明皇帝名毓泰之長子也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剿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柄猶總於護既不能剪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政虎而傅翼為護所弒自殞其軀哀哉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武帝名邕泰第四子謀慮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聰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

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疊

疊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羅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

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難故能得人死力及入

齊境踐傷苗稼者亦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

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官室之華侈省

妃嬪之貲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可謂善處勝矣帝

天資不凡智識高遠超越前王乃能辨三教之邪正

以儒為先所以尊治道也以道為次所以尊天道也

以釋為後所以貶夷狄也故能為萬世後人之儀則

馬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

宣帝名贊武帝長子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

一朝殺之如斃犬鼠喪僅逾年恣情聲樂遊宴沉湎

旬餘不出嫌疑骨肉剝拉同姓羣臣奏事悉倚宦官

遂傳位太子自比上帝以元大象稱天元皇帝並立

五后冠通天冠帶綬為上帝像羣臣入朝皆清齋三

日乃令入見又設天尊像及胡神像與帝座並列令

優伶呈技於前令士民縱觀之隋公楊堅謂汝南公慶白骨肉既削諸藩微弱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遂謀篡奪帝備法駕幸天興宮瘠瘠不能言而暴殂豈非天所殄也在位一年壽二十二

靜帝名闡宣帝太子越自幼冲紹茲昏亂內外挾孫曹之詐威藩無齊代之強楊堅乘茲骨內削弱之餘遂殺畢王賢等六王自稱爲隋王談笑之間遂移神

鼎在位二年壽九歲

後周立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

隋

都長安

文帝姓楊名堅周之元舅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不能佳主莊民聽釋氏之惑遂竊周鼎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斷銳志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鄴而陳亡矣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

徭賦每旦視朝日晏忘倦居處服飾務在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達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每年遣使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糲而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充實百姓富庶蠻夷小國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篡位二十四年壽六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素不學問又濟以刻薄之資是必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爲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帝爲獨孤后所制後宮莫敢進又陰殺所幸帝怒單騎出走中夜不及而夫婦之道乖因勇於東宮付阿摩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虞慶則元勳宿將誅退畧盡而君

臣之義莫有存者篡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至於不肯降志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相類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擒陷視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追東官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官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乃為太子廣遣張衡弑之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弑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

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泰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陰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姦除諫臣以護其短荒淫無度當父病革淫為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弑父殺兄禍出不測踰年之後一日殺其猶子七人蟻蟻人民沙泥金帛耗儲峙於玉門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官洛陽渠通濟狩揚越巡朔方

新川民力殺掠甚衆四海之人扣心愁上又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漸即舊臣或惡其計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劓頸之誅其餘無辜受戮不可勝計政刑荼亂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陽之亂旬奴有鴈門之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在處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大則稱帝王小則攻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繼起為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蕭銑實建德王世充薛仁果與夫劉武周劉黑闥之徒皆磨牙搖吻以相吞噬及有羣盜數十人自稱彌勒佛而入關內乃奪衛士兵為亂動搖宸極氛遂大變以其崇尚之故此釋氏之禍也後遊離臺悅若見陳後主而語曰龍舟之遊樂乎始謂致治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遊逸何見罪之深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帝叱之遂不見自至江都荒淫益甚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

衣徧歷臺館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嘗仰視天文謂蕭
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儼然且共樂酒耳因引滿沉醉
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
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
歸欲保江東郎將司馬德戡等立宇文弼及作亂德
戡使裴虔通率兵入官將軍獨孤盛拒戰而死帝聞
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兵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
人出指之校尉令孤行達拔刀直進扶帝出官化及

通鑑纂要

主

曰何用持此物出於是引帝還殿帝嘆曰我何罪至
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
討內極奢淫使丁壯斃於矢刃老弱填於溝壑四民
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
我實負百姓於蘭蕝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
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帝子趙王果
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衣遂欲弑帝帝曰
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米文舉等不

許使令孤行達縊殺之撤床簪以裹其屍受禍之烈
前代罕有也篡位十二年壽五十

恭帝名侑煬帝之孫及煬帝南遊江都唐公李淵兵
入長安立侑為帝王世充乃立越王侗為皇恭帝於
東都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起雖欲為隋庸可得
乎遂禪位於唐矣在位二年壽十五

皇恭帝名侑煬帝孫山陰至東都王世充立之後復
篡之乃遣人鴆帝帝請與太后別不許帝乃泣曰願

通鑑纂要

主

後世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在位
二年壽十五然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畧同而其再世
亡國亦如之不入正統

隋之為國凡三主三十有八年

唐

都長安

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仕隋為太原留
守因隋之亂與子世民起兵太原以取天下初伐西
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

應乘執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矣遂逼取隋禪而自立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賢臣錄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高忠厚元年沙門高曇晟與沙門五千人反自稱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改元法輪兵起潁陽民多被害乃遣將悉剪兇醜及降李密俘建德擒世克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珍仁果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基位九年壽七十一

通鑑纂要

卷

按史斷論曰惜乎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己昵褻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嗚呼且帝受隋之命托於藩鎮其恩榮之大者也奈何不以臣節事君又不能教子以義反從子而為大逆竊亂帝官奪君之國其罪果何如哉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有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殺兄太子建成而自為皇太

子帝值孤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其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之初時當承隋之富庶首用讎臣王珪魏徵放出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臣入閣奏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孫伏伽諫騎射魏徵諫封禪張玄素諫巡幸皆聽納之其餘刑獄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出入失出之罪戒秦皇之管轄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恐其侈也制度紀綱燦然畢舉除肉刑宮省欲如五刑之禁暴是以貞觀之治

通鑑纂要

卷

斗米三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壯海之濱悉為州縣寧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天下一年之間斷死罪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時西戎有胡僧來善持佛呪能呪人死復呪可活帝擇飛騎壯士試之皆如其言帝以事告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乃命僧呪奕奕無所覺須臾其僧忽自僵仆若物所擊而死婆羅門僧又持佛牙至甚

堅無物可碎衆以為異奕曰西戎有金剛石者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今子出角扣之應手而碎遂解衆惑帝方知佛教非中國之正道乃外夷之邪教也勅令傳奕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僧傳十卷行於世此可謂明矣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婚什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畧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央置酒寥寥一書而父子之恩太簡此不孝之大者也寵泰嬖倖狐疑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其大者刼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且骨肉者祖宗之遺體也一旦棄義而殺之曾無悼戚傷及骨肉是傷祖宗之遺體也其毒至如虎狼之殘狠未若是也又且他日亂弟之婦與其生子又

使之繼弟之後又欲立以為妻濁亂彝倫可勝算哉此皆人不忍為之事而帝獨為之乃為帝範以為聖帝明王之法於心能無愧乎人稱太宗之賢者以其修德施恩欲掩其惡使天下之人皆慕其德而忘其惡此所謂假仁義以安天下之心非帝之本心也故在位二十三年雖號治平善惡猶不能相掩惜哉故唐之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姦臣跋扈凌遲有五代之亂後世若以太宗為法蓋昏庸之主也大哉斯言垂訓深矣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即位之初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共政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李德裕之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當時妖僧志覺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識遂結好可汗欲為天子不果而敗末年事佛之徒鐵余等為亂曰聖佛出世自稱光明聖皇帝殺官吏焚民居其禍浸大帝命將悲平餘黨崇廟再安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按史斷論曰奈何烝父妾為妻莫念聚塵之恥縱女后與政卒招晨札之凶嗟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七

武后名嬰音照武士護之女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三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八寺髻髮為尼夫何王皇后一旦妬心忽生欲奪蕭良娣之寵陰使長髮入宮得以蠱惑嗣帝進位昭儀曾未越月大水入於寢殿此陰風之兆也亂證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傾陷主母勦殺已生之子偕千天位虎狼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如獵狐兔無慚色骨醉王后蕭妃龍幸張昌宗張易之僧懷義醫

者沈南璆淫濫彰聞於外幽廢嗣君以竊神器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之刑任用酷吏誅戮宗屬勦害大臣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唐之社稷革而為周賴五王張柬之桓彥範等誅三張中宗復辟迹其凶虐人神共憤千古腥聞實為天地間非常之妖孽也始因魏國寺沙門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曰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遂制頒天下於是始受尊號華唐為周改元天授尊周文王為始祖旗幟尚赤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中宗子也亦改姓為武氏更唐太廟為享德廟閉而不享祀是上帝亦以武氏配享凡武氏祖宗之墓皆命之曰陵自是殺唐之子孫幾盡天下幾非唐有其禍之烈皆出於佛氏之門雖竊天下二十年而不致禍敗者何由以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其任賢之術不急故也然而倖倖得保首領以歿厥後朱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七

溫隨黃巢為盜遂發其塚汚辱其屍終不能保全其身天之所報不免也以春秋之義斷之當為後世母后竊亂之戒可不畏乎稱制二十一年壽八十一中宗名顯高宗第七子也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法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歲十五年賴太宗功德入人之深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追曩昔天日之盟忘今日冰霜之戒縱焰妻之嫡黨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光

信妖女之撓政姦惡日滋淫穢滋甚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不保竄殺五王而功臣罹禍崇獎僧道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女謁盛行置負外官而政位冗濫用斜封墨勅而賄賂旁午穀單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其者御黎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恣情極慾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紛然無一條理雖歷憂患二十年憤憤然無所知復位數載狂惑如

故豈非下愚之性不可移也迹中宗之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鴆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抑彼自絕於天耶在位六年壽五十五

肅宗名旦高宗第二子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之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傳之於子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聖

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在位三年壽五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以大事立釀其妹之惡使姦臣黨附幾成逆謀自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兩罹女禍唐祚幾絕而復祀

玄宗名隆基肅宗第三子也受內禪以臨淄王舉兵誅韋氏平禍難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

樂而熟官嬪歛及子而數骨肉欲杜近習則熟前朝寵幸之臣欲禁奢靡則焚錦繡珠玉之玩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員外檢校充負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瑞奏請載在史冊善政屢書當是時姚崇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張九齡尚直李元紘尚儉各隨其長以贊成治功以至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所指則虜寇降將

通鑑纂要

卷

宇文融楊慎矜籌算所及則兩粟流錢養馬則蕪蕪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在畿內一時人才隨器所使罔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在位四十二年壽七十八按史斷論曰惜乎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諛諛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

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綉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燮楊妃而飲鵝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闌運去兵起邊隅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

通鑑纂要

卷

之恩垂十年夫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宦官之禍納錢度僧而開釋氏之禍此三巨釁迄以亡唐自肅胡反噬王璵伏誅車駕西奔身家不能自保惜哉

肅宗名亨玄宗第三子收兵靈武乃即帝位反旆而

東號令朔方浹旬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暮月而隴底平故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受命馬嵬父子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擁兵平涼追邇不進繞至靈武遽自稱帝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穠山之叛君也當軍旅變意之中與良姊博奕刻乾木為子不欲外聞當此之時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圍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魯曁之扼衝要害積

通鑑纂要

三

之陣無嗣業懷謹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諫辭枯骨謀取范陽勸帥廣平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繇是以知唐室再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乘危篡國目之宜矣于時紀綱不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旌旄國之大柄而帝乃委一介之士徇行伍之情不問賢否惟所欲與即以畀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不得制之之術宦者李輔國乃東宮

皂隸俾預軍謀委之以政授之以兵寵過而驕不能復遏遂殺建寧及遷太上皇鉗制天子濁亂國政致使上皇以憂崩帝以駭沒而張后受戮於其手不數月間父子祖孫相繼而卒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其烈如此嗚呼可不戒哉篡位七年壽五十二

通鑑纂要

三

代宗名豫肅宗長子中官程元振所立少屬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始餘妖未殄適能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心姦渠授首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矣罪已而傷僕固徹樂而悼神功懋縉紳之姦回重袞館之儒雅修己以豫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凡此皆帝王難能之事而帝悉能行之有足稱者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按史斷論曰惜乎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宦者程元振掩蔽虜虜竟致亡社稷僅削

官爵放歸田里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初為觀軍容使總禁兵之柄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文武大政皆一刑人專之是宜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乘璽入朝遇饒賜死李光弼憤鬱至殞其生邪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壠僕固懷恩冤死無訴遂棄勳庸轉為叛逆嘗觀代宗之世紀綱不存而政刑紊亂其當時之所加意者以胡僧不空為國公出入禁闥並無忌憚每遇寇兵則令念仁王經可止之其西戎之兵連年入寇而無虛歲杜稷愈不能自安尚且置百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出孟蘭盆褒贈亡僧紛紛謬政載在史冊唐室大壞實基於此真昏庸之主誠所謂釋化愚者然矣

德宗名造代宗長子即位之初頗振紀綱勵精思治

總攬萬幾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剗除煩苛疏濬底滯罷貢獻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減常員錦千匹服玩數百事賦財皆歸左藏不替月間美政迭出是以四海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友乎率是而行貞觀開元亦不是過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涖政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復榷酒酤括富商錢詔增稅課又行間架陌錢之法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愁嘆連甍行路疾感欲平盜賊而盜賊愈多欲押藩鎮而藩鎮愈強是以叛逆蜂起莽為盜賊假息奉天困躓山南堂堂大唐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推誠謂諫官歸過於朕謂羣臣不可倚仗謂崔祐甫為謏短謂姜公輔為賣直謂蕭復為輕已猜忌百端強明自任興元一赦雖痛自

克責而大勢平雖空言何補賴陸贄盡心於
內李晟運械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運漸昌
晚節悔過者非雖擯斥楊炎猶信用盧杞用
延賞之私怨奪李晟兵符取延齡之女謀罷陸
贄相位於是真言左遷跋扈進爵系倭收權
辯給錄用茂宗以衰經尚主崔遠以諫官杖
笏實文場霍仙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
事益舛瓊林之積如山官中之用如土遂勦
權奈之法置大負之庫立官市之使月進日
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朝廷益弱而方
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篤論君
子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
順宗名誦德宗長子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不幸寢疾踐祚姦邪肆志近習弄法而能委政冢嗣
以安社稷得為賢者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憲宗名純順宗長子即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

開元故事悚慕不能釋卷欲庶幾三祖之治每延英
與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嘗與李絳諮諏時
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絪
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絳以無所可否黜權德
輿好惡如此亦可謂正矣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
福日削方鎮浸橫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
不惑羣議是以擒劉闢執李錡縛盧從史服王承宗
誅李師道平吳元濟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具
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
令幾於復振矣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官者獲罪有
死者人人自危為官者陳弘志所殺在位十五年壽
四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世雖漸平侈樂一生姦人
皇甫鏐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
納至於罷裴度之相位迎胡人之枯骨卻韓
愈之正諫被妖誕之邪惑放出正臣寵幸邪

發遺笑萬古何嘗殺之極也度既罷去錡方固寵憲宗自謂天下無虞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甘受其萬縑之獻而帝之志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內常侍陳弘志之謀遂行終為所弑於是宦人梁守謙等以太子即位蓋帝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

通鑑纂要

卷

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故亦能殺其身嗚呼悲哉穆宗名恒憲宗第三子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遽使羣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若膏粱驕子初無知者遂使柙中之虎復縱於原野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在位四年壽三十

敬宗名湛穆宗長子以幾冠之年乃能聽章虞厚而悟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感李逢吉而釋崔發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有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衣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陽荒地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帝兩年所行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

通鑑纂要

卷

豈不優哉在位二年壽十八

按史斷論曰惜乎失在幼少之時不親師傅化為奢侈以湯厥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忘哀宴樂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常昵比羣小大臣罕得進見滅燭之變為宦人蘇佐明所弑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昂而立之

文宗名昂穆宗第三子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

奢侈之餘闢寺亂政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出官人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敷禁獻奇巧織纖麗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代宦官女子若欲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也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嘗以累世變起禁闥尤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不得其術欲以一朝詭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患不知為謀疎繆手足俱露卒至禁塗積屍省地公卿大臣駢死

牢戶連頸赴戮天子陽啜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可嘆也夫迹帝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帝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乎文宗既崩宦人仇士良廢太子成美而以太弟顥王踐祚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時值王室微弱澤潞阻兵不惑羣言獨任李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亂畧底平紀律再張在位六年壽三十三

按史斷論曰惜乎感於方士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築望仙觀立崇玄館學士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不事浮屠之說然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有不同耳尚奚論哉武宗病革宦者馬元贇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即位

宣宗名悅憲宗第十三子少歷艱難長而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隆宰相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盟誓以讀大臣章疏故大中之時百吏奉法政治不擾幾十五年迄於唐亡耆老思詠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壽五十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知君人之小節而不知大體名為納諫受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爵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三

賞而人多僥倖名為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外則偏任大臣縱子納賂濁亂朝政內則專倚宦者把握兵柄操制國命又其大者懿安太后帝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穆敬文武四君帝嘗北面事之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晚年寵愛次子不定嗣位及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閹人其昧君人之大體甚矣自

是逆氣相乘禍亂交作天災告變數月之內叛者紛起自是盜賊滋蔓迄於唐亡然則天道之應果何如哉

懿宗名漼宣宗長子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沙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急忽得乎及累結蠻陬姦生戊午五嶺轉輸寰海動搖使於是時倚任忠賢尚堪濟難而韋保衡路巖之徒並處相位納賄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方刑戮無辜恣行賄斥二凶當權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憤志不伸是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彗星告變天戒昭昭而反宣示中外乃稱以為祥削軍賦而飾伽藍因民財而修淨業今年安國寺明年迎佛骨於京師羣臣諫者甚衆帝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佛骨至帝果尋崩時諱之百日後而方發喪其不祥可知矣而福安在年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按史斷論曰石趙姚秦非好佛之不篤趙有

佛圖澄秦有鳩摩羅什不能為二國之存齊
襄梁武及陳之君非奉佛之不謹此三朝乃
有實公而不能為社稷之長久而帝不悟何
也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
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
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僧不可勝紀而族無
遺類矣其功德果安在乎使佛之可以為福
其趙秦齊梁陳之君及諸武諸韋之族而不

北齊書卷中

五

至於亡也迨乎後五季僭偽之世南唐之李
后主與后皆衣袈裟頂僧伽黎行則手指佛
印跪拜頭顙至為癡贅與后親削髮以供
沙門試之於頻稍有芒刺再加修製其求福
也若是比之梁武尤甚焉後趙太祖遣曹彬
伐之乃令城中皆念救苦菩薩其聲湧沸矢
石愈急况惑於左右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
變豈信敵人之言而降須臾城破身國俱滅

使奉佛果能免必為身家可保矣此數君者
奉愈篤而滅愈速何哉既受命于天而為天
子却受戒於佛而為弟子棄天明明自取滅
亡故漢明其教入而十年暴殂晉明其教行
而三年促崩吉凶之驗邪正之辨已有徵矣
可不戒乎

北齊書卷中

五

僖宗名儵懿宗第五子以童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
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尚聲色毬獵足廢
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怪矣一時宰相王鐸崔
彦昭雖有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慮舊
姦回輒相排阻巢寇本區區負販乘機鼠竊曾何足
以媒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姦回誤計高駢宋威爭功
翫寇不五六年間攻破州郡幾半天下渡江渡淮如
越無人之境遂致陷兩都污官闕宰相稱疾不出天
子秋獻大廷乘輿播遷援身無所天星示變經旬不
止僖宗既崩宦人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嗣位在位

十五年壽二十二

昭宗名晔初名傑懿宗第七子天安明萬嘗以前朝威令不伸朝廷日卑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所祈焉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衆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官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其帝為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救藥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官官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

父母唐之將亡官官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九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朱溫逼帝都洛陽弑之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哀帝名祝昭宗第九子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偏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遂禪位朱溫在位三年壽十七

唐之立國凡二十一世二百九十年

按史斷論曰唐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奪者三馬為婦所乘者三馬為賊所弑者五馬為妻所弑者一馬為閹宦所立者七馬為所弑者三馬為所廢者一馬為方士所敗者七馬為強臣所弑者二馬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一二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之少何也昔三代之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

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高祖納君之妻其後高宗納父之妾始也太宗亂弟之婦其後玄宗亂子之婦此其閹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前輩有云唐源流於夷狄故其閹門失禮

之事不以為異良以是夫攷論三代而下漢
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為長久其間治勢
亦可得而聞乎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其治
具皆不無可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堯其治
體之虎駭視三代懸絕矣自唐之亡其遺酷
餘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
極亂而後止天下紛紛擾攘不已人生斯時
亦可謂其不幸焉蓋太宗始以劫父而謀其

唐書

卷

君位殺兄而自立故其子孫之傳雖歷十有
九代為人所殺者十有一焉豈無天道之報
乎

五代

梁

都汴

太祖姓朱名溫後更名晃宋州碭山人始為黃巢賊
黨力屈降唐僖宗賜名全忠崇崇過分既受周帝
節鉞不固立功又與宣武重鎮龍過而驕貪心未歇

志欲侵凌遂行篡弒考其所為真巨盜耳篡國之後
刑虐不悛賊殺無辜不念聚麀之耻淫亂兒婦未及
七年乃為子友珪所弒屠之如机上肉殆與安祿山
無異觀其殺迫之慘溫以臣弒其君故有子弒其父
豈非天之報也迹其罪戾王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
賊梁篡位六年壽六十一

均王名瑱太祖第四子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
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一夕將廢之况均王膏

唐書

卷

梁之子才不逮人寵姦擯賢賣官鬻獄貨賂公行政
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遽絕蓋其父弒君
奪國基本固不堅矣子孫安能久居乎兩傳而滅在
位十一年壽三十六

梁之僭國凡二主一十七年

唐

都汴

莊宗姓李名存勗克用長子本沙陀微種龔父爵為
晉王功勳日盛因梁微弱遂自稱帝國號唐其麾下

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其果抗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當是時諸侯陸梁騷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可謂壯矣在位三年壽三十五

按史斷論曰惜乎滅梁之後信棄令乖氣驕志小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設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遊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史不絕書性酷好優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吐氣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自號優名李天下披襟當之至於優人敢新磨批頰而不恥此乃小入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伶人郭從謙作亂弑帝以樂器焚之此所謂滅梁族之報也

明宗北徙狄種名嗣源為莊宗養子遭時之亂邂逅得國自此以來主天下者又一姓氏也觀其蒞政之

初斬孔謙而去苛法誅宦寺而委宰相令百官以行轉對選文學以共政事均民田廢內藏四方所上物悉歸有司與宰相言米穀賤民無疾則亦然曰當與公等作好事以答上天誅賊吏褒清廉貶後官之貪損宦者之數念民力而免逋負之錢絕音樂而裁優伶薄口體之奉而省庖厨戒田獵之為民害而縱鷹犬惡冗員之費罷無益之使恤民力弊於轉輸而遣諸軍就食近畿戒橫斂斥私獻因失刑減膳十日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謝幽寃似戒諸道以謹決遣此數者王者事也雖自不知書而其所為暗合古訓嘗夜在宮中焚香祝天曰其本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精悅所發感通天地在位八年有年之書兩見于冊為近世罕有民生斯時幸而休息焉故前輩稱其為人純質性不猜忌美善頗多益以此夫壽六十七按史斷論曰惜乎以戲殺子從孽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重誣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

諱言儲嗣恭繼把握不肯去手卒致從榮稱
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一日而絕身肉未寒
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所致夫

廢帝名從珂本王氏為明宗養子以潞王入繼大統
方其入洛許軍士以人賞百緡及其至洛府庫枵然
乃括民財而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聚石敬瑭兵至
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在位三年壽五十一

唐之立國凡三主三姓合十四年

晉

高祖姓石名敬瑭沙陀人以唐朝禁衛之親地尊勢
重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之以土地而取入之國
乃上尊號於契丹而稱臣契丹遂立敬瑭為晉帝都
汴京篡位七年壽五十一

齊王名重貴高祖從子舍桑維翰之忠謀信景延廣
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
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

室崇飾後庭賞賜優伶多寡無算朝政日壞蝗旱水

潦相仍國脉如綫方且今年括民穀明牟括民財胡
兵入寇境內惶惶猶調鷹苑內排阻人言遂使哭聲
振天橫屍蔽野其君就縛其臣伏辜迹其人謀豈不
幸哉夫以晉之立國滅三綱棄五常以叔母為妻尊
蠻義為父臣于契丹三者既失中國已胥為夷矣故
不待契丹主服黃袍而坐殿其風聲氣習之未侵已
非一日矣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主使斯人

與禽獸雜處而又懼其害焉詎容以常理斷哉在位
五年契丹執去後不知所終

晉之立國凡二主合十一年

漢

都汴

高祖姓劉名知遠沙陀人仕晉為北平王少帝北狩
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
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之稱帝而陝
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款之不暇中國

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在位二年壽五十四

按史斷論曰惜乎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而況其始入洛陽遣使者殺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為如此其能久乎隱帝名承祐高帝第二子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威以諂媚

是書卷之

室

而得秦王章以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天變屢見史不絕書而方且無故屠其大臣戮窮則搏自殞其軀竟為郭威所弑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在位三年壽二十

漢之立國凡二主合四年

周

都汴

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使二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貢獻奇珍後官寶器詔

百官上封事又立訴訟法定稅牛皮法罷營田務立租牛課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道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篡位三年壽五十一

按史斷論曰惜乎帝以文身而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也亦以毀傷為忍况帝既南面為君冒然自

是書卷之

室

處曾無忤容則是黃屋之中居一點人耳觀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

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焉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是以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叢策出人

意表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有司簿籍過目不忘發奸擿伏聰明如神間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羣下有過輒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方且與王處納寶嚴之徒修通禮正刑統其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及覆就誅馮道以失

是為唐書

卷

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即位明年廢天下胡神寺三萬三百八十六謂沙門之教夷狄之法其非中國聖人之道遂革之可謂志出前代其規模豈小小我至若南唐主李煜遣其子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曩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

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普之戍兵少者益之嗚呼方之前代若君親親尚且猜忌又何況敵國乎若非聖帝明王之德何以能之迹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潛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早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之侵漁也通貸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多冤民也蓋自

是為唐書

卷

唐宣宗之後政不及民將百年而後世宗出以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與將相食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置諸殿庭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時稱聖人不亦宜乎在位六年壽三十九或問帝既稱賢主何享國之不永荅曰天命久有所屬矣昔後唐明宗嘗祝天曰某本胡人不能為中國主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是年宋太祖生時帝五歲矣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此天命夫

按史斷論曰惜乎符氏為李崇訓之婦夫死家破豈足為天下母帝則納以為后而夫婦之倫不正孰守禮為帝本生之父不能迎至京師奉養而父子之道有虧又其用法太酷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極刑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可恨夫

通鑑綱目

卷

恭帝名宗訓世宗長子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在位八月壽二十一

周之立國凡三主二姓合九年

五代十三主八姓合五十四年

按史斷論曰歷攷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鴟鴞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

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鬪斃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服夷人之裔則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己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弑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

通鑑綱目

卷

而莫之恥首足倒懸冠履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剝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是以其間紛紛迭起黥髡盜賊聚見魏戮者非但一國不數十年天命真人掃清宇宙一而為宋焉

五季僭據十國

吳楊行密始唐昭宗景福二年終晉高祖

天福二年傳四主四十六年

南唐李昇始晉高祖天福二年終宋太祖

開寶八年傳三主三十九年

閩王審知始唐昭宗景福元年終晉出帝

開運元年傳七主六十年

前蜀王建始唐昭宗大順二年終後唐莊

宗同光三年傳二主三十五年

後蜀孟知祥始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終宋

太祖乾德三年傳二主四十二年

吳越錢鏐始唐昭宗乾寧二年終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傳五主八十四年

楚馬殷始唐昭宗乾寧三年終周太祖廣

順元年傳六主五十七年

南平高季興始後梁太祖開平元年終宋

太祖乾德元年傳五主五十七年

南漢劉隱始唐哀帝天祐二年終宋太祖

太祖乾德元年傳五主五十七年

開寶四年傳五主六十七年

北漢劉晏始周太祖廣順二年終宋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傳四主二十八年

右僭據十國起唐昭宗景福二年終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共九十二年

宋

都汴高宗遠臨安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也父弘殷為周馬軍都指

揮使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之夾馬營及長容貌雄

偉乃遇周太祖討李守貞於河中以匡胤為開封府

馬直軍使至世宗即位因高平之戰有功以匡胤為

殿前都虞候後伐唐累立大功以匡胤為定國軍節

度使無殿前都指揮使復加歸德軍節度使無殿前

都點檢世宗崩恭帝立契丹入寇命匡胤帥兵北伐

晚次陳橋其周之將帥石守信等因恭帝之幼弱懼

匡胤之權重故諸將畏其威德陰懷不軌之謀密有

推戴之意乃相謂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

能戴之意乃相謂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

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黎明
將校及匡胤寢所勢甚盛匡胤時尚被酒未起聞之
攬衣徐興將校曰諸軍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
未及對黃袍已加其身眾即羅拜呼萬歲擁逼南歸
乃攬轡誓諸將曰少帝及太后我曾北面事之公卿
大臣皆我比肩之人汝等宜從我命毋得凌暴眾皆
領命遂逼周禪而自立然帝起自介冑之中踐九五
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七

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豈
人力也耶先是平章韓通聞變自內廷奔歸欲率眾
備禦軍校王彥昇遂至其宅殺之及其妻子帝惡彥
昇擅殺不忠終身不受節鉞之寵乃嘉通之忠贈為
中書令以禮祭葬之陶穀預為禪代之詔出於袖中
終身不親任之此二者足可見其明矣觀其釋藩鎮
兵權繩賦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
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

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
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
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篡位十六年壽五十

斷曰惜乎帝起自布衣以臣仕周周太祖世
宗寵待之恩不可加也一旦忘先君之恩欺
恭帝之幼而篡之乃曰六軍所逼不得已也
詳夫黃袍備於軍中而詔出於陶穀之袖皆
預為之也奪處耘先日入報於帝夫何謂次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七

日醉卧未醒耶若果無其心正位之後賊黨
石守信等推戴之臣誅之以正天下後世可
也何反以榮爵之然其取周之心有諸後帝
不豫召晉王囑以後事有引柱斧戟地之聲
而帝不得其死豈無天道歟

太宗名^音炅太祖弟沉謀英斷儉勤納諫調農慎刑
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火知懼過舉
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號稱治平在位

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斷曰惜乎太祖不豫之時召弟入官屬以後事奈何帝不喻意致有引柱斧戳地好為之語此乃急於一時遺臭千古者也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譏焉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昔舉人楊礪嘗夢至大殿有坐殿上者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

通鑑紀事本末

五

之後及進士第時帝為襄王礪為王家記室乃夢中來和天尊無疑故知帝天命真人也後即帝位繼承平之業得賢相輔佐內外無事四海安寧何其盛也然天書之降東封之事不免有所譏焉在位三十六年壽五十五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始生號泣不止有道人詣曰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生其啼即止乃謂真宗嘗額上帝祈嗣上帝問羣仙孰佳莫

有應者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仁宗帝在宮中常喜赤脚是驗也履至尊以來恭儉仁恕敬八重民求直言罷封禪有司嘗請以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宴私常服潯濯之水嘗夜饑思燒羊左右請宰之帝曰恐膳夫自此以為例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肆疑者皆令上識歲嘗活千餘人時無濫刑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

通鑑紀事本末

五

平凡之士國未嘗無優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養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然廢郭后一事為仁明之累耳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

四

英宗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太宗曾孫也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

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
大有所為然後世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哉在
位五年壽三十六

神宗名頊英宗太子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為
而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騷動天下致祖宗之良
法美意變壞幾盡卒成禍亂惜哉在位十八年壽三
十八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及舊奸復用假
紹述以及前此報復善良黨籍禍興國政以弊焉在
位十六年壽二十五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非若孫能之暴晉惠之愚
隋煬之惡亦非有曹馬篡之報其失國也特以恃
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
京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而政治怠
矣然帝文章詩詞之學匪所不通尤精於書畫雖好

博奕故先儒論曰帝風流儒士耳輕佻不可以君天

下善能為翰林學士而不能為天子故於治道迂矣

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專政六十餘年奸

倖之積久矣慧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

罷郊祀寇至而不告中外寇迫而不撤綠山急棄國

政日行無稽於是天文數變災異迭出猶不警省及

閹者童貫等用事又佳兵勤速檢禍速亂遂至國破

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文

喪志縱欲敗度解不亡者徽宗特甚焉因北狩崩于

五國城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四

欽宗名桓徽宗太子遭宋運中微因金虜南侵受徽

宗內禪在位僅及二年同徽宗北狩及為完顏亮所

弑觀史者莫不為之嘆息焉壽六十一

以徽宗論曰昔古之君天下者以天下為憂

前宋之亡也以天下為樂自謂高居萬姓之

上奢靡太甚侈樂無厭大崇宮室褒旌諛諂

黨錮忠良是時金兵擾邊連年不絕邊報星馳天文告變尚且信惑邪佞妄以祥瑞蠱惑天下曰金芝產萬歲之峯八閭皆琉璃之瑞使天下稱賀不已皇天變怒彗星現東北宣和殿地陷京師地震太廟鬼哭神宗廟碑血出聖祖廟神像有淚天現黑白二炁析裂有聲大內火發後宮盡焚男子生孕婦人生鬚洛陽人生子無臂萬歲山羣狐對飲宣和殿

牙及宋室云亡二帝被擒其諸王宗族無一人有兵可赴難者致使二帝延頸就縛豈不惜哉若非康王脫身虜寇再造宋室而趙氏之血食絕矣可不戒乎

高宗名稱徽宗第九子因徽欽二帝被金虜所執而去帝收兵恢復又得徽宗手札曰便可即真朱叔父母遂即位於應天府改元建炎然忘君父之讐言為姑息之計是時名臣如宗澤李綱張浚趙鼎韓世忠岳飛劉琦吳玠吳玠等皆負經濟之才而四方精銳之師日盛恢復之功實不難成而猥懦退怯前惑於黃潛善汪伯彥後惑於秦檜專主和議枉害忠良使忠義之氣鬱而不伸中原大半淪為左衽帝於是不得辭其責云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

孝宗名昀諡太祖七世孫秀王子昀之子高宗立為皇太子受內禪以英明之姿進用賢人而使姦邪霧翳蓋有恢復中原雪讐之心而內少運籌畫策之臣

外無威勇效力之將卒不能遂其志惜哉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文構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棄棄焉在位六年壽五十四

寧宗名擴光宗子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音托冑內蓄羣姦指正為偏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楊后竊政於內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

理宗名昀音靖太祖九世孫訴靖王希堧之子寧宗立為皇子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致政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留亂國

是廢定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不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廟號曰理宜哉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度宗名昀音璘理宗姪福王與芮之子立為太子繼統大位拱手權姦荒于酒色衰廢益甚天下不可支矣在位十年壽三十五

幼主名昀度宗子幼冲嗣位國勢已隳即位之明年元兵入臨安舉國出降元封為瀛國公國遂滅矣在位二年降元之後不知所終

先儒嘗論宋之人主前後十六主共三百一十七年皆無大過大槩大醇而小疵方之前代鮮有及者故曰道德仁義之世宜矣遼音僚據有賢主故取之都朔方

太祖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東胡人起於朔漠世為部長後併吞諸部其國漸大遂稱皇帝號契丹即位之初議朝政定禮儀班爵祿審法律絕浮屠謂佛非

中國道夷狄之外道也終不祀建孔子廟而親謁之
繪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帝雖起於朔漠其制度皆
效中國可謂一代之良主也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五
太宗名德光太祖子助後唐之叛臣石敬瑭滅後唐
立敬瑭為晉帝後敬瑭死兄子重貴立乃大舉寇晉
執晉出帝及其母后北行御晉崇元廢行入閣禮建
國號為遼於是撫定多方遠近向化修治政備法章
釐庶務閱名實德政卓然嘉後唐招討使張敬達不
降之忠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命葬祭以禮
惡晉叛臣張彥澤擅徙出帝於開封府及殺桑維翰
乃下令誅之晉帝及宗室皆給與田桑某畜奴僕以
養之使不失其所謂遼之威主也在位二十二年
壽四十六

通鑑輯覽

金

斷曰惜乎入晉之初縱胡騎四出剽掠丁壯
斃於鋒刀老弱委於溝壑數百里間財畜殆
盡其不仁之心何其酷也回至樂城殺胡林

而死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而北號為
帝妃

世宗名阮太祖孫隨德光寇晉德光死將存路立
之太后迷律氏與其子李胡帥師禦帝於樸渡後和
解罷兵歸國帝乃幽其祖母迷律氏叔父李胡子祖
州既而荒于酒色好遊戲夜飲日寐國政不修被察
割所弒在位五年壽三十四

通鑑輯覽

金

穆宗名瑨太宗子荒耽于酒好獵嗜殺施炮烙鐵梳
之刑刺面腰斬之法殺其叔父虞人庖役偵鸞獲鴨
失期皆寘之重刑是以國人怨之後為庖人所弒在
位十九年壽三十九

景宗名贊世宗子性柔弱喜音樂酒色之事有風疾
不能跨馬國事決於皇后蕭氏基業由是衰矣在位
十三年壽三十五

聖宗名隆緒景宗子以幼冲即位母蕭太后臨朝復
稱契丹與宋爭戰後定和議治國也理冤滯舉才

行察貪殘抑奢備錄勳勞懸貧乏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平一國以富強可謂契丹之賢主也雖有小疵而為善之迹多故不述焉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

興宗名真宗聖宗子沉靜嚴毅有君人之容然能申南北之好息征戰之師政治內修設科取士條教宣明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焉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

斷曰惜乎早年居位不能諫其母以致母賴斤弑其主母齊天太后故有弑逆專擅之事可謂盛德之累也

道宗名洪基興宗子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燦然可觀既而行謗訕之令重告訐之賞羣邪並興讒巧競進以致賊及骨肉妻子死於姦臣之手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休日焉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

天祚名延禧道宗之孫嗣位以來刑賞濫國政弛弛醇好禽色專務遊畋既丁未運又舛人望崇信姦回自掠國本羣下離心又歲徵海東青於金人不能勝其苦遂舉兵來伐束手就縛國遂滅矣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

遼之立國凡九主共二百十年

金借據國大故取之都上京後遷汴

太祖阿骨打更名旻本女真完顏氏改號大金因遼天祚無道歲徵海東青於其國人甚苦之乃舉兵滅遼遂稱帝於是慕漢朝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亦如唐宋矣在位八年壽五十六

太宗名元質更名晟太祖弟即位以來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武修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姪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在位十二年壽六十一

斷曰惜乎滅遼之後恣逞驕悍大舉侵宋陷

汴京執徽欽二帝北行幽囚窘辱使不得其
終及其金祚之亡元宋夾攻其祀乃絕子孫
遂殄埋骨於大理寺之獄豈非天之報乎

熙宗易馬羅更名亶太祖子嗣位之初境內無事敬
禮大臣委以國政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親祀孔子
廟北面拜之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

斷曰惜乎連年寇宋國中多叛殺弟胙王常
勝納其妃撒卵于宮中其諸王兄弟之妻皆

淫之甚者內淫親女外及臣妾酗酒妄殺誅
戮宗族丞相完顏亮弑之

海陵煬王名亮太祖孫二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
後遷都燕京矯情飾貌內憮外和屠戮宗室枉殺忠
良恣於淫泆命唐枯定哥殺其夫烏帶以定哥為貴
妃報叔母阿懶為妃舅母及從姊妹姪女皆為嬪御
及帝妹皆淫之大舉寇宋其母諫之弑其母以威衆
其所為暴橫有不可勝言者觀其淫孽不擇骨肉刑

殺不必有罪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欲為君
則弑君欲伐鄰則弑母欲奪人妻則使殺其夫綱常
隨壞人倫滅絕於天道若何以故人心怨叛戾氣感
召南侵至楊州將士殺之篡位十二年壽四十

世宗名雍太宗孫帝在金諸帝中最號賢明之主仁
恕節儉不尚奢侈宮中之飾不用黃金圖畫功臣設
學養士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疆
場安靜與民休息省刑薄斂上下相安北方號小堯

舜者其政治之美不言而可知也在位二十九年壽
六十七

章宗名璟世宗之孫帝承治平之世建學校求遺書
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燦然可觀在位十
九年壽四十一

斷曰惜乎起萬歲山開太液池費竭民力好
聲色自歌唱以嬖寵擅政疏忌宗親傳授非
人金祚之衰自此始也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繼位之後蒙古相侵國內無日不受兵幾至亡國又失將士心為胡沙虎所弑在位五年

宣宗名珣世宗之孫襲位以來國勢日削境內叛亂元宋之兵歲無休日元兵陷燕京遷都于汴帝孜孜以繼述世宗為志勤政憂民形於言色帝孫有疾命太醫候濟張子英治之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醫者當誅帝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可謂仁矣在位十二年壽六十一

斷日惜乎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羣起良以性本猜忌崇信督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錯失當任用非人臨事寡斷南開宋衅而西啓夏侮指棄中原招徠多敵淪胥以亡宜哉哀宗名守緒宣宗子嗣位以來連歲校兵元宋夾攻城陷自經金人焚之國遂滅矣宋將孟珙取帝遺骨

及寶王法物獻俘太廟歲其骨于大理寺獄此其報徽欽之不得其死乎豈無天道耶在位十年

金之立國凡九主共一百十八年

元

都沙漢世祖遷大都

太祖姓孛兒只斤名帖木真蒙古部人也元朝秘史云帝之祖是一箇蒼色狼與一箇糝色白鹿相配了產了一箇人喚做巴塔赤罕自後生到帝號乞顏氏遂為蒙古部長併吞諸部威德日盛其國漸大宋開禧間稱帝於幹難河之源帝深沈有大度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勲偉績猶多惜乎當時胡人止知褒美其德縱有其疵而無貶故無斷焉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太宗名窩闊台太祖子奉遺詔即帝位始立朝儀定賦稅修孔子廟試用儒士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斷日惜乎徵羊羔之利每歲倍追以貸回鶻金銀民皆賣妻子不堪命是重利而輕人也

定宗名貴由太宗子皇后臨朝五年而立帝即位後諸王各部徵求無厭民力益困自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棄矣在位三年壽四十三

憲宗名蒙哥太祖孫剛勇雄毅沉謀寡言性儉素不樂飲食御下甚嚴回鶻有獻水晶盆珍珠傘帝曰方今百姓疲癯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卻之亦可謂美矣在位五年壽五十二

斷曰惜乎聽羣姦之惑以厭禳事而賜殺皇嫂定宗之后其骨肉之情有年以胡僧為帝師而不知恥起胡元沙門之禍以美人遣丘長春求神仙之種致使長春自去其執聽妖僧欲焚道藏經書不果而暴殂豈非天之所厭耶

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廓大度知人善任愛民力所以舉才識勸農桑抑遊惰禮高年恤孤寡

原缺第九十二至九十五葉

婦所生之子也生於行帳其夜有光明宗異之養為己子明宗崩當嗣立文宗知其非中官所出者始遷高麗再遷靖江後寧宗崩閭里吉思迎立之及其元之亡也國人謂曰帝本宋裔以報元之滅宋天道好還理固然也蓋帝之為君善無所聞丞相伯顏奏殺張王李劉趙五姓漢人帝不許乃貶伯顏止此一事可謂明矣即位以來數遣使高麗求取滕妻致使彼國生女不舉女長不嫁內則造龍舟遊于海子令宮

女衣錦繡執樂器作天魔之舞唱華嚴海會等曲以讚佛其甚者受沙門祕密之教房中之術號演揲兒國政不修恣於佚樂外則姦臣執柄威權日縱政出多門刑賞僭濫時事浸乖災異迭至世祖聞見等念彌勒佛唱偈子設白蓮教念彌陀佛大亂是非中原羣雄蜂起雲合天下崩潰而不可支矣帝知天運告終自謂我本胡人難為中國主復歸沙漠明年崩于應昌在位三十六年壽五十一

通鑑博論目錄卷下

歷代天運紀統

盤古氏

初三皇

中三皇

循蜚紀

因提紀

禪通紀

下三皇

疏佗紀

五帝

三代

周亡後七國無統者

秦 燕 楚 魏 趙 韓 齊

後秦

秦亡國後楚漢無統者

楚 西楚 漢

兩漢

三國

兩晉

晉亡後南北朝無統者

宋 齊 梁 陳 北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附 晉 岐 蜀 吳 南漢 契丹 閩

宋 附 遼 金

元

可謂知生之民矣
世傳備考

稀章氏

傳四世

有巢氏

上古之人穴處於野固有禽獸之害聖人乃構木為巢教
民居之以避其患號曰有巢氏傳二世

燧人氏

上古之人皆食果蓏蚌蛤生啖之害腹胃而多疾聖人乃
鑽木取火教民炮生為熟而食之號曰燧人氏乃持火
運轉之法與天以施政教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書為
日中之書與交易之道人情遠通傳世諸書殆不同太
史司馬光劉起紀有天下百餘代八萬年或云萬二千年
或云傳四世未知孰正

庸成氏

居是篇之西厚王之山其地名西王母也所謂先生之所
府焉傳八世
通於封禪之宏故曰禪通

禪通紀

史皇氏

居千皇人之山
號曰倉帝或號為倉顓非也

中央氏

一曰中皇氏

大庭氏

一曰朱須氏其曆錄也三辰增輝玉曆其邑都于曲阜

栗陸氏

不道遠亡

驪連氏

一曰星連氏

赫胥氏

當是時也君尊民而重帝其民戴德而無欲鼓腹而遊含
哺而嬉蓋勤夕息民得其安可謂無為之世矣

葛天氏

其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者廣
樂之政與和之世也居西方故稱西方聖人

尊盧氏

都於陸渚其為政也官災地用象物華天下之故而世用
樂

吳英氏

一曰子英氏是世也人氏少為獸豎衣新之代也

有巢氏

同提紀亦載有巢氏其意同或曰前有巢氏也此則後有
巢氏也

朱襄氏

一曰子襄氏是時性風燥源果木不實乃作五弦之瑟而
陰氣絕天下治

陰康氏

始於堯舜以和四脈
其世也以道得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
重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聲火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祖本命之曰無懷氏老于所謂懷上古之淳風亦甚初
世歟

無懷氏

三皇

下天皇太

吳伏羲氏

一曰庖犧氏風姓木德以龍紀官都于陳教民田獵獵獸
言柱以充庖廚得河圖洛書始畫八卦制嫁娶在位百
五年或云造書契倉頡乃青帝之臣此孔安國懷書此二
事而終古可感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是為神媒太昊氏後共工氏作亂
挾治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復其神與共工氏戰而誅之
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
在君位百三十載

共工氏

一曰康回身朱襄任智自神微亂天常太昊氏後共工
氏偪亂竊耕冀方自謂水德德於陰陽乃作木牛防禦百
川以害天下皇天弗福
庶民弗助女媧氏戰之

祝融氏

一曰祝融氏亦號赤帝是時天治民和萬物咸若以火施
化祀官都于新

下地皇炎

炎姓大德以火紀官都陳使曲阜始嘗自草屨五教作耒
耜教民耕稼是為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子臨魁嗣之
傳七世

帝神農氏

臨魁

在位四十年

帝承

在位六十年

帝明

在位四九年

<p>帝宜 位四十五年 帝宜一日帝直存 居於受命收邑天下下揭二帝尤為亂帝遜位於涿鹿 韓氏有聖德遠近歸宗水天下歸之存於五十五年 文籍所載秋後傳十五氏而神農氏亦為之變號又曰伏羲 氏神農氏作神農十五氏先儒所論十五氏或為伏羲所紀 之官如春秋之諸侯去方已遠自秦火後而無考故遺失紀 而書之</p>	<p>跖侂紀 跖以知進侂以窮仁仁義道德之 所用也其世號自黃帝以迄於周 黃帝統厥氏當在太昊後而禪通紀紀於太昊之前合以 世次叙於後姓公孫立德以聖紀官都涿鹿生而神聖 造化陰陽之妙達生死存亡之說後見神聖變化作于世 祭之止器物開智見浮華為舟見轉運作車構木為新道 木為輅故號軒轅氏進宮室養桑蠶製衣冠作甲子制文 字定數目作律呂造曆日製衣冠作圖畫立姓氏制器四</p>	<p>丁下人皇黃 立神宮祀天帝五運土官天象立野邑五萬物之名通入 荒之路或謂帝自舜日與舜日別異于楊山或謂帝歸 易卜則山之陽陽成有黃龍降于帝帝與巨七十二人 皆乘龍而去帝乃微服以帝衣衣冠養于楊山山崩帝 惟有獨存焉帝在位百年壽三百歲云在位百二十年壽 二百十四歲</p>	<p>文帝軒轅氏 黃帝子姓已名號一日帝宜危於窮皇愛于黃陽則號黃 陽氏以金德王運流金氏八十八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通至以馬紀年都曲阜在天氏十四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百年傳十四世五百年或說云此四百年或說云已五 百年後姬姓都于帝丘從高陽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壽九十八歲傳九世三百五十年或說云八世三百四十 年或云元紀年印案已</p>	<p>五帝 少昊金天氏 黃帝子姓已名號一日帝宜危於窮皇愛于黃陽則號黃 陽氏以金德王運流金氏八十八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通至以馬紀年都曲阜在天氏十四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百年傳十四世五百年或說云此四百年或說云已五 百年後姬姓都于帝丘從高陽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壽九十八歲傳九世三百五十年或說云八世三百四十 年或云元紀年印案已</p>	<p>辛卯 顓頊高陽氏 黃帝子姓已名號一日帝宜危於窮皇愛于黃陽則號黃 陽氏以金德王運流金氏八十八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通至以馬紀年都曲阜在天氏十四年壽古或說云在位 百年傳十四世五百年或說云此四百年或說云已五 百年後姬姓都于帝丘從高陽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壽九十八歲傳九世三百五十年或說云八世三百四十 年或云元紀年印案已</p>
---	--	---	---	--	--

<p>帝嚳 黃帝孫嚳嚳之子姓伊祁名放號顓陶唐氏大德 都平陽是時小日並出隕石殺帝而民無所食機榆 擊而九嬰大風封禪修蛇皆為民害帝乃使羿除 之天下咸安在位九十八年禪于舜</p>	<p>帝堯 黃帝八世孫堯姓名重華受堯禪土德都蒲坂時天 下洪水命禹治之天下咸安在位五十年禪于禹 居攝始丙辰在位始丙戌</p>	<p>帝舜 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謂年為歲以水德王巳尚黑 交舜禪以有天下</p>	<p>禹 姓姁父曰崇伯號或曰鯀顓頊之孫 治洪水受舜禪都安邑以伯益為相 更帝號為王居攝十七年在位八年 居攝始丁巳在位始丙子</p>	<p>太康 啟子相傳始丁卯後漢世系統之端亡國始自起 啟子相傳始丁卯後漢世系統之端亡國始自起 啟子相傳始丁卯後漢世系統之端亡國始自起</p>	<p>仲康 仲康子自太康失國諸侯皆叛相立居平陽 在位二十八年而為寒浞所殺帝之世并攬政 自太康失國諸侯皆叛相立居平陽 在位二十八年而為寒浞所殺帝之世并攬政</p>	<p>夷羿 寒浞八年而為寒浞所殺帝之位始丁卯 殺羿殺相而篡位位二十年而為夏禹所替 陳亂始丁卯</p>	<p>寒浞</p>
--	--	--	---	--	---	---	------------------

商	寅壬	未癸	申壬	丑辛	辰庚	巳未	申庚	辰甲	戌丙	申庚	卯癸	未癸
以建丑之月為歲首 以水德王 色尚黑白	桀	發	桀	孔甲	履	高	不降	泄	芒	槐	朽	少康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自禹丙子至桀甲午亡國凡四百三十九年 商代之											

卯丁	未乙	午庚	寅甲	未乙	戌丙	未辛	午戊	卯癸	卯辛	戌甲	酉己	辰庚	未丁	未乙
南庚	祖丁	沃甲	祖辛	祖乙	河甲	外壬	仲丁	太戊	雍己	小甲	太庚	沃丁	太甲	成湯
在位二十五年	在位三十二年	在位二十五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五年	在位十三年	在位十二年	在位十二年	在位十二年	在位二十五年	在位二十九年	在位二十九年	在位十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未 西歷 韓王成 燕滅 東	丙 義帝二年 十月項 籍武帝 於江中 楚亡	丁 西楚 霸王項籍三年	戌 霸王項籍四年 八月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明年已亥項敗死西楚 亡漢一統天下	漢 以建安一月為歲首至武帝始用夏正
王韓康為涼東發甲 為膠東主 天下大小凡王國 五月齊田單既來帝前 立為齊王擊死齊王田建	霸王項籍二年 陳餘滅常山現代康為 趙王自立為代王 齊王學敗死楚王項伯為 齊王弟博擊假楚 立祭牛廣為王 漢王劉邦一年 河陽王陽韓王昌降漢 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王以陳平為謀軍中尉蓋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 降虜殺王 漢王為楚義帝發喪告 諸侯討項籍之罪	漢王劉邦三年 十月韓信擒代王歇斬代王餘 九江王英布降漢 漢王劉邦四年 韓信擊齊屠齊王廣田橫自立 為齊王戰敗走齊亡 王立韓信為齊王張耳為趙王 英布為淮南王		色尚赤

乙 高帝	丙 惠帝	丁 呂后	戊 文帝	己 景帝	庚 武帝	辛 昭帝	壬 昌邑王	癸 宣帝
姓劉氏 名邦 沛人 滅秦楚張一天下 在位四年六月及子恆八年 廟號太祖 五年已亥被呂氏毒死從子松子趙 二十五年子孫出安楚為信 十一年己巳被殺	在位七年 在位七年 元年丁未呂后入霸賊夫入霸殺趙王如意 高帝后也帝母 推漢成八年 在位二十二年 在位二十二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四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在位十六年	始行夏時初制年號以正月為歲首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元二 太初 太始 征和 昌 復元 二 元元二年八月太乙祠祀太乙之神上元之始 元狩二年四月蒙將軍明得焚夷胡之木下朔日始火之辰也 元鼎二年四月蒙將軍明得焚夷胡之木下朔日始火之辰也 元封二年五月申作樂應和館通天臺 元封二年五月申作樂應和館通天臺 元封二年五月申作樂應和館通天臺 元封二年五月申作樂應和館通天臺 元封二年五月申作樂應和館通天臺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在位二十七年以無道為霍光所廢

壬	戊	甲	庚	壬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
<p>興宣帝子 在位十六年 初元 永光 建昭 永寧 帝之世漢業始衰</p>	<p>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四 建始元年已丑封王氏五侯其日靈壽四靈 帝之世政歸外戚王氏 在位六年 初元 永光 帝之世王莽擅政漢業益衰 初名箕子 元帝孫 在位五年 在位五年 元</p>	<p>居攝元年丙寅王莽攝假皇帝 初始元年戊辰莽稱新皇帝明年莽廢帝為定安公 至光武建武元年為劉玄所殺 自高帝至孺子鄉長安世謂之西漢又謂之前漢 元帝后王氏弟曼之子 號漢之諸勃也 已巳至終末恭孫十五年 始建國北 天祿 地皇 天鳳四年丁丑綠林王匡兵起 天鳳五年辛戌赤眉兵起 地皇二年辛巳赤眉兵起 上元二年丁丑赤眉兵起</p>	<p>元始元年辛酉王莽當國執政 元始五年莽弑帝而自居攝 嬰 寶帝曾孫 在位三年</p>	<p>王莽</p>

丁巳	乙亥	戊戌	乙巳	丙午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p>興復漢室 四年癸未九月莽代漢 高帝九世孫 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 在位二年 元年癸未新市平林諸將共立帝于宛 六月殺劉縯以劉秀為大司馬還徇河上 九月玄將中屠建入長安誅王莽 二年中選部長安 立劉秀為高祖 明年乙酉光武即位封玄為淮陽王為赤眉所殺 秀 景帝六世孫 中興漢室 郡淮陽 在位三十三年 廟號世祖 建武三十一 建武中元 建武元年乙酉公孫述稱成帝子蜀公劉盆子為漢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梁王劉永稱帝 三年亦眉以盆子降 隗陽人劉永以降 在位七年 章帝孫 永初七年元初 永寧 建光 延光 在位七年</p>	<p>十二年吳漢擊于公孫述殺之 十六年盧芳降 在位十八年 廟號顯宗 永平十八 八年乙未胡神像始入中國開萬俟斯年釋氏之禍 建初八 元和 章和 章帝子 在位十七年 永初十六 元興 和帝子 在位二年 殤帝 在位七年 安帝 在位七年 北鄉侯</p>	<p>淮陽王</p>	<p>光武帝</p>	<p>明帝</p>

[illegible]

丙寅		癸酉	
懷帝		愍帝	
<p>劉淵自稱漢王改元元熙居左國城 光熙元年河間王顒移張方求清王越奉帝還洛陽 成恭王穎伏誅十一月帝中春崩 李雄稱成帝改元晏平臨狩蜀漢平涼為文王 愍武帝子 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總建康諸軍 謀主孫資謀也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居棘城 二年漢劉淵稱帝改元永寧三年慕容廆平陽 四年光武 四年慕容廆自稱漢王 五年漢主聰改元嘉平五月聰使族弟劉曜陷洛陽遷帝 于平陽封平阿公 司空荀勗奉懷帝王綏建行臺于襄城勗合勳陽夏</p>		<p>城執端 荀藩奉秦王業遷武昌 咸主雄改元玉衡 六年漢封帝為會稽郡公明年二月愍帝于平陽 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業王太子于長安 石勒據襄國光初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武帝孫 在位四年 建興 建興元年四月帝即位長安石勒陷鄴據之 二年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涼州牧西平王公張軌卒于襄國 三年進代公稱康為代王 漢改元建元 四年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降漢漢封帝為懷安明 年丁丑漢主聰弒帝于平陽 漢改元麟嘉 代其弟慕容廆而立晉 丁丑三月琅邪王睿即位丁丑建康改元建武 咸帝太康庚子王綏建行臺于溫一三十七年</p>	

晉	趙	成	前涼	後趙	元帝	太興元年	二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元帝	太興元年	二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寅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卯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巳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戊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己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庚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辛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壬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癸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甲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丙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帝	晉主乃即皇帝位	丁	太興元年	三月間趙帝被執	六月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子 戊</p> <p>太元十四年</p>	<p>子 戊</p> <p>太元十三年</p>	<p>丙</p> <p>太元十一年</p> <p>是歲代復建國改號後漢建國元年</p> <p>光上曆圖</p>	<p>丙</p> <p>太元九年</p> <p>是歲京代已天下惟秦惜國</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子 戊</p> <p>太元十四年</p>	<p>子 戊</p> <p>太元十三年</p>	<p>丙</p> <p>太元十一年</p> <p>是歲代復建國改號後漢建國元年</p> <p>光上曆圖</p>	<p>丙</p> <p>太元九年</p> <p>是歲京代已天下惟秦惜國</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己巳</p> <p>太元四年</p>

<p>甲 太元十九年 是歲秦及西燕亡 凡五僭國</p>	<p>乙酉至 甲午凡 十年後 燕滅之</p>	<p>國亡</p>	<p>西涼</p>	<p>丙 太元二十年 秦有異謀於武帝 隆安元年 是歲南凉吐蕃滅國 凡七僭國</p>	<p>魏 後秦 後燕 西秦 後凉 南凉 北凉</p>	<p>丁 隆安元年 是歲南凉吐蕃滅國 凡七僭國</p>	<p>戊 隆安二年 是歲南凉吐蕃滅國 凡八僭國</p>	<p>己 隆安四年 是歲西秦降秦 西凉建國 凡八僭國</p>	<p>庚 隆安四年 是歲西秦降秦 西凉建國 凡八僭國</p>	<p>辛 隆安四年 是歲西秦降秦 西凉建國 凡八僭國</p>	<p>壬 隆安四年 是歲西秦降秦 西凉建國 凡八僭國</p>
-------------------------------------	------------------------------------	-----------	-----------	---	----------------------------	-------------------------------------	-------------------------------------	--	--	--	--

百	巳	申	戊	未	丁	巳	辰	甲	卯	癸	寅	丑	辛
義熙元年 西秦復建國 凡九僭國	義熙四年	義熙五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恭帝	午	戌	巳	丁	辰	卯	乙	寅	甲	癸	子	壬	戌	庚
義熙元年 西秦復建國 凡九僭國	義熙四年	義熙五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義熙元年 義熙三年 是歲夏建國 凡八僭國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後秦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西涼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夏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illegible]

[illegible]

癸未	巳未	午戊	卯乙	寅甲	子壬	亥辛	戌庚	申戊	未丁
大同九年	大同五年	大同四年	大同元年	中大通六年 是歲魏分爲東西	中大通四年	中大通二年	中大通元年	大統二年	大統元年
大統九年	大統五年	大統四年	文帝 大統元年	西魏 都長安 孝靜帝 大統元年	孝武帝 大統元年	節閔帝 大統元年	東海王 大統元年	孝莊帝 大統元年	高澄 大統元年
大統九年	大統五年	大統四年	文帝 大統元年	西魏 都長安 孝靜帝 大統元年	孝武帝 大統元年	節閔帝 大統元年	東海王 大統元年	孝莊帝 大統元年	高澄 大統元年

子丙	亥乙	戌甲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戊	辰丁	卯乙	寅甲
大統九年	大統五年	大統四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九年	大統五年	大統四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九年	大統五年	大統四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大統元年

壬午	辛巳	庚辰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天嘉三年	天嘉二年	文帝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武帝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武帝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陳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丁丑 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
保定三年	武帝 在位十八年 保定元年	武帝 在位十八年 保定元年	明帝 在位四年 明帝元年	明帝 在位四年 明帝元年	北周 在位四年 北周元年	天保八年
清和元年	武帝 在位十八年 清和元年	武帝 在位十八年 清和元年	明帝 在位四年 明帝元年	明帝 在位四年 明帝元年	北周 在位四年 北周元年	天保八年
明帝 在位三年 明帝元年	大定七年	大定六年	大定四年	大定四年	大定三年	大定三年

陳	丁酉	甲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乙丑
天嘉九年	太建六年	太建五年	太建四年	太建三年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
北周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建德元年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

史 281—169

<p>壬 代宗 上元二年 聖朝最盛史 明廣德元年 聖朝最盛 在位十七年 廣德二年 永泰二年 大曆十四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四年 永泰二年 永泰二年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四年 永泰二年 永泰二年</p>	<p>己 德宗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四年 永泰二年 永泰二年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四年 永泰二年 永泰二年</p>	<p>乙 順宗 在位一年 永貞一年 在位一年 永貞一年</p>	<p>丙 憲宗 在位十五年 元和十五年 十四年 迎佛骨被貶 在位十五年 元和十五年 十四年 迎佛骨被貶</p>	<p>庚 穆宗 在位四年 大慶四年 在位四年 大慶四年</p>	<p>甲 敬宗 在位二年 寶曆二年 在位二年 寶曆二年</p>	<p>丙 文宗 在位十四年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在位十四年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p>	<p>庚 武宗 在位六年 會昌六年 在位六年 會昌六年</p>	<p>丙 宣宗 在位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 在位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p>	<p>卯 懿宗 在位十四年 咸通十四年 在位十四年 咸通十四年</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p>己 僖宗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 在位十五年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啟三年 大德一</p>
--	---	---	---	---	---	---	---	---	---	---	---	---	---	---	---	---	---

<p>光啟二年 王重榮反帝奔奔與元宗成立襄王 昭為帝於長安 大德元年 王重榮繼昭為帝長安</p>	<p>昭宗 在位十六年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二年 在位十六年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二年</p>	<p>大順二年 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建計州 歸陽人 乾寧二年 封李元用為昭王 居昭陽 乾寧三年 昭陽節度使李元用反帝如華州 乾寧四年 昭陽節度使李元用反帝如華州</p>	<p>乾寧三年 以王潮為威武節度使制州 固始人 乾寧四年 以王潮為威武節度使制州 固始人 乾寧五年 以王潮為威武節度使制州 固始人</p>	<p>乾寧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五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七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九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一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三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五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十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七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十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十九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二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一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二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三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二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五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二十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七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二十八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二十九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三十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一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三十二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三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p>乾寧三十四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五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 乾寧三十六年 王潮年 以其弟潮知代之</p>
--	---	---	---	---	---	---	---	--	--	--	--	--	---	---	---	--	--	---	---

<p>唐亡後五代及宋初無統者七十年</p> <p>梁代唐 晉居陽岐居鳳翔蜀居成都</p> <p>梁代唐 晉居陽岐居鳳翔蜀居成都</p>	<p>戊辰</p> <p>開平二年 太祖 是村朱氏 五國吳越錢鏐 湖南馬殷劉隱 高平呂福建立 雲和淮南劉隆 三鎮契丹外國</p> <p>唐賜姓李 編唐天祐 五年 是歲先崩 卒于存焉</p>	<p>巳巳</p> <p>開平三年 以上當知為開平</p> <p>沙院人 奉詔朱郭 併唐天祐 五年 威成五年 淮衡等之役 岳陽府 天祐四年 是歲淮南 將徐溫殺 寇而奔漢 弟隆演</p>	<p>辰</p> <p>開平四年 夏州故其節度使 李彝昌其族父仁 福代之</p> <p>乾化元年 燕王劉守光稱帝 清涼昭義劉隱 卒於嚴嗣</p> <p>乾化二年交趾誠宗 立是兩自立</p> <p>永平元年</p>	<p>未</p> <p>永平二年 一曆帝休父建封 少子昌為初海王</p>	<p>申</p> <p>永平三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酉</p> <p>永平四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戌</p> <p>永平五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亥</p> <p>永平六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子</p> <p>永平七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丑</p> <p>永平八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寅</p> <p>永平九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卯</p> <p>永平十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辰</p> <p>永平十一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巳</p> <p>永平十二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午</p> <p>永平十三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p>未</p> <p>永平十四年 晉王存勖孫劉 守光</p>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天祐八年 吳越建國 凡七國三鎮	開運元年 是歲開運 凡六國三鎮	開運二年 是歲開運 凡五國三鎮	光化大梁 開晉王 重寶以傳封為小 皇帝 凡五十年	晉天福十二年 二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六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二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南唐南漢 閩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天祐八年 吳越建國 凡七國三鎮	開運元年 是歲開運 凡六國三鎮	開運二年 是歲開運 凡五國三鎮	光化大梁 開晉王 重寶以傳封為小 皇帝 凡五十年	晉天福十二年 二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六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二月 月朔皇帝封晉陽

未	戊申	庚酉	辛戌	壬亥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南唐南漢 殷蜀遼

庚申				巳未				甲寅			
<p>太祖 係原姓趙 位十七年 開泰帝顯德七年正 月趙匡胤稱皇帝 國號宋改元建隆 府周主為鄭王 是歲凡六國一鎮</p>				<p>恭帝 宋明世宗子 在位七月 顯德六年六月周主 柴宗訓立十七 年柴宗訓而趙王 胤所篡凡九年</p>				<p>世宗 宋太祖養 子 順德四年周主柴 宗訓立改元顯德 柴立改元顯德</p>			
<p>建隆二年 唐主尊立 子煜立 九年</p>				<p>顯德五年 宋周正朔 銀歲子也</p>				<p>乾德三年 乾祐七年六 月北漢主 劉鈞死</p>			
<p>建隆三年 唐主煜 九年</p>				<p>應曆元年 天會三年</p>				<p>應曆元年 天會三年</p>			
<p>建隆四年改元乾德 是歲劉南唐保節 降宋天下宋南唐 南漢保節北漢建</p>				<p>南唐 南漢 後蜀 北漢 遼</p>				<p>應曆元年 天會三年</p>			

巳未				辰辰				乙丑			
<p>開寶元年 後主六年 大寶十二年</p>				<p>開寶元年 後主六年 大寶十二年</p>				<p>乾德三年 是歲宋進武節王 孟昶降封為楚王 凡五國一鎮</p>			
<p>開寶二年 後主七年 大寶十三年</p>				<p>乾德四年 夏周主 柴宗訓立 柴立改元顯德</p>				<p>乾德五年 乾祐七年六 月北漢主 劉鈞死</p>			
<p>開寶三年 後主八年 大寶十四年</p>				<p>乾德六年 夏周主 柴宗訓立 柴立改元顯德</p>				<p>乾德七年 乾祐七年六 月北漢主 劉鈞死</p>			
<p>開寶四年 後主九年 大寶十五年</p>				<p>乾德八年 夏周主 柴宗訓立 柴立改元顯德</p>				<p>乾德九年 乾祐七年六 月北漢主 劉鈞死</p>			

<p>庚戌 太平興國二年 夏州李元昊卒于 其地其子封 為西夏國王</p>	<p>己卯 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定北漢劉 繼元降封為彰 公</p>	<p>宋 以大德王 色南赤 太宗至欽宗混一中國</p>	<p>戊戌 真宗 太平興國五年 夏州李繼元弟 繼隆卒</p>
<p>太平興國二年 夏州李元昊卒于 其地其子封 為西夏國王</p>	<p>己卯 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定北漢劉 繼元降封為彰 公</p>	<p>宋 以大德王 色南赤 太宗至欽宗混一中國</p>	<p>戊戌 真宗 太平興國五年 夏州李繼元弟 繼隆卒</p>
<p>太平興國二年 夏州李元昊卒于 其地其子封 為西夏國王</p>	<p>己卯 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定北漢劉 繼元降封為彰 公</p>	<p>宋 以大德王 色南赤 太宗至欽宗混一中國</p>	<p>戊戌 真宗 太平興國五年 夏州李繼元弟 繼隆卒</p>
<p>太平興國二年 夏州李元昊卒于 其地其子封 為西夏國王</p>	<p>己卯 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定北漢劉 繼元降封為彰 公</p>	<p>宋 以大德王 色南赤 太宗至欽宗混一中國</p>	<p>戊戌 真宗 太平興國五年 夏州李繼元弟 繼隆卒</p>

<p>乙 紹興五年 <small>五十年餘改師生周昭王二十三年</small> 重易釋成是歲撤字廟於金</p>	<p>卯 紹興七年 <small>紹興七年</small></p>	<p>子 紹興九年 <small>紹興九年</small></p>	<p>酉 紹興十三年 <small>紹興十三年</small></p>	<p>子 紹興十六年 <small>紹興十六年</small></p>	<p>午 紹興二十年 <small>紹興二十年</small></p>	<p>卯 紹興二十四年 <small>紹興二十四年</small></p>	<p>子 紹興二十七年 <small>紹興二十七年</small></p>	<p>酉 紹興三十一年 <small>紹興三十一年</small></p>	<p>子 紹興三十四年 <small>紹興三十四年</small></p>	<p>卯 紹興三十七年 <small>紹興三十七年</small></p>	<p>午 紹興四十年 <small>紹興四十年</small></p>	<p>卯 紹興四十三年 <small>紹興四十三年</small></p>	<p>子 紹興四十六年 <small>紹興四十六年</small></p>	<p>酉 紹興四十九年 <small>紹興四十九年</small></p>	<p>子 紹興五十二年 <small>紹興五十二年</small></p>	<p>卯 紹興五十五年 <small>紹興五十五年</small></p>	<p>午 紹興五十八年 <small>紹興五十八年</small></p>	<p>卯 紹興六十一年 <small>紹興六十一年</small></p>	<p>子 紹興六十四年 <small>紹興六十四年</small></p>
<p>甲 紹興六十七年 <small>紹興六十七年</small></p>	<p>卯 紹興七十年 <small>紹興七十年</small></p>	<p>子 紹興七十三年 <small>紹興七十三年</small></p>	<p>酉 紹興七十六年 <small>紹興七十六年</small></p>	<p>子 紹興七十九年 <small>紹興七十九年</small></p>	<p>卯 紹興八十二年 <small>紹興八十二年</small></p>	<p>午 紹興八十五年 <small>紹興八十五年</small></p>	<p>卯 紹興八十八年 <small>紹興八十八年</small></p>	<p>子 紹興九十年 <small>紹興九十年</small></p>	<p>酉 紹興九十四年 <small>紹興九十四年</small></p>	<p>子 紹興九十七年 <small>紹興九十七年</small></p>	<p>卯 紹興一百零一年 <small>紹興一百零一年</small></p>	<p>午 紹興一百零四年 <small>紹興一百零四年</small></p>	<p>卯 紹興一百零七年 <small>紹興一百零七年</small></p>	<p>子 紹興一百一十年 <small>紹興一百一十年</small></p>	<p>酉 紹興一百一十四年 <small>紹興一百一十四年</small></p>	<p>子 紹興一百一十七年 <small>紹興一百一十七年</small></p>	<p>卯 紹興一百二十年 <small>紹興一百二十年</small></p>	<p>午 紹興一百二十三年 <small>紹興一百二十三年</small></p>	<p>卯 紹興一百二十六年 <small>紹興一百二十六年</small></p>

癸酉	嘉慶六年	宣宗 在位十年 遷都南京開封府 至宣元年八月朔沙虎其主見釋而立 功收元貞位
丑丁	嘉慶元年	與定元年
癸亥	嘉慶六年	元光三年 金主胡峒子守緒立 宣宗通順傳位其子敬榮德旺元 祐定
甲申	嘉慶十七年	哀宗 在位十年 宣宗子 小名寧面漢
申	八月帝崩丞相太蘭進錫即立濟王 子即廢事據燕漢	正大元年
理宗	在位十年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在位十年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開慶二年 嘉慶元年	正大三年
丙戌	寶慶二年	正大三年 弟子觀漢
丁亥	寶慶二年	正大四年
巳丑	紹定元年	蒙古滅金 金主完顏承麟自元昊 稱帝後開主丁亥九月五年 十月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壬戌	紹定三年	正大六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開慶元年 嘉慶元年

甲午	端平元年	三月王燕會太家古國之師城金 是歲南北兵相攻
辛丑	淳祐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丙午	淳祐六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辛酉	淳祐十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未巳	開慶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庚申	景定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甲子	景定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度宗	在位十年 淳祐十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辛未	咸淳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戌申	咸淳十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幼主	德祐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丙午	德祐二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子	德祐三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端宗	即位於福州 二年 景定元年	蒙古大和蘭子元昊在位二十一年

[illegible]

卯大昕與僞漢兵戰於鄆陽湖陳久請戰死于理白立仇福武馬

通鑑廿二卷下

取史斷之首章以銘是書之右

伊邈古之初肇自顯穹生民歷

選聲辟以迄于今墳典以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矣稽

古帝王大經大法炳如丹青綱

常典則具在六經後有作者順

通鑑

十

通鑑

五

此則興遂此則危無一于此則

亡由於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

中國不由於此則為昏主為亂

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斷乎

不可易也

宋端平三年十一月長至坡山南

宮靖一撰

歷代受革報復之驗

夏

初堯使禹績父業治水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堯錫以玄圭告成厥功舜即位使禹為司空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南巡狩崩于蒼梧禹避商均之位于陽城天下之人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之位國號夏惜乎傳至第十六王桀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殘傷百姓天下顛怨

夏書

五

而患之寵嬖妹喜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禪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殷湯修德諸侯畏服伊尹佐湯帥師伐桀放于南巢而死湯以其子孫宗室之衆而奉其祀與國同其悠久是謂與國繼絕世之故也

商

成湯因夏桀無道放于南巢而革夏命全其宗嗣以

奉禹祀與國悠久是以商之建國傳三十王歷六百二十八年之久蓋應乎天順乎人取之以仁之報也始湯之放桀全其宗廟而承殷之祀故天報之以德故也原其湯之伐桀也因桀以酒池肉林之故及其商之亡也紂亦以酒池糟堤而為武王所伐蓋亦有自矣

周

武王因商紂無道伐之而革命代商為天子乃使管

周書

五

叔蔡叔相紂之子武庚為君治殷後武庚以流言誅之乃封微子以代殷後而奉殷祀改國號宋與國相為悠久除微子封於宋以代殷用天子禮樂而不臣仍以臣侍君禮待之其宗室奴僕五千餘人乃以箕子封為朝鮮以奉殷祀是謂半萬商人渡遼水是也

秦

昭襄莊襄王滅東西二周而周祀未絕秦之嗣亦絕矣始皇以異姓之子併六國而一天下自謂基業可

以傳之子孫億萬斯年而無墜矣。始皇既死一世嗣位未及三年卒為趙高所弑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先族滅為天下笑何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昭昭詎不信矣

漢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趙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柄遂弑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乎

魏

曹丕父操為漢臣窮凶巨惡深奸極詐世執漢柄心懷篡逆為賊臣之魁首培成篡漢之基嫁惡逆於其子及操死丕乃移漢祚奉獻帝為山陽公是為文帝得國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開萬世亂臣賊子儆

亂之原然而猜忌宗親嫌疑日作致使親親之間婚姻不通同氣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吊之禮廢任異姓為腹心視骨肉如讎敵卒為異姓之所滅子孫皆不得其死豈非天之報漢乎

晉

初司馬懿以陰謀狡險世執魏政受遺二主佐命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幽置魏宗室于郡脅制之威同於并操其子師昭弑一君廢二主昭子炎遂篡其國是為晉武帝一傳至於惠帝昏愚蒙闇實后專政殺太子適趙王倫殺賈后篡位遷帝金墉倫敗乘輿反正既而宗室爭權成都王穎以誅討奸臣為名舉兵犯關其東海王越等奉帝親征六軍敗績帝傷頗中三矢墮車草中遂亡六璽侍中綦紹衛帝被殺血濺御衣厥後骨肉自相殘殺子孫皆不得其死識者謂足以報殺諸曹之恨焉懷帝為胡漢所擒俾着青衣侍宴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奪璽之忿焉懿帝

僅得虛名服靡不給苻被圍辱與觀出降蒲伏虜廷洗爵執蓋識者謂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傳至東晉安帝恭帝卒為劉裕所滅而奪國焉好還之理詎不信乎

宋

劉裕弑晉安帝恭帝而奪其國是為武帝其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至文帝卒為太子劭所弑其後皆不以壽終廢帝卒為楊萬年弑而劓其首順帝亦為蕭

道成所弑

王

道成所弑而奪其國豈無天道乎

齊

蕭道成弑宋廢帝順帝而奪其國是為高帝得國之初盡勦劉氏之族而絕其祀廢後骨肉相殘子孫殄滅東昏侯為暕所力之斬其首以送蕭衍卒為蕭衍所取天之報施信不誣矣

梁

蕭衍弑東昏侯和帝而奪齊國是為武帝自是懼篡

弑之禍斷革茹素崇事齋禱宗廟不血食卒致侯景之禍餒死臺城簡文帝為侯景主叢廢殺之元帝為蕭譽所弑敬帝為陳霸先所滅傳至四主皆不得其死豈無天道之報乎

陳

陳霸先為梁臣平賊景有功於國值元帝為西魏所擒乃奉立敬帝可謂忠於王室矣曾未暮年復弑之而篡其位是為武帝其後子孫五傳至後主被隋所

道武帝

王

伐而擒之滅其國蓋亦有天道焉

北魏

道武帝見母賀太后之妹賀氏色美密令人殺其大而奪之生清河王紹略狼無賴至見譴責乃夜踰垣入宮弑帝議者謂即所殺之夫也蓋帝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乃為子所殺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天之所報如影響然

北齊

高洋繼父兄之位是為魏臣推移魏鼎篡奪大位是為文宣帝滅魏宗室盡亦其族厥後為周人所取子孫絕滅勒無遺類此天之報絕魏之嗣也

後周

後周之得國宇文泰親弑西魏孝武帝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子覺遂篡奪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帝覺帝顓俱被宇文護弑殺後楊堅篡奪其國盡滅宇文之裔天之所報滅西魏之讎也豈無故乎

隋

楊堅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倖篡遂竊周鼎是為文帝盡滅宇文之族使其灰飛烟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自後其子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弑父殺兄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殺其猶子七人屠戮之慘卒相報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床簀以暴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也語

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韋也

唐

李淵逼隋恭帝禪封恭帝為鄜國公以奉隋祀是為高祖選用隋之子孫量才授任始終如一無纖毫嫌隙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故其享國傳二十一帝歷二百八十八年之久豈無天道以報全隋之祀焉然中宗卒為妻所弑憲宗為陳弘志所弑敬宗為蘇佐明所弑昭宗哀帝為朱溫所弑奪其國而絕其祀此篡隋之報也

梁

朱溫本碭山一民為黃巢賊黨力屈來降崇避過分寵過而驕貪欲無厭困逼天子迫脅遷都害朝臣殺太后勳諸王弑昭宗哀帝遂移社稷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几上肉殆與安祿山無異回視前日弑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唐

李存勗本唐臣繼父位封晉王固朱溫篡唐志在誅滅不三四年間遂殄滅梁族遽躡天位是為莊宗居及三年被郭從謙作亂中流矢而亡明宗以異姓之子得之再傳亦為石敬瑭所取豈無故乎

晉

石敬瑭以唐朝禁衛之親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以土地借其兵力以伐唐唐逼帝舉官自焚而取其國是為高祖傳及出帝竟為契丹入寇執之舉族北遷蓋亦有天道之報焉

漢

劉知遠固晉出帝被契丹所執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而天下歸服豈其材德而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無功德以及天下不足以當皇天之景命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蓋根株者不固基薄者易危此自然之理也

周

郭威仕漢為樞密使弑隱帝及湘陰公而革漢命是為太祖原其得國也以契丹之入寇太后命北征至澶州兵變以黃旗加身而立之居位未及三年而殂世宗以異姓之親入繼大統傳至恭帝亦因契丹入寇帝亦命趙匡胤北征至陳橋兵變一旦以黃袍加身而立之與其祖郭威至澶州以黃旗加身而立之事亦同天道好還報復如此豈無天道乎遂為宋太祖所取

宋

遼

太宗德光既滅晉執出帝同后妃侍從置之黃龍府謂出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駝飯之所厚給承廩奴僕田土以贍之至世宗阮時請徙漢人地面居住乃遷于大寧之建州給田八十餘頃添與奴僕牛隻耕具令從者耕桑以給衣食至宋真宗時尚無恙後皆得以終壽子孫不絕所以遼太宗世宗傳六主世有今君皆壽考終歷二百餘年之久此亦全晉子孫之

報也

金

阿骨打因遼天祚無道歲徵海東膏於其國國人苦之乃滅遼執遼帝而殺之自稱帝體中國之禮樂立省院一如唐宋制度可為壯矣傳至帝其乞買恣逞驕悍貪得無厭陷汴京執宋徽欽二帝幽囚窘辱使皆不得其終連年侵擾中國生民不得安其業厥後一傳而為姪完顏亮所弑而自立再傳完顏亮亦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金

將士所殺再傳而為胡沙虎所殺皆不得其死至於哀宗守緒連歲被兵而無休日元宋夾攻城陷自經宋將斬其首金人焚其尸宋乃取其骨與首獻傳於太廟埋其骨於大理寺之獄自是女真之類殄滅幾絕至元種類無二百人此其報徽欽二帝與遼帝不得其死乎豈無天道耶

宋

初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禪社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

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政由弒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國有長君汝安得至此社太后為子孫計其長且遠也豈料三百年後實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弒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今元待宋后幼君禮意彌篤是亦其初厚待弒氏之報也周既為宋弒氏屬族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元於趙氏屬族一無所問是亦其初不殺弒氏之報也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金

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隣郡聞風歸降今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無反覆者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肯多殺之報也天理之報有此四者斯確論矣

歷代受革報復之驗

歷觀自古人君之受命也自三代至宋二十四朝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八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最爲長久蓋取之以仁守之以德故也其六朝五代皆未有安享承平百年者何在乎受命之君其德如何耳有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子孫皆得悠久三代之君是也無德者天必假之以殃子孫殄無遺類六朝五代之君是也觀其革命之際報復屠戮之慘或亂生於內或患生於外自相魚肉豪傑乘此得志社稷以爲丘墟國三身滅

原缺

通鑑博論三卷 兩江總督孫逵本

明寧王權撰權有漢唐秘史已著錄此書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表上蓋奉太祖勅撰者前二卷論歷代史事大畧後一卷做史家年表名之爲天運記其上中二卷所云外記者劉恕陳樞之書也正記者司馬光之書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下卷圖格中於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書廖永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此非寧王之書法而太祖之書法也德慶一案盡此二十一字又何他詞之說云云夫林兒之死猶義帝之死也明初奉龍鳳年號永忠之死亦猶淮陰之死也諱道永忠一語而解兩失此真舞文之曲筆曾乃以爲定案於義殊乖下卷之末有永樂五年御製文一篇題曰歷代受命報復之屢蓋官爲刊行因而附著其文純舉報應輪迴之說最爲淺陋後有成祖自跋云觀其革命之際報復屠戮之慘或亂生於內或患生於外自相魚肉又云察其歷代報復之由以明天道好惡之理觀其所言似乎尙畏天道者而革除時屠戮之慘乃無復人理天下後世之耳目

可以是言掩耶又案明史權本傳曰權常奉勅撰
通鑑博論又作史斷一卷今考是書凡例云一取
史斷爲法加諸筆削下卷之末云取史斷之首章
以銘是書史斷有宋熈平三年南宮靖一所作今
尙有傳本非權作也

蕉山筆塵一卷

〔明〕商輅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蕉山筆塵

一卷》提要

蕉山筆塵

明 淳安商 輅宏載著

穀梁傳曰詒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霸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周鄭交質是桓文前已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康希仙相傳唐永徽三年爲睦州刺史自州昇仙嘗見顏魯公撰海濱鏡房睦台六州刺史康希銑神道碑載希銑自房州刺史轉睦州遷台州開元初入計諸學海類編

蕉山筆塵

一

記述

致仕三年歸其鄉會稽郡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以疾卒春秋七十蓋希仙卽希銑也昇仙云者好事者妄誕傳之爾

趙德父金石錄有唐睦州龍興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開元三年二月日立郡人朱霸藏其墨本蓋希銑刺史時所作而劉幽求爲刺史時所立也有云叨居紫綬之榮濫荷朱轡之寄自表其爲刺史時也文詞謹嚴屬對親切而嶠之書尤工惜經火焚蕩碑亦不存

高駢有題青溪方仙翁廟詩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
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
駢以唐室多故擅兵江淮乃駕意求神仙事任呂用
之等造迎仙樓爲寓鶴乘之作仙去狀每訪求神仙
遺蹟觀有所遇故爲此詩後爲畢師鐸輩拘囚而殺
之名列叛黨傳其求仙之效乃如此

綱經載嚴陵山水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
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根據如杜若
汀洲見於杜紫微詩云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如
學海類編 下 蘇山筆麈

二 記述

丁谿越嶂亦見于杜紫微詩云翠巖千尺倚溪斜曾
見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汀梅遲見二年花
蔡天啓上牋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
闌寂一葉墜而亦聞莫不有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
杜紫微詩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
根獨未知錦峰繡嶺綱經何所據也

楊綰一相而郭中令頓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人謂儉
德所風一何化肖之速余以爲古人相成類有深意
卽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非

其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顯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
百僚正以成公權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矣

商君書第七篇以開塞爲名意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
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
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看來
鞅無他術惟有告姦一節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
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
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歟

嬉戲宮闈微過也日殫果於殺子賂醫酖后大逆也子
學海類編 下 蘇山筆麈

三 記述

孟昏於脫妻卒之忍於子者榮施七葉不忍於妻者
禍至族滅乃知日殫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殺價雖和比室創喋繼繼雖賤駢門裸質故關風七月
所急農桑執未暫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情無褐終年
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至殺價貴賤古今有極
懸者如唐元宗時數錢斗米而貧甚國大饑每殺二
升直銀一斤侯景之變升米直八萬錢可以平準古
今之民生矣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

靖難詔而樓地草之煙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矣乃
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爲
志士仁人耳然不能覲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
相維者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替以離
合爲驗後世鄙薄自相哭越而門閭之衰外侮之遭
恆必由之譬有蛇於此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此生蛇
也擊尾而首不應擊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
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受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
學海類編 卷八 蘇山筆塵 四 記述

此六自斷而未誅者耳

李涉江上遇盜詩熟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字齋之下
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瓘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
事舍人寵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
遽奪孔戣見其副章謹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
戣因上疏劾涉外補卽此一事緣林象客亦且掩口
胡盧之矣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柱占星者言
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禳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

軍士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資軍軍中負而詬
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嗚呼均一散財也散之
於容易於見德溺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中韓爲黃老則近道
爲中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中韓且必求勝此
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噓炎祚
之燼孔明事勢較子房爲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
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爲實其爲人傑吾不能伯仲之
矣或又謂我朝文成劉公開枹之功不減子房道術
學海類編 卷八 蘇山筆塵 五 記述

相類特末節不及耳余謂漢高之齡達可以情求皇
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雷侯以
智全文成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語曰以明示下者暗宋祖豁達洞微可謂英主徒以石
漢卿言外事信之不疑以張瓊之親任一旦中於讒
人之口揭碎瓊首又漢卿親爲之泰山在前而不見
僉王怙威而不覺起於一念好察之心爲小人所窺
流至此極也比知瓊冤漢卿者誅之可也而以薄責
償之悔過之心終不勝其好察之心故耳是故入主

戒於大察

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嘗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墳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及全忠之篡召爲禮部尙書不赴聞哀帝弒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凜秋霜誠不虛耳五代舊書至詆爲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裨史之謬乃爾故是非衷於正史尙得十之八九馮于裨史希不失實矣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

學海類編

卷八

六

記述

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顧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述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

昔稱寇準溫淵之役以爲孤注人嘗疑之不知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正當前五代革朝之際此等大興師

若委之一將安保無事自非親征不可也且太平興國之五年太宗以契丹入寇亦當下詔親征行至大名而戎主遁去故太宗詩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知古大臣行事固非草草胸中先有成算而更效法前王使人主斷然行之而不疑也彼以孤注傾萊公者豈定論哉

貞觀初有語太宗伴怒以試佞人者帝善其策而不用

曰吾以誠待天下也誠字恐帝亦未必然若人主果誠真心要百姓富足要百姓賢孝無一些差歧念頭

學海類編

卷八

七

記述

求多於百姓天下士大夫之精神自然收束到這上面來雖欲爲佞亦不可得譬如作家子必不惑於游冶只爲念頭誠切耳若念頭不真只要別人替我作得好看致佞之道也佞者必巧又安可以伴怒得耶稍待中湯陰之死議者謂忠矣未孝也侍中亦何嘆以謝天下萬世然賈山濤悞之也侍中初不仕晉豈不雅類王褒濤乃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夫天地四時有消息忠臣孝子負不共戴天之讎亦有消息乎紹于時宜不聽濤既已聽濤而委質於人則

薄陰安得不死紹仕傷義非死傷勇也叔夜絕交之
書見壽早矣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
法賊耳包樞密知開封府上任日取吏前請諱公亦
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法者耳二公諱同正由
品同

周茂叔年少時不爲邵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爲之
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於陳忠肅公羅仲素
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可想見三君子間
學海類編 八 記述

然爲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使
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東漢宦者如鄭眾一心王室呂強清忠奉公唐末如張
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
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權實自眾始
承業以駐公之暴爲悞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
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豎未
爲不知人

嚴陵自六朝以來皆爲封建之地宋孝武帝封其子爲

新安郡王而文帝孫延年遂紹其後蕭齊海南恭王
亦封新安梁文帝子禹陳文帝子伯固亦皆建國于
茲唐太宗封其孫微而宋太宗以皇弟領防禦使陞
建德軍節度使宣和三年高宗以皇子領遼安慶源
軍節度使理宗以外戚楊谷封新安郡王寶祐五年
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
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鎮愈爲增重蓋南
朝都于金陵南宋駐蹕臨安皆畿輔重地也

學海類編

八 麓山筆塵

九 記述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
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
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元至元嚴州志朱池因朱買臣鑿池滌硯得名世稱唐
李頻文其碑謂吳王濞舉兵西鄉帝出師征討民不
遑居買臣逃難至此按漢書景帝二年吳王濞舉兵
敗走丹徒保惠越後十二年而武帝立之十五年而
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時買臣因邑子嚴助石見拜中
大夫論築朔方事誦宏且以是年五十歲其負束薪

歌謠道上時爲四十歲在吳王舉兵後則因逃難而居此爲可信今幽徑山有漢會稽太守朱買臣墓距朱池五里蓋買臣爲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擊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而葬在此地者當是其子山相護其喪來葬此山也蓋富春在漢初隸會稽後乃分隸吳郡而此則富春之地又桐廬縣東南十五里有朱家橋橋畔有朱一郎廟亦其遺蹟

學海類編

燕山筆塵

十 記述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攜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畱得

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四湖舊相傳漢光武微時避王莽之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時光武號白水真人後人因以名湖湖上有張一郎西郡廟邑人姚建和詩云底事名爲白水湖世傳文叔困窮途冤旌未入黃金殿圖讖先占赤伏符高獲數能推六甲嚴

光終欲老三吳飛龍已向河陽去千載令人仰聖謀其傍有白水邨隔江又有龍伏邨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杜牧之自睦州刺史入爲司勳郎史館修撰以書宰相云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氛昏漸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惟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援自汙泥升于霄漢卻收斥錮令廟班

學海類編

燕山筆塵

十一 記述

行仍受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已自警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又除官歸京詩有云豈意簾飛鳥還爲錦帳郎嚴罔上游名郡山水之鄉素非惡地而牧之又以疏直乃怏怏不平如此豈不過甚矣哉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歿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傳燈錄載陳尊宿法嗣二人其一睦州刺史陳操其一嚴陵釣臺和尚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而錄操語有

與僧論彈自擲云操罪過及齋僧操自行食按刁衍
記載睦州刺史名姓甚備又元和姓纂皆無陳操以
時考之當是陳晟或後改名操爾傳燈錄所載蓋不
足信也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
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市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
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
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古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
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冉郎中詩云志業過元宴
學海類編 卷二 記述

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
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
不傳矣

嚴陵雜志云施肩吾以長慶中隱洪州西山學神仙嘗
遺徐凝書題其後云西山學仙者施肩吾頓首徐五
處上詩仙執事其意欲凝以學仙也後不著其所終
今詩集標曰施仙翁其及第告標曰施真人蓋後世
以仙名歸之謂爲美稱也

施肩吾徐凝皆分水人復同時皇祐中孫陳倩爲肩吾

集後序謂肩吾出於延招徐凝居於柏山二邨以施
徐爲名而宗裔甚繁今觀施氏所藏肩吾及策告則
云桐峴鄉寶成里縣境不復有此鄉當是後世改爲
延招耳

范文五公年譜云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
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
淮上遇風詩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在桐廬與晏
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
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
學海類編 卷三 記述

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
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
目寄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風宵爲會交
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又
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
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驥太傅
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
圖唐處士方千像張堂之東壁夏六月徙蘇州與孫
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

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

荊州鐵冶皆鬼薪城曰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閒庶得議獄之意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載陸羽與李秀卿論水第爲二十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十九又載劉伯芻言曰凡較水與茶宜者有七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不與焉又新自謂嘗挹而比之誠如其說又客有熟于兩浙者言刺永嘉過桐廬至嚴子灘其溪至清水色深翠家人常用

學海類編

卷八 煎山筆塵

西

記述

陳黑壤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冷遠矣又新記云爾今城北玉泉出烏龍山麓其水甘香尤宜茶殆所謂乳泉石池漫流者也惜乎前此未有稱之者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贖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贖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刦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

展城無由國作銀鑪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喧索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北城是也諺云行陣之閒不厭詐僞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詎而固圍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趙元得盜於儋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於眉睫閒耳此幾於古之色聽者較諸筆楚孰優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

學海類編

卷八 煎山筆塵

五

記述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聲臆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以鈎距伺察得入之情以羅織鉅簡求入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疏以此求情庶幾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余嘗謂眞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

未必不與觀觀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脾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聞者余竊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壯哉言也其志士之思乎彥章一日在梁一日不亡兵敗被俘延頸就死不可不爲濁世一強男子歐陽子深取之謂五代一人特爲立傳又贊其畫像噴噴不置口嗟乎蜚廉惡來紂之忠臣殷之賊也典韋龐德操之忠臣漢之賊也

學海類編

六 蕭山筆塵

六

記述

朱溫淫毒慘極爲亂臣賊子冠章以鷹犬之才利其腥膻之養力屈而死特唐代戮人耳譬之虎豹豺狼恣其吞噬一遭羅虞狴犴咆哮猶有狂氣何足憐也永叔獨於斯人取之何也溫公常帝業矣帝業則彥章之死當與顏真卿比光何怪乎永叔之愛之也永叔之愛悞之者溫公也

大歷開秋涼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意主拊克因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指出三萬餘頃始謂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

藻言更遣御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萬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然猶心切民隱又况杏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虐民之生亦可恫矣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還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麻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古人厚道乃爾今人視官麻直傳舍去如脫蹤誰爲修之者

學海類編

七 蕭山筆塵

七

記述

蕭穎士郊遊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爲王尚書也旦日造謝尚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楊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於大達難矣尙書之言可爲輕薄少年之炯鑑

蔡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秋青力也而龐穎公實成之不然裴蔡之期告如晉公一沮格何韓絳之入諫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

天下將有亂萌固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

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之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之者成之也養之弊常在大臣激之弊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摸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沈天帥宋均之取公嫗於巫家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並有許大識力見或不真中情稍怯此定不能

姑姪子母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

學海類編

卷八 蕭山筆塵

六

記述

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慕等况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竇位甯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

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古人以救爲奔馬之委轡又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矣抑書有之昔災肆赦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則赦令不失爲好生盛世時一行之未爲不可也當時臺臺密議遽騰里巷而候脈復生適宜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吳彼謂無赦爲刺沮之座石者母乃刑名家深刻之緒論乎

灌園處士計敏夫曰樂天薦徐凝屈張祐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思才子讀皮日休論祐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比興豔發皆當時輕薄之流態其才合謀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誼

學海類編

卷八 蕭山筆塵

七

記述

怨謫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祐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不羈之狀往往見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千學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反其詞蓋邨裏老也方千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議凝則凝之朴略惟魯蓋可知矣樂天以實行求士若凝而抑祐理固然也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本文桐廬人善詩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返好讀書
 樓子山深器之嘗作林泉讀書圖云深林颯颯無人
 到卻是秋風落葉聲拋卷出門聊倚杖且看山下白
 雲生劉伯溫和云茅屋秋風黃葉裏隔溪聽得讀書
 聲松蘿陸密無行處更有晴雲滿路生元季多故江
 浙行省以便直行事令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
 栗大等遊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竟以詩文終
 所著有近山集

學海類編

八

華山筆塵

十

記述

華山筆塵一卷

編修程本
芳家藏本

明商輅撰輅有商文毅奏議已著錄是編雜論史
 事僅三十三條頗好持異論如謂宋天書事亦有
 深意不可盡加訾議是何言歟

政監三十二卷

〔明〕夏寅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監三十

二卷》提要

政鑑序

載法汪氏文賢公家三卷書

天多二致子與氣運之消息世道之
升降李黑蓋茅曰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聖多者出御氣政制亂合天
而同多然後成位乎中而三十則矣
是故懷襄之執方割也俾入之則唐
虞之世不患者然木而思無弄舜祭
付之虞不悛也吊伐之則更替之季
不長有暴君而思無湯武周之喪也
五霸競而七雄鏖孔子既無位作春
秋而亂賊懼天王固自憐也孟軻之
不用而七篇而仁義明微言猶未斬
也漢興太古未遠奈何高皇不事詩
書而蕭暫自刀筆紀是機會一夫也
唐祿膺亂太宗蓋有威於周禮顧滅
有幾焉而房魏非佐王之龍是機會

舜步也俾天下五古之運皆僅僅於
小康謂不關諸事乎宋季五季分
裂稍則平之而燕雲不可下步跡蓋
已失矣左股矣利牀又廟而臥榻遂
系狄有變極至是此道之一終也終
則復始豈

大明太祖高皇帝癸休期挺聖臂一正
宇宙舜分日月厥功不彙堯舜下矣
看王香紀以求取藤傳不子手聖
看百世之計也雖然聖遠矣後世
奚師焉有政季焉爾政者聖正无
下之昇也舜公堯而禪賢武監湯而
伐罪漢獻奉故王政之不復與墨恰
此矣然其間英君賢輔所以肅濟斯
世斯民者大必有政焉可以系不古
而無師乎文中子準先王以續經王

介甫假禮經而變漢是非蓋較然矣
寅已下邑鄙之敢不和帝安述顧濫
芋爵祿翳景垂榆上無十水獻替下
無澤以潤生民才步榮榮垂寂靜言
患之民曰窮而士曰陋得非無叢鼓
乎於嚴唐虞之際不得而見矣成周
之風化可得而知也番章之盛不
得而見矣自嚴曆之君臣可得而
李爰本二帝以迄於元於經則鄭其
要以昭源於史則刺其是政承委雖
十識淺短論評疎略不敢辭警故不
覆然不敢以是而廢業者度致古信
道之士會其學於有用之地奉旦天
之心立生民之命曰皆委順或見取
焉其有尺寸之助乎故書其端告家
同志者

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三月朔旦
亭輿正夫序



政監卷之一

藏漢汪氏文寶公父子淡若水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按此乃尚書首叙帝堯之德而贊之也放勳二
字聖功致治之極也欽之一言聖道傳心之原
也自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明德新民
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具於是矣於乎先堯而開
聖者至堯而備後堯而繼聖者以堯爲則曆數
至是而中分天地於焉而定位至於舉舜禪位
而法制禮樂然後可以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
也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者正以是也後人不究
孔子刪述垂訓之意於堯竟莫可敘詰之際
爲恠誕不經之言如黃帝乘龍上仙也十二家
封禪等事以啓世之人主禱祠封禪神仙紛紛
之事而王政不復可與其爲失大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按上古帝王因時作事曆法未備至堯始爲曆
象之制定其裁成輔相之節以授乎民以爲萬
世之準光天化日之下耕食鑿飲之中斯民也

孰非其遺胤歟由曆而推

大明正統九年甲子上距堯二十一年已六十四

甲子矣欽仰昊天廣運不已至治馨香曆其遺
乎後世人主知曆道之要欽之哉敬之哉則成
位乎其中而與天地參矣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叙貢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
風雷雨弗迷

按此亦史臣贊舜之德也以舜初居下位故曰

玄德於乎天下重器也舜大聖也以重器而授
諸大聖然猶歷試諸難詢事考言至於三載而
後已若堯者其肯以天下授之豈訟之子朱乎
厥後舜之授禹意亦如此及禹傳啓而儒者必
爲之辭是亦一說也然堯舜禹皆聖人也以天
下爲公而不私者也使朱均之賢足以嗣位堯
舜亦奚爲舍其子而他求哉觀堯初啓若時登
庸而放齊稱朱以對則知上古帝王以天位傳
子者尚矣啓賢能承禹之道故禹復以天下傳
之堯舜禹之或授賢或傳子皆爲天下得人

不與者也繼是三代之君皆以天下傳之子蓋
各從其時也有天下而傳歸於子必長而賢又
從而預教之不以一人病天下則堯舜禹三聖
人之心也後世乃有以私行廢立以篡名禪受
者其得爲理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按典刑流宥鞭扑金贖立法也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原情也既制以法必原其情正欲施刑當
罪而民之不辜我之無憾也然有一毫不敬而

以慢易心臨之則法之可疑者或失其中有一
髮不矜而以喜怒心乘之則情之可原者或失
其實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當行乎其間
也異時皐陶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以此而觀聖人用刑所重在於
原情情有可矜罪雖大亦宥情無可矜罪雖小
必刑情苟不可得則寧失之不經而不殺不辜
此民心所以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於
有司也秦爲不道行督責慘刻之法殺人如草
菅致天下怨叛漢興大抵皆襲秦故治獄之吏

惟務刻深故有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
不對尚何論其情之可矜哉至東京建武二十
九年始錄諸州因自是屢詔獄等後世因以爲
例是蓋又以舜之欽恤爲寬恤故九罪之當刑
者莫不文致其可出之情以俟奏裁斬者配
者徒徙者杖杖者笞姦宄得計而寬抑莫伸矣
厥令道學大明經旨繁然奉
聖天子寬恤之詔而原天舜之心不在司法
之君子乎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按四凶者皆堯廷大臣也以堯爲君豈無人才
而治水大事四岳舉鯀又驩兜共工並列于朝
何邪正之參會邪且舜陟位未幾四凶大臣而
亟行誅殛何歟竊求之經堯以洪水方割而咨
能父之者四岳舉鯀則鯀之才必有用也堯以
其方命圯族則恐其恃才而驕也堯旣不欲遠
衆而任鯀告之以欽哉者所以警教之也以鯀
之才而加教何水患之不可治鯀恃才而不
知敬於是尤載弗績而果如堯之所料然後棄

之而不用焉至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黨惡
固洞燭之矣舜堯天下之禪固將有爲也而
巧言令色孔壬如三凶者不去阻險弗庭如三
苗者不易何以善治乎孔子爲魯七日而誅少
正卯亦此意也舜於舜時雖以鯀爲禹父無所
恤者正以已受堯禪而已任禹皆天下之大公
也方若命圯族類天下之大惡也天下之大惡
以天下之公而諒之他何恤哉故曰四罪而天
下咸服則是後世人主圖治莫若親君子遠小
人兆亂莫若善善不用惡惡不去夫以小人奸

邪人主固不易知至於惡跡已露公論不容而
猶擁護不忍斥逐若唐德宗之於盧杞安得不
致奉天之蹟乎易曰揚于王庭乎號有厲是故
君子居位求去小人必亟而力不使其僨事而
無及者固聖人之意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入黎民敏德帝曰俞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迷凶惟影響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按虞書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

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益稷三
篇以禹抵承于帝而陳克艱之讓故首及之觀
其君以告戒答問之詞旨都俞於吁之氣象警
之以天道之可畏戒之以逸欲之易生勉之以
成功治道之當守君臣之相克艱如此安得不
開泰和之風成無為之效乎後世有道之君知
克艱之道唯漢之高文世祖唐之太宗宋之藝
祖故能任賢從諫以成治功其餘縱欲復諫使
奸邪得以逢迎炫惑未有不致危亡者則是世
之願治之主安不忘危懷忠之臣憂明主危治

世豈可以言為諱當言不言上下靡然以忘克
艱之道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按自伏羲仰觀俯察首畫八卦以開人文之原
至堯授舜乃有允執厥中一言舜之授禹又益
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而聖
人心法之傳無以易此矣商周之間聖賢微辭
奧旨見於經者曰建中曰建極中者至當而無
過不及之名極者至盡而不可復加之義大之
三綱五常小之一動一靜莫不皆合於中皆至

其極而天下之不中不極者咸取則焉此古先

聖王所以作之君作之師以治天下者也夫以
堯言執中而舜不本諸吾心精一則中無所據
而落於空虛矣箕子言建極而孔子不歸諸易
有太極則極無所本而局於人道矣自是而後
中庸有書太極有圖而天人之理發無餘蘊矣
豈非萬世道學之源委乎然曰中曰極名雖殊
而理則一初不可以差殊觀也世之君子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出佐天子建中而之極則堯舜
其主而泰和其時矣帝王代遠義理言湮於賈

諒有預教之子之於於董人主亡
廷萬民之世於生子有正心誠意之說讀書

是人爲之師

可變升君可畏衆非元后何此后衆固

守邦欽哉慎乃不位可願四海困窮天

求終惟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

按此舜禪禹之詞也以巍巍萬乘之君而畏其

民豈有虐用之事則係之若子矣以芒芒率土

之民而戴其君是疾視之心則憂之如父

四海困窮征暴飲何以至是天祿永

非人怨神以若斯帝王之治莫盛於此

而戒慎之辭多過於舜禹後世妖言有令

謗訕有誅其得臻美治乎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三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住于田日

號泣于旻天父母負罪引慝見擊壤樂

齊慄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萬拜昌言曰

俞班師振帝乃是敦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按三苗之國在今荆楚之區重山大澤險阻深

僻苗性蠢茲臣乍叛舜既即位取其渠魁

之三危西裔之地而立其次者奈何其地負固

其人好亂而猶不即亡故帝命禹率師征之

於閔月不下益於是畫策於禹曰苗頑地險如

此非用師可克莫若修文德以來之如漢趙充

國擊罕汧飲兵不交欲以恩信懷來之類禹善

其言即時班師帝乃增修文德教陳禮樂三

苗於度外偃兵革而不用苗然後懷然愧翻

服以德服人效蓋如此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

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

遜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皋陶既陳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謨禹既然

而問其詳皋陶於是又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以

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大學之道也其

曰思永允可爲有初辭終者之戒故禹以爲昌

言而拜之而史臣獨以讓名蓋贊其立言之要

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懷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孔壬

何憂乎賊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按臯陶既言爲治之綱其要在知人安民禹以爲二者兼盡雖帝堯亦難能之蓋知人安民仁智之極功使二者而易蓋則何以有工堯之苗之慮哉於是臯陶下文極陳知人安民之事虞廷君臣更相告戒或嘆美之或未然之遜而不迫和而不同後世大臣有謀議于君前者或勝護前或黨同伐異或觀望反覆或相傾相視虞廷都俞氣象邈矣何自而有致平之理乎

帝庸舞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聽言曰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虞省乃成哉乃廢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又曰元首載股肱按虞廷是時治定功成禮備和君臣之順恐其有毫髮不敬以害聖治故作歌以責其其臣臯陶廣歌以責難其君後世詩賦之肇于此然神馬芝房長楊羽獵責難之意何尤又況如隋深君臣淫辭殺抑其有不敗亡乎

政監卷之二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按夏太康以盤遊失位五子者太康之弟於是述禹之訓以作歌此其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但其節又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於乎以逸豫猶滅德況荒于酒色禽獸土木者乎此禹所以垂訓使子孫傳誦而不忘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按唐虞皆禪至商始用征伐此天下之大事亦其大變也然南征北怨東征西怨唐虞揖遜之氣象依然若存湯德如此何慙之有漢高帝起豐沛誅無道秦其得天下豈不爲正唐高祖既舉關中不能數煬罪惡布告天下除殘去暴以謝百姓乃復身爲相國立代王尊儒夫尋行單受踵區區魏晉故智是蓋以湯武爲不足法而

欲師唐虞也豈不誤哉

伊尹白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按太甲既不聽伊尹之訓不能變其舊習伊尹受先王付託之重軫國家宗社之危知太甲所以爲不善由居深宮有與之習者惟昔天子居憂則在梁闇於是管桐宮以處之使密邇先王憂所慕高懷陰以沮其驕習緩服就食以動其哀慙是伊尹處變之道亦大臣之不幸也

有言過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按聽言之道在求其當與不當耳苟不論其是非而惟喜其遜志惡其違心則雷霆之下正人豈有容足之地而小人投隙取富貴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按太甲既已改過伊尹有退休之志矣以伊尹之賢而事太甲猶不欲以寵利居成功則是世之爲人臣不能見幾而自取禍患者宜其多也

故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按蔡氏曰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

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張氏曰唐書精一數語之外唯爲精密吁於此可見伊尹之爲聖而太甲得之爲不肖亦進德高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蹇弗覩地厥足用傷

按高宗既得說立以爲相而望其納誨如此君德何憂不競國家天下何憂不安商人以其中心與王室號曰高宗真無忝矣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重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而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以興于學厥德修罔覺

按學以求乎聖人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同然其道具于古訓明于先覺故既遜志謙虛

然其道具于古訓明于先覺故既遜志謙虛

受於人又務時敏勤勵以修於己至於道橋厥躬德修罔覺然後天下之理古人修身立政之道皆具於我大之爲聖人其次爲賢人皆學之所至也後世此義不明其學以記覽詞章爲務難嘗苦心致志然該博之學何救身心之乖藻麗之辭何補修齊之缺天子用是驕卿大夫卿大夫用是驕天下之士卒之亡國敗家所謂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豈真學之罪學之非其道之罪也傳說斯言萬世之論學者原於此淵乎微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晡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按天人一氣而理寓其中人在天地氣中以呼以吸譬若魚在江湖水中以吞以吐非在人自有氣也氣一則理一故在天之五行即在人五事而肅又哲謀聖乃五德之用也一氣相爲流通則五事之修否而休咎之徵各以類應亦自然之理也漢儒門分戶折指事考微雖亦不外乎陰陽五行之理但失之拘耳彼頃日之間

變態不一而感應之類豈無先後時至況以亂召亂烏得盡從其類哉即五者之應以察吾心之得失非人君明於聖學者其能然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按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此則欲其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救之身皆不可不戒于酒曰劼毖曰剛制皆

用力之意而剛制尤重所以嚴於身以率天下也晉人清虛沉湎以至亡國江東再造宜知戒斃乃更循踵舊風卒於不振胡元之季風俗奢淫內外姦究故我

太祖高皇帝初服刑用重典聖人因時制變蓋有不得不爾者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按復子明辟乃周公授使者復命于王之辭先是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公既得卜故拜遣使者復命于王也先儒乃謂成王劓周公代王爲

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辟君也臣
可代爲之乎方成王幼冲周公居攝不過以冢
宰攝政總百工而已若代爲君則置成王於何
地漢儒釋經不明以啓王莽居攝之禍而復辟
二字至今學者不決擇而輕用之可哂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訪詭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知
按逸者人君之大戒故周公作無逸一篇以告
成王深切痛快言言藥石夫君子之無逸當無
所不在然必先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也
視彼小人亦有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
穡艱難縱逸誕妄無所不至反以飽煖逸居自
驕諱言父母前日稼穡之事農夫之子猶然況
人主處富貴之極乎此周公所以爲嗣王懼也
蔡氏有言昔劉裕奮農畝取江左一再傳後子
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
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
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按憂勤致福逸欲傷生此理之必至非特人
然也夫一心主宰於身而一身之耳目口鼻四肢
皆聽命焉心得其養則精神思慮日益清明
血氣營衛日益堅固其獲壽宜也非幸也苟失
其養則目縱於色耳縱於聲口縱於味四肢縱
於安逸一身幾何衆欲消燦其致夭亦宜也非
不幸也周公既論商之中宗高宗祖甲所以享
國長久之道而復言自時厥後耽樂愈甚則享

國愈促節裕言也後世人主享不貴之富貴欲
其身之壽考安得不深慮於斯乎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按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稷岳統牧
伯綱紀立而體統定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盛
也本朝

太祖高皇帝繼漢唐以來宏祖聖權之弊故即位
未幾罷中書置六部一本成周稷官之法內外
相維體統有條無逼上之嫌無偏重之勢所以
百有餘年天下至治者豈非其效歟

成勿夢多之則萬億年無疆之福也
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一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急忽荒政不學

事惟煩

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
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而政
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安
石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師也不學則
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
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群公銳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按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
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
獨蘇氏以為失禮引晉人辭幣為左而斷之曰
太保使太史與間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既見王于次王受服受袞成哭踊答拜考亭朱
子則曰天子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
有吾未之學焉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紀十
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鬯三獻

受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

臣亦皆古服追述先帝遺命以告嗣王蓋易世
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
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非常之事未可輕
議然觀於成王大漸彌留之際相被冕服召六
卿下至御事者發顧命以元子付之王崩太保
乃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與天下共之也延入
翼室為嘉嘉宗主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於
是作冊度陳宗器設儀衛授太子顧命俾即位
稱王其始終謹嚴如此豈不以天王崩太子嗣
立此天下大變而正始之禮不得不爾以此防
人後世猶有夜半宮中擅權廢置大臣莫敢誰
何然後知周家之法所以盡善而孔子取之為
萬世計也不然以召公佐周公制禮作樂安有
國喪大禮而輕為之邪
慎簡乃僚無以玩言令色使辟側媚其惟吉士
按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而使之謹簡乃僚則
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除
除府史胥徒而已故唐陸贄欲使諸司長官各
舉其屬其有見於斯乎

政監卷之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禮人臣無外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無王命而朝於魯故春秋惡之胡氏謂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謬留之語韓宣惠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倚強藩爲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偉之於郃岐者矣

政監卷之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按戎有塞外之戎徐僞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此之會潛盟唐中國之戎也戎狄無親禮樂不及朝聘不與而與之盟會失華戎之辨矣大抵先王建國經野所以治中夏也至於四裔之地或依山阻險如洞庭徐淮則皆戎狄所據先王雖各封其酋豪使率其俗然嘗外之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周衰秦晉乃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不惟亂華其逼周亦甚矣厥後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魏武帝徙武都於秦

川遂致五胡迭擾中原丘墟及乎唐室召亂宋國淪亡戎狄之禍於斯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肅將天威掃除其逆用夏變夷戎狄是膺自三代以來功未有感於

太祖者也然承平歲久邊警日煩選任將帥固守疆圉毋棄信以貪功毋開釁以納侮萬世之長

策乎

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按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先攻孔父之家穀梁曰督欲弑

策乎

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胡氏謂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夫立人本朝委質爲臣見危授命主臣死皆自其分不可得而免者惟此義不明然後有黨惡朋奸朝仇暮主而長奸雄之勢威篡弑之禍也若孔父之義形於色生爲社稷鎮死爲節義閭閻春秋與之所以爲後世之爲人臣者勸仇牧首息皆此意也

夫人遜于齊

按夫人文姜也文姜與閔絳桓而莊公其子也
弑君大惡而母子至親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
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曰遜猶遜
也內諱奔謂之遜胡氏既引梁人之事以明義
所當絕又引河廣之詩以明宋襄之重本然哀
文同罪哀姜猶稱氏者哀姜殺子之罪輕哀姜
去而不反文姜即歸于魯而夫子例以遜書者
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唐武氏廢中宗而移
其宗廟先儒責張柬之等不能舉春秋大義處

分使章庶人復淫淫而無所憚或以母子難之
然武氏之惡極矣東之等既擁嗣君本兵柄因
人心積忿而申大義於天下中宗雖念母子之
恩如唐宗廟何而其勢亦易舉也但集謀建義
之初未有以是說東之者是以失其機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

按恒星有名之經星不見則夜明如晝而星光
隱也星無名之眾星其殞如雨言多也前此者
五國連衡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
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春秋謹天象故日而

書之為後世監漢永始二年二月晉太始四年

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
年二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
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日光定乃止梁中大通
四年隋開皇十九年廣德二年中和九年天祐
二年五代長興元年皆亂世之兆君德不明王
人離散之象也明王克謹天戒豈無謂乎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古者工役之興必視其事之緩急及其時之
豐凶而不敢輕用其民之力又三年耕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以備凶荒饑饉也
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
充而興作不已所謂時拙舉贏者也故春秋既
書冬築郿以見興役之不時下即書大無麥禾
告糴于齊以見魯之虛竭而不知憚本恤民使
不遇齊桓國得無危乎世之人主不知務農重
穀節用愛人而好興工役未有不底于亂者聖
人之慮遠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
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按荆楚恃其强大，憑陵中夏久矣。桓公首創伯功，志分夷夏。於是帥八國之師，仗義執言，侵蔡既殲，遂用伐楚，紀律嚴明，聲勢震薄。師次于陘，屈完來盟，責以包茅細故，而遺其僭王之罪，傲以先君之好，而置其猾夏之謀。及屈完有昭王水濱之問，方城漢水之答，則夷然聽順，而不以介意。卒退師召陵，以禮楚使，與之盟而不遂於此，見桓公慮極周密，而足以禁暴師有節制，而不輕用其鋒。雖云功烈之卑，非聖人作用，而其懷夷安夏，則善矣。春秋所以序其績而美之矣。

卷之三

五

以桓公之識，管仲之才，經略天下幾三十年，而致勤于鄭會于陽穀，然後躬率大眾一舉而楚人服。觀此則知晉宋南渡所不能清中原復讐，耻一則無志，二則無謀，志謀俱定，未捷身殲，可載遺恨，其諸葛孔明乎。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按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

得行其私，而世子定矣。此桓公之志也。春秋與之而特書及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得而抗也。」再書諸侯盟于首止，所以深美桓公存翼戴世子之功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夫有國之禍，莫甚於以私愛易太子。晉獻公以驪姬故，殺申生，隋文帝惑獨孤后言，廢勇，皆亂亡相及。故漢留侯招致四人，定太子，而程子謂得首止之盟之義，蓋變之正也。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卷之三

六

按聖而帝，帝而王，至於霸，諸侯之號也。霸之為高，伯也。所以長諸侯也。初曷嘗有德力粹駁之分焉？使王霸有粹駁之分者，齊桓也。當商之季，紂命文王為西伯，得尊征伐，是霸之謂也。周之衰也，天王號令不行於天下，於是桓公糾合諸侯，尊周室，攘夷狄，以安天下，名之曰霸。葵丘之會，申天子之禁令，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此霸功之極盛也。使桓公一本仁義，不雜於功利，則其為霸，文王西伯之霸也。桓公一失而霸道壞矣。既而晉文宋襄迭起爭霸，及羽滅秦，遂自稱西楚霸王，漢宣帝亦曰以霸王道雜治之，其

問雖有英雄豪傑自以爲非權謀不足定
下非功利不足以富國強兵而豈知王霸初年
二道乎悞之者事也雖然霸之行王道其息
乎天下之公論人心之義理非王道而何世主
雖曰不由之而所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何物也
使其果息人而可得爲人乎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按楚自齊桓公沒縱暴日甚晉文城濮之役
楚自是不敢窺中國者十年亦大矣而胡氏
據諸家以爲敗者豈以楚之新致楚而陰謀取

勝邪兵法不曰兵詭道也孫子稱電韓信秦沙

柯獨不可以謀取勝乎蓋書論之兵者伐叛討

亂應敵救難不得已而用之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仗義執言聲罪致討豈難陽武弋伐之師宜

然萬世用師皆宜然也然兵有正有奇正者經

也奇者權也故好謀而成出奇制勝皆人所

不禁也惜乎孫子兵法不曰權道而曰詭道此

所以啓後世紛紛陰譎之謀耳

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所與而胡氏按公羊以爲貶而稱人者
聖人之意乎且楚之圍宋九月於此不惟宋
而楚亦疲矣賴國有人一言而平不惟宋之社
稷復安而楚亦免滅國之罪穀梁以爲平者善
其量力而反義人者上下同欲之也其說不尤
愈乎後世羊陸晉吳之選輯兵固圍使命常通
刻日方戰不爲掩襲如是猶不可彼有辛兵自
重用間傾人者又何以加責焉

西狩獲麟

按杜元凱以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

而麟至夫麟王者之瑞孔子傷周道之衰作春

秋而懼賊亂孟子以爲一治則麟之符春秋固

其理也後世人主有獲獸一角鳥五色皆指以

爲麟爲鳳獨不思舜文孔子之所以感通天池

者與己類邪不類邪祥邪不祥邪故韓愈氏爲

之解

政監卷之四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襄子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

三板沈竈產蛙民無叛意

按尹鐸保障之意遠矣蓋欲以恩結人心所以結人心者不過損其戶數使民有餘力地有餘財耳後世爲王守土之臣不知藏丁於氓藏賦於野動欲分縣升州浮括主客人戶以增置官屬窮極地利夫吏猶狼也民猶羊也狼能御羊而喻羊老也羊少而很多民豈有堪之者哉致堂胡氏因蘭絲之意亦極論格剋聚斂之害矣惜乎世變日下而不能免也然自古國家禍亂之源未有不由於民窮財匱而民窮財匱未有

不由於格剋聚斂然則格剋聚斂之臣所以聚怨階亂於國家者也三代井田之制什一之賦始未泛論試卽近事言之縣州府司羅布天下稅賦徭役大小略同有司者苟以不忍人之心臨之則已成之法當取之財縱不能如王政之大民亦可以小康矣奈何貪夫猾胥奸生弊長凡可以聚斂格剋爲已地者無不至蓋望江河之混濁而鱗可攫也山林之焦爛而獸可屠也名雖民之父母實則仇讐矣所以奔走承奉者特劫於威制未有離叛之機耳是焉知夫保障

之大利哉於乎尹鐸寬一晉陽而襄子是依若爲天下而寬天下爲一方而寬一方焉性非晉陽哉卒然緩急固爲我用矣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按魏是時與趙韓分晉受封強於爲治故師子夏子方式干木廬以示尊賢之義趙魏人期以

昭布令之信信義行而國之楨幹立矣漢書之
兼親小人遠賢臣黃放而白催於是乎不君矣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
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殛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
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崇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
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按易著險義故王公設險以守國然險不可恃

也得人則固失人則誰與守秦關則道非不險
曾何益於興亡之數起殘忍薄行心而其言

有足取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頓
有爲頓笑有爲笑今袴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
者

按王者以國爲家以天下爲公爵以待天下之
賢賞以酬天下之勞罰以威天下之惡已不得
而私也左右視國中爲近國中視天下爲近由

近及遠一家也反而喻諸身肺腑居內手足居
外由內達外一體也罰有功賞有罪是吾以親
疎私也賢而疎不肖而親是吾以愛憎也故
明王之治天下賞當功罰當罪不昵近不忌遠
昭侯惜一弊袴之賜而達諸頓笑之間推此意
也安得有便嬖之寵正人之斥悅倖之賞無辜
之罰王者之政舉矣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
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
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
不棄金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按子思嘗居魯衛魯衛之君亦嘗尊禮子思而
二國之削滋甚何歟昔者衛鞅因景監見秦孝
公說以帝道孝公時時睡不聽及說以霸道不
覺鄰之前於席鞅退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
道而君曰久遠安能待數十年以成乎故吾以
強國之說說君君大悅由此而觀戰國之士非
以富強之說說諸侯莫能售以子思之賢肯遷

就其說如衛鞅之小人乎言不用道不行退而作中庸以傳其適於來世此子思之所以爲子思也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焉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按國之興衰各有其由衛之政亂之由也衛入於喪而子思之言留監萬世玄陰散而白日烜

趙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功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轅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之不敵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全吾所

以爲此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按相如能爲公而屈頗能聞義則服同濟國家豈不賢哉唐宋之朋黨相傾相軋卒爲國家患雖曰有賢者則必謂之不賢矣

秦國邯鄲諸侯莫敢救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國趙者非必貪邯鄲意欲求爲帝耳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而罷兵時魯仲連在趙閭之生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不爲之民也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又將使基子女譏妾爲諸侯妃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秦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按是時秦用范雎計日出兵攻三晉雖尊之爲帝其志不吞天下不已也仲連以一布衣毅然折衝而却秦軍使六國縱約不解秦雖強亦何能爲莽撞之逼賊臣勸進不足言矣秦槍身相宋國乃欲尊不共戴天之讐爲天下之行遺臭

萬年魯連其真天下士哉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飢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是群臣竦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按孟子論用賢自左右諸大夫至國人悉矣然

孟子卷之四

七

齊陳氏以厚施得衆心漢王莽匿情求名平之民請加賞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則國人之譽猶有未盡然者而況乎奸邪倖倖百方制其左右務以獲蔽蔽惑國位專寵又可盡信邪唯如威王受其毀譽而蹤跡其所以則情偽審賞罰當勸戒昭一國之治猶運之掌矣

孟軻去齊

按是時方務以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之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爲臣而歸於春秋戰國極亂之世也以

孔子孟軻大聖賢生其間不能救豈天之長斯亂而果未欲平治天下邪是不可知也然王道之澤既浥於春秋王政之迹盡削於戰國使天不生孔子孟軻則唐虞三代之德後世無述矣漢唐之衰不知幾春秋幾戰國矣而孔孟之所以述先王者卒不喪至宋而周程諸子得有所據以大明斯道之旨雖元起夷狄而河朔許姚之徒又因程朱之學以救斯世斯人於左社後千百世安知非賴之者所幸賢者時出其間而毋使其緒之少墜孔孟之脉壽矣

孟子卷之四

七

魏聘孔斌爲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笑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奔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其盡爲秦乎

按秦是時有吞天下之志然必先魏者韓魏中

國之憂而天下之樞也秦之所以得肆其暴者
也爲當時計莫若三晉常合以擯秦
李信曰夜以秦權恐喝諸侯而三晉又數
相攻子遂使秦人噤手以取山東而天下莫能
支之聖人之後知魏終不能用而猶爲之相
不忍斯民之塗炭也此孔子子思之心法也
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
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其要在於附
民而已齊人陸技擊得此首者賜購錙金無本賞
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
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
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
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粟力數年而衰而復
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
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陞隘其使民也酷
烈恒之以慶賞繼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
者非關其由也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千賞而利之兵未有
安制禁節之理也故齊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許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
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
若夫招延募選隆勢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
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
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實罰欲必以信
威令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
敵觀變欲潛以除欲位以衆遇敵必行吾所
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
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
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
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
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急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
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
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

制卿曰將死鼓御死響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
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與命者不獲
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
賊者是亦賊也故不殺者上僚刃者死與命者負
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
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按韓愈氏嘗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荀卿陳
王道明禮樂故立言無悖於孔氏唯極言性惡
疑此其疵也蓋於論兵云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論爲將者凡事之威在敵敵勝愈則言愈勝敬
則凶其視孫子輩兵法一博於權術詎變異矣
此言兵者不可以不考

政監卷之五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蕭何獨先入收
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之處

按蕭何佐漢王起沛中至是從入關收丞相府
圖籍藏之其經營大略固高人一等矣及後留
守關中填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俾帝卒滅羽
定大業其爲人傑豈不宜哉但秦燔詩書是禁
民間之私藏而隄儒則固未嘗及天下士也使
何於是時倖收博士所藏者藏之然後收召齊

魯諸生若伏勝者相與考詩書定禮樂漢治有
所憑藉庶幾乎三代之風矣惜乎何起刀筆而
知不及此也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
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
戰百敗不死何爲矣能絀於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
就國以何爲丞相

按是時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於諸將約當王關

中後羽入關怒沛公欲攻之賴項伯講解然羽君臣終疑沛公有天下羽定關中致命懷王王曰如約此其意屬沛公也羽於是發怒背約徙沛公王漢中然羽既霸天下臣諸侯不按周秦之故都關中而居彭城則無能爲矣以親愛王諸侯不平矣封秦降將三人居關中秦人不附矣蕭何蓋計之熟特以其衆不如故勸王之國以避其鋒養民致賢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圖天下也此意蓋惟韓信得之故數與蕭何語而奇之孰謂何徒持文墨議論而位不可居諸

將上乎

漢王築壇拜韓信爲上將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燕父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卽印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都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遂義帝置江南所過殘賊民

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唯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按信之用蕭何之薦也何數與信語而奇之者

蓋必資之以王入漢中定三秦爭天下大略而信皆有以告之也不然何襄爲勸王之蜀而信亦奚爲崎嶇從而西也信既入蜀未有所用乃不少待而隨亡者蓋未知何之言不言王之用不用故亡以試何之這不之耳何果追信而不告王亦料王之必駭而怒也然後以爭天下大計聳王而激其用信之心然不言信所以奇者待王之具禮而信自陳也夫以項籍之強且勇王之所畏也信熟察籍之強勇學不足畏而其不道之跡又不足以服天下於是具以告王則

王平日所以憂籍者今乃知其無不可辦而天下已入吾度內矣信豈非人傑也哉既定三秦都關中遂引兵東向以擊魏破趙仆齊晉蕪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功也惟其不能舉道讓讓於能伐功使帝衝而忘之以就大戮漢則過矣信亦未為無罪也自時厥後開國之君若世祖若唐太宗宋太祖皆思保全功臣正以哀信之熱不已而歷代數臣稍知道者亦多以信為監而自貶損然則信之功罪得失豈不昭昭也乎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遊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賊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棗陽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按黃石董公四皓皆秦世隱士黃石授子房書一編曰讀是可為帝者師然以子房而觀黃石

蓋亦智識之士未必伊呂之儔真可為帝者師也四皓定太子出於子房之畫策漢主初高此四人求之數歲不獲四人者其材果王霸之輔當帝誅無道秦滅項羽出而佐之以成帝業可也不知出此而以逐民大蓋餌於太子之卑詞安車身非熟賊宗臣而進受扶顛持危之責且既為帝所高不引大義責之使正家人之體嚴嫡庶之分割威姬祚席之愛呂后干政之源而其言不過曰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是脅之也是時帝已昏耄故為所動耳司馬溫公疑而弗取是已而胡氏不然之謂其合春秋深許首止之盟周易納約自牖之象斯論也蓋在子房之制帝則可在四人為良所制則未也若夫董公遊說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則其言高矣漢之所以得天下堂堂乎名正而言順者董公發之也於乎董公以正名號漢王而子路反以正名迂孔子豈不深可慨也主如崇陽令蕭何侍太子宇中為法令約束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計聞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當之絕

按漢是時新敗彭城下諸侯復叛漢歸趙雖守

滎陽而楚攻之急漢王乃遠還滎陽立子盈爲

太子以王宗桃繫人心又復如滎陽命蕭何待

太子守關中立宗廟杜稷所以萃聚天下於漢

散之時根本深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全

矣帝王之興其規模氣象乃爾顧暗喑扛鼎之

夫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雄豈其對哉

韓信旣破趙軍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

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

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

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

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

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

衆勞卒能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強此將軍

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

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

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爲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按中庸孟子有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曰禹拜

昌言夫以舜禹有天下不與而猶察邇言此

固聖人之所爲也若韓信者一武夫耳而乃能

行舜禹之事一戰破趙軍二十萬禽敵斬餘威

震天下在他人鮮有不驕而以勇略自居者信

則卑卑焉首禮左車而問計于是服燕不遺一

矢豈非人傑哉諸葛孔明旣得政即發教求益

群下故能驅策英賢功蓋三國且天下未嘗無

才也謂韓信孔明才絕一世可也謂天下後世

不復有韓信孔明非也戰克之將才氣兼人世

恒見之苟有韓葛之心虛已下人以用天下之

才則人之才皆吾才也若露才以逞是與天下

角角則人才皆吾敵矣豈能成吾事乎千載之

下誦二子言凜凜然有生氣於手雄矣

漢王聽鄒食其說欲復立六國後未行張良來謂

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

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

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脰

華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

下游士離觀咸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

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
取天下乎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按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策同事同而
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
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
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
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
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

秦攻事之卒

八

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
承敵之斃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
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
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派上鞅
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亡攻之彭越之難
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急情之卒應
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也
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
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以魯公禮葬項羽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支

屬皆不誅

按漢王初與羽俱起布衣受命漢王約為兄弟
及羽背懷懷楚故弑義帝漢既傷仁仗義討之
窮鋒芒闢蓋本事天下也天下既定項羽已誅
王於是追念當時拔劍並起結好圖秦以至鴻
門講解歸太公呂后之憂增城果何警乎於是
禮葬哀感全其支屬此圖五落大度之真情
也豈曹操偽哭袁紹以傾河比之人之望者哉
項氏支屬既皆無惡感後王莽篡位曹孟改物
漢氏子孫顛而復起此皆帝之遺澤也南北六
朝五代之際既奪其國又戕滅其子孫唯恐其
為吾害然而覆轍相踵不喪毫釐天道好還豈
不信夫

秦攻事之卒

九

政監卷之六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侯諸將母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按楚漢之際兩雄交爭久矣高帝百戰百敗卒得天下者積必競之勢時至而就也楚唯無強一敗塗地者亦積必亡之勢時至而傾也帝至是置酒南宮功臣並在平日慢罵雄姿不肯少自矜伐盡歸功于三傑史稱豁達大度不有窺於此乎唐莊宗旣滅梁每對臣下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於是功臣皆解體試以高帝視之與丈夫之對孺兒奚異

李布爲項籍將數倉庫帝籍破秦歸來布于有舍匿罪三族布乃脫跣爲奴自責於魯宋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字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天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遂害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中曰

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傲丁公也

按布是時國亡主喪亡命無所歸帝始怒而求之使義而召之則布亦可以出矣然朱家豈不賢哉至於丁公亦布儔也又有恩於帝而獨以不忠受誅何歟司馬光不曰高帝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

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
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處事豈不深且遠哉
婁敬說帝西都關中帝以問群臣群臣皆言周王
數百年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淆澗背
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
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上即
曰西都關中

按王公設險以守國不曰有是言乎然固國之
道不專是也昔者周都鎬京而朝諸侯愛貢獻
則於東都以洛邑爲天下中四方道里均也漢
是時新有天下按周之故事推行先王仁政以
數百年塗炭之民一朝屠諸社席之上治天下
猶運之掌秦關百二豈祈永永命之基乎故以
六國楚漢之廢關言要敬張良深計也以周秦
之長短律群臣不爲正論乎

張良素多病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又
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此
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按子房從漢嘗爲畫策臣如鴻門講解讓六
國封韓信追項籍之類此其見於史者高帝稱
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則其密謀深
計史之不免載多矣先儒以其進退從容謂有
儒者氣象又因博浪沙事謂其欲復韓而不爲
漢韓賊乃從資漢報讐項籍要之子房本貴介
公子智謀有餘故嘗往來諸侯間非唯不敢加
害又敬禮焉高帝嘗稱其字而不名及是願從

赤松子遊蓋以智自全司馬公謂其明哲保身
固爲近之彼高帝起布衣不階尺寸與諸將皆
故等夷力鑿疲戰以得天下其猜忌之心終未
釋然故親如蕭何猶嘗繫獄況韓彭乎必子
房之才智名望苟自擇齊三萬戶而事雄猜之
高帝殘忍之呂后有全理乎或問子房遇光武
昭烈亦若是乎曰時與世殊豈復然也光武昭
烈皆起帝胄海內歸心多士從之義分有定既
驅除廢維則左右皆素所委質之臣子房處是
其功名在高帝武侯之間師儼辟穀豈足爲乎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初秦悉內六國禮儀
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
襲秦故

按周監於二代八百年間雖曰陵夷至於戰國
諸侯多去其籍然天下必有知其略者禮失則
求之野叔孫生於是求遺賢考訂潤色開漢家
一代之治以班於三代豈不美哉高帝既智不
及此而通又諧世取寵遂使古先哲王禮儀文
采不表見於後世而秦政自私之制復強王澤
熄而霸術興通之罪大矣宜兩生所以不從場

氏以爲齊魯大臣者也

陸生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
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卿使秦之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
足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就其書曰

新語
按治莫善於周莫不善於秦高祖勃興承大亂

之後復古之一機會也苟得真儒而用之原
啓告法周之所以興德秦之所以亡成周之思
可挽而復也故宋胡仁仲作假陸賈對曰使陸
生有言而高祖用之則必六官有制禮廢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
有戚夫人爲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
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
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
害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事而呂氏至於族滅
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

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皋陶伊傅周呂之裔
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
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黜布陳稀盧縮韓王信不
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
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
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
則必封達諸侯藩垣屏扇根深蒂固難於崩陷
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
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

十稅一近於猶道富者田連阡陌儲擬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嘉克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簟者則臨幸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罪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爲法不聽政矣

孝惠皇帝元年秋七月以曹參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東擇吏才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

史記卷之六

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故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密爲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密私問之參怒答密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着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執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

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彼漢唐宋之治校諸三代誠有不逮然高帝太宗執祖皆積苦兵間危然後定其立法創制必鑒秦隋五代之弊思慮周密損益以時繼世而爲主相者慎守勿失天下豈有不安之理參始相齊師事蓋公學黃老言治尚清淨及是代何一以此道行之世儒或議高帝有天下底事草創參于是時用賢興化豈無可爲之事此似是而非夫以高帝之雄傑大度不得伊周之佐以反三代之治大抵皆襲秦故今惠帝年少委情內制呂氏將相大臣又皆高帝故等夷法制已定上下相安參本戰克之將不難柔克度已知人明若燭照豈下謂賢乎世之小才輕能責緣大位作聰明亂法軍以至僨事者皆參之罪人

監卷之七

太宗文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於危亡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帛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

用此令

按仁哉文帝之詔因春和草木羣生之遂而思窮民老者之失養其不忍之心與先王哀軫獨惠小民至於蟲魚草木咸若者同一揆也爲民父母行政而至橫征暴斂虐用其民使終歲勤勩而不得以養其父母求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不拂其性者蓋邈然不及矣君子讀文帝之詔與杜甫石壕吏詩生民之遭值幸不幸有如是夫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日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

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之謂也昔禹三苗不服益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禹於是班師振旅帝誡教文德而有苗格自五霸迭興而尚功利競詐力然卒未有能朝諸侯有天下者至秦雖併六國一海內不二世而豪傑並起亡之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賸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不其然乎

二年十二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於是相陰侯騎賈山上書上嘉納之上每朝郎

奏書卷之七

七

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聲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盡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跪乎上說語夫人賜金五十斤按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詩書所稱自堯舜至丁三代賢聖之君莫不皆然飾非拒諫惟樂與紂耳後世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皆能屈己從諫太宗雖云畏義勉強不若文帝之盛德自然

然致貞觀之治與西京災異漢四百年唐三百

年祈天永命古人固不虛言也哉

拜張釋之謂者僕射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當夫從旁代尉對甚悲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當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當夫喋喋利口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當夫口辯而起遷

史記卷之四

四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以深惡之也然自古人主昵比小人未有不由其巧言令色也釋之所對曉譬明白文帝又能從諫弗弗是以朝無佞倖將相大臣各安其任武帝一肆其心寵任江充至於交亂家國巫蠱之禍首及太子京師流血用小人之害如此人主舉錯安可以不審哉

五年春二月地震

按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

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

不通盡以爲氣數通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

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

母震怒聲也異常人子當極果恐懼思所以平

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

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

雖有此異而無其應與

賈誼上疏其畧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

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

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不正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又曰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禍殃及身

按誼之書有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

爲長太息者六必文帝之賢而並危言不諱如此漢道之盛豈易得哉而預教太子置安天下尤可爲百世人主守國之監故表出之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按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情而然乎若

又從而赦之則與衰成之世何異哉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之後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氏之心也此之謂能權先儒論斷如此然朱子於綱目書薄昭有罪自殺則昭固當誅而帝之仁武卓乎其難矣

除田之租稅

按文帝時賈誼晁錯皆以積貯未備說帝募民入粟拜爵未幾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蠲田之稅租此實由帝恭儉天下化之莫有奢侈之習故雖匈奴犯邊歲致金繒河決築塞大司農所費常有餘裕然後知民窮則匱國以淪亡者未有不由其君之縱欲而臣之聚歛掊克也蓋常觀於宋景定三年費以道欲建富強之策用劉良貴吳勢言買官戶踰限之田可得一千萬畝歲收租六七十萬石於餉軍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由是浙西六郡買田得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充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六郡之民於是大困買既恃權尤言公田害者皆不聽或加斥逐賈既去國此軍已於具潤言者復乞罷公田之籍以收民心然邊邊日急竟不及行及元人入臨安遂以其租爲餉軍之利終元之世六郡官田之數不復減矣逮

聖朝洪武永樂間近減重額田今江南諸郡如
松江一府宗熙熙間秋糧十餘萬石今爲八十
七萬石於乎重矣莫非王土何官民之分一視
同仁何輕重懸異井田之法三代聖王之良法
也自秦而後莫之能復官田之籍誤國奸臣之
弊政也自宋至今猶踵而存存者動以國用

爲辭抑蓋觀文帝蠲租之政而考其故乎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
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
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
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
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
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戰士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

敵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
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有頗牧弗能用也上就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按夷狄能爲中國患唯北邊匈奴以漢唐強大

立國而強強自若和親賜幣手足倒置久矣魏

晉啓虜而劉石之難作趙宋失防而遼金之禍

深誠中國之強對不可不慎者也然觀魏錯暴

民徙邊之議馮唐頗牧魏尚之論則置將任兵
無踰比道矣雖古今兵制或殊而此意豈可不

師乎

以中屠嘉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受幸嘉

嘗入朝通居上旁急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

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

朝嘉坐府中爲撥召通不來且新通恐言上上曰

汝第往通詣相相免冠徒跣頭謝嘉嘉坐自如責

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符

郭召通而謝丞相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

按嘉貴通之事凜然大臣風節與汲黯尤

將軍青畧同君子觀嘉黯之剛正而視孔光張

為革為何等物邪

孝景皇帝三年七國反帝使周亞夫將兵擊之

中常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陛下亞夫堅卧不起

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取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按三軍之命懸於一將故將不可以不重軍中

夜驚本奸人挑釁欲俟其亂而擊之亞夫鎮之

以重故亂自定雖然豈惟宅師當爾邪至於兩

軍相對白刃交接亦惟重以持之則能堅忍不

可敗符堅傾一國之衆六十萬人寇晉雖肥之

敗慕容垂所將一軍獨全非重何以能之苟自

懷執雖重陣如八陣六花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政監卷之八

孝武皇帝元年董仲舒對策曰臣按春秋之中視

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

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按仲舒推明天人相與之意深矣蓋天地萬物

本一氣耳故夫人一念之善惡天地為之感動

殺一孝婦而旱烹一虐吏而雨豈謂無關於陰

陽哉春秋之世災異變故何日無之螽蟴蜚蠊

麋錄鳴鵲日食星殞星孛水冰無水不雨雨雹

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聖人悉列而不

遺將使智者雜而觀之以知其所自則凡遇變

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於消去斯聖人警世之

大訓也而或者乃謂春秋斷爛之書天變不足

畏是豈知天人相與甚密而至可畏也哉且夫

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世星宿常怒而雷

霆之震必有怪奇巨測之迹此皆天地之至權

而濟夫王政之不及者也昔楚莊無災而禱於

天嘗哀無災以爲天棄隋煬帝荒至十八年無
災一旦郊而大風雷怒蓋天之所棄而絕之之
明驗也善乎董生之言實萬世人主敬天之龜
鑑而人臣有欺其君虐用其民以自私者其毋
謂天道遠而善惡之報非陰陽鬼神之所司也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武帝使汲黯往視之還報
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按汲黯是時爲謁者河內失火千餘家未大害
也而武帝遽遣近臣視之河南貧人傷水旱萬
餘家所傷者特貧人雖急猶可奏報而難以小
臣遽發倉粟君臣之憂民如此豈不俱賢哉後
世有持便宜權司牧者卒然遇頻歲之災連二
三郡之饑饉不能較變通之法坐視倉廩之儲
惴惴以爲官物而唯循常守故拘拘於勸借之
間遂使公私交困貧富兩弊奏上凶荒又多顧
忌不能舉三之一至於貧民產去而稅存或瘠
鹵淹汨荒棄而虛納歲賦或官民田稅重輕懸
殊不肯撙絲毫利害明告於天子以救難除患

視汲黯亦少知愧哉
董仲舒說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
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曉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
按仲舒限民名田之議最爲近古哀帝之初師
丹復建議欲行而卒不果者貴戚近習皆不便
也雖然借使行之亦必不久夫以井田之制如
此其善三代相因如彼其久而猶有廢之者而
況漫然欲爲之限乎彼戶之多寡民之貧富不
可得而相一也天時之旱潦寒暑之災變與夫
山川原隰之高卑沃瘠不可得而均齊也限之
以田而有是數者交錯其間則消息盛衰之必
至於勢大者併小力強者吞弱而併兼之路
可終塞乎竊嘗惟之井田之外無復良法善理
天下者亦惟視時而爲之所耳豪右貧弱不可
相一以今南方而觀莫若兩利存之使其自相
依附均徭薄賦而差役不及於貧弱明法施政
而威令克制其豪強雖治不古若亦順而成矣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毋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逐棄居郡不得其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知諛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辭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擬詐以衛主心外挾賊更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

罪

按正人立朝奸邪爲之側目夫正之與邪譬猶水火之性反不可得而同也見邪而惡聞奸而疾人孰無是心乎而持志不堅養氣未定一旦與之同朝共事或惕其勢或藉其寵或入其倖媚日與之昵津津焉若食美而不復知其爲奸且邪焉其始不過以其勢不傷我也龍能庇我鷹我也佞媚能順我助我也而孰知其僨事壞國家也群之不欲之淮陽非輕外任也蓋欲棄間爲上言湯以安朝

言可知矣豈非社稷臣哉胡氏因使武帝以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張湯而用汲黯爲御史大夫則當有輔導達明諫止救正之功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上見群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廢貴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卿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

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至是其悔心之萌乎然悔繁刑悔重飲悔修宮室悔事四夷則以國用空虛生民疲敝諸衣塞路盜賊滿山有觸其良心而悔也至如神仙者其術導人以久視輕舉人主富貴之極所顧慕者長生不死耳血氣愈衰嗜慾愈切病時年已六十有八乃更悟其妖妄而斥罷之可謂難矣自是定繼嗣去鉤弋顧命霍光皆帝之明也

孝昭皇帝五子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公

卿雜識視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荆賈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按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不疑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據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

下令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二公之論如此借使廷尉驗治形迹果爲衛太子何如昭帝無乃暴太子稱兵反亂之罪申先帝哀憐望思之情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食以終其天年可也

罷權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按輕徭薄賦不與民爭利此王政之餘意治國之要道也然此唯人主親賢愛民躬行節儉然

後能之苟一嗜甲兵土木聲色貨利神怪之事或爲左右蒙蔽奸邪欺罔爵賞無度費用無經雖欲爲之不可得已漢昭以冲英嗣統霍光以忠毅輔政能用賢良文學之議不牽於私情視文景之所以富庶武帝之所以虛耗法其所當法改其所當改不三數年百姓充實此真可爲後世訓矣

鄂邑長公主等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明旦

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非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按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政監卷之九

中宗孝宣皇帝勤精爲治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故固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書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按宣帝起閭閻知爲治之要在刺史守相故考實而久任之史稱吏稱民安正爲是也後世以

資格用人中閭因幸乘會隨資叙進雖庸流以

資格用人中閭因幸乘會隨資叙進雖庸流以歲月致高位而英才以品秩居下察斯民既不幸而不得被賢者之澤而賢才亦無由以立良吏之功是固胥失之也厥今長吏親民小則州郡大則巡撫苟擇之精任之久使賢才用而優劣得所功業者而惠澤加人天下有不治乎置廷尉平路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言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殘以刻爲明深著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憐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之以示之吏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秦畏卻以取鍊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按溫舒所陳豈惟漢獄吏爲然千百世司刑之家法也然直可嘗刻深之人若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詎有是邪蓋嘗因是而觀司刑者矣自非受賄侮法孰不欲得其情而斷之惟其任喜怒而偏聽作聰明以妄擬或因其情之未得詞

之不同繫以嚴刑考之文禁苦之則貧非富敵

小弱非豪強對吏奸出而指導獄情變而反覆于是冤抑莫伸許安得計而獄訟愈滋難理矣苟加矜恤審事理驗證左惟公惟明何患典獄之不可於乎民命與國命相關溫舒之言知本之論也

渤海盜起拜襲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器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曉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國欲安之也遂

巨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遂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勸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盜賊聞遂散令即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之

按無虞之世適一方盜賊迫飢寒而起或殺傷人或脅於不逞事雖不可已而其心未必不懷內顧以劫奪故殺爲可安而久也惟得其情而開其鄉往之路治之易矣龔遂之守渤海是也然臨時制機亦在有司者好謀能斷不可以一例槩也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薛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按人之譽望風節非一朝之積既已著乎人然後慕仰畏敬挾貴介者爲之消氣懷奸倖者爲之沮謀翁歸爲人亦溫良謙退至使廷尉不敢托一邑子其尊望服人如此修己者安可不以爲法

匈奴擾車師田者常議欲擊之魏相諫曰臣聞故貴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也由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

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讎介之愾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按相論五兵利害與國家所以緩急之故其有關於治道大矣宣帝於是寧損車師故地而不與較其戢兵保民之美又可勝旣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是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

之數乎其可服者於風俗薄。子。其殺大之變直言不隱而宣帝過能。君臣如此安得不致中興之治。

相好與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所。行事。賈誼見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舉。據。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報。白。四。方。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報。奏。言。之。與。丙。吉。心。心。按。漢。家。故。事。自。高。祖。撥。亂。反。正。文。景。恭。儉。孝。民。武。帝。稽。古。定。制。其。間。賈。誼。之。疏。晁。錯。之。議。董。仲。舒。之。策。皆。卓。然。經。濟。略。也。相。能。遵。守。之。推。行。之。

王業有不隆乎且宰相以四海為家海內之事皆吾事也逆賊災變此事之大者而諱不上聞響猶士庶家有患害而為子為僕者不以告主家得無危乎丙純同心真。日。李。注。

其事而王旦諫止之失矣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皆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太恨

所以謝絕弗復為通

按安世與議大政而不諱於外。引。賢。者。而。不。邀。其。功。世。之。伐。功。能。責。報。謝。者。比。地。然。讀。安。世。傳。穎。不。有。此。乎。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按人之才能非但試而見亦必歷而練也重內遷輕外任此人臣欲得君者之恒情宣帝以英

明之姿擢攬庶政

策。群。考。故。能。吏。稱。民。安。而。中。興。大。業。望。之。雖。雅。志。本。朝。而。屢。嫌。外。補。不。足。取。矣。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新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九落

道去其泰甚者耳

按霸之務安全長吏與所言數易之故真足為後世鑒宣帝之不欲數易太守務責成者亦

此意也霸之用心愛民如此宜其為漢家
補首及後為丞相功名短於治君史因稱其
長於治郡然則君子有志功業獲一郡足矣何
必三公哉使霸不嘗為郡其汲汲於百世下矣
諫大夫王吉上疏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
主於三代之隆也蓋務在於期會簿書獄訟
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
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
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
禮明主制敵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闊吉
遂謝病歸

子陽可謂大臣矣
先零羌叛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充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兵也田以待其弊因條不出兵也田
便宜十二事且曰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原野雖無尺寸之功
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患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按充國老成持重觀其所條奏動為社稷生民
計雖奉璽書卒不遷就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
忠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誰當言之為信
力行毅然大臣風烈使帝以天下任之當如此
兵矣
丙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
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
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喘而用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當憂農時人以
為知大體
按吉不問鬪傷而問牛喘與陳平不對錢穀皆
知宰相體者然平詐人用口舌尤務吉寬大長
者非徒見問必將內懷惕若思以處此矣漢制

業錄曰先王之舉事惟順天時

不考陰陽之序察寒暑之變而後

於天下和平災害不作月令之書雖

有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

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

復論囚梟錯魏相嘗奏言之曾謂一

能乎

匈奴款塞請朝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

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

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

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

上

按書稱四夷則南蠻北狄胥之為夷未嘗以

北尊於南可與中國耦也唯此祝三方近邊塞

尚氣力攻戰關強戾常為中國患故代有干戈

之動所以正朔不及禮教不加者夏尊之勢

之所不能及者先王亦不徒費中國以強臣之

耳孝宣之世遭值匈奴衰亂款塞請朝宜於此

時從丞相御史議定朝聘之禮云是夏之分儀

知中國禮義之嚴縱今後前為之歟伏復犯

而文詰之加亦有辭焉而願

時石晉獻地李唐借兵固為失

之於中國隣敵有素故甘心稱臣而不諱也

之之議苟悅謂其僭度失序以亂天常豈不

乎

政監卷之十

戴溪汪氏食貨公案卷之十

孝元皇帝初元三年珠厓郡及議大發軍持詔賞
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十里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荊楚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
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之所能致也以及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
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
賊並起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
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悄悄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臣愚以為非
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詔罷珠厓郡
按亮舜之世中國地方誠狹如三苗在今洞庭
彭蠡之間德負固不服歷夏至周風氣漸開聲
教旁達越裳西旅咸來貢獻漢武之世南通百
越北開河南地於是中國始大易搖而難靖干
戈相尋而民重困矣捐之之議未為無據而于
定國等又是其議遂棄珠厓專意關東可謂知

本矣哉

太祖皇帝暨漢唐人主好大勤遠之弊於

皇朝祖訓首論朝鮮安南等十五國在所不征以

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大

哉言乎與孔子斟酌四代禮樂之制同垂萬世

聖人復起必來取法矣

給事中臣銜上疏其略曰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

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

心上有奸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

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又言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

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倣倣之此教化之原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

按朝廷者百官之萃京師者四方所觀以為則

者也故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夫京師首

善之地而容留四方之游惰萃集天下之狡猾

侈靡淫放詐偽爭奪風氣頹洞塵海混濁委天

下之膏粱以養其難窮天下之伎巧以適其意

此其始而駭中而悅終而安觀衡所

疏漢京師之俗可知矣古者尊嚴王畿以固安天下此何地而容不整邪書曰旌別淑慝殊厥弁疆禮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宜衡以爲言也

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按甘延壽陳湯鳴奉世皆矯制以成功臣衡以爲不可封者以其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事生心徵幸劉向以爲可封者以郵支嘗殺漢使者延壽等誅之爲論大功者不錄小過唯先儒胡氏以爲如甘陳之材

李陳書

五

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以是徵諸當時元帝於甘陳當如宣帝之待奉世可也宣帝雖不侯奉世而光祿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卒歷九卿將軍爲國虎臣使元帝而若是雖不加爵土下亦何言哉

孝成皇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羣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使者以聞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羣子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投之宜異於往時令既享其聘高之職而更受

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假令羣子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羣子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降狀果詐

按敵國強隣旣已通好奉獻必持信義以待之修內政以防之審事機以應之則彼雖欲啓罅乘隙其道無由高祖不親劉敬之諫而受平城之圍武帝輕信王恢之言而開馬邑之釁又君梁武之於侯景宋徽之於張鼓其極至於國亡

李陳書

四

身殞爲天下笑漢有大事輒下公卿議故欽永輩數得獻其言以二人之才而不附王氏豈不爲漢名臣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與上書言尊治京兆前所稱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讎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官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公卿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竟飾文深訊安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按公道鬱於上則清議激於下蓋自古而然也忠爲御史大夫位班三事謂宜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各得其職可也而乃偏聽丞輔之言輕奏材能之尹漢廷宰相諫大夫噤不出一語與之辨明向非湖三老乘輿爲申白等之功能破析忠之章奏則欺詐得行而賢否無別矣幸興之言見聽尊復被用而張忠揚輔不加究問則亦失刑矣若此者非王鳳所爲乎公道既鬱清議激而旁出此漢之所以不復振也歟

竊向曼王氏太盛上封事曰王氏一門乘朱輪華

較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函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爲身崇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獲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唯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

按漢自呂氏擅朝寵任諸呂故終漢之世外戚相尋爲禍向之論忠矣而無救於王氏之篡故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後世唯宋一代家法近正有高曹向孟之賢逮至我

朝傳祚六葉家法之正

母后之賢則又過趙宋而軼成周此實可爲百世法矣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美石梓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爲罷昌陵反故陵

按厚葬者秦之失也漢襲秦故厚葬亦其一也降及後世國家陵寢自非無道之主未有如漢之厚者而皆不免於發掘此劉向所謂有廢興者也厚於葬者果何益乎唐人許渾經驪山始皇墓詩曰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頭

一種青山秋草東路人惟拜漢文陵則是人主欲受身爲百世計者其唯師漢文乎

故槐里令榮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廟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侯上大怒曰小臣居下敢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可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

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之以旌直臣

按是時王氏專政災異迭見漢之亡可翹足俟矣禹以師傳之重丞相封侯當帝親臨質問而乃自顧年老孱弱不肯實言復妄引經誤帝卒成王氏異日之篡禹雖獲全當領蓋不足以行尚方寶劍者也然天地之正氣流行豈有息時方漢庭空無人而雲一發之漢一日未亡社稷猶有光氣

孝哀皇帝元年求能浚川疏河者

按侍詔實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蓋隄防之制本起戰國各以自利所以湮河故道而爲歷世患也漢書言河出崑崙元史所載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鄯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自是而東行至崑崙可三千里又自崑崙崑崙至積石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餘里則河之來蓋已甚遠而漢使所不能至綿渾之勢豈隄防所能制邪至宋之世河復南決遂與淮併

朱子嘗觀華夷圖指某水云此水將有入淮之勢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乃北流又嘗觀中原圖見黃河入淮云祖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南流故其勢亦衰與呂伯恭所云同我朝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河已東流併淮入海矣乃鑿衛河通漕而於臨清置分水閘千艘萬船歲給京師無淹遲之虞無河決之患駭功大業亘古所無於乎盛哉

莽迎襲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業由今明

卷之七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操莽說其言不強致南郡太守郭欽充州刺史蔣詡亦以廉貞爲名恭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恭慕位居咸謝病不肯應三子來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袒裼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按莽以虛聲詭行乘漢家中微人主失柄挾文

母之重而行竊奪其事無足言矣惜乎國有禮義之閑人有廉耻之節不有君子孰能扶而正之龔勝顧獨不念安車駟馬之尊已而以禮義之閑不可踰也方等亦豈不知玄纁束帛之榮名而以廉耻之節不可喪也使莽之力足以移易漢家之宗社能去禮義之閑乎莽之詐足以愚弄天下之人民能漲廉耻之節乎以是而繫孔光何名爲儒以是而律楊雄何稱爲賢於乎去就之分榮辱之攝人其可以不審乎哉

卷之七

七

政監卷之十一

世祖光武皇帝初拜大司馬至河北鄧禹杖策之及於鄴世祖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偏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與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之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

按禹十三歲學于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及是杖策謁軍門以數言決天下大計他日因帝披輿地圖又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此伊傳告君之語也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耳

為東京元功圖形靈臺而無功名於竹帛也

哉

初宛人卓茂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按光武即位之初隴蜀未下庶雄猶禁不取梟俊權謀之士而特重忠厚之人循良之吏既而又徵周黨嚴光輩至京師禮而歸之帝之所為若是宜其光復舊物享祚長久而東京名節風

俗丕變非帝倡導之功而誰歟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為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俟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按弘守正不阿若是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矣世頗以糟糠妻不下堂一節稱之豈知弘者平

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按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信與鬼神合吉凶其若非如堯舜禹湯文武孰能當之後世對君之詞凡書疏表頌勳以聖言雖施於冲幼昏亂之主皆然而君人者亦慨然居之不疑習俗之久謂爲當然豈復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而企慕之乎先武因一日食遂下是詔厥後明帝嗣統亦禁浮詞稱譽示不爲諂子嘯皆卓乎不可及也

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按禹貢揚州之貢於橘柚獨曰錫貢橘柚非歲貢之常若供祭祀宴賓客必待錫命而後貢也蓋不以口食之欲勞害百姓後世主人主縱欲無厭凡一珍一異如荔枝花石之類紛紛致貢使者承命旁午有司阿旨順從指以貢獻爲名以

一科十拷掠需索途路之費推挽之勞州縣所

至騷然民如之何不窮且怨哉

太子舅陰興禮賢好施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卜國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沆社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

按愛憎本乎情而加諸人則有公私邪正之分苟徇吾之私心而不以公臨之則冤瑣輕儻小人雖爲欺爲佞爲邪爲奸皆可以取愛而去其惡矣英俊薦實君子雖爲忠爲直爲賢爲智皆可以取憎而忘其善矣昔居庸品一言之下猶

能整人况居宰物之地柄執陟賞罰之權而率情任私其禍天下國家豈有量哉憂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陰興有焉

郡國盜賊並起解而復聚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諂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邑門不閉按盜賊之起不常或迫飢寒或出誘脅或殺人

報讐犯法亡命出沒山林險阻惴惴恒不自安其心豈不欲復本業思父母妻子之完聚乎其跡蓋無由耳鄰兵計之多則勞費少則不足其命苟於意外脫略出奇用間如斬一人而五人除罪則賊幸於自免者將不謀自同詔令在前情意猜阻於是不復能聚而蠻散之計行矣況是時群雄大盜已就禽滅而帝方勵精圖治立法唯出令信以此誘賊如之何不散此牧民

者之計也

為弘農太守虎略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也

按昆之政至於火滅虎亡一偶然而致哉使昆

之問任也其詞支遜也其詞費不若對以

帝永二年帝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按胡氏曰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儼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江舊多虎暴嘗募設檻穿而尤多傷害太守宋

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為民害故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創課創其後無復虎患又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

按人氣不和則妖孽乘之故有水旱疫癘草木為獸鬼神之異宋均知猛獸之故在殘吏一驅之虎害遂息是何神速邪蓋殘吏去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而妖孽不能

十其間虎雖異類亦須字格各屏巢穴何
有若夫文吏習爲數固其弊也廉吏何益
無益耶殊不知人情非一政要多端故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廉吏以自守爲能以不恕人爲無
私賞功則恡議獄則深吏欺政弊情知而莫敢
誰何歲飢民困坐視而不肯賑贍何者知廉之
一節而飾名遠嫌者多也宋均之論唯有不忍
人之心者斯可與言政矣

帝聞西域有神曰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
及沙門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
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
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曰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

按佛雖自顯宗時入中國蓋是時神仙禱祠至
盛識緯之術固已清亂天下不但佛也然至於
今獨佛之法盛而其他皆莫及者其術數固易
窮而所以漸濡人者淺也佛之言恒河沙數世
界雄誕不可數詰而明見性之妙揭福死生
之說高智下愚俱落其窠千數百年之習豈人

人火書一朝而去之所幸吾徒學聖人之道出
而佐國家興禮樂正風俗用賢才大本既勝則
其執不得不入於衰因其衰而滅之易矣於乎
不能均盡天下之田以驅游惰流亡之民歸南
畝而欲禁其入僧籍士大夫不由聖人之教昏
酣於利欲之場而曰異端害正道論者姑少思
哉

政監卷之十二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儉無濫性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惡蓋應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帝深納之

按漢襲秦故其法嚴又重以連坐是故永平之間楚獄一興其詞語相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治不休其得無冤乎寬以濟猛寵之論是已

然嘗反覆古今刑罰寬嚴之間矣衰亂之世或苛或弛不足言也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典刑鞭朴制法也肆赦賊刑原情也法一定嚴也情可原寬也以寬制法則法不平而當重者或輕矣以嚴原情則情不得而當出者或入矣制法嚴故刑故無小原情寬故罪疑惟輕舜任皋陶民協于中蓋謂是也漢惟無一定之法而用苛刻吏議獄是以深文致人而死者衆縱上以寬臨之安得吏

皆持平而獄一不濫乎則是世主欲舉一世而濟之太平之域必制法法一定則民知所避而吏不敢有所輕重寬嚴蓋不可偏任也

大明一律漢魏唐宋之得失於是大定

聖祚萬億載無疆之休孰謂不在於茲乎

廣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義先為安陽令俸祿而喜後母死徵辟皆不至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同起居加賜牛酒

按禮義廉恥人之良心雖為習尚變易然未嘗

不為定德之為懿也閭閻無藉之子本不顧禮義恥也苟諱以無禮義無廉恥則勃然反未所以安受之者也是人之所以為人三綱五常之所以著於天下而不夷於禽獸者本於良心存也居人上者率而先之激而勸之則黎民於變江漢化行豈異道哉先武崎嶇兵間弓矢未輯既以厚德賞卓茂又以清節禮嚴光周黨及是肅宗又加資毛義鄭均天下如之何不化東漢名節之美有由也矣

和皇帝永元三年實惠以耿楚任尚為瓜牙

臺郭璿爲心腹班固傳數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爲路遺袁安任隗舉泰陵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

按邪之言正其勢必至然以憲之凶橫益結安隗斥逐其黨而不能害素行高也魏相以廉正而霍氏絀宋璟以持正而二張沮皆社稷之鎮也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難不事衆遂與衆定議使清河王慶私求外

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闕城門故其黨與誅之憲自殺

按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

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任尚代班超爲都護尚請誨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也邊而蠻夷懷鳥獸之

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篤跌簡易寬小過絕大綱而已超退謂所親曰吾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

失邊和如超言

按國容不入于軍千戈刀斗之間固非詩書禮樂可施也雖然詩書禮樂不可施者儀文也而詩書禮樂之理則爲往而可遠得其理故雖寬如李廣郭子儀嚴如李光弼岳飛皆足以制閭外成功名也使尚代超之後服超之訓修超之政可也才分有定虛不能爲超之爲於是申疏令明賞罰嚴約束謹斥候而以恩信懷衆殊俗雖嚴固不失爲將領也而乃眇超爲平平以嚴急之性而別思奇策不過生事夷狄耳安得不

失邊和此專邊寄者所宜監也

孝安皇帝永初四年朝歌賊攻殺長吏鄧鵬以前議惡屢劾乃以爲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謂曰事不難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詔河內太守馬陵曰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却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又潛遣貧人能縛者僞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袖有出市里者更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按盜賊所聚必多劫掠偷盜不事家業之人
設三科募之以爲用是以賊攻賊也訓有文武
才此特其應機一節耳惜乎鄧騭能薦李鄧騭
震而以私憾失之虞謝豈惜而知其善之理邪
孝順皇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禁巴
張綱郭遵劉歆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勳其貪汙
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勅以下便輒收
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

按八使分行而張綱一劾風烈獨偉惜是時權
奸制朝羣小技縱衆冀未去而綱有廣陵之出
矣然百世之下誦綱理輪之舉司法者猶爲增
氣

孝桓皇帝永壽三年以韓韶爲龍長賊聞其賢相
戒不入境流民萬餘亡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
爭不可韶曰長活濟登之人而以此服罪含笑入
地矣與同郡荀淑陳寔皆嘗爲縣長以德政
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按東漢人才高出西京安順以來祿宦交惡忠

義之士抗節危言至死無悔朝政雖慘風節
著黨禍既烈國亦隨亡若韶等四人周旋其間
道不離羣仁能及物使居三公秉政其道固遠
迤也

孝靈皇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初中常侍張讓權
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
者陳寔獨吊焉及是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按當時所稱黨人與諸宦官若水石之激鬬冰
炭之煎熱無可平之理蓋由疾之已甚而至亂
也夫以凶豎縱恣狼貪池毒內蔽其主外戕其

民漢之亡可翹足待也使諸賢直道淵謀同濟
國家誅其元惡不殲其餘或括囊遠蹈遵養待
時不至互相標榜戮論讎切以履乳虎錫螭蛇

則鉤黨之禍未必若是之烈也夫立平心率物
之人故於是爲吊張讓爲天下計耳厥後再治
黨人卒賴其力得屈伸之美矣

孝獻皇帝建安十五年和洽謂曹操曰天下之人
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通書自以處身
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議有看新吏
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謂之

義之士抗節危言至死無悔朝政雖慘風節
著黨禍既烈國亦隨亡若韶等四人周旋其間
道不離羣仁能及物使居三公秉政其道固遠
迤也

賀夫立教觀俗貴中庸爲中繼也今崇一弊而
堪之行以檢冰塗勉而爲之必有疲弊而或容
偏矣

按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惠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此九者之有異也傳曰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此風俗之有變也德雖在人自有而
俗亦由上以移故居上治人在任有德而正好
尚則相觀而化矣德薄爲之人而性節儉是以
上下飾僞以興矯厲之俗治規而救之實爲治

者所爲也

政監卷之十三

漢昭烈皇帝初在襄陽時訪士於司馬徽徽薦諸
葛亮昭烈詣亮凡三往乃見因曰漢室傾頽姦臣
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
陋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
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
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聚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按昭烈以英雄之姿而又嘗周旋於龐植鄭康
成間信義之聲王霸之略曹操二家劉表所共
敬畏視高祖光武蓋無乎不及也然則崎嶇奔

走而功業不建者以未得地故耳使獲假手關中河內彼曹操孫權雖強如項籍險如公孫述固爲所禽矣又客荆土需襟表坐此渚豈無從而出邪正以天下紛紛操必爲逆荆州與操接壤表不棄機應會通盟諸侯而圖之欲坐以待變老瞞奸謀已成操子之令柳師南臨翦荆俾劉肯少假手昭烈之所以悲者爲表悲耳表不足以有爲而昭烈依憑新野長奔却慮知天下事有足爲者直未與以明智之士與之相圖一旦徐庶司馬徽爭言其賢遂馳駕三往昭烈蓋已識亮之非庸人矣風雲既會魚水相入一言之下區昭烈胸臆憤排而欲得者後雖違亮不遑取荆然楚方士衆公孫權慕之而孫權亦以此接眼昭烈蓋欲以大義取天下不在荆土也不幸創業未半中道崩如以後事付亮君臣之義雖湯伊何以加之於乎曹操豈不臣於漢哉自恃奸雄欺人孤寡矜其詐謀蓋彌章矣亮扶漢以忠聲魏爲賊新山之役迴視草廬之言卒成昭烈之志而不少背其與操之成敗得失果孰在哉一時非義之獲千古不磨之光飄風行潦

慨忽幾何白日青天大明終始丈夫乘時際會即以審所擇矣

曹操東下諸葛亮奉昭烈命詣孫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交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以處之君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拒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甲束兵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曰操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

卷之三

世教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劉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閭閻水軍精甲萬人劉琦今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命猛

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按操擁兵東下吳人舉國震怖議欲迎之而權低回憤辭計未有出過亮將命至軍說以荆吳締交併力破操辭旨明暢意氣激昂權既素服昭烈雄名又奇孔明之敏知其必能辦操也故有勃然所棄之氣

諸葛亮治成都頗尚嚴峻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關弱自焉以來文法嚴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按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公莫如猛及子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不叔悔之興兵攻盜殺之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見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孔明之論蓋本諸此雖然寬則得衆猛則失人猛而後施之寬民悅矣寬而後糾之猛民不益怨乎所謂寬猛之道唯識道可與權者能之君子觀子產之遺愛孔明之懷蜀人思過半矣

後主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亮發教齊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礙關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劬有忠於國亮可無過矣

按事有變化理無終窮故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求賢未嘗不謙己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握鬻吐哺當時天下豈復有賢於禹周公者哉聖人之心不自滿假故也孔明天下奇才功蓋三國而能求益群下追惟元直之啓誨幼宰之十反世之名位稍隆矜已慢謙比比皆是而若孔明之行事邈爲千百載瞻典先儒稱爲三代已

上人物豈三代有是人而其後無是人乎有
事功者可以自負矣

亮嘗自書上簿楊顯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讀爲明分以作家範之今有人使奴執耕
稼婢煮羹雞犬司農大主味盜牛負重馬涉遠
私業無暇所求皆足忽一旦煮欲以身親其役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
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必而論道謂之主公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
問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今明公乃躬校簿書
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曰願死亮垂泣三日

按王介甫詩曰慟哭楊顯諫一言遺風今日悵
無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虞心豈得賢可謂
知慕孔明矣而熙寧間得若等政不能收拾人
才致主於道乃制三司條例司以行新法徒亂
天下又慢諫自用不恤人言慕孔明之遺風者
當如是邪

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按君子小人何代無之人君用君子則治曰
人則亂雖三代先後之君皆然豈特先後漢哉
孔明蓋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豫言之使知所
鑒戒厥後禪果用黃皓以至於亡哀哉

亮伐魏敗績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
其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敗此病不在兵少也在
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
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
慮於國者但勤苦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
可躋足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
敗矣

按勝負兵家之常而有轉敗以爲功者蓋敗則
知懼勝則生驕而所以自取者異也孔明知祁
山其谷之所以敗反而思變通之道求忠慮之
益引咎責躬不少自起宜其再整元戎克敵衛
勝堂堂八陣之圖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聲鶴
唳之聞言姓安堵軍無私焉使天而有意於漢
也復少須臾無死中個婦人之服長蜀如虎之

言司馬懿將不勝憤耻而出以死無戰何懿不禽指揮定而蕭曹失矣運移漢祚志失身殲此少陵所以悲也

漢大赦大司農正光責賞符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禱謝之初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甚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卑乎

按古語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以赦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魯肆大畜春秋譏之赦之偏枯無益於治也必矣雖然季世有天下者自即位改元開后建儲生太子皇孫以至平叛亂遇災祥郊天疾病皆有赦朝廷循為典常百姓望為恩澤加之士大夫或可以激勸施之眾庶或可以恤困抑祥瑞郊天疾病等事固可已也若即位冊后建儲等事可無文詔之詞與天下同其慶乎唯除官吏受賕殺人十惡赦而至於偏枯者又若孔明之不妄下斯可矣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報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嘆曰是吾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按原好直言慷慨有才志而岱薦之於朝原受薦而規岱不異平時一以望直言之益一以直言報知己皆理道所宜然世降俗薄人咸不能而岱原獨能之所以嘉與於君子而驚勸庸流也岱嘗守武昌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岱時年已八十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岱之謂也

以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傑琬接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言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時由其眾望漸服

按孔明嘗稱琬社稷之器又嘗言公琰托志忠雅可與吾共贊王業琬固亮之亞匹也亮卒舉以自代宜眾心屬之而乃遠近危傑何邪蓋孔明與昭烈烈馳驅中原成霸業興隆至天下畏服久矣孔明既卒隣國方張主暗時艱安得不相恟恟琬既受任守亮成規盡忠輔益何得而喜何失而戚公孫丑問孟子不動心有道乎孟子

曰有公琰蓋亦必有主矣

吳以顧雍為丞相雍寡言語舉動時當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然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其於公朝有所陳辭色雖順而心執者正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建議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

按三國人才吳最盛大率皆以才智見任唯張

昭顧雍粗有事君之節為吳王權所敬憚昭性剛狹而雍雅度過之故權任以為相而功業如

漢秘書令鄭玄在內職與黃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按便嬖佞邪之人近之如賊不可得而解者故君子遠之不幸與之交處跡不可遠當心遠之正固其志恭莊其容和異其言若卻正之於黃皓斯善矣俾既敗降正從之入晉周旋終不

尖臣禮以正之忠智使憚以尚書大將軍專管朝政足以繼四英矣漢何至亡

政監卷之十四

晉鉅平侯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謚曰成南州之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按祜專制荆南與吳為對務以恩信懷之刻日而戰不為掩襲之計與陸抗使命常通君子雖以華元子反讎之然得江漢之心傾吳人之望足食訓兵舉預自代晉之所以平江南者大抵

皆祜功也及卒之日遠近哀慕至望碑墮淚此豈易致哉祜亦可謂賢矣

晉議伐吳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等乎

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侮者國恒亡山濤準范文子之見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正以晉武中才之主釋吳不伐猶有敵國之戒厥後吳平遂肆淫佚濤可謂明矣然晉是時儲貳顯赫宰執明邪衛瓘有此座可指之言何曾有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之處則帝之創業垂統貽謀燕翼皆自不足必維持久長又不係吳之存亡也使晉武果可帝王之度弘濟天下以徐結暴虐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哉

散騎常侍劉寔以時危進趨少廉讓嘗著宗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議者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發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推於勝已而賢智顯出按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唐虞宋間亦有拜命推讓雖未必盡賢而是非得夫之公論自不容

派定之此論蓋無世不可行也

祖逖進屯雍丘曰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逃練兵

續受為河內之計

按二非初劉劉越石為司州主簿相友善每中

夜聞雞促起舞及是渡江誓清中原既取譙城之石虎次河南地又將規取河北自百六掾

中書令劉琨傷吳越石聚兵晉陽志吞劉石

日七十五上雖再提既勝喜年使殺

棘牧河南地一日戴淵來統省爲國相下與州
協親同力共圖大事淵既內憂王敦外藉豫州
之助未必不委心聽順也而士稚不能恢弘大
度至感激發病以卒遂使王敦肆逆石虎侵奪
河南地晉室於是不復振矣

陶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欽
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嘗語人曰大禹聖人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以談戲廢事
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
鞭朴曰樽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

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
自謂宏達邪嘗造船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後
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
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
比類

按士行惜分陰之論真格言也是時中原板蕩
劉石虎等東晉諸臣風流安會無奮志獨士
行恭勤自厲酒器蒲博之棄竹頭木屑之儲自
度元規王茂弘之徒視之何啻老農俗吏遂使
顧命褒進皆削不及而士行孤踪特立卒就事

功大懋克清強明遠可謂豪傑之士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都監卡臺奏導

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壹

食素廉潔裁斷直當卡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

同時好嘗謂阮孚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

尚執鄙吝者非亮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

鯁爲放達壹屬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

朝傾覆實由於此亮推之導及庾亮不聽

按晉自元來士大夫祖尚玄虛清言放曠

其弊至於弛社稷丘墟王導庾亮所共

目擊江東再建宜相與更化戮力克復神州而

更循踵舊風鄙夷食素其間雖有高才美質皆

爲所絆甚哉習俗之移人也獨向士行卡望之

能卓然有見卒之功業建忠義顯是大有功於

斯世也

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

國及疾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盡侍中貂

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啓戰軍資器仗牛馬舟

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

按蘇峻之亂溫喬邀侃赴難侃感喬言戎服登

舟子曉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

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問之事可疑也

奏湘州刺史王惔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

廷尉以此而觀則馮軍之食求米怒欲西歸之

事可疑也晚年深以痛盈自懼不與朝權屢欲

歸國以此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

帝之志又可疑也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

蓋策謬又不忿屈服士行士行既後嗣零落而

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史氏因而加誣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欲戍邾城侃曰我所以禦寇

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

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

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

之晉兵大敗亮猶欲還鎮石城聞邾城敗乃止

按庾亮始以智小謀大召乳毒國既免王誅復

臨重鎮所宜省健補過戒於輕舉可也乃不度

德量力欲興兵伐趙越江戍邾而不念祖士稚

陶士行二人爲能邪爲不能邪士稚之力不能

勇趙士行之智不欲城邾而獨欲爲之是以二

人爲不能也可謂不知量者矣君子者陶侃之

遠觀蔡謏之駭諷可以爲智小謀大者之戒

於亮乎何誅

褚裒率師伐趙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謏獨

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智與英

雄不能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

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

朝廷乎

按庾亮嘗表請伐趙謏議止之陳光欲伐壽陽

謏又疏止之今茲諸裒聲勢似可有爲謏又獨

不然之然則中原決不可復乎夫舉非常之事

必有非常之人自當時事勢觀之石勒善戰所

向無前遂禽劉曜奄有諸夏石虎嗣之磨牙肆

毒既吞外寇將勇兵精以區區江左君弱臣靡

財乏力單而欲長驅中原與決勝負此猶綿力

孺兒欲闢扛鼎武夫百進而百仆也假令晉室

得管葛之佐猶須舉國聽信謀經營未可一

朝而定而況庾亮褚裒之徒才非將相身絆清

虛加以自督晉梁二三其德此謏所以憂也且

石勒雖云目不知書每自方前代帝王則深服

漢高此非空言無見也石勒之勇豈勝項羽正使漢高生於其時祖逖陶侃溫嶠都堅奇公蕭蕭歸澤而王敦蘇峻亦將驅駕如英彭矣勒何以當至宋靖康之難不滅永嘉建康之業過於臨安而人材優劣亦畧相當晉之不能越淮制趙猶宋之不能越江制金君子欲成人美樂與人善其論固自不同要之蔡邕明之言定見也詰者若曰清中原復讐最當時第一事可輟之不為乎則應之曰必其君臣有夫差孔明之志而後可

服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有土崩之執今軍疲於外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引處黃躬更爲善治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復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願殿下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衆謀之未晚浩不從按浩之北伐諸賢交諫而皆不從正以與會稽

王昱相得昱既以浩才堪經濟而浩後以昱知已而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顛水白蛤烏巾胡牀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以之增名勝風流而豈可當折衝禦侮將相之任者哉是時桓溫專制上流建襄陽衆來歸無秦方逞華夏構也浩有交驢桓溫撫御姚襄與國選取縱未能除燕城秦而自陝以東陝河之南宜可撫而有也顧浩何足以及此觀說少諫伐之書及後與桓溫謝萬謝安之論固非風流清虛獨長於翰墨矣

桓溫伐秦大敗其兵於藍田進軍灞上北海王猛被褐詣之溫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統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邪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絕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按溫之也灞上辭斬勸以徑進逼長安不從及是王猛又謂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則知溫雖深入而怯於應變值可乘之會而不能星行赴利反更徘徊觀望欲以持重坐取全勝而不虞秦已甚矣秦清野以待之矣使溫聞猛之言思

珍之策容景略所以取秦之計以十萬衆乘戰克之威徑逼長安以珍偏師獨進猶有所獲而况溫以大衆臨之秦其有不舉乎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淝水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按晉是時上下輯睦將相得人加以長江之限主客勢殊而符堅驕淫自逞驕武不休雖傾國而南衆志不一玄石等才堪任使能以少制衆固亦常理也若謝安之過戶折屐王坦之之倒

執手板以安之雅量坦之之忠志縱喜懼在心而奚至於晉史不能決擇而書之爲賢者累矣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爲前將軍固辭不受

按符堅以六十萬衆志吞江南晉朝人人惴恐桓冲深以根本爲憂而謝石等戰破之獲利不可勝計厥功茂矣進爵受賞豈不宜哉而石等乃固讓不受人臣處功名如此豈有盈滿之累而國家亦豈有惜過之嫌乎後世有當關外之寄者費金帛如丘山散戈甲於原野而小有

克捷輒張功冒賞儼然受大任而不忤此

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先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遵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兗州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按符氏以夷狄勤王數爲寇暴今因其亂而圖之是不易之會也四州既歸宜選任牧守撫輯遺黎保固疆圉以規進取是時符氏在鄴慕容垂攻之經歲秦人相食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賴兵境上侵邱敗亡然後夷狄弊而驅之可也而乃徇邳之求忘僉言往接輕輿燕關以致狼狽則失之矣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計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蠹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

雖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昔明德馬
頤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

投采聽風聞寄耳目於羣小其弊不至如邈之
論不止也君子爲政舉賢選能使庶物得所善
惡邪正何患不白明德皇后未嘗顧左右言以
君子南面而能若是宜不嘉哉此邈所以引而
告寧也

范曄嘗言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太過
齊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淫說破蕩後

生使搢紳之徒翩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
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按昔者孟子闢楊墨推其功者謂不在禹下蓋
以洪水不過壞人之身而楊墨則害人心術也
范武子謂王何之害甚於桀紂正合此意噫自
王何燒聖學湮異端起而爲世患者如蠅揚墨
倖釋老莊其尤也王何視老莊而猶嫌其有虛
之禍卒由中原晉轍既南餘風未殄至魏晉間
釋佛榮之其被愈廣而流愈遠間有儒者起而

攻之曾不損其毫毛至宋諸君子修明道
其邪說然後天下學士日益厭其非而靡其教
至于今而佛老之徒大衰後世雖有佞佛說老
之主作於上其能回士大夫之觀聽哉此諸君
子之功所以於孟子愈有光焉

政監卷之十五

唐高祖皇帝武德元年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房玄齡獨收衆人物
致之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

按玄齡此處似蕭何然蕭曾以質厚與漢高合
房杜以才高與太宗契皆明良相遇而爲一代
宗臣之冠史稱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
魏善謀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
文於乎以佐命之烈而無可考之功以蓋世之
能而容群策之士彌縫補綴而藏諸用使斯世

斯人由而不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
十之六寡妻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
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備田三尺有事而加役者
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皆免水旱爲災
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
俱免凡民贖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
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爲村食祿之
人悉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

唐高祖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按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唐之法蓋庶幾
焉然爲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稅歛務本抑末尚
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則均天下之本也
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於乎世經戰國民
之無法久矣唐因隋制更定租庸調法後世祖
述損益不能無弊者蓋自井田之外無復良法
試以今日東南一隅論之田土民得賣買戶口
民得增減飛走竄聚渾淆雜亂故或稅多丁多

而反貧稅少丁少而實富雖有法令而有司升
黜無常改更不一豈能常守而不紊哉然則當
如何而可漢宣帝曰庶民安於田里而無歎息
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又公爲太守數歲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由是觀之務得
人焉耳矣父任焉耳矣

太宗文皇帝貞觀元年置弘文館上謂侍臣曰朕
觀鴻卷大辭典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待事
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猶當虛己以

受人鼓舞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
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會
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按胡氏曰太宗之問宜獨煬帝爲然魏徵常因
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全
及之力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爲言何其
見堯舜之淺邪於乎自堯以允執厥中一言授
舜舜之授禹復益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之三言降是而後其微言見於經者有伊
尹告太甲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
克一之四語夫伊尹以元聖之資太甲賴師保
之訓自伊訓三篇皆已明白精切而終于一德
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則爲魏徵
者當何如而告太宗無亦本執中之言推精一
之理使太宗本原之地虛明澄澈執其中以爲
民極斯可以諫諍爲已任耻其君不及堯舜而
當伊尹之任也
上嘗謂侍臣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
對曰佛乃胡中獠黑髯彼土中國邪辟之人取
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

言於國臣非不悟也帝頗然之
按佛教自漢顯宗時入中國史言其書以虛無
爲宗旨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
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
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十數語略
盡其大槩矣方之堯舜周孔之道蓋不必深辯
而知其爲異端無益生人者然而後世信向之
篤何邪無他好生惡死厭常喜異愚夫愚婦之
恒情合天下之恒情而浸漬於虛無勝誕之
於是精禳侵迫而妖孽變生天地鬼神星辰
爲之動又況虛萬衆之尊而率天下歸之生人
之痼疾何自而救藥哉以太宗英明且猶未
當時非傳奔聞導之切其教之熾有不待憲
時而奔之功蓋居昌黎右矣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
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又安路
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按太宗此言端本之論正孔子所謂苟子不欲
雖賞不竊者也不然後宮萬人廐馬千駟冗濫

盈朝費用無節以有限之財塞無涯之欲獸窮則攫民貧爲盜盜賊豈有種邪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譏者與人同和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畔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朴素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按秦皇漢武俱英霸之器而好大喜功厥後秦亡而漢幾危太宗才氣宣下二主而能節用愛

入躬修仁義隆高之所以人和秦之所以衆畔故其治效如此且營一宮殿好一奇珍美麗不費之富何惜小費而上行下效是率天下爲奢也後世聰明有才之主不法太宗之爲而動慕秦皇漢武意望愈高而差繆愈遠矣

益州奏撥反請發兵討之上曰僚依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哉不許

按益州撥反以太宗兵力之盛將帥益捷撲之如掃秋葉耳而太宗則以牧守失御不忍加誅

得懷柔之道矣世有一方之警言隅之變而輕信貪功徼利之徒之言謀動干戈於邦內毒良民於瘴癘費財帛如丘山傷天和結民怨豈非不思之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工人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按太宗因識弓未精而益留心天下之務可謂

善推類矣若以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未得爲良由是誠意正心而求治平之理豈不允美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按經術者修齊治平之方能是然後謂之儒若文者詞章之謂法律者刑名簿書期會皆是也儒非不識治也唯審於義利端於進退則似迂而難用不若文士能吏之驚動流俗促辦目前耳王珪雖不能陳三代之所以行仁政而盛後

世反是而哀而太宗亟然之者正以見六朝隋氏父子用浮華則深之不足以隆化也然則世之柄用人者寧可復重文輕儒專取能吏而踐

衰微之迹哉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得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

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按兼聽則不遺芻蕘偏信則唯溺左右夫一入

之耳目視聽固有限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

則何所不聞何所不見此堯舜之所以聰明唐

聖若隔於左右譬猶以一指掩其耳目則泰山

雷霆之接皆派其形聲况左右壅蔽非止一指

乎此三君之所以昏暗而至滅亡蓋哉太宗之

問魏徵之對得其要矣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此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

宜悉徙之河南窮豫之間分其種落散若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讎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入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種粟之域此重事之鑑也溫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

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上卒用彥博策

按突厥既破部落來降太宗博謀廷臣以晉五

胡爲鑑當從徵議可也而顧用彥博策者太宗

旣雲稱臣借兵之耻欲因是以誇示天下耳太

宗曷不思稱臣借兵非突厥之制謀乃唐之所

自取中國旣震突厥衰弱將猛卒銳一戰旌克

亦復何難使吾之子孫恒若今日我狄固自服

也一旦勢衰亂作以高祖太宗之賢猶甘心於

戎狄而微弱之子孫有下援例而爲前人之爲

乎太宗首以前事爲失從徵之議盡驅之出塞

慎固疆圉以相繫縈修政用賢以自強爲治則
中國安而我心帖矣唐唯好與我狄交外借其
兵內蓄其種祿山思明之難南解而河北繼失
士蕃回鶻之兵暫回而沙陀繼而石晉繼
臣獻地而契丹金元接踵而來矣開覺而納侮者
豈非太宗乎非我

太祖皇帝出而掃除蕩定數十百年腥膻之氣何
自而消熄夫我狄性強鷙習戰射以弋獵爲事
以鞍馬爲家中國每得其降人蓄之欲以威施
盜也而不思解醢用酒之爲無益猛獸處於深

山食盡竊入村堡居人怯敵出走使得恣食牛
羊犬豕而無所恐則引其類雜然安之豪有力
者不勝其忿忿持杖呼逐自是反據巢穴而心
乎村堡也契丹金元之入中國是也茲之北狄
元氏之裔也今歲貢獻明歲寇暴羽檄馬跡相

屬於道雅
聖明之留意焉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
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勤勵之主也上曰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善察不明則照
有不通善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此
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
官事關宰相審熟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
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不治因勅百司自
今詔勅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
己意

按隋文自強爲治雖非湯文之舉亦足勝於昏
荒之主矣唯其不明善惡傳僅一再而亡太宗
反其所爲任賢責成以致貞觀之治爲政豈無

其要哉於乎以察爲明以疑爲智人主因是而
致亡者何獨隋文若太宗得臯益之佐則舜之
恭已無爲又可等而上矣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
賄報積口以振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
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
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
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
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
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按大亮之論可謂知本矣昔光武不聽西域送
侍子置郡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以西突厥
散亡之虜居於塞外而勞百姓飛輓以濟之豈
中國之利哉

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氣咸附於背遂除
鞭背刑

按五臟之於人身所係死生安危者也太宗以
鞭背罪不至死固是而致傷人命則利罰頗矣
其無慈愛民如此世之有淫利以逞殺人如麻
者果無道哉

上嘗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
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
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按君臣朋友之間凡所以諫其不及者未嘗有
害之心也既不能聽又從而惡之則雖有忠
愛之心無所施矣太宗之爲是言正以見人主
固當受諫然受諫亦未易也故欲執政等自反
而知之苟自反而不爲天子猶置諫官諫而不
從則豈爲無道哉我何爲而不受人言乎我以區
區勢分而使人不敢言則揆萬衆之尊者又使

人何所措其手足乎此固太宗之微意而入臣
所當自警者也於乎自漢以來青史所傳君臣
事業赫赫振耀人者唐之太宗漢之諸葛武侯
太宗唯納諫而王魏諸人得効其力武侯唯廣
益而徐庶董和之徒得吐其情豈非百世之師
乎

政監卷之十六

太宗皇帝貞觀五年詔羣臣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道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頗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難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司京室官寮皆省

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於是詔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按柳宗元嘗以封建非聖人意宋蘇氏范氏皆主其說而致堂胡氏獨非之蓋宗元蘇氏范氏見後世封建之害而不知其利胡氏見三代封建之利而不知其害蓋嘗論之曰封建可行者理也古聖王之世是也不可行者勢也後世是理也古聖王之世是也不可行者勢也後世是理而勢常乘之此封建之所以有不可行也古

之聖王以天下爲公而不利其利故裂土分封親賢並建上以藩屏王室下以共治天民此理之所在焉在其爲勢哉秦爲不道殘滅六國盡收其重器下婦女而貯之阿房之宮慮其後復裂天下爲吾子孫害故尺土不以封諸侯是私也烏得謂公天下自秦始然制之郡縣其爲計亦深矣三代聖王之得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也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若是其善也秦自度吾以力經營天下不可以方三代故視封建惴惴焉若爲吾敵不敢行然秦之後之得

天下亦復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若是之善者乎得天下有道治天下有法此封建所以可行得之無道治之無法而以欲利之心守封建之法不謂之樹兵乎宗元於是而歸諸勢斯可也雖然曷不觀我

皇明太祖之法乎據胡元其群雄可謂得天下有道矣大封諸王二十遍海內可謂磐石之宗矣王之世爲王其庶爲郡王郡王之世爲郡王其庶爲將軍皆食租衣稅而吏治其民世世子孫皆喪之禮悉天子資之雖不問有家神何

以逞其私其功臣大者公次者侯次者伯皆世其爵邑臣伏讀

祖訓未嘗不太息曰明之一經也可以爲萬世法非聖人孰能之

上謂侍臣曰人主唯有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按人主富貴之極而以一心當衆欲之攻苟非修德用賢屈已從諫則聲色狗馬土木甲兵神

仙儔祠之事一中其欲引之去矣太宗知衆欲攻之止是以好色好貨好武功而不能純乎君德底于三代之盛也

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漢以降多者五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黃髮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未有亡者人

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又言自古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獨歛以資寇盜也又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百姓之未安殆由於此魏徵上疏其略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才非經國慮非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宣於正道斯可畏矣

按二臣之論有國者之通弊惜乎太宗以英武創業每欲鑑隋之所以亡而行輒犯之雖優獎人言豈若不爲之愈乎然是年秋洛水溢入洛陽官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孽而天譴告再三在太宗時容或未察以高宗寢殿恒州之異而逆觀於洛陽之谷其爲武氏戒明矣而唐莫之敬懼悲夫

上謂侍臣曰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按創業之難三代聖王而下若漢之高光及唐之太宗皆乘亂離奮一劍之任與群雄角智程力被堅執銳櫛風沐雨危然後安創業豈不難乎

至於繼體之時天下已定學在一人聲色貨利得以蠱其心奸邪讒佞得以搖其志橫政雜出中國內弊百姓不聊其生四夷或乘其隙土崩瓦解一朝而去守成豈不難乎然創業之君經營於一時而又皆受命世之才其事雖難其成功亦易也守成之君生長深宮不聞庶事苟非監于先王自強為治鮮有不至於危亡者以太宗之創業而思守成之難則撫有成業者安可不思創業之難而兢業以守之乎

和微堯亡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

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按魏公平生清脩直諒既格其君又化其家史稱徵之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世有為邪為奸既傾人國又陷其家史所載以戒萬世賢不肖所共憎君子則亦何利而為不善何害而不為善乎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聞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人君言動軍國庶事史官皆得記之以詔萬世此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主得以觀史而又宰相監修求其直筆不可得也然得則治失則亂得失治亂之跡容可掩天下萬世之耳目乎

卷八本拜中書令選家有五等母問其故
非歟非舊濫倚寵榮位高貴重所以憂懼語不
曰今受吊不受賀也

按爲君難爲臣不易故至聖如堯舜美才如周
公猶戰兢惕厲文本之言可謂知量矣彼沉酣
於富貴患得患失而鄙厥官者是誠何心哉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匪曰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即位以來不善
多矣顧弘濟蒼生摩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
業不墮然比之蓋善蓋美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
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
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
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按太宗三代以下之令主其得失長短先儒固
論之矣然其長其得天授之英姿其失其短殆
道有未也夫道者天賦於人之理也以人所共
由故名曰道而有所不然所當然所當然者顯

而明所以然者微而隱初非有二也體用
耳聖人明其所以然而修其所當然者以
使民日用而不知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可使知之聖人曷爲不使人知之是學問之
也昔堯之授舜有曰允執厥中至舜授禹又益
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字降而
禹湯文武之君伊傳周召之臣其微言登于方
冊者皆道學相傳之要語孔子傳辭聖人之道
而不得位行之又諸侯皆尚功利最門荷篠之
徒異趣也於是刪述於古而垂傳於後及孟子

出復傳其道於子思之徒而功利益爲縱橫揚
朱墨翟之言愈弊也於是關楊墨作七篇然天
下之亂既極視儒服而詩書言者不止爲腐爛
且仇讐言矣始皇一朝併天下遂焚而坑之尚何
道之可言哉漢興除暴秦求遺書綿歲之間白
虎石渠之下其講習討論果有本於道德義
之微乎有一仲舒正義明道之論是已而難於
識緯已而東京而建安而六朝所以名儒墨
者大抵皆記誦詞章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
及天下皆是也安有會極歸極而使民由而不

知乎天淵斯道之久湮於是五緯聚奎而諸賢
瑞世四書表聖門之傳六籍探聖人之旨當時
程朱之徒以斯道復明也而名其學為道學蓋
自別於記誦詞章之俗學也此宜斯世斯人可
同商周之際而出孔孟之前矣然天下幸無善
治而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猶夫人者蓋不得
堯舜之君伊傅之臣建極於上使斯民由而不
知故自孔孟沒道之不明也士之學無得於身
心自程朱出道之既明也士之學徒騰於口頰
於乎太宗資才既茂詞章亦長使其學由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則臨御純乎道德慶變安於義
命可以為湯武矣及觀其作帝範與所自言則
自謂才難而自知甚稔豈不賢哉惜乎高宗之
不足訓也

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諫曰皇后名家子先
帝臨崩執陛下手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
大故不可廢也又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
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知萬代之後謂
陛下為何如主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
殿階叩頭流血日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

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韓瑗因涕泣
極諫又上疏曰姐已傾廢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
興歎息不謂今日廢瀆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
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
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
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陛下察之
按高宗溺愛極席欲立武氏不可回矣而遂良
等廷爭極諫不顧死亡之禍高宗雖蓄盛怒而
徘徊猶豫使非李勣一言誤之武氏且立矣
先儒雖譏其昧於姑壯先幾之義然豈不謂忠

乎若李勣者本善將兵不知學術太宗特以其
不負李密冀其受遺托孤如霍博陸耳而豈料
其陷若誤國如此然勣不足言矣惜乎世之欲
為君子者每知是遂良而非勣至食人之祿立
人之朝間有過易治易儲事心知其不可而唯
唯不敢一奮忠伏節若遂良臨濟諸賢不過陰
祖勣故智以保妻子蒙爵賞則是欲為君子者
祇其初耳辛何異於彼哉

政監卷之十七

玄宗皇帝開元元年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襲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即更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更卑秩乃以煩朕邪

按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蓋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

故君人之道在乎親萬幾任庶官說者謂玄宗始任姚元之而治終任李林甫而亂是固然也要之開元之初能親萬幾故姚宋諸人得以贊其治天寶以後萬幾既怠雖有張九齡韓休之賢皆不克用然則林甫之致亂亦玄宗有以啓之也歟

張九齡奏記元之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鄉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鑑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

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

按爵祿榮寵人情之所悅而慕者不以義命裁之而校於得失之際此孔子所謂鄙夫無所不至者也宰相受天子用人之柄斯爵祿榮寵之所趨也以言則失之佞以貌則失之諛以親戚賓客則失之欺蔽然則何以待之亦惟公與明而已公則正而所謂緣情者無所私明則通而所謂無耻者可以燭九幽斯言豈唯納忠於元之誠可爲百世之柄用人者監也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具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勅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無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按珠玉錦繡物之貴重華美古者天子以爲宗廟之器朝祭之服非可賤而毀也且物之所以移人者由溺而己有理由制之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供用況乎天子之富貴而一物可少哉明

皇始政勵精患風俗侈靡於是四者於殿前以戒勅羣下不可謂非盛節也然而卒以奢敗何哉有帝王之志而不知帝王之學也使明皇充是志以學古訓監前哲王親賢人君子以自輔殆必如舜之慎萬幾文王之即康工田工宵而水旰而食雖有貴妃之巴祿山之才適足當一宮嬪任一邊將而已豈為之盡哉不然古帝三曷有不貴珠玉服錦綉用嬪媵使令若哉盧懷慎清慎儉素不營家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按玄宗始政清明既相姚崇不以他舊相參之而用懷慎蓋以崇善處變可以成天下之務而懷慎清德雅量足以坐鎮雅俗夫應變成務固人所難而清雅鎮俗其人亦豈易邪使易以張說魏知古輩勢必爭功嫉能陰相傾奪上以感天子聰明下以起朝士朋黨其能興太平之治乎玄宗用人之道於斯善矣

上嘗遣宦者詣江南取鵝鵝鵝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刺史倪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按古之王者有園沼魚鳥麋鹿以為遊觀之樂玄宗初服勤政未有禽酒之荒婦寺之昵雖遣宦者取飛鳥以置苑中未甚失也一聞若水言而遽手勅謝之又縱放其鳥從諫如流視太宗真無忝矣君子雖以晚節之變少之然唐室所以顛而復立者亦開元之澤有以在人者不忘也後世人主生長深宮不聞小民之依惟逸欲是好惟左右是信干索無藝天下騷然使人敢怒不敢言於玄宗是舉亦可少省矣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飢

按昔歲捕蝗懷慎恐其傷和而崇不聽今茲捕

鯉若水勸以修德而崇復不從豈鯉固可力驅而德非所宜先邪夫以飛鯉食苗猶暴吏賊人可殺何疑正以古者良吏鯉不入境觀之則修德禳灾亦豈可誣邪且鯉之生由吏貪殘所召使崇於鯉初發時遣使察吏治於諸州寬刑罰錄囚繫而勸人主以修德鯉其或者不復發也不一出此而專欲以力勝應變之才救時之相其施爲蓋止於此本詩書之訓聞伊周之風格其君心突理陰陽以開太平之業若崇者恐亦未之能也

盧懷慎疾坐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按宰相報君莫如薦賢懷慎平生清儉家無餘儲垂革之際薦進賢才憂國忘家不忘報德如此玄宗於是亦思所以報之問弟贈卹特加隆焉可也而皆蔑聞失勸賞之道矣

姚崇無第寓居閭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崇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

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

按崇身爲宰相不替第宅心知有國而忘有家可謂忠矣玄宗因其謁告醫來問疾日數十輩許遷公館以爲社稷不可謂倚重乎唐室致治惟貞觀開元宰相稱賢亦惟房杜姚宋明良相際千載一時豈易致哉

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許宋璟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內侍楊思勳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按璟自歷武后中膺之朝持正不阿幾於大剛矣至是玄宗欲用遣恩賜不遠千里迎之疑然自重不與交言璟於是豈無見哉正以所言公言之所言私大臣無私交恩賜雖貴吾何求而降意哉以此繫當時休咎之徒奴事易之父呼力士其無耻甚矣而玄宗受恩賜訴不加誚而嗟賞焉不可謂知人乎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而材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綴自武后時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

下之力不能克邪靈聖得其旨自謂不世之功
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善
逾年始授郎將靈筮慟哭而死

按人主之驕武勳遠未有不弊中國毒生靈者
然實由小人道之也於乎環與姚崇相繼爲相
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亂卒蹈其害先見之智卓矣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壇上素服避殿以問宋
璟蘇挺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傳之姚崇曰太廟屋材

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
拱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
廟耳上大喜從之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四海豈
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
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按玄宗喪制未終世室復壞正宜克謹天戒豈
可復事行幸環挺之論正矣而崇乃以爲殿屋
舊材壞與行會不可失信於下崇無乃獻諛以
固寵祿乎竊意其見以爲天子方親君子規治
理君臣之間吾姑順其小而獲售其大如日食

鼎銘之類率先表賀以聳其願治之志堅其親
善之心崇之所以應變成務如此而豈知其陷

於小人逢迎之地哉自爾殿後入臣在天子左
右其小人依阿取容不足道也君子者或以德
選或以功進而皆不能不爲崇之爲迂直道諱
正言群喙一律若廣平公之立朝雖興理之世
會不可多見世道至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則記之諸司皆正衙
奏事御史彈官服冠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

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
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入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
以險詖相傾覆至是宋璟爲相遂復貞觀故事

按貞觀之制唐一代王業所基也許李之行密
奏武氏之用風聞一以私僻一以法制群下豈

公言廷論之道乎環爲相復之是已我

聖朝罷中書陞六部有事具本進奏既得
旨送六科抄出施行上安得專而下安所議乎獨
風聞言事朝廷未嘗據以爲典而司風憲者每

以藉口大臣黜陟之際或采其帖子夫人之立
已行事其是非美惡非一朝之積不稽於輿論
而聽於一人使譏忌者得以相傾冤結者無所
申理有不傷平明之政乎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勅與五品官宋璟曰仁
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
吏部檢勘係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
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
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勅一皆杜絕望付吏
部知不出正勅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

師將還多遷官者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
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
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
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
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
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
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去錢禁
按璟之論當矣玄宗雖以公道從之而私心排
焉故優人早魃之詭一搖而動其疑御史惡錢
之擾一觸而泄其忿由是張詠窺其微甘爲詭

首而寵遇隆矣李林甫投其隙公肆媚疾而信
任久矣以玄宗之英明宋璟之正直始非不相
得也而卒不能久合直道之難行忠言之難售
如此悲夫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
憂不治

按象先之言可謂體要矣夫以朝廷統四方宰
相統百官朝廷守祖宗之法百司守朝廷之法
天下果有何事唯其不得賢人而得庸人故法

不可變而變之事不可行而行之利不可興而
興之干戈之動而國用虛耗財貨之聚而吏奸
縱橫此皆庸人暗劣隳競見其始而不見其終
謀其成而不謀其敗在一方則擾一方在一道
則擾一道又不幸重任而大用之其爲擾不至
於敗壞天下不已也此庸人之情狀也

上謂侍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勅自今州
縣無得更奏祥瑞

按玄宗是時猶爲精明其置麗正書院更集仙
殿爲集賢殿親賢之禮厚矣制選臺閣名臣爲

諸州刺史又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安民之意深矣今又禁奏祥瑞未幾果大有年唐室之治前稱貞觀後稱開元卓爲三宗不亦宜哉

吐蕃遣使請和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書書悻悻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維安能爲此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固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遣一使往問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悅從之

按我狄天性鷙戾居易土強叛弱服不恒其德也中國思長御之策暴則驅之款則受之據關守約以相羈縻故周宣用薄伐之師魏絳論和我之利謀動于戈勞師飛輓將軍有戰克之名天子享武功之頌至於投赤子於鋒鏑散財帛如灰埃積骸成山流血丹野則孰敢言之小人之僥倖生事其始不過如惟明所謂貪緣盜匿財物妄功掩取爵祿而豈思荼毒之有是哉

玄宗因惟明一言而悟可謂明矣惜乎後更約挑釁吐蕃石堡之役前後死者不可勝計和戎之利豈不大哉

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備但未得容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二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公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

按玄宗始相姚宋二人每進見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今乃絀璟爲毛仲客是時玄宗在位久驕氣漸盈不自覺其待大臣倨也璟雖承命赴會以義起禮毅然剛直之風不少類與漢中屠嘉汲黯異世同符皆百世之師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韓休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嘗用休爲社稷稷耳有供奉休僑黃祿上常憐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上上依之對曰向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致晚因

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
此奏其狀上即叱出扶掖之

使休能以諫諍為己任而玄宗不以違拂為不
恭可謂有太宗之風矣然太宗於王魏始終不
逾而玄宗於韓休張九齡未幾即罷比開元之
政所以視貞觀不免終也若夫黃劬者弄臣也
漢文猶庇登通而玄宗能用京兆未之不謂
有治天下之志乎

藏漢汪氏交臂公次三淡若水書

政監卷之十八 藏漢汪氏交臂公次三淡若水書
玄宗皇帝開元二十四年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
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
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久漸
驕奢欲急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按九齡知林甫必為廟社之憂可謂知人矣事
無細大皆力爭之可謂忠愛其君矣然言不聽
計不從卒罷政事而進林甫者此唐室治亂所
由以分也夫以林甫之柔佞陰賊多智數乘玄
宗怠荒而入之內結左右以俟其動息外斥忠
直以蔽其聰明於是寵女謂嗜貨利求神仙事
禱祠黷武功保奸回而玄宗視開元初判若二
人矣自古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或蔽而不知
也玄宗則異於是矣知韓休九齡之忠用之曾
不數月知林甫之奸任之至於十九年之久其
取播遷之辱尚誰咎哉
述論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
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
奠用官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按正孔子南向之坐釋奠用官懸是已然是時

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
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成化十三年奉
禮部勘合節該欽奉

聖旨准國子監官奏選豆增爲十二六份增爲八
份通行天下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邊豆八份
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
儼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
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
有大功曾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儼

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竊嘗論之昔
周立四代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庠序以舜
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
膠以文王爲先聖又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先師夫以舜禹湯文本皆帝王猶於學
校稱先聖孔子實爲萬世道學宗主當稱先聖
而反欲稱主稱帝雖稱尊崇終於名體未正又
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晉隋唐各有
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
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

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謚當時不過

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

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

之所在也故夫子而事魯大夫不嫌於屈使孔

子無其道雖生來十百里必當爲代帝三之祀

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

師之合禮乎今

國家爭古禮之沿革真傳代之純繆正孔子先聖

之號而以顏曾思孟爲先師用木主以代塑像

使先聖四十九表不溺於浮屠土木形狀則可

以棲神明而合古禮意矣至於十哲本世俗論

顏路曾皙孔鯉在顏淵曾參孔伋下子張先有

子而補十哲七十子言論風旨無所聞於經傳

此又當釐正者也於以退十哲於兩廡擇七十

弟子中可從祀併歷代有功於道學者得以通

祀其餘俾各祀於本郡以應古者各自祀其先

師之禮而於太學置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

曾孔鯉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偃王弼賈逵馬

融杜預之獲及於名教者皆黜罷之夫然後斯

以慰先聖神靈尊天下學士

以慰先聖神靈尊天下學士

以慰先聖神靈尊天下學士

以慰先聖神靈尊天下學士

不刊之典也

常山太守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響應附
山者六郡而已泉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儋郡城人
焉燧燧曰祿山終常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
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
之殺儋

按泉卿舍卒起義諸郡響應得兵二十餘萬若
賈儋事就賊巢既傾大慙不足平矣當未十日
反敗於賊者蓋玄宗淫荒肆急爲日已久而保
奸戕忠醞成天下之禍不至於河決魚爛不已

也然其一時忠賢若李愬盧奕顏泉卿吳元
履謙張介然張巡許遠蔣青龐堅之徒皆奮孤
危之迹立忠義之開唐室所以顛而後立者實
賴之也豈其自太宗以來君相之於人才固愛
養之深而作興之厚歟何國勢三危而皆得人
以收平定之功其亦可嘉也乎

代宗皇帝大曆十二年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
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絃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馳從其盛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毀

之又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

元載王縉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衮
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

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按綰拜相制下而朝野相賀勳貴近臣望風而

加節省非清重之德素有以服人能是乎宰相

有常祿又食堂封衮欲辭之知廉而慶義矣人

或譏之得非欲爲已地者惡其所爲乎

初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差走者

置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

之權悉制在掌握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以爲

集衆務在於得人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

利故士多清修吏雖繁廉終無顧榮利重於名故

吏多貪汙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

唯書符牒而已又以爲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

財以養民爲先又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監

之鄉置官牧盜轉輸於商人住其所之又以爲江

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運運船數濟卒緣水

置倉轉相受給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

用不及半請損之要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元

事必為永久之計

按晏之法管子之法也君子雖以言利之臣薄之然當安史之亂天下民力殫竭而軍旅不可息軍旅不可息則征歛賦役可得已乎就晏言之其兵國之功亦豈王鉉韋堅楊慎矜類乎聖朝正統初楊文貞公士奇薦周忱自越府長史陞工部侍郎巡撫南畿數年之間官有羨餘民無逋負至今巡撫者皆遵其法不敢易蓋忱之法劉晏之法也唐自晏死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本

朝自忱之後巡撫者亦鮮能似之何者不度其才不安其分或緣利以希倖或貪功而妄為如之何其可及邪

德宗皇帝興元四年以陸贄為翰林學士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枯枝枯則葉落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屠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

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為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漸又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唱虞黠寇覷邊未嘗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監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微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嘗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勅涇隴郿寧更不徵發

按贄之論正以德宗銳志削平而不知用兵克敵之要致兵禍四起征調日繁海內困窮關輔虛弱使德宗遂用其言安固根本收還人心兩河諸鎮上畏天子仁明外虞其黨改悔內慮將士生變於肘腋必風走而聽命矣兩河聽命則淮西不足平矣惜乎德宗之不悟也然贄雖納

規於一時而實垂則於百世以今

國家京師視唐關中雄偉雖過而險塞不逮且唐關中之於河南東西京也然苑陽賊起而明皇有西蜀之幸涇原卒發而德宗有奉天之遊皆不能之東京就軍實者阻於賊也以今天下聖祖神宗所以創制立法中外相維軍民相濟錯然大牙之制安然磐石之宗千萬載不可動搖之基業也然京師所仰給者東南之財賦所賴藉者南京之根本而山東淮揚固往來蕭牆之內也若益於天津臨青淮安三方各修堅城置

重臣隸以附近衛所之軍而戒分翻之戍委以東南轉運之粟而省冗食之糧自北京達於南京常使氣勢聯絡首尾相應萬一方隱有警以一紙書徵其兵入衛太平無虞則足以彈壓四方而沮奸謀斯亦居重馭輕之略也

上長女薨欲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以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常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割之圭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

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諫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倘或惑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孰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

按人臣諫君必因其失而進言苟以爲指過失而自求名則諫爭之臣無往而不獲戾矣宣公之論更益明白而德宗不省豈啻冥罔覺也猜忌之心勝耳

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鎮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至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上以爲然置十六衛上將軍然亦卒不能復也

按太宗十六衛之制猶有寓兵於農之意最爲近古而德宗不能復者何歟蓋知是時叛亂未

平征調未息關中自遭饑亂無粟可糴無牛可市是以未易復也然觀鄴侯異日議京西募戍卒耕荒田之議則府兵之制無亦俟諸鎮略平先議也田使人知土著之利安室家之養然後可議復也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可不言乎

按以宮內爲家事始於隋室君臣而李勣祖之

以誤高宗李林甫再祖之以誤明皇官中府中俱爲一體此諸葛武侯之訓也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此狄梁公之論也合家事一家之言原二李諸狄之心忠邪是非蓋昭然也然而世主卒便二李之邪說而武侯梁公忠告鮮能見信人心易私而道心難明也如此以德宗猜忌之姿而鄴侯反復論諫未嘗一觸其怒而以之濟事易曰遇主於蒼龍侯比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併以升

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諭贄贄上疏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按慎簡乃僚旁求俊乂古之明訓也如贄之策豈不簡而精博而要乎必以臺省有私而委之宰相贄不云乎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今之臺省則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不擇千百其僚且宰相不能偏諂理須詢訪是則舉公舉爲私薦於乎贄議既不果行而後世選人悉歸之吏部或今歲受

遷而明歲見黜或公道所鄙而私恩獨庇俾守職者憂上之不明不才者生心於僥倖屈君子浮沉以取容促小人厭餒而思去德宗之季敬輿無乃亦緣此而及乎

陸贄以天下大水請遣使鎮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論說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帶者貳廩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

按流俗之所以誦諛者由小人不知學不明道

繫以小人之心度人以爲不若是不足以獲而取容也羽俗已成雖有號令禁戒猶不能杜其蔽惑又况眉睫意思之開示之以詔諭之機彼焉往而不迎合哉大臣以是待天子庶僚以是待大臣士庶以是待庶僚雖有緩急輕重利害得失孰從而知之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詘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司居上聽言之要法也

上嘗謂陸贄曰卿情慎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贄執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

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况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元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

按鞭靴金玉皆賄也雖有重輕小大而盡心裁志則一也盡感於中於是以不肖爲賢以其愛我媚我也以賢爲不肖以其疎我慢我也俸門啓而仕路清私交行而公論鬱敏與之論當矣然賄行有本有源上啓其源本下徇其流末疾風動草亂流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按仕宦有官守有言責君子之學也學爲忠學爲孝凡所以修諸身者無不學身爲宰相愛知人主而容容以保祿視人主有過舉國家有利害闕失一不敢出聲吐氣則所學者何事宣公所以不負天子正以不負所學也雖然有官守不得其職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也宣公是時撓於裴延齡所言不見聽者十六七是宰相不得其職也不可以去乎隱忍不行而至譖疾之深禍累之大故君子惜之

政監卷之十九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亦以蜀道險阻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顛貪生取之易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陛下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禽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按憲宗是時初即位闢敢於為逆而不討何以令天下乎又闢狂謀竊起非素有雄才得西土之心何險阻之足言解臣之識鄙矣黃裳既決用兵之議乃表薦崇文請罷監軍蓋任宿將或

怯懦不肯用命用監軍則章制不能成功將領得人處置有要此蜀難所以往可禽也

上謂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譴其尤者一二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致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思朝則暮戒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此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空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

已

按憲宗英明之主偶動於邪說而惑耳聞絳言則頓然悟視前言之失不啻右輕雲之過日何足以累其英明且又因是而監於先皇之往復數四咨輔臣之至於十論中興唐室豈不宜哉

以裴垕同平章事上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垕亦竭誠輔佐上嘗問為理之要何垕對曰先正其心垕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垕獨賞之

按垕先因李吉甫言罷學士然憲宗寵信彌厚未幾遂明為相諫官論朝政得失此自其職宰相惡之以其無所避也垕何為而獨賞之觀其正心一言則知其方寸可謂內省不疚矣諫官一耳有惡其斥己有賞其敢言忠邪之判豈不懸乎後之有志於相業者可以垕為永監矣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曰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實為奴婢皆宜禁絕上

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按世有恒言救者偏枯之物又言一歲再赦善人啗啞正謂殺人劫財而蒙宥則戕命破產者無辜枉法受賄而沾恩則酷虐貪墨者僥倖若夫歲災民困用廣役繁窮民竭而豺狼橫寬氣結而天澤屯非大賡德音何以活生靈於溝壑彼無辜僥倖又在所伸沮豈可使天恩有偏枯而善人至啗啞哉觀絳居易之於憲宗則天道果近不誣也乎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嘗陛下欲何取法且序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九用百牛曳之乃倒

按立碑頌德而請勅學士榮命也絳一爲之豈不獲重利而固寵任哉絳既陳其不可憲宗又不聽之碑樓一倒絳之清名重於丘山而憲

宗聖德光於日月萬世偉觀豈有已哉

裴瑒言於上曰吐突承璀首鳴用兵疲弊天下幸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圖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按王承宗未可討吐突承璀不可使將兵李絳白居易諸人言之非不力而憲宗不聽其爲中興之累多矣詔出無功又不加罰何以謝天下

爲後世法乎故地絳復論之夫以承璀舊恩中臣專命統師固非美政而朝臣強諫力諍者相屬何其賢才之多有唐政令所以屢衰而復振者豈無自哉

上嘗獵近苑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卿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按唐自太宗屈已從諫以致貞觀之治故繼世而君天下者其獎忠直納諫諍不惟至憲之賢為然雖以武氏之淫虐德宗之猜忌猶時有犯顏色披肝膽者唐之所以享國長久之道謂不在茲乎培養之深生植之衆於是武略之將德業之相文學節義之士林立于時雖不幸時有黜辱之加而繼至者會不少替君子於是乎知唐之得士也祿以賢而授官以諫為名親生民之疾苦不能救國家之利害不敢言宣作養之無其道歟抑人才之不自厲歟君子觀憲宗之

嘉獎李絳

李絳

嘉獎李絳之獻替安得不一唱而三歎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弊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適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按佛老神仙於世外皆一端而有害於正道則大也使臥疾者不親醫藥而媚鬼神服養者不謹棺歛而事齋醮梵宇玄宮崇廣倍於學校道經釋典流布重於詩書髡少壯之子而重其淫

奔縱游惰之人而逃其禁者唐之數君戕命於方士元亦甚矣其最可怪者唐之數君戕命於方士元

之一代受戒於國師不有我祖神聖孰從而正之夫貴為天子已上惟白日昇天耳然舍六官之侍御而求之儀衛何帝鄉可以乘雲而至也吁其甚矣

言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日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勞筋骨骨之人者不下萬負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

李絳

李絳

民而為縣者其數一區一區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米不過千斛報以水增實俸厚給俸錢大厯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請勅有司詳定省吏自併州縣減入仕之途定俸給之數於是詔革實之李絳等詳定省併八百八員流外千七百餘人

按吉甫此議蓋因時之枉弊而及之然自古國家創業之與守成草昧之與承平其孰自天味創業之時更時奉古人方設業下

關而無併其分之家貨始相通而無當溢之平
有餘不足皆示若是頗也逮乎承平既久
滋生或因丘壘濫設之爵多或起倖門而選
之官衆或興土木繕祠或荒禽色遊畋用廣
賦重事起則役煩上之行下之則婚姻喪葬
之喻制起居動作之犯分官以之貪婪民以之
破敗天下紛紛豈一朝之積邪是以月俸一節
常衮甫加限約李泌旋復增加亦其勢使然耳
後世有中興願治之主必考祖宗之制而去泰
正本源之地以示則修政任賢以分治天下則

涓弊之道也安能色色釐剔而變更哉

李吉甫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
憲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情願加嚴以振之
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
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
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
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
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

按賞罰並行寬猛相濟皆政事之大要也不頔
安求不足也吉甫言中外解情必積言其

無人應死而陷其受欺當黜而陞其官政
贖他而徒養軍士其作坊器有苦厥而虛糜
實某專恣而賄賂公行其欺罔而聚斂肆作非
明刑以治之則主威廢而群情慢非明主治平
天下之道也則憲宗必無按行矣無所謂而
欲人主之峻刑宜其屈於李絳而憲宗不取信
也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
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與卿處者獨官
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
倦也

按惟聖固念作狂雖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一
念之轉移耳我憲宗之為君可謂知所自勵
矣雖然內近官御不若外對宰相以其論治道
也使宰相而迷迎慰悅無獻替之益其異於官
御幾何人主有志治道則固不若取儒學道德
之士而親之也

諸軍討淮西四十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
者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匱意欲罷兵裴度獨無
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

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
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
進破賊矣上悅從之

按憲宗伐蔡之志斷矣然以三州之衆舉天下
之力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何歟以當時事勢
觀之淮西自希烈僭逆以來士卒習於戰鬪唐
諸將各戰一方而無元帥總攝之不能協謀齊
進雖有韓弘爲都統弘亦欲倚賊爲重不欲蔡
之速平此裴度所以一出行營諸軍爭奮而怨
有深入之效焉夫何蔡已垂亡逢吉等猶欲罷

卷之九

九

兵以唐師老財匱疲蔡人區區三州獨不困弊
乎失今不取使元濟復振與河北合謀同惡唐
又何策以應之宰相之不可不擇人如此宜宋

罷李綱張浚用汪黃秦檜等而屈於金也

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裴度切諫且言淮西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主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陛下建昇平之業十二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
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按君臣之際難矣以憲宗之英明裴度之忠賢

始焉叛亂未平則倚度爲腹心及乎伏欲漸生
則憂縛等如兄弟蓋度君子也縛小人也非君
子無以成治非小人無以適欲一用一舍必至
之理也然一邪進而衆正攻一正用而羣邪惡
斯朋黨所由以名也人君欲治而用君子於是
斥逐小人雖賢才滿朝孰敢以爲黨至於肆欲
而用小人於是亦遠君子君子既不願與小人
伍小人亦立朋黨之目傾之人主心與小人同
乃始疑其爲黨此裴度所以取疑於憲宗也雖
然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君子小人各以類至惟

卷之九

九

人君明於邪正之間而君子羣而不黨斯其理
乎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依拒
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也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
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
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
之得宜也

按重胤之謀忠矣唐是時魏博久已歸順淄青

亦街底寧於是遣使詔諸鎮推行之田弘正
李光顏之徒不喜踵從令乎唐之君臣不能長
慮却顧乘事機之會杜禍亂之源徒知連城之
壁已歸我懷而不思太阿之柄猶在人掌及河
北再失國亦隨亡變亂極於五代至宋太祖時
趙普始得其要收方鎮之權開三百年之基夫
天下之事久則變變則通存乎人焉耳方今
聖朝司府各有節鎮衛所兵以衛民以養兵不
相統而相維千萬載治安之良法也然而承平
既久武備寢弱衰者漸聞二寇猖獗連陷小縣

卷之九

十一

此武臣驕惰兵備弛弱不能拒賊之明驗也脫
有甚焉卒然連數百里之灾民迫飢寒而起萬
一京師有警求如唐宋刺史之抗敵諸將之勤
王恐其時互有牽制未易爲之所也安得無變
通之道乎

上服柳泌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潯上言曰除
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
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
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
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

奇伎淫樂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
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金石酷烈
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玉職所能勝也

按方士者世間佞僞之徒升藥者家人筐篚中
物耳豈可施於萬乘之尊裴潯之言要矣憲宗
不察而加貶宜其及也

穆宗皇帝即位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上見
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
諫也

卷之九

十二

按心正則筆正作書之法公權之正論也穆宗
雖不君而遽默然改容雖知其以筆諫然亦有
愧於正心之說也是故古人預教太子左右前
後無非正人聞正言由正道行正事然後踐天
子之位比成康所以有作聖之功也教之不預
而挾至尊之貴衆欲環而攻之如之何可圖也
穆宗雖動容於公權亦一薛居州而已

政監卷之二十

敬宗皇帝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官司驛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按敬宗采納衆言而用裴度雖有字達吉之黨百計毀之不能間亦可謂知賢矣然而荒淫自若而度無能改於其德何歟蓋唐室非成湯之朝裴度無伊尹之任雖敬宗有太甲之資而習

于不義度又未必有伊尹之學庸能濟乎古之人預教太子敎求哲賢所以爲大要也

文宗皇帝即位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屢蒙延問

按文宗以中年嗣統能知先朝利害而改圖之

亦大有志矣而治效不進者觀章處厚之議劉蕡之策則柔而少斷陵夷之弊未易以一朝起也不然以文宗清儉之德終始一節而又能布昭聖武表正萬邦玄憲不足侔矣

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還京操等追念李訓鄭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僞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訖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重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

禍亂避亦不免勅使傳呼閉皇城諸門金吾將軍陳君實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曉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實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按人之有才略或無識而有識則有量識者知之明也量者識之充也明乎輕重利害明乎進退與奪明乎是非可否則涉險難常危疑沛然優爲之者中亦主也觀李石陳君實之臨危處變一則曰果有禍亂去亦不免一則曰徐觀其變不宜示弱以是自處何惶悚震驚之有其識

量蓋高矣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仇士良譖殺劉弘逸薛平後譖故相楊嗣復李珣遣使欲殺之李德裕率同列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官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然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錫交通藩邸實誅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第嗣復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久之上乃曰特爲卿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嘆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絳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得有今日德裕等曰故事踐跡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按中古以降天位或傳之子或授之弟又或無道而廢長立少緣是小有動搖東宮交通藩王以爲異日富貴之地殃在國家禍延搢紳不可勝道唐世無正家之法而傳授之際有愧於古先哲王多矣然而李必能開德宗於未成之先李德裕能拯武宗於已成之後皆忠賢社稷

之鎮也若夫武宗則何足言既殺太子陳王越次而立又追怨宰執或殺或貶是知有得失而不顧是非也則何足言

天德軍使田牟欲繫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殺斯等犯邊請擊之命朝臣議皆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隣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衣糧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

按中國外夷有迥然殊異之俗而亦有絕然中外之限聖人所以辨華戎者深外之也唐不能自立而藉其兵力幾於開門延寇矣今回鶻者嘗有克復之功又因其困而擊之以兵則不義以勝則不武何以服四夷之心乎恩之入人雖久不忘威之所加止於一時使生事小人僥倖功賞而以禍遺子孫後世謀國者曾是之思乎

田牟復奏回鶻侵擾不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伐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盟殺斯既降鳥

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比表求糧食牛羊且請
執送溫沒斯等認報糧食聽於振武糧三十石牛
按糧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
未嘗料溫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
降難更信義

按此皆德裕秉鈞隨機應變安邊境斥戎狄者
也謀國若此宜其威令紀綱之復振也

初李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
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與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

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
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

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
行深議勅監軍不得與軍政參兵千人聽取十人
自衛有功隨例賞號令統簡將帥得以施其謀

略故所向有功

按武宗之討劉瑍所患者河北諸鎮從旁阻撓
而德裕得攻心之法使之帖然畏服皆爲吾用
既而瑍奔遂平澤令赫然行於兩河至於
宦者監軍唐之宦者止德裕一旦革之易若反

蓋先以事理自具其原委
而共圖之初不怙寵而專恣自私自以相反
上下和而公道勝也使唐之宰相皆一心奉
而周旋啓告不先枉以求尺寸不有挾而示
仲河至南北司若水火之相異也

宣示皇帝大中二年貶丁柔立爲南陽尉初李德
裕執政有薦丁柔六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
至是爲補闕上疏訟德裕寬坐阿附貶

按德裕爲相有功業所短者好植黨務勝耳大
中君臣欲盡反會昌之政是以德裕連貶柔立

顧以德報怨乎身爲諫官執中而論爲朝廷也
豈不成君子哉

初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自韓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
澳曰何以相助澳曰和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
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終

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按爵賞刑罰天子之柄然人於朝刑人於市
皆與衆共者不自以爲權也天子不自以爲權
則宰相佐天子理天下有力而實有罪當罰皆
天子之命也何權之有

其至非至公無我者鮮或能得平章

宗皇帝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高駢奏請

使張璠將兵五千於彰州守險留後王重佐將

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逐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

黃州擊黃巢必逃遁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

水四州之險不許

按自黃巢作亂攻陷州邑甚衆今以客軍入廣

州勢不久居如餅之計正可扼其吭而取之而

朝廷不從何歟蓋唐是時無可爲之理南北司

如水火而僖宗遊戲不怠賞罰無章天下饑饉

盜賊滿山殺一黃巢復一黃巢唐亦必亡而已

鄭畋鳳翔召將佐議垣皆曰賊勢方熾宜且

以各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至監軍與之宴樂

畋將佐以下皆哭民間聞者亦莫不泣畋聞之曰

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

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

與盟完城斬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陝道合兵討西

皆許諾

若臣之義二於元逆順之際大矣

爲身兼將相忍不爲之所乎因絕復起刺金

盟義擊震薄隣道經應異時破黃巢收復長

雖李克用諸將之功而大義則畋爲之倡

此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

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

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人

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

按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詩禮孝弟聞故若玃

者克自立於衰亂之世不汙其身不辱其先可

謂君子矣世之有志於元宗保族者安可不以

爲法乎

晉王存勗既破夾寨圍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

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滯禁奸盜境

內太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賊不得乘馬部分

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

無得差畧刻

按李克用本以沙陀歸唐既立大功而臣節亦

失厥後兵勢愈弱遂使全忠得肆其虐

其明於大義思代爲唐臣導張永業之教連盟諸侯復君父之深讐布告天下求唐後而立之取吳併蜀汎掃宇內身還太原以聽天子之處分此諸葛孔明之雅志而曹孟德之所以愧死者也

後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

懼山崩水涸不足懼蟲賊傷稼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

相傾深可畏

直言茂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

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忘優獎之

按康澄所謂不足懼者正以有深可畏者擬其

後也苟不畏其深可畏則其不足懼者豈不大

可懼哉康澄之論深委剴切能起人之觀聽此

明宗所以優獎之歟

吳越王錢弘佐問倉吏曰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

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

稅三年

按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所以養民若治民也所以供軍者衛民也倉廩雖實軍儲有餘則賦歛亦可少省矣故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其泥其泥土化爲虫灰孰若流行民間以飼饑人之腹紂有鉅橋武王以資四海隋貯洛口李密得以聚衆多積者果何益哉錢氏據吳越更歷五代獨能保其富貴亦所以繫屬人心者固也

周主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

居多每遇敵不走即降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

養戰士一奈何後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

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

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

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闕選補殿前諸班曰是士卒

精銳所向有功

按唐自肅代以來征歛調發民視鷄犬無及矣

強藩逆命兵連禍結迄于五代將驕卒惰民爲

魚肉已厭矣一旦世宗革起欲嚴軍政而寬民

力且曰兵務精不務多以農夫百不能養戰士
一奈何淩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又曰健懦不
分衆何以勸斯言也豈唯世宗懲五代之弊欲
一天下宜然凡有天下國家脩明軍政之道蓋
無世不可者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也於乎旨哉
周主欲混一天下此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
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
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
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
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
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
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
羣才既集此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
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
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凡
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之與吾接壤其勢易擾
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
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
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先以輕
兵擾之南人懦怯間有小警必悉師以救之師

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
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行彼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
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
附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
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
平然後伺間一舉可禽也
按寒暑異勢古今異宜裴葛迭用忠賢更尚順
乎時也聖人固不失時亦不違時時之義豈不
大哉故識時務者在俊傑俗吏守常老生泥古
置足以籌天下於胸臆運四海於掌股周世宗
有一天下之志然不先究其失之之原安能反
其得之之道至於攻伐先唐者此秦併天下先
韓魏之法也若王朴者可謂識時務者矣使世
宗享國長久而朴假年以佐之有不混一四海
而掃清塵龍乎

政監卷之二十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先是太祖爲周殿前都檢使帥師禦漢遼至陳橋聚議立爲天子拂之

遂代周

按唐自藩鎮擅權廢置之命不出天子重以後唐莊宗失御鄴都軍亂劫李嗣源以來軍中視以爲則周世宗有混一四海之志大業未集嗣子幼冲天下四分五裂太祖功業日盛中外屬心然則太祖取之是邪非邪堯授舜舜亦授禹湯放桀武王亦伐紂道相因也以湯武而桀堯

舜謂征伐不及揖讓可也謂非應天順人可乎

漢高祖誅無道秦唐太宗因隋亂起義兵其得天下正矣外此而得天下正者誰歟曹操之平漢難劉裕之定晉亂初皆擁匡復之名仗君臣之義及乎大柄歸已遂節滔天雖復加九錫進王爵築壇告廟受策禪位將誰欺乎莊宗滅梁而代之帝近正也爲德不終嗣源奪之既而從珂奪敬瑭奪郭威奪以逆取逆事相因也明宗發格天之言太祖抱元后之器蓋亂極而治至矣故雖六軍之立異乎八百諸侯之命而相因

之機必出於是變而趨於正者也假令太祖然守臣節異時黃袍之加不石守信則符彥卿諸人亂轍何時而止乎儒者於陳橋之變求其說而不得而必爲之辭不有聖人湯武之事蓋固然矣太祖入京城市不易肆奉周主宗訓爲鄭王東取唐西取蜀南開荆廣北牧澤潞定天下于一其規模事業尚可以五代視乎

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遺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後當

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額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普即就榻爲約誓書於絃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按禹受舜禪而卒以天下與啓故歷世有天下者傳歸於子所以正統宗塞觀覲免禍亂非但私其子也其或無嗣兄終弟及必長而賢此常道也未有子少與弟後與弟而後循環以與姪者充此意也是致亂之道也太后徒見世宗授幼兒天下而太祖得之之易又以太祖光義

光美皆吾同產並有天下以歸德昭可以永保
富貴此婦人之見也而豈知人心易溺一惕利
害有不顧母子兄弟情耶太祖與其母訣悲痛
道心唯唯受教趙普就榻爲約付之謹密宮人
此家人私室中事也幸太祖孝友篤至又以晉
王有功心奇其福德故臨終以大器授之不但
從母命也至太宗則在耳之言遠矣目前之大
利不可割矣觀普異時勸晉王以不可再誤蓋
心知其非也

召實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
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言曰
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聞而
解體也太祖欽容謝之

按以道事君格其非心此大臣之事也然身都
高位禮絕衆僚皆大臣也苟非先之以正己充
之以材智德望將以何者事其君華其心以孔
門仲由冉求之賢一失身於季氏猶不得爲大
臣况世之奔競鑽刺逢迎慰悅者哉故必見重
於其君若及黜之於武帝宋璟之於玄宗實儀
之於太祖雖不至宰相固可稱大臣矣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李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皆爲相睦
戰鬪不休生民塗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
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賴太重君弱臣強
而已今欲治之惟有其機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則天下自安矣太祖大悟

按天下之物理事勢極則反而反有其機則
復而復有其會五代鼎沸生民魚肉久矣天既
厭亂人方思治太祖以英武之姿留心政治網
紀立法度行天誡助順人謀聖能太平之事會
臻矣故趙普之策南陳而太祖之心大悟杯酒
從容一言而解諸將兵權開三百年基業可謂
得其要矣

命曹彬帥師伐唐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慎
毋殺戮及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城將陷彬稱疾
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
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
愈矣諸將許諾焚香爲誓

按太祖取江南務以恩德懷來者以唐李無罪

直欲混一夫下而取之耳。以數十萬衆圍孤城，必俟其力屈，自服禁虜，掠封府庫，賂之絕仁人之心，無所不至。曹翰一攻江州，不下屠之。彬後子孫顯者，累世輸卒，不三十年子孫有焉者，善惡之報如此。

太祖如洛陽，欲留居之。晉王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切諫，上曰：「吾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脩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曰：「在德不在險。」晉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跳力竭矣。」

按關中被山帶河，所謂四塞之地。洛陽宅居中，土而四方道均，故周都鎬京，而朝諸侯於成周。五代自梁徙汴，唐晉漢周皆因之，以四方輻輳，漕運之法遠近俱便也。太祖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者，欲據險塞，省兵食如秦所稱百二山河，以一面東制諸侯耳。」晉王在德不在險之言善矣，而孰料養兵之費，東南民力有不待百年而竭乎？本朝

祖宗建制兩京，南京據兩淮，吳楚財貨以制中原，而西北之顧遠北京，聯兩河關陝兵力以臨天

下而委輸之道艱，今自南遷，此亦未出百年而東南民力如此，用何策以救之？咸分翻之戍於原衛，有警則召之，而歲運可節矣。考祖宗之制，於常賦無益則裁之，而民力可寬矣。此其大略也。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宴貢士於開寶寺。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齊賢堅執以爲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異時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

按太祖留齊賢相，太宗正猶齊武惠王以慕容紹宗遺高澄，唐文皇以李勣遺高宗，然皆過矣。父子無兩家君臣同一體，奔舉臯陶，未聞不忠於禹湯。舉伊尹，未聞背於太甲。三君崎嶇兵間，得權譎將將之術，而樂以施于臣子，豈足爲後世法於太祖特見其欲以天下授弟無他也。帝伐遼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冀，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若沿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寧我致人，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後先王疆理天下攘斥夷狄恐恐焉唯其
憂契丹跨有中國據我險塞汙我士庶宋祖
之宜若疽疣在體盜竊在庭而齊賢之議不遇
止諸將北伐會無一語慮後日之禍設善取之
策何哉且太祖嘗欲積金帛五十萬贖幽燕地
否則決戰期以綰二十萬匹易敵人首十萬正
以北州淪陷豪傑必有忿爲左衽者王師往吊
可使內應太祖志不克果而獲將閫卒猶有在
也契丹君臣未若德光時也太宗君臣謂宜著
力養威撫機決策以卒太祖之志昔楚人捐夏
桓公與管仲謀之二十年然後會盟諸侯連兵
致伐而楚人帖服曹氏篡漢孔明受先主之託
數歲寂然無聞一旦出軍祈山聲罪致討而魏
人震恐太宗知不出此而輕動幽州之役偏信
令圖之謀及再敗岐溝敗君子館而諸將墮落
中原氣沮矣自是契丹不可復取金元接迹而
契宋三百年無歲不被夷狄之禍蹙之渡江迫
之航海腥膻之氣彌于六合雖曰天運豈非亦
太宗始謀之不臧乎

趙普少習吏事家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達子不

卷及卒家人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
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
下致太平

按論語一部皆聖人格言精思熟味體而行之
於治天下乎何有普佐太祖內籌帷幄外決政
事與陳橋之策收方鎮之權功烈偉然既爲宰
相表儀朝署方之實儀陶穀正坐不知典故善
文辭耳普剛毅明敏其所猷爲皆得之天資誠
非俗儒嘲弄文墨者所能爲也及相太宗則血
氣已衰心存患失遂至無善可紀使普讀論語

論語中首言孝弟言禮讓言事君以忠秦郎之
禍並貴爲之讀論語者固當是耶

二年夏四月不雨遣使決獄諸州是夕二雉出東
井帝避殿減膳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
未足以答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
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是夕彗滅三年春不雨
蝗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
蝗盡死

按天者人主之父也人主者天之子也天以四
海界之君是父以一家付之子也人主代天理

物是子幹父之蠱也於是乎裁成輔相奠山沙
川安人理物然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天地無全
能而托之君聖人無全功而資之天禮樂刑政
人力之可及者人主常操其柄以制其命福善
禍淫而王政之所不及者天又自司之恢厥乎
疎而不漏昭昭乎時出而警世也然父母無所
不慈而子不能無賢不肖堯舜禹湯文武是賢
而善事父母者也桀紂幽厲是不肖而不善事
父母者也賢而善事者天必保佑安全故堯湯
之水旱不能爲害不肖而不善事者天必譴告
戒厲若桀紂之終不悛則棄而敗亡之故雖以
當宁眇眇之軀而對越昊天之大一念之感一
言之動不啻若堂坻之唯諾天心之仁愛易嘗
有斯須督乎太宗志在恤民片言出口慧以之
滅蝗以之死雨以之降異時告君者有以天人
爲相遠水旱出天數爲不足畏獨不監此乎
呂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
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
帝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
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

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悚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
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
按宰相之職在知人善任使蒙正夾袋中之寶
多矣一旦上欲求使朔方者即以其人對蓋知
其可任也帝之不許得非意有所屬而欲蒙正
舉之以歸責于中書耳故三問而蒙正不易且
曰不欲以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卒使帝
悟而稱其器量可謂宰相矣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
士先是太宗謂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
紆朱拖紫躍馬食肉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
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
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節其或以爵祿榮遇之
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及趙昌
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昌言泣否鎔曰昌言與臣
等言輒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涕此鎔迎合
上意爾呂蒙正罷太宗又言人臣當竭誠以保富
貴蒙正自布衣擢爲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自穿
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其風望亦不
爲旁冒且蒙正未嘗以退罷辭憾當今若穴高士

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誠不足以自重太宗
默然若水自以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事即而
適不令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也至
是以母老請解機務

按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人主用是以待天下之
賢人臣因是以行吾道非人主得以私人而人
臣得視以為私恩也以太宗之賢而待輔臣如
此正緣士大夫苟賤無耻貪得不已或結近侍
以相左右或獻佞諛以求容悅凡可以干寵希
恩者無不至遂藥之蔑視其臣雖以蒙正之雅

量昌言之氣然而皆不暇察也君子觀若水之
端言趙鎔之迎合何止璣丸之比蘇合於乎世
安得常有秉節高邁急流勇退如若水者以為
人臣之紀哉

政監卷之二十二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田錫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
夏州亦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舛誤之太者
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本樞密使不得
與議以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

按繼遷陰通契丹臣乍拔真宗察其變詐而
復以夏州與之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西陲何
由得靖唐失其御威令不行於遠邇故拓跋思
恭之在銀夏因賜之姓欲使親昵如一家為我
用耳宋於一亡虜不能長縛遠御而亦襲唐故

例以祖宗之系假夷虜之人既賜之復奪之果
何為邪中書樞密號稱二府朝政所關岐而二
之宰相將何以調劑國家乎章庶務邪

帝問李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唯不用浮薄新
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
致堯輩是也

按浮薄則不厚重而作聰明喜事則紛紛更而
亂舊章用之必損治道此李文靖公所以為真
宗告也君子學以明道道以誠身身誠則名立
梅詢曾致堯並粗有才識不能明道誠身而遭

沈一言之貶遺百世之臭浮薄喜事果可戒哉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
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
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
活一旦逢起爲盜則其患深矣

按律法有定人情可原倚法而削則人不堪玩
法而縱則法不舉守之以經而濟之以權故賢
者用法而能得法外意若張忠定公者是已

李繼遷卒子德明嗣知鎮戎軍普璋上言繼遷擅
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

李繼遷卒

上

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
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
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按繼遷叛亡宋不能翦其毫釐至假以銀夏卒
致葭蘆之安靈武之陷繼遷既斃德明新立又
不能伐其條肆欲懷之以恩彼戎狄無信詐臣
乍叛賜之以姓而益逞寵之以爵而僭號如故
賂之以幣而無以滿其欲整無窮之欲天德好
生有時而肅殺而真宗必欲以恩致不可感之
戎狄邪使從普璋之計與蒲羅支表裏合勢以

德明孤危可一戰禽也宋一代武功不競
爲戎狄所侮言之可爲風塞

三司使陳恕以疾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
代者聽卿去耳起薦寇準準論尋恕前後改革興
立之事類以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筆題
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
其舊貫

按有天下之量者然後能任天下之事無天下
之善者然後能容天下之才故謙讓含容常見
於君子而媚疾乘疾常出於小人諸葛武侯才

人直量卷二

三

惟無敵故兼取釋下之益曹平陽明於自知故
不改蕭相國之法彼有小智自用小善自矜已
且憤憤豈能知人之長而用之已且憤憤豈能
樂人之善而從之寇萊公爲相却例簿不視而
於此躬至恕第請押舊榜是其智足以知人仁
足以守法

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戎用兵咸至盱眙
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
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
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細

事不足煩帝聽流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講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按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況人主生長深宮莫知憂懼富貴崇高之極何欲不速故流不以今日之用兵肝食爲勞而以異時之四方寧謐爲慮此蓋實理非臆說也且不能深思預擬而卒致後來之追悔且流抑丁謂不用而旦乃爲王欽若所餌流旦皆賢相而於此不能無優劣也若所餌流旦皆賢相而於此不能無優劣也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

東坡志林卷三

四

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駑朽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無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愛休德涵養安佚而西

與準俱相

按人主擇相宰相薦賢所以爲國家也小人知利而不知義知有身而不知有君如寵爭權

朋植黨國家復何賴哉宋宰相非無小人所幸君子之類不之趙中令之元勳風德而推新進之呂蒙正以畢士安之望尊才敏而容使氣之寇準休休有容以保我子孫黎民豈不嘉哉契丹主侵澶州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疑欽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車駕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

東坡志林卷三

五

按寇忠愍公澶淵之役不但南北弭兵直可以滅契丹取幽冀也準在太宗朝嘗條北虜事宜則其胸中固已吞契丹矣及是建策親征彼懸軍深入有輕我心日較一臨兵氣百倍彼客我主以佚制勞則先爲不可勝矣分命朝賢出典州郡則諸城堅守矣捷機既覓契丹主大懼欲還於此之時潛簡精銳伏要害而命一大將躡而擊之雖有韓白在軍不能善其歸矣可保百年無事此準之灼見也而真宗不惟社稷大計生民被髮左衽一切欲委之和好雖捐百萬

幣有不恤昔漢武帝竭天下之力用兵匈奴拓地千里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契丹盤據中國爲日已久興兵征伐誠未易舉今因其深入師老氣折剪之易矣而失機不圖豈天將啓戎狄之運而人謀殆未勝也蓋嘗論之元氏主中國武后臨四海此古今天地之大變其天命所爲乎抑人力所爲乎譬則生物在地投種由人使李唐不借兵石晉不獻地戎醜何自而入使太宗不雜夷高宗不聚麀女孽何自而生變作于下象形乎上天之廢興其兆已著則人不能違矣是知春秋許召陵之盟周易垂姤壯之戒其旨微哉

夏州飢李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按二文正公待德明之策可謂簡而要也使夏州果飢吾不拂其意使德明有奸心焉吾足以逆折之此其所以服曰朝廷有人
張士遜爲江南轉運使謁王旦請教旦從容曰朝

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徙廣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按是時朝廷東封西祀唯患財不足用故三司以羨餘責轉運而旦乃能戒發運以東南民力竭告轉運以朝廷權利至士遜又能遵其言不敢妄有興建皆所以收人心固國本豈非宰相體乎厥今戶部宋三司之職而巡撫則轉運事也東南湖鄉澤國歲有淹汜產去稅存所在人戶逃流田荒土白百姓苦於陪備而巡撫者諉以戶部錢糧不能一爲之所至於乍墾之荒蕩新漲之沙塗稀獲之水田每每隱括建明以增糧稅此等不過刻薄喜事使倖希恩耳而就知吾民之重困使其知大體不忍人君子明士遜肯爲是乎

上嘗問龍圖閣待制孫奭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及將有事汾陰輿上疏其略曰陛下纔舉東封又議西祀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澤故贊陛下以繼成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詞重幣求和於契丹隣國

廉爵姑息子保吉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按爽之言明白剴切足以開人主之聰明杜奸臣之熒惑然當是時朝廷方務以太平盛美鎮服四海誇示外國奉天書備法駕奏功天地勒銘嶽瀆臺閣侍從之臣爭以歌頌爲業龍學爲恩視爽敦朴一老儒也孰知特移事定百世之下觀爽之危言正義傑然特立不啻若亂流之

卷之二十一

砥柱狂風之勁草雖以王子明之碩輔重望猶不能自拔於佞邪僥倖之中而況區區五鬼之屬又狐鼠之不若於乎一時非義之得千載不磨之芳果孰榮而孰辱孰得而孰失哉王旦至自兗州言李士衡張士遜等盜事幹集望賜詔褒諭徐懷式等無治聲望令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廢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大內押班周懷政日與旦同行或請問必俟從者畢集具衣

冠兄之未嘗私焉

按薦人于朝恩且不欲歸已況可以貨取乎接見內侍必俟從者之集况肯潛行交結乎子明於是乎可謂大臣矣

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以問旦旦曰高麗從來奉貢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契丹雖與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即遣使館接焉

按旦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契丹雖與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可謂善斷矣

卷之二十二

九

寇準罷準之爲樞密使也王旦實薦之帝曰卿難稱其美彼專談卿短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達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受罰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旦令送還密院而已及罷準使人語旦求爲使相旦曰使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啻私而準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謝以爲不可及

按旦雖皆賢相旦性寬雅雖性剛褊故旦能容
準而準數攻旦然非相傾術也君子有志相業
者自當以旦爲法

知陳州張詠臨終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
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
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
謝謂帝歎其忠

按詠臨沒之疏可謂有史魚之風矣真宗不以
爲忤而歎其忠宋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
逐一御史此家法所以過漢唐也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旻則自今
帥臣何以御衆急捕旻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
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
側者當自安也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

按旦爲宰相數處大事衆所不能斷者一二言
而決折衝尊卑制勝權階謀之不可無也如此
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友初宰相欲用
二人爲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

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
遜嘗謂王旦稱王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
止於是邪

按真宗不以二人爲官屬而爲王友蓋官屬有
君臣之分王友有朋友之義是深得古者教世
子之道也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儲德之
當養使世子得以臣其官僚而不明乎輔翼教
導之禮則何以養成德性而開明閭學哉仁宗
君德之美亦真廟有以預養之也

王旦薦李及代曹瑋知秦州事衆議以及非守邊

才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也駐禁兵白晝擄婦
人釵於市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不日
聲聞達京師或以告旦旦笑曰禁兵戍邊白晝爲
盜固當斬也何足爲異旦之用及者以其重厚必
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按瑋在秦州羗人畏服又喻新羅新破陰欲圖
報擇代瑋者亦何容易使才勝瑋瑋之有規亦
必精絕苟不如焉而至蹉跌則吐蕃復強而西
事深矣及之重厚能守瑋規摹識量如此斬一
違法禁兵此自其分旦之所以重及在此不在

彼也

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嘗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旦之罷也又嘗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惟凌策李及

按北方風氣剛勁南方風氣柔弱剛勁近厚柔弱近薄而其間有賢有愚則亦無異若夫人才迭爲盛衰則又關於氣運之循環宋自建隆以來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以後北不足以勝南邵

堯夫天津之卜蓋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陽爲

十二

治爲君子陰爲亂爲小人陽勝陰則治勝亂君子勝小人陰勝陽則亂勝治小人勝君子今南方陰氣至於北方則陽不足以勝陰而亂將至小人將出矣後因王安石變法議者遂以歸之欽若炫惑人主排斥異己實奸邪也子明抑而不用多引善類是已而所以南北爲言人主一視四海立賢無方真宗之終不聽也子明蓋亦區區徒以風氣律人而未明乎聖賢問學變化之功者也

下可勝言邪

卷之三

十一

予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邢中和謂允恭曰山陵上五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欲併誅之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按謂之罪在於私庇允恭不奏非有包藏禍心爲逆也曾實以計除之然當時不以爲過者正以謂之奸允恭之專恣使得表裏合勢其壞天

政監卷之二十三

仁宗皇帝天聖六年參知政事魯宗道自太后臨朝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宗道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嘿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發莫敢對宗道獨曰不可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太后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后遂命輦後乘輿

按武氏易唐宗社唐子孫唐室無人不能計而誅之以謝天下俟後世母后猶以藉口劉氏

一萌於言而下通有七廟之請小人逢惡之心可畏哉唐以天下之力不能正武氏已成之勢而宗道以兩言折劉氏未熾之謀宗道可謂社稷臣矣

癸亥日南至上率百官朝太后于會寧殿秘閣校理范仲淹諫曰奉親於古自有家人禮顧與群臣同列北面而朝可乎不報又上疏請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按人君宅憂亮陰則百官總已聽于家宰成王即位幼冲則周公居攝未聞有母后處分國事

而天子率百官北面而朝之禮也且是時仁宗即位已七年矣而劉氏猶總權不去京師大水宮庭大火陰盛侵陽火失其性天象昭然曰誰之咎幸宋祚方隆君德向長而劉氏陰邪之機日益消沮不然殆難免乎呂武之禍矣

詰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按臺官雖言職然多觀望宰相意况又使之自用乎宰相公薦且不可而世往往私交臺官者益不足言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忤呂夷簡意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宜居洛陽帝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議切時弊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落職知饒州

按夷簡用事任智數設籠罩以待天下之士仲淹上百官圖中其要害宜其不悅也遷都之論肇於太祖之長算而謂之迂闊所交尹洙歐陽脩輩皆名士而謂之朋黨自夷簡始相詔求直

言及是斥仲淹輩又戒越職言事者故仲淹再敗而國論再變呂許公爲相有功業而以若所爲難乎稱大臣矣

王曾罷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人不取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邪

按王沂公初相仁宗能正劉太后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官觀欽奉之說至於進退士人不欲恩歸於己而怨歸朝廷尤大臣

所難也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萬人鈐轄五千人監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賊聞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

按兵法有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攻其單弱然後乘勝而進所謂攻瑕則堅者瑕也若禦寇而以官爲序則官卑衆少者先出是使之可勝而棄我也故仲淹所

以閱兵選將以爲不可勝之備而賊知其胸中有數萬甲兵已

使知隨州王德用知饒州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害公者道輔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嘗德用邪朝廷失一忠臣可惜也

按德用武臣而爲是言與曾武惠王待趙昌言事同使居宰物之地豈不休休有容哉

上以元昊勢益猖獗使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琦奏之帝取攻策琦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

支若併出一路鼓行而前破之必矣杜衍曰隴倖而成功非計也帝不聽詔期正月會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候春深入則賊馬疲人飢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舉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尋嚴戒邊備毋輒入賊境

按自西夏用兵主攻者韓琦王宗者范仲淹以事勢論之元昊桀黠久圖叛逆而中國永平備邊疎略倉卒合兵出塞致討崎嶇千里僥倖一

勝則攻非萬全也以兵法論之攻不足者
餘又曰善戰者數人而不致於久戰所宜
也昔漢先帝先發招趙充國討之充國至金城
飲兵有文欲以威信招降而辛武賢等素欲出
擊天子下書責充國再上書條陳利害留田便
宜十二事後卒破羌若先吳者暴過於先零等
差而宋用兵不及漢之將更堅壁清野招懷屬
羌徐俟其便擊之此計之上也且先吳嘗敗劉
平敗任福敗葛懷敏事勢雖震而終不敢於
深入者以難延等四路宿兵恐擊其肘故也使
當時專以西事任仲淹則橫山靈武決可取而
先吳之破降不日矣後雖召還而志不竟然西
夏功業論者固以文正公爲第一

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兵帝爲旰食然元昊
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
猶天地父母也豈與大豕豺狼校乎願因赦引咎
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善心也命方平以
疏付中書置諸簡牘之機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
福也

按方平之議蓋因元昊困弊天子厭兵故欲其

自新求和然不知涉入其計也賊入寇連年常
賜互市供絕獲不償費而韓范諸公皆已恢弘
方略懷來羌漢即欲與和稍遲旬歲微廿一劇
俾決一戰何憂其不款塞稱臣和不惟汲汲於
和我欲吳宗既失之契丹仁宗復失之西夏此
有識者所以太息也

契丹遣使求開南地呂夷簡薦富弼爲報聘使弼
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死進弼樞密直學
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逆以官爵賂焉
既往見契丹曰北朝忘早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苟從諸將言比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
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契丹主悟然求地不已弼曰晉以盧龍賂
契丹周世宗復取開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皆
北朝之利哉契丹主乃欲議婚諭弼還曰侯卿再
至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
按呂夷簡薦范仲淹于西薦富弼于北議者謂
其名雖薦賢實忌二人而陷之也幸二人全才
西使元昊款服北致契丹更成國家大事卒賴
以濟使許公平日不用所任二公豈不真

人哉然誓書非可悞者而使與口授不同若弼不早視其蹈不測之虜庭危矣

富弼與虜使再往契丹主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貽我是懼我也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此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爲太宗所食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別遣人來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幣二十萬和好復定按前輩有云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慘慘也初對便殿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死凜凜乎忠肝義膽之發人主爲之動容已而一再至虜詞直理勝契丹君臣環聽服股雖公辯博所致亦忠義有以動人也

以蔡襄歐陽脩等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言路開而慮臣人難久泣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

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者愚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諫必違爲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曰彰君過耳

按襄等既居諫職而范仲淹韓琦杜衍富弼又同時登用此在慶曆三年仁宗銳意太平之日也然諫職得人豈邪臣之所利此襄所以預爲言也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已徹樂賦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愈爾

按仁宗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默禱痛自刻責天亦隨有以應然而變像數見災戾不爲衰止豈非三司以羨餘責轉運而州郡賦稅之重嗟怨之氣傷天地之和而至是邪雖然仁宗一念之仁自足以格天而享國久長之道在是矣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帝用行淹以歐陽脩言也仲

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
方觀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
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
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
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冗役帝悉
用之

按仁宗以龍圖用范仲淹韓琦杜衍富弼等貴
以太平之政使條當世所宜行者其倚任亦至
矣然自宋開國命相率多老成持重雖仁厚之
風可尚而姑息之政亦多矣

皆善候人主意以操縱待諸賢以機巧應庶事
天下之弊曰深而人生之善勿替一旦委諸仲
淹更張弊政是促之去也且以磨勘之密按察
之嚴任子之薄僥倖者安得悅於是謗毀稍行
而仲淹有河北之出襄陽者知谷仲淹更張無
漸而不知前相養成天下之弊非可以一刻既
也雖然天章一開襄陽棄之不載僥倖去宿弊
而矣先況為之自我當如是而不計成否又范
公素所蓄者君子以比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
成心虛語哉

尋盜剽掠淮南知高郵郡晁仲約度不能支具金
帛牛酒犒遺盜悅不為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
欲誅之參政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戢守而守
臣不能禦又賂之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械雖
仲約義當勉力然事有可恕誅之非法意也上從
之弼退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戮臣下此盛德事也
奈何輕遣人主殺人他日手滑吾輩亦不能自保
後弼退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縫

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按立國有法用法有原守一州賊至不能禦法
可罪也度力不支姑犒遺以免民於暴掠情可
恕也朝廷有禮法所自出而天下後世視以為
例者也可得而輕議哉弼欲誅仲約以立法而
仲淹則欲宥仲約以為立法計故其所見不同
厥後弼不自安而嘆仲淹之先識則文正公之
見遠矣

政監卷之二十四

仁宗皇帝康定四年歐陽脩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則指爲朋黨動搖大臣則指以專權然此四人議事多不相從如杜衍欲深罪歐陽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富弼則力言其不來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論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專權誣矣陸下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非計之得也於是王拱辰之黨益惡之

按朋黨之目固小人傾君子也然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有小人之黨或以義取或以利合其勢不得不自爲黨也勢自爲黨而或比肩於朝廷膝於位苟人主明於是非之鑑宰相不偏進退之衡則君子固未嘗不容小人而小人亦未敢輒犯君子惟上炫於視聽而公道鬱下過於別白而清議張一廢一貶而貶者孰能甘心一

榮一辱而辱者孰肯異志於是始相攻擊紛至不可解而重爲君子禍也慶曆朋黨雖萌呂范之交隙及石介大奸之說形而禍激矣詭裏不肖之論彰而禍再激矣歐陽脩羣邪之目出而禍愈激矣宋一代之治莫盛於慶曆元祐而黨禍亦莫甚於慶曆元祐豈非君子亦有以自取云

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較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悉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固辭不受

按古人救荒之政亦多術矣以當時河北京東大水流民東西就食惟富鄭公在青州爲法簡便周悉故活民至五十餘萬然使官民無餘粟則亦末如之何故君子有志愛民者必使民

有餘倉廩無缺卒遇一朝之患舉古人作法師之斯可矣

宋史高宗朝廷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若恬適于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因薦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璠十餘年不磨勳殿中丞王安石累任不末試館職大理評事韓維自預南省高薦

立六年不出仕好古嗜學並乞特賜甄擢

按勸戒無二理彼勸則此戒猶欲清其流而濟其源也前此既以不急仕進獲免鎮又以召試館職不就復曰公若勸賞若此有志者安得不

勵而公著維鎮諸君子功業之卓異其亦自恬退中來邪

退中來邪

廣西鈴轄陳曙擊儂智高敗績余靖言交趾嘗乞

會兵討賊智高交趾叛者宜驛其出兵朝廷欲從

之伏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

高橫跡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變亂會得忘義因而

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朝廷卒用青策

按儂智高及廣源所以益披猖者由陳曙等御

軍失律故耳而遽召交趾兵入使其一戰而禽

智高則心必輕我而邕管之西邊險萌矣戰而

不勝則一智高猶爾整毒官軍歲餘不能討滅而蠻兵既來不得不相首尾萬一戎心叵測孽芽其間二廣豈復為全壤邪青能慮遠而靖顧不忍何邪

秋青至廣南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最會諸將按曙敗亡狀斬以徇既進兵與賊接戰青執白旗揮著落騎出賊後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萬計智高夜遁

按兵卒青精號令責嚴此將之大要也又知狄

武襄公斬陳曙以立法而不知其選募落騎兵

之精也自智高寇嶺南官軍前後喪敗不可勝

紀而青獨以數百騎決戰此兵不在多之明驗

也諸葛武侯亦曰前攻祁山兵多於賊而反敗

於賊此病不在兵少也然則為天下圖數者與

其以冗兵費食易若精練而扣輯之一可當十

此不衆之衆也

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上曰

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

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

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熟是重累陛下
願解言職許之

按唐子方之論張亮位劾文彥博仁宗不勝怒
矣既貶英州不二歲用爲侍御史當時議者
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茲又稱其無
書至京師爲不易所守知臣如此居諫職者如
之何不勸且當言而言其分也雖傷激切何可
深譴而一斤不復使與不肯犯憲典者同一論
棄以快奸臣之私沮士大夫名節豈朝廷之福
邪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七

御史中丞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忌帝謂之曰卿
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挹聖明致位侍從是
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
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按孤立無援此忠臣所不顧而邪臣恐恐不能
一日安者也使朝臣皆孤立以効忠于上則天
子左右前後如股肱之於元首何事不可理何
患不可除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苟各求援
互相朋比賢否不分利害不恤竊爵祿爲私
任刑罰爲威柄平居相保位以養望有事比

如而畏難則天子心腹何所委耳目何所寄
國家有累卵之危矣張昇之論如是其切豈非
仁宗爲之感動萬世人主所宜鑒也

交趾貢一角獸稱麒麟知慶州杜樞奏請回降詔
書世云得所進異獸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
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

按麒麟仁獸聖王之瑞今產於異域又是非未
可知止稱異獸固爲得體若却不受使自今母
來獻也豈不尤美昔召公作棟桷不曰不實遠
物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七

以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上書其略曰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事在不
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革更易不至乎傾駭天下
之耳目蓋天下之口則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
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
其道爾

按三代之法未嘗不善亦未嘗不入于弊夏之
弊湯變之商之弊文武變之周之弊唯無聖

變之故至秦而極壞然則通其變唯聖人能之乎使孔孟得志於春秋戰國之時則先王之法亦何至於墜地無餘宋興立國規模大抵損益唐故而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慶祐之際財力困窮風俗衰壞誠有不可觀者然久安之弊未易以恒情變也故宰相得君如李文靖王文正呂文靖輩數公多務含弘順成以就事功惟范文正公慷慨欲有所爲介甫之志似希文然希文闊大近厚而介甫則斬然無味矣其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其言則文而究其用不至於變法聚斂不已也使文正得君如介甫慶曆之治可以一變而介甫之位不過於臺閣侍從其爲熙豐一代名臣豈不有餘裕哉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羣臣欲援例稱賀司馬光言曰日之所照周偏華夷靈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惡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按日食六分半至四分而雨不知何者可賀也司馬公一論可使百世佞臣結舌

明曰武仁者非嫵媚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理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充暴戾之謂也惟道之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

者兼脩則治強關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按漢元帝似仁而姑息之意多由武不足也唐德宗似明而猜忌之心勝由仁不至也故爲漢唐基禍之主宋仁宗於三者仁多於明明又多於武故司馬公合三德告之要之三著者性中仁義禮智之發非有此而無彼特重愛分數有多寡耳若仁而嫵媚姑息明而煩苛伺察武而強亢暴戾由不知涵養變化正心誠意之道而縱其性資之偏也然則人主欲全三德者其惟

事學手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帝初即位疾甚遇臣者尤少
思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太后以語韓琦
歐陽脩琦曰此病固爾子病母不可容之乎脩進
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
寵太后施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後數
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
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
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可稱爾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

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按呂氏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
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
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
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事公不動聲色垂
紳正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漢唐嘉
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勳其德望服人心久
矣至於處事應變而其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
天下此其所以正其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
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安國家定社

授之名臣也

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唐置府兵最
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
諸路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凡三丁選一六丁選
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才勇者充歲以十月
番上教閱一月而罷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今議者但恠陝西無
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

又開此詔必大致騷擾又言古者兵出民間耕桑

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歛農家之粟以贍
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
事也光又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君但見慶曆間
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今復然爾
已降勅榜與民約束不充軍成邊矣光終不信後
十年義勇運糧成邊率以為常
按古者藏兵於農故唐置府兵最為近古韓魏
公以河北丁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
當一體議刺陝西義勇其意欲倣府兵之制收

其強幹者使習兵以備一朝之急而不至如石
壕所苦也溫公以陝西之民已剝保捷既歛農
民粟帛以贍軍又籍其身以運糧戍邊恐重為
民害雖均之為國為民然漢晁錯議守邊備塞
以為遠方之人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此與東
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宋西
北二方為國深慮使所刺義勇既籍其身遂復
其家以倣唐之府兵萬一二虜敗盟軍旅之需
庶寬民間調發韓公之見亦豈可少哉

詔議漢安懿王典禮

按僕議司馬光欲准封贈蕃親尊屬故事稱為
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脩引喪服大
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蕃而
不沒父母之名中書主脩而欲稱親朝議主光
而攻執政脩既力主漢議為時論所非乃著數
萬言發明大抵以禮記為所生父母降服一語
為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也然司馬光則云
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

文則是立言者謂所生父母蓋本其初而名之
非有兩父母也不知歐公何苦而為此紛紛辯
說也豈非英宗意在稱親歐公既倡說迎之又
不可認以為過而強為之文邪

政監卷之二十五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令內外兩府兩制文武三司副使武臣正任以上臺諫諸路監司於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內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取於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廢周行者咸以名聞

按宋故事二府初拜各舉所知者三人故神宗此詔欲擴而廣之庶幾無復遺賢然天子之職在於擇相宰相得人則百工各稱其職矣神宗是時銳意有爲厭薄老成忠實故雖以韓琦文

彥博富弼呂公著司馬光韓維之賢皆不能用而盡違衆議任一王安石安石用則呂惠卿李定鄧綰舒亶之徒進而一時號稱賢才者相繼斥逐矣雖有賢將安用乎故臯陶陳謨以九德取人而其要曰在知人

富弼自汝州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

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

按人君以一身臨天下而以一心運天下至小而難制天下至大而易動以至小難制之心而運至大易動之天下惟在好惡之兩端而已一有不正則天下千蹊萬徑之不正者從而入之矣故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而舜授禹復益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弼知帝果於有爲而欲端其好惡惜其倉卒之對不能舉堯舜相授之法與夫大學正心誠意之說而廣之而其言止於如此若其曰二十年

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帝時方欲富國強兵鞭笞四夷駕漢武而軼唐宗故聞之默然然弼之先見卓乎其老成也

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擇術爲先上曰唐太宗何如主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上因問設施之方對曰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喻矣安石退而上疏極言累朝因循末俗之弊

且謂理財無法

按安石以辯博之才堅愷之性收名立節非一日之積人主固已傾信之矣越次入對動以先舜之道爲言語治道則先擇術論設施則必講學其視韓富司馬諸公之言彼真若老生恒談者人主安得不爲之動然其曰擇術曰講學皆微引其端雖神宗屢問而不言至於上疏則極言累朝因循末俗之弊而略言理財無法使神宗好大有爲之心益厭薄祖宗之朝而思逞其志逞其志則須理財理財則均輸青苗等法可行而衆議不能奪矣使其登對即以擇術爲理財理財之法在均輸青苗則其言膚淺左右且竊笑而人主亦不我信矣安石之用心術豈不深哉大抵宋一代之治富強不如漢唐而規模家法有忠厚正當之意幽冀未下不幸太祖之志不克遂而太宗失之岐溝真宗失之澶淵至於神宗則敵國之禮定而邊鄙之事動有曲直不復可圖矣使安石之言擇術果如孟子之論王政言講學果如曾子之傳大學以神宗之願治庶幾三代可企奚至於更張動作之紛紛乎

毒螫天下爲邪孔子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傳順非而澤安石蓋有其二三

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赦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赦災節用當省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帑錢堂饌時以來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取會筭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是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主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參以年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也安石爲制引常衮故事兩府遂不敢辭按唐之堂廉庶幾易所謂大烹以養聖賢之義宰相雖難矣子不允可也若宋南郊恩澤此不經之浮費也安石志於理財豈不知得費當節但其性執拗好勝不樂從善耳至謂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大妄司馬光辨之至矣夫國用所以不足由國家用度太侈費資無節或官有冗濫吏有侵剋不此之省而設法奪民豈理財

之道乎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又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道德文章自許而得君如朋友不能以大道佐君而首倡理財之說豈非窺見神宗好大喜功似武帝故口談堯舜之道炫其聽而以桑弘羊之術中其欲必如是而後合也

上問富民之術司馬光曰凡富民之本在得人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知州按縣

令何憂民不富也

按司馬光之言當矣縣令得人一縣之福星也知州得人一郡之福星也轉運使得人一道之福星也又等而上之宰相天子得人天下之福星也福星照人安有不富直以光之言渾厚蘊蓄類書生恒談者而神宗易之於乎欲論治道者雖窮天地極古今截南山之竹懸東海之波曾謂不在得人而別出一道者哉神宗之相安石變法而變法之弊亦由不得人焉耳

庚子王安石叅知政事先是王安石見上論天下

事上曰人皆以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爲然

按人各有所好好而至於篤則其弊有偏勝故遠聲色辭爵祿非直君子能之篤於好名者亦能之王安石本好名而濟之以辯博之才上足以動人主下足以惑黨友使其老於館閣其爲君子豈可得哉天下後世將仰之若景星鳳凰

而傷其不大遇用也不幸而得君執政其好名之心形而爲躁競之舉所行不酬所言而胚胎天下之禍觀其言變風俗立法度長君子消小人豈非正論而究其爲不過行青苗助役等法用呂惠卿輩君子之事君固當爾邪故孔子不以言取人

上以災變避正殿賊膽微然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上書數千言切諫

按王安石嘗以堯湯之世不免水旱故以爲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殊不思堯曰洪水警予湯以六事自責堯湯之畏天何如富弼之奏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非不明白體要而帝不省豈以安石三不足之言爲定論乎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

按新法之行本爲理財而安石實倡之安石之術祖於周禮國服爲息之說夫周禮本聖人之書而不能行之季世者何時爲上順次之三代聖人其法相因高祖太宗固後代英主承天發之期而皆不能改秦隋之故者亦因時而順成也昔董仲舒勸武帝更化其言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端本之論也安石當神宗六葉太平之朝一旦欲變祖宗法度而又覩利於民法自下始雖善猶將不靖況未善乎蓋嘗考之青苗之法始於陝西轉運使李叅行之慶州而使

遂爲新法首務先儒謂青苗可行之一縣不可行之天下亦非也道無二致可行之一縣即可行之天下若是時不置司不設官不專利以是法委之各路轉運使視常平廣惠孰爲便利而施之亦或有可行者以今觀於東南春夏之交農民貸於富室以一償二不勝其楚得良有司者以時給散而收二分之息民不顧若夫免役均輸保馬保甲之法則利可掬見諸施爲則害先形古語云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故立法於驟然智者之所患華弊於久安仁者之所難使安石而恤人言審事勢免役之稅不及單醵等戶而保甲之設止於盜賊竊發州境委任得人次第舉行豈無至當之論奈何見小欲速信用小人進告人主輒欲以道勝流俗而謂新法非聚斂至以市易之說亦王政所宜安石之數固一至是乎先儒謂其變法之罪小流毒之禍大蓋觀於此而知之王安石既執政中丞呂公著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機巧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陳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難久而倚毗情

曰不得知邪正不復辨大奸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政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按誨此疏不惟論安石爲人且又迹其行事之實安石自負文學節義平生以退爲進以立異爲高而不虞人之料已若持鑑而照形也妍媸爲之畢見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安石人推其鯁直而安石一疏尤爲實錄此司馬光所以服其先見也

藏溪汪氏交賢公案卷之六 淡若水書

政監卷之二十六 藏溪汪氏交賢公案卷之六 淡若水書
神宗皇帝熙寧二年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呂公著薦也上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感悟人主當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按聖人之道至宋而復明者周程張朱數君子之功也熙寧淳熙之際神孝皆賢君也而顥與熹亦嘗被眷遇矣使天不生王安石陳賈之徒沮撓其間而程朱得盡行其所學宋治之盛抑何可當安石雅敬顥中書之議爲之愧屈顥既退厥後論新法之弊乃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顥之忠恕如此而安石則一於自用當時捉風壁行之論果誰是乎

王安石獨奏事上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未識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業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可活十五萬人性命

祠部所剝三千人頭救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按粟四十五萬石四年固可活十五萬人性命而剝三千人頭以資食於天下歲用三萬石不知其粟出之民邪不出之民邪安石王道之權如是可笑

上與司馬光論王安石為人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上因歷論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姦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

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按安石歷仁宗朝收名立節深結韓呂司馬諸賢為之延譽其不為官爵不近聲色貨利人主固已重之既入政而動引經義濟其私說能以辯博沮衆論故言者愈攻而人主愈信向之范純仁斥其為商鞅入弒弘羊人主不過為之一哂及呂誨迹其實而論之然後安石好名自用之情始不可掩時光與安石舊厚故折中群論然未若論惠卿之悉也

張載為崇文殿說書元是呂公著薦載乃對

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終苟道也

按載言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者非其涵養之王抱負之大能為是言也時帝方務行新法意其為書生恒談而不使竟其說曾公亮嘗告人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則安石之學用亦由神宗與之合也使神宗真能為成湯高宗則其時伊傳事業非程張而誰乎

呂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疾偶值醫者用術非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

四肢憂成風痺遂難行步非抵憚跋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論朝政也

按醫者意也善醫者視其疾之所在而節宣虛實歸於安寧無事而已善為國者隆道德以壯元氣任老成以護腹心決壅蔽以達聰明輕徭薄賦柔遠能邇以固四體此良醫良相所以比而同者也宋神宗承六葉太平之業一旦棄祖宗之舊而行新法是猶屬小疾而飲瞑眩之藥其得無危乎

知南康郡周惇頤卒惇頤初任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片一詢立辨邑人曰老吏不

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

厚順力辨遂不聽惇順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悟因得釋調

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賄吏惡少惴惴焉不

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知南

康時築室蓮花峯下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造所居

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按惇順去孔子千五百年而探其道於遺經以

起失傳之陸緒蓋幾於聖矣然不得行其道無

救於宋亂亡之禍豈天之無意於斯文也周至

春秋戰國彝倫斁而壞亂極使天不生孔曾思

孟於其間則斯世斯民之喪而道與之俱喪矣

是之生孔曾思孟爲斯道計也靖康以後諸

夏而爲戎藪矣然金元氏自入中國皆知尊

孔子之道而不盡變於夷俗個天生周程張朱

爲斯道計也聖哲豈偶然哉不然以數子具

聖人之道王佐之才而不得位抑十二運上下

萬有一千七百八十年載六十四卦統之自孔子

欲觀泰和之春者果何時也夫

遠使蕭素來言疆事帝手詔韓琦等條代北事宜

琦奏曰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圍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

造爲弊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

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

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

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

也初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

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

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

苟遠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

之故疆然後制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

常夫欲攘四夷以與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

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

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

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

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

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

之宿憤矣

按琦三朝舊臣老練邊事七事之陳因此度
算無遺策神宗安得不善其言歟石於是亦
以少知愧悚矣夫何再入中書而不復忿憤
益甚因遣使復至遂議於分水嶺爲界失東西
地七百里而議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夫欲
取姑與此兵家權略必決機於事會之間宋遣
南北講和已久將與何時何道取之而遽與以
如是之地乎且因是以啓異日新端安石之誤
國家多矣

河南逸士邵雍卒雍嘗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
篇濂溪問對程顥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時新
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門生故友居州縣
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効力時也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何益
按康節皇極經世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
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故一元在大化之中
猶一年耳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會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

有所牽合也而廬陵羅氏因李淳風僧一行之
曆而致疑於此且謂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
歲而反太素冥筮此道之根本堯夫之學後世
必有能辨之者然蔡西山朱考亭吳草廬皆宗
其說而太初太衍又牽合附會何足復信惜雍
內聖外王之學不見用于時以止門人投効一
事觀之則仲尼救世之心也有志於天下者宜
三復於斯言

秘書監蘇頌爲遠主生辰國信使故事使虜者冬
至日與遠使交相慶是歲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契
丹主國執其曆爲是頌曰曆家算日小異則遲速
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時則
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
遠主不能屈遠各以其日爲節

按朱子曰堯時日在虛昏中昴令冬至日在斗
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
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
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
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也金履祥按紹興

統元曆謂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仲夏
星火宋元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
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曆中星與日所次至是
差四十餘度矣宋是時行奉元曆與契丹高麗
曆安知其非曆官推候之差或曆久而歲差所
致乎然費辭而難決也頃所對辯而近理故契
丹主不能屈天下莫大乎理理隱於事必言而
明事非理莫定理非言莫宣此聖門所以有言
語之科

呂公著嘗在翰林讀後漢書畢帝語以釋老之事

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
舜雖知此而唯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
又論前世帝王至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能屈己從諫耳時帝臨御日久羣臣畏
上威嚴莫敢違規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
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公一郡刺史
耳猶以陰德有報况萬衆之衆受福無疆施
於萬世更願陛下親正衣冠有忍以濟事
功推內恕以及人物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將以類而應時

行獄寢繁而帝繼嗣不廣

投公著因事進規辭順意婉即古所謂諷諫者
也是以神宗開納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此之謂
也

下知湖州蘇軾獄中丞李定時吏舒宣言軾作詩
詆謗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鬼董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
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
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因

論軾自熙寧以來所作詩文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逮軾赴臺獄王安石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
以語言罪人軾以才自奮謂壽祿可立取顧碌碌
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
陛下不能容才王珪復舉軾詠詩云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唯有勢能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
下之軾辭非不臣而向上曰彼曲詠何預朕
軾文章議論受知神宗神宗用之軾以言新
法不便爲王安石所沮遂削外至熙寧已五

十餘矣不能持志養氣而詞章語言譏詬諷刺
無異平日其取禍也豈不直哉王安禮從容開
導既下黨於軾又能忠於君王挺身爲大臣而
摘軾詠詩以爲罪此市井之談與阜之見三
旨宰相廷明乃若是乎

政監卷之二十七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先
是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
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
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
相天子活百姓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民相聚
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愛以活我

按司馬公以一人之身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
皆知其賢而望以爲相下至田夫野老婦人女
子亦知誦其名字此古人所未見也君實果以
何道致是邪劉安世嘗問行己之要於公公曰
其誠乎然則公之得名而無間者由是道乎故
中庸曰誠能動物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差役之害民常在
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一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
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
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
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

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府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

按予瞻役法之議未爲無據不然免役之行已久其便與否可不差緩以求其說而君實樂以爲新法罷之是熙豐之法無一可者此其所以激而爲紹聖之紛紛邪

以程頤爲崇正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膺聖

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執中養正聖學之宏綱大本澤此不講又將何以輔導其君而養成其德哉伊川勸講倦倦之忠告也人主生長富貴之中其性固多陷溺又小人箠鼓其間以正人爲迂正學爲傷自孔孟至於程朱千五百餘年其說卒不行而世

亦卒無善治雖治亂興亡之數大段不可爲力而聖賢之言真萬世藥石也

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爲政臨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刻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按司馬公未能盡去熙豐用事之小人而盡革

熙豐已行之新法誠有如或者之所料然則爲光計者將如何哉畢仲游嘗奏記於光然謂之料事則可謂必如其計而無患亦未也於乎死生命也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斯言盡之矣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言惟其思慮之審是以力行之果此豈冥然直行而茫然不顧者哉使天而勅遣一老哲宗上同宣仁之心雖有章惇蔡京百輩何能爲乎光死肉未及寒而朋黨之議起黨議起而報復之禍作報復不解而宋事去矣君子誦光之言爲之淚落

臣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朝廷超鎮蓋
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
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
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

按鎮歷仁宗朝首言建儲之事至十九疏貽執
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至是韓維請追錄
其功故有是命鎮所謂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
為之蓋指新法言也以司馬公之忠誠而濟以
景仁之勇決廟堂之議豈復有間然者然鎮疑
然卒以不起可謂熙豐元祐間全人也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願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嚴
以詞諫然多用古禮蘇軾深疾之每加玩侮遂成
讐隙於是洛黨蜀黨之議起焉

按頤以布衣擢侍講讀可謂殊禮矣故頤在經
筵以道自重隨事諷諫思以引君當道革其非
心館閣法從之臣苟有憂國愛家之心則宜勸
太皇嗣君尊賢崇道以化成天下雖願多用古
禮不合時宜視彼小人之在君側不猶天冠地
履乎而軾乃深嫉之數加戲侮而一時朋附之
徒又公言立黨以加汙蟻務快其私忿顧獨不

念漢唐黨禍之慘乎夫變法以壞天下
有罪矣而立黨以偶善類亦何以逃其咎
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
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
如好學則天下君子忻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
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
為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
聖質自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事竊為陛
下惜也

按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編
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故祖禹申其
意以勸哲宗之學夫人之學則親經造對儒臣
不學則處深宮近嬖倖彼此事理豈不懸殊故
程子曰君德成就在經筵忠焉祖禹啓告之謨
宜其為講官第一

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從衆煮劉安世范祖禹
等言也范純仁上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
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
玉無纖疵小瑕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
之刑天下人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惑不聽純仁言

謂同列曰此路荆棘七十年矣奈何開之者亦不免耳

按確既貶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有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吳處厚以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爲指斥東朝故太皇太后惡而遠之然確故宰相也以一詩故謫之南荒以死有不傷國體乎且以唐朝廷輕罰士大夫之門諸賢雖忠獨不爲搢紳地乎確素奸邪嘗與其黨安食定用之功朝廷以是治確使天下曉然知共造謀欺罔之迹則

罪人得而奸黨懼舍是不爲而羅織語言挾一邪爲快而不虞羣邪之側目也忠宣申救蓋爲國體可謂有文正之風矣

呂大防劉贊以熙豐舊臣失職怨望欲稍引用謂之調停蘇轍諫曰君子小人勢猶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又言易泰之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得位可以有爲小人居外安而無怨則天下自寧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按熙寧變法之始皆由安石引用小人以驅成

天下之禍元祐既相司馬公盡革王安石惡卿新法天下之民鼓舞有若更生趙溪王氏謂是時微司馬公至泯泯胥敗無復爲本朝立赤幟者萬世蓋也反覆之禍繼溫公者弱耳豈溫公誤歟使溫公而在其毅然剛大之氣豈有調停之說子由言之是已在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君子以其類進所以相濟也初二曰包荒用馮河言君子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則小人懷而畏也九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至此則泰之盛而將否陽將極而陰有復之之理故聖人戒以艱難守貞夫何純仁復相宣仁上仙首用李清臣鄧溫伯而有易六四翩翩之象繼而章惇入相報復紛紛則是易上六城復于隍之象小人盛而君子不可爲矣且君子之去小人不可不決故易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言君子之去小人不可忘戒備如此然則調停之說豈惟爲宋一時害實爲萬世君子去小人而不決者之害

帝親政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寧隆替之本杜稷安危之機生民

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太后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特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

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

按蘇軾嘗稱祖禹經世之文也因附名同進然卒無救紹聖之紛紛者蓋元祐之所失不在變法而在於不能決擇人才不能決擇人才亦在於諸賢自相攻擊而上無所取信也主子瞻者攻正叔爲邪主正叔者攻子瞻爲邪繼而朔黨交攻汙議醜詆將無不至揚畏反覆之甚者也子由欲其助已薦之蔡京奸險之尤者也溫公以其迎合喜之所謂羣而黨矜而爭難事易悅諸君子皆自爲之彼此交攻邪正相混以一時

朝廷比肩一跡而不相信而深官之太皇仲年之嗣君將誰信乎異時章蔡之徒指司馬光以下爲奸則是迹前日諸賢之自相攻者攻之哲宗如之何不疑而紹述之說可以行矣故君子謂辨漢唐之朋黨易辨宋朝之朋黨難辨慶曆之朋黨易辨元祐之朋黨難以區區血氣不能自克而貽禍宗社諸君子烏得無罪於小人乎何誅

紹聖初章惇被召道過山陽通判陳瓘隨衆謁之瓘聞瓘名遂與同戴論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

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因極論熙豐元祐之事惇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惇到闕召瓘爲太學博士瓘知其與蔡卞方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而赴官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博士林自贖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自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按瓘居諫職嘗劾章惇曾布攻蔡京兄弟尤力

嘗撰尊堯集諸紹聖史臣專據王安石日錄以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君臣之義璫坐是重得罪蔡既深恨璫所以排害之者百端而卒不能害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之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劉安世亦嘗因璫病勉以醫藥云天下將有賴於公朱子亦稱了翁才大志剛可以濟時天不祚宋賢人淪胥悲夫

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傳專國植黨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誘之

欲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復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章數十上度帝終不聽遂乞外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辦足以飾非巧足以移人主之視聽力足以亂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無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擄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語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會安民復上言京姦不啻於胸中作樂帝怒遂貶

按是時惇下令謀羅織元祐之臣不遺餘力梁燾劉摯之死天下哀之自餘宰執純仁大防侍從安世祖禹輩安置編管無非嶺表厲人之地期必殺之而後已章惇凶焰火烈如彼蔡京陰謀鬼伏如此其間趨利苟得小人隨聲附和朝廷之臣莫敢誰何而安民乃能先後斥數其惡反覆不已雖不幸宋祚將傾言不見信而孤忠勁節可以激萬世諫臣之氣

石正言鄒浩既連劾章惇罪惡不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

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依仁宗廢郭后故事帝以其章付外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歸管新州初陽翟田章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絕交矣浩既諫迎諸途浩出師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表之地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按浩爲御史能劾權奸諫立寵妃此自其職畫爲浩友而又能以意氣相激昂浩何謂爭臣而畫可謂爭友矣

政監卷之二十八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異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官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象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願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

按天心仁愛變不虛生徽宗當改元歲首之朔天變如此亦非常矣錢因伯雨之言而知憂知懼不惑邪說不錮善類不興土木不極淫樂不起邊釁不誣道術汴京何自而挫金虜何自而入書曰天命靡常常懷德保厥位徽宗雅不知天命靡常而不常厥德卒之國亡身死夷狄為天下笑悲夫

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

願丞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未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訴未狂妄遂謫

按是時蔡京童貫表裏用事京托紹述之名唱豐亨豫大之說帝已極意土木聲色而猶知陳禾之直不以為迂則帝是非之心未嘗無也然不能遂罷貫等卒寵任之以至滅亡何歟大抵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與夫喜便變惡忠直善善

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雖三者不同而同歸於亂唐明皇宋徽宗皆非昏庸暴虐之主惟其心志蠱惑而以逢迎為悅故雖知林甫力士蔡京童貫之非而倚任之馬嵬之泣五國之憤以萬乘之尊而至斯極可以為萬世監矣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遠不可伐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許土歸壘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以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怒編

管子海川

按伐遼之役本不足議徽宗於是時岑荒已甚方臘以妖術竊發靈素以幻說煽惑良藏告成花石被野於是黑皆噬人野狐升御識者固已悲諸夏無主朝堂空矣然以區區垂亡之遼而主師百萬遇輒奔潰不克自振何歟此猶猛獸一走而不能一舞其爪牙蓋負不義之名而忘其索然餒也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敏以綱言啓帝遂傳位於太子欽宗即位

按李綱建傳位之議是也然肅宗能復兩京而欽宗不保宗桃何歟唐藉太宗用兵之威能任李郭輩以成功宋則紐於和好有李綱宗澤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異也

宋學主陳東伏闕上書請誅六賊時天下皆知蔡

京誤國而用事多受其薦引莫肯明言之東率諸主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環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開初邊隙使天下勢如累卵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肆諸市朝以謝天下

按六賊之罪雖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東以一大學生能奮首言之可謂忠矣國步至此不用爲諫省而以迂汪黃與布衣歐陽徹同議東市猶爲國有人乎

金幹萬不圖京師李邦彥力請割地議和李綱以爲擊之使帝遣李稅往請平金人索搞師之物甚多稅恐怖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偕來帝乃避殿減膳括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鄆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若遣韓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軍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敗輕中國而重敵矣李綱以爲京師在旦夕尚何有三錯而論之哉又不足較

綱不能奪

按宋若臣可謂愚矣不幸謀國失策致金人至此則知其貪婪背約固豺狼也以金帛奉之猶以美食養豺狼有已時乎以此百萬金幣募壯士擊之雖亡國死社稷猶榮况援兵四至苟選任將相勢必自強而金孤軍久駐能無變乎是時執政皆蔡京所引用都人日爲浪子宰相欲望其制勝兩楹折衝千里固非所長惜有一伯紀而不能耳

國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靈

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焉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廢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按昔老子談道德荀卿明禮樂而其傳至于中

韓之慘刻李斯之焚坑督責者此豈道德禮樂之過歟由老荀之爲道德禮樂背倫理而非性情也安石惡永垢面而談詩書至委折周官片言以變宋家法度而其後章蔡之徒卒祖其說以亂天下則安石學術之煩蓋不止於挾管商寔由飾六藝以文姦言而禍斯若是烈也龜山之言其有功於世道惟關王氏爲大云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

按金人再至大臣不知所出呂好問請集滄滑邢相之成以遏敵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甸

以衛京城疏入不省乃議劉三鎮請和及金師至城下援兵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京師空虛叔夜既引兵入衛朱子謂叔夜不合領兵入城只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掣肘所以迄無成功

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按康王在相州有兵萬人宗澤力戰破金師渡河見王請入援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王乃爲汪伯蒼等所惑遂

澤先趨澶淵而移軍次東平高宗之不能復中原忍耻事警其志氣不足與有爲蓋見於此矣金人之張邦昌爲楚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朝臣何臬等北還

按幹離不之初北還也粘沒喝在太原其勢合使從神師道言遣兵擊策之上也不爾便應選任將相講求備禦夫何金兵甫退而邪黨益強邪說益熾上下恬然以爲不復可虞迎上皇於東南懿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而又拘粘沒喝使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勢窮

絕乃用郭京六甲法敗自古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豈其君失德甚歟正由廟堂方鎮將相皆出童蔡主蔡之門無一可繫天下之望耳註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也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以李綱爲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信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按英而又抬何大事不可爲何小人之能惑也章惇蔡京之奸固小人也使抬徽宗英明之主且可駕之立事而惡未必若是甚也昔者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豈一人之性有二哉佞施於煬帝而忠効於太宗耳高宗既相伯紀未幾伯紀罷而汪黃用擁十萬罷之之士一退而兩河失守再退而淮甸不保又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卑辭厚禮以奉不共戴天之讐言英哲之主肯至是乎

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攸等官

按元祐紹聖之是非未必至是而定宣仁保佑之烈司馬諸賢之忠章蔡之徒之邪朝廷天下固久明也惟其事勢至此無可反覆故公論得及之而詔旨亟行也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使高宗果以前事爲監則和戰之議不更紛紛反覆於其後也宋之一代君子補助不足小人破壞有餘君子待小人常怒而小人害君子不至於極不已也天乎人乎不可得而知也

監察御史張所按視山陵還言河東河北天下根
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
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請帝還京師
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
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
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
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
會所復言黃潛善姦邪乃安置所於江州

按天下之勢北重而南輕北可以舉南而南不
足以舉北故晉隋能平江南而東晉南宋不能

復中原也又關鎮重地英雄豪傑所必爭漢高
項羽百戰於滎陽京索間莫肯先退及羽一舉
足而南即因垓下建炎之初河北雖失真定等
四郡河東雖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使高
宗果英雄接亂之主則當用所五利之說主李
綱經理兩河宗澤留守之議此志不強則不至
於卑詞厚幣以求哀不已也張所之敗果何罪
乎

李綱爲右相上十事其二事曰議降逆曰議僞命
帝留中不行綱言二事方今政刑之大者邦昌嘗

金人易姓之時死守臣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
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昔劉盆子爲赤眉所立
其後以十萬衆歸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
易君罪大於盆子當以春秋之法誅之又僞命之
臣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按邦昌身爲大臣國危不能救主辱不能死方
僞然正位號處官禁降僞詔不得已乃請元祐
垂簾而議奉迎此史冊三千年未嘗見者高宗
即宜宜亟竄殛併王時雍吳玠莫壽謙誅之然
後選佳將相招徠豪傑旋軫舊守而固守之祇

謂哀詔四方表忠節除黨籍正法度玩戈
堂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豈不一怒而正天下
惜高宗莫之能也

李綱言河北河東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東南可安因言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
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若於河北置招撫
司河東置總置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
恩德所以不忍棄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
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帝善
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焉

按兩河者精卒健馬之地其民白紅兵勇之人
人復來所在團結而推其豪為首人人有
意宋若撫而用之固非平日保甲義勇比矣不
然介在戎馬之間轉而為盜賊耳經制兩河此

李綱所以為先也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李綱薦也時金兵屯河上盜
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貪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
者賊輕重並從軍法田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
修治棲櫓屢出師挫敵有王善者擁眾七十萬澤
單騎說降之於是羣盜擁眾者相繼來降累上疏

請帝還京及兀朮侵東京澤連敗之金人自是不
復犯東京澤與諸將議大舉伐金復上疏請帝回
鑾帝惑於汪黃諂決意幸東南不從
按澤初請帝還京議兩河不可割時國勢微弱
金人侵逼注黃固有所以沮之也至於招集大衆
屢推敵鋒高宗蓋亦知澤可倚任而舊京可居
也而必於南幸者無他畏懦不振而已

李綱言車駕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以示不忘故
郡因言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空掩

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
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
北距三都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京策無
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
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
不可得也

按宗澤在東京議舉伐金高宗宜從其請還國
根本分命張所傅亮撫輯兩河收復所失郡縣
而令澤總大兵渡河為諸軍聲援賊金以復舊
疆策之上也其次宜從綱幸襄陽徐議進取失

此而顧維陽天下之事去矣異時張浚請都建
康直差強臨安欲圖恢復其難蓋十倍於此矣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
殺侍從且論其賈馬招兵之罪責督善汪伯彥等
復力排之遂罷提舉洞霄宮綱能而招撫經制司
廢車駕還東京幸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
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輜殘毀中原盜
賊竄起矣

按李忠定公為相僅七十三日以修政攘夷為
已任薦宗忠簡公留守東京又薦張所傅亮於

兩河招撫經制恢復規模蓋次第矣故朱子謂
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江黃忌而逐之國無足責
而後賢者以潛善客而亦論檣綱豈不可惜

政監卷之二十九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
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
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
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
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
怨嗟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
修戰略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
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
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

綱以立國體

按明仲才博識高議論英發可謂言言藥石中
時膏肓而七策規模必如是而後可大有為也
寇難方殷國步斯窘謂宜求才若渴從善如流
而呂頤浩諱其切直出之於外使諸葛武侯為
相肯若是邪

張浚使劉錡帥五路之師及金師戰於富平敗績
浚撤五路之師合四十萬馬七萬匹以錡為統帥
迎敵大戰初浚問計於曲端端以為未可及是吳
玠亦以為未可輕動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

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及軍潰關陝遂陷不可復論
按浚初以西事爲己任臨行萬宗戒以三年然
後用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財賦充實浚
苟從曲端吳玠等言訓兵俟時而動萬一東南
事急吾則長驅入衛而乃違衆輕舉以至於敗
及殺曲端非罪西土將士由是怨叛朱勝非開
居録周密齊東野語載富平敗績本末甚備然
浚本謂向者海道之行幾至不測今虜復屯淮
上有再入之謀議欲出師分撓其勢耳軍雖敗
而區區徇國之忠亦可矜也

上虞縣丞妻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含其子
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仁宗取宗室子育宮中天
下之大慮也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陛下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
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僅
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
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
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慰在天之靈下
係人心之望帝覽疏大加感歎

按太祖本定天下而授太宗此堯舜以來帝王
所難也而使昌陵之後家室僅同民庶其何以
慰太祖在天之靈乎孝宗既立傳光寧理度復
百有餘年天運循環豈不昭灼寅亮一言而高
宗感悟此王業所以中興也

岳飛既復襄陽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
驕情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
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
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
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事自是興矣

按金人之興本同劉淵靖康之禍亦類永嘉晉
能遂定江東而宋倏然未知稅駕之所者淵值
中原方亂而金乘席卷之勢也然南北卒瓜分
者非必長江天塹也劉金俱夷狄非有混一天
下之志使遼漢高祖唐太宗豈利子女玉帛而
惟虜掠爲盜賊計乎金立劉豫一以緩宋二欲
中國相攻塗炭吾民而已遂居巢穴以觀變耳
夷狄禽獸情欲過望立至驕情當時廟筭若從
飛議視諸將能當一面唯飛與世中六飛臨江
節制而二將東西並進其勢必舉至於營田之

議亦不可緩曹操許下屯田而兵力益強
及之

劉豫以金人寇淮南詔韓世忠進駐揚州會道
良臣使金世忠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
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移軍向大儀設伏以
待良臣至金師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
大儀五里世忠麾伏四起金軍士各持長斧上槊
入甬下斫馬足遂擒獲不野等二百餘人追奔至
淮而還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按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世

忠奏捷上下相賀高宗始議親征以張浚視師
江上指授諸將方略諸軍爭奮僞豫渡淮北歸
用兵之效蓋昭然矣

何鮮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上疏切諫大
略言自建炎以來學詞厚幣以間安迎請為名遣
使不知其幾而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
之要領者誰歟又言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
恨在切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
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會張浚
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開地復土終歸

於和未可遽絕帝遂遣韓行真因乞外知邵州
按宋始終為和之一言所愚胡寅論列甚明高
宗亦既惕然省矣而卒歸於和者誤之者秦檜
亦高宗意與之合也浚謂使事兵家機權則亦
未害苟高宗有志恢復亦不在乎使之遣不遣
也

何鮮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
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
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浚又請命諸大將
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按宋卑詞厚禮遣使通問二帝數矣而太上帝
后相繼崩金卒無一介報稱高宗於是揮淚奮
戈志吞逆讐衣墨臨戎使三軍發哀成服豈不
足以回天意感動四海人心乎吳王夫差卧薪
嘗膽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
邪魯仲連曰使秦嬴然遂帝天下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二事載諸青史雖秋霜
炎日不足為烈矣

帝至建康岳飛見上數論恢復之略帝曰有臣如
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

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問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郾環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秦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禦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由是與浚迕即日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遂以張宗元權其判官

按飛銳意欲復中原諸將用兵亦非其比寢閣之命高宗固委任責成之矣檜欲和而使與浚議蓋已料浚之必忌飛也魏公之問岳侯之對皆正理也魏公何至嗔然怒而又奏飛志在併兵且宰相奉天子都督之命患無將可以統師豈患人之得兵哉郾環之叛呂祉之死雖悔矣及自是尚宗一意欲和亦見浚用事屢至蹇跌而恐懷怙倖之不能成功也

希還臨安詔守言建康王者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王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

未暇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趙鼎不可

按成敗之勢在乎進退然亦有進而敗退而成功者蓋進退者形而制機在我故知者以退為進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較龍之蟄以存身也若高宗是時無可退之理建康形勝李綱張浚諸人皆勸都之正以比望中原氣勢相接且使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而有以聳動其心退居臨安則南北聲跡竄遠上下宴安靖且

一勢日復一日不復可有為也趙鼎南渡賢相而還蹕臨安之議見實為之蓋鼎亦主和而欲退守但其和然不至若檜之為也

秦檜主和議成羣臣爭言不可李綱韓世中岳飛謀尤切胡銓抗疏其略曰王倫押邪小人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遂欲臣妾我我欲劉豫我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又言秦檜腹心大臣不能致君如唐虞而適使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亦得參

和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之亦
當拜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頭竿之幕街然後羈留廣使責以無禮徐興
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檜自金來歸實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也金自
以與宋仇深寧封邦昌而不欲存趙氏寧昇劉
豫中原而不以足地與宋其縱檜而主和也非
畏宋也以和餌宋而誤之也金之謀宋亦深矣
立劉豫不效又將謀立淵聖一子於汴以招江

南之人使非蒲蘆虎撻懶豈舍關河一步地邪
故和未幾而兀術復撻之高宗建炎以來志雖
退縮而亦未嘗決意講和自任張浚以西事而
五路之兵潰視師江上而淮西之軍亂知恢復
不可成於是一意和矣且當時宰相之賢莫如
張浚趙鼎既二人並相劉豫南侵浚出視師督
劉光世進戰光世懼私求於鼎而令退軍浚大
怒下令敢渡江者斬其矛盾如此於是二相陳
開而鼎罷矣已而浚有淮西之憂亦罷浚罷而
秦檜用矣朱子嘗謂讀當時國史始終無一事

合節可謂痛心若夫和議之非金人切實二帝
震驚八陵夷滅宗社金炭生靈使高宗而明大
義誓耻未復雖得天下不爲也況爲小國韓臣
卑屈辱至此可哀也已詮之議可爲天下萬世
之懷不平者出氣

金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術來戰錡復
大敗之兀術走還汴

按朱子語類記劉錡順昌之捷是亦投之死地
而後生當時金擁十萬餘衆來錡與諸將謀曰
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嚴必

不可渡兼撻持老幼若虜騎來追其勢必殆不
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既大至錡
先遣人約戰兀術笑曰劉錡敢與我戰時正暑
月銷分部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酒食以一
兜牟與甲曬日中令極熱不可着手然後喚一
隊用酒食畢出西門又喚一隊出南門如此數
隊分諸軍迭出人持長斧直衝虜衆斫其馬足
一騎倒即壓斃虜衆久立日中甲熱如火喘
息煩悶而我軍迭出飽銳清涼傷困者即扶歸
飲藥虜遂大敗遂從和議此庚申年六月也可

惜此機不遂進

殺萬壽觀使岳飛飛以必取中原戒警駐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權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按南渡將臣稱張韓劉岳然張劉非岳韓比也飛既銳意殺賊故槍尤忌之不置之死不已也

飛為將能遠酒色辭營第皆武臣所難能至論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非志士仁人何以能之鵬舉其賢矣哉

張浚度金人必敗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求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愚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略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書奏不省

按高宗初以太后之故屈體求和可權為耳幸

而太后徽宗持宮北回修改自強以觀不共戴天之讐則正道也奈何拱手而聽之為二十年間卑詞厚禮委質更欲誅還絕言路國勢人心至是不振振矣此浚所論也

星變詔求直言浚復上疏曰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弱於寧安謂金可信蕩然莫之為備沈該方俟高湯恩退尤不厭眾望惟欲受命於金流秦方俟高湯恩退大遼復安置浚於永州

按浚既聞金主驕暴勢必敗盟乃因星變上言

此見浚之論也而忌退輩乃笑以為狂且加寶斥蓋沈該方俟高本檜之薦大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衛私取槍之子孫也故其心寧負朝廷而不負槍軍浚以悅虜一本檜之為也浚雖忠不忘君而高宗以若所為無自而有恢復之理

金主亮南侵以李寶為浙西總管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為一虜艦其入諸洋難以蕩滅臣有一策可出萬全上問何計對曰凡用兵之道自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

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必死者難却
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
而疾擊之可以得志

按金馬陵盟渝好一失也遷汴自離巢穴二失
也殘暴不仁三失也具三失計又不沉機速發
擁六十萬眾妃嬪皆從何能為乎高宗於是赫
然雄斷置師江上而專閫外之寄益兵上流以
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
以遏其牽制此固恢復之機會也實有智勇既
督海道而獻是策蓋欲以奇取勝也是以卒能

立功

時朝論洵欲為避計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
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
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
然後應之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
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且
言朝廷與虜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
未嘗一日忘戰今幸天祐其使先墜言以警陛
下惟亟留聖心

按書曰有備無患又兵戒云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豺狼無信之虞以不共戴天之讐不得已而權
與和縱其無他而以區區江左委質仇人何心
自寧而蕩然不為之備乎誤之者秦檜也檜死
而相國猶夫人者檜之黨也一旦虜騎長驅恠
為避計獨康伯與黃中留家不遠而決親征之
議於是合喜至渭河吳玠敗之劉諤犯襄陽劉
玠敗之史俊敗之於慈湖李顯忠敗之於金椒
李寶敗之於膠西劉錡敗之於阜角林虞允文
敗之於采石以二十年頽靡之餘一鼓而戰無
不克視建炎之勢蓋十倍重矣決是機而進臨
中原執其仇囚繫其巢穴獻俘太廟以慰列聖
之神靈其功烈之盛豈不赫然惜乎宋之武功
不足以辦此也

政監卷之三十一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帝初即位召張浚入朝以爲
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
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
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
自服帝默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英武力陳和
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
山東命諸將出師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時與
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

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以爲然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按浚時已措置兩淮欲使舟師自海道擣山東所以牽制川陝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此恢復規模大略也而史浩不以爲然者恐宿師于外守備不足而敵乘虛犯兩淮荆襄浚則謂敵必不敢長驅蓋浚以復讐大義不可緩浩欲慎重以保萬全雖繫之爲國若浚老練軍旅敵人所畏而浩必沮其規畫如薈海州之賞沮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豈不過哉

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達而
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適以
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及義理所存纖悉畢
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
之計不過修政事撫吏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起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
司之本本示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按熹之論在君子則爲格心之要在國天下則爲治平之本使孝宗爰立爲相以濟斯世斯民宋之中興豈不能如南宋宗周哉然熹之所以不用者以其儒也儒之所以不合者以其迂也所以得名者以功利之說勝也功利既勝而宋儒者雖至今以爲迂彼有讀數行書遂自以爲疏通不迂之才世道至

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卿議論奏檄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凌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時凌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一千人萬弩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也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復戰之語及聞凌復視師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

東嘉德帝契丹凌度凌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歸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按孝宗恢復之意既決而首擢張浚及是再令視師于淮君臣之交固矣然自符離之敗羣議沸騰帝心不能無疑周密齊東野語載符離之役深谷觀公輕銳而宋史載凌前後奏疏規畫則又甚謹夫以孝宗之英明張浚之忠義然卒奪於橫議忘仇讐而稱叔姪割土地而徹邊防意者固天所以限南北邪不然天下豈無人材

而宰相必檣黨湯思退輩邪

劉珙言於高宗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宗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悚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欲然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

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衰未有以是告高帝者

按漢高宗授英武懿達大度然不喜儒生嘗溺其冠觀其語陸生曰卑之無甚高受叔孫通禁制朝儀曰吾乃今日知爲帝王之貴其言如此即遇真儒告以帝王之道未必不疑其甚高若唐太宗之慕名畏義使得伊呂之佐舉行三代典法或庶幾乎珙之議淵源於父兄師友之間故其正大乃爾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陳俊卿以爲

未可允大請不已帝手劄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
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
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旨以誤國事帝意方向
允大俊卿以論不合力求去遂判福州陞辭猶勸
帝遠安親賢修政讓敵使使不可輕遣

按恢復大事俊卿賢相以孝宗英明似可有為
而俊卿之議不同允大既罷猶勸帝使使不可
輕遣豈以忍耻事讐爲國是邪嘗觀宋史載當
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
最號持大義者而通老入對則謂內修政事外

觀時變而已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讐大事
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文公自永福宮上封
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爲大言以逆上意南
軒自嚴陵召對則謂虜中之事所不敢知境內
之事則知之詳正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
同紹興之時伏羲而行可也今再喪三竭之餘
風氣沉酣人心玩習苟非吾之事力十倍於紹
興豈可輕舉妄動以自貽伊戚哉厥後開禧之
事可以見矣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

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
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又對曰陛下
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按蘇子瞻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
無伏節死義之臣栻論蓋與之同若曉事之臣
必憂深慮遠體具用周而辦事者不過促辦日
前或聚歛於財或刻深於法用之豈不壞事然
世之辦事者多顯進而曉事者類沉鬱安得故
夫之言常限於柄用人者之膺哉

附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

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
拊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
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不學始變古
禮應劭陋儒遂發以日易月之論夫人主者天
下視以爲法者也故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而首廢喪禮其能以率天下之仁乎晉孝武欲
中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魏孝文能依古
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獨孝宗廢忌斷
然遵行古禮山陵已畢退奉几筵緣經三年以

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懷多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按食而收粟食之常也衣而布帛衣之常也學而格致誠正學之常也食變而治珍羞然後天下之飢者衆也衣變而爲綺麗然後天下之寒者多也學之變而外身心然後天下異端末流之害人者不可勝誅矣人君一心皇極之本也君心不正其何以正朝廷百官天下乎平生所學唯此四字此朱子所以爲朱子不然孔子愛禮存羊之意派矣

政監卷之三十一

寧宗皇帝初即位朱熹上疏極言時事韓侂胄大怒棄問言熹迂闊不可用帝乃手詔云憫卿著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玘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二侍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願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

言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矣

按黃裳爲嘉王府翊善時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謂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及王即位趙汝愚因薦其侍講至是以忤韓侂胄罷於乎一朱熹也始則諸賢薦進之論留之稱爲天下第一等人終則羣小人擠之攻之目爲

偽學偽黨自時厥後陽利而陰壯小人敗壞天下而宋之陵夷不可救矣悲夫

貞德秀論邊事曰臣謹按女直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乙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直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遼旦之在今日

今世表三十一

二

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隣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早詞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淺慾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黷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煥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

存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崛起盡有河朔揚劉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驚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

按是時元起漢北鋒銳勢張既下中原則金而滅之必矣德秀之論是也然爲宋計者將何以待之亦惟內修政事外固疆宇俟金既亡修好於元徐觀彼之是非理亂又顧我之名義強弱而爲之所耳中原土宇宋失之於金元得之於金宋至是不當言恢復矣夫何殘金甫滅兵燹旋開率使元棄席卷之勢以取江南誤之者言恢復者也噫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因濟王之寃真德秀上疏其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又言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又言當乾寧間有位子朝以饋遺及問為理
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又言今朝廷之上敏銳之
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文學

按德秀之論多矣唯此數條為有國者之通弊
故錄以為世監

嘉熙二年孟珙復郢州三年又復襄陽遂上疏曰
襄樊為朝廷根本今有戰但之當加經理如護元
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

按襄陽西通巴蜀北控關輔實東南之脊倚之
以立國也厥後襄陽被圍三學生上書略曰江

淮所恃以為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為唇

齒者襄陽也襄陽至江陵步道五百里勢同唇齒

無襄陽則江陵受敵故江陵以襄為西捍無江
陵則長江難保矣今襄陽受圍日久此正危急
存亡之秋宜命諸閫令兵救襄否則出奇兵以
擣山東則敵人必須自救而襄圍自解不報元
用劉整意攻緩取之策襄陽破宋不可為矣
淳祐元月上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蔡酒
曹獻講禮記大學為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
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

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
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按理宗中才之主迹其朝政治亂相半惟其崇
尚周程朱張義理之學最為可嘉然真德秀魏
了翁輩皆與於斯文者而制於彌遠不得用則
亦何益於事哉獲保邦於沒身亦幸焉耳

德祐元年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帥師次於
高郵初襄陽既失乃自江陵上疏請益安陸府兵
凡邊戍不宜抽減復移書賈似道曰天下之勢十
去八九為今日之計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

江千以實外禦策兵懷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

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

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
一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
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擊戰並用
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則為聯絡之勢因
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
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不
能用及是召為招討立信即日上道率所部數十
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按立信是策畫於襄陽初失之時使似道用之
元兵雖強然起朔漢利野戰豈能一朝舍鞍馬
憑舟楫以與我從事江淮間乎此固不易之論
也碩畫不收大事已去而率區區數十人至高
郵欲何爲哉取其忠焉耳矣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
至贛天祥捧之涕泣遂發郡中豪傑併結溪洞山
蠻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
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
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獸天祥曰吾

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
急徵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
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
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按天祥勤王之舉固忠義也然亦是當時知州
兼治兵民故無所牽制而得以行其志使若今
之三司府衛動掣其肘矣然則爲天下國家萬
世計者其臨事會而思變通乎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曰本朝乘五季之亂削藩鎮
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

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
肅穆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
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
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禺以淮
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贛
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
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
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
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

按四閩之建善矣惜是時賈似道都督敗於

楊州而平江萬衆潰矣陳宜中以宰相逃歸於
溫而朝士相繼竄矣諸將所存貴降恐後湖廣
江東亦俱破殘元擁百萬之衆兵精師勇諸降
將爭爲嚮導尙備之多何力之分何奔命之疲
天祥此策宜施於國事未去之前至此則晚矣
若夫異日與張世傑議以四十萬勤王之衆迎
敵一戰使敵兵少挫則主勢自強天未厭宋若
謝玄之破苻堅此戰豈可少也

政監卷之三十二

元主滅回國遂進次印度鐵門關侍衛見一獸
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
早還元主恠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
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
西征已四年盡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按舜樂告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蓋以舜之
德如天地之無不覆情故幽明人物無不感召
元主窮極兵鋒滅國四十其亦有所感通而天

五十五卷三十二

遣告之切邪夫獸之與人同生異類同生故氣
機相通異類故靈頑不一舜之鳳儀歌舞和氣
所感也元主之角端殺氣所召也楚材因事進
說歸重於天才足以該物理智足以格君心非
命世之賢何以能之

初元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
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
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
稅商稅酒醋鹽鐵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綰

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又乘間進說周孔之教王謂
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元主深然之由
是文臣漸進用矣

按元乘夷狄極隆之運值中夏大壞之時踵途
金之轍而南所習者騎射所務者戰鬪所利者
子女財帛至欲屠吾民以牧馬當時非楚材左
右其間天下當何如孟子嘗曰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乘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一治一亂蓋嘗相因
而拯亂歸治必有其人孟子本以關楊墨欲爲

五十六卷三十二

孔子之作春秋而世儒表其功謂不在禹下若
夫楚材孤立大亂之後羣夷之中整天綱立人
紀興利除害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
卒行其所學以濟斯世斯民由是而言其功雖
繼孟軻可也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
復爲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
師于蜀湖荆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
收集伊洛之書載送燕京及師還建太極書院
以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舍又刻太極

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按元自楚材勸用周孔之教而文臣由是進用又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立經籍所於平陽而經籍由是著明今楊惟中又建太極書院尊禮儒師俾講明道學以教俊秀孰謂夷狄之興而有是乎我

朝求樂問兼修性理大全正以表章道學夫何通者試士場屋命題不用諸子可也而通書正蒙亦不用乎於是學者益趨苟簡而性理之學不

復講矣夫以元入中夏首唱道學廢後許衡吳澄之徒迭起南北遂皆從祀孔子廟廷與宋程朱諸子後先相映况茲堂堂

聖朝而未有一人續道統者豈非道學大明士見而知宜相與躬行立德不在區區衣冠纂著之間以立赤幟蓋俟後世論定而表章之此固愚之所願而日望之者也

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時牙刺瓦亦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括冠婚之樞爲幕長一切拒絕因辭職移家住輝州之蘇門壘田數百畝誅

節公一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像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中衣冠端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于百泉之上自板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惟中板四書集註田尚書板詩傳折衷易程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板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行

之按道學者王化之本生民所恃以立命萬世所恃以開太平者也元是時太宗殂六皇后專政國政中微故樞棄官歸隱以道學自任啓迪北方之學者曰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斯文之不墜公茂之力也

元命劉秉忠營桓灤之間爲開平府元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太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言乃命秉忠營之

按秉忠自世祖藩邸遭遇每陳大計勳以帝王之道爲言其從征大理征雲南平江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

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來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之力也於乎盛哉元以姚樞爲太子太師實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爲東宮三師外倖等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將入謝衡曰禮師尊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予不能則師道自

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皆辭不拜

按樞等三人皆以道學自任故進退綽綽得大臣之道辭三師一事則曾齋爲正

議中書省事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使學校紳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貴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公法以

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汙濫三曰爲君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日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爲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

微世祖深納之

按華戎之所以異道者以戎婚喪祭享衣冠禮樂未嘗知有先王之教也故君子以禽獸畜之蒙古崛起以鐵木真之武開跡四傳而至世祖選用文臣敬賢納諫駿騁乎人文之盛矣然而夷風漢法涇渭並流萬世國俗勲庸權貴之所宜人倫禮樂吾儒君子之所守以衡之賢而

遇世祖之爲君既得參議中書使無阿合馬祖之而盡用其學則元之行乎中國可以合符

節於先王矣衡道不行此元之所以止於元也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衡悉以家事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者皆謝絕之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一苟置之好任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又教習顏魯公守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卷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授壹習射員者讀讀書若干遍每說

小多雖教周折若未其解則引證
通曉而後已每謂書中無疑者得疑有疑
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嚴
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
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教人不
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
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長教人當教其所
短

按元初儒者唯衡純而正世祖既用之議中書
備顧問矣又使之典國學教胄子雖諸大臣惡
漢法者沮之而待衡之恩禮卒不替視程朱在
宋有間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豈不謂然乎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
顏師伐宋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
彬汝能不殺是吾曹彬

按自五代石晉以盧龍地賂契丹使夷狄跨有
中國遠德不競金踵而來金源復竭元繼而起
非天啓伏運以極中原之變乎然而三國之

治異乎五胡者用漢法故也昔孔子作春秋以
寓萬世而於魯中國外夷狄尤憐憫焉孔子奚
爲外夷狄哉吳楚非華肆邪吳楚出華而入夷
孔子烏得不外之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齊魯之衰晉鄭宋衛之亂諸侯之盟吳楚得
主之故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元魏之間
孝文勃起定禮樂遵王度故文中子曰中國之
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終以夷狄擡之哉夷而
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則夷之君子小人之
自取蓋亦如此天地無棄物聖人豈有棄人哉

漢江氏交臂公次三淺若水書

政監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夏寅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
山東右布政使是書首刻經傳尙書春秋次自漢
迄元史事分條件繫各加評斷皆前人緒言無大
闡發又間或不免於偏駁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新舊唐書

雜論一卷》提要

新舊唐書雜論

明李東陽撰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
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滿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
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
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於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
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
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於羣疑之間其勢固有
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

唐書雜論

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阱以幸物之中然自處
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使太宗
無臨崩之憂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議之哉
徐世勳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
固同於徐庶而歸于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
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
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
則蓋已死矣及事唐而至於高宗富貴既極則觀其
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爲子孫之地

既也

又忍棄其流涕斷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
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勳
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
王陵之罪人也故荀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偶怒以試之太宗
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換其臣卿
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
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却而陰納之豈非有所謂
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

唐書雜論

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展其
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干所
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
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
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真計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干不可不之
間不能以髮而况髮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
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虜不可太宗曰彼有
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禽獸耳殺之何益

是所謂囊而風之也夫爵之不可以賞實賞之不可
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言直得實
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勳勳言以
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
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
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
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於
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
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寡名獨

唐書雜論

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干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
此以徇其私故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傳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譏答太
宗之言皆以開佛爲事殺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
之世異端不至於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
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
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
之道古今之宜推開聖明以救斯弊以爲後是奕之
訓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

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強制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賊下獄李文本曰命將出師王於克敵苟其克敵雖負可賞李廣利貪不受卒陳湯盜康居財二王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

唐書雜論

四

貪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察其原且決之適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負弒君之罪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聽其說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置充耳唐臨乃

唐書雜論

五

以諫廢隱太子請退其諫而太宗改明爲終大有所諱而子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曹充周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雖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垂小嫌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憾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於斯焉嗚呼諫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於臣下之議而惡諫之懷半猶存後世之謠議不及於廷而惡諫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於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已而欲立類已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已也幾乎每嫡又舊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已

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已也而託之無辜使李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已首之禍故武氏之世之禍有二人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皇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報而况其之與李勣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賢望之才而成文王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來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極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如之何也已矣

六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婚女始壯則戒其勿取墨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列書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於婁姬已而極于吕后廢妃夫言呂氏之禍吕后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高宗亦以爲聖祖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吉

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戒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吕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儼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於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

開國奉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

其欲不厭則怨怒生焉及其厭也則憂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易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馬遂使其竊勲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收子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馬遂使其竊上亂下至于廢薄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子於是豫爲儲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

遷善也故開悔之門子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于悔乎曰

慎

精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十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于既篡之後

唐書雜論

八

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卻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正其名義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稟有所未固然則孰爲近日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寃任詐以行其志其平

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靈宮之際是不得不于崇疑之也子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

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與抑憚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乎曰曰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子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

唐書雜論

九

何以多譏爲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藉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于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論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服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早魃之辭

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有恒言貴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傾欲以臺閣諸命之地勝之是敬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元宗有何問問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

唐書雜論

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王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嫉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子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革既去則當時朝廷自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深望之有縱以其能進賢退不

唐書雜論

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海之徒不免出於末流之下啟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是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問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母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持乎曰寧失賢才於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元宗當播遷之際昏聩既極無尺寸之策決於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卽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計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曰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涕泗向載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旁彼肅宗者何以至此哉故其卽位也不

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其後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蓋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唐平王儉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於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臨吾無以末減云耳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姦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臣宦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

唐書雜議

三

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而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

者可以亡矣而又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殺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及是乎當取虜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於敵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操操乎其良也已

李泌之術矣肅宗欲使倭爲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

歸之儼及欲以儼爲太子叩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

使儼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儼有憂於

良娣則又勸其鑒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

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

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

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主人

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於艱難之際

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納情既成建寧既死而肅

宗彌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

唐書雜議

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

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

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內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

介意卒老於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

載之不能售已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

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

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張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中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

唐書雜論

四

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仰視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於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機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爲之乎

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故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况以肅宗之容緩繼之手故不終元宗之具遺者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

唐書雜論

五

是稱兵犯關踵接京師入室更次發生討賊再振再賊以至於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懷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與之事欲拒朝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爲鹽院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敵其士劫其心而其勢遂短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誤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泰本以重朝廷而適以冒恐人之不可不慎也如

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陽炎而復用之其
意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
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擢殺之也及
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
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力爭
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
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途後棺以心誠去之則亦
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紓其患哉

唐書雜論

六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
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
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
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
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
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謂之見戮也容復
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
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
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

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得其跋扈
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纜
勒以從君臣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
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
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
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蓋是時得聞者先出後
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

唐書雜論

七

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
秀實顧有所不能耶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
不終日赴援千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
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排而明矣
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
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孤庸朱
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乎不墮其計中
德宗之得遷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機訣所
笏墜血流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

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城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緊元光焉違命以從官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大問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

唐書雜論

六

得詔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蔽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是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恩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提爲將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

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能定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蓋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白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况未必知之乎

唐書雜論

九

新舊唐書雜論

嘉慶戊辰歲二月
臨文恭誦

新舊唐書機論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
事跡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
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
與反正之功無害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
仁傑積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
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
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
隱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
論姚崇任詔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
所爲也

宋紀受終考三卷

〔明〕程敏政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戴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紀受終

考三卷》提要

宋紀受終考序

傳疑史法所以示慎重于方來而不
敢苟焉者也然亦有本無可疑之隙
不深考者遽生異論好事者從而和
之不據其所可據而疑其所不當疑
者宋太祖太宗受終之際豈非甚焉
者哉宋事莫核于長編尤莫嚴于正
史長編謂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
祖召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太
祖崩王繼恩召晉王自開封入宮甲
寅晉王嗣位甲子之先後日夕之早
晚人事之往來出入可據無疑而不
深考者謂太祖崩于壬子夜出于太
宗之篡弒譬如獄官不據人原發之
案自出已意鉤致非辜偶有刻吏見
而喜之相與逞懟筆而竟其獄言之

可恚聽之可駭故歐陽玄諸公修正
史者反覆長編知異論之不足據而
筆之一言曰癸丑夕帝崩凡世所致
疑于斧聲燭影及宋后德芳之事皆
削之可謂有功于史矣奈何史出未
幾而天下亂板燬于兵歐陽諸公之
說未能盛行而四明陳經續編之書
出刪節附會益有加焉由是太祖太
宗之事見于長編正史者反以爲可
疑闕于好事之口者真以爲可據經
蓋不能遁其責矣比者
詔編宋元二史綱目走不佞預事其
間始克備考長編諸書又得一二鉅
公先見爲之主竊不自揆商諸同志
篇爲之辨序而藏之嗚呼歐陽文忠
有言載述大惡也固不可以輕加亦

不可以末減意獨謂有疑之可存焉
者爾若太宗之事人徒見其不踰年
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
其死遂直據其後來之過而逆探其
有今將之心焉是豈所謂傳疑者哉
夫千載不決之論可以懸斷者理與
事耳以事言之長編正史之文核且
嚴矣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
於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
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
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
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
語始終無纖芥之隙非病狂喪心者
其孰肯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
危亡立至之地哉且宋三百年立國
仁厚號稱有道之世使其開基者取

殺身之禍。嗣統者蒙首惡之名。比而書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極而示大戒于天下。後世哉。此置辨之意也。後之撫是編者。平心易氣。而勿主以先入之言。則凡摭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無窮之惑者。固當犁然以解。渙然以釋。有無事乎多言者矣。

成化十有三年歲次丁酉春二月丁

祭日新安程敏政書



宋紀受終考目錄

卷上

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

僧文瑩湘山野錄附

蔡惇直筆附

王禹偁建隆遺事附

宋史

太祖紀

太宗紀

程德玄傳

馬韶傳

宋后及王繼恩傳

卷中

宋朝類要

雙湖胡氏往史纂通要

四明陳氏往史纂通要

鐵崖楊氏往史纂通要

慈母愛

擬宋太史書趙普辭

清江貝氏筆談軒記

黃文獻公潛日損齋筆記

潛溪宋氏筆記序畧

卷下

石門梁氏宋史畧

保齋劉氏宋論

太后杜氏遺詔

壬子夜四鼓宋主殂

太平興國政元

劉文介公儼鄉試策問并策

宋紀受終考目錄

宋紀受終考卷上

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

開寶九年冬十月初有神降于盤屋縣民張守真
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煞將軍主帝之輔也守真
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蕭然聲若嬰兒獨守
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
解召守真至闕下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
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鏤
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辭以揚德義先上
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
強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避之狀既
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惜此璽
璽為晉王一運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
劉欽之聲時或一龍得一龍一龍得一龍一龍
清徽之聲時或一龍得一龍一龍得一龍一龍
四日也自是惡邪不弄見受神之日也又月初
間語實足惡邪不弄見受神之日也又月初
於輿轡道中或生醉或生醉或生醉或生醉
四時見之大喜坐道中人寄引至下笑談曰
十月一見之十日夜無他可延還得幾多生口
我數日不見上嘗復初死或說或說或說或說
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

周書有等今神策聖日上前于殿中是晉王
出後世所傳建康趙普以婦人取位禁第十卷見

安帝與太祖召晉王泰往南陽王暉之弟齊賢出河

言為大相趙普告晉王約地宗廟此非國不熱矣談曰

命宰相又何必請其首尾說當笑夫乘時起者皆云事

然家自相牙爭郭巨臣所為反權勢遂茂此章既云

不敢擊空驚雁因非鳥解作飛鳥雖無志義生直言之

散諸常惡不代善作隱亦頗欺負無情雅重為解樂

昔不在相佐士大夫職不知信而方章乃相云與

威多遜同入宮其非兩解所若蓋明甚必多疑不

可信其事語多不全是不似晉用平章名大夫以書記下

高切則疑信之不信其信耳最孝義者故不可記不

來世云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

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

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

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生坐于府門德玄者榮澤人

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

有富閨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

吾恐晉王有疾故果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

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
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
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
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
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
至問曰德芳來邪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
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
保富貴勿憂也此據開國史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
開元八年七月娶繼恩女山開元十七年德芳以
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傳亦不言有子德芳疑
德芳非宋出也當攷國史方技傳焉詔平粹人晉

號衝殞絕
甲寅太宗即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攝帝
乃曰太宗入謁果使隨從數日詔以徽號按此
與德玄傳所稱宿衛使有和開疾呼等語
官事不問疑以有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
通鑑事

李燾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而臨
終當有授受之詞實錄正史皆不能記
獨僧文瑩湘山野錄間載之故刪潤其
說摘其可取辨其可疑以合于司馬溫

公陳水紀間太祖崩後之事焉所
可取者何也謂太祖以十月十九日壬
子夜召晉王屬後事則前一日也謂太
祖以二十日癸丑夜崩王繼恩召晉王
自開封入即位則第二日也其可取者
如此所辨其可疑者何也實錄正史謂
太祖以壬子不豫而野錄以為癸丑夜
太祖猶登閣望氣下階觀雪紀聞謂癸
丑太祖崩時夜已四鼓王繼恩自開封
召太宗入繼而野錄以為癸丑夜太宗

留宿禁內其可疑者如此故燾改觀雪
為觀地而訂留宿一段為繆誤以備一
家之言亦可謂之審矣然野錄謂太祖
太宗對欽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
燾改不可勝為避野錄謂太祖顧太
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好做曰好為之
又加大聲二字或者謂此非唐萬世之
疑者乎愚以為無可疑者正在乎此夫
燾刪潤野錄就其本文可也而加屬以
後事四字所以者太祖校國之明

毫宿留之心也左右雖不得見而可見者太宗遜避之狀所以著太宗得國之明有不敢遽當之意也左右雖不得聞而可聞者太祖好爲之言則大聲二字所由加也或曰好爲之者善辭也是大不然南齊武帝臨終執其太孫昭業之手曰憶阿翁須好作好作之言正與此類中音佐詩況熹以此段屬之壬子夜而以帝崩屬之癸丑夜其事亦不待析而曉然矣或曰野錄謂太祖召晉王之

宋紀事本末

事在二十夜則癸丑也而熹屬之壬子無乃舛乎曰熹叙事之不舛亦正在此蔡惇直筆建隆遺事雖有得失而謂召晉王之事一則曰至期前夕一則曰晏駕前一日此熹刪潤之據也熹稱建隆遺事全不可信而謂蔡惇直筆所載與文瑩畧同直筆云十月二十日前夕太祖召太宗入對屬以繼位夜分乃退屬以繼位四字熹刪潤爲屬以後事收入長編矣夜分乃退亦當取而證遺事者也

蓋太宗既以壬子夜受命復出故癸子夜帝崩王繼恩有出召之舉兩事分屬然後相通不深考者務拘于野錄之日謂太祖崩於壬子夜太宗留宿禁內且謂壬子之夜即癸丑之旦反疑溫公所紀王繼恩出召太宗之事爲妄嗚呼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黜召太宗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此愚所以力辨而不敢苟同者也若太宗誠

宋紀事本末

以壬子夜弒其兄乃泰然而出又肆然而進任意往來如蹈無人之境則當時宮闈之制禁衛之防疑不若是之疎且弛也況德昭德芳以親子持喪而宰相薛居正樞密使曹彬以下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昭布森列亦不可謂之無人則太宗雖有絕世之智扛鼎之勇亦烏能偃然據其位若故有之而不懼討于天下哉或曰野錄紀聞兩書本不相入而熹強合之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熹亦

宋史

不得無罪曰史稱程德玄每戒詔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詔忽遣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詔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詔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詔曰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詔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

宋后及王繼恩傳俱不載召德芳之事

太祖紀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帝崩於萬歲殿

宋紀要略考

八

太宗紀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

帝位

程德玄傳德玄鄭州榮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御詣府門尚關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盤桓久之俄頃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

馬韶傳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中嚴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

太祖太宗之事見于正史者如此不惟

削野錄召晉王之事并削紀聞召德芳之事惟程德玄馬韶傳中畧見太宗以

宋紀要略考

九

次日入宮受遺之故蓋野錄出于異端

之口欲神其事以罔人本不足據而德芳非次召之亦非有援立之舉故歐陽諸公皆不以書其見可謂卓矣當時紛紛者率指壬子夜之事爲口實而紀云癸丑夕帝崩夕之一字不費辭而羣疑盡釋其筆可謂嚴矣近世猶執宋人不取明斥之說以爲本蓋有微意存焉夫北宋皆太宗子孫固無一人敢言及于南宋皆太祖子孫亦無一人及之何

歟或曰高孝授受之懿足以蓋前人之
愆故其迹益泯然則歐陽諸公又復何
忌而不言是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
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歐陽諸公雖削其
事而不宜論獨黃文獻公有筆記錄之
詳具于後

宋紀受終考卷上

宋紀受終考卷上

宋紀受終考卷中

宋朝類要

太祖即位初年十一月甲子召陳搏問享國長短
曰今年是庚申磨睡而不答太祖又問搏答曰磨
到五更醒方問此事回首舉杖畫地作又木字授
杖而睡太祖命筮之得離之明夷搏變色曰陛下
得國中而得南方火盛之卦非吉兆也太祖曰
卿可言之搏用杖畫灰作兩卦象太祖曰朕壽幾
何實儀在側太祖命儀爲搏執帽搏取帽蓋巾頂
拜曰萬歲但是千年十月子日陛下終於火日之
下離爲火日陛下之子孫盡矣太祖愕然曰孰敢
爲之搏指離九三及明夷之九三曰此人爲之太
祖曰其人安出搏曰必在西北陛下之親也太祖
又曰復若何搏曰後一百九歲南方有妖氣入中
國中國用之天下自此多事矣太祖曰宋之子孫
若何曰甲午之歲有金女者出丁酉金爲妻才子
孫生之其禍滋甚又六年而通於中國又六年丙
午騰蛇宋其危乎明兩作乎焚如死如棄如有二
君者實受其禍太祖曰然則遂亡乎搏曰宋火德
也大德猶盛宋之子孫當與于東北終于東南有

近君者實竊其位太祖曰興于東北終于東南其
人安在曰明夷之六四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其位大德也丁巳歲其危乎太祖曰中原可復得
乎曰陛下得國之初而卜得東南旺卦亦終而已
矣歲在癸巳擾我者其衰乎甲午宋德復興有賢
人扶之則可以復古如非其人雖能復之亦旋失
之歲在庚申宋之作其衰矣自辛酉至庚申已三
百年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指地爐中餘木曰
可能復過此乎捨杖而睡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類要之書不知作者名氏元雙湖胡氏
易學發蒙載此一段蓋凡世之疑太宗
有弑逆之事者當助于此然切意其爲
元初之人之所爲也何以知之以宋朝
冠書名一也一卦之中及于宋金之亡
元之興二也其間布置年月安頓人名
亦可謂善幻者矣然愚以爲不善幻者
亦以此陳搏以太平興國初入朝終身
未嘗見太祖實儀於太祖不冠不見而
謂儀與搏執帽况搏既明告太祖曰陛

下終于火日之下太宗必預聞之若果
有漸德又改名吳以應之可謂愚之甚
矣至于太祖之後世爲王公德芳之後
爲孝宗德昭之後爲理宗子孫盡矣之
言亦何取於其說之驗哉蓋爲此說者
既不能深考長編而妄謂太祖崩于壬
子夜又見太宗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
成服拜美德昭不得其死遂以其後來
之過而逆加以篡弑之罪焉自胡氏倡
之而楊廌夫諸人和之此太宗之事所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以紛紛于今日也善讀史者求諸長編
則元人之說不攻自破矣

雙湖胡氏世史纂要

太宗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
所可惜者太祖臨崩但遙見燭影搖動及聞大聲
汝好爲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

胡氏父子平生最用功于易學然惑于
象數其編易學發蒙專取古今平視小
驗之事以證易而不知爲元人會要所
誤故於通要創爲此說遂致元人開

至于今日以爲奇貨牢不可辭然通要
於史彌遠廢立之事則又曰宋一代家
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
末楊后彌遠之惡濟王之寬理宗之立
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
明遂掃地矣其說又自相矛盾吾不知
其何也

丙子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
光義入侍是夕宋主臣胤祖甲寅宋主光義立救

宋紀受終考中

有碑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
一戰而宋主知年五十宋後保晉王無憂大
命宋主於王王泣曰共保晉王無憂大
即位號宋後為開寶皇后遣之西宮大赦

太祖太宗之事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者
啓于胡氏而成于樞然樞之此段本長
編之文而刪節繫括左爲無據太祖崩
于癸丑夜四鼓長編正又皆同而樞乃
於綱書是夕兩字於目一俄而兩字則
皆以爲壬子夜矣兩字之間逆順判焉
且宋后母子託命之語本因召德芳云

發出于癸丑帝崩之後見于溫公紀聞而桎乃削去召德芳之事獨繫此語於宋主殂下則所以成後世之疑者桎也愚嘗考此書其間進夷狄外中國以求自媚于元之世固已得罪名教至於妄爲先世名字宦業以竄入正史之中魏使陳毗宣和殿學士陳駁國子司業陳仲金相客院事陳德剛御史高書作即陳者則一無籍人耳不深考者徒見其布置摹倣綱目可備一書而執費其詭誣之若此乎

鐵崖楊氏
韻詠史詩辭

慈母愛

慈母愛愛幼雛宋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
異狗趨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
非呱呱夜榻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
不執董狐筆孤兒寡嫂天何嗚呼床前戢地銀
柱各稿在韓王金匱書

擬宋太史書趙普辭

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用柱斧發見于大寢明日太史氏持簡書曰宋

普執其君臣胤普辨曰壬子之夜普不得入侍禁
帝崩普聞開知普爲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必
誅聞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太
后遣命帝不得受也榻前普書若不得著也春秋
大居正若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依阿
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柱席上太祖享國十
七年幸耳烏乎上之弑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
引決若又北面戴之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何
恃于若乎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得
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寔下也

宋紀要卷之六

抱道子曰里克趙盾審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
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
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章本曰先生設
是筆予以拯救宋三綱於大亂之始宋鑑綱目之
作豈直正統而已哉

右錄揚鐵崖論宋太祖壬子夜事詩辭
二首大抵皆一意以李燾長編及宋史
涑水紀聞諸書參攷之可謂詳其備錄
諸書全文則止其自廢不待辨矣或者
曰鐵崖老狂此言好司爲戲之一端何

足深辨亦何足錄噫論史以正猶或失
之況以戲邪錄之而著其誣庶癡人不
至于深惑爾欲得其詳請更僕以盡冰
王生羅璋識

羅氏之說得之不復置辨

清江貝氏 瓊筆議軒記

瓊從鐵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
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曰爾及諸門生
當共成之瓊因告曰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
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

宋紀要卷之六

七

修前事不及詳于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
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
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
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
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值兵變流離散處
閱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
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一日何溪彭宗璉
氏過瓊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
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
至歸通李鈞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

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于龍川水心而其言
鑿鑿合于天理人心之正可見其為一誠之士故
敢為予之所不敢為也龍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
太宗忍于同氣此天實為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
其短而乖於誼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
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
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金書既出獲盡
觀則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

貝氏學于楊氏者故當為一家之言其
引歐陽子所謂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

欲書而不敢書者蓋欲借之以證太祖
太宗之事然細味歐說則凡歷代之史
皆然豈獨宋哉其言太祖之禍為趙普
之罪前固有辨之者高宗不復中原為
張浚之罪則亦水心乖刺之論通水心
以前日之所以謂為恢復者張浚也浚
少年狂疎思信未足以成士智方未足
以服人憂慮強玩命之持一舉而失
關防之全者幸川紹興之從情死厲
動而陰與之初浚等以順便自任號召
天下名將之功至其以順便自任號召
此其所以謂大功至其以順便自任號
召天下名將之功至其以順便自任號
召天下名將之功至其以順便自任號

黃文獻公潘日損齋筆記

僧瑩相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
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
三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封天水郡侯
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
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
也其按定難軍節度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
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
西涼府為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
德明既卒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人
詔今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

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卑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禁韓璠而未暇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眞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合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編年備要事始長編附錄其元長者

潛溪宋氏源筆記序畧

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一代晚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

顯之謫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又蔽

惑皆渙然而水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

圖辨僞塗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

之見非攬之至博而約之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

熙陵名太

黃公當時預修元史其言固已可據無

疑宋公博學精辨尤近古所未有其序

黃公之書而特著此事蓋凡爲明陳楊

目之說者自是以可以不置喙矣

宋紀受終考卷中

宋紀受終考卷下

石門梁氏實宋史畧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名光義即位又改名昀太祖友愛至篤太宗爲王時嘗以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子非吾所能及也其傳位之意蓋久定矣太祖不豫太宗入散遣官人語皆不可聞頃之太祖崩

梁氏此段亦承陳經之說惟改俄而爲

頃之語尤踈脫不足據近世多疑散遣

官人四字非史本文恐別有所出備考

無之蓋梁氏襲括長編宦官官婢悉屏

之語然考長編之意屏之者太祖也據

梁氏之說則屏之者太宗矣噫當作史

之任則凡人之美惡功罪悉繫其手而

不可道計其筆削之際輕重之間豈可

漫焉不加之意哉先儒有無邊受屈之

說正謂此耳

保齋劉氏宋宋論

宋太后杜氏疾筆召宋主謂曰周世宗使幼兒

主天下故汝至此他日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

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太后命趙普爲約誓歲之宮中命謹密宮人掌之

杜太后欲使其子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疎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宋太祖之於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于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杜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其亦將有以父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

此論專欲著太祖無傳位之實意以爲後來太宗篡弑之地而成其說夫太祖傳位之實意見于史者不一書此亦俱不暇論子獨論其大者五代沿襲凡皇子當大必領開封尹故太宗首爲之廷美繼之眞宗又繼之蓋曉然以傳位之事告天下者無出於此傳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今舍史之所載明白狀蹟而求

其事于揣摩猜度之餘以爲金匱之事皆假託愚弄之具則歷代正史可以盡廢變質錯亂任意所爲無不可者吾不足爲勸而惡不足爲戒矣

宋主有疾召其弟普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官妾悉屏之所言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光義特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時壬子夜四鼓也后見光義愕然遽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光義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光

義即位

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若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非因太祖無傳位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

弟自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
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塚其何以解萬
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史但謂遙見燭影下晉
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
地大聲曰奸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
亦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託命
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
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
太平天子其於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分痛而
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

宋紀受錄考下

弟若漢景帝之於梁孝王武宋文帝之於彭城王
義康其初也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
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間隙生焉大利誘
引之於前群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
豈特太宗哉史謂是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
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
出繼恩促之曰事父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
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
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
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

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內外布置有自
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
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吾粘罕生而腹下有癰
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
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
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之以貽後世
不可泯沒爾

宋紀受錄考下

此論謂太祖太宗之始終見于史者若
此不知其所指者何史也夫宋史莫備
于長編莫嚴于正史以此史爲長編乎
長編謂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癸丑
夜四鼓帝崩始有王繼恩召晉王之事
而此以爲壬子夜四鼓則所引者非長
編也以此爲正史乎正史於斧聲燭影
及王繼恩召晉王之事皆削而不書止
書癸丑夕帝崩則所引者非正史也是
乃雜取陳桎所書者謂之史耳且謂太
宗於此雖家置一塚其何以解萬世之
疑愚以爲誠使壬子夜帝崩則人得而
疑之奈何改癸丑爲壬子則是明者所

不疑也又備書燭影各聲之事而謂其狀也可疑其聲也可駭愚以爲誠使壬子夜帝崩則人得而駭之奈何改癸丑夕帝崩爲俄而殂則是明者所不駭也王繼恩召晉王之事見于紀聞載于長編月日首尾可考不誣今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移于前晉王靈中入宮之事綴于後使人讀之若兩事然則其考之不審叙之失次固有不得辯者至引小說家粘罕腹下有癰之事乃淫瞽之言

宋紀卷之七

十六

若以爲誠然則王莽眞白帝子後身而曹操孫權亦眞爲韓彭再生矣大雅君子豈可倡之而啓異端果報之說哉

十二月宋主御乾元殿受朝大赦改是年爲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月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播乎天下者早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

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

美之大名無非欲踰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已而致已自取故汲汲削去之踰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戚其兄矣春秋原趙盾之心緣許止之事而誅其弑君所以立天下之大開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於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何道焉北齊孝昭帝演祖其弟武成帝湛聞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融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廢心積慮

宋紀卷之七

十七

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爲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若乃與元尹德芳則自致致爾曰是孰知其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

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
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
二君者皆既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
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
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又矣
哉太宗之行詐其於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
而德芳惡有不足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
廷美之死其死之迹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
杜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此論以不踰年改元爲太宗之失固然

矣而謂因此窺見已之戚其兄則有其
不然者五代以來殘年改元殆成故事
而太祖亦嘗以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
開寶是豈皆弑父與君之人特因仍踵
習不自知其失耳如以爲早一日快一
日之志則太宗曷不於即位之日遽改
之而乃遲之兩月之久乎朱子謂太宗
不踰年改元乃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
疎理會不得此語可謂平正矣又以號
其年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謂之太平

言致治由我爲太宗欲於此逞其志
而踰越之此又甚不然者以予觀之太
祖嘗語羣臣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
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故太宗改
元而首以太平所以德其兄之言爾杜
后嘗語太祖以周之所以亡者由以幼
兒主天下命傳位晉王曰國有長君社
稷之福故太宗改元而加以興國所以
昭其母之訓爾蓋太宗不踰年改元正
汲汲然暴其母子弟兄盡訓受終之明

懿而論者乃如彼何所見之異哉其引
胡致堂論齊武成帝不踰年改元以爲
借喻太宗又引李煜錢俶死之事以爲
何有於德芳皆說之窒而難通者且致
堂所論自周以及五代其間褒者貶者
何限若事事而求之蓋有不勝其紛拏
者矣李煜錢俶之死以爲出于太宗之
意乃若劉鋹劉繼才陳洪進周保權亦
皆降王之桀驁者相繼而善終於太宗
之朝則又何說之辭蓋論者惟欲甚太

宗之罪故其連類引喻遂至此爾

又按此論謂太宗於開寶皇后崩殯諸佛寺不令朝臣行喪於太祖子德昭使之驚懼自殺可以見其無兄之心以長編正史考之其間亦尚有曲折之可言者長編謂太祖初配孝惠皇后賀氏繼配孝明皇后王氏三配則宋氏宋乃華州節度使僎之女幼隨母入賀長春節因納入宮當時宮中有皇后之稱而未嘗受冊其崩也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慰有司上謚冊權殯普濟佛舍附葬宋昌陵命侍郎李至撰哀冊蓋議者以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取損又謂德昭之死太宗育其子惟吉于禁中日侍中食死八年始出閣詔郎第供億悉與親王母諸王子不得偕焉然則宋后之不成服乃一時禮官定議之失而論者以爲太宗不令朝臣行喪若出于其心決意之爲者過也德昭之事太宗蓋有戚然引慝不能自安之心故慈煦其

後人甚至而論者以爲使之驚懼自殺若致之幽囚囑逼之地者亦過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下不惜捐軀以據憤乃忍其父爲人所戕而禁不出一語哉故嘗論之謂太宗平日不能致隆於太祖之妻子則有之若以爲章其死而迫之斃則考之長編正史莫之有跡焉亦何必增損史之本文而曲致以無兄之罪也哉宋故事而論者以此薄太宗亦不考之通也

劉文介公

備鄉試策問并策

景泰七年

問歷代諸史至文公綱目之作會其成矣公嘗言綱目主意在正統而其所論有得正統者有無正統者有正統之始者有正統之餘者曰有曰無曰始曰餘其以何朝代當之歟
皇上中興留意經史特詔儒臣纂脩宋元鑑宋承周元承宋二代正統當於何時大書數陳經作宋續編胡粹中作元續編亦嘗大書正統矣不知其所書果是非歟抑又於太祖崩時致燭影之疑而不明言其事遂使學者之論紛紛不決其果然否

原開歸一之論以告于執事者

考說官大常少卿無翰林侍讀劉批初修宋

元鑑時總裁諸先輩已論定下筆者尤恐未
合天下之公故以發問此作與先輩論合且

條答詳明足見學識

綱目作於朱子而春秋之絕筆始續宋元鑑修於
朝廷而萬世之公論有定蓋朱子至公之所在

朝廷至公之所出以至公之心秉至公之筆尚何
不足以續絕筆而定公論哉愚嘗求之綱目正統

之說矣三代而下得正統者漢唐是也無統者南

北五代是也有始不得而後方得者正統之始秦

晉隋是也有始得而後不得者正統之餘蜀漢東

晉是也若宋之正統朱子亦嘗曰如本朝至太宗

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陳桎作宋續編

不以正統歸太祖而歸太宗蓋本於此殊不知此

蓋朱子未修綱目之前一時議論耳若爲定說此

曰三國不得正統及其修綱目卒以蜀漢爲正此

曰太宗并了太原方是正統及其修綱目唐武德

七年梁師都未亡亦以正統書然則宋太祖開寶

四年南漢亡南唐請降國號稱臣獨北漢未亡豈

不可同於唐梁師都未亡大書正統乎若元之正

統說者謂其以胡虜入中國宋未亡之前當以寇

書宋亡而厓山未亡則宋之正統猶自若也必厓

山亡而後歸之胡粹中之書恐未爲當他如陳桎

太祖燭影之疑桎蓋本之長編及野錄然考二書

皆桎增損其辭爲說耳如曰遜避不勝野錄蓋謂

飲不勝酒也如曰俄而帝崩長編云明日癸丑時

夜已四鼓如曰后愕然長編謂帝崩後遣人召德

芳而召者乃召晉王及至后問德芳來否忽見晉

王遂懼然桎皆損其文以爲一時之事是不能不

啓人之疑也且一代之事當以史爲據史無是說

矣况太祖太宗平時無毫髮猜疑出入自若太宗

急欲傳位何不於他日乃於臨危屬以後事時是

雖至愚者不爲此其無是事也審矣嗟天閤金匱

石室之秘秉大書特書之筆有館閣鉅儒在必有

至當歸一之論愚何足以知之惟進教幸甚

太祖太宗受終之事爲胡陳楊貝之說

者皆本於不深考長編之故自黃宋之

說出而後廢焉黃宋之說出未幾而便

晦於是然氏累書之保齋力主之而太祖太宗重不辜矣得劉文介公此說而復明然則公論在簡冊者蓋未嘗泯也抑又聞保齋先生與文介公景泰中同在史局其持論不同乃如此惜乎晚生及親炙而童子孤陋不能盡叩所聞以成歸一之論謹備著之以求正于當世君子

宋紀受

考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

城南夏建章寫

歛西王允仇以茂以才判

書宋紀受終考後

唐臨湖之舉宋燭影之傳蓋兩朝大事也要之親同位同而迹異簡策具載本無可疑然臨湖事至朱子綱目而定我朝成化初詔續綱目

篁墩先生實預纂修於宋燭影事有不盡白者臣別為一編羽翼正論名曰宋紀受終考援據辨析凡胡陳揚貝之說而空之數百年公案判於一旦

宋紀

與宋

蓋與論

而同功矣然攷

太宗之御家較之文皇殆無甚遠而才不及焉其負太祖良多後來之過

先生固不謂無也編成既久家居復藻正如右授銑讀之就因請而鈐祥且借識末簡以給觀者云

弘治四年歲次辛亥春三月朔旦門生

發源戴銳拜書



宋紀受終考三卷

稿修注如
漢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其篁墩集
中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篇專辨僧文瑩湘山
野錄誣太宗燭影斧聲之事末自注云猶恐考核
未精故別成是書然觀文瑩所言實無確指徒以
李燾長編誤解文瑩之言遂成疑案宋濂黃潛始
首辨其誣敏政是書又博採諸書同異一一辨証
然仍宋黃一家之緒論也

宋史闡幽二卷

〔明〕許浩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許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闡幽

二卷》提要

重刻宋史闡幽敘

余少閱宋史怪其蕪蔓無紀且有
名臣補天浴日之事咄嗟取辦正
史多挂漏而反於野史詳之者已
而誦丘文莊綱目一書筆削嚴而
採核真不媿考亭及誦克大先生
一二論斷灑然異之快心之論足
以並揭日月茲者奉

命北行問渡京口適吾友更生與
許子韵遠從金焦間與余話別出
宋史闡幽一編相舉似因獲見克
大先生論史全書凡所以剖決是

非指斥邪正凜如秋霜于以扶公道正人心行將與史書共垂千古且當時以淹雅著聞

明朝自丘文莊楊修撰王司寇而外恐莫與先生匹也先生爲韵遠曾王父韵遠少負異質夔絕倫類

余

二

文章姓字已久在人耳目間世其學而光大之余且拭目俟之矣升次乘快風題數語于簡首

崇禎元年五月朔前一日華亭錢

龍錫書

宋史闡幽敘

古稱不朽者卽云德功與言鼎峙而三要以片語留芬自足千古言之操契誠重矧夫邃學淵稿卓然羽儀當代炳炳烺烺勒一家言者哉吾友許克大氏勾餘默菴太史公伯子也太史旣以詞臣應

宋史闡幽敘

一

制廢和被

宜廟簡遇賜緋衣尚方等賚恩數寵冠詞林久之以清卿鼎望庭薦出治兩郡所過化行俗易若息妖氛撫亂苗兩地謳歌屹然柱石蓋文董賈而政龔黃兼擅厥美濬發其祥良茂哉克大承家學淵源後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

冠舉筆成文落紙數千言立就雖老師宿儒靡不爲之驚愕且也沉酣六籍綜攬百家出其衷所程量提衡進退不減班馬余雅重其品若有夙緣與爲矜契者若而年聲翔湧於公卿間若傳陵閣學劉公同邑木齋謝公海日王公率友契而師事焉余特表章其文爲六館模範蓋緇衣之好自不能已時與之叅對商榷訂正經史每發一論置一評確狀情與時會機與局符旌未耀之沉芬摘倖逃之隱慝言言投合觸耳琳琅非直其才學識三長有裨史學抑其曠思別解破拘攣而抽玄秘足爲後學金針者多也雖其位不配德未竟厥施迺著作

日益富若闢幽一書正借余讀宋元史時所彙筆而成者夫士有幸有不幸力田不如逢年言遇合也萬鈞之弩不以小就發機克大處繫繫若若父子兄弟焜耀中弋獵榮遇夷然不屑獨以其矜名砥行者出緒餘而懸酌詞壇其爲逢年也倍矣安在振鐸者不嗣響于三不朽哉因綴數語而弁其首

書

弘治八年乙卯正月上澣日瓊山丘濬

敘

宇宙間事情叅錯其於一代史倘義非
衮鉞筆非董狐僅爲是襲舛承訛隨聲
附和不以獨見折衷作千秋衡鑑弗善
也吾姚許氏多閱覽博雅君子默菴先
生以禮魁南官蜚聲翰苑歷中外其
兄及子若任競以科第蟬聯作人弘化

宋史闕典

敘

一時勲業文章爲海內傳播號稱世美
余夙受經於先生因與其長君克大爲
道義石交克大以倜儻瓌材負千古人
倫之鑒沉深好書腹笥甚富大爲瓊山
丘先生所器重時與商榷古今較讐興
籍訂正疑義嚴若陽秋丘先生每心折
焉藉藉名噪天下蓋丘許金稱云居官

清燕之暇多所著述間作闡幽一書發
宋人所未發嗟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公以微見綜往牒而提衡卽言不
盈數帙然其事核其論確其義微比於
龍門之水澄燭鬚眉泰官之匯明照肝
膽正宋史得失之定評可以作千秋衡
鑑者也

宋史闕典

敘

聖天子拔置耆德儒彥參金匱石室之
藏其以擅三長爲當代良史此非其豹
斑也哉余故樂爲之敘且以識世好之
誼若此

同邑友人謝遷題

餘姚許浩克

現山丘濟仲深定

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師禦遼漢火陳橋
兵劫還都匡胤自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爲

鄭王

得天下者必天與之其次則人與之夫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則人所與即天與矣今而曰天與
之而又曰人與之天與人與有差殊乎蓋天與之者

宋史開卷

卷之一

所行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而其人自歸不啻如水之
趨乎下也是則天所與也人與之者君不能君人懷
顧望而已有可乘之資而人因附之猶之獵者獸出
於前入共赴之而自投於我也所謂人與也天與
之者自然而得理也亦勢也商周是也人與之者不
期而得非理也勢也宋太祖陳橋之事近之蓋夫五
季僭亂朝暮易主當時之人視歸李嗣源則帝歸李
從珂則帝歸石敬瑭則帝歸劉智遠則帝歸郭威則
帝居常望際其時以取富貴世宗非族冒位連年遼

累兵力疲契梁王幼冲冒喪出師此正君不能君而
人懷顧望之時也使其所命之將雖非太祖而若嗣
源從珂其人陳橋之謀其亦必合矧太祖也然則太
祖亦嘗有是心乎曰無是心也何以知之世宗聰察
多疑當時大臣方面大耳者猶或不免以太祖之才
而有是心則機械將見而身亦難保於顯德間矣縱
使幸免范質王溥亦將疑之其肯掃地而屬之於危
疑之際乎且太祖在周特有戰高平下滁州勝六合
降姚內斌劉楚信之功耳非若陳氏之有厚施於齊
宋史開卷

卷之一

王莽之有節名於漢以素戔乎人匪惟太祖心未之
望而人心亦未向也直以人懷顧望之時而有可乘
之勢天機一動衆肯翕從而勢自莫能遏矣是豈其
有心乎故其言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求之亦不能
得拒之亦不能止其心蓋可見矣世之好爲高論者
不知事勢窮極須定于一而紛紛加議甚以爲反竊
意不及後唐李嗣源討郭爲其兵與郭人合初入城
歐陽五代史以反書之朱子通鑑綱目正之曰唐討
郭兵劫李嗣源入鄴都曰唐李嗣源引兵入大梁非

未減也誠以人心推戴非其意也陳橋之事有類鄴都而兵不血刃上下晏然又非嗣源之入大梁之比奈何欲以朱子之所不加於嗣源者而加之乎曰書反則誠不然然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如之何曰春秋之法不峻法而誅人亦不曲法而赦人綱目所書李從珂於其主從厚有其故矣請於是乎觀

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中書令

人君之褒夫忠所以報其功也施于吾臣可也若在他姓之臣則忠於彼者在我逆也逆我者亦褒之乎

宋史

卷之一

三

此以利言非以義也如以義則彼實忠彼也烏可以不我忠而廢之手彼忠乎彼以不我忠而廢其忠則夫忠於我者人亦以其不彼忠而廢之可乎夫忠而褒之雖所以報其功亦所以爲勸也今人實忠乎主而不之報則爲忠者無所勸矣五代之君不知出此而惟取其利已故其下亦惟擇其利而不顧其君此其所以干戈相尋而亂亡相踵者也若夫王者則惟義是視而無彼此之間苟其忠矣雖不爲我必褒苟其不忠雖爲我必戮如宋藝祖之贈韓通漢高祖之

戮丁公是也夫好順惡逆人之同情豈二君之心異於人歟蓋丁義當戮不得不戮韓義當褒不得不褒而二君不敢私也夫惟知其不私故欲爲丁者懲而欲爲韓者勸也忠臣義士彬彬輩出以輔以弼以殛以翰而柔日以隆國祚以永也歟

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起兵據澤潞淮南

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拘宋使陳思誨

宋太祖既立李筠起兵陳思以伐宋書書當爾乎曰吾不知也夫筠周之大臣使當周鼎之移操戈而起

宋史

卷之一

四

以盡不共戴天之義縱使不勝而死其亦漢徐卿侯劉快起兵討莽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之倫也如是書之可也今既閱月踰時懼禍之及以圖自免是則唐李敬業失職怨望以舉兵者之弗若矣綱目之於敬業猶弗與之以討其可以與筠乎或曰書伐固不可也他日李重進起兵陳思書之謀反以此書筠可乎曰是亦不可也蓋宋有天下不大賢於秦也秦之陳勝吳廣項梁亦豈賢於重進哉綱目之書勝廣曰起兵於斬書梁曰起兵於吳不謂之反則又

烏得以此謂重進乎是則陳之所書胥失之矣子嘗考之筠以四月起兵而重進卽以是歲九月重進受宋淮南節度使之命而筠亦嘗受中書令二人之事蓋畧相等而筠之在周擅其鎮貳招集凶命因監軍使又重進之所無者今奈何於此遽斧鉞之而於彼遽華衮乎斧鉞雖利爰加弗受華衮雖美爰畀弗榮吾恐二人弗受而弗榮也然則子書之則奚若干曰於所比於綱目之書敬業書勝廣梁其側也

冬十月晉州鈴轄刺罕儒襲北漢汾州不克罕

宋史南唐

卷之一

五

儒戰死

罕儒之襲汾州非詔旨也特以李繼助焚平徭多所俘獲而貪其功耳繼助之焚未多有得而罕儒之敗所失多矣此古之明君賢相所以不重邊功也歟太祖開國之君宜其知之而亦有茲失者豈其甫立而法制未定也歟

二年以高懷德等爲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

方鎮太重君弱臣強以致天下之亂因也欲安天下而弱其臣亦豈爲長計乎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如取其弱則奚用乎夫君爲元首臣則股肱今日必弱其臣而後君安是將欲養其元首而削其股肱也其可乎哉夫惟弱其臣而國弱國弱而夷狄橫莫之禦矣宋之兵勢不振而侵淫以失天下其以此歟然則何爲而可曰不有封建之法乎普不能行之耳武王克商封諸侯者八百時受封者豈必皆周皆召而無若石守信之徒也歟武王割其地而處之大小相維犬牙相制群綿八

宋史南唐

卷之一

六

百於斯爲盛是則普於諸臣惟不能以武王之所以待其臣者待之逆其詐而懷其不信耳君有太祖石守信諸人何能爲哉蓋嘗論之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人之從亂以不得其所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必重其祿而有以慰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皆慕者是已亂易從而作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有安史安史不出於

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則自弱耳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係乎兵權之解不解也昔不務導其君體其有功之臣而尊其位重其祿以務悅其心以弭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爲亂未矣帝王之於臣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必如普言則將如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爲快也脫有天下之所植如太祖者普安得而殺乎普懲目前之弊而不知經國之遠圖失矣厥後徽欽北轅高宗南渡德祐銜壁端謁航海豈臣強之故哉

卷之一

上

開寶元年太祖諭北漢主鈞使降謀報云

太祖諭劉鈞降鈞謀報曰河東誠不足當中國然區區爲守者懼劉氏之不血食也史稱太祖哀其言終鈞之世不加兵予意不然昔吳王夫差栖越會稽越王行成夫差舍之後爲越敗而亦請成越王不許遂亡太祖宜知之矣況兵家之道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是將用之而示以不用能之而示以不能求可知也其肯哀其甘言而舍之乎特以天位甫定

恩信未著我民未有親上死長之誠而彼未有僕我來蘇之望兼之遽爲唇齒急必赴援未易卒勝有待而未發耳觀其幸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強寇旣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何所逃乎太祖曰我意正然則其所以不加兵者蓋爾豈爲哀其言哉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之遣徐鉉求成何以日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獨不哀之耶

九年十一月晉王光義卽位大赦天下

卷之一

八

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誠哉是言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端則影端表枉則影枉枉其表而求其影之端不可得已太宗卽位而詔天下興舉孝弟其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糾察之其意善矣然而杜斧之擲朝廷疑之不踰年而改元天下譏之身則不行道矣如人何哉此古之人君所以必率人以行不道人以言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封

俶爲淮海國王

吳越王錢俶來朝太宗不遣俶請罷所封吳越國王
歸其甲兵求還不許俶乃納土吾以爲太宗是舉非
義也已蓋俶自太祖卽位以來已奉正朔執臣禮而
開寶元年又親來朝旣又去其國號但稱江南國主
其視南漢唐蜀外臣而內帝者相去萬萬就使不來
猶將容之況來朝也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
北漢矣而獨不及於俶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土地之
廣而不能勝之歟良以其事大之體不失而無名以
與師也太宗甫卽位恩信未著而俶以十三州一軍

宋史開闢

卷之一

九

八十六縣一主軍騎來朝志可矜也太宗因而撫之
歸之彼必懷德不復二矣今遂留之而強使納土是
猶豚旣入筥而又招之也堂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
而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而當時四方略平惟一俶
耳脫再有之豈不阻其來乎或曰天下一家臥榻之
側不容他人鼾睡太祖之心法也俶可容乎曰將欲
取之豈無其道俶來朝歸其甲兵其子侍除他鎮節
度使使遙領之許終俶世而使之鎮俶利得鎮必將
入奉朝請以求其鎮於子不期其土之納而自納矣

如有異志必將攻圍因其攻圍而聲罪以伐之我有
辭也尚何患其不得而爲此舉措耶

四年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人之爲惡厚貌深情匿其形跡以爲人莫之知至於
卒然之際發之於言則自不能掩焉何也蓋一時遇
變不暇詳慮而言之所發莫非本心形迹昭露不自
知也宋武功郡王德昭自殺雖由於太宗之怒然其
劊則自劊非太宗劊之地而太宗之泣之曰癡兒何
至此耶詳味其言則其心實嫉之而未至於此其他

宋史開闢

卷之一

十

無所恤也使其不死則西京留守房州安置之命必
且先加而未及秦王矣惟德昭見幾先事引決而太
宗卒然聞之感動其前日猜嫌疑忌不能容之之心
而何至於此之言不自知其出於口矣太宗之罪容
可掩乎不然則以德昭之賢知滅國之功不可不賞
及時請行而乃無故而死何也昔王敦欲殺周顒問
導導以其不殺已不應敦自殺之及導檢中書文字
見顒救已之疏執而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則顒之死實導之志而其

本心於是乎發見也知顓之死王導之志則知德昭之死太宗之志無疑矣

七年秦王廷美以德昭不得其死德芳殒歿心

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

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對云云廷美遂得罪

太宗之位太祖之位也太祖既遵昭憲遺旨而以位

授太宗則此位者當授秦王次及於德昭矣太宗於

此雖將謀私其子吾知其一念之間天理感發而自

有不能已其以昭憲遺旨而論趙普可見矣普何人

宋史閭幽

卷之一

十一

者而爲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說以陰濟其私也夫昭憲大漸之際普與開矣太宗得位豈有力矣使其果誤則太祖大漸之際授位之時胡乃不言而言之於今日耶脫太宗於此度其事果誤也普不得以此而誤太祖其事不誤則不得以之誤我二者之間罪將莫遯普不慮及此歟普非不慮此也賊乎太宗之心蔽於私欲而無以罪已也故宋太祖已誤實普之贊之也不懂得罪蓋以其所以爲之者爲太宗之地也世未有爲之地而獲罪者也謂陛下豈容再

誤實普陷之於不義也不懂得罪蓋以其所謀者爲

元佐之地也世未有爲其子之地而獲罪者也此普

所以以是而賦太宗敢言而不憚也太宗實有是心

故非惟莫之罪且信之矣由是而違母之命逆兄之

心戕弟之生皆普之所爲也普之罪大矣普開國名

相助業足稱而晚節末路一至於此蓋其天質雖美

而集義養氣之無其功故其始雖可觀至於既棄之

際懷乎患失之心因循將就而不自知其至於此耳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普之謂歟

宋史閭幽

卷之一

十一

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言

其慾望詔貶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普又恐符

言泄坐以他事流之春州

趙普迎合太宗之意既貶秦王爲西京留守又起盧

多遜之獄而罷其官矣至此又諷李符言其慾望安

置房州而以閭彥進知州事袁廓爲通判以伺察之

蓋不置之於死以絕人望以快太宗之欲不已也普

豈仇皇弟哉蓋騎虎之勢不至於此不能已也然普

文致皇弟之罪以陷之於死以求取容則夫爲普文

致而有功如將者普亦宜容之矣奈何懼其言泄坐
以他事而流之乎普於皇弟且忍困無有於符矣而
符爲人鷹犬反受其咎普獨不念已哉

八年以王顯爲樞密使帝語之 云云

聖賢之事載在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士之欲爲
世用何可以不讀書也況乎樞密之任典理軍務苟
不讀書而不知古人什伍之簡教坐作之成法奇正
之妙用合變之形勢天時之善否地理之險夷攻守
之機宜而欲其運籌帷幄而命將必良出師必勝不

東坡志林 卷之十一 十三

可得已此太宗之所以慮夫顯也太宗慮顯而賜之
以軍戒俾讀之以免面墻意則善矣易若求夫讀書
者而用哉當是之時謀臣智士充滿朝廷典樞密者
豈必顯也太宗知書之不可不讀而不知不讀書者
之不可用猶之欲食而育不耕之僅欲衣而育不織
之婢求無凍餒得乎

以呂蒙正恭知政事一朝士指之 云云

呂蒙正恭知政事初入廟堂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
恭政邪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姓

名則終身不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史稱有人服其
量予以爲茲蒙正之量不能容也夫量者有所容受
之謂果能容受則人雖輕我我不先也知其姓名果
何害哉故淳于式嘗毀陸遜遜聞之而不報揚敏嘗
毀蔣琬琬聞之而不報是非不知其名不能報也誠
二人之量足以容之也蒙正惟不及此故幸不知其
名以絕其報之之心固若能容之矣蒙正之心豈真
能容之哉特勉強以爲之耳然史謂時人服其量固
不謂君子也

以 卷之十一 十四

雍熙元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先泰再恩
請勿肆赦趙普 云云 竟赦

先王肆赦以其出於青泉情不當法或衆所疑而流
有金贖不忍加耳若其罪惡果當於法則必刑之不
得而免免矣何也蓋有是罪者有是惡者惡而赦之
則無所懲而惡愈惡善者及被其害故不爲是以先
王之政雖有欽哉惟恤之戒議獄緩死之象幼弱老
耄蠢愚之赦不識過失遺忘之宥瞻傷察創視折益
食之恩而雖輕無赦之典一定而不易者誠欲使人

知畏而不敢以犯也先王用以溺教其以此欺後之人君不知出此而用以爲結人之具天機一動死刑俱免小人得志君子暗啜其害大矣然出其不意委曰幸而遇免猶之可也然猶有占風角而教其子殺人者況復示之以期使知其必可免則凡可以快其欲者復何所憚而不肆爲之乎此秦再思之所以慮而請罷也普爲輔相不能以請而反拒之再思可拒公論其可拒耶故其所拒不得其辭不過曰南郊肆赦祖宗奏訓其仁如天堯舜之道而已不過曰劉備偏據一方不足爲法而已夫堯舜之道聞以五刑五流而命士師流放竄羣去四凶矣未聞其以赦也夫備雖偏據視滕文公則猶爲大孟子教文公以行仁政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滕猶可爲王者之師況於備乎豈普只讀論語而不及孟子也不然則將縱陶朱仲公子而故飾是言以欺乎太宗耳果若是則其罪滋大

二年廢長子楚王元佐爲庶人均州安置

太宗之貶秦王私意也元佐救之天理也天意有知

宋史綱目

卷之一

十五

則禍富及太宗而不及元佐矣奈何加元佐耶此所以爲天意也太宗滅絕倫理殺弟殺姪以圖其位於子而天加之以禍理之常也若但禍之而元佐因以得位則太宗之謀於是乎遂而天乃成其謀矣故寧不加之太宗而加之於元佐而使其謀以與之之心莫之遂焉然後有以見其向之殺者徒殺放者徒放而所欲與者卒莫之能與也非天意乎太宗不省而復逆乎天以與壽王故至七傳而徽欽北轅宋高宗南渡而國統絕矣孝宗以藝祖子德芳餘裔入繼大

宋史綱目

卷之一

十六

親而亦七傳然後失之此又非天意也乎哉嗚呼廣恭王於房州爲元佐也而元佐不免均州之置均猶房耳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彼猶謂人殺也而太宗乃自殺哉

端拱元年內侍侯莫陳利用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十罪請誅之

云

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世之治亂在實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善怒之具即無不亂太宗之恒言也吾意其言之必將行之而實必當功罰必當罪矣及侯莫陳利用得

罪而趙普按之乃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以庇一人則非不知其罪之在辟而法不可貸也惑於嬖幸而曲法以行其私不自知矣所謂罰當其罪果安在哉然聞普言而遂賜死則與受制家奴而徒自喫息者大有間矣此其所以能成端拱淳化之治也歟

淳化元年江州陳氏自唐右補闕兼至崇七世

同居崇益修家法三傳至就踵其祖法千孫

益衆之食詔貸之粟

親之同居兼之善也兼之善京兄弟之善也就實能

宋史綱目

卷之一

十七

聚其族以同居而謂京兄弟之善何也蔡人之同居雖其父祖之志而實成於兄弟故必兄弟之情交篤斯能以爲之也苟或但篤於兄而其弟不篤但篤於弟而其兄不篤雖聖人不能已則公非聖人乎而其弟則管蔡周公雖有伯爾邊宜和樂日孺之情求與一日之同不可得也况數世乎然則就之同居非兼作之而京兄弟成之不能也已或曰就同居由於京兄弟之善固然然自京至就傳凡七世其皆京兄弟之倫乎曰是則其化也遽之材豈本直乎生於豚中

則亦直矣故自京至崇益置田園爲家法其化已成故雖至就乏食官貸之粟猶不分異及就弟旭又止受所貸之半屬歲歉教責或教之全受以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此粟豈可見利忘義耶當其甚微之際猶能守義如此則其盛時從可知矣故家遺俗信可重夫

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陳起審語之觀

其修舉知古訴於帝帝以其漏言罷怒審知

政事

宋史綱目

卷之一

十八

太宗怒樊知古之不舉職罷廢可也貶斥可也而對大臣言之是太宗漏言矣而顧以漏言罪陳恕哉故古之人君慎密不出每每斷之於心而沉其機使人不得而測識所以賞則必賞罰則必罰予則必予奪則必奪而無或沮撓鮮有敗事也歟

五年歲饑民持杖相率投券富室取粟坐強盜

罪死知蔡州張舉取其首杖脊餘悉從杖太

宗聞之以其事行諸道

周禮刑政十二其三曰緩刑其十二曰除盜賊夫既

曰縱刑則盜賊之刑亦宜在所緩矣而又曰除盜賊何也蓋饑寒迫身盜心易起苟或不嚴其禁則爪剛者決力強者奪而亂或由以起矣周公處及於此故於救荒之時百刑皆緩而盜賊之刑獨不緩者匪他則恤而於此獨不恤也蓋恤之則或致亂而不容以恤也張榮何人乃欲取周公之所不能恤者而恤之手榮專制一郡散利薄征弛役舍禁去幾凡諸利民之政皆不能行以脫其民於溝壑以免之於死於而區區於盜賊是恤吾恐盜賊不爾恤也杖不可爲刃

宋史綱目

卷之一

十九

乎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王繼恩討弼有功廷議除宣徽使太宗以宣徽執政之漸令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太宗蓋知宦者不可以與政矣不可預政又豈可使爲將乎夫將者三軍司令不得其人則覆敗隨之而憂及於社稷其所繫亦重矣是豈宦者所能任乎太宗嘗

弗慮乎此也或曰繼恩實堪乎是師出而辱而予謂其不可用乎曰晉文公受原於王問其守於寺人勃鞞其罪趙衰襄不愧爲守也而柳子厚猶議其賊賢失政繼恩籍開國兵力之強平蜀小寇未若勃鞞之薦衰也而遺其故使夫神宗用李憲而敗五路之師徽宗用童貫而致靖康之禍則太宗之賊賢失政有甚於晉文公矣而猶謂能抑其不與政乎雖然宦官不可使預政則至言也向使繼恩於此而得與政則他日謀立楚王元佑呂端不得而鎖之矣太宗之處其尚及乎此歟

宋史綱目

卷之一

二十一

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泄也寇準建儲之議所謂謀及婦人中官不可所謂謀及近臣不可之語其知夫是議歟然準亦徒能以教乎太宗耳他日謀以太子監國則亦被酒漏言而沮止於丁謂矣使能持乎是戒烏至是歟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王禹偁

誦謚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

已任故屢見積斥

開寶皇后之喪權殯佛舍不令羣臣成服無皇后也無皇后者無太祖也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禹偁立乎本朝知其非是投袂而起抗疏論列以舒神人之憤以慰太祖之靈而因以得罪天下後世孰不與哉今也不能徒對客私論而已私論於室其與不言者奚以異也史稱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豈其然乎

立壽王元偁爲皇太子 云

宋史

卷一百一

三十一

太子之立而都民擁觀喜躍此美事也而太宗乃不擇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豈將囊括四海以從之於地下乎是何如堤之惓惓耶蓋太宗之位本出盜得是以嫉忌之心恒存故雖於其子亦不覺其發見也於子猶且忌之而況於秦王乎而況於德昭乎太宗之心於是乎可見矣孰謂秦王之得罪皆趙普乎

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太子見至沆必先拜至沆表辭不許

太子之拜師傅禮也至沆雖兼太子賓客然詔使拜之則待以師傅之禮固當受也當受不受則既不能以禮自處而又不能以禮處乎太子矣欲成其德豈不難乎或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至沆蓋貴貴也如之何其謂之曰太子非君之比以分而言固貳君也若以理言則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也教之以居子與臣之節可不以父師之禮而自處乎至沆視其巍巍當受不受是蓋未之學也使其知學而以古人之所以教世子者教之則太子必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已所當盡而拜安於拜矣彼安於拜而吾受之夫豈過乎然太宗亦特隆之以虛禮而已使能正乎師傅之名而復極乎天下之選以備其職而出則有保人則有師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委任而責成之使其所見所聞所行無非正事正言正道則一有元良而萬國以貞矣其所成就豈但爲真乎

三年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思陰與李昌齡等謀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思召呂端議所立端覺有變鎖繼思於書閣入見后曰先帝立太

予正爲今日豈容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卽
位番兼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清樸廉升殿
審視然後降拜

王繼恩以奄宦而啓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助以大臣
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
夫顛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爲扶蘇也耶
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於下持正不
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
立殿下升視降拜尤其知識之通人也慮不及此安
知萬歲巷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
稱端大事不模糊其可謂知端矣

宋史關廟

卷之一

主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星變詔求直言吏部郎中

田錫上疏曰審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
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未精國計未
善

古稱三公論道未聞有中書樞密也後世政務日繁
分而爲二中書出政樞密審典兵固已非其制矣積習
既久可畦遂成至於審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

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彼此自謀若稱家事然夫人
之識見有廣狹知虛有淺深器量有大小苟非使之
同謀協慮以聚衆善之長以歸至善之極而欲軍謀
之精國計之善蓋亦難矣又況用知者用知莫得而
非其用知自私者自私莫得而非其自私其害事可
勝言哉姑以近事言之保安軍獲李繼遷母太宗謀
於審院寇準準主斬之呂端時在中書入見太宗曰
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衆大事者
固不顧其親況夷狄悖逆之人乎不如留之以繫其
心太宗悅其言繼遷于卒納款向徵呂端準計失矣
然則審院之事其可不使中書聞乎田錫言之於此
亦可謂明切矣惜乎太宗之未喻也

宋史關廟

卷之一

主

王欽若請蠲逋負釋係囚於是除遺欠一千餘

萬釋囚三千餘人

王欽若請蠲逋負釋係囚丁謂請罷甲兵撫蠻寇呂
中論之曰小人之誤國非聚斂卽嚴刑卽用兵而欽
若謂乃請蠲逋負釋係囚罷甲兵撫蠻寇皆君子之
事非人政府而改易之不知其爲小人也予意不然

夫小人之心何常惟迎人主之意以取容悅以便其私初非有所擇也故人主之心向乎善則迎其善人王之心向乎惡則迎其惡何嘗以其事善而不爲而必擇夫惡者而爲之哉蓋人性皆第小人之心亦非樂爲惡也直以人主之心方向於惡不違其惡則不足以及悅其心故忍而爲之耳若人主之心尚欲爲善則亦違其善矣豈嘗惡之而不爲乎真宗春秋方盛志氣正銳而獨通釋囚罷兵撫寇之名所欲得也故欽若謂違其所欲而求以進其身若真宗此時即有

引引開

卷之

主

聚歛嚴刑用兵之心則欽若謂會計之錄西夏之師懷政之誅於是已行而無侯於景德於大中祥符間矣是知其前之請獨請釋而請罷者達乎真宗後之上錄貽師而行誅者亦達乎真宗也烏有所謂節與行哉呂氏以其粗述類乎君子之事而不察其用心宜其以爲難知矣

帝嘗以李沆無密奏問之沆對曰人臣有密啓者非謾即佞臣嘗惡之豈可効尤

宰相之職人君所與朝夕論道天顏咫尺而無從狂

之闊吁弗相承而不資發幸之傳可厭否可替謨可陳而忠可納也奚事於密啓乎無事密啓而有密啓焉者李沆謂之非謾即佞是已何則謾者顛倒是非以濟已之欲而佞則逢迎將順以從君之欲也濟已之欲不正從君之欲亦不正也以不正之言而公言於廷則同列知之臺諫聞之矣豈不爲之斥乎縱不之斥寧不鄙乎謾佞者以此故密啓之以欺上於獨知萬然如獻可如替否如陳諫如納忠而不知其所言非謾即佞似是而實非也人君納之豈不爲所欺乎真宗以此望沆則其平日之爲小人所欺蓋亦多矣不知真宗亦悟而追咎之否

東史綱目

卷之

主

六年李繼遷死子德明立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擒致闕下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李繼遷將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至再三至於累百而不得請勿止也觀其所言則其國勢衰弱人心未附爲可知矣曹瑋請伐之此其時賊繼遷跳梁西北而朝廷不能與之爭者特以彼未可乘而吾之力不能制耳今既可乘而吾之臣有若瑋

者又請任之窮日之力以務決取猶恐弗及而何欲以思致之也德明逆虜豈知所謂恩耶厥後質子不入違誓請罪莫之能禦是則養虎自貽患矣夫誰咎哉

田錫居諫署盡言不諱將卒疏五十二奏悉焚

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留之以賈直耶 韓

琦爲諫官

云

官以諫名諫其職也以諫爲職則所言者已所當爲不啻猶饑之於食渴之於飲不得則不已矣豈以爲

李夷甫

卷之一

主七

人知而爲之不知而不爲哉如以爲人知而爲不知而不爲則其所言者不過爲名而於所當言者或不言矣此所以任乎諫職者恒多而舉乎諫職者恒少也田錫將卒歛其諫草五十二篇悉焚之曰吾不習以賈直韓琦爲諫官論事切實有本末王曾謂之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學諫官宜如是矣是皆知所當爲而爲之者歟惟其知所當爲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其誠意足以動人而真宗之惜王曾之賞不期而自得矣

求之於人者人未必知而盡所當爲者自得其衷誠之感人也有如此夫何世之人不務其所當爲而務求之於人也觀於錫琦寧不愧夫

景德元年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

云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誠以君子國者有土地焉有人民焉惟無求求之即得惟無欲欲之即遂苟非法家拂士獻忠納諫以輔之於內敵國外患悖叛侵陵以警之於外未有不縱其欲者也欲縱於上則民散于下而疾首蹙頞之

宋史

卷之一

主八

患以生害喪偕亡之謗以起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宋之李沆知此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之其言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王旦未以爲然其後沆死不三四年竟以美珠之賜視成封禪天書而莫之教悔無及矣然則人臣之於其君可不可使之知憂懼乎其不欲其君之知憂懼者有矣仇是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侈觀其耳目不暇及於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

與人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言正與沆反嗚呼後之爲人君者其將用士良乎其將用李沆乎或曰沆誠宜用矣使沆不死而真宗卒用之封禪之事終不作乎曰不作也何以知之蓋真宗之封禪五鬼爲之也使沆而在五鬼必不用也五鬼不用而沆以憂懼之事日陳則真宗非惟莫與爲亦將不暇爲矣

李沆曰吾居重位實無所補惟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則所傷多矣

宋史綱目

卷之一

二十七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與述有間矣夫苟可作則奚不作而居述乎蓋天下之事不外乎道作者既合於道則吾之述所當述也道所當述而我述之是其所所以述者述其所作其猶我之作矣奚必自我作之而後謂之作乎曹參與蕭何有隙而代之相人謂何政當不日而改矣而參守之一無所變非參之知不能以改作也誠以何之所作於道則合而不容以改也後之人詭法不自己作而用其私意小知率意變更以爲己能譬之於居室者見其少敝而輕用庸

工易棟正桷不知棟桷雖正棟梁動搖所補者少而所損者多矣李沆知此故其爲相不用新進喜事浮薄之人而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以此爲報國而卒成景德之治者實李沆也是何必改作乎厥後安石得政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方田之法而天下亂矣沆之慮遠矣哉

平

契丹侵澶州寇準請親征車駕至澶州及契丹

人君之任宰相不但以其平章庶務差除官吏而已

宋史綱目

卷之一

三二

緩急有事而宗社之重實所托焉澶淵之盟固成於真宗之親征然究其端則相準也使不相準而相王欽若陳堯叟則不幸金陵必幸成都而宗社將不守矣何者欽若堯叟所主如此而真宗之所易從親征之謀孰敢建耶幸而相得乎準勇足以禦敵而知進順之理才足以統衆而有必勝之算銳氣克溢足以感動真宗而欽若堯叟之言不能以奪故親征之謀以決而有以成其功耳真宗之應豈及此歟惟其慮不及此是以不能終用其言以盡展其志厚略而求

和也厚賂求和宋之失策然微準則雖欲厚賂求和不可得也嗚呼人君之置相可不慎歟

二年帝待寇準厚嘗曰送之王欽若曰城下之

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嘗觀王欽若謂寇準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蓋謂寇準不能禦虜而甘受其恥也而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則又謂準不務慎重而僥倖以求勝矣由前而言則孤注之喻無取由後而言則城

宋史開國

卷之一

三十一

下之盟非準罪矣其言自相抵牾如此欽若不自知歟欽若非不知也蓋以人於其所不足必護恩危必懼欽若知城下之盟真宗之所不足故敢以嫁於準度真宗之必護而不為準解也知北城之幸真宗所危故喻之以孤注度真宗必懼而必憾之也欽若投平真宗之所不足所懼以務陷準而不自計其言之抵牾矣然此特言其抵牾耳竊詳孤注之喻亦為甚疎第真宗不之察耳夫博之為道決於一擲偶雉則雉偶虛則虛爾能之我亦能之非可以用乎知力也

於是乎有孤注焉蓋費竭勢窮不得已而為之以僥倖於一擲之得其危甚矣寇準相天子以天下而當契丹言財用我富也言士馬我衆也言土地我廣也言人財我盛也言地利我得也言人心我和也不啻若善奕者酌見彼此之勢我常有餘而坐以取勝不待下子而後見也是豈博之僥倖於一得者所可喻乎博奕一道而為事則異果知其異而取其切似者以喻之則欽若之說不攻而自破矣真宗信之而後之人亦以為疑豈皆知博而不知奕乎

宋史開國

卷之一

三十一

以天書告于太廟

真宗欲誣乎人因誣乎天今又以誣其祖蓋無所不用其誣矣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其真宗之謂歟

大中祥符元年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問

曰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準云

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虜使笑而問乎蓋契丹南下目無宋矣寇準奮不顧身竭力捍禦而契丹之馬勿遂南牧者非懼乎宋懼乎準也準之用舍虜所屬

意此其所以問也使準於是時實告之以所以不在之故而或微有不平之意豈不爲所質乎故準權詞以應之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儼然若朝廷之重乎邊事而特置於此皆處莫測矣夫在內而能使朝廷重在外而又能使邊境重準則忠矣真宗有臣如此不使之居內以重夫朝廷而顧使之居外而使虜人窺伺可勝惜哉

天禧元年王旦抑張師德

奔競之風在下者之罪歟而其責亦在上者之啓之

宋史

卷之十一

三

也故夫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甚至掃門控馬犬吠雞鳴而不復恥是固下之罪也若上之人皆能如王文正之抑師德則奔者無益雖驅之使奔亦不奔矣但以上之所好異於文正而奔則得之不奔不得故不容不奔耳是則奔固在予而其實乃在上者之啓之也夫惟奔啓於上而風成於下故君子曰退小人日進而政日以亂矣何也小人能奔而君子不能奔也噫安得文正復生以絕夫此風也耶

四年內侍周懷政伏誅貶寇準知相州

懷政之謀逆謀也而責及寇準與聞乎曰不問也何以知之蓋懷政事覺真宗盛怒而命曹瑋出獻貴且欲及太子是時懷政之身已將就質準而與聞寧舍之乎懷政縱舍瑋寧容乎且準嘗請太子監國帝已然之猶不敢專而令楊億奉表以請其肯阿附內臣迫勝君父擅置君乎其所以連及者直以丁謂害之而因問以傾之耳否則真宗曰與小州而謂遽傳與遠小州何耶

乾興元年真宗崩告哀契丹契丹王聚羣臣哭

宋史

卷之十一

三

之甚哀云

真宗崩告哀契丹契丹哭之甚哀且謂立靈於惻忠寺建資福道場百日是何其禮之隆也豈真宗之德果如是其大歟過密八音中國未聞而顧在於虜非厚幣卑禮以厭其欲而德之之深密致是乎真宗爲民父母不務內修外攘以恤其民以使其民德而顧使虜人德亦獨何哉

太后嘗問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太后臨朝而問武后之事其志已可知矣幸其所問者宗道據理直對而有以陰沮其邪志耳向非宗道而為裴炎則仁宗一身必將為唐中宗而房州之行

不可免矣或曰劉后賢非武后比其肯為武后事乎曰易曰履霜堅冰至武后之心初豈遽至此歟惟其威權在已恐移於人譬之於騎虎者勢不可下而積漸以至不自由耳太后他日益欲立劉氏之七廟矣蓋欲輩先於乘輿矣皆以宗道之言而止是豈非其漸敗既有其漸安知其不至於武氏也唐史稱狄仁

宋史開端

卷之一

五十五

條諫立武氏有社稷功而宋史不稱宗道臣故著之仁宗天聖五年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云所譽乎士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必大節雖一舉動之微亦不為屈然後可以為不辱焉契丹享孔道輔而縱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蓋侮之矣自他人處之款不曰小事也何足與爭而道輔毅然徑出逆還不謝雖禍出於不測亦不知顧惟如此斯其謂之不辱命歟道輔何以能是觀其答飲大卮酒曰不和固無太司輔盛知夫我之力足以當之而虜之不南實不

得藉是以氣壯於中詞直於外而契丹雖隲莫敢較矣富弼獨伸其詞復定和議此蓋其胚胎也說者以為生事啓釁不亦謬乎

明道元年尊真宗嫡儀李氏為宸妃云

宸妃者何仁宗之母也太后者何仁宗之嫡母也宸妃仁宗之母而仁宗不為之服者何仁宗不自知已宸妃之所出也夷簡之不為仁宗言者何懼太后也既懼太后而又言之者何慮他日終不可掩而為太后謀也太后知他日之不可掩而不自以語仁宗者何懼於勢位而欺之一日則一日也惟知終不可欺是以用后冠服及水銀飲自東華門出而一用乎夷簡之言也惟其用夷簡之言處之合理是以仁宗知之不得而然而待劉氏益加厚也然則夷簡之云者實所以全太后之母子也而太后謂為間其母子不亦誤乎

宋史開端

卷之一

五十六

二年詔自今宰相不得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逼失無敢言者矣人君之置諫官非徒取其獻忠納諫以輔已德以正

百度而已宰相之過失猶之舉則用以防宰相者也可使宰相疑乎蓋惟大人正身修德不偏不私無所顧慮其所擬用固必端矣自餘諸人皆未免有顧慮必不肯引用忠讜骨鯁之士使議已也忠讜骨鯁之士不進則依阿柔異之人至矣以依阿柔異之人而為諫官而欲聞乎宰相之過失寧可得乎此仁宗所以慮之而謂自今宰相不得拔用乎臺官也惟聘宰相不得擬用而仁宗自擇故首用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四人免四

宋史開山

卷之十一

三十七

人相言張士遜免士遜相次用歐陽修言夏竦免夏竦相又用唐介包拯吳奎言文彥博免彥博相又用范鎮言陳執中免執中相而宰相皆得其人故慶曆嘉祐之治不勞而自成矣仁宗親擬諫職宜其所取者決而無以得人矣而當時諫官蹇蹇如此奚藉於宰相之進擬耶然仁宗亦徒知宰相所引用者不敢以言其過失耳其引用邪黨以為鷹犬以排異已以成其勢者未必知也惟未必知故其令者不嚴以致高宗違之而使秦檜得以引勾龍如淵以成臣虜之

羞光繫連之而使韓侂冑得以引沈繼祖以成偽學之禍臣於此深恨焉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瑋華宮廢美人尚

氏安置楊氏於別宅

仁宗嬖二美人而廢郭皇后既已廢則中官之位非尚卽楊可豫為之賀矣而亦見斥何哉蓋仁宗之於郭后始惡其妒乎尚楊而已初非有心於廢之也呂夷簡圖文應以已怨而贊成之仁宗蓋悔之矣觀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賜號冲靜仙師遣人密召可見也惟其悔之而追原其故由於尚楊故難愛之亦不敢以留之而負乎郭后也其視廢公安於驪姬而殺齊姜尚宗惑於武氏而殺王后不可同年而語矣故仁宗雖有廢后之失而無沉湎之禍也歟

宋史開山

卷之一

三八

富弼不受

嘗觀富弼治青州全活饑民五十餘萬而深為仁宗惜焉夫得一郡守而活人如此其多是其明也惠也矣而惜之獨不嘗使遽乎折服虜主復成和議不嘗

爲樞副乎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期致太平夫是二者之績不尤大於活青州之流民乎是則弼之已試而仁宗已知之矣若再進之而使之總百揆以選用夫百官則拔茅連茹同聲相應而使遠者治郡者皆必得人而仁宗之治不但爲慶曆皇祐而已仁宗不能盡用其才以溥其澤於天下而獨使其澤被於一州管則工師已得大木而斲小之也可不惜哉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詔罷鎮諫職爲諫官者或有遇事而言而僥倖於不罪卽以是則希名者也其或言而不納至於再三而終不納則遂引去此則所謂不得其言則去而不可以希名言矣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九

若其言之不已刀鋸鼎鑊在前在後而必守之而不少變則視不得其言而去者又大過矣是豈可謂之希名乎范鎮以仁宗儲嗣未定奮然言之章疏至十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誓死不已是其人也而當時宰臣以希名詆之豈知鎮乎夫儲嗣未定宰臣所當憂也今不自憂而使鎮憂之及夫鎮憂而復禁之使不得憂幸而其言終行而所憂無憂也使其不

行憂得無及之乎憂及而憂吾恐其憂亦無及矣

文彥博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當時

責之太深請召還詔召介知諫院 夏竦言

石介詐死請發棺驗之

石介譏誚夏竦唐介直斥彥博唐石之得罪於彥博疎均也疎不能容石於既死而欲斲其棺而彥博乃能起唐於放逐而復還其任彥博疎之所存於是乎可見矣

京師大水狄青避於相國寺行上殿小人情願

宋史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四

疑知制誥劉敞曰陛下愛書不如出之以全

其終詔以爲使相判陳州

功名之高衆人之所忌也衆人忌之則謗必起謗既起則上必猜嫌而有疑心已必不安而有懼心下懼上疑各懷顧慮稍涉疑似異謀卽生此韓信之所以卒成反謀而檀道濟之所以見殺於宋文帝也然韓信初豈有心於反而文帝亦豈有心於殺道濟哉積疑與懼互相猜忌謂不如此則禍必及而不得已焉耳狄青出自行伍而立大功以致大位久握重兵威

名曰盛卽其聲勢蓋漢之信宋之道濟也是則衆之所忌仁宗所疑而青懷懼之時矣疑懼旣形履霜水至安知他日之不爲信道濟乎故到敵憂之而言於仁宗出之於外然後君臣之間疑銷懼釋非惟青得以全其身而仁宗亦得以全其臣矣是則處置得宜而銷禍於未萌也敵之言大矣哉

有持狄梁公像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擬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父者何生我者也祖者何生我父者也自祖而上而

宋史綱目

卷之一

聖

魯祖而高祖雖至於百世其初皆父子也初皆父子則非其祖而祖之吾祖蓋父之矣有人於此人使之呼爲父則必怒也何也蓋父猶天也不父其父而父人父是滅天也滅天之爲固人所不爲也今之人慕夫華胥而於夫前代同姓之貴顯者輒曰吾之遠祖其心曰吾謂之遠祖耳吾未嘗父之也爾固不父之矣爾之祖謂之何哉爾祖之父置之於何地哉一慕華胥而遂至於無祖是亦不可以已乎若狄青之不遠祖梁公其有見於此矣孰謂青武人哉

嘉祐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疾文字奇僻時所推舉俱不在選

歐陽修知嘉祐貢舉而有聲場屋者俱不在選劉秀德知慶元貢舉而稍涉義理者悉見斥落均之一變乎時習也然嘉祐一變而文體復古而天下以治慶元一變而吾道喪氣而天下亂矣文章之關於世道有如是夫

六年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請豫建太子迄今

未行此必有小人沮之者小人無遠慮特欲

宋史綱目

卷之一

聖

於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者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害可勝言哉帝大感悟諸議遂定建儲之說范鎮嘗言之矣歐陽修包拯呂景初趙鼎吳奎亦言之矣文彥博富弼王堯臣亦言之矣何溫公言之而後仁宗感動也耶蓋仁宗之心不自爲老而後官之人每每就館熊羆之憂常切於懷立儲之意未有也而他人言之又不過曰繫億兆之望而已不過曰定天下之本而已其若不聞也宜溫公深究其極卽其害之決然而已然者爲說是猶獲乎其

以示夫乘車者寧不做乎此仁宗之所以感動而進
儲之議於是乎定也嗚呼溫公一言而正英宗爲儲
而太祖太宗之業因以不墜溫公之功大矣

八年初帝疾甚舉措或政常度遇宦者少恩乃

其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云

里克諫晉獻公罷太子將兵不聽而戒太子以勉力
言於父使盡父道言於子使盡子道傳稱克善處父
子之間然克之言不能行於晉獻公也英宗以旁支
入繼大統其於太后無母子深恩而猜嫌又生在人

宋史開國

卷之一

四

所難言也而韓琦入言於太后曰患於不慈出言於
英宗曰患於不孝卒致太后感動英宗慙悔而融洩
之樂復其故常其功又倍於克琦可謂善處母子之
間也歟

英宗治平元年皇太后還政於帝封韓琦魏國

公

或疑韓琦請太后撤簾未得命卽令儀鸞司撤簾無
人臣禮曰人臣之禮莫大於愛其上琦愛太后而爲
太后及英宗計是卽人臣事君之禮也庸非禮乎故

夫太后事仁宗以御宸極懷時天下周太后之天下
也然既授英宗以繼大位則人皆歸心而爲英宗之
天下矣天下爲英宗之天下而太后垂簾以與其政

英宗雖無嫌羣小所不便也唐肅宗親玄宗子踐位
之後猶爲張后李輔國所制逼遷興隆逾時不朝況
太后母於入繼之子乎然英宗雖賢非肅宗之比而
病貶其常之際羣小譏搆之餘而亦有遇我少恩之
語矣少恩之語雖微不平而未有他志然亦安知無
逢迎之者不俟初蒐於雪林之際而落臨潰之禍乎

宋史開國

卷之一

四

太后以一婦人而居其間其可以寒心矣而猶貪權
招怨以逮其禍乎故韓琦憂之所以以上請撤簾卒之
不待乎命而自撤之也或曰請撤是矣蓋明言於太
后而使太后自撤之乎曰其言之則似英宗之意太
后必忿矣由琦之言而致太后之忿英宗亦不安矣
琦方欲使太后致慈英宗盡孝其可以言此乎或曰
言不可也蓋再請之以俟其自許乎曰亦不可也觀
夫韓琦請撤簾太后遽起及簾既撤而猶見其衣其
未能許可知矣琦始未請太后未還之意人猶未知

禍或少幾請而不許人心將疑禍必作矣此其所以竟自撤之而不待乎命也琦豈不知不待命而自撤之非禮歟蓋守待命而撤之禮而致乎禍不若不待命而自撤之以免夫禍也是知待命而撤者禮也不待命而撤者權也琦蓋用權以忠乎太后而盡忠於仁宗也奚其爲非禮乎

內侍任守忠有罪斬州安置

魏公欲寬任守忠而豫爲之空頭勅使同列署不諱以故惟時同列皆同志者而守忠之寬實當語之宜

宋史開創

卷之一

聖主

無不從而語者得非欲自用歟魏公非自用也恐或不密而生亂也或曰守忠所恃太后太后撤簾守忠失勢矣雖知必寬無能爲也矣必密乎曰漢竇武陳蕃欲去曹節王甫而有竇太后亦爲之主宜易易矣惟其不密而不能先發制之致使曹王得爲之計反受其害雖太后亦不保焉不密之害甚至於此守忠招權累朝黨與衆盛殆有曹王之勢而魏公於內無太后托況英宗以外藩入居位未久威權未著脫或不密而使得爲之計安知其不能脇尚書使作詔

版發虎賁羽林之士以濟惡耶故魏公慮之而豫爲空頭勅雖歐陽公亦不令之知也夫惟人之不知是以亟發亟遣雖猶疾雷不及掩耳而禍無由作矣此魏公之善藏其用以斷乎大事也謂之自用豈知魏公者乎

二年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

英宗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謂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修引喪服大記爲說欲使稱親議不決詔有

宋史開創

卷之一

聖主

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率禮官引漢宣帝光武事論稱親非是而別具儀禮漢儒議論爲五篇奏之復與禮官范純仁呂大防傅堯俞繳納諸勅而極論之朝廷不肯竊意歐陽修所引喪服大記之說卽典故也矣事於他求乎故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不曰爲父母母而曰爲其父母以見爲人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爲親明矣若其繼乎太宗而又稱其父母

爲親則禘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一考乎且其降而期者笑而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是故安懿之於神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安懿之稱固英宗之所常降然既以其故而爵以加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遽聽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是而折之歐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卽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令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而英宗遣劉恕趙君錫劉敞同修神宗又遣范祖禹同修及親製序文賜類邸書二千四百二卷其至幸矣厥後朱文公以所集此多或未嘗因之而爲通鑑綱目義正詞約其功蓋倍而當時非惟莫之助與賜而又有僞學之禁一何其不

幸耶公既不幸則宜其愷慨不爲矣而公方且與施齋訥齋輩討論不置卒成全書蓋文公將羽翼聖經以壽斯道惟日孳孳不遺餘力豈以不幸爲沮而微不爲之哉雖然文公所著亦惟不爲慶元之所知耳公沒未幾而理宗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并勅經筵進講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表章四書五經頒降天下而綱目亦與則視資治通鑑益加顯矣豈能以掩之哉孰謂吾文公終不幸也

神宗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行新法

嘗觀王安石立朝風節凜然而卒以變更法制困擾天下騷致禍亂心恒惜之蓋他人之得政或嗜乎利或嗜乎權惟已私是濟而於國計不恤則其致亂固宜安石食不兼味衣垢不浼非嗜利也每上札子而不見聽退卽求去非嗜權也權利不嗜則其謀必爲國而宜有益於國矣而何以致亂耶此安石之所以能固其值以用其術而成乎亂也蓋人苟嗜利嗜權

則其上必不信不信而人非之不得用矣其心必自
欲自欲而人非之不敢用矣安石惟不嗜利嗜權故
神宗信之而人非之不入已亦自負而人非之不恤
故其術得以盡展莫之沮矣夫惟得以盡展而遂執
其偏見故言守財則曰人君能法堯舜則雖竭天下
之財以奉乘輿亦不爲過曾謂堯舜之道而以天下
奉已乎言財賦則曰古不止於什一曾謂天下中正
而古人乃過之乎言天災則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
曾謂非常之災而可以爲常數乎此皆其見之偏也

宋史綱目

卷之十

堯

其見既偏而復固執之故遂其異已者而進其同已
者卒之君子盡去小人競進置制條例提舉之職以
設青苗免役均輸方田保甲保馬之法以立熙河交
趾銀川之役以舉而天下困擾生靈塗炭宋日殘矣
已而傳法者護護法者護既成熙寧之弊政復道熙
寧之小人而馴至於靖康不可救矣揆其所自皆安
石之不嗜權利而有以取信於神宗而安石亦以此
而自負而能固其位以用其術耳向使其於權利嘗
注於意而形於外則神宗必不深信而爲任之安石

亦不敢以自負而必用其術也豈遽至於亂哉夫不
嗜權利而不屈於物盛德事也而之以自負其害乃
至於此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矣安石之謂也豈不可惜矣夫

三年韓琦言新法不便王安石稱疾帝將改其
法趙抃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初議益堅抃
悔之遂勸安石而求外補乃出知杭州

韓琦言新法不便而神宗遂有坊郭無青苗而使
者亦與之疑王安石稱疾不朝詔執政改之衆欲奉詔
趙抃以安石主其法請俟其出相與其改安石出持
之益堅竟不及改抃深悔之夫抃嘗以新法不便力

宋史綱目

卷之十

五

言之矣今而詔改不改豈忘其初志歟良以神宗向
惑安石而主其說不可回也今既感琦之言而衆言
同安石之言將不入矣與其奉詔自改而使安石他
日有異議也孰若待其自出以共贊之於帝以服其
心而不得異乎豈知神宗暫悟終蔽而竟不及改也
宜其悔矣然不獨抃悔也程子曰新法之行乃吾黨
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

可獨罪王安石也則程子亦悔之矣類法正自安石
主於神宗而使人悔之如此不知神宗安石亦悔之
否也安石退居金陵而見天下困投每默書福廷子
咎呂惠卿而自訟不已神宗見鄭俠東上門圖達旦
不寐聞銀川之敗而臨朝慟哭則蓋亦悔之矣謀之
不藏自貽伊戚雖盡新法所得之利以貫乎錢亦不
能鑄此錯也悔奚及乎

四年呂誨疾亟司馬光省之誨曰天下事尚可
爲君實勉之遂卒 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

史記四傳

卷之一

主

曰光以身付臂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
托今以付君

歎可且死以國事屬之溫公溫公且死以國事屬之
申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形神將離氣息
僅續之際猶拳拳然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二
而卒濟乎國事也王安石常言溫公所與盡忠政之
人宜其所引不害政矣而所引用呂惠卿既得志卽
反噬之則害且及矣而不特害政矣噫安石之所與
者背之於生而溫公之所與者不肯於死是果溫公

之所與者害政人歟抑亦安石之所與者害政人也
七年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
爲不少王安石曰古非特什一而已

古先聖王上計國用而下體民力定爲什一之稅使
上用足而下不匱蓋天下之中正經世之常法也是
以宣公稅畝春秋貶之景公欲加賦有若議之多則
爲季孟子論之豈常有什一之說乎而王安石乃
云然者蓋知神宗之志在於富國強兵而妄言以連
合之耳惟其志在迎合故無一定之論所以他日又
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言賦不可加矣
賦不可加則古不止什一之言安在乎此其本心之
明蓋已知之故其上仁宗善曰法先王之政者法其
意而已法其意則吾之所以改易更革不至於傾駭
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其
意蓋可見也此其所以肆爲妄言而無所忌也惟其
妄言而無所忌所以率意妄行膠固不回而禍亂天
下也歟

八年遂使蕭禧等復來言邊事帝問王安石安

石對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韓熙取分水嶺爲界割界之東西失地七百里

遼人來求故地沈括檢得故蹟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界所爭止三十里禧已無詞及括至遼與其相議亦不能屈虜氣蓋已奪矣及禧再至而王安石遽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爲詞而割地七百里界之其果有取遼之算歟抑大言以欺乎衆以苟安也安石更變舊法巧取民財以富國強兵志固欲以取夏取遼然用其腹心韓絳宣撫陝西則已喪撫寧堡而飲

宋史綱目

卷之十一

王三

手不敢爭矣於夏且不敢爭則其不敢議遼蓋可知也豈有所謂取之算歟特以遼以求地祿實不與則必致師故陽爲是言以罔乎衆以厭虜欲以偷安於一時耳不然則何今日命熊本以征淪川明日命趙萬以征交趾而於西北二面畧不聞其有設施乎安石引經以飾邪志每每如此吾故著之

王安石子雱深憾惠卿詆諆之言出知陳州惠卿之進安石進也其退安石退也始何以進之而終何以退之歟蓋始以其附已而終以其叛已耳然

惠卿以市井之心登方亭之衢觀望宰輔日夕垂涎見安石方得君傾心承奉惟恐不及是以當爲羽翼則爲羽翼當爲鷹犬則爲鷹犬以濟其私而安石悅之矣位以進矣及位既進則無所用安石矣由是惟其愈已芒刺於目彎弓反射萌孽於心履霜而堅冰至不自知矣惠卿市井小人此其常態固無足怪安石以經濟自許以經濟自任而於人之附則以爲賢而進之於人之異則以爲不肯而退之則是其所進者惟以其附而未嘗以其賢所退者惟以其異而未嘗以其不肯也此惠卿曹布衣之所以進也此呂公著司馬光程顥范鎮諸賢之所以去也安石之用舍如此而欲百僚庶府皆得其人以追跡堯舜三代之治不亦難乎

宋史綱目

卷之十一

王三

呂氏爲王安石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政以人怨爲常情神宗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竟不能惑

呂氏謂王安石以衆論爲流俗以舊制爲弊法人怨爲常情而神宗皆勉強從之是豈知神宗欺蓋神宗

憤祖宗兵力之不振思欲振之而當時諸臣如韓琦
富弼輩審已料敵未有必勝之算莫之助者獨安石
剛愎自用銳意有爲而立法度變風俗之言有以契
乎其心而頗惑之而安石遂自恣以舊制爲弊法而
敢爲之更改故衆論之則曰流俗人怨之則曰常情
而悉拒之是以神宗深信篤任而人論之者舉莫之
能奪也豈勉強而從之乎若果勉強而從則其心必
不定而人論而人怨之言或時而入而安石亦無以
安其位矣焉能以致如彼其專而如彼其久哉又其
宋史閩南 卷之十一 五十五
所謂天變常數之論竟坏能惑神宗亦不能不惑也
果能不惑則他日安石引晉武帝及禪讓事以明天
道之不驗何以不拒之也呂氏豈不聞神宗之謂安
石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部鈍初未有
知自卿至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
也斷不許卿出外之語哉自茲言而觀之則神宗之
於安石無言不信亦可知矣而謂之勉強從而謂之
不能惑豈其然乎

十年邵雍門生故友以新法難奉行請投劾去

雍云

邵雍門生故友以新法不便難於奉行請投劾去雍
告之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之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投劾何益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朝廷清明
而所行者皆先王之政此時而舉其職夫誰不能惟
橫政之出之際上馬而督責者急下焉而服役者疲
而上不塞其令下不病乎民斯爲難能也已大爲治
者心乎其民其爲福也豈有量哉就以青苗之事言
之良事者出不免盡而入不免浮則民之受弊什加
宋史閩南 卷之十一 五十六
一二矣貪黷者出尅於內而入浮於外則民之受弊
什或加三四矣而吾於其間平其出入而無浮費尅
取之害譬則受之重擔而其中路爲分其什一二如
三四也彼之負者豈不得蘇哉嗚呼堯夫使人奉行
橫政而猶欲善之如此彼爲橫政以病民者獨何心
哉

元豐四年詔宦者李憲會師討夏孫固諫不聽
師出無功帝悔不用固言後憲至後期固請
詠不聽

五路師進而無大帥孫固集其必無成功至是而果
驗矣神宗亦悔不能用其言矣吾以爲神宗自此其
必重固而惟固言之是從也及固欲正李憲後期之
罪則又不能從矣其後永洛又敗喪師至六十萬而
臨朝慟哭則蓋又悔之也悔而不悟而復至悔不知
天下之事復容如此之幾悔也

八年帝有疾蔡確與刑恕密謀誣高公繪使白
太后云

古人之托六尺之孤必以君子何也蓋君子之心確

宋史開幽

卷之十一

五十七

然有守許輔是孤則安是孤雖死不二心也若夫小
人則惟利是趨利在於彼則趨乎彼利在於此則趨
乎此朝以爲君慕以爲仇朝以爲仇慕以爲君曾不
少愧豈嘗以六尺之孤爲之意哉此古之人君托乎
六尺之孤必擇乎君子爲是故也宋神宗已立延安
爲儲則其崩也宜立延安無容議矣蔡確刑恕私度
宣仁之心恐汙岐嘉而誣高公繪以害致推戴之意
使時公繪而爲谷石宣仁而爲楊后也則快行之召
不之延安而將之岐嘉矣幸而公繪知宣仁之公不

可以回臣民之心不可以拂驚走避之而延安之勢
成耳延安之勢既成技無施矣則又宣言宣仁屬意
維王以賣王珪欲使持異則誅之以爲已効而珪復
不爲所賣技益無所施宜其已矣而蔡確猶自謂
有定策功宜播其語于朝蓋無非多已也豈嘗念神
宗之樹太子之本意哉已而自知其已敗而欲定策
之功不可以要則確又請復高宗蔡官以取媚于宣
仁恕又教公繪上書請尊禮朱太妃以取媚於哲宗
蓋無非是心也小人之反覆每每如此六尺之孤其
可托哉

宋史開幽

卷之十一

五十八

宋史開幽卷之一 終

宋史開闢卷之二

餘姚許浩克大校

瓊山丘濬仲深定

哲宗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光

已得疾詔免朝覲

云

哲宗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光以得疾詔免朝覲許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日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此溫公執乎臣子之禮而盡

爲臣之道也宰相總乎百揆政由已出協恭恭輔取

宋史開闢

卷之二

一

正臺諫以一聽乎君命由懼拾權偏上而不容於公

論也若不見君而自決於省則天下之事皆自我矣

烏有人臣而可以如是乎此溫公之所以辭不敢也

所以必待康扶入見而後敢視事也溫公誠實小心

天下共信人固無議之者然於禮則乖不可以傳繼

也溫公執禮如此而後之人猶有臥病於家而同列

就第決事托疾不出而給舍書詔於門下者使溫公

是時從乎哲宗之命則彼豈不以此而藉口乎溫公

其先有見於此矣

新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

云

罷免役錢

差役法范純仁曰去其泰甚可也

云

免役之法入共以爲不善溫公銳意改之衆人所同

欲也蘇軾范純仁亦嘗以爲不便而言之者而胡乃

爭之耶二人非惡其改但恐改之太峻齊杜適正而

人議之而取禍也溫公拒之不懼禍歟溫公爲相而

任天下之責故盡其心力而爲之而禍福不之計也

若預虞其禍而輟不爲則天下之事有不得爲者多

矣非所以爲溫公也然拒之雖是而自軾與純仁視

宋史開闢

卷之二

二

之則不免爲懷諫矣故軾純仁正言溫公皆深謝歟

夫以溫公之心而行其志而猶不敢以輕人之言如

此而況於衆人乎

左僕射司馬光卒京師皆罷市往弔

云

司馬溫公卒史臣備書中外之人哀者賻者如喪親

戚竊意溫公相業同盛其親富韓宜莫能過史於富

韓之卒未有所云而於溫公獨云然者何也曰所遭

之不同也蓋溫公之相當王安石之後安石以財利

兵革爲心變立新法判取民財天下用擾溫公悉罷

之而於民之所毒者一旦盡去民宜德矣若夫富強
之相則當仁宗之朝雖其所爲不減溫公而行
事不見其迹民蓋弗之知也是知富韓之相相於治
平之後以治而承治也溫公之相相於殘虐之餘以
治而易虐也以治而承治者譬則雨暘時若有穀豐
登食而飽者以爲常得弗爲雨之功矣以治而易虐
者譬則早暵之餘苗欲槁死而驟一雨苗勃然興共
爲雨之功矣旱時之雨大豈有異於時若之雨也耶
吾以是不獨以早餘之雨爲溫公義而尤以時若之
雨爲富韓義焉嗚呼天乎直不使旱時之雨常爲時
若之雨乎

二年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咸以類相從達有

洛黨蜀黨朔黨之目云

史稱程頤蘇軾劉摯各與其徒爲黨以相訾議而當
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目夫謂之黨者相助匪非
而傾乎人以便乎己小人之所爲也頤軾諸人皆當
時賢者何以有是名歟此自人謗而亦諸人之有以
取之也惟時宣仁臨朝而司馬光呂公著相繼爲相

盡廢熙豐之法熙豐用事之臣退處閒散陰伺間諜
圖以傾之而諸人乃自相攻以啓之是以招此謗耳
謗自人謗何與於諸人乎曰謗雖在人而招之則諸
人也蘇軾志於功名惡人勝己而願方以道自任待
講則必欲坐進講則色甚莊心嫉而忿私也而其所
厚胡宗愈顧臨羣臣而攻之以濟其私跡似黨矣名
之奚辭願雖志於道德不以功名爲意然不能如夫
子之對巫馬期陽貨與或人之幾而不免愾於心怒
形於色遂致賈易朱亮起而攻之以與之角是雖

宋史

卷之二

四

非願使之謂不由願不可也其所以異於蜀者幾希
黨獨可目蜀乎故曰諸人之自取也然雖諸人自取
而傾人便已非惟願無是心軾亦無是心也故曰人
謗之也借曰非謗則蜀黨洛黨皆自攻擊固或可云
若夫朔黨則與誰攻而亦名之也是足以知人之所
謗明矣史臣不原其故而謂諸賢自相黨比以相訾
議惟呂大防秦人願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
黨若諸人果相朋比以傾人而便己者臣故不得不
辯

三年以呂公著同平章軍國事常安民遺之書

云

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果之慮也公著固前車之覆爲後車之戒擇小人而遠之拔止士而用之宜不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自隗而始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庶亦因類而進而拔茅連茹之象可幾而熙豐小人履霜之水無由至也然得書默然而已未聞其有薦拔之語也豈將擇其能任之事而任之因循未果而易寶之速竟不及耶

宋史

卷之十一

五

五年以蘇轍爲御史中丞呂大防劉摯患熙豐

舊臣起邪說以撼在位欲稍引用以平風俗

謂之調停

云

小人之嫉君子甚於君子之嫉小人何也蓋君子之嫉小人惡其害政而已惡其害政而斥去之使不得以害吾之政卽已未嘗遺憾於其人也若大小人之嫉君子則惡其害已也惡其害已則視之如仇矣人

之視仇若可甘心無所惜也是其嫉乎君子豈不有

甚於君子之嫉小人乎熙豐之小人見棄於元祐之

朝懷忿蓄怨已非一日時特未得志耳如其得志則

不盡逐元祐之臣不已也大防摯欲爲調停而平之

其計疎矣幸而有轍之知爭之於下宣仁之明主之

於上而調停之說終不行耳使其說行吾知紹述之

名不待哲宗臨政之日而已見於宣仁垂簾之時矣

惜乎轍之言徒行於宣仁耳厥後哲宗親政而范祖

禹亦言之非不明切如轍也而哲宗惑之卒不能用

宋史

卷之十二

六

遂致熙豐之臣日漸進用而流爲紹聖之禍雖大防

摯亦皆受其害矣魯得以常有調停之請而獲免乎

故臣於此不徒羨轍而羨乎宣仁焉

八年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楊畏論之後呂

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常用

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宣仁欲相純仁楊畏沮之純仁竟相既而呂大防欲

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不可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

公耶是不知純仁也純仁爲相而置諫官必用正人

而畏所乞遂用乃章惇安撫呂惠卿親近臣以其所爲主斯人其可用哉純仁以其不可用而不用之非以其沮已也大防不察其人而以私意逆乎純仁其不知純仁矣惟其不知純仁故不知畏而卒用爲禮部侍郎冀其助已不虞畏印叛之而引章惇呂惠卿以傾之矣不知大防至此亦情純仁之沮非私憾焉否也

紹聖元年魯布上疏乞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宋史綱目

卷之二十一

七

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敢改明肅之政於三年之後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於親政之初此景祐之所以日趨於治而紹聖之所由日趨於亂也然其政也不惟改其政而又改其元蓋以元祐之治出於宣仁而改之以自異若惡元祐之累之也安知紹聖之治乃不建之而人反用乎元祐歟豈宣仁在天之靈不欲紹聖之政累之而陰使之改也

重修實錄成以蔡卞爲翰林學士安撫元祐史

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堅于永豐縣州

蔡卞重修實錄成以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堅堅盡書王安石之過惡坐以詆誣安置遠州卞以安石之惡惟史爲能載之而史臣貶其惡遂可掩耶安石典利變立新法引用凶邪排擠忠直卞之蔡絛祠庠流毒四海微其虐者猶人骨體不惟其人能言之其子孫亦能言之既能言之其間豈無能據筆者筆之以傳之於後耶何必史臣也不必史臣則雖貶之亦莫掩矣而吾以爲非惟莫掩且益彰焉何也蓋祖禹彥若廷堅非詆誣人者今以詆誣養罪人弗信也人既弗信必將求其所書與其所改者而毀之矣所書所改何者實乎所書者實則其述之惡者猶物斯滌痕益明矣豈不因是而益彰乎夫京卞貶祖禹輩將以掩其惡也而惡因以益彰其奚事於貶乎噫祖禹輩貶矣豈遺其故矣故他日范冲又重修則卞亦以貶矣然則卞之所以貶祖禹輩者乃所以自貶歟

宋史綱目

卷之二十一

八

四年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版太學博士陳瑾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開

昂自謙沮蔡卞乃令學士置版高閣不敢言

毀矣

章惇爲相以紹述爲國是而京卞輩明附以攻元祐諸臣一吠衆吠勢焰薰灼欲追奪宰執司馬光輩贈謚則追奪矣欲安置史臣范祖禹輩遠州則安置矣欲貶貶宰執司馬光輩爲諸州節度副使則追貶矣欲安置宰執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等于嶺南則安版火炎崑崙玉石已燼何有於一鈞金哉陳瓘於此

宋史

卷之七

九

而懼而圖以全之意恍之言可棄神宗之言不可棄也故不以光言之是爲爭而以神宗之序爲論滔天燎原勢雖莫遏而城狐社鼠托其所被果莫敢議矣

陳瓘以一言而奪通鑑版於祝融已熾之餘其功爲何如哉豈大將欲嘉惠後學而特言之也

編管元祐講官程頤於帝對輔臣語及元祐

政爭曰程頤矣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

者論頤司馬光同惡相濟故貶

古者大學之禮雖諄於天子無北面何師之道如是

其尊哉蓋師尊然後道尊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先王之心非不知安肆之可樂而莊敬之可憚也蓋莊敬則日強而德以成安肆則日偷而德不成也先王之立禮如此使後之爲師者皆知自重以禮而自處而不爲崇高勢位之所移則師道常尊而君德必成矣奈何患得之徒徇利祿而不復以禮自重當坐講也立講而不辭當日見也間見而不請其笑能使師道之尊而君德之成也耶程頤於此而愾故進講之時即以親近士夫爲請講讀殿上卽以坐講立講

宋史

卷之七

十

爲爭蓋拳拳然欲復古禮以重其道以成乎君德也夫豈自爲尊大以誇於人人哉吾道不幸見毀於蘇軾而罷斥之則亦已矣奈何十載之後追咎之而削其籍哉哲宗之德蓋損於前日矣何也觀其以不遜罪頤而知之也蓋人於人之不遜而怒乘其怒而致咎而後悔之者有矣未有於其不遜之時不怒不咎而其後乃致咎者也今哲宗之於頤不咎之於不遜之時而追咎於十載之後豈人情乎蓋其始也有室仁之大母以臨之於上有司馬光呂公著之賢相以

輔於下故於順雖嚴憚而良心未喪未敢以肆其意以逞其私也至是諂諛日進惟言莫違猶之山水既伐牛半又牧而良心無復萌矣安肆是樂而嚴憚是惡矣此順之所以重貶也豈哲宗之怒至是而始形乎此吾所以爲哲宗之德有損於前日也君天下者德日以崇猶懼其不能勝而哲宗之德日損如此欲天下治其可得乎

元符二年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

疏切諫帝特其章躊躇若有思因付於外明

宋史南

卷之十一

十一

日章傳詆其狂妄遂除名爲管新州

哲宗之廢孟后以劉婕妤也后既已廢而哲宗苟以仁宗之心爲心則婕妤將如尚氏楊氏出於外矣今不能出而反正位爲后此鄒浩所以言也鄒浩言之而哲宗特其章躊躇若有所思蓋其本心之明而天理發見有不吝已者使時章等而有李流就獨發諒之舉則浩之言將必伸也婕妤豈得立哉奈何章惇惟哲宗之私意是承反詆浩以狂妄請行竄逐遂使哲宗天理之發一時遏絕而婕妤后矣馴至廉鉤繼

而宋之家法壞矣此罔哲宗浣滌之罪而其實由於章惇之贊成之也蓋嘗論之哲宗始信司馬光言公著則成元祐之治後相章惇則爲紹聖之治然則元祐不自元祐由光公著而元祐紹聖不自紹聖由惇而紹聖也惇則紹聖之人不足語矣哲宗能爲元祐而乃淪於紹聖何哉

徽宗崇寧四年蔡卞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

已不得相至是京欲用童貫爲制置使卞沮

之京詆於帝前卞求去出知陳州 諱蔡京

宋史南

卷之十二

十二

致仕子攸權勢既熾父相輒浮薄者間之遂

爲仇敵攸別居

蔡卞驛晚相位則謀奪其兄京圖固其位則而詆其弟及乎蔡攸得勢則又叛乎其父彼其父子兄弟猶且如此而徽宗猶望其盡忠於王室乎此其所以卒爲靖康之禍也噫蔡氏之罪固大矣然世之人有少因錫銖之利而相賊不啻仇讐則又蔡氏之不若矣五年帝以星變避殿城鵬劉建請碎元祐黨碑卒夜遣黃門毀之翌日京見之曰石可毀名

不可毀也

蔡京黨王安石以爲紹述之政而惡溫公諸人嘗沮止之圖爲報復而諸人所行無可議者欲誣其罪不可得也故盡其類而通目之曰奸黨既請帝書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爲奸黨刻石於端禮門又班蔡京所書元祐奸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聽又重定元祐元符黨人三百九十人刻石于朝堂蓋上以盡其君以阻其復用之心下以箴天下口以杜其復進之路其意以爲一網打盡而諸人永泯沒矣豈知上

宋史綱目

卷之二

十三

天示譴公論整頓而徽宗覺悟而落自毀哉石既已毀則天理復明矣京之陷害之心可少阻矣而京猶曰石可毀名不可毀以致其餘憾何哉京蓋亦知其所以名之奸者非可以名而賴是石以誣之也是石旣毀則諸人皎皎之行自如而所以誣之以爲奸者於是乎泯矣蓋京慮其遂泯而設言以自解也京豈不知名石之所以誣乎諸人者姑以欺乎一時而不足以取信於後乎然予則以爲是石雖不毀亦無益焉溫公先有以識之矣故其諫院題名記曰後之人

將指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直某也回某也許不可不懼夫諫院所題之名初未嘗明著之而人之觀之此忠此直彼回彼詐舉莫能逆是亦以其所存所行昭昭在人耳目而不容以掩也如其不可以掩則是石也溫公諸人題名記耳其曰奸黨於諸人莫加也又奚惡之而奚必其毀耶

蔡京令其黨進言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云云

蔡京圖復相位令其黨進言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自爲之是蓋知其所改未善而引歸於徽宗以

宋史綱目

卷之二

十四

自解也徽宗於此如思其所更改者非出自已而多京所建白則是雖稟其旨而實京爲之矣京自爲之而敗乎事乃歸於上斯人猶可用乎又其所謂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安養濟院以周困窮何所逆天而致天譴說者蓋亦以辯乎徽宗而爲京解也就如其說學校禮樂固非藻飾太平之具而天下困窮亦非居安養濟院所能周也京之所爲若但如此雖復用之亦無益矣徽宗不察而卒爲所罔而復相之以馴致夫靖康之禍徽宗之自取也青末

行酒夫何恨哉

大觀二年班金錄靈寶道場儀範於天下

道家者流造爲經錄齋醮之事謂人修之可以免禍致福及有來生之慶其意蓋以爲將誘人爲善也然其實誘爲不善焉何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誠以人之所以不敢爲不善者懼天鑒之而降之禍莫之禱也今日修之而禍可免而福可致則人皆以經錄齋醮可恃而爲不善無所憚矣豈非誘人爲不善乎罪莫大於誘人爲不善也而造爲經錄齋醮者宋史南幽

卷之二

十五

諸人姑置勿論若靈素則自號爲諸慧也以諸慧而不免乎逐死則所謂長生大帝君神霄玉清王無足恃矣徽宗可以悟矣猶迷不悟靡費無已財用空竭天下大亂尋致金師舉國北轍所謂經錄齋醮之禍果安在哉梁武帝崇信釋氏而不免夫臺城之餓宋徽宗尊禮老氏而不免爲五國之俘是可鑒矣而後之人不之鑒也悲夫

三年張康國暴卒于待漏院

康國附京而進旣進而爲崖異蓋安石之惠卿也使公以問時

卷之二

十五

徽宗雖無心去京京亦危矣況許以相而俾狙詐京乎此京所以陰賊之也是豈京初心哉由其心患失之而履霜而堅冰至不能已矣古之君子之仕所以非其人弗自者非惟惡其有失身之愧而抑恐其有殺身之禍也歟

政和二年使陳瓘于台州云

云

蔡京之奸確累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匿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景言京搖動東宮確守必爲國禍之言而權父爲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確乃曰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爲可見瑾之事君一惟忠誠而雖正彙不服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于敗以悲夫

重和元年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燕雲之地中國之故物也徽宗念中國之物故淪於左袒自度力能取取之不能則亦已矣胡乃請於人耶夫取人都邑非勞師費財不可得也已勞師費財而人請之寧與之乎我所不與彼亦必不與也此金

宋史綱目

卷之二

十七

所以有夾攻之說也所以有歲幣之索也夫徽宗之所以惡於遼者以其據燕雲也以其取歲幣也今若取燕雲而須夾攻須歲幣則奚用以滅遼而奚取於金乎徽宗此請非惟失策且自示其弱矣何者蓋人之有所請於人者必其力有不足而資於彼也今將舉事而先使人知乎力之不足豈不自示其弱乎使徽宗而先知此而但守其舊疆修其舊好以與之共禦乎金則遼猶可存也遼賴我存歲幣可無與矣因是而待其焚燕雲或可得矣徽宗不務出此而浮海請

之以自示其弱吾知金人於此已有南牧之志矣豈待他日納張穀降而始決耶

宣和五年張穀以平州來降受之

云

金張穀以平州來降徽宗受之金幹離不懷取平州穀奔燕山幹離不來索穀詔王安中斬穀首與之徽宗其負穀矣夫穀之背金而來降者欲求全也徽宗度不能全寧弗受矣今既納之而穀不免兩首則納之者乃殺之也豈不負乎穀哉然而徽宗因是而遂失燕遂失天下則不徒負穀而已亦受其禍矣徽宗

宋史綱目

卷之二

十八

此舉不亦誤乎或曰徽宗納穀計實非矣使不納穀金師其不興乎曰興則必興但不如是之速耳夫金人之輕宋非一日矣故自趙良嗣泛海以求燕雲已爲所窺及童貫劉廷慶郭藥師再舉取燕而皆不克則信其誠無能矣故及其請燕雲也既索歲幣又索租稅既索租稅而又索未豈有心於與哉徽宗不惜而於其索歲幣則與索租稅則與索米則與無不與者金人其復有所憚哉其所以歸燕雲者特利其貨而以此空城以疑之耳秋高馬肥其南牧也必矣其

志豈但在燕雲乎徽宗於此不思內修其政外勵乎兵以保其境而欲坐得平州以速其禍豈不誤乎

六年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黃廷堅文集犯者以

大不恭論罪

先王之世析言破律者誅言僞而辯者誅爲其傷化敗俗而法所不可宥也今蔡蘊洵諸人文字爲其析言而破律乎爲其言僞而辯乎非此則無罪矣無罪而罪之宜不得其辭也故詔毀蘇洵蘇軾蘇轍黃廷堅文集犯者以大不恭論罪大不恭云者謂犯上也

宋史開

卷之七

十九

未嘗犯上而以犯上罪之豈其情乎是辭蓋有由矣蓋蘊洵諸人之所惡者熙豐之政所詆者熙豐之臣而當時用事之臣如玉薊輩則熙豐之臣之黨也以熙豐之臣之黨而加罪於熙豐之臣之所代者宜其以爲大不恭矣不恭之罪何有乎夫惟罪非其罪故當時之人亦不避之而藏之自若傳之以至于今載于中秘流行天下卒莫毀也秦火雖炎如六經何

欽宗靖康元年种師道帥師入援云

种師道帥師入援直辟金管金人懼徙砦稍其欽道

騎但守牢駝崗增自衛此時欽宗能用李綱之言

勸勤王之師盡隸師道而使李綱督宿衛之士城守

金人雖築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敵境不能

舍歸之謀金豈無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求以得志乎

奈何欽宗惑於李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

能用也而願以講和謀於師道師道笑以對乎故其

言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詳味其言

其能當乎金人之意可想而求和出走不必講求之

意亦在其中矣師道之言婉而且直如此欽宗不悟

宋史開

卷之七

十

良可惜也及乎和卒未成則又惑於姚平仲子弟之謀輕師取敗雖有老种莫措放手遂至稱姪割地括金入質以和馴至金人再舉舉族北叛可勝惜哉

籍朱勔家田三十萬畝他物稱是

朱勔但領花石綱事而已領花石綱事而田至三十

萬畝他物稱是則花石綱之擾於民者可知而蔡京

王黼梁師成童貫諸人之所貪黷者從可見矣又況

崇信道教起上清寶籙王清和陽諸官爲千道會而

林靈素之徒錦衣而玉食者至二萬餘人民笑而不

困乎民既已困其孰與禦敵乎此其所以馴至於此
轅也徽宗任諸賊臣致諸玩好以快乎已欲豈知他
日黃龍五國之間一座之庇而一枕之安不可得焉
此古之明君所以必謹身節用以保其土地人民而
不取敗於以貽後日之禍也歟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

金帥臨城欽宗不思捍禦而欲手求和則惟金所欲
矣故使尊之爲伯則須尊之爲伯不伯則彼不悅和
不成也使自稱爲姪則須稱姪不姪則彼不悅和不

庚子月日

卷之二

三

成也是固無可議矣況伯不伯姪不姪於禮故無之
也於禮無之又何議乎欽宗有天下之大不能任將
帥兵以務禦敵而區區謀以卑辭求成竊恐虜欲無
厭無容議也故他日金人再至而使稱臣稱不稱可
議乎又他日汴城破而使去帝號去不去可議乎又
他日封之爲東昏侯則金人自議之而不煩其議矣
不知欽宗亦使禮官議之否也

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民殺副使王雲王

乃還次于相州

金師再至心已無宋而欽宗欲以康王爲質以求成
其計疎矣而康王聞命卽行不復顧慮使時磁民不
殺王雲而不挽留不既自投於虎口乎夫死有輕於
鴻毛死有重於泰山使康王此行而金師可卻二聖
可復則重於泰山矣雖往而死可也今也雖往而決
不可以卸手金人之師復乎二聖之駕則雖有往百
死亦鴻毛耳何以死哉幸而磁民留之宗澤止之而
得以全於相州耳不然則將與康王同爲金國之繫
囚而徒死於朔漠矣其誰承宋業哉康王奚不慮此
宋史開闢 卷之二 主
曰康王非不慮也然受欽宗之命以紓國難而不得
以辭也惟其受而不辭而冥誠心足以感天是以人
歸之而天與之中興江左復存宋祚於百五十年是
不沐浴佩玉而右所子兆之類也夫豈其偶然哉歟
吾於此有憾於高宗焉何以憾之夫高宗以和議之
故幾入虎口其自爲帝宜愍之矣而復惑於秦檜稱
臣乞和因使賊殺岳飛而中原遂不可復是日觀乎
前車之覆而不之戒而復自覆也此吾之所以深致
憾焉

何果孫傳使郭京以六甲正兵出擊金師京敗

走金人遂入京師

戰之勝敗在於勢惟知足以成其勢勇足以張其勢
然敵非無知也吾之知過於彼而吾之勢成彼自不
能抗也若孫頤之滅竈削木韓信之囊沙背水是也
敵非無勇也吾之勇加於彼而吾之勢漲彼自不能
禦也若關羽之斬顏良張遼之却孫權是也曷嘗聞
以術乎如其可以術而取勝則古之人必先利用之奚
必築壇推轂以必求其如孫頤如韓信如關羽如張
遼者而用之乎故古之用師者任夫知勇之將猶慮
敵之知勇有加於我而不能以決勝也奈何欲以遊
惰數百不勝介冑之人而當乎數十萬熟練累勝之
勁敵乎郭京小人喪心病風而身任之固無足恃而
當時用事之人又有如孫傳者舉之何果者主之而
舉朝之臣亦不非之卒致喪敗而都城覆沒可哂也
夫

二年帝復如金師粘沒喝不遣遂執太上皇太

上皇后太子妃嬪北去

欽宗惑於和議而忽戰守之計都城破矣都城既破

欽宗不能爲北地王諶卽合爲禪他無謀也再如金

師猶望其但取金幣舍而北去如前日乎蓋前此金

知城中之力未憊勤王之師日集而未能遽取故姑

與和以疑之耳今既爲其所疑而勤王之師盡歸備

禦之策不講桓桓都城平步入矣欽宗舉族皆其凡

上之肉不誅不剪而但俘逐之猶仁心矣尚復望其

念乎舊盟而與之和平大抵虜人之於中國事用此

術但中國不悟而墮於其計耳故以遼事言之景德

嘗以納幣而和宋則以爲和矣雖有寇準必使隻輪

不返之謀不用也而遼至於廢曆則又求地廢曆又

以增幣而和宋亦以爲和矣雖有韓琦繕甲勵兵審

定討伐之計不用也而遼至於熙寧則又求地是豈

嘗念其盟哉特利其幣而且以疑其不爲備相時而

舉耳使遼而無金患則敵欽之北轍不待靖康而久

已入於遼矣夫當全盛之時猶爲所疑至此況爲之

疑而喪敗塗地既人其豈矣尚何所待也而與和平

其所以不加害而猶許之和者蓋以修明健嗣猶有

在外而以之爲國以致之網中而取之也欽宗不而
其以之爲國而欲長生於籠中亦愚也矣至於高宗
南渡猶不覺僭信任秦檜以和爲務遂復爲其所欺
而於宗澤李綱張浚擇禦之策任之不專頻歲破兵
而神州陸沉矣安江左亦猶幸歟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民之所以親愛乎上而致死不去者以其所欲在此
而所惡在乎彼也欽宗承徽宗崇信道教窮極奢侈
剝民膏血之餘宜民之去之矣而欽宗詔兩河民降
金而民不從何歟蓋金虜腥羶非我族類而民惡尤
甚於徽欽也吾於此而深爲欽宗惜焉夫國之所以
敗亡而莫之救者以民去之而莫爲之用也今欽宗
之民諱之去降而民不從則猶可以用矣使欽宗撫
而用之以同致死於虜金人雖強烏能以當夫必死
之敵哉而欽宗棄而不用反使降虜是猶有禁而不
能食而反以食乎人有帛而不能衣而反以衣乎人
也豈不可惜矣夫

粘沒喝邀帝再至營盟李若水勸帝行至營金

入遇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金人曳出竟不
屈死 金人僞待綱幹甚厚欲用之幹自經
死

幹若水之死均忠也揆於道則若水微歎焉幹措置
遇事望重於虜虜人以利啗之不少動心而乃從衆
就義視死如歸是則傳之所謂殺身以成仁也幹吾
無間然矣若水不能輔欽宗修乎戰守之備死守社
稷而贊之再幸虜嘗以就俘執度無以逃其罪是以
感憤激烈必死而不二也是則所謂感慨而殺身也
豈得以比于幹歟以曰感慨殺身者不勝一時之憤
而乘其憤氣以就死也使其少延而氣一衰即不能
矣若水被執旬餘終不易志豈感慨之謂歟曰若水
贊其君以陷於虜其感也深固其氣不衰也謂非感
慨吾不知焉

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後李綱以羣臣在闕城
中不能執節欲按其罪呂好問曰王業艱難
政宜含垢納人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金立張邦昌爲楚帝諸臣多汗偽命李綱欲按罪之

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纔以王法懼者衆矣其意蓋謂諸人迫於金威皆出於不得已無以罪也張叔夜張浚趙鼎胡寅諸人之不署名者獨不怖金威歟是時徽欽北轅天下已非宋有所恃者諸臣盡忠相與戮力以逐纔夫天命耳今使諸臣受乎僞命而不之問則凡有位者無不懷乎去就之心而忠勝則從楚漢勝則從漢無不利矣其誰肯竭其忠誠以致死于王事哉夫惟好問之言如是以使首邦昌甘爲臣妾而不自知其非也至於王寅論其常汙傷

宋史

卷之二十一

主

命則又曰邦昌僭竊之時臣若潔身實不爲難是好問之自處不如彼亦如此而已矣呂革焉仲獨何人乎然則好問以恕已之心恕人無怪其言之然也好問不足責矣李綱因其言而遂止何歟時高宗甫立而元惡邦昌尚處台輔綱固不得舍豺狼而問狐兔也厥後辭相不得而奏十事曰議僭逆曰議僞命易嘗以好問之言而止哉

高宗建炎元年康王卽皇帝位勅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

金人既執二帝以立邦昌爲帝邦昌雖不足懼金可懼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歸邦昌而歸高宗如無金者人心爲可知矣高宗於此因乎人心之向背而講戰守之策北面而敵以復父兄之誓則得道多助而天下無不順矣何懼夫金人乎夫金人固強然亦宋之將帥不得其人耳宋之將帥皆如宗澤則金人每戰每敗而不復敢出矣金人豈果強乎奈河高宗之意懼之至勅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是自絕其民矣民者君之所天民而絕之是自絕其天矣何以望中興乎欽宗諄兩河民降金而高宗勅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北陝之蒲解尊衛之政蓋兄弟也不得以北而苟存江南其亦幸矣

宋史

卷之二十一

主

李綱陳十事曰治僭逆安置張邦昌于遠州

贈劉幹爲資政殿學士李若水爲觀文殿大

學士

李綱爲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幹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爲逆忠有所勸則

人皆勉爲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甫爲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矣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二年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

孩提之童無不受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感之則必發見而不吝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

卷之十

十九

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矣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望而汴終不還誓終不能復也委親於姪者見夫狐狸食之繩納姑咻之其類有訛而有反繫裡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及慕裡之心乎

三年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祖神主以行

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

高宗竊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議坐致

金師遷馬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歎

謝全也

帝至杭州赦放還竄逐士夫惟李綱罪不放以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故田單間樂毅而樂毅不用則燕敗矣陳平間范增而范增不用則羽亡矣是皆爲間所賊而不知其可用也猶之可也若夫高宗之

卷之十

二十

二十

於李綱則明知其可用而以金人惡之每每罷去以悅其意殊不知金人悅之而己不得以爲悅矣噫金人之悅何如己之悅乎

以洪皓充金國通問使金人執之

云

嘗觀洪皓對金人語凜凜乎不可奪以致虜人敬服不以加害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矣及觀其所將之命則帝遺粘反喝願去尊號用金正朔自比於藩臣之書也皓行失矣夫人臣御命出境不計生死者謂其行有益於國也皓斯行欲使金允所請以存

其國乎金人却遷二帝橫行中原漢終之欲無足無厭不俘高宗而左祖天下志未已矣雖百皓往何益哉皓不以身之寬爭之於廷遣之日而以身之死爭之於虜廷之間其亦危矣或曰請雖無益兩宮須通問也人臣義不辭難皓得辭乎曰通問兩宮則宜行矣意斯行也皓蓋知其無益而以通問兩宮爲辭故不得辭也歟

罷起居郎胡寅初寅上疏云

寅之七策中興無還策也人皆以爲高宗不能用寅

宋史

卷之二

主

而吾獨以爲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向非高宗御極稱今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爲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帝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至居尊位豈有已卽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言能冀其辭而婉導之高宗雖怯而砥勵之餘因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云

云

隆祐太后誠愛高宗矣然視道君則章太后當有間也隆祐太后播越高宗奉迎以極慕念之意是矣道君章太后播越獨不慕念而迎之乎是知隆祐不北轅也是知北轅母曰愛之不啻已出雖使愛之踰於已出亦必無是舉矣或曰高宗於道君於章太后嘗遣使奉迎矣如金人之不釋何曰不有使之釋之之道乎漢之太公呂后嘗獲於項羽矣沛公奮不顧身而治兵向之羽度其不能勝即歸之矣高宗於此果能如沛公之奮不顧身而治兵北向以復乎不其難天之鑒金之食兵非羽之北豈足勝哉金不能勝則趙君與章太后不迎而自復矣何慕念如之哉惜乎高宗不知出此而徒使其慕念之意獨致於隆祐而不能致于道君于章太后焉

宋史

卷之二

主

四年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云

史據事實書而不沒人善隱人惡者天下之公論也由天下之公論則人無得而議人無得而議則足以取信于後不可傳也若其於善而沒於惡而隱則一人之私意也由一人之私意則人得而議之人得而

議之則不足以取信於後而不可傳矣又況其後之書也定而挾私以改之以沒其善而丈其惡其可以傳之哉此范冲之朱墨史所以作也宋宣仁太后垂青簡司馬光呂公著改王安石新法廢逐熙寧小人而咸正朝之治史臣范祖禹草修神宗實錄據事實書無間有碑可以傳矣奈何宣仁上賓而哲宗相章惇禁下以紹述爲說報風昔之然既指司馬光輩爲奸黨立石天下又使蔡卞重修神宗實錄誣謗宣仁以回護安石而反指祖禹輩爲誣罔安置遠州顛倒宋史開端

卷之十一

三

是非莫此爲甚惇京與卞自以其勝可以掩矣豈知隆祐皇太后目擊其事而知其誣言於高宗而命史臣范冲監修而神實祖禹之子請於家庭而知其詳於是而爲神宗考異哲宗實錄辯誣墨書舊文黃書刪去朱書新入是非善惡昭然在目而奸人之情狀卒莫掩焉惇京與卞將掩其跡而卒莫能掩是固一人之私意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然亦天理之不可泯而不察以掩也如其不可以掩亦奚俟於掩哉嗚呼惇京任其私意計惟下能重修而祖禹輩可恥而

已豈知公論既伸而又若有若范冲者復能重修而下亦可貶耶

紹興二年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

師如鎮江

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德皆受節制又伯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符矣旣而考覈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于秦仲而世忠諸人會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

出以明

卷之十二

三

宋有變彙縱可知矣夫中原坂蕩于茲有年頤浩倚仲人而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爲所殺其能以任此乎幸而仲死越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爲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頤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以倡率其衆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頤浩善弓馬有膽略時人所

以爲重而前此顧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
心於中興也而子謂其無心乎曰顧浩果有心則當
時之可與共事者莫若李綱而顧浩忌之謂其暴縱
無常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能以共濟乎國事
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顧守常潤者今顧浩也
明年之欲進取者亦今顧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
之所守共明年之欲進取從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
難乎

秦檜悅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高宗以秦檜主和議擅專權以誤大計斥之榜其
罪于朝堂蓋示人以不復用也夫進人退人係於人
君檜不可以復用惟在高宗志之于心而已榜朝廷
何爲哉夫惟高宗不能志之於心而徒榜于朝堂卒
致復進以主成和議而大事去矣榜於朝堂果何用
哉

四年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勝非當苗劉之變
保護之功爲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此少

之

史稱朱勝非當苗劉之變調護之功爲多竊謂其言
過矣夫大臣之義難則死之故身可殺而君不可辱
勝非當苗劉之變不能曉以大義拒之以死藉手觀
望一技不施及夫太后責曰今日政須大臣處分卿
公可無一言而顧勸帝禪位以委後嗣視聳其君歸
顯寧寺如昌邑邸不少動心向微張浚呂頤浩諸人
聲義討賊不知勝非後圖果何如焉若以嘗勸苗劉
反正爲功則於張呂未舉事前可也今張呂已舉事
而後勸之則其所以勸之者爲苗劉計耳非爲高宗
計也高宗之反正豈特賴苗劉哉勝非之罪如此則其
詆李綱忌趙鼎不足論矣而陳云然是猶舍其殺牛
之罪而論其攘雞也豈不失其類哉

金師渡淮北去李綱上疏云

云

綱之才略誠大過於人矣靖康之策靖康之勝算也
建炎之策建炎之勝算也紹興之策紹興之勝算也
使其靖康之策得行可無建炎建炎之策得行可無
紹興而紹興之策得行亦不偏安矣綱有策如此而
累建累阻卒莫之用遂使靖康而建炎建炎而紹興

而卒莫振矣悲夫

六年趙鼎罷

云

七年安置張浚於永州

云

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後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
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
圖去之鼎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
鼎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
見其所謀爲國而非以已故矣鼎心爲國浚實得而
憾之浚心亦爲國也爲國謀而所謀見亦宜憾之矣
宋史開國 卷之十 三
然亦爲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它日罷相而力
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浚而浚薦鼎浚不負平鼎也
他日高宗欲寬浚賴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
鼎亦相相負而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
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
惜也夫

帝遣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

云

八下而爭龍料張浚李璣保江陵張浚上言

云

張浚是勝以能事制閫外而不從朝廷之遙制也使

其從乎朝廷而使浚光世沂中退而保江則竊聽之

捷何從而得而逆豫三道之兵豈遽退哉天啓張浚

達朝廷之議得勝敵之算而卒成功如此高宗宜省

之矣自後出師宜專任帥臣而不從中以遙制矣而

它日岳飛捷於郾城中原響應使時而聽岳飛所建

金人銳氣阻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之奏主使深入則黃龍之痛飲必成而靖

康之耻不日而雪矣而何惑於秦檜和議之說日以

金牌十二阻其垂成之功卒使戴吞益而運糧草之

宋史開國 卷之十 三

人終淪左袒可勝惜哉

七年何鼎還自金報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勅

帝成服張浚再疏待罪詔起視事

浚於道君之前始恨金之辱不得復耶浚蓋以此而

悟夫高宗也沒自二帝之北宜撫關陝圖復中原治

師鎮江日謀大舉其於金臂未嘗一日而忘之矣而

高宗一惟退縮無意北向視道君之在金如越人之

視秦人而不共戴天之心曾不少萌迨巡怠惰以至

於此罔極之恨日遠日深故浚引咎歸已而欲以感

動乎高宗也浚有是心而高宗無是心乎

八年帝謂趙鼎曰朕喜春秋之學

云

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間關江南苟存社稷在離之六五出涕洟若戚嗟若吉之時也臥薪嘗膽猶恐不及願乃優游於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過若將鑑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讐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於他好是誠賢於彼也然

宋史南

卷之七

七

人當以堯舜爲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之徒弊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爲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以秦檜爲尚書兼樞密使

云

十二年張浚有

罪免

甚哉秦檜之傾險也始謀撤客則嫌張浚及得樞密則傾浚而去矣既謀右相則媚趙鼎及得右相則傾鼎而去矣援之以手者猶彎弓而反射張浚爲之腹大而區區附會岳飛之獄以求兵權情實與乎夫檜

之傾險以浚鼎之知猶爲其所欺也而況於張浚乎

十年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郢城還鄂州

云

嘗觀岳飛師勝于郢定計深入爲秦檜所沮詔使班師功竟弗遂而深有憾於高宗焉夫高宗於金之讐不共戴天所以不敢與角者以力不敵而不可以勝也今飛累戰累捷而金人飲兵相避使時而相李綱張浚趙鼎悉起江東子弟以爲後繼則烏陵思謀之屬必降兀朮必走黃龍必至三鎮兩河必復而女真無走地矣高宗之心豈不願如是哉但其飾金墳底

宋史南

卷之七

七

餘威不啻乳犬之遇猛虎震懼無地蓋不知有若飛者之能勝之而惴惴焉惟懼其不成也懼其不成而檜以和親易從之說導之是以金帛十二不出而出而功迄不成耳蓋秦檜之飛之成功高宗雖欲檜不欲也不聞檜初歸金之謀與兀朮之遺書乎如其謀如其書則飛之成功檜豈欲哉高宗爲人之君而使其臣得奪其所欲以便己之不欲甚至賊殺岳飛而入之讐卒不得復此吾所以深致憾焉噫飛之死無辜矣人皆爲飛惜而吾獨爲高宗惜焉何也蓋飛誠

知勇足以勝金然以高宗而爲之君功不可必其成也今而見殺於檜則人委之日殺之而功不成耳故雖不成而猶成矣雖死而猶生矣吾固不爲飛檜若夫高宗中興飛死而遂不成是則可惜也已

十四年禁野史

野史笑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詔後世使爲之鑒成也又奚爲而禁乎蓋其君相自知其所爲不善而恐其聞於後故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

宋史綱目

卷之七

十一

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而不可得而禁也何也蓋君相有死之呂而人心未嘗死也人心不死而君相死則固有能識之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爲天下公論所容旣以子燬頌國史修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頌修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己之過惡皆已滅跡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

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書而纖悉靡遺政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不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傳也然則野史之禁亦奚爲乎

十八年以秦檜知樞密院使

宋故事父爲執政子不得爲特從恐其朋好濟惡以罔乎上敗國事也秦檜身爲首相而子燬已在資政固已非舊章矣至此而欲使知樞密父倡子和並曲一家故欲抑殺趙鼎鼎則抑殺之欲遠竄張浚則遠竄之欲編管李盜整則編管之欲安置胡寅則安置之是則天下之事不在趙氏而在秦氏而去於司馬氏幾希矣高宗畏秦檜舊章倚任秦檜而使其勢至此其不爲高貴卿公也亦猶幸哉

二十五年下趙鼎子汾於大理寺獄

秦檜既抑殺趙鼎又從張浚永州而令其黨張柄在召錫果伺察之以盡其死不得至此又諷徐嘉起鼎

子於宗室冷冷之辭建及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誣以謀逆將盡殺之獄成而檜不能盡復釋是固天殛賊檜以祐諸賢而諸賢以幸然亦宋之幸也不聞漢有黨錮之禍乎黨錮既成而漢社屋矣人之云必謂禍疹信不誣也然則黨錮諸人之不幸實漢之不幸也當時張浚李光胡寅胡銓諸賢豈下於黨錮之諸人乎使檜不死而諸賢果爲所賊則宋之紀綱文章將必蕩然而朝野崩離如漢之延熹間矣安知黃巾諸賊不復見於紹興之末乎吾故曰宋之幸也

宋史綱目

卷之二十一

黨錮

二十八年作損益

云

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過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過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蓋其於益而不知思夫損則莫益擊而損必格於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遺國多難父兄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荷存江南則地損矣邊兵屢劄國婦多變則人損矣此政所謂損之則也高宗然此以漸漸磨動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

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彼往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於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遷徙未定之暇築室自居以損爲扁委曰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爲也高宗爲天下主而當危難父兄之仇待之爲復生民塗炭待之爲極日夕皇皇以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是以偏信賊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銓而士則損野有餓殍而民則損而無平不損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宋史綱目

卷之二十一

黨錮

三十年立普安郡王爲皇太子

云

宋之天下藝祖之天下也藝祖仰承母訓而以天下爲公不與子而與弟至于高宗已歷九傳遊時多難子孫僅同黎庶藝祖在天之靈固不祥也高宗應要寅亮之言而顯擇普安授以大器可謂不忌本矣此宋之所以猶存於江南也自是而又八傳而後失之而與太宗子孫之享國蓋略相等夫豈偶然也哉

三十一年召張浚判建康府

云

常觀高宗之用張浚而知其不能以中興矣建炎以來川陝非宋有也浚安撫之而川陝安川陝安則岳之於福州也逆豫犯邊諸將狼狽則起之以都督建康而逆豫敗豫既敗則又出之於江州竄之於連州又重見之於永州矣吾以爲高宗自今無所用於浚矣及夫金亮南下則又召之是知高宗惟無慮耳有慮則召之矣夫有患則召是知其可用也知其可用則胡不常用之使得料理措置於無事之時以迨夫緩急之用而必待有事然後用之乎所賴浚才足用而隨用隨效也使非浚才足以解之不幾於顧大於見鬼之項禡牢於亡羊之時而已無及乎高宗之用人如此而欲以建中興之業不能也矣

宋史

卷之七

聖主

三十二年遣起郎洪邁充賀登極使云

上天下水設君子以作事謀始誠以謀始不臧而成偶後雖欲更不可得也高宗惑於秦儉請和於金稍納第廿二十年金虜視前藩臣久矣一旦而欲正敵國之禮彼安能遽信哉此過所以爲第也此則謀始不臧而自貽之厲耳大誰咎哉

孝宗隆興元年以史浩爲前書右僕射云

史浩爲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請復其官晉祿其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持亮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玠乎玠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則是三人雖在其亦沒與玠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奚爲而請曰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爲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鼎光與飛也哉

宋史

卷之七

聖主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和議不成遣孫道諭敵以重兵脇和僕散忠義等遂渡淮

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誠以外交者其心必二其心既二則於彼可回互者必爲回互而於此當盡心者必不肯盡心也此項伯之所以敗項羽宋序之所以敗得堅也有國家者而用夫斯人豈不殆哉秦檜受兀朮遺書賊殺岳飛以成和議湯思退遣孫道諭僕散忠義以重兵脇和是二人者身雖在宋而心則懷

乎金也任宋之事而心乎金宋寧得其濟乎高宗孝宗之任相如此而欲建夫中興之業其亦難矣

乾道元年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體

紹興之欲和者宋也隆興之欲和者金也此隆興之和所以異於紹興也然此亦以五十步之走笑百步耳孰若用乎張浚胡銓之策而舍和以議戰之爲愈乎

三年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云

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

宋史開禧

卷之七

四七

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才乎此慎于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爲將軍也吳玠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爲將者之所當法吾相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嘗試焉有不勝其任哉

六年帝謂張栻曰金國飢饉

云

虎鷲獸也操刀者能殺之苟爲無刃狐兔不可制也鴟高鳥也挾矢者可取之苟爲無矢燕雀不可得也

蓋在我有制之之具則無強不可得在我無制之之

具雖小不可得也此善用兵者所以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誠以制勝在我而不在人也孝宗乘

喪亂之餘料理未固軍政未濟而幸金國飢饉盜賊四起而遂起夫進取之心是猶弓矢不備而徒手以

從田狐兔燕雀且不可得況欲以于鷲獸與高鳥乎此故所以有就使彼實可圖深懼我之不足以圖彼

之計也栻浚之子浚自紹興以來日圖進取栻目聞於家庭間而存於心故其初被召曰陛下上念祖宗

宋史開禧

卷之七

四八

之警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思欲振之愿益加省察循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滅其所言如此蓋恐孝宗之良心沮止於入而恢復之志有不篤也而今乃云然者豈忘其初言歟誠以在我未有必勝之算而幸人之可勝則必無可勝之理而恢復之功卒不可望也栻之慮深矣孝宗銳意恢復而帥卒不出亦豈以栻之言而有感歟

淳熙二年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云

昏盲者無目所惡而有目者不惡昏盲者無耳所惡

而有耳者不惡何也蓋有其疾則惡之無其疾不惡也孝宗果不惑乎妃嬪忽乎戰計則甲言之不惡也今而不悅其對置之第五豈亦覺有所鑒而不足於聰有所蔽而不足於明歟不然則奚而惡之也

七年帝言難得辦事之臣張栻對曰陛下當求

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云

疏通明達謹始慮終者曉事之臣也損下益上取辦目前者辦事之臣也辦事之臣謂誰商鞅余弘罕是矣曉事之臣謂誰蕭何孔明是矣此張栻之所以明辦而復究其極也噫人君之用人其將用商鞅余弘罕乎其將用蕭何孔明乎

帝嘗言仗義死節之臣難得張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仗義死節之臣世固未嘗無也然未遇乎變羣然雜處於衆人之中果何以知之乎觀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者是矣何以知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乎犯顏而敢諫者是矣何則犯顏敢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乃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愛君而

不愛其身者能如是乎然其所以諫者懼其事之未善而欲其底於善而已君之事未善而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而必欲其底於善況乎身任其事而遇乎變有不忠其事乎由是而仗義死節非勉也當死即死而死有不避也若其依阿苟容以取容悅則是愛其身之人矣平居之間猶愛其身則其臨難之時失節忍耻而偷生以自免不言而可知矣其能以仗義而死節乎此張栻所以反覆爲孝宗告也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敢諫者他日能仗義死節則於其諫其

可以不聽乎其又可以罪乎

九年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云

王淮嘗薦文公而唐仲友淮親戚也仲友有罪文公按之法既伸矣淮以其私而匿其疏在他人孰不以爲吾既已洗而彼自壞由彼壞矣其肯拂淮而復論乎而文公不淮之避去章言之必奪其官而後已此可見文公之所守過於人也遠矣

十年陳賈請禁偽學云

王淮欲沮文公而用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遂爲道學

之說以指文公而謂其所謂謹獨踐履皆其偽爲是
何言也夫謹獨而偽則必有不謹之實踐履而偽則
必有不踐之實可指言矣今既無實可以指言則豈
僞乎不知孝宗奚爲而惑之也自賈一倡而林栗繼
起言之及劉德秀胡統沈繼祖之徒迎合韓侂冑之
意又起言之然其所言亦不過曰殮粗食淡衣褻帶
博以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聚於鵝湖寺於敬簡
堂落形遁跡如鬼如魅而已就如所言亦自抵牾夫
既曰養粗食淡則人將不堪矣烏能以收拾四方無
行義之徒乎既曰落形遁跡則避人不暇矣又奚而
聚會於鵝湖寺敬簡堂乎是則皆其通辭不詰而自
窮矣吾道不幸孝宗既惑於前而光宗寧宗復惑於
後卒使六經四書爲世大禁小人得志君子盡斥而
宋日以削悲夫

十四年太上皇帝崩帝服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蓋天子亦有父母無異於庶人
也景帝之不仁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爲以日易月
之說食稻衣錦居之自若而後世踵而行之不復知

其爲非先王典禮掃地盡矣孝宗以旁枝入繼大統
乃能斷然行三年喪其過人也遠矣許之以孝不亦
宜乎

光宗紹熙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羣臣請帝朝
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

春秋之法有累書以著其美者有累書以著其惡者
累書以著其美者如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正
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之類是也累書以著其惡者如
宣公四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九年公如齊十年公
如齊十一年公如齊之類是也故曰書之重詞之複

必有大美惡存焉蓋以其美惡極大足爲鑒戒而不
容不備書也否則奚而書之以汗夫冊乎光宗親壽
皇子朝夕至于寢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
也此乃何事而當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
月踰時而始一朝史臣不平因其朝而記之而因以
著其失也故觀紹熙三年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四年
正月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帝從壽皇聖帝
幸聚景園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十二月帝朝重華宮

書之又書而不憚煩然計之于三年之間亦惟六耳
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觀之體之不至也如其一日
而二朝而三朝則非惟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五年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

光宗之不孝乃如是哉傳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誠以人子之心於此不盡則他日
無以盡也壽皇疾以大漸於此時而不一見他日不
及黃泉寧復得乎光宗制於悍后雖有陳傅良留正
羅點之諫而終不往以至於徂落則光宗亦無以立

宋史

卷之十一

十一

於天地間而喪亦不敢主朝亦不敢臨而因以內禪
矣夫壽皇君天下二十七年德澤深厚四海仰戴今
而崩也光宗率天下人過落八音以共行三年喪罔
極之恩亦莫測也今乃不出而壽皇在重華宮中如
無主然自非留正輩率百官就重華宮發喪則壽皇
之喪將不舉乎嗚呼壽皇之養喪高宗如此其厚而
光宗養喪之如此其薄吾不知天道何如也豈天以
孝宗純孝而故生此悖戾者以表之也歟

寧宗慶元元年安福寺丞呂祖儉于紹州

云

因世變而有所摧折失其素所履者不足言也
之言固誠然矣又謂因世變而有加者亦私心也意
或不然夫因世變而意氣有加非忮不顧身而期於
正名者有不能也何以謂之私乎曰世變之所當爲
者亦治世之所當爲也若於治世不爲而於世變爲
之則其所以爲者非以爲當爲特因世變而爲之以
求乎名耳庸詎非私意乎是知因世變而有所摧折
者不及乎中庸者也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過乎中
庸者也茲二者皆非也祖儉之言其可謂知道矣或
曰祖儉誠知道而有以審此矣然當韓侂胄得政之
時李沐何澹之徒紛紛連用持內批之權罷斥正人
君子雖趙汝愚之元忠朱熹之重望亦所不免世變
之大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祖儉力爭汝愚諸人之
不當去不幾於意氣有加者乎曰汝愚朱熹之不當
去雖在治朝固當爭也祖儉以所當爭而爭其有加
也若所當爭而以世變不爭則是因乎世變而摧折
者之爲也祖儉豈爲之哉

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云

嘗觀宋寧宗朝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具載文公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害而以明汝愚之冤卒以門人之諫而止吾始惑之意夫文公果當言也不當以門人之言而止果不當言又豈待門人之言而後止哉既而考之則知其所以欲言者蓋累朝相遇之恩而所以止者知必賈夫禍也然則文公草疏之時不知有禍而門人之始知之乎蓋草疏之時篤於愛君而不計其有禍也及大門人言之既又筮之而召告凶則知禍之將至必矣此其所以止也更號通翁意可見矣

宋史綱目

卷之七

七

三年撫州推官柴中行申漕司云自幼習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時論壯之

自偽學之禁興士之讀書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比此而是柴中行者何人乃能不顧禍患而自處大當時所謂偽學者黨耶嗚呼有是哉周程之學而謂之偽偽也中行學周程者惟懼其所學周程之弗似耳得周程似則雖坐之以死亦不辭也矧但謂之偽而不過憤柴也耶黨綱之起皇甫規猶能耻不與之而

況吾中行也雖然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劉光祖有言矣黨綱之禁漢謂之黨綱耳後世豈謂之黨綱哉朋黨之目唐謂之朋黨耳後世豈謂之朋黨哉是則宋之所謂偽學云者蓋卽漢之黨綱唐之朋黨之類而不能以誣之于後明矣中行其何懼哉

七年以趙師昇為工部侍郎

嘉泰元年

以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云

是哉小人之無耻也三尺童子至無知也嘗之為犬必怒而師昇則甘效其吠以媚權臣之一笑不愧也

宋史綱目

卷之七

七

居位職獲至無耻者斥而名之必惡而程松以己名妄以希權臣之記憶不耻也豈是不知其可怒而可惡哉心觀高位患不能得而不自知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諍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彼內雖荏色猶厲也而聖人猶譬之於穿窬若斯二人則又穿窬之不若矣夫權臣之用人始取其附己而已豈知其未至於穿窬之不若者之皆至哉穿窬之不若者既至則取日以汙世日以亂而不可復救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不但紂而已也

嘉祐二年追復趙汝愚竊政殿學士朱熹煥章

開待制

趙汝愚朱熹之官爵僣冒削之而僣冒復之何也曰此天理也僣冒陰邪小人安知所謂天理天理於是而見也蓋前此僣冒以其私意遂汝愚熹而又削其官爵以快其欲其心蓋不安矣故於其罪惡而遂本無罪特以不便已耳吾知僣冒於是而削之公之臨之於上心熱面頰不能自已而追復之典不期而自行矣是豈非一念之天理歟或曰此天理也然則他日之追削秦檜王爵亦天理矣曰此則僣冒之私意也秦檜外交金虜倡和誤國死而顯居王號此罔仁人君子之所忿疾而王法之所當必奪者也僣冒雖僣僣猶賊害忠良引用邪佞蓋寧宗之秦檜也無以罪夫檜矣而一旦削其王號降封衛國公改諡終厲豈僣冒之志哉特以秦檜之罪且實使用兵以圖罔位而欲反檜所為故特以此以欺人耳僣冒之心豈知檜可罪歟故其舉雖為當而實出於僣冒之私意不可與追復汝愚熹官爵同日而語矣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金宋讐也讐在所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相承三世莫之敢議至於寧宗嘉定十年而始下詔伐金寧宗於此果有復讐之志乎曰語其舉則善矣然寧宗立國於金垂二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示於人蓋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詔曰狐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是豈果有復讐之志哉

十一年詔集議和戎平戎禦戎三策

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於和矣而今乃下詔而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安莫有過之者寧宗果將有志者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必議乎若夫欲議乎和則李邦彥汪澈等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而寧

宗於此舉三策以並議是其平居之間未嘗預謀蓋可知矣傳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字宗之無算如此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十四年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爲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仗夫刑罰觀於方之言寧不愧乎以太祖十四世孫與呂爲秉義郎

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呂爲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官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十五年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
爵祿人之所同慕也蓋惟大人爲能不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人以上以下之入未有不以其得喪爲輕

宋史綱目

卷之五

李

宋史綱目

卷之五

李

重而因之以爲進退伸縮焉是以古之人君必慎之而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企慕斯能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榮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同基則不可得而用之矣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許以使相繼以劉澆未平不與率賜以錢五十萬太祖於彬豈惜一使相哉誠恐尊榮既極而他日不爲用也項羽已定而信越以王其後期而不至則不免於割地故卒相疑以至於誅夷使二人之王封於羽王之日豈有是哉此用人者所以有養鷹之喻也斯道也實涉知之史彌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鉞則許國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涉之言而惜之於初豈至是哉

理宗寶慶三年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

云

理宗貽朱熹太師封信國公且曰朕恨不與同時可謂知乎熹矣使其同時果能用之否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蓋熹守道嫉邪直言敢諫使其立理宗朝則史彌遠諸人必不便之理宗無人乎熹之側固不能安乎熹而熹又無人乎理宗之側亦豈能以安其身

哉且當是時若魏了翁若真德秀雖未可以擬庶幾亦寡衛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之而復竄之於遠使嘉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寬亦或且不免矣況望其用乎或曰理宗謂朱在日先卿中庸序言人主學問之要甚詳朕讀之不忍釋手其知之也深矣烏有知之如此而不能用于日是奚足哉司馬光撥上資治通鑑神宗觀之曰前代未有此書賢於荀悅漢紀遠矣胡安國上春秋傳高宗曰安國之解春秋朕置之左右若使當時二人已沒則不與同時之恨必嘆息於神宗於高宗矣夫惟生於其時而羣然於衆人之中故雖愛之而二公之淹滯固自若矣然則嘉雖在也安知其不爲理宗之光之安國乎雖然驚書顯贈吾道增光足則理宗賜也吾嘉之徒其寧敢忘但其與之同時則不必其能用吾故備而論之

六年金使完顏忽糾虎帶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忽糾虎帶來乞糧其辭甚哀可以與乎曰不可與也金人切其二聖犯我陵寢據我土地朕我

宋史

卷之六

十一

宋史

卷之六

十一

人民此誠不共戴天之仇枕戈待旦以盡之於鋒鏑惜未能耳今也天既厭之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雖使盡轉漕經而國因以亾故吾痛心切齒而所深願欲也其來求哺寧可與乎曰金亡吾國願也然昔也苦遼之侵通使海上以與金共滅之及遼既滅而金之爲患愈益甚矣元人之心卽金人之心也今也與之滅金而他日得志安知其不以金人之加我者加我乎曰吾但論復吾之仇而已他日之患非吾慮也然爲國者不患乎敵之強而爲患在己之不能自強強猶不強乎遇周宜則不強矣冒頓不強乎遇漢高則不強矣然則靖康之禍亦惟宋之不能自強耳使能如周宜如漢高則阿骨打將遁逃之不暇矣烏能以爲害於我哉由是言之元人之強固非吾所患也但高宗南渡于茲百年理宗卽位又已六年復仇之舉曾未之謀今特乘其喪敗及藉元人之力以爲之是則不能自強而假人之強以爲強也豈誠有志于復仇哉故金主守緒曰北兵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實難與敵若夫宋人何足道哉朕得早

士三千橫行於江淮間有餘力矣素爲虐輕如此向微元人則師之終不敢出而仇之終不能復亦已明矣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成大天資暴險賊害忠良廣受賂遺雖李知孝之貪狡猶鄙之曰所不堪者異口與成大同傳耳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始以爲人性本善方不誘於欲時固有之也若其既沒於欲而奪於物則失之矣豈復能存之乎及觀李知孝恥與成大同傳則知小人之汨於欲而奪於物者其羞惡之心亦未嘗無譬則

宋史

卷之十一

李

牛山之木雖屢傷於斧斤而萌蘖未嘗不生也知孝果能因乎是心而擴克之而一反乎成大之所爲則成大自成大知孝自知孝矣豈相及乎然今雖羞之而阿附權臣以取容悅則惟成大是師而惟恐其不及也是猶惡濕而居手下惡醉而強手酒未免於濕於醉不可得已

端平元年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仇金爲俘徵欽服日理宗之功大矣然力則不足而

不免籍手元猶之虎自入搏而分其肉功不偉矣史稱獻金俘於太廟而前此書孟瑛及元八攻蔡則其義自見矣

三年召遷了翁還云嘉熙二年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諸路軍馬四年召還督府罷

宋史

卷之十一

李

平三年復置而以魏了翁領之未幾復以爲非而罷嘉熙二年以史嵩之參知政事開府鄂州督視京西諸路軍馬未幾召還而督府復罷竊意督府果無益也不當頻置果有益也不當頻罷而理宗修置修罷如此果爲何歟既而考之則知端平朝上多忌了翁故假督府以出之了翁既出無所用督府矣故罷嘉熙君臣欲顯史嵩之故假督府以重之嵩之既重則無所用督府矣故復罷也然則其所以置所以罷者因其人而已矣豈知其爲利哉夫惟不知其爲利而

卒罷之是以事不歸一而終以敗亡也歟

嘉熙元年臨安大夫士民咸上言濟王之冤侍

御史蔣觀疏劾盡斥之

濟王嫉史彌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達寧宗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之而有紹興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彌遠謀成而理宗既立則駟虎之勢既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王之

宋史綱目

卷之二

李

然其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

討捕之謀昭灼顯著而不容以誣也夫既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宜不可以貶矣而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既乎其位乃濟王之位切恐潘王之徒或有繼起而自不得不加貶亦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與

德秀洪咨夔之所以有言也巴陵深冤含恨九泉寧

宗之靈亦必震怒而回祿之災或由之以生矣士民

之請不謀同辭是豈有望于濟王歟誠以其逆乎天

理拂乎人心而疑其屬或由於是而同聲以相應也

理宗可以省矣而不知省復使蔣觀得以論之悉皆

罷斥其亦忍矣噫理宗之於濟王且忍況士民乎

三年以陳垣爲國子司業云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爲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間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爲之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垣嘗斥言官闕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害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亦彌遠謂其好名而故

宋史綱目

卷之二

李

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爲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有正教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好名者哉

淳祐三年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西蜀凋瘵民不聊生而余玠經理魯未逾時公私給

足上下晏然玠何修而至此耶考之於史稱玠任人

有道政有條理又善擇地利以自固意其能修政負

除以保其境而已未宜及此既又考之而知玠築招

賢館以禮賢士大夫凡言可用用之其不可用亦亦
禮之而始嘆曰善哉珍之用心乎善正于奸善之心
大乎善與人同之心也果而措之雖治天下猶有餘
裕而況於一蜀乎而況於一蜀乎

九子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

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抱至愛而
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慙也理
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似也獨不念
此嬰兒之父母若為而捐至愛處至痛乎理宗之時

宋史

卷之二

李

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
子矣理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
致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局豈能
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若文王而其為養
不過置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之自養而已
固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
養老須置局矣文王之心豈不仁如理宗也耶

寶祐四年御史朱熹乞汰冗吏不報

云

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

彼其少薄祿實祐天下如此其處賦不逮期也而食
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祐實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
而官須多設耶未聞疆土既盛而事反加繁也事不
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侂位那理宗於國勢日盛之
時而有侂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
難矣

度宗咸淳二年江萬里乞罷計之

云

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怒是善狀萬里矣而
又言萬里僂仰容默故為恭恭此久則不知萬里也

宋史

卷之二

李

夫言之與默猶冰之與炭有水則無炭有炭則無水
也若僂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條為水忽為炭矣
是理宗更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
言之以狀其實而有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石又謂
之僂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皆哉讀史者不究其極
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五年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

云

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條籍理賢之說心猶疑之
意夫學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重者不可以為

輕者不可以爲重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
加損矣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
今有又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
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
是非猶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
者其可患乎然吾但忠道弗聞耳如其聞之而所言
幾於道也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汙
道無隆汙也道無隆汙而吾之言幾于道則固將有
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

宋史綱目

卷之二

宋九

必求爲條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德祐二年詔劉昌如元請平伯顏令用臣禮陳

宜中難之

宜中至此始知於科臣歟身當國事則事當權杆用
將帥以取喪敗師旣喪敗則爲和議以求息兵和議
不得則求封爲小國皆自于爾爲之以至於此而以
稱臣爲難是猶舟旣以敗而猶欲存其船也尚可
乎此其所以逃之於占城也宜中豈欲爲微子乎曰
是非其所爲也

文天祥自鎮江入真州遂浮海入溫州

文天祥自鎮江入真州前再成事其時既而又其
其能調二閫之隙慨然有興復之謀既以李庭芝疑
其爲元諷降傲使殺之而詔之出城閉於城外天祥
走浮海或曰天祥宋之盡臣而庭芝再成置之死地
其宋之罪人乎曰天祥之罪人耳非宋之罪人也夫
當是時德祐以存庭芝再成各守其土志在盡節而
不知天祥之心人謂之爲說降而市虎言於三人殺
人再聞杆下不能不信之矣故其逐之雖不免得罪

宋史綱目

卷之二

七十

於天祥而其心則誠在於王室無他志也謂之宋之
罪人其可乎哉或又曰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
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
悉數然皆一公自正至死靡悔彼皆下位而猶爲所
感則何致死庭芝再成皆重任而不知乎天祥以
其盡力而獎王室庸非罪歟曰以仲尼之德而魯嬰
猶限於命而不能知況乎天祥而欲庭芝再成之知
之也然此亦由宰相蔽賢賢者必顯而庭芝再成適
遭之耳故買似道擅權天祥忤之而卽見斥惟時守

正之名雖人共聞而忠義之心則未大著後雖動王
聲動天下而復爲陳宜中所沮出知平江元兵已過
志竟弗遂庭芝再成越處閩外而未嘗與共事烏能
以知其心乎使當其見斥時似道宜中能如某士安
之薦寇準趙鼎之推張浚則澶淵之盟萬曆之捷必
復見於德祐之間而庭芝而再成將必願爲執轡而
惟恐其不速矣其肯逐之也哉故吾以爲宰相殺賢
之罪也庭芝再成實不能知天祥吾特以其能死節
而無他志故以晏嬰之命擬之而爲之說如其後不
能死寧及此乎

宋史綱目

卷之二

主

宋史綱目卷之二終

宋史綱目跋

子長氏繼父談而爲史記涉獵廣博馳騁古今取其
事其人各以已見論敘之辨而不華質而不佞其
代能文之苦心而使之甘采百代評文之列意而使
之平議者猶曰記煩而志寡論史不其難哉班固而
下代有良史獨新五代史上下五十年其穿八姓
十國比之三國志彼猶焉趾也治宋史者惟長編續
編諸書誌銘雜述撫拾泛濫故事無要領而書最無
機宋之有遼金不紛紜於八姓十國也揭傒斯疑爲
三史雖各統所統綴屬井如而書仍沿故庸愈乎無
要領也有史法無史事則不核有史事無史法則不
裁欲治宋史曷妨歐陽氏遺意而錯綜布之然非若
歐陽氏其人要領未易尋主客未易辨詳略復可處
也明興瓊山丘氏纂輯綱目一書多所折衷惟宋
元二史勝國既未有裁定國初文法忌諱人亦裁
定未遑先博士從先太史後讀金石之秘聞取其事
其人探隱抉微使當年情事較若列眉一代人倫朗
如懸鑑瓊山氏集羣腋之裘得先博士不啻享敝簪

千金亟登簡編爲二史取秉之助第未得探黃青吳
筆萃三史之長而刪其短以成一代宏觀夫已邀九
方一盼不可謂不過也書載邑乘文苑志中曰宋元
史開幽取易不越中一義類也初刻于崑山學署時
則先孝廉克深公署教脩門人顧文康公所成也板
久浸失僅遺樣本爰再校之梓則不肖陞懼弓冶之
將湮急與住期銷以手澤延也其元史開幽尚散失
未返子長氏不可作矣宋史之蔓而穢繁而多漏亟
待其人治之倘有刪繁去穢舉無有漏之士此誠以

是書爲一版乎

崇禎紀元上巳日不肖孫志陞百拜謹跋

跋

先世自二千石公開邑庶常之科而以民庸武功終
有識鑑罕未究於用兩地廟祀邑乘載藉存焉厥三
長博士公次尚賓公助教公俱能溯明當世第一流
博士公優而肯於遇士論惜之乃復開天下選舉之
科受丘文莊公澤知昇雍書分較題刪定宋元二代
史著開幽行於時將溯前代主爵亟請爲樞陽弟子
師生平著述如黃石公素書本義小學善行詩及武
詠胡曾詠史詩諸編俱流布人耳目間尤喜作詩文
貧不能藥壽之東轅存草堂於是期昀其祖也其傳
而先贈公慨然四方携食指北遊以尸藏視子姓之
後學迨數舉孝廉數稱選宦家食者清白贈拮据不
遑鄭重細帙贈公久出棄人間家僕仕諸父食食京
師期童時季父逾弱冠意脩先業從一著明歸里則
广中歲半鍾臺半殘風雨已遂留稱士迎先太孺人
還數年叔父亦移家白門弟幼遠讀書留雍期暮名
京兆府祖宗幾如異代哉甲子之役論流寓以士稱
逐臣去秋從雍士後被放遼巡思識共鄉土適韵遠

以乙榜貢赴長安訊十年來家國消息都不關意
言於存籍中得宋史闕幽無隻字剝蝕將重梓永其
存期偈以二史論散簡正史中繕集一秩出示訪述
則未及原集之半矍然如亡子知有其親評管在水
一方也今年得遂歸省買舟先抵白門前史殺青成
長跪讀終卷告韻遠曰合浦延淳不能終判博士公
苦心孤識解督垂翼靈爽當不能沒沒廣中殘蝕業
情不可得諸集既行而逸者將如津浦之自爲合以
不負季父始念耶韻遠曰固如是因書呈請父而誌

子快之末

崇禎首祚長至日四世孫昌期百拜謹跋

跋

鐫間誦讀古人論著者必上攷其世況乎托箕裘之
末者乎博士公之視鐫則四世孫矣博士公生于
成弘間元氣磅礴朝野不乏有道長者士仰不獲盡
其用猶得發抒其議論文章扶植名教是時縉紳先
生丘文莊以淹雅特聞自念生于海外冀廣求異人
異書以博其趣一見博士公上下古今不啻水乳合
如論許衡之仕元不能易其俗徒晚曲于犬羊之羣
如唱斯和太義凜狀凡文莊筆削宋元綱目博士公
之裁定居多方是時高祖太史公以詞臣荷

宋史闕幽

跋

殊遇出而平夷亂中外倚望諸父昆仲皆科名起
爲顯卿間人博士公獨悠悠讀書學道屹無所動
中且也自文莊而外如劉文靖謝文正俱爲布衣其
弟交三先生相繼爲相使稍有板援何難通達寄
僅稱廣文先生已哉昔蘇文卿不爲張德遠物色世
猶其高若曾王父視一片寒蛩無異灌園使遇極
當無慚色而窗多暇從仲父君重於存籍中簡點家
乘見宋史闕幽舊板散逸不可聚因重較而付之鐫
人并紀其歲月于末簡

崇禎紀元仲夏望日四世孫緒百拜謹跋

宋史關幽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許浩撰浩字復齋餘姚人宏治中以貢生官桐
城縣教諭與作通鑑綱目前編之許浩同名又
同時實各一人也是編因與邱濬讀宋史而作其
是非皆不謬於聖賢然特舉古來論定之說敷衍
成篇如司馬光諸人爲君子蔡京諸人爲小人亦
何待於浩而始知乎

元史闡幽一卷

〔明〕許浩撰

青島市博物館藏明弘治十七年錢如京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史闡幽

一卷》提要

元史闡幽序

吾師復齋許先生幼從先君子
請府君讀書京師文名已著比
應舉有聲場屋而連不得志於有
司退益究其所學而及於史者宋
史闡幽二卷詞嚴義正褒貶得當
殆欲與致堂管見方駕人共侍誦
已梓行矣先生命述年逾五十始
作曾監祭酒瓊臺丘先生見其文
驚異言於閣老博陵劉先生延於
塾授其子今禮部郎中進經既而
以親老請祿授吾桐城儒學訓導
講授之餘又著元史闡幽五十二
篇元人非徒校類姓名異常類難
記憶且其書可觀人多忽易鮮或
言之先生獨加考究而凡善惡之

元史關曲

餘姚後學徐許浩述

世祖至元十七年以阿察罕爲左丞相討日本

世祖以其國人取宋而定中國若有餘力及主中國而兼天下之力以征日本安南則皆敗衄何也蓋日本安南海外小夷非中國之所敵而亦所不必爭之地也惟以爲非所敵故其下不以爲意而不務致其力以爲不必爭故其下不以爲重而不務盡其力以爲不以爲意而不務致力之心而懷不以爲意而不務盡力之志是以至於敗也然此亦世祖不知春秋之義故耳春秋之義近攻而不務遠畧尚文德而不尚武功不勞中國以事平外故於齊侯之伐山戎與晉士會之滅赤狄甲士留吁孔子皆書之曰人以致敗也使世祖而知春秋之義則寧有是役而寧有是辱耶幸而世祖猶知春秋之義則寧有是役而寧有是辱耶幸而世祖猶知之於言遷則安知莫向遠東浪死之歌之不重作而仁者之見也不重見也耶

殺江淮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

丞崔斌

世祖天質粹美仁武不殺而能任姚樞許衡廉希憲諸賢先有今聞遂傳大位以至於宋而一天下然不能知夫先王之治天下而每爲利所動是以既用阿合馬理義江淮錢穀而殺阿里伯然帖木兒崔斌尋列二行鈔法而驅崔斌尋又用要東木鈞考剽鈔錢穀而下陳天祥徵尋又用宋哥哈囊中寶錢穀而殺郭佑楊居寔以拒言者以奪天民之財而民不聊生不之恤也向微群奸惡總而敗而和札雅孫張雄飛安童亦不丁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許衡卒

許衡將卒而語其子曰吾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知其廉足矣衡豈耻仕元欤曰衡生於元而仕元猶孔子生於魯而仕魯也孔子豈嘗耻仕魯欤孔子不耻仕魯則衡不耻仕元矣而何以戒子不請謚耶衡蓋自信其所學所守所獻所爲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而不在于謚之

有和也夫惟其自信之及是以其既沒也太常自
議而謚之以文正固不待乎其請而歲朝
聖祖高皇帝廟祀孔子歸原歷代名儒祀祀仍封
為親國公又豈請之所得乎蓋先有以見乎
此矣

十八年詔焚毀道經

世祖以衆門之言而使張易參校道書惟存老子
道德經餘悉焚毀似矣然其所以舉者由衆門也
衆門所傳佛氏之言獨不當參校乎使其參校吾
恐其無可取而求若道德經之可存者亦無有也

元史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然則佛氏之言固當先焚毀矣而不能毀遂使其
說蔓延而仁宗因之以寫金字佛經英宗因之以
寫金字藏經而因以作佛事費用鉅萬蠹耗無已
可勝惜哉蓋嘗論之異端之爲害也久矣孔子既
沒則有楊墨孟子辟而闢之而其害息孟子既沒
而佛老出其言比於楊墨尤爲近理而其爲害尤
甚雖有程朱諸賢極力以距之莫能息也幸而其
徒自相攻擊林靈素以老氏之說惑宋徽宗而更
寺爲道院改佛號爲大覺金仙僧爲德士佛氏之
說幾於息矣而猶不能盡息復遺楊璉真加之徒

以其道惑元世祖而爲是舉以傾老氏老氏之說
亦幾於息矣而復不使盡息者蓋元至今二家之說
益熾益盛不可殫述以程朱之賢而以正道距
之猶不能使之息况以邪說距之而欲望其息其
可得乎嗚呼安得孟子復生以距其說行放其流
辭而便哉不墨之道同歸於息也

十六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閣下

或以王著怨阿合馬害政捐其身爲天下除害而
自詣於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阻而以義許之吾
不知其所謂義果何義也義莫大於尊君尊君莫

元史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大於听命晉韓簡子以宋仲義城成周不受功執
之孔子以其不告於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
雖以王事計有罪而覆霜之漸不可以長書之曰
晉人執宋仲義歸於京師誠以其不能聽命於君
而失尊君之義所當貶也人臣執人於天子之側
且猶不可而况矯乎太子之命而殺貴臣於殿廷
之間乎所幸蹤跡分明而不涉於疑似耳苟涉疑
似豈不爲太子之累乎果累太子則雖殺百阿合
馬亦何益也使王著於此果忿阿合馬之爲害而
欲爲天下除之則藉其實以懸諫不八而達

世祖之怒而死或幸而免而為阿合馬所殺則亦得與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諸人同遊於地下而死非徒死矣謂之為義其庶幾乎

二十年增官吏俸給

先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及下士其祿以農之五等為差等而上之而中士而上士而大夫每進每倍故其所養常有餘裕所以當世之士大夫不待有勸而廉恥自勵不待於懲而貪黷自無也元之制祿不及於古所入之俸不能副其養贍之資蓋難責其廉矣及論犯賊則欲自十五貫已上皆決杖除名吏奚而能堪乎此崔斌所以有增俸之請也世祖聞之而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三分蓋自知其所制之祿多或不足矣夫位乃天位職乃天職而祿則天之祿也其奚而儉之乎

二十二年太子真金卒

太子甫立而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謂許衡心猶印版之說而太子稱善其於正心之旨蓋默契矣是以許衡致仕則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和禮履孫拜相則曰章有便國利民者毋吝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廬世祭典利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則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王憚進承華事累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殿屋為朱明服則曰我若遇此理亦應如是其志趣已如此及其參決朝政而聞四方科歛漕運作和布有係民之休戚者則奏罷之見江西行省獻羨餘鈔則峻却之聞殺崔斌則投簡而使之見國族子俊秀則教以讀漢人書毋習蒙古文字其所為又如此大抵皆出於正而合於道使其得假以年而踐天位以臨天下必相許衡而和禮履孫之術亦必得盡展也必不用阿合馬桑哥要東木之徒與理錢殺戮戮諫臣也必不括戶口立規措所置經理司以厲百姓也必不胡服臨朝與行蒙古新字以仍乎舊俗也又可知矣天未欲平治天下而為諱邪所間憂懼而卒可勝惜哉豈天不欲胡之大興而中奪之也

二十五年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劉宣為忙兀帶所忌構逮於獄自謂身為臺臣義不受辱誓不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於怨家之前而自刎死其志誠可哀矣然未足憫之也宣蓋亦見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郭佑楊居寬之見

殺矣崔或陳天祥之下獄矣彼數人者果何罪乎此政所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之時也宣於此特而能如宋子哀之不義宋卿見幾而作以致其事而去則雖孔子復生猶將大書其字以致表矣宣不能然而欲孤立於昏朝以行其志將誰恃乎及爲奸人所構以逮於獄而憤激自決其亦曉矣故語其志誠可哀也寧足憫乎

二十八年葉李以罪免

葉李上書于宗理宗朝極言賈似道專權誤國害民之罪黜配漳州天下之人想望風采故元世祖

元史本傳

七

取宋而勅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今必致之至即廢以台輔吾以李雖失其本心猶必行其所言以立王觀之功以檢其失節之罪而與姚樞黨希憲之業爭後先矣而何一喪百夜而甚至於附衆哥平衆哥鈞考錢谷擾害百姓紊亂朝政排斥善類蓋元之似道也李而附之則是亦似道矣何以罪似道乎是知其始之所以言似道者待未得其位耳使已得位則將與陳宜中輩同起賈門以濟其惡以共亡宋而爲俘馘久矣豈待失行於元而後見其罪乎

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

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爲常玉貨御史中丞崔或與秘書監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上之按傳國璽秦始皇得藍田王以爲之李斯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歷傳而入宋梁亡入於後唐初後唐主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改元同光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贗矣其一既贗則彼之一庸詎知亦非贗邪夫惟其有贗也是以今日既曰與廢帝從珂同焚於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而與金哀宗永濟

元史本傳

八

同焚於燕州之幽蘭軒矣而他日碩德之妻又得以爲崔或章所識而爲元成宗獻豈璽果神物既燬而復完耶蓋皆僞爲而贗者也藍田之玉豈必秦時斯產而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又豈必秦人獨能刻之也耶然則後之所謂秦璽者非復秦時之故物明矣同光元符之璽吾雖不知若夫元貞之璽云得於碩德妻碩德元之世臣得此異物乃不能識以自上達直待其沒而其妻以鬻然後崔或楊桓識之吾固所不信也是安知非崔或諸

人迎合皇太妃意以銅戴乎成宗而恐世祖所假
於鐵木耳以鎮北方之太子實未足為信而為此
以眩耀人以定其位也耶嗚呼秦璽信不存矣政
使猶存亦不足為貴也何也璽璽之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則其得之而寶之者必壽而昌乃為
可貴也今也始皇之壽止於五十而傳止於二世
烏在其為壽昌乎於秦而不壽昌則其於後人也
可知矣是又奚而貴哉

王昔帖木兒伯顏等立鐵木耳于上都
太子既沒而甘麻刺其長子天性仁孝御下有恩

九史圖南

九

天位所宜歸也世祖徒為晉王使治漠北而統太
祖四大幹耳之地蓋亦有是意矣其未以正乎儲
者亦或有意於安西王兄弟輩耳若夫遠鐵木耳
鎮北邊而假以太子寶者特以伯顏權重而假此
以鎮之耳豈嘗以正夫儲位乎觀於世祖既崩而
廷議定策之際諸王多有違言可見矣而王昔帖
木兒伯顏私於所事舍乎晉王不立而反以兵觀
之曰官車宴駕神器不可以久虛且昔太子寶既
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而示以必立
之意惟時前後左右無非二人之黨晉王惟無言

耳言則必齏粉矣然則雖欲有言其敢言乎晉王
既無言其誰敢復貳乎此鐵木耳之所以立也是
則王昔帖木兒伯顏推戴之力也豈世祖之意乎
昔衛州吁弑其君完國人討殺之平濮迎公子晉
而立之孔子作春秋書之曰衛人立晉以其不承
乎先君不宜立也今鐵木耳既未嘗受世祖之命
而復有二兄在詎宜立乎夫惟其不宜立而立而
至於絕傳則武宗又無所受而越次而立矣仁宗
雖受之於武宗而其傳於英宗則又遠乎武宗之
盟矣是皆所不宜立而立其猶魯之隱莊閔公立

不以正春秋之所不書即位者也究其所由皆由
於鐵木耳之素其序而為之耳豈知南坡禍作而
天位竟歸於晉王子也猶帖木兒也天其有知乎
哉天其有知乎哉

宋使臣家鉉翁卒

鉉翁遭國將亡甫入樞密而即奉使祈請為元人
執人皆以為鉉翁不幸而予獨以為鉉翁幸焉何
則鉉翁不奉使命而不先留虜中則國亡之後不
為天祥必為汚得而與二人同遊於地下久矣豈
能全其腰領以至於今日耶夫惟其因使被留而

元人親之如彘中物不以為意故得以因循放廢
以至於十有五年之後顯慶士之號生還田里
以終正寢使後之執史筆者得以書之曰宋祈諸
使家鉉翁卒而與晉徵士陶潛卒之書于宋史者
同垂於不朽矣是豈非幸與是豈非幸歟

武宗大德二年增太廟牲用馬

先王之制祭祀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故雖水
草之蒞陸產之醢而小物之脩三牲之類八簋之
實而美物之脩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
之脩猶且以爲不足而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元史綱目

十一

薦者莫不咸在以必盡其物也必盡其物而獨不
及於馬豈以天下儉其親親誠以馬之爲物負重
致遠切於人用而不可爲飲食之物古人所以不
棄厥蓋以待其斃也是豈可以用爲牲歟成宗不
遵先王之典廟祭之禮增用乎馬非禮也已使吾
夫子而與斯祭而退書之則僖公之四卜郊不從
乃免牲宜公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
成公之臚服食郊牛之角改卜牛臚服又食其角
乃免牛之文必將重見於冊而雖欲爲諱不可得
而諱矣夫成宗之所以增用夫馬者非以先王之

廟之物未足而用此以致其敬歟致敬莫如盡志
盡志莫如身致其誠成宗循乎國俗不能舉乎親
祀之典而親割親酌親醢以身致其誠以盡其志
於內而徒恃其物之蓋於外以求其親而不知禮
其將享乎夫惟其恃乎物也故其下化之競爲僭
侈無有紀極而他日燕帖木兒一燕之間至於宰
十三馬則僭侈之極而大亂起矣馴至亡國不亦
宜乎

四年昭文館大學士平章國事不忽木卒

元主中國而用國人爲相其間亦有賢者而不忽

元史綱目

十二

木其竅也故當衆哥得志而欲殺郭佑楊居實則
力爭之河東守臣獻嘉禾則拒絕之胡僧作佛事
而欲赦殺主殺夫之人則以爲廢人倫奴告主人
而詔典之官則以爲壞風俗御史李元禮諫太后
幸五臺山而詔使鞠則明其無罪而反爲譴責凡
所建白皆極明切卒至其生感悟而悉從之及平
拜相之日讓之同列身沒之時無貲管喪雖富之
名相殆不能過執朝堂之下有此人乎

九年賈胡獻寶珠

高文可謂善爲說幾夫以二珠而舍之可以不濟

面可使自有光顯非實不可尚文不言其非實
而言其所用但可以利一人而不能及於衆則其
不足實也不言自見而六十萬緡之直不待於商
而彼自不敢以邀矣然有如此之用而尚文猶以
爲不足實也者夫吳左名以爲實而不及乎此
珠之用百一者論價復倍尚文不之見耳尚文而
見不知又何如其論也噫安得尚文復作而使之
一論也耶

十一年封亮刺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
孫爲和林左丞相

元史開山

十三

阿忽台承皇后意欲舍武宗兄弟而立安面王其
謀已合惟時武宗兄弟猶在於外使微哈刺哈孫
匿涼州以先舉事雖百亮刺無能爲也武宗得
位而後乃行營乃直其得免者而輕其發跡指示
者王平亮刺而左遷哈刺哈孫爲河南左丞相賞
罰蓋無章矣而哈刺哈孫既諫方且勤政而無不
平之意亮刺在朝反懷怨望而有無上之心君子
小人之跡明著如此成宗既知之矣宜其遣乎哈
刺哈孫而用之也而卒不能用其何以望其治之
克紹夫至元也歟

以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爲平章政事 武宗
至大元年如宦者李邦寧大司徒麻左丞相

以西書僧教尼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以角賊伶官而爲平章政事以宦者而爲司徒兼
左丞相以西僧而爲翰林學士承旨武宗之用人
如此有志之士尚肯立於其朝乎有志之士不立
於其朝則貪昧無恥之人至矣以貪昧無恥之人
而與治乎天下天下可得治乎

西僧殿上都留守等其高也王如國之近屬親莫如

留守爲君居守尊其高也王如國之近屬親莫如

元史開山

十四

也國之尊者親者得以職之何人不可殿乎此大
亂之道也君子於此可謀仕歟

以答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
武宗以答思不花乞台普濟爲左右丞相而詔內
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因而傳內降官選官追還
內降璽書其弗由中書者悉格不行蓋知政出多
門必有倖恩壞法之事故禁絕之而使不得以干
其法也吾以爲自茲中書非復曩時之比其政務
必歸于一而治爲可期矣曾不踰時而信脫虎脫
之言置尚書省典理財用廢置除拜縱恣自由而

三宮內降之旨皆復施行中書不得與聞則視其初之中書又不及矣此武宗之治所以不及於至元大德也歟

左遷敬儀為兩淮轉運使

復議置尚書省與理財用治書侍御史敬儀以為不便時相衛之使治兩淮久滯益課意其必不能辦而陷之也而儀從容經度不待踰時而課入足復有羨餘二十五萬夫儀不欲置尚書省以與理財用而自理財用則有羨餘豈其忘乎初言而過取於民歟儀非為過取也由能盡法而法舉也夫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課之所以耗者乃法之弊而貪墨者侵之耳儀能舉平其法而貪墨者不得而侵則利盡入官而其課之所入不期其足而自足不期其羨而自羨矣豈待於過取歟若儀果為過取以求此羨必將以是為功而他日省臣欲以為額以表其功其所願也而儀辭而不有脫然若不出其所經度者是豈其過取歟夫脫虎脫羆立省理財以求財羨而終不得羨儀理弊法不期其羨而財自羨古人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良有以夫

二年置太子右衛率府

王約之慮深矣太子以介弟正儲位而皇子世瑄日長邪佞之徒如三寶奴李邦寧輩圖居奇貨雖無隙之可乘而竊有父作子述不應舍子立姪之說以動權之矣雖武宗甫藉太子之力以得大位而天理猶存不為所動若果所為踰分有隙可乘而邪邪相與媒孽市虎之告者三殺人之報者再安知已誤再誤之說之終不入而待汝自為賞之未晚之怨終不形也此置右衛率府及遠近兵甲分地陝西等事約所以深慮也夫惟其慮之深而言之切至以致太子感悟而倚信之不經其議者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不落是以每事詳慎無隙可乘而邪邪不得以措其手此其所以能保全之於四年之後而卒踐夫天位也約之功大矣哉

三年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

李孟力贊愛育黎拔力八達入京執安西王誅阿忽台等以定武宗之位當時之功莫有出其右者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而以為參知政事未足酬之也而孟辭而逃去何哉夫孟探虎口以圖愛育黎拔力八達之路而衛之入京以破其陰謀以獲大群醜者將以為己之功而望其報也功既已立

而乃棄而不有而必之豈人情乎孟豈有濟耳
馬耳蓋孟之所以盡忠於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成
其功以定武宗之位者雖武宗之所喜亦武宗之
所忌也武宗既忌則不能以不疑觀其聞乎皇后
欲使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而謂康里脫曰
位當歸我而云者殆必用事大臣擅權專殺恐
他日獲罪而為是奸謀耳是雖未的指孟而孟在
其中矣矧孟甫受命而議政損益庶務裁抑倣倖
群小已皆不便使孟偃然在位而侍愛育黎拔力
八達以朝則漢宣之芒刺必將生於武宗之背而

本志卷之七

七

大將軍之間必將出諸口矣大將軍之間既出於
口則彼之不樂者承望風旨必從而譏構之而不為
禿刺之誅哈喇哈孫之左遷也幾希矣孟之慮及
乎此所以懼而逃去以示其不為愛育黎拔力八
達之所用以遠其嫌以釋其疑也惟其如是是以
武宗之心坦然無疑而他日雖有嘗勸愛育黎拔
力八達自取之譖不入而愛育黎拔力八達釋其
能全乎母子兄弟之歡之功終見信也此則孟之
善遠夫嫌以免於禍也故不惟免於禍而武宗且
信之而用之矣孟之知大矣哉至於他日以不附

鐵木迭兒為其所讒奪爵左遷而即欣然就職亦
其知也使不及此而挾其勳舊忿怨願望形諸聲
色則必入於其計而將與蕭拜住楊朵兒止同載
於都門之外矣烏能免哉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李孟有焉

賜諸王察八兒弊帛

元主中國雖不能變其舊俗以由先王之道而其
待乎族屬常厚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是故阿里不
哥稱兵僭號而親與世祖接戰逆其甚也及其來
降釋而不治海都久亂北邊日勤兵戍而世祖顧
積其分地五戶然為幣帛饒俟其來降賜之及海
都死而其子察八兒降武宗遂取以賜是雖流於
姑恤而不足以懲惡示戒然視察二世濟明帝輩
無事而殘其骨肉者則有間矣

本志卷之七

七

四年罷康里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便河之利南人知之康里脫宜未知也而能用
乎父老之言斷然行之雖條佐之沮而不之恤詔
旨之止而不之顧以一月之功而成萬世之利非
知夫一勞久逸暫費未安之大計者不能也是宜
其能調變太妃以定武宗之位拒三寶奴以定仁

宗之位也。然夫一言而定武宗之位。又一言而定仁宗之位。其功大矣。其才亦可知矣。武宗仁宗胡弗用之。以輔弼以廣其澤於天下。而獨使其澤但被於一折耶。

這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武宗以宦者李邦寧爲司徒左丞相辭既瀆矣至此而使之端章甫執壘爵以釋奠於夫子吾夫子何人哉季氏旅於泰山而夫子猶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況此刑餘之人而行司成之事夫子其肯享乎此其所以大風撼燭鐻入地震怒而

不已也傳曰澤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吁可畏哉

仁宗皇慶二年詔初行科舉

傳稱成湯立賢無方湯豈無族屬歟誠以所用以
實夫人既賢則必立之於位不當問其類也仁宗
詔行科舉而定其條制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各
命題其蒙古色目人輒試漢人南人文字中選者
加一等注授豈蒙古色目人之才果異於漢人南
人歟蓋不知夫立賢無方之義而徒以其族類而優
之耳然既優之則宜其所得之人之所立之事功

超軼於懷人南人矣蓋知國步艱難之日而仗義
死節者乃李繼李齊余聞董稱曹革漢人南人而
蒙古色目人乃無聞耶

延祐元年勅自今直省等衙門

仁宗懷李武宗封爵之盛而詔自今宦者毋得授文階蓋懼其後人之遠之也曹幾何時而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太學士則既以遠之矣何以今後人乎然則以令蓋亦不必著矣

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先王之於天下也，雖無爵祿之制，而有其等。而公族

有罪不以犯有司正刑蓋所以定乎上下之分而無間於親疎也故當時之人皆安其分無敢僭踰而財用不傷所以民用常足各安其生而天下又寧者也元出沙漠而主中國不能行乎先王之道而仍其陋俗上下無量貴賤無等僭優下流亦得以服乎王公之服豈乎王公之車踰禮犯分侈僭無度財用日耗民生日艱而禍亂頻作矣仁宗知之特詔中書定乎官民車服之制似也而縱蒙古之恃詔中書定乎官民車服之制似也而縱蒙古及怯薛諸色人不禁則於經之所謂不犯有司正術之道有違而不能以躬行矣何以令夫衆乎所

以順帝至元復有鸞鳳赭黃等服之禁也是則當時雖定為制而人實不嘗遵矣不有哉

聖祖出率循先王之道而為之稽古定制以化導吾民僭踰禍亂何時已乎

二年立武宗子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

武宗以仁宗有定內難之功立為皇太子三寶奴欲傲武宗之恩謀於康皇脫將廢皇太子而立

皇子 and 世球為太子脫執不可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夫實鑒之脫亦惟據理而護言之耳

安知背盟之餘遂有南坡之禍而其言果驗乎是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知脫之心即天之心而人自符之不能以違之

也不然則以仁宗仁愛培養之餘而繼以英宗之賢禍奚宜其及乎

三年平章政事張瑄謝病歸

鐵木迭兒謀為太師平章政事張瑄劾之弗遂鐵

木迭兒訴之於太后太后潛召瑄切責扶之幾死仁

宗聞之不擇道使賜之酒進大司徒瑄謝病歸夫

仁宗為天下君而置宰相為天下計也宰相謀國

不域而得罪於朝廷於太后則踴躍之可也其言

鐵木迭兒不可為太師天下之計也宰相為天下

計而使外戚攝之官闕以受其於前則是無朝

廷矣無朝廷無仁宗矣仁宗其何以居天位臨天

下乎或曰太后實惡之拔之仁宗雖欲死之可遠

太后意乎曰不然也雖太后之命其實鐵木迭

兒恥視仁宗不復忌憚而肆為之也向使其於仁

宗尚有所憚則必顧慮而雖太后欲拔必且力爭

而止之矣寧敢以為此乎然則鐵木迭兒不惟得

罪於仁宗而且得罪於太后者也庸可不治乎昔

漢薄昭擅殺使者文帝殺之時太后固在也人未

嘗以其忤太后為議誠以昭罪當殺不得不殺

也以此為防其後猶有莽賊之禍鐵木迭兒主

天子股肱其罪又浮於昭使其遇乎漢文則在所

必殺矣罪所當殺而仁宗不能殺之是以益無所

憚今日殺蕭拜住楊朵兒止賀勝明日這魯李孟

官爵又明日下趙世延獄善類既盡惡黨競進為

反為逆不復顧忌而南坡之禍作矣仁宗之失刑

也夫誰咎哉

七年下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仁宗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詔中書省臣自平章

而下迭之入臺其待之也甚厚是固也延竭忠盡

率以圖報稱時也既而為鐵木迭兒所忌以太后
命出為雲南右丞是不有仁宗矣於仁宗已不有
世廷尚何恃乎夫幸權臣罪必不免是故季氏
專魯則歸父逐無怪專廷則朝吳奔王鳳專漢則
王章殺元載專唐則李泌出古今之通患也世廷
不知之乎奈何因帝勉留而遂留又復攻之以自
速其禍也此豈益兒哈呼之獄所由起也其亦危
矣幸而鐵木迭兒惡稔而天斃之耳使其不斃則
拜住之公論其何能伸而蕭拜住楊朵兒止之禍
其能免乎此古之君子之事君者必量而後入而

不取夫噬臍無及之悔也歟
元史開卷
三

英宗至治元年命鐵失振舉臺綱
易其轍也殊不知鐵失乃其惡黨是亦一鐵木迭
兒耳追罪死鐵木迭兒而用生鐵木迭兒顧使振
舉臺綱搜剔奸惡以發其機是猶延虎除狼而與
共寢處也能無及乎
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殺右丞相拜
住或以拜住拒絕群僧請作佛事而佛袂之遂致南

彼之禍是佛僧有靈矣英宗以創建西山佛寺之
故而殺監察御史關吉保鐵交住哈的迷失流成
往李謙亨作壽安山寺佛像用銅五十萬斤遣使
往西番受戒而用黃金一千兩白金四千兩鈔幣
各銀萬兩金字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共奉佛也至
矣而何亦被南坡之禍而佛乃不靈耶豈佛但能
作禍而不能作福也福善禍淫天之理然夫有不
能作福而能作禍者也然則拜住之禍實非佛之所
作而其不足信也亦已明矣何世之人無不惑之
而竭力供奉以祈福祥免禍殃者比而是亦

不可以已乎
元史開卷
十四

泰定帝泰定元年華大監兼領軍務
左搭不花追原鐵失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
樞密院事皆領衛兵遂成南坡之禍上言軍衛之
職弗令大臣領之以弭其亂帝納其言詔革大臣
兼領軍務考之春秋弑君之賊未有不自得兵權
者故公子覺得兵權而隱公弑慶父得兵權而子
般及閔公弑仲遂得兵權而惡及視殺是以孔子
之作春秋於羣師師命而後伐鄭則善於慶父師
師伐於餘丘則書於仲遂入祀伐都會師伐鄭則

書皆所以志其得兵之始而謹其履霜之戒也然則大臣燕領軍務之革誠宜革矣惜其徒有革之名而實未能革也故帝既崩而燕帖木兒遂執烏伯都刺諸臣及與王禪等交戰遂死少帝阿速吉八而立文宗既而又立明宗隨復絳之比於南坡之禍尤烈是則燕帖木兒之兵權初未嘗革矣使其如魯之初車則公車徒則公徒而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而返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皆屬於公而諸卿不得以專則雖有燕帖木兒之逆其孰從哉或曰此魯國之事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耳元有天下則有六師有宿衛其軍固不同也曰周不有天下乎顧命曰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令齊侯呂伋取二千戈虎賁百人出迎子釗則太保亦不敢以私命伋而伋亦不敢以私受之於太保必待桓毛會同然後發也苟如此則燕帖木兒一人能獨為乎

十七年御史臺臣請親郊祀不許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是以先王之有天下必兆乎南郊以祀乎天立乎七廟以祀乎祖而尸必親迎牲必親割酒必親酌以身致其誠信者蓋所以

重其敬事反始之心也於此不用其誠為子用其誠乎元出沙漠而主中國傳已五君雖有郊廟之典而率使人攝行是誠夷狄之俗矣至此而御史臺臣上請親祀實禮之當然也使泰定能因其言而致齋散齋以致精明之德以盡對越之誠則神格鬼享而綴之所致使汝受祿于天宜禘于日肩吾萬年弗替引之之福將必臻矣奈何托以祖宗舊法而竟不能親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是泰定之郊廟徒有其名而實如不祭也其不未年而後嗣受禍豈無由哉

元史卷一百一十六

十六

蒙古色目人亦父母之所生也自父母生而見漢人制服丁憂而効慕之是乃孝子之志人情之實而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為之上者因民之有是心而示之以先王之制使之政而及之以行三年之喪則人道以立綱常以正而長治久安之道不待於他求矣今既不能而反禁之使不得為是猶見夫溺者自投及岸而不能援反擠之也其亦不仁矣夫

燕帖木兒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

後迎懷寧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王國之而遺列達失寺赴上都告愛王初無取
天下之心也及稱既作而在廷之臣共以王甘麻
赤之長子實世祖之下正而推立之在位五年以
授太子阿速吉八蓋皆得其正矣而燕帖木兒懷
平武宗私恩潛附于其子和世球圖貼睦爾執殺
烏伯都刺等諸大臣遣使分道奉迎而圖貼睦爾
先至立之舉兵以犯上都僥倖而勝遂死少帝阿
速吉八而奉靈綬以迎立和世球惜乎阿速吉八
無吳光之才也使其有光之才則專諸之亡必將
重試而燕帖木兒之所以附之者適所以禍之也
何也名則不正而勢則不順也燕帖木兒亦惟
爲身謀耳非真爲和世球圖貼睦爾也使其真
爲和世球則奚而有旺忽察都之事乎於和世球
而有旺忽察都之事則圖貼睦爾之從官無有下
爲之禮者耳使有不爲之禮則旺忽察都之事復
見未可知也及乎文宗既崩則又圖固皇后之寵
請立燕帖古思皇后不可乃立寧宗及寧宗崩又
請立燕帖古思皇后復不可使立安歡貼睦爾

則又迎謁市恩安歡貼睦爾不應則又沮撓積月

不立幸而天運之耳使其不死則安歡貼睦爾之

未立未可知也其是則其立圖貼睦爾與請立燕

帖古思堂堂中心也哉元有天下十主其四主皆

立於燕帖不兒之手而其所以立也如此嗚呼危

己巳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刺都圖帖睦爾入
見庚寅帝暴崩

文宗以死從餘命而爲燕帖木兒之迎李孟之贊
勸強至京雖以燕帖木兒之力而執烏伯都刺流

朵等而諸王也先帖木兒王禪關不危忽刺台

之兵乘上都之鐵而入遷民鎮入居庸關入潼關

入汴州入紫荊關者陸續相接燕帖木兒勸之即

真以爲人心文宗之心蓋發焉未必其能成也

於此乎有謹侯大兄之至以遂圖議之心之詔猶

其本心也既而少帝阿速吉八走死王禪等次第

幾敗而中外大定文宗之心變矣是以雖遣燕帖

木兒奉璽遠迎而今日立其妃弘吉刺氏爲皇后
明日追尊其母唐兀氏爲皇太后而行天子之事
自若則騎虎之勢漸成而旺忽察都之舉之機似

不容以遇與而或以實燕帖木兒之爲事哉然也趙盾得罪於晉靈公出奔其黨趙穿弑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孔子稱爲古之良史誠以其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之議得其情也狂忽察都之事文宗與燕帖木兒同朝退而禍作情狀顯然使董狐而議之書之罪必有所歸矣意安得起董狐於九原而使之議之書之也耶

十二月以西僧肇真乞刺思爲帝師

西僧肇真乞刺思爲帝師詔廷臣郊迎之大臣俯伏進觴僧不爲動至祭酒宇文魯翀獨舉觴立進

元史開

卷九

大言曰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僧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自世祖以來崇尚佛教諫臣諫太后幸五臺山佛寺則勸諫建西山佛寺則殺西僧罪犯籍沒及段上都留守則釋不問此則何時而可以犯之也而魯翀毅然抗拒會不遜豈不懼夫禍與蓋屈辱之甚不得不較而禍有不避也昔唐王毛仲欲召客度不能致宋璟請於玄宗玄宗特詔使往環故途巡及日中方至舉觴西北拜謝飲不盡爵遽稱腹痛而歸人皆以爲難能時毛仲

之勢雖盛而玄宗慕名畏義必未以寵貶之私而罪廟堂大臣猶或可爲也今西僧之勢不止毛仲文宗之心不遠玄宗而魯翀乃能抗之如此豈不尤爲難乎

又宗至順三年錄用朵、王仕熙等

燕帖木兒謀迎文宗兄弟而懼廷臣烏伯都刺朵朵王仕熙等執下之獄將殺之也及文宗至止殺烏伯都刺朵以威衆而朵、王仕熙等皆流遠州是豈有愛於諸人歟蓋以諸人錄、不能以爲惡也夫惟以其不能爲惡故文宗燕帖木兒之心

元史開

卷九

亦無所患而至於即位之後即召之還而復錄用之也嗚呼泰定所托乎孤之人如此狐得存乎順帝至元三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李胡兵起相繼敗死夫元有天下于茲六十餘年未有敢爲亂者而朱光卿李胡首爲之亂意其必有高世之才絕倫之知必勝之策而未至於敗矣而何以遽敗耶蓋古之爲亂者固多敗而少成而其首爲亂者則未始有不敗焉陳勝吳廣首亂秦五月而敗王莽董卓首亂漢數年而敗卓三年而敗蘇峻

首亂數月而敗竇建德首亂隋十年而敗李金
山黃巢首亂唐祿山二年而敗巢九年而敗李全
首亂宋三月而敗後先相望如一轍然豈諸人才
皆庸劣而不能以集事歟王莽之才非不高也力
皆微弱而不能以敵象歟祿山之力非不強也所
與非人而無賢才之相助歟莽卓之時非無賢也
而同歸於敗果何故歟蓋天道好順而惡逆人心
與順而違逆群然蒼生而居之為俘饑堂然城郭
而蕩之為丘墟穹然室廬而燬之為瓦礫坵然國
倉而燬之為灰燼井然田里而燬之為榛莽惡莫甚

元史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也天道之所惡也人心之所違也夫天惡之則神
怒矣人違之則人怒矣神人共怒則雖殺其身未
快也雖戒其家未快也雖亦其族亦未快也蓋必
汗其宮而潛焉以至於無可復加而後已足乃天
理之常而事勢之必然者光輝輝胡獨何人哉然
予竊哀之焉何也蓋彼之所以冒不韙而為亂者
非徒然也將欲以成其家大其勢而償諸復也而
今乃因之而戒其家而赤其族無能免者宜其懲
之不復為矣而人猶不之悟而冒為之以論其覆
轍豈不可哀也夫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伯顏請殺三劉李趙五姓漢人或咎順帝不從
而數張仕誠劉福通李二趙均用趙普勝諸人紛
紛為亂是則然矣獨不思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
方國珍韓林兒田豐毛貴諸人非五姓人而代元
而興之

聖人亦非五姓人乎然則雖用伯顏之言盡殺五
姓漢人而張仕誠之徒舉莫逆乎其乃亦無益矣
善乎李淳風之言曰王者不死徒多殺無益而宋
太祖亦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若應為天子誰能

元史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圖之是皆知夫天之所命人終莫能違也彼伯顏
之言烏可用哉

六年放燕帖古思高麗殺諸途

元出沙漠而專以騎射為事故其相聚也惟力是
視而不知有人倫天理所以樹嫡無法攘奪暴見
而禍亂不已也是故太祖既崩而察合台次長宜
立也而太宗懷之太宗命立失列門失列門宜
立也而憲宗懷之及憲宗崩其次則木哥兒又其
次斯為世祖是木哥兒宜立也而世祖懷之是皆
似乎夷狄之舊俗無足怪者至於世祖入主中國

而微中國之事立子真金爲皇太子正位青宮吾以爲自是而前星耀統有所歸而無復攘奪之患矣不幸而真金薨其長子晉王甘麻剌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是宜以正儲位以定平人心也而不能正遂使玉昔帖木兒輩挾私以鐵木耳管假太子之猶舊俗也自時厥後而成宗崩則安面妾冀而武宗攘之矣仁宗雖受之於武宗而遠其盟以秘授於英宗而英宗弑矣天不負甘麻剌而免推立其子也孫帖木兒爲恭定帝位蓋始歸嫡也位既歸嫡則傳於子阿速魯八宜矣而明宗又起而攘之明宗未及至京而文宗又弑而攘之以至順帝得位則又遠乎皇太后弘吉剌氏之盟放殺燕帖古思而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是亦攘也夫惟其攘也是以愛猷識理達臘之心不妄而惟恐其不得日園內彈排怨大臣至使反噬而國遂不可爲矣夫愛猷識理達臘順帝子也子猶欲攘其父之位况太宗憲宗諸君之於兄於其姪乎是皆率乎夷狄之性而失其本心故耳然其本心可失而天道則不可以誣焉仁宗出平問王以秘英

宗自以爲英宗業矣而英宗不免於南坡之禍明宗遜逃之餘籍第文宗之力而受燕帖木兒璽綬之獻亦自以爲己之業矣而不免於旺忽剌都之禍至於旺忽剌都謀成則文宗亦自以爲子孫業矣而其子燕帖古思復不免於高麗之禍皆不旋踵而報無一免者天道其可誣乎嗚呼天道不可以誣也而人苦欲誣之則其所以誣者亦自誣而已耳其奚用乎

至正三年詔脩遼金宋三史

詔脩遼金宋三史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持論不決而會稽楊維禎進正統論以宋建隆元年至開寶七年天下猶有蜀及南漢等國吳越荆南等鎮當如朱子通鑑綱目所書秦始皇二十五年漢高帝四年唐高祖武德六年以前天下無統之例與蜀及南漢諸國鎮分書紀年至開寶八年滅南唐以後當如朱子通鑑綱目所書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漢高帝五年滅楚唐高祖武德七年平群盜而天下一統之例大書紀年以繼唐統其言深有合於春秋之旨而

當時脫、輩恐忤本朝而不能從竟爲遼金宋各立史非惟大義不明而事載于遼者復載于金載于遼金者復載于宋重見疊出令人厭觀可西也

五年遣使巡行天下

遣使巡行天下諸道之表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西華御史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而所與革所罷黜人甚衆時論賢之順帝於此舉二人而旌之求諸爲揜蔽者而黜之則莫不思勸與懲而政必脩事必舉矣既不能然而顧

元史開山

三十五

惑於宰臣及罷天爵而諸爲揜蔽者任職如故則是倒行而逆施也人莫而勸而懲而政事豈望其脩舉哉此其所以卒至於亂亡而莫之救也

十二年也先鐵木兒軍潰

元有天下專用國人爲將其始皆熟練者故恒取勝及其久也故老已死而繼之者生長富貴習見太平食玉衣錦乘堅驅良而惟聲色犬馬是務所譚軍事置而不問是以一旦有變如也先鐵木兒寬微普化太不花達識帖睦爾大你赤等擁重兵而據要地無不望風奔潰接踵宵遁而昔戰堅守

以効死而弗去者乃李黼星吉余闕褚不花董搏霄李齊輩困於偏州小郡之數儒生使其君相於平居時知諸將之不足用而旁求慎選以得如李黼諸賢而用之以其才知而驅策乎衆仗其忠赤以致死於敵則士氣自強而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寧遽至於亡也豈天厭胡德而故使之倒置耶惜吾諸賢不幸而丁之耳

十四年詔削脫、官爵淮安、置以泰不花等代總其軍

脫、

信任汝中栢輕蔑同列固不得爲無罪然始

元史開山

三十六

爲出師既敗李二而復徐州及再出師又敗張仕誠遂平六合賊勢甚蹙使能終任而得以盡其力未必終無功也順帝乃以冷麻之譖削其官爵而奪其兵柄幸而脫、尚執臣節而束手以聽命也使時脫、懷忿而若李羅帖木兒之仇惻思監朴不花而仇冷麻則冷麻之忿願伯璉之計必且見用而關下之兵不待李羅帖木兒削爵之後而已見於今日矣順帝不知其臣而惑於讒邪輕舉如此而用以代之者乃如龍志本驕慢無上之太不花始托乏糧終妬太平逗留不進遂致賊焰熾

原而不可據可勝歎哉

帝自製宮漏

順帝自製宮漏能使玉女依時獻善神人按更而擊鍾鈺飛仙以時而度仙橋其用心甚精而且勤矣使能後乎此心以治天下於以愛養民力而致使玉女依時獻善之心則民可使富而賦稅之入河漢川至若若之依時而獻矣陳兵簡閱而致使神人按更而擊鍾鈺之心則兵可使強而刀斗之雷轟霆震有若鍾鈺之按更而擊矣控制太臣而致使飛仙以時度橋之心則忠可使竭

元史綱目

卷七

而朝觀之來星馳駿奔有若飛仙之以時而度橋矣其所致者不尤大乎惜乎順帝之心但用之於宮漏而不能移之以治天下遂致兵民失業將士驕惰盜賊竄起四海土崩重器既遷而宮漏亦徙矣宮漏既徙則其所為依時而獻者適以報乎

聖朝之時役更而擊者適以整乎

聖朝之夜以時而度者適以整乎

聖朝之玩而不能以車輦馳載以從之於沙漠也

其而奚而用其心乎

十五年教諭鄭恒請正國俗不報

元主中國而括江南戶口統經理江浙江西河南

武田置尚書省規措所經理司以取民財用師於

本古城安南八百媳婦以討不廷詔索宋朝宣

女祿民間女子徵高麗滕女以備妾媵定服色器

與馬之制以正名分無不効中國之所為至於

人道之所始以爲父子君臣之原者乃依循乎夷

狄之陋俗而使子得以妻繼庶母姪得以妻伯叔

母弟得以妻兄妻以淪入於禽獸而不之恥此豈

所以言也使順帝於此覺悟而一明夫先王之道

以正夫倫理以革其陋俗則夫夫婦父子

人道以正綱常以立而上下各安其分禍亂將自

息矣豈遽至城亡哉而帝方習西僧演繹咒法秘

密法而日與禿魯帖木兒老的沙輩宣淫無度於

不能用可勝惜也豈天將殄其潰亂以待乎

聖人建極而大極之也耶

遣使者招諭諸起兵者

賊之所以可招之者以吾之力足以制其死命而

降則生不降則死不得不降也若其力猶可抗

而能存乎一日則亦存乎一日矣其肯束手委身

以試於不測之地乎至正失道執兵而爲亂者已

今天下攻城畧地縱橫自由稱帝稱皇無所忌憚
帝不思選將練兵振揚威武以圖珍域而顧遣
臣以招降之譬之與人相角力不能勝而欲揮
以服之彼寧服乎是以今日招方國珍而國珍
曰時及授之以治中則不受矣明日招張仁誠而
仕誠曰降及徵其糧則不與矣是豈嘗有降意乎
順帝不悟而欲以咫尺白麻以致其僂首聽命歟
枉來朝徒自示其弱耳其奚補於事乎

二十年字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
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九

冀寧既為察罕所平則當以屬察罕字羅真得而
爭之順帝因其爭也詔以石嶺為界使各統之固
已曲徇之矣而字羅復以兵而往爭是違詔也順
帝於此遣使詰責而諭使罷兵宜不敢不奉詔矣
而顧使察罕割以昇之察罕服乎察罕不服而又
遣使和解令各罷兵則非惟察罕不服而字羅亦
不服矣所以他日復有冀寧之攻而終之以犯關
也昔唐李克用救朱全忠而全忠反變之克用請
討宜討也而僖宗不許其後全忠忌乎克用而請
討之不宜討也而僖宗許之豈知覆乎唐者不在

不所討之克用而乃在於所不討之全忠耶向使
僖宗於克用之訴也能直之而使討則全忠必除
而可無濟陰之廢於全忠之請討克用之審其無
罪而不之許則亦必無孫揆之執定城之潰之辱
而諸藩鎮亦豈敢擅與甲兵恣相吞噬以成賊臣
之勢而遽至於亡乎字羅之爭察罕之冀寧而違
詔攻之是即元之朱全忠也察罕帖木兒但據其
地而不敢以請討是又質於李克用矣順帝不能
以直察罕而反徇字羅以蹈唐之覆轍能無及乎
二十三年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殺太子太傅

太平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九

元之亡也雖以順帝之昏耄而其實由於太子愛
猷識理達臘之不道也故自其正儲位即覲神
始挾皇后以圖內禪而宰相太平不從則誣殺之
并及其屬成遵趙中既而死宦者朴不花索驪則
左遷御史傳公亮惡字羅帖木兒則起老的沙之
獄而削奪其官爵及其為字羅所逐而奔撝麻帖
木兒則又以其不能立已與以兵脅內禪而分其
兵無適非不道也使特穆爾而若楚順而有立職
之心則雖求死能路亦不可得而必已就縊矣夫

惟其不道如此故中外之人莫不解體而老的沙
則通字羅帖木兒則犯關擄靡帖木兒則拒命而
國遂不可為矣吾故曰元之亡也由太子之不道
也

宋桐城錄出舊所為宋史闡幽既成快因
取元史閱之亦欲為論而心竊鄙其事微作
而復止者數回既念其事多或可以為戒而
其間有彼善於此者亦或可法不可以盡棄
也方論評之而克深弟梓予宋史闡幽於
山學舍寓書請曰宋史有闡幽元史之幽不

宋史闡幽

當闡半學宮應暇筆後置意以開我後人也
予切感之不能自已因取元史兩載可以為
法若可以為戒者著為之論凡五十二條便
付克深俾附于宋史闡幽後總名曰宋元史
闡幽雖識見膚淺筆路榛無而不能以華製
乎德善舍誠乎奸回然於讀史者考竟乎始
終辨別乎是非分析乎疑似則未必無一助
云時弘治壬子春三月既望餘姚後學後齋
許浩書

元史闡幽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許浩撰大抵皆取續綱目所書而論斷之凡五

十二條持論雖正而亦不免於偏駁

元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明〕霍韜撰 張邦奇增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涯西漢
書議十二卷》提要

西漢書卷一

高皇帝劉氏諱邦字季沛人

入關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傍沛公西入
咸陽下令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排諍者族禍
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
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
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求耳

臣按此乃漢祖四百年漢業所由鑒也後世
業網太密民生其間朝不謀夕乃相率思亂
然後知漢祖羽寬得民也宋有天下亦崇寬
厚乃賦官猶吏得以重民蓋非所以為寬也
漢祖三章之約寬民也天下所以歸歎宋所
寬賦官猶胥胥已國之所以貪歟

東征

二月癸未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
今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
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備行
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

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錄戌以十月賜酒肉

臣按復寬民力也勿租稅寬民財也卿立三老師民善也縣立三正官治也勿苛誅更戊覲老也賜酒肉敬老也漢治規模已繁見矣

告諸侯

漢王封項羽至洛陽親城納三老董公言三軍素服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鄉從諸侯王舉楚之義義帝者

臣按漢王封項羽至洛陽親城納三老董公言三軍素服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鄉從諸侯王舉楚之義義帝者

臣按漢王封項羽至洛陽親城納三老董公言三軍素服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鄉從諸侯王舉楚之義義帝者

祭

二年冬舉項籍還入關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及山川諸神當祀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臣按周之大事祭典戎而己漢祖於戎馬間

日不暇給乃先修上帝山川百神祀事其視

恤士

四年八月今日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飲轉運其家

臣按此今僅十六字而恤下之仁溢于言外宜天下歸之莫之能禦也後世詔令崇飾浮詞而無實德文雖修心且工何庸焉

武功成

五年冬十一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韓信彭越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圖壽春楚大司

馬周旋楚舉九江迎點布隨何劉賈會羽與數百騎走淮嬰追斬羽東城以魯公葵羽令

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

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淮北都下邳

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勸勞魏民畢下士卒常以

少擊衆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魏曰梁王都

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

事畢其敎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死曰先

時秦為亡道天下諸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

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

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

緩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王上下之分大王功
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
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
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勳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竹威德誅不
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成皆受地食邑非私之
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吾帝位
甚貴宜額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
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二月甲午即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元
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
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舊君其以
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秦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
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代秦亡諸身即閩中兵
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曰閩
中地勿使夫賊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
歸家諸侯子在閩中復之十二載其歸者半之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今天下已定今各歸其歸
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
饑餓自責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
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

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亡大夫以上皆
令食邑非亡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臣按諸彭至而周數時漢得秦而楚魏離也
項羽誅諸懷王之漢之厚也末即位封楚封
梁急時功也故死罪楚思連下有周之大費
也諸侯再勸然後即位誦也封長沙封閩粵
懷萬邦也與滅繼絕之義也現懷不遠矣天
下定休兵奉天子民也王者之體也復諸侯
子賜大夫爵厚士也復民田也免民奴婢定
亂緩窮王政之急也教民文法禁笞辱無
於齊禮矣當純四百豈偶然之致哉

尊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感家令言乃擬
上尊號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子有
天下傳歸於子已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前曰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
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
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大公之教訓也諸王通
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
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臣按漢祖初定天下即尊太上皇蓋東秦之
端王化之首也人道之極也其感家令之言

而發此詔也蓋費於之間善言皆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者矣聞三老言為美帝發喪亦
此類也半世誦漢祖不喜於儒非也漢祖所
不喜者周秦之季錫鳴狗盜而儒服者也有
周孔真儒漢祖喜之矣

赦

六年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
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
故犯法大者死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臣按以為習法令之故而犯法改過而赦之
即書之有過無大也帝德至矣

封爵之擇

擇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使者
天下共誅之

臣按此所謂親親而尚功也漢之子孫長守
非功不侯之權固至今存可也又曰至治世
少文多質東世質薄文浮漢擇爵二十年其
氣象何如也

獄獄詔

七年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決決有罪者久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獄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
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臣按漢祖慎刑恤民之意溢於言外然亦惟
求其當而已矣非寬釋有罪而姑息惡也

恤士

八年征冠東垣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撫歸其
縣縣給衣食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前下令恤士天下未走時也此下今恤
士天下以走時也前恤士所以平天下也此
恤士所以保天下也然則恤士卒其有天下
者首務歟

寬士抑賈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曰吏卒從軍至平城反守
城邑者皆獲終身勿害爵非公卿以上毋得冠
劉氏冠賈人無得衣錦綉綺縠紵罽操兵乘
騎馬

臣按軍平城有勞者之守城邑有勞者已賈
人射利者也妨農畝園者也士卒復優者之
也非公卿不冠劉氏冠嚴分也賈人不衣錦
乘馬抑之也漢治猶古有意此類也

定口賦

十一年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令縣未有程吏或

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
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
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臣按獻者賦帝心也獻亦有程法未立也史
多賦為獻郡邑暴也諸侯王尤暴也漢初以
十月為歲首故十月獻也諸侯王國獻也郡
吏獻也獻以日計口六十三錢定則也我
朝口賦尤輕惟賦集官吏常則外加取于民乃不
肯也

置家戶

十二年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隱王
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今
視其冢復亡與化亡事

臣按秦始皇之暴其絕也固宜楚魏齊趙又
偕王于紀秦亂自立其絕也亦宜然而漢祖
嘗為置戶守冢德之厚也

求賢詔

上征陳穉遷雒陽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
伯者莫高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
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

一家欲其長久世也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以而不與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
有欲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御史大夫昌下諸侯王御史
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欲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
勿道諸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
廢病勿道

臣按高帝求賢而曰交曰從我游蓋特親而
走之也又曰尊顯之曰身為勸駕蓋將禮貌
而顯庸之也有而弗言覺免嚴嚴賢之罰也
高帝此詔治四百年之塞所由也自後文
帝舉賢良武帝安車蒲輪聘中公光武明章
帝舉賢老純經問難皆高帝家法也

定都

要政

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台遷先封
之即績德象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
狄伐故去豳居豳文王為西伯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武王滅殷成王即位遷營成周都雒以
此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及周之衰分而為二
天下莫朝周二不能制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

沛卷蜀漢定三秦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群臣皆山東人衆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上即日駕西都

關中

臣按秦敬茂卒也脫純一言遂定漢都可不謂計乎張良者審天下之勢者也必委敬言焉乃贊夫焉何也是其所習也又曰委敬者而衣也諸將者功臣也功臣爭言不便不從布衣一言從之高帝之聽言能斷奪之好問好察而用其中也天資近之矣又曰前著高帝之入關漢基始也後著委敬之定都漢業成也世統裕後者達於詔曰得其樂矣

孝惠帝呂后附

曹參代相

相國不治事帝曰高帝新棄群臣相國日飲無所謂請事何以憂天下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矣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參等守職尊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臣按惠帝所問曹參所對一時治體氣象先知也若帝者守成者也曹參者可守成者也漢承秦弊安靜休養之固其特也更化創制富而教以亦其時也漸可爲也參度惠帝未足以大有爲而已之力又不能以有所爲故君臣拱默而天下亦被靖寧之澤後世君臣可以觀矣可以審已量力擇處之矣又曰惜也惠帝不永天年不然不如是止也又曰曹參遵蕭何約束無依聰明自運之私焉亦足法也已

廢以帝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兒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禪爲趙王太子通爲燕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四年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
而名我之壯即為所為太后聞而患之迺幽之
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下詔廢之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各之如地地上有物
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勤敬交通通
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威容亂不能
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群
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社援綏甚
深頃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臣扶此母后擅朝之始亦母后擅廢主之始
呂氏者萬世罪人也呂氏之王諸呂也為外
戚利也孰知乃以戚系歟少帝者惠帝也宮人
子也后殺其母使母張后為張后利也孰知
乃以絕惠帝後歟抑亦著漢作一阮馬又曰
自呂后啓厲階漢室世有后禍可以鑒矣宋
人猶舉高曹句孟之賢為家法嚴正何歟

西漢書卷之二
孝文皇帝上諸臣高中子

即位曰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誡產祿曰高帝已
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
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
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
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
共誅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至
代邸群臣議曰大王高帝子宜為高帝嗣願大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
不安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
敢當群臣皆伏園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
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奏高帝宗
廟東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
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臣幸聽臣等謹奉天
子璽符再拜上大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
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清宮
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遷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
大夫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

宗廟願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
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酺五日

臣按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天開太平之會
也昔呂后封王祿產適以滅宗執如早夕王
之愈也又曰劉業之居卻璽即位受命于天
也嗣世之君廟廷即位受命于祖也正也帝
由代嗣統即位于即乃入前殿下詔矣而得
其正者也又曰帝即位東向三讓南向再讓
禮之節也或曰示民以詐是謂禮偽也漢
又曰帝即位首賜民酺何也蓋古者群飲有
刑漢律三人群飲罰金四兩非喪祭不用酒
非老疾得飲酒故飲康而民食飽帝即位
位肆赦乃特賜酺以為惠後世逢酒無禁群
飲無罰天下之粟平糴于酒民多嗜酒亡其
身以及其家賜酺之次帝王不得行矣去漢
遠矣

除相坐法

帝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
犯法者以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
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

法者帝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畏
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
見其便宜熟計之乎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
下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其感德臣等所不及
謹奉詔書除收律相坐法

臣按帝曰法以禁暴衛善人之命所以御史
也又曰法正民慈罪當民從帝王御世大中
之矩也曰史道民善曰法及害民違官制政
之本重政殘民之弊盡之矣故曰文帝漢守
成令主也又曰秦法一人犯罪一家坐死慘
酷矣帝除之仁政也我
朝立法惟幾逆乃違生萬世之中極也

連太子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見連太子以尊帝廟帝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恩志今朕不能傳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禮
天下焉而曰豫連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連太子所以重帝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李父也春繼高閔天下
之義理多失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
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弗取

侍御臣張邦奇曰文帝此言直與先舜之心同宜其子孫享國長久後之諸宗室者不一再傳而覆祀可鑒矣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愛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

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臣按其德秀有言有司之建自文帝之謙讓皆後世足法也魏晉而下猶忘宗室即覆其

子去文帝遠矣

振貸養老

元年三月帝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

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軍當受罰者或以陳果望稱養老之意或具偽令

臣按方春和時行振貸恤困之令先王所以茂對時育萬物也存問長老中布帛粟肉之賜先王所以表敬獨尊高年也漢治所以述

古也

日食詔

二年十一月日食帝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得布政政不均天示以災

以戒不治過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朕之身託于士民居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循吾朕躬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幸天恩朕之過失及和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也良朕不遠國各教以職任務省錄費以便民

臣按曰養治曰治育帝王所以克共天職也天地大德曰生天生斯民不能自養是故立君以養民也因日食而求言而舉賢分職劑

治所以養民也省錄費養民之實也帝之所
以遇災而賑寬享天心也

除誹謗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族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臣按謂忠諫爲誹謗謂深計爲妖言秦人所

以失天下也祝詛得罪陷民誓也帝悉除之雖則有罪實未諫也誹謗妖言日間于耳然而天下陷於危亡者鮮矣又曰誹謗妖言勿罪是也然而說說珍行震驚朕師者何以處之哉所以爲居者難也必不得已寧如文帝除其罪以爲納誹謗母如於秦人夫其罪以絕忠言又曰秦漢之妖言非後世真諫言也又曰妖言在小民勿治可也妖言在奸臣則有爵法

勸農詔

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

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按三代而下重念民生惟文帝爲稱首其曰農天下之大本尤居人者所宜知也正月詔親率群臣農以身勸也帝月詔賜民半租實惠下也所以勸也帝之念民至矣

勸農詔

十二年二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語書數下意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未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帝前年勸農以明年六月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於歲帝之念民至矣今年減租稅明年復盡除之實惠數澤于民是其所以真勸農也民之父母也後世勸農多效官吏格例紛煩苛擾益甚務名無實去帝遠

矣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應吏民之表也以甚嘉此二三

大夫之行今為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

史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違獨也所賜三老孝者

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二匹無吏二百石以上率

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臣按曰三老高年崇德者也曰孝悌率性隨

理者也曰力田教本尚實其也曰應吏案已

奉職者也後世之獎應吏矣知崇高年者或

寡也知崇孝悌者亦或寡也之崇力田者愈

寡也帝不惟賜帛旌獎之耳矣且置常員俾

以導民勸善漢之治所以近古也使風燭尊

望不有由然歟

除肉刑

十三年五月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

刑三而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

不明與豈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歸至朕甚憐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

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有以易之具為今

臣按肉刑古帝王設之以防民俾難犯也後

世酷吏暴虐乃及假之以快喜怒故有舉國

之民則者過半而履賤痛賈焉文帝除之

棄於慘惻之意溢於言外民之父母也惟肉

刑既除則刑遂輕而民易犯姦傷愈多無法

以防宋儒張載議復為而未有定論要之帝

之好生之心則宛然可想也後世有天下者

有文帝好生之心雖復肉刑可也然而臣下

體帝心者寡也是故肉刑雖議也

侍郎臣張邦奇曰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養

之教之者備且至也後世欲用肉刑蓋先加

意於教養乎文帝自啓教未施而除肉刑其

所師者帝王之心也

議佐百姓

後元年三月詔曰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知益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
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
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
士議之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按過災而懼帝其心也固懼而思所以佐
百姓帝之仁心愛為仁政也末作晉漢酒醪
糜穀六畜食民之食萬世通患也天下之粟
出之于農而食之于士兵工商僧道所謂出
粟者一而食粟者六求天下無饑不可得已
況夫今之為酒醪以糜粟者六畜以食粟
者縱游民以耗粟者尤出于六畜之外不知
紀極此天下所以益困也世之賢君必禁食
粟馬者食肉豕驅天下游民盡使婦農廣造
酒之今日群飲者幾天下大給萬姓樂業乃
聞一賜酺以廣恩施民得一日聚飲必得德
于上豈徒然哉凡以制節謹度審民之生也
帝王之所以曲成萬物也所以盡人之性也
盡物之性也文帝此詔其知君道者歟

問相

帝初立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勃謝不知問天下錢數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
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
者而居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
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舉不內舉請侯內親附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臣按文帝所問誠初政所急陳平所對亦相
體所存也八君嘗知一歲決獄之數然後知
所以慎用刑而重民命也然後知所以先教
化而後刑戮也然後知吏不得舞文殺良民
也嘗知一歲錢穀之數然後知所以裁省冗官以節
冗費也然後量入制出不致浮費不經也皆
人君初政所急也為相不知可乎曰相之知
亦猶人居也則獄人之廷尉獄教任之內史
月總小計歲總大計居相從猶為衆多蓋審
以平施是固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附百
姓之實事也又曰帝之問陳平之對然而獄
之下學上達之理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是

故黃老中歸不相為謀也

問將

唐以李善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曰吾居代時吾面食監高祛教為言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燕頤李牧之為將也上曰吾獨不得燕頤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燕頤李牧不能不也上奴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聞唐庫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頤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

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安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遷車千三百乘致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文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昌也用郭開說而誅李牧今頗彘代之是以禁所戒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終日力戰新首摘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實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生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錄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恐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今唐持節報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臣按為唐之論萬世在將者之戒也是故同一趙也任李牧則伯殺李牧則亡國有武將敵人忌之又曰魏尚有功者也上功差六級其小過也因小過棄有功文吏之教也又曰為唐小臣也面斥文帝宋能用頤牧帝能容之又從而用其言帝德素優失優矣

勞軍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以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以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

通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通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下為

勳敗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歎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

矣卿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

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臣按周亞夫御軍嚴肅如此固真將軍矣文

帝禮敬之如此亦帝王之盛節也後世武臣

用兵文臣制之進退步趨舉動嚴以有禮事

即以矯制受戮如勢驕驕足而責之孰也是

兵日弱國日蹙以至於亡趙宋是也夫然後

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

以臣抗君武夫驕慢漸不可禁歟臣曰此用

兵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

昔禹拜善言以君拜臣可乎亦納善之禮也

朝會則固有君臣之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

近古也

侍郎臣張邦奇曰文帝承秦革卑臣之餘

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也

西漢書卷三

孝文皇帝下

治安策

時匈奴疆侵逼天下初定制度既濶諸侯王僭

僥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賈誼上疏

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庸哭者一可為流涕者

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

編以罪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治矣臣獨以

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是實知治

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

何不令臣得執數之於前

臣按文帝之世可謂治且安矣賈誼之言猶

禦口若此明君賢臣之不忘憂懼也氣象可

想也後世君臣危亡寔在日蹙猶以太平自

誇去帝遠矣去誼遠矣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敎被其殃上敎與其

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誅為東

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彛盛行義未週德澤有家馬不純如屬王者

今之不肯聽詔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勳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

得如焉歟者過啓其口也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難與傾此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之陛下之明割地定制定今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也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廣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人仁法立而不犯今行而不逆細民知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則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拉連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復世謂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何憚而久不為此

臣按此所以廣

親藩也漢初藩封過制誼慮其患而廣之如此誼之忠謀有裨裨於漢多矣我

朝宗藩百六十年事體亦有可處者臣下無言焉

不謹若也甚矣

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慢侮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綵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優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則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警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廣夷狄也熟味其言審其事勢

則武帝之征匈奴豈得已也

繡衣絲履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廢人得以衣奴妾繡繡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廢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屋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早絺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廢人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料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矣盜賊宜須時耳

臣按此所以崇禮度抑奢僭也政久則敝而法日廢故天下承平則侈風日熾而民生日困賦識者方以豐穰自幸不知亂亡已隱伏也是故禁侈奢所以弭禍亂也保太和也

高居遠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奢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無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竊戶之簞簋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果賦六百餘萬錢衆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卿道領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能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之大體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十五歲而社稷為虐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競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之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移風易俗敦崇教化也張四維定經制其具也北方民俗承胡元之後其陋其敝尤有甚者君子忽焉不思易之不及謹也遠矣

侍郎臣張邦奇曰此最切要然須行之自上

以德意感動之以責罰振興之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惟不甚相也何三代之君道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

大夫也曰以保火傳火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
通提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遵天下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過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
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
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辨謗之木敢諫之鼓
替史讀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規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七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生圖老執耨而親親之所以明有孝也行
以驚和步中來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
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解議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越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陳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
亥之性惡矣彼其所以導之其非其理故也天
下之命繫於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
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矣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
臣按此所以教太子也近正人見正事聞正
言養老尊賢日聽規諫所以教也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眚使民日遷善遠惡而
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
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
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
武廣大其得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
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
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
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德澤亡一有而忘毒益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臣按此所以先教化後刑罰也夫刑所以弼教也古者刑教合一故雖刑之亦以教之也後世刑教異用故主刑罰者謂教化為迂闊主教化者謂刑罰為刻薄甚則以含忌保姦為教化以苛詰陰惡為刑罰失古意遠矣是故刑教合一之言不可不肅也

里謗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責臣之近主乎庶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雖主上不遠也禮不敢當君之路焉變其勢者有罰見君之几挾則起違君之東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如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責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剋削笞偶棄之法庶耻不行大臣無通極重權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臣聞之覆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敬不以宜履夫嘗已在責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備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繡之徒官司寇小吏嘗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廢見也夫卑賤者嘗之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之化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上設庶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執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執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此屬庶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養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按此所以體貌大臣也臣禮重則君益事矣雖然其流之弊有大臣被誣不肯執微寧黜以死如蕭望之者有大臣被誣不肯暗死寧屈體執缺如玉嘉者則又未有以防之也舜於四凶聲其罪而已矣大臣者宜知所

擇而自護也

量錯言兵事

十一年匈奴獲數寇邊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明虜敵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制兵法曰夫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山木所在此去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去兵十不當

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瞻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蘆蒿竹蕭山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先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與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破兵法曰

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重兵襲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人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抗能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華箭木薦弗能支也不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婁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永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
狂言惟陛下財擇

臣按周書立政篇曰无詬爾戎兵以陵爾之
逆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維極治平益嚴武備居天下者萬世取法
也蓋錯此策取戎制勝之畧也有國者所宜
知也世傳以談兵為武將之事忽焉過矣又
曰戎狄之患賈誼憂之極深竊錯禦之極善
文帝未及用武帝盡用之漢世所以迄無侵
盜之虞也惜賈誼以也謬謂竊錯以誅誅宋
儒以成敗論之物又從譏焉故不惟恥焉言

錯諸言邊事載納金焚以俾苟安卒至王國
不悟此宋人往事可鑒者也我

朝邊防極嚴

太祖

太宗慮之極遠備之極密惟近年獎例日冗將日
多士卒日困邊備日弛戎虜侵盜日甚數日
得志而我日弱邊人日望夾邊地日荒廢霜
堅冰宜早為之防也是故李牧之守塞趙克
國之也田賁之積備燕錯之善畧今皆不
可忍也

竊錯守邊策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
塞馬天胡貉之地積陰之廢也木皮三寸水厚
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毛其性能
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毛其
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
者價於道秦民見竹如往秦市胡人食肉飲酪
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賜居如鵠鳥走獸於
廣漠美草甘泉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徙來轉徙
時至時去今胡人數處轉牧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火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必發則不

足多發遠縣總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
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平食若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邊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櫓石布渠巷復為一城
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謂之
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畝
西募華人及免徒役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罪及輸奴婢飲以犒餉者不足乃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履食能自

給而止即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御其亡
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
相救助起頑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
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戌卒不習地執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時從民實人邊使遠方
亡也戌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擊虜之意
利死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
矣

臣按畫錯此論祇以實邊塞禦戎狄然實古
之帝王制田里蓋井闢鄉黨州邑伍兩軍師
之遺制也所以出入相交守望相助也聖賢
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實功也錯
也祇以禦邊其用意也

畫錯募民策

陛下幸募民相使以實塞下使也戌之事益省
輸糧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走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存恤所後之老弱普過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剋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
相慕而動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
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過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閑置器物為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
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室生死相恤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為五五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口有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材有獲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五成於內軍正定
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遽從幼則同遊長則共事

皮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畫戰目相見則足以
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
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
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來
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以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仁職
惟陛下則察

臣按錯言備邊三策主戰次二策二策主守
先戰後守次弟之序也募民實塞守之善者
也為之室閭俾屬者安為募民之善者也亦

乃春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難三章
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
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
夫不明而擇於下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西山真氏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
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好善之主矣
臣按蕭錯之謀國文帝之納善官有天下者
所宜之也

賈誼論積貯

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誼上言箴子曰倉庫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誠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
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廢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憂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公私之積儲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積蓄鮮子既聞耳失安有為天下貽危
者若是而上不警者即不幸有四方二三十里
之早國相以相恤卒然遠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仍天下大困有勇力者
聚徒而衡擊麗夫靡老易子而較其骨遠方之
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通駭而圖之豈將有及
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賊民而歸之農者於
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則蓄積變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
而直為此療也竊為陛下惜之

臣按誼言備危恥以積貯為先實積貯以重
農為急皆知本之論也與趙廣漢之也昔遭
戰國日事戎馬故不知農作再遭唐末之藩
鎮五季之亂離遭金元之戎狄保首領且不
暇故尤不知農作是故重農之論在此方尤
急不可忽也貯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君天下
者鑒之矣

晁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職而
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
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養不養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難卿姦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叢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則食餓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

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臣輕貨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本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責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責粟責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

臣按錯言雖詳其要惟曰明君責五穀賤金玉而已責五穀之要惟曰以穀為賞罰而已其責五穀也而豈徒於內安中國外鎮四夷

而已矣江南之農不勸自勸此策可緩也自淮以北民不知農由唐末迄今七百年矣邠邑有利水利不興農桑不勸民窮則盡即諺曰天教嗚呼古之求資天地化育者果如是耶

特即臣張即奇曰民尚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國有根不然得民如得魚鳥何足恃哉甚矣重農之當務也

西漢書卷四

孝景皇帝

文帝廟樂舞

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舞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開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或者欲不受獻不利其利也罪人不答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藏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尊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以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義奏

臣按文帝盛德今主也宜子孫世世獻享也詔所稱皆非溢美抑亦猶見古人祖功宗德之實也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詔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紀元年朕甚痛之耶國或就墮無所養棄穀蠹咸

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不得徒其讓民欲徒寬大地者聽之

臣按土墾民稠則民有側足爭尺寸之地者矣土廣民稀則民有棄沃壤以植草木養狐兔者矣徙而均之鼓之舞之而民宜之亦有天下者裁成輔相黎養化育之一事也

議監臨職罪

魏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兒重受財物賤賈責責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者令廷尉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

賂賈故賈皆坐賊為盜沒入贓縣若官吏違徒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今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罪其所受賊

臣按官曰監臨親民者也受民飲食物固非法也情可哀也償其費可也受他物則賊也賈賤賈貴捐民利上者也尤非法也坐贓為盜論之嚴也違徒改秩者也罷免黜秩者也受所治送物且有罪為元強賈取者乎罪尤重可知也重告捕之賞所以嚴賊吏之禁也是今也中正之極也又曰漢法凡盜錢無赦

監臨受民他物及賈賤賣皆生贓為盜論
則殺無赦可知也沒入其賊絕貪之要也凡
賈賤沒入而且得死貪者何利焉貪吏懼即
小民寧而邦本固矣

咸筭詔

元年詔曰加筭與重罪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其定律筭五百曰三百筭三百曰二百

臣按文帝不忍肉刑之殘民也以筭易之然
有筭未畢而人已死者帝復減官著今為是
亦仁民之政也王者之體也父母斯民之心
也孰謂帝事刻薄乎

頒禁老幼

三年詔曰高年老人所尊敬也鮮寡不屬
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
及軍者未乳師朱備當納禁者頒禁之

臣按憫老恤幼王政首務聖婦未懷仁人所
隱景帝此詔亦近古而善者也司法者也律
曰老幼不考訊此意也

詔封蕭何後

二年詔曰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
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
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臣按興滅繼絕王者取世之大德也雖然有
權度焉不可充施也蕭何者漢功臣也功在
漢室而肇四百年生民之命者也其絕也不
可以不繼也若夫乘軼幸禍以獨當責心非
拔世功與身沒得無戮幸矣又烏足繼乎帝
封蕭何後蓋其中禮義者也

肇七國

三年詔曰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
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由功德建立諸侯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
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柱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
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繫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誅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
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稚梁約從謀反為逆無道

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代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墓甚暴害而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燬御物朕甚驚之朕素服
避正殿將軍其勒士大夫擊反虜斬首捕虜比
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
詔者皆要斬

臣按七國同反無罪為甚吳於文帝之朝已
畜反謀以是故賈誼治安策謀之極精廣之
極善惜文帝未之行也誼之說行七國無天
禍矣抑景帝帝猶能覺罪致討焉書存耳惜者
豈能續而備服也景帝有為又曰張敖六師
無壞我高祖寡命亦其處乎免矣

平七國

三年吳楚反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請曰楚兵
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
也上許之既發會兵滎陽吳方攻梁也急請救
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七請

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帝詔救梁亞
夫不奉詔堅壁不出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
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食欲退數挑戰然不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不亞夫堅壁
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隙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過引
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凡相守攻三
月而吳楚破平

臣按梁孝王景帝之弟而文帝之子也敵兵
圍困亞夫不救何也委梁餌敵吾棄其故乃
得制其死命也兵法也不幸此人破梁也乎

曰可也其可何也七國同反憂在宗社是故
不戰為梁計也且後攻梁吾絕其食不戰屈
人之策也是乃所以救梁也梁王急請不往
帝詔不奉何也勝算定則不可以挽也詔且
不受則定可知也若宋儒則斥曰微命大不
敬曰驕悍大逆而繼車微之矣故曰亞大能
為將者也帝亦能任將者也

赦吏民

六月詔曰逆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
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
及通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燕等與濞等
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

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

臣按七國反七國王侯罪也七國吏民無罪
也反者殘誑誤者赦職梁應曾從同治之理
也定為亂安反側之略也後世人一遭禍根
株連絀殃及無辜因以亞亂可以鑒矣

縱獄詔

中五年九日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
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
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
罪者失職者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惡法為

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獻之

臣按高帝有獄獄令矣漢世守之宜若不必重錄者然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以苛為樂以刻為明酷吏之弊也貨賂為市朋黨比周賤吏之獎也賄賂相濟民不得其死者衆矣是故獄獄帝王仁天下之心也妻妻為見漢家所以俾屬天命者固有在也

吏車服詔

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未服宜稱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閻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未服輜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輜車騎從者不稱其官求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臣按此令所以兼事威也吏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是不惟清上下之分而已也是亦易以為也車服異則教不自重乎是故筆威辨則教恩息矣此義明則閭閻存禮天德立王通作矣

減笞詔

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

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笞令

臣按前心減笞五百曰三百減三百曰二百矣然而民猶有死者乃再下此詔帝之念民至矣有後不亦宜乎

獄獄詔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慧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所不能決移送尉有今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獄令治欲者務先寬

臣按有令獄而後不當錯誤者也獄者不為失非無失也寬莫錯誤之罰也所以開其改

過之門也吏有改過之門也則獄或無冤民也當之念獄至矣

令二千石簡職詔

後二年四月詔曰雖文刻錄傷農事者也銷鑄黨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案歲祿服為天下先不受祿減大官者錄賦欲天下務農錄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履毋懷弱農毋暴寡若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轉丞長吏也。最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備其職不事官職耗貲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臣按累帝此詔簡曰教切萬世安養天下者所宜知也。其曰吏以貨賂為市，非法與盜盜亦古今通弊。然累吏弊重，重農亦貴教，農斯可矣。天下皆貴教，農則金玉食吏為得多，教則粟為改曰貴教，粟賤金玉此食之本也。有天下者至急務也。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饒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該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聚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蠶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首坐，賊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黃金珠玉饒不可食，寒不可衣，萬世格言也。勸農桑蠶種樹萬世急務也。有天下者，專實農桑不實金玉，然而民不得其養者寡矣。穀粟為重金玉為輕，然而貪吏不改行者寡矣。欲禁珠玉莫先於百官改設坐賊為盜之法，可謂嚴也已矣。雖然本界之地尤在期，廷有天下者尤所宜知也。

西漢書卷五

孝武皇帝上

建元元年

臣按古帝王無年號，年有號自武帝始。武帝即位年十六，制度規模已起，邁前繼矣。得伊呂為佐，其致唐虞三代之治，何有哉？或曰：董仲舒非此儒數，臣曰：仲舒之學武帝用之矣。若尊六經，黜百家，作禮樂更制度，皆仲舒啓之也。所不用者災異之說也。觀仲舒災異之奏，則李諱所極可占矣。是可失望伊呂之門乎。

復高年子孫

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父耆耄，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追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其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爵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臣按此詔深得立教之本。復子若孫，俾身供養，尤敬老之實惠也。

恤下徵賢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

罷苑馬以賜食民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中公

臣按省衛士罷苑馬文景之世能行之矣惟安車蒲輪徵魯中公帝王禮賢之盛節也文景為未之能行也是乃帝所以失於三代也後世亦未之能行也

策賢良

元光元年五月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得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蒼比隆渠搜民苑練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林不崩川谷不塞

麟鳳在郊數河洛出圖書鳴摩何施而泰此與今朕獲奉宇廟風輿以來夜寐以思若涖淵水未知所濟倚與儒興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光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臣按帝策賢良而曰章先帝洪業祖武者也曰參光舜配三王帝聖者慕古者也惜乎漢儒未有以當帝心也又曰文帝嘗策賢良矣所得非醇儒也武帝得董仲舒有光於漢多矣是故錄焉

問公卿

二年春詔曰朕脩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嫖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聞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臣按帝征匈奴勞敝幾三十年然後復焉漢家四百年無戎狄患武帝力也米人以窮財盡數百萬以局一時之佚女真再至卒覆宗社然後之武帝征匈奴為子孫黎民計也不得已也

徵史氏

五年八月令曰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臣按曰明當世之務識治體者也習先聖之術明道學者也縣次續食招之厚也前已安車聘中公矣議不舉孝廉者罪失漢世求賢之途如此其廣也後世專以科舉取士數浮文不察實行不足漢遠矣

議不舉孝廉者罪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教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襄德操賢勸善刑暴五常帝三王所歸昌也朕夙興夜

獲嘉與字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幸敬
選豪俊講文學曾參政事祇祈進民心深詔執
事與庶幾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張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囑曲
隱勸元元厲蒸庶崇卿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
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
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

地畧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
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幸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
辜無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武帝固急於求賢者也有司亦其奉
職者也皆後世所當法也其曰附下罔上謂
姦臣黨構以欺君者也其曰附上罔下謂佞
臣迎合以蔽賢者也曰死曰刑罪差也在上
位不能進賢尤萬世大臣所當深戒也漢之
君臣猶有有意此類也

分諸侯王子弟邑

二年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呂邑
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
使有列位焉

臣按此所以詔諸侯王也其詔曰曰梁王城
陽王願呂邑分封子弟而許之也遂以偏
詔諸侯王也即賈誼告文帝之策也趙策早
行七國可無天禍矣

制詔御史諸侯王武欲權私恩分子弟邑者今
各條上朕且令臨定其號名

臣按此所以詔御史也御史奉行封邑之制

其也又曰漢於親藩授之國邑即土地人民
得專有焉政令得專制焉守令得專臣焉故
吳楚淮南齊地過制多謀反逆亂建官制
其郡邑遂激而變惟賈誼治安策請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
心文帝未之行武帝行焉諸侯王亦以得分
國邑子弟為幸自後藩封無逆者哉

朝藩封雖授之國邑然土地人民不得專有焉政
令不得專制焉守令不得專臣焉故無亂大
不悖之患惟世代日積

宗文日繁

郡王將軍中尉

即主儀賓之屬以數萬計皆仰禄于

朝廷無限極世代愈久則禄愈多不知何策若

其後且臣愚竊謂今日封建之法已無虞夏

商周之制矣宜再取漢法而無行焉制其初

封之祿後無加蓋王侯子孫分食初封之入

而裁庶幾數有限節而民易供也再取宋法

而無竹馬侯王子孫願出仕者願治生者聽

與衆同庶幾侯王得自主養不全仰食于民

也此制也

聖人在位必有以交通之矣

詔太常

五年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

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為

諸朝其令禮官勸李講孫洽聞樂道與禮以為

天下先太常其議于博士弟子崇卿黨之化以

厲賢才焉

臣按文帝之世庶矣富矣而教化禮樂未之

及也武帝舉賢才興禮樂卓然志於三代禮

十大畧不世出者也或以多德譽為可謂不

善恕矣

達謁者巡行詔

元狩元年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之體支

體傷則心惜但曰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路

兩國接環林於邪說而造篡殺此朕之不德諱

云憂心慘口念國之為害已放天下特除與之

更始朕嘉孝弟力田袁天老脫孤寡鰥獨或置

於衣食甚憐慈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

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也弟人五尺卿

三老弟者力田弟人三足年九十以上及鰥寡

孤獨弟人二足絮三斤八十以上弟人三百有

寬失職使者以聞縣卿即賜無贅聚

臣按帝曰君者心也民猶之體仁慈惻隱之

氣溢於言外真為民父母之心也因淮衡造

逆而恤及孤寡者推其所為也賜米帛有左

實惠下也縣卿即賜無贅聚便民也優老也

行恩恤尚者宜取也

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

主子問焉齊王曰嗚呼小子聞受益青社服承

天庠惟稽古達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

嗚呼念茲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

明顯允義之不圖俾君子息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愆不戒過句干過國害於爾躬
嗚呼保國又民不可敬與王其戒之

臣按此策簡平嚴爾雅有訓誥遺風焉曰好
德元明顯光日不載山于通國害于爾躬七
守藩邦者之大戒也

遣博士循行

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也司以弊輕多發農
傷而末泉又禁無并之空故改獎以約之權之
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喻夫
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急奉憲者所召導之
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攝慶史因衆說以
侵蒸廢邪何紛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
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貨與
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諸
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
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廢亡位及充失職姦猾
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
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因弊於多姦而改獎以約之此古之帝
王應時創制稱物平施之理也因改獎遣使
而存問窮民善推所為也論三老孝弟舉獨
行問隱廢及充失職及野荒治苛者皆王者

之休也振俗歸治之要也宋儒之議此者或
寡矣

遣博士中華循行詔

元鼎元年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
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
潦移於江南迫陸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
之地火附水播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傳
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
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臣按武帝念民若此故雖征伐四夷動兵費
財而抑本國也論者等之秦皇感矣何也秦
法所苛重者農民也武帝所苛抑者商賈也
農民病則抑本國商賈抑則末作寡來作寡
則農民多而抑本國是秦漢興亡所以異
也

察茂材異等詔

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馬或奔逸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
功名夫泛駕之馬跡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
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
國者

臣按此詔見帝之材畧惟之蓋一世而中亦

衆樂皆在鼓舞之中也蓋縮朒小材類無小
過然不足以任重致遠有非常之才或異俗
累政世無全才而任天下之重者愈難其人
故曰泛駕之馬非地之士非常帝執御之君
天下者可以自拂也已又曰孔子云無好之
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好惡之出于衆猶
必察焉何也慮俗衆之好惡未必公也帝取
斯紀之士猶精合孔子者歟暗合孔子者歟
定正朔

元封七年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
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改制不相復
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
地四時之極則順陽陰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
則

臣按三代正朔所上不同孔子欲行夏時至
武帝乃定年之百玉莫之能違焉然則唐之
有功千復世遠矣大矣

搜粟詔

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趨過爲搜粟都尉
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廢故曰代田古法
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則長

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百而播種於中畝
生葉以上稍擇醜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苗稍
壯每擇醜附根比盛暑醜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天爲田一
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縹田畝一斛以上善者任之民或苦牛
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秦光
以爲丞教民相與廣競率多人者田日三十
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豐關遠城河東弘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臣按趙過代田之法萬世民物所宜之也今

自淮以北地廣民情耕耨無法旱潦無備歲
凶荒歉數散無救有範圍曲成之責者固若
是耶又曰後人推田漢武外平四夷內修禮
樂而已不知其重農固如此也

西漢書卷六

孝武皇帝下

賢良策一

臣謹按春秋視前世行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必先出災害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驚懼之尚不知變傷敗過至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士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在禮勉而已矣種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種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聖王已沒子孫安寧數百歲禮樂教化之功也康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欲得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山水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古之王者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

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離亂世也播除其逆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更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者仁誼體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

臣按董仲舒所對若曰天心仁愛若曰禮樂教化若曰正心正朝廷若曰更化善治皆當時急務異世格言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有所為天地應為猶心欲有所為四體應也人君者德教之宗主也天地之心之會也人君動而淑焉天地之祥福應焉動而惡焉天地之妖禍應焉猶夫四體應心而動者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天而天弗為之理也有天下者常事也仲舒天人相與之古事天者之說也和天之至則未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諫諍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飲錄衆聖輔德賢德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問天大顯散宜生聚於朝

爰施兆民天地歸之武王行大誡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也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因固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曾子曰善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頤陛下因用所

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養士之

大者莫如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

之士教考問以進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今吏既亡

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茲

為市貧窮孤弱困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古

之所謂功也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參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

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

起功今則不器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

無耻賢能渾渾淪淪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

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

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以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庶眚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臣按仲舒歷述堯舜文武至於周公而勉之

曰專所聞行所知可謂得力行之要矣立大

學以養士可謂得教化急務矣任官以稱職

為差而黜累日取責之禁可謂得量材鼓舞

之機矣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聖人

法天立道亦遵養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人之所為善惡之極與天地流

通而往來相應古者脩教訓官務以以德善化

民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

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臣聞聚少成多積少致鉅故聖人莫不以黜

陟致明以微致顯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

庫情性察羣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所以得

令名而榮紂之可為悼懼者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下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禹三聖相受而守一遵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道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仲舒所陳雖多然上稱唐虞下悼桀紂則其要也尊崇六藝罷黜百家尤共於道卓

見大原者也後世以董仲舒為漢醇儒不有

由然歟

侍郎臣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通達

性命之系後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之正傳

而足以為百王之大法也已

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共稅下足以嘉妻子極愛故民親從上至泰則

不然而用商戰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

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頗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荒蕪越制輪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事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後為正一歲也戌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結末半道斷獄嚴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以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無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戒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臣抑此補藝井之說也有天下者不可不之

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錫之地萬世通患

也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仁人念

之宜惻然傷心也

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

董仲舒

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盛者去其角傳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

人乎此民之所以驚心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

位家溫而食厚祿固衆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修美溢倉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家見織帛怨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荼溫而後其餐曰吾已食祿又奪國夫紅女利庫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也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燕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而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曰疾而利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曰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是而倣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庸人行哉夫皇以求財利常恐之庸者庸人之意也皇以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倣為庸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臣按此章仲舒三策語也移錄于此所以限田之政也欲限名田誼自責者始責者責其資力與民爭利民安能如之哉蓋言也有位者可以長念矣可以長念矣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帝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絺綌足履絺綌以常衣冠蕭蕭為席兵木無刃衣經無文集上書囊以為蔽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事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成中為小國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璽屬宮人簪璫珥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錦文絲叢珍怪擅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著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此治矣易曰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臣按書曰鑒于先王成憲詩曰無念爾祖東方朔告武帝不稱唐虞三代而稱文帝其猶詩書之遺訓乎夫欲平天下莫要於限民田矣欲限田必使於食祿之家失雖然朝廷者天下之末也吾而崇奢若此可以訓百官乎故正百官莫先朝廷矣嗟乎武帝之不能光舜文武也其以此乎可矣鑒已可以鑒已

壹關三老茂叔太子

初上年二十九生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教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齊家嚴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耶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遣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復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

罪每戒太子宜督取上意不應輒有所縱捨之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江充用事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盡太子新充遂陷兵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掇紀言太子反上奴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

壹關三老茂叔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諛毀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覩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之為漢之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整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亡之心起而致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

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止於藩懷涕居子無信心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諂諛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訖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說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銖之誅以陳其愚志在臣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謫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必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凶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臣不勝愧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閣下

書奏天子感悟父之至盡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完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武帝慰太子者如此則帝之知子之明何如也其征伐四夷也豈得已也後是世雲貴閭身張被酒泉得露王化皆帝德也豈可忘也又曰三邑訟太子完如此則太子迫於諛臣此非其罪明矣武帝感悟族滅江充作思子宮作歸來望思臺則武帝亦知太子無

罪死矣後之有司乃論太子罪而議曰矣何也夫加人以不孝之罪當常其父子之情太子者武帝未常加以罪也漢之有司及後世史臣必議其罪可謂九原不白之冤矣又曰太子完矣群臣無敢言者臺閭三老言人所不敢言嚴父子居臣之義備失其亦賢而隱者歟又曰太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宇內生民所托命也江充能快快臣構陷致死是亦利口覆邦之戒也是亦酷於用刑之戒也是亦妖術惑世之戒也

孝昭皇帝附武帝少子

令民毋出田租詔

始元三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臣按昭帝承武帝用兵之後乃能蠲租恤民如此可謂善繼述也已足故備列詔錄守成

者戎馬

○四年秋已詔曰此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元鳳元年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東與馬及苑馬以補遺

郡三輔傳馬其令即國母飲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即得以穀粟當賦

○三年春正月詔曰過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亡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貨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穀粟當今年賦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能不急官戒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惡焉其減口賦錢

賜歸福等策

元鳳元年三月詔歸福等伍人以德行徵至京師賜書策帛人五十尺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臣按歸福逸民也昭帝褒獎之禮重之而不勞以官職如此旌德尚賢振揚風化也漢治所以述古也此制也我

美宗待吳興弼有行之矣

封范明友等詔

四年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羗騎校討

將羗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及虜復傷率擊武都反氏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為平陵侯

臣按昭帝承武帝洪業世如其能寬租賦省力役與民休息而已不之其未嘗施惠於之防也是故武帝軍功封侯不錄昭帝錄烏微顯聞幽之志也

西漢書卷七

孝宣皇帝

議矣太子號謚

本始元年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謚置園邑

臣按皇太子被江充構陷以死武帝作思子宮莫惜乎不遂因思制謚表其家庶得游魂有歸也宣帝太子孫也而即位即謚號謚置園邑東壽良心之發也天理人倫之極也情時有司不掣無術以宣帝為昭帝使謚太子曰矣宣帝孝心卒莫伸焉

議武帝廟樂詔

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躬身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近平氏昆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敦養來享運大聖修郊祀建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皆端應實異出曰麟獲功德茂威不能盡宣而廟樂未振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獻

臣按論儲徐階曰漢有文武如車有兩輪也缺一不可此言是也蓋漢尊文帝曰太宗

卑武帝曰世宗孝子慈孫公天下為世為心

也又曰漢人稱其祖功德宇不溢莫收曰猶有古意也又曰漢武之功漢子孫賴之其來章六經攘斥四夷定正朔興禮樂後世賴之然則報祀武帝者雖後世可也況漢人乎

置建平詔

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喜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欲陷則予所死比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吏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應焉乃下詔

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

次缺不當使有罪與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

甚傷之今遺述史與郎鞠縱任輕釋其重連

平鉄六百石負四人其勝平之以稱朕意然

臣按馬融注時常事宣帝居而火事以馬融注

臣按吏用法巧文寢深而自替己之不德宣

帝可謂厚於貴已而切於恤民者矣每歲議

獄徒幸宜寬居尤其切念民隱也或者議

帝刻厲太過誤矣蓋帝之所疎而不赦者必

其有罪者也後世以姑息有罪為寬仁故議

帝刻厲誤矣又曰帝幸宣室所以誤矣來獄吏刻錮之弊之姦也東萊呂氏薏蔽輕警焉甚矣誤矣

優崇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充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後屬使自得新

臣按宗室有罪不黜惡者其微焉有賢不錄善者終集焉皆非親之中也是今也開遠

善之門廣於屬之化亦仁厚之道也

令郡國舉孝弟詔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遠寧民不明又側展興念慮萬方不忘元之唯恐差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諱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臣按漢世本賢必以孝弟何也蓋實行積於家達然後聲譽著於鄉里不可為也後世取士專以浮詞故士之能父者率先收錄而敦本尚實之風息矣俗之所不美世以之所以不治也必欲致治盍及本矣

有義者勿錄事詔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違義經凶灾而吏錄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錄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此詔所以教民孝也敦風厚倫之所急也後世議帝專任刑法吏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

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

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臣按古者制刑必即天倫非無以也三代之教明人倫而已五刑之用所以弼五倫也此詔於人倫厚矣辭亦側隱王者父母中雷之

赦也

裸獄吏殿最詔

四年九月詔曰全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令孽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瘁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者若瘁死所坐名縣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臣按職吏殺人非直斬絞之用已也或蓋楚
致死或繫械困死或饑寒以死殆教倍於斬
絞死者王者殺一人三五覆奏不但已也酷
吏賊吏肆一怒焉教人死於獄死於處者蜂
蟻馬耳是故酷吏嚴殺平民倍於帝王大獄
之教而人未之猶也以獄因考課帝之念獄
至矣至矣酷吏其有改乎

博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子大道是
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

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

石各一人

臣按漢高帝首詔求賢故子孫累世承武焉

我

太祖皇帝用賢圖治或以孝弟力田或以賢良方正
或以人材不一其途故得人為盛近世取人

局以科目狹矣

全二千石察官屬詔

二年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
養賢群生也能使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
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傷二端深

凌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
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
與諂佞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且取名譽
營致求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者毋之出今年
租賦

臣按折律飾辭以成名罪酷吏也亦猶吏也
罪父者也與諂佞飾厨傳剝下佞上者也最
法盜名者也昔禹氏通弊也為今之世惟尤
甚

益吏條詔

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官
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
百石以下奉十五

臣按帝既發求吏治矣復益小吏俸則所以
恤其私者無不極其至也其有不職卻手吏
職修然後民得所矣

褒賈霸詔

四年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真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褒視銀寡賄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

罪囚吏民卿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
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弼其賜爵閭內俸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顏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
皆以差賜爵受帛

臣按宣帝之褒異貴霸者如此郡守其有不
宜職乎是故重守令所以重民也重民所以
重國家也此制也我

朝有行之矣

戒不桀姦邪詔

黃龍元年正月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
本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睦海內康平
其德帝可及也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
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陰明先帝
之德也今吏或不桀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
不桀或以酷惡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
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錄使省減兵費不動
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大而
已務為數議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
任諸諫諍者幸徒自給者皆止御史案計簿疑
非實者按之使其偽毋相亂

臣按以不桀姦邪為寬大姑息之弊也以酷
恩為賢深刻之弊也計簿具大欺護避諫巧

偽之弊也皆萬世通患也惟今日為甚國治
者宜知所以易之製

親相諫諍劾劾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曰車師者不能下
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
兵擊其在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故能諫諍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
已不德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常有番意
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華屯田
車師不足政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者今邊郡困乏父子
共犬羊之食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
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策
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難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
變因此以生今郡國中相多不實選風俗光寧
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
二百三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戾也今左右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貽孔子

所謂吾李恐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也願陛下與平昌使樂昌使平恩使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

臣按武帝朝練征伐不錄非時宜也宣帝朝
練征伐則錄適時宜也漢漢世夷狄暴甚非
帝征討焉後世豈能寧也宣帝時中國尊安
失勞師遠征非時也魏桓錄錄為權時也
趙充國屯田策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責誅而戮戰
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為不可勝先以待敵
之可勝蓋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王其美地為

草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時志而明主

艱師罪兵萬人留四順天時固地利以待可勝

之虜雖未即伏事兵決可養月而望虜死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此空支解是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虜全不

得歸肥就之墮貪破其聚以成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就田作不失農桑三也軍馬一月
之食度支士田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秦省四士卒備河湟漕糧至臨羌以詠虜揚
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下所伐村
錯泊郎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塞飽敵幸不出
今及畔之虜軍於風寒之地難霜露疾疫成
之患至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風遠追死傷之
害八也內不損城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之
憂十也治湟臨中道橋令可至洮水以制西
城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有
餘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村下犬馬盡東不識長

再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承擇

臣按充國陳屯田十二利後世屯田之制所

自始也夫出師費財有國所忌故用兵於

承平之世屯田之策不可忽也又曰是時也

兵威既震虜戎遠遁不可勞師以追萬里人

留屯邊制虜益全勝之累我先得之故也

若敵人出沒猶未可測彼死生之命吾未盡

全制則此策尤宜審處之地又曰儒生知充

國之屯田為不任戰者也然而不知其所以
善制戰者也然而識之可與語兵矣
常平法

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稔較
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
歲遣關東錢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減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
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
壽昌欲進罷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每二萬
七餘有勦衆之功恐生早災民被其災壽昌習
於商功分鉢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
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全邊郡皆築
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
而糴名曰常平倉

臣按漢郡國中歲漕之役浙泥以至勞費大
矣耿壽昌建議糴之議可矣利農可以足國
策之善者也蕭望之以功分鉢詆為未是商
如理者是民哉或輔相乃平天下者至急務
也又曰穀石五錢豐稔極矣吏多賢良之政
也然則欲歲常豐其先選良吏乎又曰穀石
五錢太平樂矣可想也宜帝其當漢宣極盛
之運乎三代而後文景富庶矣猶憂匈奴武
帝伸威遠拓矣乃或虛耗宜帝承文景武之
後選擇守令厚於恤民故後稱極盛又曰今
京師設一常平倉救天下穀麥物貨代民輸

租賦而征其直亦變化育一事也古以是國
本以利民其實一也
路溫舒上尚德劾刺書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
受命之統滌煩文際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泰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
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華之危饑寒之患父子
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
然上下相賊以為刻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情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
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捨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欲囚人不勝
痛則飾辭以視之使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
之上奏是欲則獄練而周內之孟春當之成難
咎錄聽之猶以為死有餘事何其則成練者畏
文敗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
桎梏為一切不顧國意比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肅之靜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做敗
法既正離絕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

臣按路溫舒之論曲盡做吏情樊君天下者
不獨懲結吏則生人何幸焉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
未何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
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
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跡陰陽陰陽之分以日
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
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土蓋五帝

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之卦

不可以治之也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

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

民事於靜動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二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大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無怨祀饒

可與風雨不時側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
寒在身則亡無恥冠賊盜究所緣生也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

不歸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謨者臣

帝受詔長樂宮曰今郡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

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教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

下近先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士禍

殃年壽永寔是本末兩安天下之大體也臣謹

法之中謂者趙光舉春李舜夏兒湯春秋貢奉

典各四人各職一時大謂者案章奏制曰皆可

岸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意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者頗非時節事御史大夫奏

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思

澤甚厚鎮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幸甚一

時已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臣按古者帝王勤則法天量曰道教人事勤

於天下通應於上猶影響也外而政則各指

內而動靜起居言止休咎不爽為是故天從

王道非有二也高帝革創規模已若此矣非

古道猶有存乎親相以告宣帝理陰陽順四時也相職也

侍郎匡張邛奇曰親相和陰陽而吉問牛喘漢述古故人士往之能明天道其治效亦不同失不明天道而相天下者終考道也

西漢書卷八

孝元皇帝

宮師希御者勿治詔

初元元年九月詔曰問者陰陽不調穀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貢之居其令諸宮師希御幸者勿總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臣按儉全德也嗣世之君承豐富之業難儉為繼元帝之恭儉亦其天資之愛也

論節儉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林馬不過八匹

囂堂而不調謂之水摩而不刻事與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賈職而已收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

臣按此乃五帝三王聖德之盛之儉之愛也後世不可復見矣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赭履草器無明文金銀之飾

臣按高帝文帝景帝恭儉實德猶有古風焉

後世亦不可見矣

後世爭為奢侈轉曰益甚臣下亦相效效衣服
履綉刀劍亂於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
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惜矣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逆天
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
愚以為宜如太古雖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食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
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箇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千萬
可廣漢主金銀器盛冬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
五千萬東西鐵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
嘗任之東宮見賜柱案畫文畫金節非當所以
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謂大饑饉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亡又不
葬為犬豬食人互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
勝氣成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
父母故當若此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
人以填復宮及并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
和禮正多藏金銀財物為數無算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陵宮女置
於園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姑

帝要駕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愚有所
事言群臣亦隨故事可甚痛也

臣按此乃武帝以後奢侈之弊可戒者也
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
數百人豪富吏民富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臣家廢尊埋骨虛地上以實地
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臣按上之奢上之化也古今通弊也有天下
者責自反矣

唯陛下深察古道徒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
春物三分去其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

賢者留二十人餘悉賜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城可哀怜也廐馬可
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
園自賊西南至山西至郭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然天意
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維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二不
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
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眉上下臣
為不勝幸口不敢不盡愚心

臣按自古國家治安不久多致敗亂何也皆

子孫不守祖家法奢靡日甚浮費日增天下日困所致也漢自高惠至文景之世官女十餘而已後世則數十餘矣廩馬百餘匹而已後世則萬匹矣御服十疋而已後世則歲費鉅萬矣朝廷奢費若此由是諸使莫不豪富吏民爭效侈靡未作日多農民日困歛不敗亂得乎是故貢禹節儉之論萬世守成者之鑒也

賦算錢贖罪之弊

貢禹

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在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十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可悲痛宜今可見七歲去盡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等古者不以金錢為榮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餓者今漢家賦錢及諸錢官吏卒歲功十萬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餓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桑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桑出雲耕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誅此也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巧智好木美食歲有十倍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不避寒暑梓山犯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粟稅卿即私求不可勝共故使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資窮則赴為盜賊何者未利深而或於錢也是以發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樂市井勿得販賣租稅釋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

臣按此法行雖勿井田亦復三代之治矣

孝文皇帝時貴廉賤貪污賈人贅啗吏坐賦者皆禁錮不得為吏實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雖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全行禁止海內大化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較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姦軌不勝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歟諫而善言者專於朝諛逆而狂者責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尤樂何以禮義為吏書而仕意何以謹慎為勇猛而唯官行雖大氣家富執足目持義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取富者為廉僕廉姦而得利者為壯事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此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設有賊者輒行

其誅亡但先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臣按高言寬口賦恤民也禁錮錢葉珠王抑

未崇本也入粟贖罪入粟補吏賈生墨錯濟

遺之策也權宜之術也其況之弊富者犯法

不死賊者以財得官天下遂大壞高言禁之

萬世中正之論也

蕭望之傳

宣帝寢疾選大臣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

少傅周堪至策中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太子嬰

專號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教晏見言治亂

陳王事之望選白朱雲散騎諫大夫劉更生侍

中金幣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道上以古

制多所匡正上甚卿納之中書宦官弘恭石顯

久典樞機又時傾天望之以中為書故本望以

明賢之選用宦者非國舊制文又違古不述刑

人之義四欲更置士人錄是大興高恭顯忤恭

顯奏望之堪更生願望掌權執請者召致廷

尉

臣按昔昭帝年十四上官桀誣構霍光罪狀

帝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昭帝

之明何如也元帝即位年長其蕭望之周堪

受遺輔政責任重矣蕭為師傅知且信矣宦
者誣致其罪帝不能察帝不信帝反也逮矣
其時者一也

時上初即位不省詔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

臣按帝初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已暗矣反

知之即詰恭顯而致不忠諫之可也乃不然

帝之暗二也亦憐也

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

德化開於天下而先驗即傳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

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教望之軍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帝謂德化未開先驗即傳為失矣即引

咎自歸諫恭顯罪可也乃售史高明憲詐誅

免免望之是望之無罪之中又得罪恭顯吞

中又益甚也帝不能察其暗三也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專師而重傳故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開內使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望之

子散其中即後上嘗訟望之前事二下有司復

奏望之前所明白無錯許者而教子上旨綱引亡章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諸逮捕

臣按有司之奏黨河奏顯者也帝知望之無罪即誅有司奏其黨黨罪狀可也乃不常

之時四也

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誅辱^{連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

坐便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終不坐非願詎望之於牢獄審其狀心則聖朝王

以施恩厚上曰肅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諸言簿罪必亡所憂上乃

可其奏

臣按恭顯知望之素剛不肯就獄吳必誡之於獄者致之自殺也帝知望之無罪不肯就

獄吳必誡之於獄者受恭顯之姦也恭顯玩

帝如嬰兒然帝不能察帝之暗五也

顯等封以付調者因金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欲自殺其夫人之止為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云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歎曰

臣按恭顯等帝但雲召望之耳已外乃馳圍其比第逼之望自殺也帝不能察其暗六也

天子聞之驚拊曰手憂國疑其不就牢獄果然然後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重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召恭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

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帝既痛殺吾賢傳矣即按史高恭顯及有司罪狀誅之為吾賢朋黨殺人之成可也

乃惟涕泣而已涕泣何益焉吾賢人焉所德焉帝之時七也不惟暗也亦懦且愚甚矣又曰

漢東之裏自元帝始元帝恭儉今德之君也何為致哀我觀望之事可親其妻吳夫人主

優將不斷則吾人得肆正人蒙禍雖有仁心

仁政何以澤天下故曰君德以剛為主元帝

詔令多可書不書謂君權既衰雖有招令皆虛文也

陳湯傳

宣帝時匈奴平亂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朝臣

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牧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

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耶
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海與延壽出
西域謀曰夷狄畏服大程其天性也西域本屬
匈奴今耶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北
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雖烏弋數年之
間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嚴從烏孫衆兵
宜至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亡延壽亦以為破秦諸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謀大策非兄所見事必不從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成已校尉屯田吏
士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反谷吉等所衛帛書
凡斬開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八人降虜千餘人枌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神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
矯制皆不與湯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
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徵幸生事於重夷為國招難
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遣衡之
議亡久不決故宋正劉向土疏曰耶支單于因
欽使者吏士以百致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
臣皆聞為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寶之

居權賊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蹙蹙康居登三
重城奪飲使之旗斬耶支之首懸旗萬里之外
揚威足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
懼伏莫不懷柔呼韓邪單于見耶支已誅且喜
且懼鄰風馳義特首來賓頓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
周大夫方叔言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寇從其
詩曰單于單于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董制末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
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米從也今延壽湯所誅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
鮮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啟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古庸之得周厚賜之其詩曰言甫宴喜既多
受祿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鎬猶以為遠况
萬里之外其勤且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祿之報
天屈捐命之功久挫刀筆之前非所以勵於有
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復有滅
須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武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康侯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
不足以償其私罪惡甚於孝武以為萬里征

伐不歸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國種於大宛耶支之號重於宛王統
使者罪甚於留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手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擊之焉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遂猶守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亦列功覆過則優於各桓而
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
耶支單于背畔礼義畜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
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勸師衆
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
誅討耶支單于斬獲首反關氏貴人名王以其
下千數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糧以賄軍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厚惠遠竟得以安然猶
不免死亡之患朕甚聞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
詔公卿議封焉臣衛石顯以為耶支本逃亡失
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使鄭吉故
事封千戶衛顯復爭通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成帝初即位丞相衛復
奏湯以走二千石奉使願命宜所收康居財物

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生免

臣執耶支殺漢使漢法所必討者也所不討
者力未能耳陳湯矯詔討焉刷國之恥其功
大矣雖然陳湯不請命而輒興兵何也知請
必不听而候大事故也先發後聞之策也
臣耶支殺漢使帝未嘗忘之也臣衛未聞赦
一策以紓帝懷陳湯即請衛亦阻之決矣夫
陳湯者矯詔其小罪也討賊其大功也以
小罪蔽大功文吏常態也臣衛是也蓋若桓
公伐楚豈必請命天子然後合諸侯乎孔子
取之以其用權專周而已矣陳湯以楚攻秦
事則順於九合誠則過於尊周小儒猶從其
後以制其罪夫然後益知後世誰為功臣之
臣也或曰或問矯詔奪臣詔罪孰曰大矯詔
詐以逐事者也不奉詔逆以抗命者也不奉
詔罪大曰景帝詔周主夫故梁丘天不奉詔
景帝求姬罪也陳湯何罪焉

西漢書卷九

孝成皇帝

報王鳳

帝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又封太后同母弟榮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少鳳庶弟譚等賜爵開內侯食邑其夏黃霸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弘等對皆以為陰賊侵陽之策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吳會日蝕京兆尹王章奏

封事曰陰陽臣願居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鳳固不忠非一事也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許音甚哀太后聞之為之垂涕不御食上乃報鳳

曰朕東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成朕躬將軍過深引過自于朕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倚焉言不云乎公母困我將軍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五舉報朕意焉

臣按漢非之皆始於成帝王氏滅族之禍始於王鳳成帝之寵王鳳母后之故也王鳳沉族成福之積也為世大成也又曰帝答王莽

語極溫雅引咎自與有古風焉惜乎施非其

人也又曰成帝善政不書報王鳳言劉向

外戚封事慎於微也可以觀矣

免王商詔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以著數數享相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昆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房商行可以為群臣義足以率風俗宜備述臣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

鳳知之亦詭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逐頭先翁乎號長安中大龍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今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高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能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稍定問之果說言中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謀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臣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閭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是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令曰有能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匠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能告曰竊見丞相面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違棄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上素重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詔曰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

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事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

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又怨慰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故商非使者狀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歿血死

帝曰論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致也非以傷奉也特欲中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風以爲慨恨遂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躍地蓋厚不敢不踏衣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歡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乎是以

將武子佯愚接與爲狂之至也困是以屈原自況鮑焦燭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潔魂神之不逮故徐份負石入海中屠狄貽薨之河庸之極也悲夫

臣查權嘗人居自典之也

帝即位徵高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事權不自安上書乞骸骨

帝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居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想忘推素欲避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東諸事推以率亡無遠朕意

高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伐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薨嘉元年以老病乞骸

骨上加優再三通曉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
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建見礼如丞
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
賜前後數千萬為人謹厚內殖貨物家以
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
灌極膏腴上賞它財物稱是尚性習知音
內李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笙絃尚每病
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尚林下
尚頓首謝恩涕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
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威妻不勝父子
私情思與相追上即時從咸為私養太守又

尚小子未有官上臨使焉教視其小子上
即尚林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尚雖家居以
特建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
始元延之間日餘他賞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憤變異數
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遇車駕至尚弟辟
左右親問焉以又交因問吏民所言王氏事
示焉曰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
尚為所怨尚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日能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
或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雖見故聖人

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獲之屬不
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
以善應之與下問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私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尚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使根殺諸王
子弟聞知尚言皆喜說遂親就尚

匡扶帝王事礼老臣如成帝於漢高極矣惜
乎事非其人也且自張禹惡乞骸骨何也畏
王鳳也然則權臣策端固可畏歟且帝疑
王氏吳取決於尚使能救忠言尚不惟可保
帝室亦可全王氏為其都夫佐古利口數覆

邦家歟且自古帝王之喪邦俱鄙夫惡寵
誤之張禹備之矣穢穀貪穢馭者淫侈其老
惡死不歟且禹亦漢儒也有國者尚慎用
儒歟嗚呼儒歟儒歟尚無虛名盜寇冠養而
首誤人家國歟

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長八尺餘容貌甚壯成帝時
丞相被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建甚尊重去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
不可與事居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

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若下訕上遂

辱師傳帝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殿檻攔

折左將軍辛慶忌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

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

當容之臣數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後得已足使當治檻工曰勿易固而釋之以旌

直臣

臣按張禹老森不死鄙夫無德是故取誅朱

雲討罪下俾嘉號骨惡焉又曰帝禮禹戰

雲何也曰帝性亦流涵逸淫者也為性奢溢

帝亦逸淫是所以授戮曰又朱雲之言不

納張禹之寵不衰漢祚之移決矣雖然雲亮

不戮機亮不易又帝德之美歟漢統純而又

結有由歟歟

戒犯匹勳經事頭竟李元平 臣衡

臣聞之師曰紀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

關雎為始言太上著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俾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手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豆尊而為宗廟主此綱

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感寤之效以

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

而和羊水昆蟲可得而育比求。不易之道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

聖王之動靜周旋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

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事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嚮下之順也舉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

初幸路寢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

威得休光以立基換天下幸甚上敦納其言

臣按臣衡之奏成帝果能聽納躬行言則知

謹於紀匹不致盈於趙氏以絕維嗣矣則知

謹於動容不致恣於微行以衰德矣又曰臣

衡者經本醇深矣然乃沮朱雲抑陳湯老以

言敗何也後之儒臣可以觀矣

罷遣儒議元平

臣友既諫呼韓邪單于入朝上書願保塞請

罷遣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使

應謀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僭倖遺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于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百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奪此地攘之於塞北建塞徹起亭隧塞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蕃地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往深山谷往來差難造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臣按此策乃制禦夷狄之機要有天下者宜世世講治不可忽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匈奴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驕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使望通塞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

臣按困則卑順驕則驕逆夷狄之情盡之矣安不忘危萬世安國之大戒也

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况單于能必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而達閼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觀效也設塞徹

置也戍非特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恩德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侵易分爭之漸五也

臣按自三段至五段備見狄情不可玩忽者如此善謀已夫

往者從君多決不還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遣人奴釋怨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桀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黠群輩犯法如其寇急亡走比出則不可制八也

臣按自六段至八段備見邊謀不可玩忽者如此善謀已夫

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上恒也或因山巖石木榮僅落谿谷水門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謀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者隸戌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城絕營更費也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者侯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未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則開夷狄之障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

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臣按九段十段內禦外防用備至矣又曰抑因是又知漢武數十年之勞適于孫歆世之逸也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口內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曰若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先裸大夫谷永議即杜欽議曰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

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一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物主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疑不親遠吏或者數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令其業使得歸曲而直實此誠遠亮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萌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奏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莽往問伏伊邪莫演曰我病狂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臣按谷永之言不惟得中國之體亦得馭夷之策或曰谷永世嘗為曰附王鳳者也顧取其言何也臣曰師丹非附莽者歟王莽滅后發冢師丹附焉封侯益地及其子孫永儒宗為曰大儒大儒云則谷永獨可深過歟

西漢書卷十
孝成皇帝下

薄葬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尊親終始窮極事情而
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
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唱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
富貴無常盡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
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
不能訓桀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亡之國

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園意欲愴懷頗謂
群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為梓用於策斯陳漆其
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十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陳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梓又何感
為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曰古
無窮計也孝文寤為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使世
易之以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於橋山先
葬濟陰丘墳堯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而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廢文武周公
葬於畢黍稷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室

子尊於武庫皆無丘陂之虞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達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齊高忠臣周公弟也其卒君親骨肉曾微諱
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逮至吳王閼閼建
軍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反棄蔥之武昭廢
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煢藏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
梓棺人膏為塗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飾屬珍
寶之藏機械之吏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原又多殺宮人生雖工匠計以滿教天下皆其
使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國章百萬之師至
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燬其宮室燬其宮室
後後死亡羊口入其髮收者持火照米半失火
燒其黃御自古及今葬未有威如始皇者也教
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是故德薄厚者葬薄薄者葬厚葬者愈微無
德寡如其尊愈厚丘墳高宮廟甚麗發掘必
建田是觀之明暗之故葬之吉凶然可見矣
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純小天下
莫不稱賢明臣徒昌陵增埤為高積玉為山發

民瘼瘼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幸功費大
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餘上怨氣感動陰
陽國之以饑饉物故泥離以十萬教臣甚惜焉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
又安用大誅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若之
若奇以說愚夫愚俗之人又何為我陛下慈仁
為美甚厚聰明現達益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
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願與泰秦紀君親為
奉信比方丘龍說愚夫之目陛下時之現達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
下觀賢知提公廷陵穆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
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奈何昭穆
山厚城以修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
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庠

臣按古帝王陵寢無不被盜發者內有室王
故也文帝陵獨不被發無實故也是故薄葬
臣子所以志受其君親也又曰劉向歷述古
帝王厚葬之言薄葬之利豈或著矣帝不能
從卿亦奢之廢能移人忠言之難用也我
祖宗陵寢外備規制內無金玉萬世足法矣

宋室

谷永

梁王立竟王嘉子也竟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實妻立與園子嘉永相為妻主對外
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
不窺人間門之私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
諱諱云威之兄弟莫違其爾今梁王年少頗有
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聞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復強勅立傳改雅明之
事獨以偏辭成臆斷微亡益於治適汙亂宗室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貶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
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遠不倫梁之當足以厚聘
美女招致故應父同產亦有事保之心余事者
通曉阿諛言何故復自發舒以三者按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之吏譴率不能得
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牘舉憲
宜足王辭不服詔遂封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考清問若不然之欲定失誤之法而又命於下
吏以廢公附說之德為宗室則浮亂之邪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臣按漢之宗室自七國反逆朝廷類以猜防

廢焉有司水風擇推首迫益復太過者景
王者始以想望聞雖以鴻龍戰可謂操機鉤
詰無而不至矣谷永其識大體歟又曰漢有
司嚴繩宗室多以鴻汗內亂之罪加焉事屬
暗昧亦遂黜啞而難明宋朔士夫遂以加
誣衣冠快其私忿人遁入鬼域美作備者其
深有所歎又曰廢宗室而述晉誼哉諸義也
後述谷永體諸仁也

論外戚

二

劉向

時上無能嗣政由王代向上疏曰臣聞人君莫
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

之術也夫大臣操機柄持國正未有為害者

也今王氏一姓秉朱輪華轡者二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懷內無繡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

使驛舍備威廷作威福舉斷自恣行汗而苛治

爭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覓執權機開

重比同稱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誣者助之

訛執政者為之言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榮望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教稱無王蓋主以疑上

心避諱昌廢而弗肯納內有膏粱之萌外假周

公之論兄弟擬重宗室蓋互歷上古至秦漢外
戚備責未有如王氏者也雖有周里庸秦後侯

帝之支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都起於上

武漢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威必有非

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景陽

之危陛下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全國祚移

於外親降為恩深擬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

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里太后之禍也孝宣皇

帝不與舅平昌侯攬所以金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邪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此德音援述

宗室親而納信無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金就

第以別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

東宮之意外戚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

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憂臨外內之姓子亡孫

亡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大

經不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

不可不慮應劭曰居不密則失臣亡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

案見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實用保

宋廟父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數
恩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臣按王莽篡漢雖由天運亦人謀不臧也使
劉向得幸其志不惟漢之宗社可保王氏宗
族亦可全也自古國家將危忠臣智士多先
見預言之惟暴君則以爲妖言而置之罪庸
君則急爲而不省然後禍亂突起不可復救
若忠臣智士之說早行焉天下豈有亂乎又
曰王氏在成帝世篡惡未著者劉向之言卒
無不驗可謂先幾明哲已矣又曰劉向宗臣
也極論王氏戚也是故著焉著漢書所由移
也

立皇后

皇后趙氏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
號曰飛鸞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本
受女弟俱爲婕妤貴輕復宮許後之廢也欲
立爲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教
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
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
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
王周公永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居臣祗
懼動色相戒況於李氏世不蒙維綱之福受

怒之異者庫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
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過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長乎
天不魏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
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切傷心
自念得以同姓按攬尸祿不忠汗辱諫爭之官
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收繫掖庭收獄
群臣救危

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爭

寵十餘年幸皆無子許美人及成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乳置暴
室獄後三日問兒死未對曰未死上無昭儀
大怒詔內兒獄中八九日以詔書取兒去
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乳子其十一月
乳昭儀謂帝曰常聞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
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生邪
慰以手自搏以頭擊壁戶柱從林上自投地
啼泣不肯食帝曰今故告之天怒爲殊不可
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
何陛下常自言約下冀女今美人有子竟更

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
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詔許美人以奉養一
合戚所生兒絨封帝與昭儀坐自開戶須臾
門戶聲曰簾中有死兒埋尋廢掖庭中御幸
生子者輒死兒埋又飲藥傷墮者無數
臣按武帝溺寵豔妻不夫也椒殿靜臣不居
也殺兒媚嬖不父也三綱絕矣表邪不亦宜
乎又曰趙麗為皇后弟為驍儀許美人有
子皇后不慰驍儀慰何也皇尊寵妻昭儀寵
驍儀也是故妻婦妬驍皆其殺之也又曰
掖庭懷子輒歎棄自墮何也畏殺身也凡懷

子者殺其身後宮無懷子者矣是帝嗣所由

谷永

諫微行宴飲
永雖二年黑龍見東萊使高言問永受所欲言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
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此危亡之言既
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逃與三王不更改而更

用更商之料亡也行處之人皆知之要然自以
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思日廣而不自知大命
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寡亮
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宜言之路開
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
杜絕之長福也臣聞三代所以傾社稷喪宗廟
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
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通近多罪是求長是
信是使詩曰燬之方陽寧或滅之赫。宋周褒
妙滅之易曰滯其有孚失是泰所以二世十百

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泰終泰厚也二著陛下
燕而有之臣請舉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威慈福為樂為鵲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連伯河平之際許班之
責傾動前朝熹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
寵至狂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
前廢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狹不當縱釋王珠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
奉憲又以掖庭微犬為私侍請塞於地絕
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想天降白罪連治正
吏多弊無辜掠立進惡豆為人起債分利受謝

主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略其
事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葬焉衆之
至責樂家人之賊事嚴高美之導號好匹夫之
早字崇聚保無異小人以爲私客教離深宮
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鳥巢難會飲辭吏
氏之妻亂服共坐沉酒嫖嫖迴鼓無別問光通
樂書夜在點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于戈而守
空宮公卿大夫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體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
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於陛下至極處
道縱慾輕身妄行當威壯之陰無縫嗣之傳有
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憂哉方今杜搜宋廟
禍臨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
德略無遠慮畏比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微
恥高徐邪辟之惡志厲精敦厚心又道絕群
小之私欲免不正之詔除惡罷北宮私叔率而
擴出之具免已復礼乎哉微行出飲之通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積微步玉堂之
威竊時聽後宮之請謂除穢連之亂去地地
之罪宵誅殺伐邪之臣反左右能左道以事上
者以塞天下之望止諸結治宮室闕更減賦盡

休力徒存恤賊國乏之人以得遠方屬衆志
直放還殘賊無使素餐之吏尸厚祿以次實
行國稅無遺夙夜草口集者無息舊恩畢改新
德既華機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謀亡大異庶幾
可銷天命去就廣幾可復社稷宋廟庶幾可保
唯陛下留神又使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選部之
吏不知本朝失得賢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臣按谷永歷指成帝之失而稱之可謂直也
已矣論者謂其黨王氏然則孔子於季桓子
非數春秋之世有受賂而諫其君者人且取
之漢末諸儒所不識也又曰諸谷永既無後
知漢所由衰也無後知成帝之失德而後嗣
之所由絕也可以鑑矣又曰谷永之言切矣
然而稱人之過失而揚播之雖謂免有所難
堪也况於帝王乎成帝始雖怒之終則恕之
明年復徵用之則成帝之容受直言亦復世
帝王所不及也故曰成帝雖失君人之体而
有人君之量
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縫嗣故言祭祀
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論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因以非類諸賢仁義之正道不遵五怪
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唐崇祭祀之方求
無福之祠及至世有僇人服食不終之藥
無來全避倒藥見說縣國浮作蓬萊神經五
朝建墓搜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永津潮化
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歌衆挑左道懷詐傷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口滿耳若得可遇求之過
盪如孽風攝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能
至人絕而不語昔月史義弘欲以鬼神之神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敗楚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相助卻秦師而兵挫地
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普天下甘心於神僊之
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僊
取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
物入海求神采藥賣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
至真公主將位重衆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賾目抗學言有神僊祭祀致福
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
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洲王女鉅鹿神人韓陽侯
師張宗之嘉紛々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著意散財厚爵極臻精神奉天下以求之

吳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是以按今經日享
多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日子不語怪
臣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宛期者上
書其言
臣按谷按論神怪是破秦漢以來二千餘年
之惑可謂有見也已矣昔唐憲宗中興之君
也溺信佛法倚即韓愈表諫焉即得遠貶谷
衣之言成帝納焉然後知憲宗不及成帝遠
也

孝哀帝

詔王莽

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莽詔
曰先帝委政於君而衆臣朕得奉宗廟誠
嘉典居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
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為已詔尚書待君
奏事

臣按哀帝在藩知王氏儲實矣及即位莽乞
骸骨使詔留馬何也王后所寵朝臣所警故
也豈得已也又曰成帝即位書報王鳳哀帝
即位書詔王莽著漢章所由移也君子觀世
於大臣之用舍而治亂興衰之故可知矣

治河策

賈讓

帝初年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
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難塞之文河
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
衆不可証宜博求能決川既河者待詔賈讓奏
云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謹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
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澤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

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大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犯啼而塞其口豈
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得也故曰善為川者決
之圯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述起
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奔奔與趙魏以河為
趙魏潁山奔地早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
東抵齊防則西沒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
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壅時至而去則壅
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賴築室宅遂成聚
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
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滙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
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通折東與東山相
屬民居全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徒東
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
數十里頃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也今
起廬舍其中賦民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
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比盡魏界故
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比皆前世所
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
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規下又為石
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

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救使東北百餘里問河再
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徒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遷官亭故河使北入海
河西澤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潞春月自
定難者持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言大禹治水山陵盡路若鼓之吹
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頓河十郡治隄歲
費且萬口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
之費以掌所徒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
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堂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孰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過多穿溝渠於冀
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枝水怒難非聖人法無
亦故敗術也難者持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而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遷官亭西
十八里至漢水口遇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
稍下隄稍高至遷官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
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
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
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
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漢口水適至隄半

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漢口以東爲石隄多
張水門初元中遷官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
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其地堅矣恐隄
者疑河大川難築制黎陽溝渠是以卜之其水
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孰必完安
冀州渠首亦當卽此水門治渠非幸地也但爲
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澤水中其西因山
足高地諸渠皆往之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
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泥通渠有
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嘗罷於故水半作失業水
行地上凌潤上據民則病墮棄木皆立枯而不
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
則豈齒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抗穰高
田五倍下四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
頻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
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肥產相率治渠
雖勞不罷民四通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之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通鑿完決
隄增平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按古人役衆興事規模器量非今人所及
也若治河患費積直欲損百里地忘河注徒
此豈今人所能行亦豈今人所能識也至於

多開水門引為溝渠洩為限池旱以溉亢潦
以泄過雖云中葉實亦中道也百世可行也

宗廟議

劉歆

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
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
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礼不敢有
與臣愚以為遠廢之火當以時定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亘毀太僕王莽中壘校尉劉歆議
云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僭號最難於今句
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又曰薄伐玁狁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制蠻夷咸收稱中興是至宣王
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
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絳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
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是故
齊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兵貴煩如
疆破東湖禽月氏并其土地廣兵種為中國
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攻中國雖平猶有
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
下皆勤而敵其害也孝文皇帝軍以資路與結
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家近也京
師及四邊歲費也借庸其為患之矣非一世之

漸也諸侯郡守連句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
人也句奴所殺郡守郡尉略且人民不可勝數
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
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據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
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
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兩端是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
遠徙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
業既定通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
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
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
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
今累世賴之單于奇諸百寶服從萬世之基也
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
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礼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祫七月而禘此東事尊卑之
序也與朝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故德厚者沉光德薄者沉卑春秋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字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宋不在此數中宋
變也苟有功德則宋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
太甲為宋宋太戊為中宋武丁曰高宗周公為
母適之成舉殷三宗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
七而言之宋武皇帝宋宣帝以所宋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
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教大災則祀
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無而有焉尼莊於吳
姓猶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
文又說中宋高宗者宋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專德實功之意也詩云敵第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美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宋其道而毀
其廟乎遂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
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
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奉
公之卿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宋之廟建之
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
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使
之制曰太偉舜中聖校射款謀可
臣按漢武帝經理宇宙之規模劉歆識其大
者漢帝王祖功宗德之義亦曲盡孝子慈孫

之情馬班彪曰劉歆博而為文信夫
單于朝議 楊雄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
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
治貴於未亂兵革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
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戰從和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
不可使降蓋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
敢窺西河通築長城以界之倉粟初與以高祖
之威更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或七日不食時士
奇諫之士石畫之臣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甚
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念匈奴群臣庭議笑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吾可斬也妄
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遣之然後匈奴之能解
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比邊使騎至
龍井泉水師大駭發三將屯細柳棘門肅上以
備之數月通竊幸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微於便邊匈奴竟之
而去使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
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通大與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河西河絕大幕破塞頽巖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廣老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崇崇無量之費徒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使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鐵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望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禁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疎兩將軍破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連亘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傳洽而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伏伏稱臣然尚竊康之計不願制自以之使欲朝者不矩不欲者不矩何者外國天性忿驚行容魁健勇力怯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強難拙其和難得未服之時勞師遠攻攻城傾國殫貨伏尸泥血破聖拔敵如彼之難也既獲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感儀俯仰如此之儻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節節

姐之場芟朝鮮之旃旆兩越之旗述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耶釋而置之雲徹席卷復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番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未易可輕也今單于婦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策之所想望國家責雖不得已者也奈何距者也以來厭之辭既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聞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莫前言緣往辭歸於漢因以自絕無北而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爲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東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而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辦者銳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國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貴戚以千萬計者堂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我通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龍未戰以通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爲百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按楊雄既漢家二百年戎狄弱之勢中

國取備之略征伐之計綏來之德備之矣又曰中國自古患此狄漢武雖征西夷至北狄獨難且勞焉其言朝鮮以斷匈奴左臂通西域以裂匈奴右脅皆遠世長慮惟劉歆楊雄識之公孫弘輩不識也又曰劉歆楊雄皆琴大夫也錄其言也何居言不以人廢也抑亦見夫識如劉歆學如楊雄可為世大儒矣猶不免於賊害也儒也儒也尚無孝而首也可

以鑒也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亡牽引所私以

充塞朝廷奸賢人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餓且十蠶星四起屠亡無餘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又覆劇於前乎凡民瘼也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隸徒失農桑時五亡也郵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亡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疫癘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亡死而無一生欲望則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青加惻隱於細民動陛下凡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禍害家為奸利而已以苛察曲從為賢以桎梏尸保為智謂如臣宜等為愚陛下權臣嚴穴誠黨有益毫也生從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日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家所歸命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重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寵客聚酒當殿內蒼頭廬兒皆用歐富非天意也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亡非其人而望天龍民服豈不难哉治天下者當開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望天見天下之黎庶怨恨以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謙臣雖愚慙獨不知多受保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然以安身耶諫迫大義諫諍爭為職不敢不竭愚

臣按哀帝承元成寬縱之使百官失職重民自肥是女亡亡也死民獨受事皆上火紀綱

下為貪暴之致也。使世儒者獨責居上而不
罪居下何哉。蓋謂人君能選極作則使臣下
無作福作威。王食斯民何自至死亡也。國家
何自至衰亡也。是故鮑宣之論居天下者萬
世所宜知也。又曰哀帝者漢世剛明之主也。
惜乎世末運不能為焉。而情慾之私不能自
禁。以衰其身可哀也已。君子可以觀世矣。

論董賢

王嘉

建平四年侍中董賢奏倖丞相王嘉論曰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微來所過道上稱誦
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絺綌而

已共置寢廟祀。當作憂問元。惟同度不足
以義對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駢馬射董
賢亦起官弁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卿此
閭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史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
為賢治。成奏御。迺行。或物奸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官。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客。反見親
諸官。並共賜。收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寶。震動道路。諠譁群臣。惶惑詔書
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同之制。從此墮壞
奢僧放縱。文化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

箒相驚。被髮徒跣而走。衆馬者馳天賦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壽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
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
陛下慎已之所獨。卿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竊
臣通。通。轉。轉。驕者失度。遠。豫。無。厭。小人不勝情。
欲幸。滿。罪。事。亂。國。亡。軀。不。終。其。律。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也。臣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命。安其命。
臣按表帝之寵董賢。所以自達。天年也。所以
續天下之念也。所以助王莽之篡也。蓋至是
而天下歸奔。莫莫之。樂莫大曰。初錄詔王莽
若天下之勢。沸。莽也。幸。錄。鮑。宣。奏。錄。王。嘉。奏。
若天下之勢。去。漢也。漢。作。中。絕。豈。偶。然。不。哉。

廢后

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桑羊相尚書諸發兵符即百官奏事中黃門與皆屬桑詔公卿奉可奉大司馬者大司馬徒孔光大司空彭宣桑太后拜桑為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桑。白趙氏前害皇子博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全自執詔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歸帳

弟專寵錮殺執亂賊之謀殘滅繼嗣以危朱廟諱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帝又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聞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朱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思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創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又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卿侯要同心合謀皆恩亡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然沒至通配食於左坐諱逆無道令今孝哀皇后退就柱宮

臣按諸發兵符即發天下兵者也皆屬桑天

下兵權屬桑桑中黃門期門兵京師內外衛兵也皆屬桑京師兵權屬桑桑天下兵權屬桑。為亂何難焉又曰趙太后成帝后也傳皇后哀帝后也桑不動顏色殺兩代帝后則篡位何難焉又曰桑為大司馬太后意也無非孔光彭宣希音桑太后為能獨用桑是故助賊黨逆光宣其首焉又曰前呂后以兵權屬呂祿呂產今王后以兵權屬王莽皆危社稷呂氏王氏亦泥於桑焉嗚呼

封師丹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卿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侯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勸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詎誤聖朝非所宜為言大不道上新立謀讓納用桑丹言亮宏為庶人數月上用朱博讓傳太后為大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違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勸奏亮為庶人時

天下裏嚴委政於丹。下深惟復原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請免為庶人。秦可丹於是廢婦卿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寶璽。更以民禮葬之。定陶。德廢共皇廟。諸造謀。令襄陽諸等皆徒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卑賜爵。閭內侯食。故邑數月。益封二千一百戶。為襄陽侯。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禮閭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

雖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違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謬乎。先實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卿戶二千一百封丹。為襄陽侯。免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歎絕。

臣按師丹者。帝師也。帝尊丁傳魁。乎為其封閭內侯。為大司馬也。若將免為天下位。其節也。王莽柄政。發兩太后冢。殺兩皇后。丹目見也。然而微丹復爵。閭內侯。數月。益封襄陽侯。丹不少辭。何也。豈哀帝之封爵。則不義王

莽之封爵。則義歟。故曰。成王莽之篡者。丹也。嗚呼。丹亦漢大儒也。宋儒亦曰。師丹。漢大儒也。又曰。尊號之爭。王莽主之。師丹毀之。宋儒獨宗師丹何居。

問公卿

莽以大司馬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威尊。事光引先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侯外戚。及大臣。各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改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財賄者援權。忤恨者誅滅。王莽王邑為心腹。甄子尋

歆。子莽。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皆首涕泣。固推馬上。以獻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舉定業。安宗廟。故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增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詔問公卿。詔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

臣按莽收朝臣為黨。與自尊孔光。伯孔尤附。

則朝臣歸心矣譬諸四禽置有雉焉禽聞雉鳴爭執四不知雉實育也後之老愚鄙夫尚懲育雉數又曰群臣頌養太后猶疑是時也群臣公卿無不歸心養者雖明君不察能也况老婦人數

封四輔

郡臣感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增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言臣與孔光王舜既豐既那共定策今碩獨錄光等功賞既那白太后下詔曰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遂

固辭太后復召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錄孔光等詔曰太傅傳山使光宿衛回世、為傳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還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錄勲重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豈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豈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時共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郡宿衛勳勞還議定策封那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臣按群臣歸德莽、歸德四輔交足互獲養、君狂是可以惑太后矣亦可以惑天下歟然而天下無指斥其姦者何也由莽內據太后之璽外敗孔光之助附順者投權忤恨者誅滅劫誘盡天下故也天下之人畏誅滅之禍趨保爵之利害附莽何難為矣曰群臣歸德莽不自德而歸德四輔是莽所以籠絡四輔也欺太后也莽於四輔利以啖之成以劫之孔光者軟弱小人也餌厚利怯重威貴漢爵杜何難為驚駭四輔者王氏四輔也劉氏四凶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嗚呼孔光亦孔子孫焉

褒王莽

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誓恩義自責外家丁傳挽亂國家幾危杜絕今帝以幼年使奉太宗為成帝使宜明一統之義為復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是久復見忘年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京不聽宇與師昆章及婦兄呂寬謀其故章

以爲尊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
章因推類說今歸政於衛氏牛即使寬夜持血
鹿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牛送獄欲棄死牛其
爲懷子繫獄須臾子已殺之莽奏言牛爲呂寬
等所誣誤泥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隨
其誅既鄭等白太后下詔曰大唐先有牛未
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已奈下愚子何以其
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
管蔡之誅不以親之害尊之服蓋嘉之昔周公
居四國之復大化乃成至於則錯公其專意異
國期於敗子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

連引郡國豪桀非議已者內受敬武公主渠
王立紅陽使立平阿侯仁使者追守皆自殺死
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臣按莽誅絕衛氏雖其子猶知非之豈謂臣
不知非之歟食莽餅利故也嗚呼天下以利
祿喪良心者豈少歟又曰莽以權寵之故雖
親如子猶殺之其殺天下豪桀豈復忌歟又
曰王莽殺絕帝外家帝不敢怨何也謂帝皇
後成帝也雖大統不得親私親也豈是平帝
如新生兒無保全之理矣又曰莽以子牛爲
下愚今觀之果莽下愚歟抑牛下愚歟又曰

牛所以誅諫其親者安曲是情極至矣如莽
何程編脩文德曰牛不死於他日之族諫而
死於今日之譴諫牛亦不可謂不幸矣

錫王莽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群臣
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
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廢千載今安漢公
精異陟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四十八
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當平侯張純
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德德盛者
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宋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
有九錫奏可策曰惟元相五年五月庚寅太皇
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听朕言
前公當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綱業忠孝奉
皇帝即位驗安窺欲害臣萌勸公平勸高昌侯
董宏改正政定陶共王母之僧生體和九年再
遭大行萬事畢奉亂禍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
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水神祇豐饒四時復千載
之廢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解詩之興
畫書之作繼錫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時

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年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先大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象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絃塤朱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八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

臣按朝臣頌莽功德朝臣利莽餌也四十八萬人頌莽功德天下利莽餌也富平侯張純九百人頌莽功德漢室大臣利莽餌也莽也匹夫也豈期能餌天下也太后之故也故曰西漢之禍呂后始之王后終之又曰張純者張湯之後安世孫也至是附莽則漢室勳臣胥附莽矣再考純傳王莽篡位列卿多亡壽土純以數以謹守約保全前封則純所以取容於莽者可以觀矣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則純所以見容於光武者亦可以觀矣至論宗廟之禮則謂光武不得顧其私親且除親廟嗚呼漢之人倫豈張純數亂掃地視禽獸甚矣宋儒議禮猶曰張純云張純云又曰漢儒張純云云

褒孔光

莽植曰戚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爲帝太傅明年從爲太師光固稱疾辭位太后乃下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春有疾使丈之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苟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良孝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生置尼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得見子第官屬按職如故哀帝時光爲御史大夫重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通光如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即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逆送甚謹不敢以賓客約敬之孔賢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臣按孔光至是始知懼始辭位遷也是故鄙夫誤國未有不自志竊國位始也又曰孔光者真知懼明言莽軍可也乃止乞其骨猶恐誣禮何居是故成王莽之篡師丹始之孔光終之是故於詔問公卿之前述詔師丹於莽

攝之位前述褒孔光又曰光過重賢備小人
既態叱難故拜何匪為又曰成帝朝張禹奏
帝平帝朝孔光皆漢名儒也寵辱亦等耳嗚
呼自古誤人國皆儒而孤者也目前利祿身
後穢名孰重輕孰可以思矣

攝位

平帝崩元帝世絕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
四十八人莽患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適
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此
卜相最吉是月武功長孟通沒井得白石上圖
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

使郡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
能止乃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
之立君以統理之居年初稚必有寄託而居攝
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
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在且統國
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
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
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繼祿不得
至德君子孰能安之漢公參輔政三世安光安
漢宜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其

全安漢公居攝狀詐如周公故事

臣按王莽竊漢社稷若無難者然上執兩后
受平帝母掖內執其子及攝外及海內豪傑
則威福之積久矣又曰奉主孺子嬰實行為
人後者為之子之禮者也斯禮也師丹平之
哀帝張純議之光武後世儒者未為嗚呼

服議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全太后詔議其服少
何素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
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
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
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
武王沒周遯未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
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箕子之化周有則錯之
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達委任安漢公宰
尹群僚衡平天下遭攝子幼少未未能共上登
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
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
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
樂卒定度官成天功聖心周急卑爾獨見發
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積益焉猶仲尼
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

綱紀咸張成在一體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
元之效也今功顯君亮樓庶子為後為其母
總傳曰與尊者為休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
以聖德永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攝踐祚奉
漢太宋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萬
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遣厥元孫
侍侯斯都為哀侯後明攝皇與尊者為休永朱
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顧其私親也周
禮曰王為諸侯總饋弁而加嘏經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饋弁而加麻嘏
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臣按王莽服議行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礼者
也曰攝皇帝王莽也何言乎攝求即真也曰
聖心周悉曰聖哲之至恭德也與尊者為休
何繼漢太宋也不敢服其私親何不敢有母
也聖德永皇天之命何大德受命也弁之傳
也漢之臣子不惟健奉伊尹周公亦健奉舜
也天子弔諸侯服何天子莽也諸侯奉母也
至是奉臣妻其母也對歡諸侯七十八人議
也為呼劉歆亦漢名儒也劉向之子也又曰
漢儒無後人理也視禽獸甚矣嗚呼利祿之
能喪人心至此乎

即真

非宜廣能侯劉京上言言齊郡人夢天公使告
曰攝皇帝當為其梓潼人哀章作銅匱一日天
帝行璽金匱一曰亦帝行璽金匱書言王莽
為真天子日昏時衣黃衣持璽至高廟奉豆高
廟拜受金匱御王冠謂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
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後
皇始祖考虞帝之首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
天上帝法顯大佑錫予以天下兆民予甚德畏
敬不敢受以戊辰即真天子之位建元有天下之
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攝牲秣犧犧異器
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功高祖入咸
陽泰王子嬰奉上始璽璽世傳受號曰漢傳
國璽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
丹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族宗蒙漢家
力高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
取其國不便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
歟與此璽供莽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
天下豈有而兄弟邪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
側長御以下皆垂涕歔亦悲不能自止良久更
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
太后字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莽語切恐莽欲脅

之通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奔曰我老已死
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奔既得傳國璽秦之大說
臣按漢朝無一夫非莽大豕臭王后猶握一
璽可得耶然其言曰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又
曰知而兄弟今族滅也是又亂賊臣子萬世
戎也又曰奸賊賊跡也錄為何者嗚呼太后
怒罵長御密涕保國家者宜深長思也詩曰
霰其泣也矣何嗟及笑對向忠諫早不聽用
堅冰之至兆自履霜有家國者不可不深長
思也

葉命

莽乃葉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
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
云乎僕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爵為定安公永為
新室庸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
臣按莽其巧盜臭乎大豕其心而先奔其言
其巧盜臭乎又曰奸盜賊跡也錄為何者
嗚呼二百年社稷一夫獨之如拾地芥三復
葉命保有國家者起深長思臭又曰前于此
莽之亡也軍南巢封之亡也梟帛卒復于此
唐之亡也僭昭統宋之亡也微飲虜漢至是
抑猶愈乎抑愈乎

六臣

樊勝字君賓少好學明經王莽秉政勝乞骸骨
莽既篡國遣使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
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拜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
屬行義諸生十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
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勝謂吾受美家
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主執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十
四日死梅福九江壽春人也元始中王莽顯政
福一朝棄妻子去後人有福於倉者變名
姓為共市門卒云宣東門公馮翊壽陽人也
哀平際見王氏據權事政遂隱遁深山王莽為
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東園
稱疾病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
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隱居養親王良字仲子
東海南陵人也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十
餘人郭丹字少卿南陽潁川人也至京師嘗為郎
諱王莽徵之與諸生逃於北地
六臣何樊勝也梅福也宣東也王丹也王良
也郭丹也漢作絕矣漢臣皆皆新室臣矣是
敬著六臣為見天理未泯也人極由立也又

曰師丹孔光劉歆楊雄亦漢大儒也視六臣何如焉万世臣子其知辨矣

侍郎臣張邦奇曰西漢至于秦三綱紀絕矣

理絕而人類或幾半滅矣是故以六臣終焉

六臣者立綱常而存人類者也先武明帝之

業東京二百年名節之盛蓋肇于此矣其諸

猶積陰之下之微陽乎陽不可無也物不可

窮也終六臣所以始天下也深哉

元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浙江范梈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張邦奇撰實則因霍韜舊稿而增修之

元涯者韜別號也所輯明良集已著錄邦奇字常

甫鄞縣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諡

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皆摘西漢之事編次

年月先錄漢書原文而附以評斷多引明代故事

證其得失蓋嘗經奏御之書其每條標臣案者韜

原文有別標侍郎臣張邦奇曰者則續修之文也

史評十卷

〔明〕范光宙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評十卷》

提要

序

余曩爲諸生時輒喜漁獵

苑花恒歎蕭統諸賢所彙

選華世有餘經世不足宋

齊序一

人通攷諸編經世有餘華

世不足竊欲綜述名家令

文章經濟並足不朽茲者

恭膺

簡命論文兩浙坊諸士於集

幾中時得一博見洽聞之

子彙括二十一史上下數

千餘年治忽得失帝王將

卷序二

相之源流財賦兵刑禮樂

盛衰之本末每擊節稱賞

之然不數數見也語溪何

子爲文典雅越倫淵鴻異

族其得於經史良深矣戊

之夏五抱范子史評一書

來問序於余因語之曰文

章如面史才最難評史者

卷序三

聚數千百年之登場者編

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

場者同異之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

間其書可燒也故言史首
龍門次班范卽周漢史敘
事不如吳魏然子玄有言
矣張衡不閑於理陳壽不
習於文五代以逞多文勝
五代之後多理勝若其書
稱雙舉材號兼榮舊史之
中指不數屈今覽是書去

理障決羣疑雪幽憤明曖
事出昧情大惡大善雖賤
必揚尸生浪職雖貴得黜
是非可否一裁之道義經
權而無所僻夫豈擅一時
胸臆內懷憎愛手出自黑
專門立言乎余嘗不自量
思追踪古人以脩諸史之

闕於全明二百六十餘年
搜葺見聞分爲明紀通鑑
及紀事本末三書日編月
錄揮汗呵凍不少輟及今

卷序不

乃成凡裘葛十餘易矣據
事攷情實錄雖國史紀載
雖名家類皆有所遷就文
致於其間則一持之以平

雖不敢謂才力雄獨上附
左馬然每矢一議似好惡
不相濶於人者三代猶存
此余志也古人云史家條

卷序七

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
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而
已故宰相升沈人於十數
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

歲後而可以繁言滯理含

隱曲意爲邪因是以思余

書顧安得如范氏霽陽輩

起而評定之俾文章經濟

答厚介

並足不朽哉

肯

順治歲次戊戌涂月溷陽

谷應泰霖蒼父題於天

一樓中



谷應泰

序

餘干余梓里也里父老爲
余道之曰昔有范先生者
爲邑祭酒其律已也嚴其
作人也雅其著書立言也

李序十

富雖一官閒散不操經世
之權而慧心快眼高才大
識嘗寄諸衡量人文詮次
臧否之中勒成一書名曰
史評蓋自髫歲而已耳食

之矣及侍先大中丞任杭
代篆崇邑邑之士大夫莫
不以先生爲型式而是書
遂與目謀狀每自歎不能
與參攷竊心憾之至於今

李序十

承乏茲土殆以身親之矣
雖先生不獲親對先生之
裔讀先生之書如親先生
焉況其裔若子有者依京
者雲峩者脩黼者道氣服

物文章軼羣俱足繼揚先
緒者乎一旦與其同學何
子拜銘重論是書而壽於
世合數千百年之帝王師
儒公侯將相下逮閭閻婦

李序三

女權奸盜賊聽斷一室之
間一人之手亦何異屈官
者取累年之案牘囹圄累
年之積怨幽寃爲之平反
讞決死灰生灰出入也

也哉顧或寄耳目於胥吏
則不得其平徇情面於當
途則不得其平妄逞臆斷
而恣情喜怒則不得其平
依回可否而漫無疴癢則

李序四

不得其平也者持之以公
心劑之以中道裁其不平
者以歸於平而後乎無窒
滯無猾律無奸也評史者
何厭不厭惜余鞅掌函簿

不得操管以從諸子之列
狀劉覽一過雖先生一官
閒散而慧心快眼高才大
識其經世之權己縱橫十
指間矣覺余向之不能與

李序五

爲叅攷而心憾者茲無俟
叅攷而心快爾也誠所謂
先生不獲親對先生之喬
讀先生之書如親先生焉
又何必登餘干之廟尸先

生於俎豆之間而仰止乎
旨

順治戊戌長至後一日洪

崖李震青雷氏撰



李序六

史評序

吁咄哉評史之難也夫人而知之也而其所以難之之故夫人未必能言之也卽能言之而究未必能知之也何言之夫聚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典故於其中而振筆抒毫抵掌論列夫孰曰不難而余則謂此無難夫史臣雖有節義臣惡之言其不能易治爲亂變亂爲治也昭

陳序一

昭也若夫其君其相是是非非更有治人有品可可否引經而斷據理而陳夫何難夫何難如是是真前無古人可也吾之斷古人斷之吾之陳古人陳之不能諒我與古人之識見偶合於一時也而曰是何用貴此勦襲爲也真後無來者可也吾之斷後人反之吾之陳後人闕之不能定今與後之相去若何也而扭于厭憎喜

新則又曰是何用資爾紕繆爲也是必使生前

人後者盡去前人之見生後人前者反附會後人之意而後可而奈何前見之必不可去也後意之必無從附會也又昭昭也人之言曰評史貴無勦襲貴無紕繆也是也而其所以無勦襲無紕繆之意終不得而知之也余則曰夫何難夫何難亦惟引經而斷據理而陳斯已矣語溪

陳序二

霽陽范先生憫古士也史評一書其於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已久成定案夫古人之評史者衆矣先生不能禁之使無出先生之評而同古者不覺其同異已者何妨其異則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卽後人之有志評史者諒亦不乏矣先生又不能禁之使無奉先生之評而同先生者何必其同異先生者一任其異則直謂

之後無來者可也何子拜銘草謀而重梓之出其識見以評史評是千萬年治亂君相吏治人品之案定於史評而史評之案又定於評史評者也至是而猶曰爲勛襲爲紕繆范先生所不受何子諸人所不受也抑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共所不受也 時

順治戊戌歲陽月姚江陳祖法湘殷父撰

陳序三

敘

史裁自龍門班范而下人樹一幟家爭一象而是非有同市閭夫必人是而是之人非而非之是謂重孤鄉愿必是人所非必非人所是是謂左史蠹賊從來拘文牽義之夫泥爲銅牆鐵壁格格焉無所透入卽一二穎異之資偶有所得旋奪于放老已定之局而無所裨解以與世聰明奇特之士互相觸發先儒有言不讀盡天下書勿輕著書不識盡天下人勿輕議人不歷盡天下事勿輕作事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鶯迷乎先生于書無不讀于人無不識于事無不歷而以其風雨雷霆爲盲左腐錄是非予奪于諸家評陸之外另有着眼使前人心術行事捐其成敗污潔之案一一俯而就吾之平反笑有聲啼有淚歎有氣無不從筋節囊髓盤折盡動令讀者于途窮岸斷之頃別有接入于長有作當必引爲知我也先生石渠天祿藏書盡搜續文正家風爲吾崇人倫祭酒余童子時灌耳有年嗣從先師姚泰翁竊窺半豹卷三十餘牘忤忤焉蓋不知幾腥翼吾賢賜也茲何子拜銘復從而論次之雲霞在天江河在地何止暗室一炬也五丁金石新礪阿

匡恒不撥鄱陽縣十步之飛托以千里余小子與有厚幸焉

順治戊戌冬初後學吳心恒次山父謹識

吳序

二

史評凡例

一史學自司馬公而下班固蔚興歐蘇繼起洎夫李氏之藏書張西銘之史論鍾景陵之史懷以至陳仲醇之古論大觀風標善本而是書尤傳綸簡核衡實平允稱史學之大成焉

一史評有原刻有抄本其抄本有傳有評今以原刻抄本兩爲參酌爲書浩繁不得不舍傳而存評然評次既詳傳亦不遺觀者其鑒諸

一大評後增入細評復加旁評分論而總斷之古人心行史書

釐然列眉矣

一原刻魯魚豕亥不無傳疑之患茲則字字致核間有宜諱者僅存黑釘讀之自領也

一足書筆自周乎下逮宋黃亦先生竊附溫公廉翁微意也至金元明史尚未定評不敢同贊教俟憐雅君子補論之

一足書夏五鳩工至小春告闕閱日二伯有期爲書五百餘頁約字二十二萬有差悉同依京連林分訂及收爲風雨所摧幸柳津陳子丹符璣子共竣厥事其功實鴻

語水何如教拜銘識

本海

先例

二

史評鑒定姓氏

谷森蒼先生 諱應泰 史曉曙先生 諱 疑

許堯文先生 諱 煥 尹含美先生 諱 猷玉

李青雷先生 諱 震 陳湘殷先生 諱 祖浩

沈方平先生 諱 應旦 胡雪田先生 諱 繼生

吳謬齋先生 諱 之屏 朱裁武先生 諱 得祚

鍾梅城先生 諱 青 吳垂崖先生 諱 夢白

孔文在先生 諱 自沐 吳幼輿先生 諱 郁

姚伯敘先生 諱 納模 金若子先生 諱 康

史評 姓氏 曹選思先生 諱 廣

呂仲音先生 諱 茂良 張伯升先生 諱 起

朱伯樸先生 諱 輔 郭鳴生先生 諱 演

顧自公先生 諱 朱 胡包藩先生 諱 樞

方旋之先生 諱 養吉 沈端初先生 諱 藏賢

朱石年先生 諱 震 沈靜園先生 諱 貞子

張道先先生 諱 如 陳淡如先生 諱 烈

史評卷論姓氏

何行可 此翰

鍾小天 天增

陳柳津 振聲

陸麗京 所

鄒待聞 瑞

姚丹符 一鳴

徐五宜 甘來

徐方虎 偉

程奕先 光耀

黃倫玉 紫

吳正子 士軌

曹射侯 序

陸左城 姓

王顯如 練

陸雯若 文彬

郭咸六 義泉

史評姓氏

鍾玉行 明

楊越三 之蘭

呂用晦 光輔

勞曾三 大興

徐次瑒 鍊

勞安其 修

吳聿修 祖培

姚尹思 肩

吳次山 心世

錢公偉 初考

傅謝侯 蘭中

祝理英 文彥

史評家學恭訂姓氏

君屏 康佳

君揚 千王

君奉 中行

君接 丹崖

栢 次彌

機 陸雅

士穗 玉禾

士枋 健圖

日嚴 石威

日永 有年

冠 雲裝

度 斗驕

涓 青涵

岳 玉山

汝徽 成如

汝玠 公陶

史評姓氏

汝璣 玉英

汝璣 玉英

汝瑛 玉章

汝瑛 玉章

汝璋 玉章

汝璋 玉章

汝理 美斯

汝賢 公叔

露 子豹

焯 立賢

鍾 大

智 敏叔

樞 方辰

棋 仁路

道岸 每京

道立 修誠

道傳 可

道煥 義夫

史評	道恒	微人	道宗	景尼	煊	樊如	鋼	吉士
延氏	碩璋	子珍	履升	雄上	爾頤	上龍	爾驥	上東
	爾錫	上錫	允文	公煥	允武	公城	永錫	月芬
	紹錫	雲初	胤昌	祥聞	胤佳	遠期	胤郁	子米
	胤淳	方青	胤璜	紫佩	胤昭	聖蘭	胤可	儒佩
	胤玗	子毅	胤瑀	蒼文	胤璋	翼仲	胤珩	逸玉
	胤琪	基校	六龍	荷一	一鳳	鳴西	百齡	與三
	商	幼理	克孝	思則	念祖	可大	蕭	上扶
	一龍	起蛟						

史評目錄	卷之一	周	平王	桓王	惠王	襄王	春秋	魯隱公	如齊	臧哀伯	莊公	姜氏	曹劌	季友	僖公	史評	臧文仲	季文子	齊桓公	穀子糾	會與丘	管仲	家寺變	鮑叔牙	景公	晏嬰	齊獻公	殺申生	里克	荀息	文公	狐偃趙衰賈佗	介子推	靈公	趙盾	秦穆公	蹇叔	宋襄公	薄富商	華元	楚莊王	閻子文孫叔敖	申包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莊公	克民	穎考叔	孔叔文侯
襄公	公孫僂	存鄭叔	繆訓齊
衛	石碚	宣公	懿公
史鰌			
吳季札	闕閭	伍員	夫差
趙句踐	三仁	范蠡	
卷之二			
周威烈王	侯三晉	安王	侯四和
顯王	陽蘭數		
史評	呂繆		二
戰國			
六國	說士	四豪	
魏文侯	李克	樂羊	吳起
龐涓	蘇秦	張儀	信陵君
竊符	韓昭侯	馮亭	韓非
趙衰子	智伯	豫讓	公仲連
肥義	藺相如	左丘明	廉頗
孝成王	趙括	平原君	毛遂
李牧			

燕昭王	郭隗	惠王	樂毅
太子丹			
齊威王	孫臏	孟嘗君	伐秦
馮驩	淖王	王蠋	王孫賈
田單	魯仲連		
楚懷王	屈平	項襄王	春申君
秦孝公	商鞅	惠文王	甘茂
范雎	遠交近攻	呂不韋	
始皇	神機	城房	坑焚
史評	蕭條		三
茅焦	王翦	蒙恬	李斯
二世	項羽	殺宋義	釋漁公
私義帝	却縠舟	范增	
卷之三			
西漢			
高帝	約法	鴻門	王漢
張敖	斬丁	失制	
蕭何	牧圖魏	入漢中	守關中
張良	博浪	燒戲	積薪

卜式	王父偃	公孫弘	董仲舒	武帝	卷之四	周亞夫	魏尚	賈誼	史評	文帝	劉章	陸賈	田橫	曹參	彭越	韓信	馮繡
桑弘羊	衛青	布衣	長安	仙至	南陽	田叔	景帝	張釋之	周勃	勞苦	灌嬰	惠帝	費敬	趙何利法	共布	拜將	赤松
倪寬	霍去病	同朝	發謀	靖邊	靖邊	淮南三子	吳王濞	申屠嘉	四	校尉	周勃	高后	叔孫通	項伯	樊噲	破趙	史記
鄭當時	張湯	東方朔		刑賦			屠綽	袁盎		真相	王陵	陳平	周昌	酈食其	酈食其	請王	

光武	東漢	卷之五	楊雄	梅福逢萌	平帝孺子嬰	張禹	王吉	貢禹	東評	馮奉世	蕭望之	黃霸	丙吉	霍光	嚴延年	蘇武	石慶
陳鳳光				王莽	王莽	朱雲	王尊	匡衡	目錄	路溫舒	不飲外種	韓延壽	不飲青恩	霍光	彭霍光	田千秋	公孫賀
全功臣				王莽	王莽	孔光	王章	劉向	五	元帝	趙廣漢	楊惲	千定國	魏相	宣帝	昭帝	李廣
廢后子				程義	劉歆	哀帝	谷永	成帝		陳湯	趙充國	張敞	趙廣漢	白去蘭封	名臣	史記	

漢昭烈	秦烈	領益	三國	卷之六	何進	陳蕃實武	徐禪	范滂	李固	周舉	史評	虞詡	袁安	曹爽	章帝	鄭衆	明帝	嚴光	馬援	信國議
					蔡邕	申屠蟠	朱穆	皇甫規	杜喬	張綱	關錄	黃憲	班超	和帝	耿恭	桓榮	明德馬后	卓茂	寇恂	鄧禹
					附董卓	趙苞	魯帝	陳寔	荀淑	桓帝	木	順帝	安帝	第五倫	第五倫	丁鴻	東海王璽	韓歆	賈復	馮異
					袁紹	獻帝	郭泰	李膺	李膺	細前賢	左雄	楊震	班固	班固	毛萇		東平王蒼	吳漢	耿弇	

南朱高祖	劉穆之	謝朓	文帝	庾亮	祖溫	殷浩	謝安	王導	祖遜	溫嶠	陶侃	東晉元帝	祖遜	懷愍	陸機陸雲	惠帝	山濤	武帝	宋齊	西晉
劉穆之	謝朓	文帝		祖溫	殷浩	謝安		王導	祖遜	溫嶠	陶侃	祖遜	祖遜	懷愍	陸機陸雲	惠帝	山濤	武帝	宋齊	西晉
謝朓	文帝			殷浩	謝安			王導	祖遜	溫嶠	陶侃	祖遜	祖遜	懷愍	陸機陸雲	惠帝	山濤	武帝	宋齊	西晉
				殷浩	謝安			王導	祖遜	溫嶠	陶侃	祖遜	祖遜	懷愍	陸機陸雲	惠帝	山濤	武帝	宋齊	西晉

高祖	史評	劉文靖裴寂	太宗	裴矩	魏徵	房玄齡	蕭瑀	于志寧	高宗
唐	目錄	李綱孫伏伽	平權	王矩	蕭瑀	自領度支	傅爽	褚遂良	韓瑗
高祖	史評	裴寂	太宗	裴矩	魏徵	房玄齡	蕭瑀	于志寧	高宗
唐	目錄	李綱孫伏伽	平權	王矩	蕭瑀	自領度支	傅爽	褚遂良	韓瑗
高祖	史評	裴寂	太宗	裴矩	魏徵	房玄齡	蕭瑀	于志寧	高宗
唐	目錄	李綱孫伏伽	平權	王矩	蕭瑀	自領度支	傅爽	褚遂良	韓瑗
高祖	史評	裴寂	太宗	裴矩	魏徵	房玄齡	蕭瑀	于志寧	高宗
唐	目錄	李綱孫伏伽	平權	王矩	蕭瑀	自領度支	傅爽	褚遂良	韓瑗
高祖	史評	裴寂	太宗	裴矩	魏徵	房玄齡	蕭瑀	于志寧	高宗
唐	目錄	李綱孫伏伽	平權	王矩	蕭瑀	自領度支	傅爽	褚遂良	韓瑗

裴行儉	李善威	王義方	中宗
武后	李敬業	裴炎	裴師德
吉項	李昭德	朱敬則	
狄仁傑	桓師德	萬象之	徐有功
魏元忠	藏進兵	敬臣	張柬之
唐宗	隆基	劉幽求	
玄宗	肅宗	宋璟	盧懷慎
姚崇	房琯	盧懷慎	
張說	蘇頌		
史評	目錄		
張九齡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蕭宗	李勉	顏杲卿
顏真卿	張巡	許遠	房琯
卷之八			
代宗	郭子儀	復京	見版
李光弼	楊綰	李泌	安撫
德宗	石琚	崔祐甫	楊炎
劉晏	韓滉	馬燧	渾瑊
李抱真	李晟	陸贄	陽城

范純仁	鄭浩	徽宗	任蔡京
陳瓘	欽宗		禁學衛
种師道	雖用		
卷之十			
高宗	兼計	王和	
宗澤	留守	李綱	繼商河
岳飛	班師	韓世忠	劉瑛
張俊	趙鼎	韓世忠	張浚
洪皓	奉宗	有難之流	虞允文
史評	目錄	主	
胡銓	劉洪	王十朋	
光宗寧宗	兼領學	趙汝愚	趙方
理宗	兼領學	孟珙	度恭端骨
文天祥	謝枋得	張世傑陸秀夫	
	何如教拜銘父	公次	
	范道岸依京父		

史評卷之十
豐潤 谷集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甫

周
平王
評曰周鄭交惡。皆自其交質始也。夫兄弟之國。相親相睦。則質強。大者。稱弱。小者。與國。則質。天王之事。無相質者。乃王不道。至降而下質于鄭。諸侯不共。至抗而上質于周。昔猶以一絲之名。體統尚存也。一交質而後。且陳視周矣。彼

史評
卷之十
且敢于取溫之麥。洛之禾。肆然而無恤矣。今其始。王惡鄭而施黜之。弗與質焉。彼即惡。又何至釋兵而犯順乎。故曰周鄭之惡。自交質始。

又評曰。周自王以上。為文武。為成康。是治之終。自王以下。為春秋。為戰國。是亂之始。治亂交會。此春秋所以始平王也。然王之不王。非祇亂政。不得于父。而假手于人。以殺其父。是已無父子。母廢。親親。遭殺。剋之難。而又周人寵妾。是又無母。忘父母。滅。莫倫。此何等人也。如迷于卑。而天下僭之。茲反于嫡。而天下罪之。其春秋已在人心矣。吾故謂周

浙江衛立

莽泰下遷洛而在干伐幽王之時

何拜野曰余讀左傳至周鄭交質而歡左氏之辭甚近且許也夫天王而下典諸侯交質宜以不辭而小取之何體曰質無益也廷矣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則雖以局而國之失不亦許乎茲讀先生評何其謹而嚴也此亦春秋之意也

桓王

來聘

許曰朝聘禮也。顧總尋而存問則寵已逾頻年而使命則恩尤過魯。雖宗藩而隱無侯度。彼其立九年矣。身不聞人。親使不遺如京。王制宜聲討者。而王顧數使來聘。其聘隱

史評

卷之一

二

猶曰無忘舊親耳。乃桓何人。斯弑兄不弟。篡辟不臣者。奈何隆禮道賦而勤施。好究其倒行亦甚矣。舉一晉聘而其聘齊晉聘秦楚可知也。名結好而通問實長。偏而請成周之不競慨夫。

春秋書來聘而譏者十之四志失禮也。是何異與冠以重辱降節至以媚得便乎。噫。特陳謙。

惠王

評曰王懼憤不辨蒼素者。方子續紆王之位。樂禍而為亂。邊伯石速焉。國等六人出王立。猶相黨惡而助亂。皆月不臣之辜。于問教之律有一時廷臣莫敢振旅以匡王室。而

獨鄭伯倡義收戮力相與誅于績。發石遊尸五大夫于朝。其納王復辟皆鄭與戮力也。義均功等。而王顧與執以酒泉與鄭以虎牢及爵與壘。鑑其慶貨不明。一至于此。奚怪鄭之惡于王而遺其隙也。

鄭有平惠之隙。而僅與與公爵宜及襄王之時。而有義使之變也。有王始終憤。金英滿。親親德之六者也。淪焉以彼諸妹情者矣。

襄王

評曰晉文諸隨以自寵。王弗予隨。予以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夫周自平及惠。劉岐豐昇。奉劉虎牢。界鄭。劉酒泉。界魏。

史評

卷之一

三

而今又相四邑于晉。疆土已去半矣。夫王非輕視土也。謂晉方挾功以請。隨其心。即割內之心。王即辭隨而予田。其意即孔子惜綏子邑之意。亦不得已也。即是時陽樊民不歸。則大蒐以威之。民不服。則率兵以圍之。其無王甚矣。故王寧予田以餽其欲。無予隨以饋其僭。非得已也。噫。晉知受田。誰知三家分晉有已兆于此乎。

諸隨而予田。晉侯不敢助矣。乃知周步維艱。王章猶在耳。陳謙。

宣展

評曰語云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周至襄王壞云極矣。鄭人

不從請滑遠出狄師伐鄭又取狄女爲后是時崇狄爲前
茅而不虞養虎遺患者辰以國柄與鯁鯁進諫欲出狄師
日不可欲后狄女又日不可其危言激論無非欲竭誠以
支所壞者乃王一不見聽而卒焉叔帶發難內亂流起臺
以狄攻鄭者遂及矣而則矣天王至尊觸虛而蒙豈天之
所壞即積弊如辰者終莫之支邪
陳源原印代鄭后秋之諫辰亦得再發觀其分則鄭狄
奸能卒然乃不聽而卒處于池先生以爲天之所壞害
其日錄

春秋

東齊

卷之十一

四

魯隱公

觀魚

評曰春秋隱公示非禮也夫禮尊不親細事早不尸大功故
諸侯無故不出境蒐苗獨將則出耕稼補助則出未有無
事而遠出者乃公以魚故輕身如濟上當其時桓公懷款
兄之七于庭而不之觀行父操版主之刃于右而不之觀
而觀魚于棠且歸言略地以辭傳伯是慢政而遠游怠也
拒諫而歸非憤也其特筆以示諷宜乎
魯隱公上曰左氏諱而施先生助而屢施以對君屢以示
退俱爲不朽

獻羽

評曰公問羽數而衆仲日用六夫諸侯下天王一等而侯
之仲子又下夫人一等仲子而亦六其無僭乎仲子雖桓
公母實惠公妻爾其期曰仲子官曰仲子名分凜然嚴于
斧鉞者前此僭而八茲始降而六似亦幾于禮矣不知羣
廟不同于太廟仲子不同于羣廟皆制也公知獻六羽于
仲子之官不知正六羽于羣廟視羣公爲降視周猶僭也
當時君不度臣不計卒相以爲常宜其後有偶妃而奪嫡
者

東齊

卷之十一

五

獻鷹

評曰隱公見獄世貴其退老蒐以因循召亂噫公固長
者也方子字之尊推讓之兄遜位爲伯夷而弟推刀爲世
民是以德爲怨變起不虞者于隱公奚責焉獨公在位不
詰而伐鄭與宋越年而取郕及防天王再聘而不一朝又
不會夾桓無兄隱亦無上罪等也若夫近衛人以致禍似
不足責云
隱公受若曰論功者必賞其大德惡者必姑恕其輕微公無
術以殺弟而許之之所以善不許彼不朝宗之惡也

亦微矣

桓公

受聘

許曰宋督爲一飽妻而敢于殺孔父。狄殤公月不救之事。所宜首釋誅者。乃公會復以成宋亂。受聘以立華氏。而又取之鄆以納于廟。太廟先靈之所安也。禮法之所昭也。百官之所象也不討遠而反受賂。不昭德而反立違。不示百官以正而反庇亂人。私亂器是公亦華督者流也。何怪其取聘而納廟也乎。

史記

卷之十

六

割射侯以受聘而立華氏此會齊陳之本意也春秋爲公諱而書成宋亂何其微乎至左氏以直達言之亦已嚴矣今讀何休取齊之論不愈判哉

如齊

許曰世責公與文姜如齊而見殺吾謂殺桓非齊亦桓自殺之也夫禮無二適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桓爲適嗣豈禮也乎禮寔繼室所出于次爲長于禮應嗣是隱非幼而貴桓非長而早其欲授桓誠讓所有非返所稱也乃桓顧推刃其兄亦忍其矣時朝不諱討隣不舉義而卒與夫人如齊竟拉幹于彭生之手能逃于王法而不能逃于天譴

也吾故謂桓之死亦自殺之也

桓之死于車也金曰桓葬之彭生耳亦知月凡所致天是譴之乎謂之自殺之也刺然廷甫識

莊公伯

許曰哀伯爲僖伯子傳諫觀魚哀諫取聘後先譽譖爲魯直臣誠世德也乃蘆而衛之哀伯有恭于父爲多夫弑逆之與寵賂莊重爲哀伯者譽義而討亂可也即不然引身遠去亦無不可乃僂焉趨朝不責其茲逆而責其取亂人之一匹是舍狂瀾而塞微跡也乎羽父于桓爲篡國之謀哀伯于桓建保國之策其人殊其罪一也

史記

卷之十

七

取聘之諫內史漢之吾祖讀之哭之者有所慶于後重之者有所恭于前然後誅而此直矣道岸謹

莊公

姜氏

許曰姜桓之婦也莊之母也桓不以夫道關其婦莊又不以子道問其母而任其所適不日會則日享不日如魯則日如齊驅車服于通都馳驅珥于大道詩云燕十遊遨驅其行也乃又以母命丹楹而刺衿復納幣而迎女以薦舍于宗廟忘殺父之仇而締連姻之好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而國幾于亡嗚呼姜氏之惡固滔天也莊公卑辭其

貴哉。

又許曰公以世嫡承統而又奉有德業。永延國祚亦無大謬。豈者獨其大義未明而貽謀不善。父廟于齊。仇不共天。而不知復受制于母。復娶姜氏而不知禮子般。孟任出也。即祚未基。而見賊于罔人。舉之手。慶父巨奸也。俾輕重兵。威行二十年。而莫之誰何。卒之叔牙之獄。械威于前。慶父之無君助于後。罔人舉卜。餉之牙。交督于當氏武閭之間。宜乎。

何昇銘曰。以仇魯之國。而為之編。魯魯。君子于是乎厚誅焉。彼文姜之腰叔牙之過。雖云凶德。又奚曾。

史評

卷之十一

八

曹劌

許曰。劌蓋智深而勇沈者也。而氣甚壯。焉觀其長勺之役。臨鼓進兵。視敵逐北。其榮敵似孫吳。齊魯之會。特以抗論下壇。就列其直氣。似廉藺。至公將觀社于齊。則又舉朝會之典。征伐之宜。使人主不敢妄動。其業於致主。又似逢比也。劌誠魯之良哉。獨奈何齊有殺君之仇。不能為豫讓。以雪國恥。美氏有如齊之醜。不能為秋公以匡母儀。稍未盡。十人口爾。吾故予劌賢。又備貴劌云。

莊尹思曰。余猶是許也。而知其真。雖其舉止。如老吏之素。微而不可移。非潘之流亞歟。

閔公

季友

許曰。季子與叔牙慶父。並莊公母弟。而季子獨以賢稱。彼其運丁不造。竟驚迭起。方叔牙賊于般于先。而共仲又賊閔公于後。魯之為魯。不可支矣。乃季子柄權。要多深謀。甫奔陳。以避奸。進歸魯。以靖難。方以大義為叔牙為君。父輩一惡。隨以兵力戮慶父。為城社。藏大器。解聲色。而砂棠孽與平勃安。劌之功。班也。卜者知其為輔。而目魯。洵然哉。

史評

卷之十一

本

僖公

許曰。公閔之見弑。而季子以成風所屬。立以嗣統。蓋內無所承。而上不許命。若介石之立。而僂柳之生。殊足慶者。獨其初政。令未布。而急于酬翼戴之功。賜季友田。而俾世其卿。急于推崇母氏。尊成風為夫人。而祀之祖廟。彼顧以寵私勢。而卑公室。崇庶母。而輕宗廟。其典禮亦已壞矣。又會穀而志怠于樂。滅項而權歸于臣。伐邾而師潰于敵。此

尤可振云

向解曰：君子于勝敗屬之田，而却季氏之所由盛也。是發亦世或曰：友也。豈有翼黨之妙宜屬也。嗟乎！抑位未大，而意于私恩，卒以陳後嗣足大之患，然則衛桓何位位哉。

文公

藏文仲 名展京伯孫

評曰：文仲之分曹田，與漢萬章相反。章善石顯，顯免留物，數百與章章不受。曰：吾何敢以石氏之禍為禍，吾與曹思義相誓，詎若顯章一時之交，哉。魯初坐視曹顯覆而不顧，今往受曹幅員，而不辭，慨然以曹之禍為魯之禍，實如文

史評

卷之一

十

仲不若一范章乎。月利競進，雖多得地，所喪多矣。魯初納玉于曹，以免衛難，而今分曹田為衛，而自割所有于曹，而奪彼所有，其初心亦以利晉矣。

何處遠曰：利令者，晉能無以費之，禍為魯之禍乎。孔子曰：何如其知也。良然。

又評曰：文仲偉然士也，而不免乎人言。下展食，歷六關，妻繼滿，其不仁三。作虛器，殺逆祀，犯爰居，其不知亦三。似難言，良有矣。然，是時魯饑，而告糴于齊，齊伐而假辭于展會，至于溫之會，能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齊，其實可屈指數者，魯季能轉弱為強，加諸侯一等，皆文仲力也。山

以虎豹而滅生焉。湖以蛟龍而脫出焉。文仲在魯，亦山虎湖龍也夫。

文仲之功烈，著于史冊者，勝勝矣。而猶不免于人言，斯亦責備之例乎。通序藏。

宣公

季文子 名行父

評曰：文子相宜，成室無帛，妻脫無果，馬庶幾以德榮為華，不以服御為華，可稱良者。歟。若丘見執而樂范一言，遠與魯平，魯以弱國當齊晉之強，而顯名諸侯，其力居多。然行父受指，其兄見無禮于君，如歸之逐，其逐官僕于外，

史評

卷之二

十一

似也。乃襄仲發難，是亦官僕也。胡不知薦薦于襄仲，宜公之攝立，亦一官僕也。胡不知討，又納賂以請于齊，其謂父教何。其謂三思而行者何。君子有嘆焉云。

呂周曰：文子相三君而無私，不可謂不忠。以魯榮為國，不可謂不義。至其與齊之盟，亦侯之會，如先生所責者，不可謂不私也。世固與今人表。

齊桓公

穀子糾

評曰：公與子糾皆庶子，出旁而公以長世，故宜及子糾。不能爭者，孔子以相桓為仁，成糾為諱。其子桓而奪糾意已

見矣。矧祖已先入紂網在魯所宜真勿問者何。達便得殺之殺之謂除偏平彼未交攝如元吉之協建威謂誅叛乎彼未與亂如管蔡之挾武庚而違焉推刃亦恐其矣。仰九合與霸其無德乎。其後五子爭立而臨流尸限其殺糾之報或亦有天也。

會葵丘

許曰葵丘之會環以旌旆崇以壇壝舉圭易駟樂公于是時下階拜命申禁明約若按河漢而震雷霆區區

史評

卷之一

主

曹許諸君驟見曠典目將炫之而氣將囚之雖展眉如晉亦齊車秣馬奔趨恐後蓋公稱五霸之雄而會尤九合之長誠皇哉斯舉乎獨奈何威名甫赫驕思遽生卒以來宰亂之禍召公子之亂未會以前勳望如義生之廟既會以後聲聞如既望之陰其心滿于所期不亦可貴乎

管仲

許曰管子天下才也隨叔推轂一朝而稅四轡握相柄與

臨別須臾無算內修政令外撫叛亂終桓公之世諸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者三乘車之會者六其勳相實助舉施後世俾後稱獨處有厥獨怪其事先詐力假信以懷諸侯而不乘鄭臺不渝曹盟假仁以專予奪而遷那夷儀封衛楚丘皆相向以詭五尺豈所恥言者卒之奉賢自代終貽刁牙之訕是故論霸者吾不日管仲而日鮑叔牙齊者吾不日刁牙而日管仲

史評

卷之一

主

容寺紹

許曰仲初約與公以樂與我以權于是寺紹以狗馬聲色為公樂而仲因得君以專政君以權易樂臣以樂易權誠相須以典霸者乃未幾而相且干政矣滿軍事矣嗟乎既許其是樂則必至于近嬖近嬖必至于奪權仲固悔其初而難于言然始而引之以媒進及及而欲逐之以去斯不更難乎其後庶幾交仲固執義絕若此之管也吾故曰典霸者仲之約滋難者亦仲之約

蘇老泉云齊國不處頃三子而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然則仲相三子不在桓左在右乎不憂為之

四面欲延其身後唯失計矣

金英肅

鮑叔牙

許曰叔牙其仲知已哉困而善遇之因而引薦之相而左右之其不能得之生我者顧獨得之知已足仲之功知已之功與生我一也然其知仲有五善者其知淺知多取知戰北知不歎于科者其知深欲公無忌射鉤以典霸者其功小欲仲無忌束縛以君霸者其功大然則非仲氏無以匡天下非叔牙無以得仲氏吾故論九合之勞者首言叔牙射矢知已之感自古難言若鮑叔牙者斯無亦云云先生從其知已後深功烈小大處推進言之數則通源

史評

卷之一

十四

之論獨闢一層

景公

許曰崔杼之亂齊幾不祀矣景公奮其威斷滅崔氏雖呂氏之虐而復然之赫然名震天下于是伐燕御晉取郕封昭公四陽虎疆大之邦拱手惟命其霸功與桓亦相埒獨惜其賢一晏子而不能用昵一梁丘據而不能舍甚者官室狗馬厚飲而莫之止殷殷誦貴頌刑而莫之恤卒之身聚未幾公子季立而國尋移于陳氏慨夫

齊景公之朝使無晏子豈能極其得已正行欲而終不免于身後之譏者過賢而昵也金英肅

晏嬰

許曰古龍臣階子無不微重賢以求足欲詎知欲滿未幾而驚幾踵至其寵我皆辱我者也蓋我皆損我者也有矣貴欲爲晏子不受邸殷之賞曰吾非逃富恐失富也彼其儉約有素自以足欲爲公無日于是與之更宅則解令吏致千家已則又辭寧散車廐馬以奉身不欲裂地疏爵以侈欲其取重于君言行于齊者皆在茲乎嚴後該章亦且稱慕辭五十乘魚人謂章之廉嬰風之也洵然

解殷

史評

卷之一

十五

許曰論齊賢相必屈指管晏管以君霸晏以君顯其數烈似相伯仲而其志操則相倍蓰矣管子富仲官室而晏辭邸殷之賞以逃富管子臺後三歸而晏毀更造之宅以仍舊位並樞衡而志甘儉樸有古素絲風焉宜太史公高其人至願爲執轡乎然其引拔賢士又遠不逮管氏者彼其于權蓋榮顯者延爲上客而天縱多能者沮封尼丘惡乎稱智云

何晏道曰晏嬰與孔子交而尼丘之酒君子愛之乃孔子不謂何也夫亦以節儉力行遜君下正親親尊賢子世以知平說莊云應而至願而鄭其蓋忠之臣與

晉
獻公

評曰公獻公所變自處其所生皆天也始公孫齊姜生申
生爲姜與申盡滅桓莊之族以除其偏愛殊深矣乃伐戎
滅鄭生突齊則又移其愛姜者以愛驪轉其愛申者以愛
齊矣伐木非本木必復生今滅戎父而留其子又從其欲
亂本生矣史蘇謂晉以男戎勝戎戎亦以女戎勝晉理也
而公弗之察卒以一飽姬殺三愛子其詩亂一至于足故
曰天也

史書

卷之一

七

初獻之卜屢也其辭曰一薰一蕕十年積臭已告公以
不吉矣乃申生卒焉遂來而史有曰晉侯殺世子驁公
之用謀也 趙立據

殺申生

評曰申生之歟論者謂其不能爲驪山子呼天而號又不
能爲孤竹子共命而違竟于新城焉歟似未知權者望是
何言與彼其不辨而歟是恐傷公之心也當時妖冶肆
耦五協謀而出之使居曲沃中之使伐泉落又毒之使獻
宿胥讒齊交刺爲父者惟恐其不速歟也子尚何辭辭焉
公必不信卽卽焉公必不釋有歟無二而已矣諡之日恭

是也或云陷父不義過哉

何并銘曰國未有內外交構而稱謂本不成者當時內
有驪山外有二構申生即驪山之謂如茶矣一室千歡之下
恭世子善之決矣惟諸師之誦如茶矣一室千歡之下
有餘餘而卒不能免一公子之疾夫一室千歡之下
或曰申生精潔且不忍人格潔易辱不忍人必恥恐又
日恭精必思思不忍人格潔易辱不忍人必恥恐又
班班人看歟歟矣如之何不戒耶 汝明識

里克

評曰克爲太子傅東山之役進見公曰適嗣不可帥師及
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亦
善處人骨肉間矣獨驪姬陰謀不能推誠婉諷爲唐李泌

史書

卷之一

七

之抗節廷諍又不爲漢趙竟多謀以變其志乃爲晉平鄭
而顧備備焉中立與時依違無集于范無集于枯歟至于
太子歟而又殺奚齊殺卓子敢干犯不避卒之身亦不免
焉噫不歟于太子而歟于弑君誤哉

大齊者先君所命而卓子亦未甚不道乃里克親爲三
怨之至而故二君無極乎焉公亦難爲君之言也然歟
之本鄭則克罪云薄矣 魏深

荀息

評曰左氏謂荀息之歟不食言彼其初受命爲傅願竭力
而効忠言諤諤在人耳也乃獻公既歿方與國人君一奚

齊則克殺之復君一卓子則克又殺之爲傳者更欲復言而愛身乎義不得不來誠無負言矣然齊苗者先去盡方申生遇害而克惟中立是亦齊卓之益也息宜殄忠宜力保二孤以對先君奈之何矢志引決一死之外無餘義其竭股肱以爲忠貞者謂何言無玷而職有虧云

何并銘曰余以昔是之失而知有非于言也公龍之語也思正辭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遂以失計之是思之言也思正辭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遂以失計之是思之言也

晉文公

戰于城濮

史記

卷之十

十八

評曰公稱霸于諸侯自城濮始夫荆楚恃強馮陵中夏難與爭衡者乃公因得臣之請用先軫之謀許復晉衡以得其黨又拘楚春以激其怒于是是一戰而楚師潰于左再戰而楚師潰于右公之爲旅列國開積歲者于此發呈主盟諸夏稱五霸者于此烜赫功匪藐矣然公之出公曹衛與宋皆不見禮而楚衛陸渾且欲執弭肩健以相周旋者乃先兵于楚以懲報德惡乎義乎

陳源曰城濮之戰其謀始于子犯然于先軫而繼以衛齊及宋皆用與國之兵會衛者衛楚之兵曹衛者及宋皆用與國之兵會衛者衛楚之兵曹衛者及宋皆用與國之兵會衛者衛楚之兵曹

烏龍其此才略當思謂正少

又評曰桓文並霸而文非桓匹也彼其初出公歷十二國閱十九年餘其慮慮深其養銳也亦久于是城濮之戰威于召陵于溫之役數千葵丘其德盟會雲從侯伯齊應功視桓又甚焉者顧功多于桓而罪亦不少桓不以江黃伐楚而彼致秦以抑楚桓盟會不加王人而後會魯內盟子虎桓不以鄭納于津而彼爲元咺執君皆桓所不爲者蓋正稱孫倫拒與相等哉

史記

卷之十

十九

自

桓

史記

十九

狐經趙衰賈佗史記卷之十評曰僂惠而謀秦文而貞佗離而敵三人皆晉名士而公亦父事僂師事秦長事佗惟指是從其從公往往陷於困衛適齊脫楚風羈雨潤乞食投塊有至十九年餘歸而沒河與賦役盡矢心于是振威定霸稱雄天下三人功多矣獨其功利勝而道隆疏其諸王者之隱似僂聞天子之邑似叔勤天王之符似佗將今從君于難又引君于道又何至若是哉吾故謂三人者可與佐霸雖與言王道

修政雖濟河焚舟而封尸殺幽終不窮武其去晉遠矣故秦穆與霸微獨遷叔輩翼之力亦公之懷遇有愆者成之也但其登良興治以秦晉並列于尚書而殉良從俗以無法見哀于詩什秦之不復東征亦有自哉

箋叔

許曰穆公以鄒子杞之言與師襲鄭夫信齊國者而襲人國非義也潛師以掠亂非策也動而無所積必敗乎乃叔

史評

卷之一

五

知其敗必于敬不常車斷制力阻其行而緩詞欲振哭送之郊不以其哭哭于公所而哭于行次其無迂乎吾謂叔與百里子友其不力諫即不諫虞公意也詎知兵發而機露鄭未襲而晉已乘矣三帥者晉而俘矣至北門者何在說襲鄭者謂何楚莊伐晉令諫者來叔放以一言遠殺其兵叔之不為叔放吾重有責云

曹射侯曰余讀二陵風雨之言情結詞條踴躍為懷是

宋

襄公

評曰泓之戰公初不量以與楚會而為其所執及盟薄得釋又不量而復與爭鄭至于列營封壘羅縱乘突之際而效報王師曰吾不重傷不禽二毛不敵不成列何其迂乎公初伐齊齊以挫切已又一會吾處其君其重傷與會初者不知幾矣而獨于此不怨是無異疾行而欲善跡發廉別戶者而欲難雅以禮相讓也備小名而妨大德吾于公乎奚取

何拜銘曰宋襄以不仁之實盜亡者之名迄今以為口實抑知不道傷之言無微不備然取不然而此津仁國君

卷之一

五

昭公

蕩意諸

評曰昭公不君時奔走于君夫人之官者冠蓋相望受施于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而獨意諸為狂淵中砥柱始懼其及而固奔終為其亂而致水亦足稱賢矣但其始襲夫人之舊愆公子鮑之陰謀南德參會待祭而後者乃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而坐視其亂上不聞有匡正之諫下不聞有擊斷之勇至見亂而始去去亦晚矣見弑而始

疾亦無釋矣。吾故干賢者又致責焉。

李靖長曰。余女適薛。為公孫有之子。清辭司獄。使意諸代之。因曰。吾官近。與薛及姑。薛水馬已。明知妻夫。人心有。歸子之事。已。明授。意。薛。之。所。失。卒。之。善。能。留。身。意。請。水。難。公。子。而。不。以。族。唐。薛。可。少。哉。

文公

華元

評曰。甚哉。帥師之難也。一杯之羹。能令人喜怒。一羊斟之小人。能為國禍。福不亦難乎。初。宋狂役。郊迎鄭人。又倒戟出鄭人于外。其恩視一。瑋多也。乃鄭人反。獲狂。控縱敵。而反為敵食。卒卒而逃。以卒敗。其皆不虞之變也。卒之以

史評

卷之一

三五

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贈元于鄭。情半而失。馬算亦左矣。羊斟無良。無足齒也。元以三軍司命。而為一廛下卒所弄。思由自操。特將誰歸。

將未有與卒何德。而不獲其報者。益以一。美不與而。民以。對。誰。無。良。元。豈。無。以。致。此。哉。謂之。自。原。也。亦。宜。也。然。誰。能。歸。

楚

莊王

許曰。楚。應國也。而王尤稱。其聲烈。豈出桓文下哉。獨其觀兵別。彌同。輕重。似有封豕。虜食之漸矣。夫。此。自。疑。命。

以來。世德雖衰。空名猶赫。即有攻弱兼昧者。亦無放目。適其間。故不齒焉。蹠。窮。蹠。而。思。凡。也。乃。楚。將。擊。其。器。吹。玉而改。亦。乎。宜。王。孫。滿。一。言。而。折。其。回。心。也。嗟。乎。自。此。一。開。微。獨。楚。謀。入。寇。居。傳。器。其。他。齊。練。周。索。內。樂。于。麻。臺。亦。求。而。卒。入。于。秦。亦。天。也。乎。

曹射侯曰。問內之心。甚于請。滿。以一言。奪。好。練。之。氣。似矣。滿者。謂楚莊有改步之。意。使王公。卿士。懷。懼。公之。恨。則。內。未。也。奈。何。滿。特。其。幸。而。曰。天。昨。明。德。則。不。意。此。者。滿。也。意。求。末。之。耶。得。延。八。百。里。謂。非。滿。之。力。不。至。此。

關子文孫叔敖

史評

卷之一

三五

許曰。榮寵者。辱之階也。驕侈者。禍之梯也。顧不。滿于官者。官不表滿。不。孽于官者。官不表孽。子文叔敖。垂起。今尹子文。不。以。得。失。為。喜。愠。而。叔。敖。亦。三。入。相。不。喜。三。去。相。不。悔。其。器。度。固。相。等。也。子文。逃。屬。糗。之。富。不。動。民。以。自。強。而。叔。敖。亦。以。志。下。心。小。調。其。子。無。受。利。地。則。其。節。約。不。相。類。乎。高。見。遠。識。度。越。恒。流。二。相。為。多。賢。設。庶。幾。其。聯。聯。公。儀。方。駕。平。仲。矣。彼。脂。韋。于。官。而。卒。以。饑。墮。者。其。視。二。子。為。何。如。清。則。日。夜。通。永。非。楚。富。也。大。約。與。麻。厚。取。康。和。危。不。受。滿。耳。三。子。誠。度。遠。流。華。哉。金。英。鑑。

平王

申包胥

評曰胥與員皆誓志為青男子而子胥為親出吳師傷水
君以快魯包胥為君出泰師破吳兵以存楚區區匹夫而
身入異邦糾義旅以酬厥志蓋人代希觀者詎不謂青男
子乎然包胥矢心殉義其哭庭請兵為諫諍真君存祀為
王孫買堂堂義正以視為親以至亂宮非禮侮懷非仁者
可同日語哉

史評

卷之一

三

何昇銘曰吳與楚以世讎也當包胥使楚延借楚滅吳
以終其復楚之舉其不欺君與友如此若位胥為親以
兼論非期也

鄭莊公

克段于鄆

評曰已亂于蔓無若殺亂于萌萌之不圖而變焉難也姜
氏初欲舍難而立段及武公殒而難立矣時姜以嫡母主
乎內段以壻弟擅乎外于是請制不足而京請京不足而
鄭將滋蔓矣時祭仲公子呂之言皆曲突徙薪之見也

乃公一不之聽而故長其惡卒使繕甲具乘逐戈而鄭焉
不義不暉果出公之意矣其克段于鄆皆經段于鄭者使
然也段有餘幸而公既逐弟于共又逐母于潁罪也如何

穆越三日于常謂鄭伯克段之心惡而計巧也依莊公
公反終此不過欲使先發而後應之耳嗟乎巧則巧矣
其加惡何

又評曰鄭與齊魯連兵克許宜兩分其地者乃齊以讓魯
魯不受與鄭鄭又辭曰吾以病不共固吾聞也故自為功
乎竟不受方以義令兵又以禮讓也周衰之季貪風熾矣
公輪啟疆比隣抑且競尚王室乃莊公念許為岳胤欲存

史評

卷之一

三

許之祀而驟許之遷其度德量力遠邁人倫矣然獨能以
禮收隣好經國家而不能以禮開母弟弒禍亂何哉
莊公執朝之誓曰考叔之言母子如初及代許而卒不
敢以許為功使百里處東公孫獲居西處置其俗然變
之欲撫柔許以固鄭耳此等才略僅爾

續叔考

評曰考叔以肉遺母成已之孝又勸公闢地及泉成人之
孝誠如詩云永錫爾類者歟乃許之役以爭車見殺當舍
肉時見親于愛至換轉時不見親于車竟以鬪狼為父母
幾何哉曾子以戰陣無勇為非孝考叔之勇孝矣獨不承

于先登之傷而求于子都之射。氣于私不承于公。胡不知推類也。乎能舍肉不能舍車。則孝有時而重也。能化莊公不能化子都。則類有時而不錫也。叔其有愧于詩乎。

何行可以左氏國胡考叔執孝。忠義易言。當謂叔及泉之極。遂斷莊氣。意滿勝。即使弟未克莊。豈得母氏未為叔春。應讓之于姜氏歟。馬勝言之。勝不當信之。子勝悔之際。此是馬勝為勝門。勝局計。平勝許之。衣於身。以羽。執孝者如是乎。

文公

孔叔申侯

評曰。說者謂狗時者。通。件時者。窮。於於時。祭仲。潘崇。狗時。

史評

卷之一

氏

襄公

而顯榮。洵治伯宗。件時而獲辱。世皆指以藉口。焉茲齊楚爭鄭。鄭伯之臣。終始主齊。而不變其說者。孔叔反覆起利。且齊且楚者。申侯卒之孔叔。今終而申侯見殺。噫。附丁傳者。皆而未傳。以丁傳敗。獻符命者。侯而劉榮。以符命誅。是故君子當件時。以持正。而小人競惡。不援不止。亦鈞有聲。何所有事。歸自納于水地也乎。

子產曰。棄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故專刑之人。未有不亡。此夫人而知之。何必知臣。若君也。當申侯反。覆起利。自振則我子為轉。一語曰。件時者。未必勝。狗時者。未必。申侯。可。無。惑。矣。冠。識。

評曰。鄭伯內祖以迎楚兵。與句踐臣吳。沛公見羽其遷。河下人若過。卑然不知。荆楚強悍。方馮凌諸姬。縣陳未幾。又復圍鄭。方入皇門。至遠路。炭手殆矣。脫不量。而以螳臂當之。與有完鄭乎。與其奮戰以校。陳卓忍恥。以請成。是為宗社。糾為國祚。細細句踐。細吳。卒以全趙。沛公糾楚。卒以與漢。鄭伯之祖。政其所以全軀而保境也。與老氏子蘭齒。剛而敵。舌柔而存。若鄭伯于楚。得是術也夫。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襄公者。僅有。有。數。能。半。蓋。細。人。故。是。收。也。以。一。而。全。宗。社。公。者。僅。有。子。子。之。不。然。則。而。無。禮。人。何。能。圖。議。

史評

卷之一

主

簡公

公孫僑

存鄉校

評曰。然明以鄉校士。橫議執政。違言毀校。是無異防川者。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況止勝以惡言。路惡乎為相耶。乃國僑聽政。知忠善以損怨。不知作威以防。愚其不毀校。庶幾集思。廣益。識度弘遠。視然明不相。徑庭乎。然賢如國僑。而猶不免鄉校之口。則非其政有不便公族。與民難處。始或與僑之徒。以私愛。情。爾乃未幾而返勝為譽。曰。我有子。

弟子產教之亦存較之功也。

李驥長曰防閑者不如小夫使道去疾者不如多藥使
移爲因止諒其何如善行惡改乎先生曰雖處弘遠非
誣也

韓刑書

評曰子產惠人也而刑哉何叔以爲亂獄滋豐似傷惠者
不知以肉去蟻蟻愈多以惠驅民民愈玩故子字之又推
銀之照育之又榜檠之中子振韓武侯治蜀皆是物也鄭
之周民俗日淫公族日侈淫則湯修刑備雖難然敵將江
河不以法坊之不止也子是不得以重典治亂民抑強

史評

卷之一

三

族是刑之者正以惠之也子產曰吾以救世此其心誠叔
何所不能知者

何升銘曰子產之鑄刑書以爲救世即對于大叔火烈
歸氣之意也乃知欲民群衆決不待不猛試其世那會
不待不猛試其世那會

總評曰鄭以嚴爾壞地介晉楚兩大國能振弱爲強又安

城社者伊誰之力乎子產以一身操棟其間內以息南大

夫之爭外以修比隣之信從祭回幹勳有次第自是豪宗

帖服境宇清寧者垂四十年餘厥功爲多故子產于鄭蓋
蒼年之粟豐年之玉乎即其作兵似爲蕭尾鑄刑書似

多猛政然其他壞晉館存鄉校不與宣子環不受晉使幣
皆贈炙人口者矣仲尼曰君子詎非鄭之良哉

吳平之曰子產與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
見三十六年又歷事定獻悼三公子內州然味家焉
終其身竟于諸侯之討者豈特辭令精詳已哉

衛康叔之復

桓公

石碯

評曰碯真純臣也哉桓公寵其子州吁以兵而碯子厚與
之游蓋相濟以惡也者碯以義方之教進而規其主不聽

史評

卷之一

三

退而禁其子又不可卒之州吁弑公自立是弑父而篡祚
與忤父而黨惡皆不容不誅者于是謀使厚從吁如陳而

併殺之爲社稷靖亂亦爲大義滅親庶幾其所無負乎或
謂碯以義殺子如似猶何噫碯以一子報桓公于地下無

後而有後矣碯真純臣也哉

何升銘曰桓叔以已之孝感君之孝永錫爾嗣純孝也
不暗除君之子及已之大義誠難也也謀者以所
桓叔人不宜以將立州吁一反諸教之平爾教人而所
天誅何會使人耶人且其後教子以正黨逆之義則
與大叔臣前事之意竟同也欲而若早爲之言與欲
子封爲鄭石碯爲衛皆忠也夫

宣公

評曰公喬父妾娶子婦淫穢聚虐而生有似善而實于一
為弟歟于宣一為兄亦歟于宣從容赴義與申生不欲彰
驪姬之過以傷父志者如一轍然其孝弟格天體慨引決
即身而鋒鏑而譽問昭宣亦已多矣令公一悔其惡則勉
棄棄中之詩不移為漢廣行露之章乎而公卒不窮以致
見迷入謂非氣致異洵然哉

或有謂宣公之淫亂二子之孝友
不應並書于詩是何如詩者豈特有善惡固之有美
糾故作新堂臨公其賦東鄰傷侯齊宣元以得古今之
在倫中者視其行而懲之傷其過而安之耳茲評之東

史評

卷之十

五

宣公也亦作詩若之微意也 冠蘭

宣公

評曰公以乘軒之鶴失受甲者心而卒以取敗嗟乎彼文
固之鹿不猶軒鶴乎乃士渚甲厲以犯鋒而衛卒以使鶴
辭之居常側目于鶴而臨陳遷怒于戰視整旅狙甘者懸
絕矣蓋公以貴大夫者貴鶴不以視鶴者視國人與仰輩
雁顧巢鹿者等耳即未交鏖民已倒戈矣一鶴且然而况
其寵倖迷心妖冶伏性封禪侈欲土木豐菲是皆軒鶴者
類也有國者顧瞻之乎

史鑑

評曰史臣立朝往往披肝以言諫抗顏以身諫左右史以
筆諫未聞諫以尸者乃子魚事靈公其引繩糾枉者朝且
夕矣及屬績而猶屬其子以尸籍卒之靈公悔過進伯玉
退子瑕生不能以多口諍者或領能以一尸放之靈之不
公皆歸功于國買鞶而不知其匡維于子魚者為多耳忠
而不衰諫衛之良模

史評

卷之十

五

衛多君子聞行刺以乃實知伯玉當時無有差者而亦
藉史魚之尸陳靈子取善婦視衛工依管望驅以為宋
賢耶嗟乎苟非直臣衛何能歸 施議

季札

吳太伯之後

評曰人言札以讓國生亂非也夫光與僚不兩立而光尤
嫡嗣非已虎視之矣初特未之念耳及立僚而心乃悉于
欲其兄令札果立則專諸之匕早及之矣彼觀風知六國
之典廢詎不知家庭事乎其始以諸樊之族退耕于野不
失為叔齊其繼以夷昧之族又去之延陵不失為泰伯其

美澤之敗受甲者之罪然非受甲者之罪也公以貴大
夫者責而不以視鶴者視國人乃端陳而與夫失與
補衣何益哉敗由公操于國人何尤 嚴議

節顯其意微其固讓似介其不取所不可取似智蓋千載

一人云

或曰餘祭餘欲致國于孔飲食必親曰天祥兵困可
速有備千余身諸君之義如此使札有其國像之禍可
以克矣嗟乎餘正坐不能兼耶季子賢者也夫豈不知
光之思立乎知叔孫季子賢者也冠戴

閩間 諸樊子尤

伍員

評曰伍大夫揮霍風馳英豪應震初爲父兄見殺于楚
舍忿走吳與師入郢其放兵縱掠鞭屍亂官使覓軒于九

史書

卷之一

三

原豈非烈丈夫所未易能者哉乃或以大義責其不肯營
君父傷水骨噫彼謂臣主義絕骨肉情深方切齒圖報之
爲急早知發塚鞭屍之爲忍乎獨其替復之日不投戈宣
谷而猶歸吳數陳卒齒鏢方以吳報楚復以身報吳吾
于負乎何嘗

何拜第曰東元峰云方晉之公吳也即精力調弄于楚
廢平之辱本楚楚面立之取陸臣無極而市退而臣
事可也乃計不出此而鞭尸逐婦以快其復仇之志亦
可謂凶矣乎日不春秋誅無其義夫楚大復仇也骨
方骨肉情深冤莫深仇之未報性猶未平追志快而
身可以報吳矣此子所以是之也今諸先生評更知
某大夫之論大爲不然

夫差

評曰吳越壤地同而世爲仇讐而越臣種蠡勇而善謀觀
其卑詞請成方參吳以修其志即當時樹墓橫懸扶服皆
諄諄忠也而夫差一弗之聽卒前其成是後雖欲悔之不
可食已而猶破越未幾復逞志于楚伐齊未幾又爭長于
晉修然效智伯爲捕蝗之雀而不知越人已張弓挾鋒于
其側矣吳其爲沼卒不免于長頸之索嗟乎申胥之言驗
矣而東門之眼其終不瞑也夫

陸費若曰夫差初志亦善欲報復反藏越王而久釋之
是所云過天而公也依也半之反爲所勝乃知越王易

史書

卷之一

三

越 少康之後

何踐

評曰越與吳甲新同諸大夫智謀亦同而越之敗也越氣
沮吳氣盛矣氣沮者愈堅愈長吳氣盛者愈修大愈
深越謀于是種治其內蠶粟其外卑卑然請成歸而棲會
稽之上屬薪膽之志亦忍且堅矣于是一敵而奮夫差以
劍鋒臺以搖參吳者未幾沼吳者隨至其特戰士受甲卒
所從東門而入者即其始築雉女嫗匿男所供奉吳者也

乃吳勝而敗越敗而勝故滅吳非越吳自滅也霸越非越吳使霸也

徐方虎曰吳自而越與先生以氣之盛祖卜之似也越進擊重嘗不德越謂竟也聚或臣數萬是人不知必得其願則知越王不德越新越之志也況其執越過平為將奮之數翼乎語云風息塵不揚是越之謂也

三仁

評曰讀者得越有三仁胡鑑之去似微子種之戮似比干庸之囚似箕子蓋後先一揆云抑知殷之三仁事毒斯之至以道義廢越之三仁事烏象之至以功利廢越相類焉

史評

相應也第世衰道微有智隱如鑑是亦越微子乎有伏劍如種是亦越比干乎有一囚繫如庸是亦越箕子乎烏象主與三人同患難不與同安象徒令英雄長算或奇跡陶漁或飲恨泉壤其亦不仁也哉

李驥長曰鼎之難也述何論哉故越謂評次古人實略其迹述厚其心不也如必取殷三仁而細辨之及蓋吹索矣先生之評良然

范蠡

評曰智哉子范子三仁中錚錚者竭虔謀吳蛋朝晏罷垂二十年所彼其上察象繼下微蟹稻不以王屢請戰而輕

勢亦不以吳屢請成而許乎勢在吳則卑同厚適以求成勢在越則提鼓援袍以應使卒之烏象主從悲憂中一朝而稱霸賜夷子從功名中一夕而泛海其為國謀又為身謀誠可謂智矣獨不知為子謀能料莊生之必出其子而不能料莊生之遽殺其子則其智有遺算云

蘇尹思曰子魯政少伯之始於楚也一始一醜斯人盡以為臣至其內視者反聽若楚後誰天而前神光大約神機子與智入于楚者必以故仕多前神機多奇術云

後學

何如教拜銘父重論

男

范尚尼吳蒙父敘述

史評

卷七

三宅

次男

尚贊玉我父全較

喬釋

道岸依京父

史評卷之二

豐潤 谷纂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

周

威烈王

命侯三晉

評曰王在辟史無賢書而其初命三晉尤首階亂為夫王以前大夫無侯者亦無不請而命者乃三家分晉三叛臣爾王不登討其罪而反命之為侯榮施篡竊而寵頒匪人

史評

是為叛逆者樹幟又為他暴者啟疆于是田和效尤求為侯者自茲命始秦以晉滅敢盤食于山東之諸侯者亦自茲命始史言初命亦病其滋亂階也

何拜銘曰周之始命晉楚則秦之始也夫天子制命即有諸命周之語也請而命猶曰不得已使宋之諸侯也

其弊三大夫而屬之齊楚之列然也而侯侯之不巳也其弊不至于王不巳也是誰使然也乎先生以是病威烈王

安王

命侯田和

評曰王許侯田和似又威烈矣彼其逐王據地敢叛尾為

三家者流詎不能自為侯哉而亦請命于王請之者要之也是猶武仲之請為後田令孜之請為監軍也時諸侯不起義天子不討罪法已敝敗矣而又徇所請使天朝之侯一亂賊請藩之列列一叛藩吾恐其漸熾無已也已吾故謂六國非能弱周周自弱之也洵然

曹芥舟曰強臣之跋扈皆離于寵命者之過夫寵命與之可通于勢而輕于耶彼田和者連其君貨于海上亦不無一二王誠知覆轍而水乎請之勿非其情之亦勿許則雖然王章亦足杜和之海而廢諸侯王侯者之心而余謂王又長和之漸矣

史評

卷之二

二

顯王

賜秦繡駃

評曰周平之衰也晉視六國為強而秦視三晉為最橫當石門之役肆虎狼之威以破晉且且暮囊括六國以帝天下特求之繡駃爾乃王畏其偶遠投所好而賜之服將先六國以帝秦乎抑頭足倒置班藩服而拜秦廷乎其不競抑又甚矣吾故謂秦之敗三晉者敗六國之兆也王之繡駃秦者亦親王入秦頓顙關廷之兆也

周之繡駃王服也秦割為而賜于日賜秦王已侯三晉侯田和秦非齊晉其少者非侯也王取乃

送所欲而予之王。王。蓋。然。王。視。之。矣。傳。虎。以。翼。而。家。其。不。飛。而。食。肉。難。乎。金。美。談。

戰國

六國

評曰六國與秦蓋兄弟而鈞敵者也。當日六國之師。裁足不敢西向。即有取捷。而秦。秦。即。鄭。者。然。不。數。年。而。廢。矣。卒。之。日。削。月。割。膏。魚。肉。于。秦。則。何。也。議。者。謂。秦。在。路。秦。意。以。有。限。之。地。而。啗。秦。無。厭。之。吻。其。力。疲。而。潰。無。怪。也。獨。怪。其。賄。從。而。衛。者。誤。之。也。夫。桓。文。以。尊。攘。霸。而。漢。執。懷。王。以。捕。項。羽。魏。執。獻。帝。以。令。諸。侯。皆。是。物。也。當。時。周。報。雖。弱。而。

史評

卷之二

三

列國侯王猶有賢而來朝者。藉令秦共主以倡六服。庶幾其有辭于天下。即不然。秦王入秦之後。武仗義。糾旅以討。不共堂堂正正。不可以踵桓文而襲漢魏乎。況三晉為燕楚之敵。而燕楚又為齊秦勢固相唇齒者。誠合從而相首尾。以為聲援。即虎狼之秦。能盡食于山之東乎。獨奈何而自撤其藩。相矛盾也。卒之秦攻三晉。燕楚不救。燕楚被兵。齊又不救。上不以義。匡王室。行天討。下又不以從。要與國。堅盟約。甚也。賄從而衛。甘牛後之辱。相與獻城不已。而種。藩。禍。滿。不。已。而。納。質。是。何。異。以。肉。啗。虎。而。求。免。于。噬。乎。鳴。

呼。奮。挺。而。逐。虎。虎。墜。人。割。肉。而。啗。虎。虎。亦。墜。人。而。六。國。不。締。相。與。折。而。入。于。秦。亦。想。也。已。

勢。在。路。秦。以。勢。論。秦。共。主。以。倡。六。服。則。直。張。翼。擊。領。矣。未。有。舍。君。父。大。難。目。而。可。亦。為。者。通。月。識。

說士

評曰列國爭衡。譚士雲起。一時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之。徒。相。與。馮。驩。蹠。蹠。遊。列。國。往。往。以。機。詐。捫。闔。之。術。弄。唇。吻。以。干。侯。王。湯。卿。相。不。日。從。而。捐。秦。則。日。衛。而。事。秦。而。世。主。政。于。其。說。或。一。言。而。立。躋。雲。霄。或。傾。蓋。而。驅。磨。龍。紙。鳴。呼。是。豈。徒。以。口。舌。博。官。爾。舉。場。忠。為。人。謀。哉。然。蘇。秦。

史評

卷之二

四

獨至于從。猶庶幾併力以禦。敵。是。或。一。榮。也。乃。張。儀。入。秦。則。破。從。而。衛。矣。范。雎。入。秦。則。為。遠。交。而。近。攻。矣。衛。之。說。起。而。列。國。相。與。款。城。割。地。稱。藩。納。貢。以。甘。牛。後。之。辱。遠。交。之。說。起。而。列。國。之。主。不。相。唇。齒。而。然。然。交。和。于。秦。以。為。處。室。之。雀。卒。之。秦。滅。三。晉。而。燕。楚。與。齊。亦。相。繼。以。淪。于。亡。境。說。士。之。以。術。而。愚。人。也。如。是。哉。語。云。醫。師。多。者。致。病。儒。師。多。者。覆。舟。吾。于。說。人。之。多。亦。云。

四家

美。次。山。曰。從。之。說。是。其。其。說。則。是。其。人。則。非。信。及。豚。魚。不。開。路。比。真。之。一。字。與。之。乎。

評曰四君皆顯公子也。陳轅膏義招致特英士食客至
數千。然魏家諸侯間當玉音之出關平原之約從以
客信陵之破秦軍春申之歸太子亦以客一時聲望千里
蓋揚詎不云然乎。獨其收名養譽避慈市權。即客之門者
非處囊中則雞鳴狗盜者流。故楚視之。久意不聞。以一
錄。向關昔蒙以客非蒙以道者也。惟禮致毛薛之賢。庶幾
爲四豪之秀上。若其餘亦腹背毛乎。
何昇銘曰。謂云有景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
景傑者。如四下未幾。畢竟蒙于未化。

魏文侯

史評

卷之二

五

評曰侯于七雄中爲最賢。懸鐘音之高下。子方笑其審于
音而恐其鑄于官。乃其所以官人則未之變也。當是時以
魏成之賢焉。而相段干木之賢焉。而式卜子夏田子方之
賢焉。而師屈侯之賢焉。而傳吳起李克西門豹之賢焉。
而使爲之守用各賢人。而又虛懷受善。任虛誦不以中山
封弟。而子子誠直攻其隱也。親下堂而迎爲上客。與晉叔
向之下。禮義爲握手歡者。蓋不殊矣。慎選于官而優禮其
士。卽古仁柔主不逮也。侯誠賢乎哉。獨怪如虞人之期以
田而不能如入觀之期以朝天子。能聯轉魏之好。請師勿

與而不能匡周天子之弱。夾輔以從。蓋不覺于官而鑄于
義者乎。
抑揚斯折處。根極至。其使文侯處有餘費。 趙宗滿

李克

評曰克守中山無所表見。獨其舉于翟璜與其舉魏成。二
者皆可徵賢焉。璜與成皆賢者也。顧成舉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以爲君師。而璜舉吳起樂羊西門豹之徒以爲將
與守其賢亦有差矣。中山之振璜推翟克以爲克之材。可
以當一面之寄。其賢足徵也。置相大事也。文侯不謀及于

史評

卷之二

六

左右大臣而謀及于克。克所推數不干舉我者之璜。而惟
于進賢者之成。知成賢于璜。又知若之必相成。不可謂不
智。璜薦克而克不相比。周以求大官。不可謂不公。論數
語上藉文侯而下以折服翟璜之忿。不可謂不辯。克亦晉
祁奚齊趙叔之倫也。其賢又足徵也。人謂文侯之賢能得
人。余曰文侯之得人。克有力焉。
陳湘穀曰。魏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日建魏其所舉。則魏
之賢。亦可知矣。矣。至趙出而侯果相成。則若之化
克之賢。亦可知矣。一唐宗臣。魏侯莫與克。千輩。其
先生以侯之得人。推克之力。信哉。

樂羊

計曰戰國功名之士往往有不近人情之事而忍于爲之者吳起急于將也而殺婦易牙急于倖也而調子樂羊急于功也而嘔羹三人者皆不近人情之事而樂羊尤忍樂羊爲魏拔中山而兵而拒宇厥功爲多獨奈何而忍于其所愛于也急皆也忍于嗔而而不顧急使達也忍于子女之生來而不問此非獨忍也先國家之急義不得顧私親也樂羊之張義情手義乎孔子聞子路之難而覆臨不忍故也故人以骨肉之愛動提我心我誠洋甲厲刃背疾以決一戰庶幾上報吾王下亦不至忍于吾子何至坐而

史評 卷之十 不義而殺切也

暖之盡一杯也是亦殺期而調子之心也卽拔城破敵仁人笑取焉議者謂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噫功矣又何疑也疑其忍也忍于子未必不忍于君父此所以不免于盈儲之請也

不近人情之事無倫雖主帥庸者未有不義其心者以所厚者薄無所不滿也引事最切步步緊嚴非所謂等而力勤者歟 數從字面深其心 通宗議

魏武侯

吳起

計曰起何如人也蓋戰國功名之士未可以行論也起多

將材能使士勇戰而樂死當是時魯將而侯齊齊破魏將而舉秦秦拔守西河而韓趙魏從秦不敢東顧楚相而南平百粵北却秦晉楚卒藉以強李克推讓以爲用兵可馬獲直弗過也獨怪其殘忍薄行不齒于入起嘗對武侯有在德不在險之說夫亦知臣主以德者乃其自處胡不知德也田文之相也公然自歎其功能而與之爭是才而忌者也相楚而峻法令至于廢公族破譚士以激怒千泉是又才而刻者也甚于急功名營進取至于吮卒之咀而見哭于其卒之母此何等人也母然而不奔快求將而殺殺

史評 卷之十 人

席之類此何等人也其後于魯得罪去而之魏于魏懷德又去而之楚歷更所事至而恬然焉此又何等人也余故曰起蓋戰國功名之士未可以行論也噫起以才行積怨于楚而卒見殺于楚亦天也乎

何昇錫曰李和商云吳起料敵制勝曉知兵矣而卒困于公叔之侯何哉其驕公族疏遠以秦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而殺身者亦以是也先生謂其天豈任事者必任楚雖殺身可乎

魏惠王

龐涓

計曰消故賜張而旌驚四而疎者也初與龐並學兵法忌

史記

卷之十

九

孔大在日所足之懸通以堅焉等之發消誠自到哉况
我孫而謀孫乃竟厚其詐如漢之耳餘不亦自致其寇
平豐子之名亦通自謀也

魏襄王

蘇秦

評曰一季子也始偃蹇不禮于妻嫂而卒何賓從于六國
也一從說也始位高金多為約長而卒何落藩盟血未乾
從約已解也夫遇不遇時也說之行不行則勢也非誠有
工拙也六國之衆貳之則散合之則聚其相與併力而攻
秦也勢使然也故其說易行也然同室且多異心况連六

弱之能召則其足已非不知顧矣茲提兵深蹕日滅數萬
灶而道無積餼其無詐乎馬陵之道旁多阻隘吾驍兵而
跡其墟其無伏乎將固有見形規虛望塵如變者乃消取
嗟然笑齊兵之怯唯穰子之職而輕身銳進卒擣其等之
鋒于白書樹下如燈蛾置兔嗟始則顧而卒為顧楚初
盛氣以抹韓而卒喪師以挫魏消滅多矣
何耳第日消與顧門友也當骨不難力于韓而反驅
兵于梁是攻所必抹亦前抹趙之故智也兵有批亢而
搤虛者消不如懸柱陵之發連釋韓而自休是何異虎
還虎而驚穴則必與處而還乎然此以兵論也獨釋
趙索而顧兄弟之圖乃貪疑未象無故我趙都郡釋未
幾又無故伐韓勢師遠歸以疲秦于降宜自速其變也

史記

卷之十

十

秦之自利可謂有志矣而志止金玉卿相故其所成
僅足誇煥燿而播厚通以自教也太公陰符恐亦附會
金末識

張儀

評曰甚矣遊譚者之說也朝觀而暮散也陽甲而陰乙也
面談而背鳴也伴予而實奪也吻肝膽而肺臟也衷機弄
而畫單也此儀秦故態而儀秦甚儀與秦師同門學同術
而其為說則傾危而予盾秦初故敵之使入秦已資給之
使一朝握秦之柄非誠厚儀也恐儀之踣從約也始而德
之猶曰錄君時何敢言乃未幾而動魏以昆弟之說嘗秦

國之衆望腹背之相顧乎盟未幾而遽解也亦勢使然也
故其說難入也季子始學于鬼谷習從衡家術其說六國
非有忠謀奇計大都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韓魏為秦
近國則以割地說燕趙以韓魏為障去秦稍近則以力不
支說齊楚于秦為兩大而齊又最遠無恐于秦則以從秦
為辱說視六國如弄兒然六國不察而入其揣摩舉國以
從亦愚也已意季子豈誠竭忠為六國謀哉入秦不用去
而相六國用之則至不用之則仇反覆巨測亦市井騙僧
者流也而欲以其術愚人能乎哉

為詐偽之謀。秦王從欲悉力以損秦。而儀王衡欲割地以事秦。于是說魏說楚。魏楚從說齊說趙說燕齊趙燕亦從。爭倍約。獻地以請成于秦。一國受伐。五國之師卒聲。嗚呼。魏無能出一銳與之。而是蓋秦之強者。儀也。割六國之地而索其氣者。亦儀也。然而儀非誠為秦也。相魏不可去。而之秦相秦不可歸。而相魏出入二國以三寸舌。博一官。且也條而伐魏。舉戈相向。又條而相魏。舉國聽政。玩其至于掌股之間。反覆豈下錄若哉。殆猶甚焉。子雲謂儀鳳鳴而鸞誠然。

史記

卷之十

士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處易而用六國難。不第六國弱而秦強。亦六國之勢分而秦一也。蘇王從而張主衡者。止以秦一可。用耳。反覆之術。是谷子陰符使然乎。

魏安釐王

信陵君無忌

竊符

評曰。邯鄲之圍。秦勢熾張。趙且日暮下矣。魏能安施于大梁之上乎。趙拔則魏為之次。燕齊楚又為之次。勢也。公子以姻戚之雅。請兵其王。不許。坐視其危。又不情。于是不得已。而以侯生計。使如姬竊符于臥內。力士惟歸于境上。固

為趙亦為魏為燕齊也。卒之一舉而解趙圍。挫秦銳。使大梁增勝。而諸侯鼓勇。若非一竊與推之力哉。綱曰。昔無忌讓殺鄒大破秦軍。邯鄲下。蓋罪其事。亦快其勝也。余故以公子破秦之功。大奪軍之罪。小。

何拜錄曰。志義厚無格。委和行。數。中。侯。邦。典。許。事。業。綱曰。特索。說。快。其。勝。也。夫。

又評曰。四秦皆倚客為重。而信陵君藉客之力。尤多蓋趙。魏連環唇齒相依。皆倚魏為重。虎視秦者。乃秦始圍趙。以侯生謀奪兵而破之。邯鄲既又秦伐魏。以毛薛兩公言。料秦而敗之。河外皆所不敢飛一鏃。以齊聞者。茲且兵威震疊。

史記

卷之十

士

兩挫其銳。一時稱雄。功非藐矣。以知信陵倚客以為指南。魏倚信陵以為恒俗。人謂其主而魏輕。還而魏重。然而魏公繁重若是。宜稱豪也哉。

吳次山曰。太史公于五帝平原秦中。皆以封邑系之。于信陵。屬曰公子蓋尊之以國系也。

韓昭侯

評曰。侯與秦孝公相似。孝公相衛鞅變法令。而國號強。封侯亦以執視申子。而申子以孝公視侯。其法令峻利。振弱為強。亦與秦等。當其時。官不受調。將不輕予。重爵賞已矣。而作高門後官。繼又奚而伐東周。動兵革。始以申子振韓。

者卒以申子促韓宜曰終不出此門宜也乃商君支裂而申子令終則其禍人者亦有深淺乎

韓桓惠王

馮亭

許曰馮亭獻上黨惠謂與曹操秦荊州一也荊州界吳蜀操故不取使孫劉相爭以收漁功上黨接趙魏為秦所必爭者而舉以獻趙趙不居為亭所何受趙而啟秦又為秦

東評

卷之一

五

所聞易顯而將括卒使四十萬降卒境若蟻聚為趙增城適為趙樹敵自是韓累割城以請成而秦數圍趙又數不利是皆知名遺韓以安而實嫁趙以禍也嗟乎以一上黨而隔延三國吾故責亭云

鍾小天地亭上蓋守也貴地時欲飲泣下是亦知以身和義者誠勉矣以守上也即不得已而時亦應矣且身之安乃非無賴竟以歸趙秦服於而趙亦應秦其能忘趙乎卒之嫁禍于趙而韓亦不免計亦左矣

韓王安

韓非

評曰韓公子非數以書干列國不遇作說難以志憤吾謂

秦自商君肆警方創艾餘痛而猶嗙口謂名是為人等而瑟說何能入以宗臣為秦謀願韓欲割宗支以他敵國是為反弓而射說何能入且入朝見姬與丞相斯兩不相能而吾立談間連欲破從舉韓魏朝齊楚是詞誇而顯露說又難入者卒之一進說而連下之吏居未驗矣身已伏劍蓋亦亦才乎翠以羽翬膏以薰灼慨夫

趙襄子

東評

卷之一

十

評曰襄子與智伯相反伯挾五賢以凌人傲然欲噬趙也而不虞襄子則能食肉而疑皮者時抗敵不予舉恨之地而及連兵反灌其軍使趙之故壤完而勿失趙之宗社危而復安庶幾後無有簡子所屬視理之不仁者蓋大徑庭矣昔今伯魯處此趙其不沼矣乎智以舍智立理而趙以舍伯魯立無恤而存吾故謂趙滅智氏不在三家舍國之日而在二氏實後之初

智伯

東評

十

置彼大事也若簡子者可謂造化在手矣

趙襄子

東評

十

評曰智伯之敗也。變于爲之。滅其族分其地。而又濫其頭。爲飲器。何毒之甚也。非藥于之惡也。亦智伯自取之耳。夫才不可挾挾而遏者。謂之階也。志不可滿滿而驕者。謂之招也。欲不可恣恣而貪者。敗之召也。伯之賢于五人。美難而長。與夫射而藝巧而慧。覆而果也。嚙不謂才而奈何。反德而懷挾以陵人。而又行之。以不仁。當是時。蘭臺之燕。儻段規戲康子。傲然凌其君。相于尊祖之間。而不知僭其賤。底已無人矣。而又狹焉。啟疆無故而求地于韓。韓予之求地于魏。魏予之予之者。驕之也。是即趙盾之退師以驕楚。

史評

卷之二

主

之志而待其斃者也。乃伯不知止。又侈侈然而求之。趙其狠虎也。而其貪狠也。彼視趙爲凡上肉。而詎知晉陽之水。適以自灌也乎。夫陸行莫仁于羊。賜莫仁于康。衡水行莫仁于壘。壘莫不仁于溪。濁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伯才而玩也。是足以速斃而已。余故謂五賢非賢也。適以自辱而自奪也。

何樂遠曰。聖此則賢不知也。矣。而現行之以不仁。予未見不仁而賢者也。漢至後。極極痛。其數予心。康賢焉與。

豫讓

評曰。讓爲主報仇人。責其不以承炭之口。竭陳于初。爲比干。又不以伏薪之匕。奮臂于後。爲王孫買意。蘭臺之宴。智果不言乎。韓魏之反。韓疵不言乎。智宗之滅。即寬與開未下能與之。故平生不能得之口。古水不能得之甲兵。吾姑仗尺八爲刺。如七爲子房。推此其妻不識其友。青井所獨知者。友亦讓之。鉅鹿乎。其警忿鬱胸。而其義氣滿天。壤亦戰國之烈丈夫也。已。

史評

卷之一

六

趙烈侯

公仲連

評曰。臣王非難。而臣之以人爲難。不顯諱以言。而潛奪其非。爲尤難。當侯寵拾石二歌者。淫靡亂耳。而奪樂爲心人。賜田萬畝。亦養于楚江乙。衛彌子乎。乃相國連引牛畜。苟欣徐。越三賢者。以連于是。高以仁義侍。欣以推薦侍。越以節儉侍。交引以連。而徐黨以良。則又曰歌者之田。且止。以三賢易二嬖。而又以道德奪聲樂侯之同心。而齊道非連之烈說。

趙武靈王

肥義

評曰沙丘之變。義與王皆遇害。議者謂義之歿。與晉荀息等。息受命傳喪齊。不歿諫于前。而歿難于後。卽不食言。君子猶以爲徒歿無裨也。王父以王屬義。義以歿許之。而卒與其難。是義與息誠如所云。歿者復生生者不復也乎。獨奈何歿之不早也。夫歿非難。而歿諫于未事之前。爲難義當廢章立制。屬義爲傳時。誠以獻公嬖寵之故。涕泣而道。

連平

卷一

七

之不聽則以其來歟于是時至父必船卽不然而于至父
悔而欲分趙而兩王之時誠以奚齊奪嫡之故涕泣而道
之不聽則以其來歟于是時至父亦必船繼而及正焉父
子兄弟惓然如初主父其不爲唐代德義其不爲李郭侯
乎是之不聞而硬硬焉欲全吾言卒不得全吾身彼誠以
一來責也嗟乎義爲趙貴臣掠中山而探泰關不言至
于廢嫡箕少聞宗社之大者而亦不言乃徒拱手以待命
噫義失節而不來譴蓋忠矣未智者也

吳平之曰謹正而河曲非難對者不能先生貢虎才

趙惠文王

蘭相如

完壁

評曰：謝上卿膽略過人，亦不以血氣用事。初挺身拔重寶入虎狼之秦，則抗然待命；其庭竟完壁以歸，挺身從孤王與涇池之會，則又抗然復請學。生竟奉王以歸，其英概殊稜稜者，及盡將軍爭列，則又引車避匿。克已降心，不以抗稜者抗顏，正氣之激昂已望重朝廷，而雅量之優容又義先家國與漢汲長孺、唐郭令公蓋懸轡而馳者，其位在朝

史評

卷之二

太

右時日不宜

李卓吾曰言有重千太山相如是也此真丈夫真男子
與大阿羅漢其佛性直令人千鍊如見也
齊射侯曰其雄雞其確而能容更難相如誠足爲趙行
石哉

康顏

評曰：廉將軍爲趙名將，其持重似充國，流毅似李牧，老而
矍鑠似馬伏波，趙最逼秦，秦嘗食宜最先，趙然終不敢以
戰向者，獨思相如也乎哉？亦重有廉將軍在也。將軍起武
徙，不免爲客氣所動，而亦服義，知退讓，與相如爭列一聞
言輒肉袒謝，反使爲用，不以私憾忌國家之急，秦之攻

上黨也將軍軍長平。壁對壘。以拔其民衆。不經舉以
犯敵鋒。而挫國家之銳。古所謂桓桓將士。非誠其人哉。非
誠其人哉。噫。願將而秦不敢易趙。願一斥而長平四十萬
之衆一朝而鬼矣。願擊趙輕重。豈眇小也。獨怪趙趙之障
也。而數不過始伐秦。爲應侯之問。而代以括已伐魏。爲悼
妻。而代以樂卒。又爲郭閻之譏。以老而棄矣。嗚呼。願
雖老尚善飯也。卽不得已而將魏。猶對使被甲上馬。以示
可用。亦春春于趙。而趙不克終將悲夫。
曹芥角曰。太史公爲廉頗舍傳。廉頗而止。曰以勇。廉
聞諸侯此人。本領可知。并服義退讓。亦卽相如和衷出。

史評

卷之二

十九

耳然否。
郭成六日。前人能相下處。昔有古大臣風。與缺一不可。
趙孝威王

評曰。韓馮亭獻上黨地。亦投骨于犬計爾。王頤利昏其智。
迷爲所餌。前有坑塹而不見。後有得墜而不顧。初謂得一
幅員而不虞通梯禍亂。膠柱將粹而叢篲長平卒。晉而其
壘皆以。上黨爲鼎也。自是兵端漸動。無歲不悉甲下趙。
其拔武安皮牢定大原上黨不厭其欲。而又割六城以求
和。亦以上黨爲樂也。得尺而失聲。其皆貪心使然云。
不度。不喜用人。固未有不水者。獨幸威以上黨之人
爲趙利者。幸爲趙累。不亦愚乎。趙岸。

趙括
評曰。善兵者不易言。兵括爲馬服君子。蓋將種也。馬服君
持重而有謀。其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何嘗易言兵哉。乃卒能容衆以折秦之鋒。而解關與之
圍。其將略長。而其戰功亦可指數者。乃括易言之。其談兵
固父奢所不能難者。獨奈何徒讀書傳。而不知合變言大
而謀疎。是亦晉殷治唐房琯之流歟。當是時。括父與母知
其必敗。自廷臣以至敵國人。亦知其必敗。此獨其至不覺
而使代。願將。嗚呼。驅括而以予武安君對壘。是何異以羊

史評

卷之二

二十

搏虎也。乎然則長平一覆而四十萬生靈盡壘。壘者皆書
傳誤之也。亦易言兵者誤之也。然括不足道也。獨怪夫以
間而將括者之誤也。夫田單以反間。疎燕樂毅。陳平以反
間。疎楚亞父。而燕楚皆敗。應侯之問。日秦人所畏。獨畏馬
服君之子。是亦與平之計也。何趙遽以括代。願乎。趙不
知括而將括。與括易言兵。而將括者其責同。
何謂也。日相如以括爲徒費。父嘗不知合變。愚謂括敗
坐不持重耳。若謂書空易言兵。耶括母止括勿將。與校
嬰之母止嬰勿王一也。

平原君勝

評曰平原子趙爲佳公子喜折節下士嘗因美人笑達者
輒殺之以謝于是珠履雲翔門下食客嘗數千人與孟嘗
信陵並稱豪烈唯聞願當是時馮亭之獻上黨許也不察
而遽受其地率之挑釁連禍長平之敗坑及四十萬人利
之入者尋尺而害之貽者丘山義何答辭及邯鄲被圍城
且且暮下矣則南以從約乞師于楚西以姻趙求援于魏
而卒兩相協以破秦軍長平之見庶幾少紓其忿焉始固
以平原而挫鉅寇茲又以平原而凱捷人謂其保邯鄲之功
足以贖受上黨之罪誠哉言乎世稱平原能得士教其却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主

秦存趙其藉客之力居多願其初如楚定從止一處藥之
雖餘僅礪礪十九人卽毛薛二公所名賢而露者廉與之
遊則平原之門特多衆舉云爾視信陵蓋少讓焉

太史公云平原君之佳公子也然味報大體又觀
其後先生云平原君有士而使之自贊門者好士請益
亦以彼特衆舉耳然則視信陵大體處矣

毛遂

評曰遂客平原門下一旦而拔之十九人中鋒鋒爲脫穎
之雄及如楚從者碌碌無所表見而遂于兩君不決之時
按劍歷階抗然激強楚以定從約一言而興十萬之師使

趙重于九鼎視因人成事者相去遠矣議者以遂自薦請
處于秦意戰國士朝于秦慕于燕類多難鳴狗盜之雄爾
以難鳴狗盜者而貴之日胡不蓋雉而介紹也難也願遂
自以未見願脫才出十九人右宜傑然有足尚者當是時
未定從約之先胡不揮一穎以破馮亭之許而却上黨之
獻既定從約之後又胡不揮一穎以紓邯鄲之急而安趙
氏之非乎是之不能而僅僅約從以塞責則固非揮戈而
薄日者不過彈缺之流爲口辯之類言大而誇君子奚取
云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主

趙悼襄王
李牧
評曰邊將類言戰功予曰不然以戰爲戰者其功小以不
戰爲戰者其功大據堅破敵陷陣先登者以戰爲戰者也
魏尚之于雲中是也卷甲勒戈養士休力者以不戰爲戰
者也趙充國之于湟中是也牧于趙爲北邊良將其居代
雁門也以便宜實更以市租充幕府之費權何專而勢何
重也乃牧無他奇策持堅壁勿戰日解牛享士而已間謀

而斥候嚴爲之備而已。當是時中外皆怯。視收如故。及王召讓收至。廢斥而強起爲將。亦復如故。蓋齊威而蓄銳有日矣。卒之士躍于伍馬。騰于槽一戰而過。皆收力也。其始以不戰爲戰。如充國。其旣以戰爲戰。如魏尚。太史稱北邊良將。非虛也。故雖以收之才。攻燕。燕破。舉秦。秦拔。所向如破竹。勦伐亦多矣。奈之何以郭開之譏。而遽歸一萬里城也。始燕頗以開譏而去矣。今又讓收。舉二良將而皆錄于其手王之闇劣甚矣。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燕昭王
評曰燕齊等國其相報復同其皆以暴掠而失者亦同王初以齊破燕臥薪厲志築臺禮賢因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以五旬舉燕燕亦以六月破齊功將埒者然不啻厚樹德以收人心乎獨何復蹈齊轍殺父誓子猶齊惡恭毀廟猶齊以齊伐齊卒使輜員甫入燕與版籍復歸齊境此豈誠樂毅之存田單之智哉議者謂秦之仁義不施而攻守殊也乃予則以爲燕齊之兵攻守同而仁義不施也

原缺第二十四葉

有不爲其所中者燕之樂毅亦猶是也方昭王之下齊城也即齊樂越路焉乃不一葉而七十餘城復爲齊有其父荷櫓其子不能析薪吾爲昭也賢而又爲惠也責議者謂毅不奔燕未遽敗也毅之齊誰使之也毅功高而望隆蓋社稷復臣也昭王時有讒其久仗兵威南面而王者卽斬之以示群下無市虎之惑而上無投杼之疑齊何隙而間也及王以宿憾而疑且忌矣護者入而問者又入矣王不察而遂以騎劫代也毅內困于錄金之吻而外又窘于敵人之間當是時殺其能一日安乎將擁兵如故而擊父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樂毅
評曰望諸君功望隆蓋燕之干城也方以仗鉞臨戎適以蒙間起疑購爵顧望如行吟楚澤行乞吳市者謂將去之也燕有一毅而不能用以至于敗余故有深貴云

乎恐七十城終覆于騎劫之手將不去乎恐中外交物終不免于新君之劍進退維谷傍徨奔趙情似不得已者然讓言終何自解乎奔婦不婦奔臣不臣彼三閭子矣而汨羅吳大夫矣而獨鍾彼兩邑未下不肯城以決一戰三至遮諶又不指天以白一心視安平以克秋釋疑者錄矣其拂袖以去當與奔婦同科云

屈與上日先儒云前集後傳令人新生財翼為之鳴咽流涕今讀先生語今教頻生財翼也

燕王喜

太子丹

史評

卷之十

七

評曰丹以田光謀使荆軻入秦行刺世詆其挑慝而迷顧噫是何以成敗論丹也夫六國方喘喘然虎視秦不日割地則日相藩不日以城譟則日以子質噫不切齒而欲刺刃于秦王也乎吾弱小之國且暮且折而入于秦吾不能服旅以與之抗敵吾且效嘉政故事幸而中成庶幾秦之勢吾未遽魚肉其吻而不虞其敗也是軻之七與子房之雄固然子房之不中也幸而脫其謀深也丹之不中也不幸而敗其謀疎也然而其七與雄皆可與日月爭光者也議者以速燕之亡歸獄丹噫令丹無此謀秦獨能存

燕乎三晉疆藩荆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亦遭澌滅豈亦丹速之使也耶蓋中亦不中亦不與其生以待斃豈萬一于中也讓丹者當與子房同義不當與白公勝列等何存燕耳不幸而敗天也身可以欺青丹耶先生以荆卿之亡同子房之雄誠得其深者矣

齊威王

評曰齊自田和命侯以來已二葉矣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蓋強國也而王又最賢其振厲羣工也有術崇英王室也有道當蒞政之初首吏治而繼以法條而烹一阿大

史評

卷之十

七

夫之積譽者條而封一俾累大夫之積毀者刑賞之迭施然乎如是神之莫測也而尤善任使人檀子也而南城盼子也而高唐黔夫也而徐州種首也而備盜四臣之照于里則又欲乎如制器之各適于用也其國之強也宜乎然此猶魏文韓昭之所能也若夫周之衰也視天子如贅王以強大之國獨修廢典違衆而來朝則又如空谷之甕音矣或議王一朝而後胡不聞繼踵乎噫天下無周而王知有周君子亦取節焉可也宜史之特筆而示乎也

桐江一絲保漢九角天威一展振周八百來丘陰德

孫賓

評曰：順善兵法，遠勝消者，初機趨而之，深已，謀韓而走，弱皆批亢，橋虛，勝算也。而算謀韓者，尤奇，至以滅灶，算消必併日，逐必與至，馬陵，白霄，樹下而消，竟墮其計，海算入神者，令消亦順乎先，以萬騎屯堯上，虛聲發伏，使自相亂，則奈何？即旋旆如左，車計深溝高壘，欲戰不得，欲歸不能，則又奈何？是幸勝非全謀也。然願能以算解韓之危，不能以算免臨之禍，如龜知來物，不知豫，且何哉？

何行可曰：得則為慶，失則為辱，先生不為美，得所其足令聖子心抑。

史評

卷之二

天

齊宣王

孟嘗君文

逃歸伐秦

評曰：文人秦胡適相而逃，逃也，已而伐秦，又胡適而逃，退也。秦初重文，至出選，勝為質，以求見其景，景也。深以齊為旅之臣，一旦而欲拜以為相，其倚重也切，為人重母乃為人忌乎？文宜辭秦之請，亟引身以退，辭之不能而見四則又宜逐命于齊，質涇陽以邀文于秦，可也是之不謀而謀及狗盜者，又謀及雞鳴者，以脫于虎口，亦鄙甚矣。歸

而連韓之兵，聲秦誘楚君之罪，當是時，其脅義入關

兵何正也？兵振函谷，秦人震恐，至剗河東三城以和其振旅，買勇氣，何壯也？誠長驅而進，直抵咸陽，庶幾拔其山楚君而快齊，忿乎秦之何以蘇代之說，竟以求楚，秦國為名卒之東國，不可得而懷王卒歟？于秦始銳然者，而今且索矣。余故以文之歸而逃也，吾責其見幾之不早，文之謀而退也，吾又責其執義之不終。

史評

卷之二

三

又評曰：薛公以客名雄諸侯，一時門下客有為雞制以脫四者，有自到官門以明不反者，有偕秦復相位，益封千戶者，其倚客為重，稱稷天下為多，獨其性淺狹，稍見損于齊，故說穰侯破齊，說燕趙伐齊，以覆宗國，即座客張儀，曾未聞有指其過而匡正之者，所謂蒙以客者，固如是乎？卒振恨中立，無所依，農肉未寒而族已湮滅，始欲覆宗國而願自滅其宗，豈非天哉？

胡君曰：文能以如客聞列國而所得之客，無一忠信者，以謀止其惡，亦何貴于齊？秦燕不然而仲達王瑞皆齊人，貴于三千中，何食秦否？

馮驩

評曰：諸君云周之士也。賈泰之士也。賈士固非以周賈。

自賈之也。非以泰賈自賈之也。是故枕義棲谷者。薄軒冕。

乞樁穴隙者。相廉恥。其自爲賈賤蓋區以別矣。驥亦毛選。

之流。故多口辯者。未可以賈賈也。蓋選以維賴。請處平原。

之樂。而驥亦彈缺歌于孟嘗之門。驥之缺何異選之樂乎。

然兩人者。皆以所求見選也。僅以數言定從于楚。而不問。

以一等取重于趙。驥也能焚柴以彰孟嘗之賢。而不能展。

畫以脫孟嘗之囚。能說泰迎孟嘗以十乘之車。齊蓋孟嘗。

史評

卷之二

三

以千戶之封。而不能以策連韓魏之兵。抵函谷之關。而登。

其請就楚君之罪。此何以故也。驥所歌者。食無魚也。出無。

車也。其志固而其所爲大都與選皆以口辯博賈賈也。以。

口辯而博賈賈是口賈者乎。抑自賈者乎。

賈人現其大起。雖千九萬。宜爲類首也。然非何能一。

齊王

評曰：王與樂宋一也。然宋王狂許至于射天笞地。欲急與。

霸而反爲齊所滅。是前車之覆。可爲後鑒者。乃王滅宋之。

後。亦復驕恣如宋。侵楚及晉。至欲併周。爲天子執敵朴以。

臨四海甚之殺。低垣。殺陳舉。敢干杜忠諫之口。又甚之天。

雨血。不知地折。果人哭。則不知敢于月天怒。宋驕而狂。一。

禁也。齊晉而薛又一宋也。刑戒。刑然宜其相節。而應之樂。

乎。吾故謂宋。唐齊。齊蓋一律云。

宋之在齊。齊之在宋。不一也。而齊一視之。故以宋。宋。

楚之在齊。齊之在楚。不一也。而齊一視之。故以宋。宋。

楚之在齊。齊之在楚。不一也。而齊一視之。故以宋。宋。

楚之在齊。齊之在楚。不一也。而齊一視之。故以宋。宋。

楚之在齊。齊之在楚。不一也。而齊一視之。故以宋。宋。

史評

卷之二

三

不可奪其烈烈而與立。橫于西山而甘。蹈于東海。有蓋。

相後。先然夫雖陽一。而江淮列郡皆奮臂擊賊。其激于。

義固有然者。故于六月間。下七十餘城。乃三年而不能降。

昔與印。印非誠二邑之壯。而賊守之堅也。蠋之有以激。

之也。及安平用謀。舉所潰于燕者。一旦而復下于齊。非誠。

其反間之行。而火牛之力也。亦蠋之有以激之也。蠋以。

一。成而全齊七十餘城。誠烈丈夫哉。蓋非止夾齊之義。抑。

亦有存城之功。

唐大德。德生。成。只。爲。首。二。字。不。斷。蠋。以。一。存。取。夾。

存。置。已。之。衆。致。目。周。之。竟。非。謝。賈。家。封。者。不。能。廷。繼。

王孫買

許日事有可以義激而勢有可以反正者王孫買之殺薄
齒立義王是也海商之亂齊國無王當時食肉之臣無一
舉義而買敵于倚間之母奮臂疾呼市皆右袒從者至四
百餘人是何異太尉勃一呼而北軍皆袒者乎盡人思反
正則勢必易合是攻齒于首而殺之求法章于儲中而
王之使亂臣投首國勢再興者買爲之倡也又將田金使
七十餘城之復爲齊者亦買爲之倡也世皆謂齊興于
徐不知買因母而奮義卒因買而振齊是故復齊之功吾

史評

卷之二

王

不日卒而日買倡齊之義吾不日買而日買母

何拜銘日買如從公不得爲宋繼而卒與齊相得爲嬰
日者弄買弄一敵之力乎據者謂王陵之卒以義與成
子之功名不若買母以齊成于之忠暴請茲評也將
無同

田拿

許日安平功堪望諸其被護同其用兵與處護者則殊方
其以儒節即墨反千里之齊與一舉下七十城者相埒也
解表衣涉來妻非之口與父仗兵威榮王齊之垢者亦同
獨其用兵以飛鳥翔舞火牛奔突視望諸之長驅席卷則
詭耳然望諸被護連齊而安平爲仲連所激脂氣衝城卒

以克狄益萬戶之封似又加一等矣故論將略則若而能
不若義而正輪處則義官而奔又不若克狄而免
若尹思日讓者謂王胡布示義不臣而義而田拿義人
義士以彼資賊皆振古之策也思謂時之義士易而
余之成事難也若先生與望諸相飲則使人以倫矣

魯仲連
許日魯連子高士也田巴稱爲義鬼匪直千里駒者正以
東海布衣而能動侯王折藩相一激則拿狄人乃下一針
聊城燕將自殺一却垣衍魏終不帝秦其望高山斗距其
辯超儀秦氣凌兇術爲人重者邪吾謂士必高尚而後成

史評

卷之二

王

其高彼其視五城之封索若欲展視千金之義輕于鴻毛
偉行高志亦酒然雲霄之表豈可以富貴人目之哉蘭天
下士也洵然

半勇長日仲連日與富貴而論于八軍貴戚而肆志
其所言其行行遠志向矣然雖志而無行而仲連也
然世多無血氣豈能動王侯折衝相率連國公子所
不能事七諸侯所不能臣超然于衆人橫人之表者也
其猶龍乎

楚懷王

許日楚魏之夾威以愚爾秦初以地愚楚陳軫知之而王
獨不知輕絕齊好以致挫衄其繼請以黔中易儀欲甘心

焉者乃內應于鄭神之故而遂釋儀外又應于張儀之勿而復事秦至于武關之會即前黃棘之盟也太子橫質秦而殺秦大夫彼方翕翕然弋視我者則又爲所愚而輕身入秦卒爲異邦之見不亦自速其斃乎噫其先楚虔誘殺蔡侯啟楚平誘殺戎蠻子出爾而反天也

屈平

史評

卷之二

三

評曰三閭大夫志潔行廉明于治體當懷王時意令未布上官害能而又鄭袖妖冶于內張儀簧鼓于外大夫爲妬媚請殺儀勿聽請無入關勿聽應也者儀而雄也者翔乎坐令觸目裁割而君父幽殞其賦驛爲怨反亦慘矣乃頃襄之聞又一懷王于蘭之濫又一上官淫誅殺工申椒蒙誅進不能爲此干以諫退不能爲微子以去騷對顧盼沈淵以成悲哉形厭魚鱉忠貫霄等干載而下過長沙者猶垂涕而吊云

太史公謂平懷王父之詞遇知屈大夫非能言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耳人固有怨氣憤結如神如夢尋水

不得者此等是也原是評者詢知其心楚懷王周大夫止時健可不哀然此却千古未有

楚頃襄王

評曰懷王之處從不與共天日者王不痛心疾首以圖報役而領僇焉會敵于宛迎婦于秦甘爲其役而且謀入寇欲盛其王居傳器桓文所不敢言者將冒焉爲之乎楚自僭王問典以來無周久矣及王之身疏豕麟獨敵而無父不子犯順而無王不臣罪與秦等是澤燥而虎皮也誰其不奮臂如鷹鷂之逐鳥雀乎始一秦仇今且數仇矣東周武公日暮南兵至豈虛也哉

史評

卷之二

三

評曰春申于王有大功二當從太子入質也適秦將兵伐楚則上書說罷其兵使戈燧息警而鄢郢告寧者其力居多及頃襄病劇則又令太子潛脫關以歸使質外之子奉宗廟安儲位不終爲咸陽布衣者其力尤多現孟嘗信陵亦相伯仲者矣獨其辭淮徙封似專令兵攻秦皆敗于西谷似怯至于進李園女弟即不韋之故智也乃女后子立

春申君 黃歇

揚越三日問之秦也當時猶王視共王尚視秦秦不敢動也楚權何人乃敢犯天下之不韙乎嚴羊請罪其罪誠不在嚴秦之下

竟○从○國○手○欲○盜○國○于○人○而○反○胎○禍○于○族○律○之○四○廢○蓋○少○變○

能○舉○李○陽○之○奸○合○是○許○靖○之○數○誠○不○如○三○君○如○金○英○

秦孝公

許○曰○孝○公○之○變○法○今○也○議○者○謂○為○始○皇○作○備○君○子○曰○否○否○
古○帝○王○法○誠○良○也○而○其○故○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是○故○結○
繩○之○不○足○而○書○契○也○干○戚○之○不○足○而○兵○革○也○勢○也○若○日○治○
必○古○而○善○也○應○豐○之○法○時○非○古○道○而○胡○卒○以○亂○天○下○乎○宣○
時○列○國○相○爭○天○子○孤○立○于○上○勢○不○得○不○罷○候○而○冀○守○生○聚○

史評

卷之十一

三

而○開○壘○廣○又○不○能○在○在○而○非○人○人○而○百○敵○也○勢○不○得○不○
破○所○而○田○令○民○自○占○名○田○而○又○什○一○者○之○不○足○以○給○也○
勢○不○得○不○廢○款○而○更○稅○蓋○未○可○以○人○而○病○法○也○秦○故○所○不○
與○盟○會○者○及○公○而○廢○債○修○政○于○是○用○商○鞅○變○法○令○什○五○其○
民○而○使○相○保○聚○嚴○連○坐○之○律○而○使○相○告○姦○為○功○報○之○實○而○
使○相○力○于○戰○重○逐○末○之○刑○而○使○相○務○于○耕○一○時○兵○強○國○富○
戰○勇○而○調○性○亦○庶○幾○其○稱○雄○于○天○下○獨○其○驟○而○變○古○法○也○
似○叛○于○道○又○驟○而○下○新○令○也○似○繁○而○苛○重○以○駭○民○之○聽○睹○
則○始○而○目○之○曰○秋○荼○也○至○後○之○人○又○祖○其○故○智○而○相○沿○為○

律○令○則○又○指○而○目○之○曰○餘○烈○也○乃○其○實○亦○勢○不○得○不○然○夫○
法○以○維○治○道○以○維○法○令○秦○而○威○惠○重○施○變○法○而○通○以○道○則○
秦○法○世○世○守○可○也○乃○強○秦○之○國○而○速○以○促○秦○之○祿○則○純○任○
法○而○不○知○道○也○歟○

商鞅
可○廢○者○與○金○英○

許○曰○衛○鞅○之○入○秦○也○昔○見○西○方○與○洛○陽○杜○鵠○相○似○鵠○鳴○而○
安○石○以○法○亂○天○下○昔○見○而○商○君○以○法○亂○一○國○蓋○昔○世○運○之○
一○大○變○也○乎○鞅○故○強○弱○恐○人○也○彼○其○湮○井○更○賦○勇○戰○怯○關○

史評

卷之十一

三

以○紛○更○亂○舊○章○則○善○也○論○囚○赤○渭○懸○積○黔○首○刑○傳○繩○族○條○
及○責○近○則○亦○善○也○又○且○狙○詐○徒○木○懸○賞○以○衛○愚○小○民○誘○過○
執○將○以○功○遇○主○上○其○為○善○又○世○所○希○有○者○卒○之○一○朝○難○發○
而○支○解○勝○乘○不○能○防○予○戰○不○能○衛○始○則○人○善○而○益○且○身○謀○
乎○鳴○呼○其○進○也○求○通○于○景○監○而○其○公○也○求○內○于○舍○人○其○生○
也○封○以○邑○而○其○死○也○裂○以○車○先○正○有○言○南○面○之○樂○固○足○以○
報○其○帝○秦○之○功○而○車○裂○之○慘○亦○足○以○償○其○公○秦○之○罰○誠○然○
也○其○為○善○也○大○矣○百○世○而○下○思○張○其○骨○何○止○秦○人○耶○

秦惠文王

許曰秦肆其警虎視山東諸侯且舉發張何肯下之咽而復吐也其吐也正其所以吞焉之計也滿也當其取魏滿陽復歸之取魏而沃又歸之已復與楚上庸與魏滿坂如魏之弄鼠于爪吻而不遽噬也此何道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秦之禍也然而秦非自禍也張儀救之也儀反復人也欲楚絕秦和以商於欲楚黔中給以武關此其故態也請也肯是時修而伐魏又修而相魏而接刃魏場而後魏政國都出及于二國而無復顧忌皆為秦謀也宋也

史評

卷之二

五

使魏倍從請成于秦已又使楚趙便燕齊韓連衡以事秦黃鼓六國而無復顧忌亦皆為秦謀也而臣主交附以愚六國宜卒于吞而下之咽也噫

征誅之後繼以承懷秦懷二字補書殆重

風黃

秦武王

甘茂

許曰宜陽之役茂以羈旅臣握重兵涉千里而又有二護臣黃于王之左右其不免于盈筐之害也乎幸而息壤之盟主臣堅志庶幾其拔城而告捷也君子曰不然夫神龍

之奮也

之奮也以警鷲鳥之擊也先伏推殺投鉞之王寵信而無嫌如魏文之于樂羊燕昭之于望諸可也乃分關列信之帥志衰而氣情如宋義之逗撓邵宏淵之沮懈能進乎茂之攻宜陽也五月而不拔及復進兵三鼓而不下當是時公孫轅里二人者既挫茂于內而公仲又以韓窮茂于外進退維谷亦窘甚矣若則困則困其日明日不下請以宜陽之郭為基此即濟河焚舟之計屈氣衝城之志也自是一鼓而進兵宜陽以振噫獨盟也乎哉余故曰宜陽之下息壤之力也亦其著而奮也

史評

卷之二

三九

太公金符孫子十三篇畫圖則秦三字兵法固非以步伐也歟道立諫

秦昭襄

范雎

遠交近攻

許曰應侯首倡遠交近攻之策蓋遠交齊以絕其援而後近攻韓魏寸而取尺而據如蠶食然衡人說六國以地事秦而此獨使秦強六國先近而後及于遠皆傳虎以翼而敵雋以木吾其軒輕惟也顧六國于衡反覆賂約間亦有奢莫合銳以向函谷者乃秦如應侯策今年伐韓拔數城

明年伐魏救城人謂秦併天下應侯之力爲多其視衛策殊長矣君子曰不然即不知應侯策六國亦卒以滅何者天下勢而已矣勢猶樞也執其樞則運天下而有餘不執其樞則爲天下運而不足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其數攻之者先其樞也惠宗之平藩鎮也不以魏得先遣燕世宗之平天下也不以河東先江南誠知勢之所在執樞以運之者也初韓魏之見伐于秦也六國不知往往坐而不據委其樞以手秦安得不日蹙以趙于於是故遠交而近攻者執其樞以運六國其卒併有天下者勢在秦也

呂用晦曰平天下者必知難易之勢秦得天下之勢而山東之國俱折入于秦不可謂非應侯功也先生何讓之曰

應侯曰應侯以折陽拉齒之息一朝公魏而連秦以遠交近攻之策併有天下其竭忠爲秦謀功亦偉矣顧其人非君子也使齊而受金相秦而厚快恩譽以濟其私豈其輕富貴而忘利權者哉然而嚴盤如戒一聞秦澤之言即奉身而退視去位如履屐庶幾哉免于萬君之烈矣起之制抑何其智哉夫郊祀之儀其始食粟而被纁其既飲爲孤豚而不可得也是故真鍾非祿也既也三公非貴也帝也

士賈卿相諂顯要而猶戀榮祿焉者幾何而不顧也乎智哉應侯之解相印蓋越駭國士數等矣史以丞相青免者應侯與孔斌二人非以其人同也曰斌免以美君子之高曰難免以錄小人之善

秦孝文王

呂不韋

評曰一國盜也燕之漢赤盜以身魏操晉鈐盜以後然皆顯然人所共知者未有陰以其子而潛移其祚如文信侯者也文信侯起勸罷買人一旦而有秦秦之志能使孤孽質外之子起在內二十餘公子之中而立以爲嗣又能使所通已姪之姬內之子楚而子子而帝潛以移秦之國爲己之國噫五國之侯皆合從以百萬之衆攻之而不克而茲且以一女子陰奪其柄于祚席之間此其謀視之秦操鈐蓋是誠大盜也已當是時封十萬戶爲相國稱仲父黑寶子秦極矣乃未幾而太后見廢文信亦徒局自殺歟以

盜國而反以喪身乎。文信著月令亦非無見于時者。徒知以呂易而不知夫以國而易宗也何謀之未審也。

聖伯敬謂不意是古今第一。昔使錢人只是取金明布。劉修耳既盜國天益。經術工則得錢。錢則志。劉修而所取謂大興大買也。雲乃卒買。劉子身於則非。良賈哉。道宗識。

秦始皇帝

郡縣

評曰。譚治統者以秦罷侯。實守力。蓋其非是。屈于古未達于勢也。夫天下勢而已。勢窮則變。自周迄秦。法有不得不變者。彼封建之勢。勢歸諸侯。名相枝幹。而實不相臂指。而

東晉

卷之二

聖

創製而郡縣之分。統之則朝。握威柄而普天率土。攝制于一尊。股之上。雄藩鉅鎮。提曳于一赤衣之吏。庶幾體統正而朝廷尊者乎。武周復起。亦必是道矣。如必建侯而屏也。何漢七國。唐諸藩。卒以威震乎。其無以人廢法可也。

何行。可日。并建之變。而郡縣之禍。江河之折。而海濱也。勢也。當日國勢日強。秦勢日弱。而能于一人。秘不知有天子者。其矣。秦法不善。此則其不可磨者乎。

城房

評曰。始皇之併天下也。蒼然有鞭撻四海之志。于是發兵攻。城延。幾萬里。而又聖王。秦之嗣。以監上郡之兵。天下已

變動矣。不休養安息。與民更始。而乃復豐部。漸際管。綽阿

房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竭天下之力。陵萬姓之骨。以極壯麗。何侈大乃爾也。夫築城築怨也。築官築怨也。彼謂外

有金湯之障。內有臺榭之娛。庶幾其辟惡鬼。致真人。而詎知沙丘之行。遽爾告殂。卒之揭竿之夫。奮臂一呼。而長

城已非。秦有矣。拔山之雄。破關一炬。而阿房之麗已為焦土。矣。能以城為禦。塞外之敵。而不能以城備。泗上之長。能

窮大以修阿房之樂。于一朝而不能遠慮。以息咸陽之火。于三月。蓋始皇之所能為者。人謀也。而其所不能保者。天

史評

卷之二

聖

道也

朱伯機曰。長城策。阿房策。為百世口實。然阿房一。在秦。道也。已。舒。秦。長。城。一。二。之。功。以阿房。千。萬。之。事。長。城。一。二。之。功。

坑焚

評曰。焚書似孟。趙邪。說坑士似孔。戮聞人。詎可盡抵秦。祖。龍。時。莊。列。洋。漢。荀。韓。閻。放。離。經。叛。道。之。書。且。將。什。牛。而充棟。是古非今之士。競以訕上而惑民。皆孔孟所不容者。即舉而付之。燬。收。瘞。之。丘。壑。矣。過也。獨怪其酒。混。滑。叛。經者。火。諸。羽。翼。經者。亦火。訕。晉者。坑。諸。誦。法。孔。孟。者。亦坑。

卒使經爲疎魚士多殉良是足罪爾繼玉石之一辨而何坑焚之足尤

郭咸六曰火其害殺其人此曠代以來未有之變見史
諸莫不痛心疾首而先生等之孔與問人玉燭那能
與經緯經緯以當時雖經叔道者非坑焚之不快耳
此空過之言爾是所者知其微衷斯得之矣

神像

評曰始皇帝併六國一天下其英略蓋非嘗有獨其繼嗣
山封大夫松已誇誕之甚而又信徐市遺童男女入海求
仙信虛生爲微行以辟惡鬼來真人狂悖如坐鬼鄉談
應者豈有長生人不灰藥哉蓋若祖龍而豐部至此卒

史評

卷之二

聖

之藥不可得仙無至者而山鬼已持璧遺瀛池君矣方求
長生反以速死是足爲後戒云

劉文益云曹魏之世張華瀛石文曰大尉曹爽後王建
興十三年而魏不久然則華陰之靈聖如非人神之
而貴之耶越明年而言亦驗於人言所懸天亦相之與

冠

總評曰祖龍自以功德稱始皇帝彼其始滅六王始製郡
縣始起綿綬儀制其欲賦定連坐律規恢廢靡而經制宏
遠不替乎大哉然而皇王之治詎以詐力先仁義乎重法
律而輕詩書乎至于垣墉嚴密官闕欽恭遂被沉埋典章
煨燼雖勳庸益代而惡貫彌天其祚不垂延宜哉

楚尹思曰子讀史至始皇并天下以來所書三十二事
無一善足以爲後見者然則二世而亡猶晚也

茅焦

評曰秦王以嫪毐之亂逐母太后于雍尸言者二十七人
子庭一時忠良皆爲杜口而焦復解衣危論甘饒如飴直
焦者謂愈出愈奇乃余獨以焦直而往也非奇也嫪毐非
父而日殺父二子非弟而日撲弟逐母拒諫未暴如桀紂
而日桀紂之行惡言面刺此豈呼陸輪惻促廢窮意也者
焦意以爲王即膏我于此庶幾盡並二十七人爲列星是
激于名也非奇也王戮言者積尸至于盈庭亦稍稍寤矣

史評

卷之二

聖

于是冒死一言是微于倖也非奇也而譚者往往舉節而
奇之亦已過乎噫龍祿之士諛倭成風夙諫如焦蓋亦秦
之龍比也君子謂其諫非奇而其不畏死之心則奇

何非竊曰譚者以焦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皆秦惡之
非能以天在格之也愚謂在特之至良心未泯亦往往
悔前如鄭莊之母子如初與始皇之母子如初將者
正以有叔茅焦之言適來良心悔萌之時也然則人雖
狂悖事意以天性帝之爲是

王蔚

評曰王將軍持重有謀不減頗牧當是時提重兵入楚令
楚或搗虛如孫子則國危令王或疑間爲樂羊則身危爰

乎兩難而記知其符籙樹上坐有成算算其兵必六十萬
舉凡二樹上之符籙樹上坐有成算算其兵必六十萬
而後可算投石超拒之士必可以進戰算中不倍之主
必乞貸田宅以自堅于一戰而虜負何平襄猷身亦以
完視初算不與絲髮洵哉老將多智去不信遠矣

家恬

卷之二

哭

重耳。恬則其孤。僂也。方駕如沙丘。無故而忽下。詔殺一嫡長。又殺一重臣。此必內變。明矣。宜遲須臾。以伺動靜。不則墮所部二十萬衆。如齊襄入漢廷。大向關。問所不當。聲尊者。斯不亦大義乎。奈何。輕輕小信。蘇也。爲平生不爲重耳。恬也。爲苟息。不爲孤。僂耶。亦知經而未知權也。夫

李斯

評曰丞相斯父子臨刑自嗟不能牽犬逐兔于上蔡門外

與華亭鶴唳相似其悽惋動人殊爲於邑然亦咎將誰歸

乎彼其才智過倫文章傾代功勳崇亦什伯于秦者獨其

黨比趙高其號始皇殺韓非火詩書說二世行賢責恣殺

器之詞。毀。萬于。城之。將。則。行。備。施。卒。于。自。疾。其。宗。悲。哉。可。

爲苛州者一徵云。

楊越三日李斯之族也。議者謂其太甚。噫。族豈甚哉。其說行。實以臣民謀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願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七

者相半于道來者壅積于市恣忿鬪天而僅以三族償之鳥足以雪蒼赤之冤哉

二世帝

許曰二世醫扁爲趙高所立也亦僞高爲相初聽高深批
○曰臨高同○爲○事 ○其○快○堪○見○許○前○於○國○食
禁中次參耳目窮心志爲樂又○高法律受者入臣受者

禁中獨聽耳目竊心志爲樂天耳。肅法御命諸大臣發前
公子及宗室支黨爲快而高盜恣爲無懼于是臨望夷之

官而帝且哀詞求爲侯王不得求爲黔首又不得卒引頸

見秋矣王章也高握之天憲也高擅之宸極袁見亦播弄

于高之掌上。天地瓦崩。竟賣於于謫戍之卒。豈曰天亡之。

裁

何謂連日朝漢王也。當高說李斯立亥稱其慈仁。萬
壽想未成。時向無名。自高在之。始為深淵。天如先
生胡智而思者。其思由已。思而思者。其思為人。思乃
如胡亥之思。為高州者。必既為高州。宜乎有室矣。之變
也夫。

項羽

殺宋義

評曰。羽奪宋義兵。破秦鉅鹿。下與信陵奪晉鄆兵。破秦都
鄆下。相似。蓋矯假楚一逗撓之將。而活趙數十萬生靈。功
匪眇矣。獨奈何猛悍異常。而算不及人。令是時。秦勝。楚
兵以西。前若漢兵。直抵函谷。放逐子嬰。雄據天府。斯不亦

史記

卷之二

史記

霸上之圖乎。知不出此。而留屯安陽。復蹈宋義之轍。使沛
公得入關。破關後。又不聽韓生之說。遂為東歸。棄千里金
城。以予漢。兩失其策。亦勇而無謀者耳。

陳涉曰。懷中斬義。是羽第一英雄。乃先生謂其失
策。亦為英雄。人功者。策耳。非為羽策也。

釋沛公

評曰。人謂戲下之會。羽終不以范增之決。項莊之劍。推刃
于沛公。為失策。余以羽非失策也。為沛公無可殺之道也。
沛公之將兵而西也。懷王及諸將。所並推為長者。而沛公
非若羽專輒自將而往者也。兵至霸上。降子嬰。握皇帝璽。

官印王恭而卒。不王籍吏民。封爵庫。以待羽。羽至。而又早
畢折節。謝羽。鴻門羽雖暴。何得擊之。座乎。至于沛公。不能
釋羽。拔下。非就殺所忌也。亦羽有可殺也。公論羽十罪。即

懷王羽故所北面事之者。乃矯命而殺王之將。都彭越而
奪王之地。已陽帝之。而又陰使使殺之。卒之竊素之師。得
藉口以為義兵。是羽厥于拔下。羽自厭之也。蓋失道也。余
故以族下之會。劉項之是非。辨而其成敗亦決云。

史記

卷之二

史記

生何等安詳。能于驚怖時。出之。毫不自失。誠多雄分者。

欲義帝

評曰。叔逆大惡也。羽何敢干犯天下之不韙也。夫王懷王
非羽意也。亞父以項氏世楚將。宜王楚之後。以從人望。其
起收卒子而王之也。亦子房王韓成意也。而懷王之王也。
不德羽動輒抑羽。奮身欲入關也。故不遣羽。而使徇河
北。為卿子冠軍之次。羽其能為八下乎。當是時。一起義而
會稽子弟從者八千人。一渡淮。而陳吳英布之徒。以兵屬
者七八萬人。其勢固足以自立。而王。即不王。而其矯命專

極所必然也。是故王懷王者。最卿子冠軍之兆也。至于尊
懷王爲帝者。亦非羽意也。羽之破關也。屠戮焚掠。有飄忽
震盪之勢。能禁羽弗王乎。乃其致命于王也。王又日如約
而重以拂羽之意。于是奪其地。而都彭城之上。自稱曰西
楚霸王。其自王也。義不得不尊王而帝之也。陽帝王以示
尊。而陰使使刺王。以決吾讎。亦所必然也。是故帝懷王者。
殺義帝之兆也。嗚呼。義帝未弑之前。威震諸侯。而氣橫四
海。天下知有楚。而不知有漢。義帝已弑之後。三軍編素。而
諸侯服從。天下又知有漢。而不知有楚。人有言懷王之王

史評

卷之二

辛

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失適足以資漢諒哉。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漢王雖牧羊小兒。能爲項氏所立。則大義已定。吾何能滅之乎。于是編素一絲。天下皆得。以誅不義爲聲。而緒自此無所容矣。楚乎。金史漢

却驪舟

評曰。羽之突圍而南也。亭長驪舟請渡。羽不從。卒以自
噫。拔山蓋世之雄。而遽靡慙也。沛公與羽並號中原。當是
時。絀之鴻門。用之雕上。遷之南鄭。濱于成蟻矣。而卒不挫。
江東之地。千里可王。亦卽沛公之漢中也。沛公能合公絕
棧。而西羽不能然。取借艇而東。其器度已霄壤矣。讀者謂

羽如亭長。指引舟渡。江卷土重來。亦未可知。噫。鴻溝定約。
羽氣亦索矣。衝風之豪。不能起羽。當其迷道時。田父給之
左。則陷之左。烏江之亭長。何知非陰陵之田父乎。其驪以
待。又以江東之足王。給羽羽心亦疑矣。與其中伏爲俘。寧
拔劍而自盡。其卒不渡。亦或一見也。

猶因蓋世之勇也。惜其能勇而不能怯耳。使羽如亭長
之勇。退一步。何至以拔山之方。付諸烏江之許乎。然則
羽之勇也。此所以致其身于還岸滿。

總評曰。羽之亡也。悲歌慷慨。歎歎泣下。曰。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噫。天何惑于羽而亡之也。羽徒手起龍。敵百戰百勝

史評

卷之二

壬

其飄忽震蕩之勢。沛公不如也。然重擊中原。而羽卒爲所
楚。何哉。夫虎之猛也。其爪牙而咆哮者。嗜不虞懼也。乃一
夫持挺而擊之。往往有食而解其皮者。則以能噬人而不
能制人。終爲人所制也。重瞳暴悍。何異虎哉。秦關中之勝
以于漢。而自都于彭城之上。信布之將驅之。使爲漢用。而
不能用。一亞父之謀。已疎其矣。且也矯令而殺上將。敢于
專輒。而無忌。推刀于其所北面之王。敢于犯天下之不韙。
敬關而一炬已燔焦土。獨奈何而怒于戮子。與發始星聚
忍于屠成陽坑降卒。所過無噍類也。嗚呼。羽能以叱咤之

聲○辟○易○精○將○而○不○能○以○鼓○舞○之○智○延○覆○窺○衆○能○以○拔○山○盡○
世○之○勇○壯○強○秦○百○萬○之○衆○而○不○能○以○卷○土○重○來○之○志○踏○炎○
劉○五○藏○之○業○則○亦○其○疎○而○舉○者○自○迷○其○蹊○也○謬○哉○其○日○天○
之○以○我○非○戰○之○罪○應○取○天○下○者○戰○而○已○乎○
諸○小○天○日○鴻○門○之○宴○諸○者○謂○其○有○人○君○之○度○雖○水○之○擊○
諸○其○朋○友○之○衆○似○也○然○其○帝○之○衆○實○可○日○有○君○臣○之○分○
手○愚○謂○漢○王○數○羽○十○罪○當○以○獄○秦○帝○爲○第○一○殺○子○嬰○坑○
秦○子○弟○斯○安○二○十○萬○人○指○始○皇○塚○次○之○處○忍○暴○惡○天○豈○
庶○之○哉○

范增

評○曰○世○多○資○亞○父○不○能○佑○羽○爲○沛○公○而○日○曉○羽○殺○沛○公○噫○

史記

卷之十

五十一

羽○何○能○沛○公○也○羽○與○沛○公○並○肩○而○事○懷○王○蓋○兄○弟○也○而○其○
所○爲○則○父○子○也○羽○意○忌○而○疑○與○盜○達○而○有○度○者○反○叱○咤○自○
廢○不○任○屬○諸○將○與○知○人○善○任○使○者○反○殺○所○事○義○帝○與○執○義○
懷○王○者○反○屠○城○坑○焚○所○遇○無○難○類○與○除○秦○苛○法○秋○毫○無○犯○
者○反○即○亞○父○亦○何○能○佐○羽○爲○沛○公○也○然○而○其○心○則○日○夜○亟○
也○夫○漢○與○楚○爲○敵○亦○何○曾○不○懸○金○購○首○欲○刀○組○羽○者○其○請○
擊○沛○公○亦○各○爲○其○主○殺○所○忌○也○其○日○不○貪○財○好○色○有○大○志○
者○正○以○沛○公○規○羽○欲○無○動○心○于○秦○貨○寶○婦○女○之○盛○也○其○日○
龍○成○五○采○有○天○子○氣○有○非○號○曰○必○五○采○而○天○子○也○羽○不○覺○

沛○公○之○爲○勛○敵○故○爲○是○說○以○激○羽○而○促○之○殺○也○今○其○計○得○
行○沛○公○其○不○爲○垓○下○之○羽○乎○而○奈○之○何○鴻○門○之○宴○示○之○決○
不○應○也○梁○陽○之○圍○請○急○攻○亦○不○聽○也○羽○故○多○疑○而○見○疑○者○
乃○良○平○輩○又○多○爲○之○間○王○斗○之○獻○羽○心○疑○矣○惡○卿○之○進○羽○
心○益○又○疑○矣○疑○而○始○乞○饒○以○主○非○倍○羽○也○數○以○榮○于○羽○而○
羽○數○不○聽○義○不○可○留○也○或○謂○亞○父○其○初○知○沛○公○有○天○子○氣○
而○委○身○羽○知○喉○響○子○不○可○與○圖○大○事○而○猶○依○依○羽○皆○非○智○
也○日○不○然○其○初○事○羽○非○不○知○擇○王○也○爲○說○項○梁○立○楚○後○亦○
子○房○王○韓○咸○意○也○其○不○遽○去○楚○非○故○欲○成○事○也○爲○身○爲○楚○

史記

卷之十

五十二

羽○不○不○增○亦○人○傑○也○余○亦○云○然○
增○蓋○老○而○智○者○也○初○爲○羽○謀○王○王○惟○王○以○後○人○望○與○之○
近○秦○漢○伯○天○下○不○可○謂○非○增○智○也○獨○其○終○成○陽○子○弟○
增○勿○言○故○漢○帝○殺○羽○子○冠○軍○亦○勿○言○而○惟○日○以○殺○沛○公○
爲○言○豈○非○帝○子○不○殺○者○哉○是○羽○不○聽○而○始○乞○饒○乃○卒○以○
遺○成○可○謂○智○者○乎○

後學何如教拜銘父

重訂

孫 范金英子有父 載述

曾孫范 冠雪我父 全校

裔孫范道序侯京父

豐潤 谷集蒼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

西漢

高帝

約法

評曰帝之入關也首與秦父老約三章法日殺不辜無所掠奪人及盜賊罪餘悉除去苛法政令未頒仁恩遐布蓋寬大長者事也秦法密于凝脂多于秋荼民之血肉于降饑也

史評

卷之三

久矣一旦如懸之解而紆民有不懌呼欲帝王關中者哉乃帝竟以三尺劍奄有天下噲非此三章爲之也及天下已定更著律令而所故約法不移如山艸莽一時之言爲漢世不刊之典亦噲非此三章爲之也或曰漢治寬無乃弛乎曰不然秦之後而復踵秦法是以火而益火也三章之約以水濟火非弛也取天下以是守天下亦以是哉噲以此爲訓而後猶誅及反辱論入腹誦者議者以漢高非寬厚人特爲暴虐之俗解創歷耳及天下已定以三約未盡復損損秦法作九章又令水漲通秦約漢今噲十八篇更厚而秦法則復廢矣子日與天下更始則去秦苛法而用秦法今以垂世典亦難耶

輕治用重意也 光緒

鴻門

評曰帝先入關羽攻破圍谷軍戲下期且日擊沛公軍而亞父又激羽以龍成五采之說勢洶洶欲去之矣乃帝惟恐以不肖之身犯楚人之鋒此無異以珠斛雀也人謂帝謝羽鴻門亦鄭伯肉袒迎楚莊句踐身請臣之意君子日否否理以直壯夾谷之會齊兵辟易以直壯也帝以懷王約先入關宜王而不王籍吏民封府庫而待直在漢也羽燔而殺卿子冠軍以北又燔而劫諸侯兵以西共入秦破

史事

卷之三

函谷曲在楚也羽雖暴豈不辨間直哉卒之一見而怒銷卽示之殃噲之劍終不及者非其力能勝羽也其直而壯者固在也余故以楚漢之雄雄不在垓下而在鴻門何謂第一項也帝所不愛者帝先入關耳故鴻門一誤只在平其忿氣且以張良之智樊噲之勇二人聯略俱從忠孝天性中出項雖強豈能制刀于帝乎王漢評曰項王背約謀以巴蜀王漢王而又以三秦距漢口名王之賞還之也乃漢王倪焉之國良也歸韓信也通公索然豈有東意乎及淮陰一將軍兵而東則三秦投首如櫛

羽之搏而周繫之膏也。夫迅捷之膏必鬱。鬱鳥之擊先伏。漢中之地固漢王之所以存身而養膏者也。若子曰不然。漢王固寬大長者。秦民安之。今是時非何與民勸之人。漢其不覆于一擊之公乎。今非將信而田終灌而下有決策。而東有手。惟何也。說秦民良也。說燒機信也。說從故道出其入其出皆存乎其人也。議者以羽不都關中而漢因之以興。噫。此又以形勢論也。夫關中周天庑之關也。秦不二世而三秦亦不數月而敗。羽之舉即關中能興乎。羽以本地視蜀。望以王漢王而漢卒藉三保以興人也。地乎哉。

曹射侯曰。漢王漢中之冠。不謂食于秦。而侯一。已承項楚。嗟乎。羽以漢中欲觀沛沛竟以漢楚。卒與羽四。百六十九天耶。人事亦羽從自變耳。

發表

評曰。羽殺義帝。漢以並公說。三軍竊慕以擊羽。而移豫諸侯。聲羽過惡。為堂堂問罪之師。洵哉。漢發天下第一大機括。乎。然君父等倫也。其初兵入彭城。而太公被虜。是為危父父。祖于禹。而顧分杯。是為棄父。天下已定。尊為上皇。而今擁篲以迎。卒尼為壽。是又為臣父。楚無君漢亦無父。皆同浴而標者。譽喪之舉。雖廢罪于羽。實有愧于心。

李驥長印先生是。評。等。前。漢。此。次。史。公。得。意。筆。也。然。有。太。公。而。不。之。論。亦。以。評。伯。為。授。耳。不。勝。分。美。一。言。何。辭。于。天。下。

斬丁公

評曰。公楚將也。管接刀于彭城之西。釋帝而有天下。乃帝顧斬之以徇衆。夫純臣無策。策而算之。辟丁公。于項其保以徇衆也。宜顧帝。若于丁亦活于丁者。一旦而推刃其頸。天下其誰不謂。然乎。諸功臣其誰不寒心乎。孟津諸侯及前徒。弼戈之士。皆素于紂者。武功告成。均裂茅土。未聞斬一。若修一士以徇衆。實勝諸功臣。如信也。而將平也。

失劍

而侯九江布也。而王羽季父伯也。而封卽季布之迷也。而赦何丁。獨以不忠棄。率也。豈天下甫定。及側未寧。丁迫逐其忌。故伐之以徇衆耶。卒之諸功臣。汗血未乾。而京隴已及矣。余故曰。修丁公者。優諸功臣之漸也。嗚呼。天下未定。用不測之賞。以鼓舞諸豪傑。天下已定。用不測之威。以風厲諸廷臣。察兩與秋霜而迭施也。是或一道也。
呂用晦曰。高帝之斬丁公。不在彼。已而在。故王既滅之。使公自來。謂足便有實主。以自為功之意。此其庸事。深遠有非淺見者。所當及也。

評曰帝太漸之頃。誅刺卿以安劉。屬后謂諸陵也。越平也。智總不如少文之物。其深處。固逆知其後。劉將為目者。乃吾謂安劉無若安日。而帝往往種毒于目。龍一號。經以忤得母。一孤孽以提嫡。長后其安乎。一置貴相能繫悍。北之足乎。卒之帝肉未寒。而姬已棄矣。以已為平勃。縮手而周趙失策。是龍威姬者。疏威姬者也。雖趙王有趙趙王者也。安劉氏者。危劉氏者也。滅秦項之虎于生前。而遺轉椅之虎于身後。趙命雖是。貽謀則疎。

何昇錄曰。說者謂高帝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尊悍。惠帝仁柔。為宗社慮。初非溺于威姬之愛也。抑思呂既尊。

史評 卷之三

總評曰。以匹夫而取天下者。無如漢。取天下而易且捷者。亦無如漢。帝起酒上。以孤力糾散公之卒。振臂一呼。天下響應。還強秦已失之鹿。劍霸楚盡世之祿。破山東諸裂土。而王之。卒之四百塞業。不五載而告成。易子拉朽。而捷于迅霆。何也。班氏謂其典有五。君子曰。不然。儼貌非異也。三章之約。悉去秦苛。祝坑焚者異也。是民所歸也。微應非神。

也。其志大而百折不回。視一朕而覆者。誠神也。是天所與也。帝王之術。非真也。發達善任。使蕭曹而相信。布而將。見平而謀。與千人皆降。有絲也。是蒙傑所輔也。至于天下已定。垂為世典。以何也。而律令信也。而軍法密也。而章程通也。而朝儀規模亦宏遠矣。漢得天下正。其守天下亦正。獨借其聲達而多忌。詐為雲夢之遊。即韓彭之醢。曾不一顧。其類善任。使人而冠。僂冠者。輒溺而殺。屬甚也。等如太公而擁篲以迎天子。威姬之寵。無故而欲動。燈園本噫。此馬。上之風。宜治之。豫簡也。

史評 卷之三

曹莽舟日。萬里常山。威陽經觀。如皇。曾然太息。曰。楚乎。大夫當知此也。此何事。而自以自誤。及漢五年。羣臣謀。莽為天子。自視。曾有餘。既為天子。自視。反不足。竟老日。神聖開基。然哉。

蕭何

收國籍

評曰。何初入秦。不隨諸將。說財利。而先入丞相府。收國籍。紳。中刀筆吏。已儼然相國。黎度。趙人表。其鎮國家。無百姓。大都于茲得之。然何以國籍。其知天下戶口。隨期。既塞處。乃陳備之術。故舍之。儲庫生言之。而何不知。關中為。

金城千里。可都以霸者。要教言之。張良決之。而何亦不知。至于九章律令。皆參用秦法。無復入關初約之意。其于國。精且未盡。而議者責其不收秦遺書。過矣。

郭茂六曰。一乃華史。其此巨謀。從何處得來。其天授也。

入漢中

評曰。巴蜀道險。秦遷入地也。項王以王漢王。使章邯屯距。漢戶出入。為難時。終灌不量。欲與羽敵。何獨以納信之理。養民致賢之說。勸入于漢。及其之國。謀臣戰將。相繼引去。誰復為王謀出蜀者。乃何又推轂信為將。始引兵從故道。

史記

卷之三

七

而東。今年出陳倉。定三秦。而關中克復。明年出秦關。收河。南而燕趙齊魯。如破竹然。此何與信功。博也。顧信福國士。一時登覽。數語蓋不下孔明神廬之談。王平平戎之策矣。入以養其出者。惟何出以用其入者。惟何是故。漢不與酒。上而在漢中。與漢不在諸將而在相國也。

周亮上曰。羽之為人。量狹氣驕。獨沛公入漢。屬一人而。仲青來。甚其驕以變之。智亦深矣。然非蕭相國將信之。謀雖不能。變久居亦難復東矣。

守關中

評曰。關中根本重地也。羽不知守以歸漢。漢或不守。其何。

與楚爭衡于中原乎。乃何待太子守關中。為韓信給軍時。

與楚相拒。榮陽間帝。數使勞何。勞何疑何也。何遣子弟南。

軍守。如故帝復自將。舉郡使益封置衛。衛何疑何也。何出。

私財助軍守。如故帝又自將。舉布又使問相國。何問何疑。

何也。何又請買田宅自污。守終如故。其管鑰周足。而根本。

完。固厥功為大矣。以視楚兵食少。意驚。拔下者。相去何如。

耶。是故漢之驟楚者。于此豈與汗馬者。並功哉。

何行可。當日爭功者。謂何特文墨。議論非加于拔堅。

拔堅者。楚是。未將至。翁之僕。手有以左右。外則必清。

以肩。鑰于內。將而左右之僕。也。利而守。肩鑰之僕也。

何為肩鑰之臣。守關中。以於根本。此和業之大者。固汗。

史記

卷之三

八

治未央

評曰。未央壯麗。不減阿房。其迹非其意是也。蓋金城天府。

曩所管鑰。為漢壯根本者。帝雖悟秦教。張良之說。蓋駕以。

雪而猶躊躇。故路胥治。棧陽五年。秋征。滅秦。復至。雒六年。

冬。取韓信。還至。雒陽。意尚靡定也。帝初見。孫公。關欲留居。

已見楚樊。樊則不欲居。何已覓見其指矣。今復朴陋。安知。

非思歸如羽乎。故窮樞壯麗。以聖帝意。為國家樹不拔之。

基。為漢氏子孫。衍無窮之緒。其不以治家。垣屋者。治未央。

陸雲若曰和國治未失則莊麗而垣墉則欲以餘師後世親國不如家乎不知柏梁建章之作千門萬戶之侈皆未央啟之也然則何功多過亦不無一二

總評曰高帝定天下何首諸將受上賞所食臣獨多有以
何雖起刀筆文墨議論而其器度宏遠皆超人表當是
時與帝起豐沛收沛子弟沛子弟以應沛侯爲首謀者唯何分王
南鄭獨以養民致賢之說勸帝誅羽下爲遠圖者唯何帝
距楚繫關京索間轉漕給軍即數公山東而獨全關中以
待根本之地屹然不搖者唯何韓淮陰國士也追亡而擊

卷之三

九

以爲大將曹平陽故所統驍者也垂歿之際而薦之以代
已相是推賢讓能者亦唯何此其功寧與汗馬血戈者等
哉或曰何守關中不遣子弟詣軍則出私財助軍亦善居
功者而卒以械梟故曰何以請地而械非其罪也然余終
曰韓彭之醜不如相國之械相國之械又不如留侯之高
何拜銘曰智識之士當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養擇
所事漢高爲布衣示何數以吏事漢高祖失韓彭生
一誤結諸呂臣之禍已定豈非大具智識者能乎特高
祖疑足太甚不覺一繫於人臣事君生或唯余以有不
服及身短之過歟

張良

評日子房爲韓仇令力士操錐徂擊秦皇于博浪沙中萬

騎雲從而輕于一擊似非得萬全者及圮橋連根一編受
敝而後其敵始長其謀始深曉關之役必設疑以張勢必
乘怠以進兵以弇身當始皇之強則輕敵而不顧以漢兵
襲子嬰之虛則持重而多謀其得之圯上老嫗深于滄海
君者卒之破函谷降子嬰失之傳浪者庶幾其收之曉關
也與

陳湘陰曰質侯一生作用全在用人他不具論其大者在能用諸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也爲韓報仇此

史記

卷之三

+

評曰漢王之聞良請燒棧道以示羽無東意噫不然秦漢而韓王成立良于是去漢歸韓固其心也顧今天下猶漢與楚兩雄耳楚猴慄悍不足慮所慮一沛公耳又阻蜀不出吾或可巨韓以馳騁于中原卽不然而効水力延一脉之韓于兩雄間亦吾上報韓五世之意其燒棧道非誠示羽也亦欲漢之不東也乃不幸而成又見殺于羽韓之子

孫無若成之賢者于是間行歸漢復引兵從故道而出以
再致吾復讐之志卒得以滅楚而興漢以塞吾責是故燒
棧道而歸周爲韓也從故道而出亦爲韓也良用意亦微
矣

希於爲韓本心無微不扶前有太史公後有子房
可以無憾矣 金英蘭

借著

評曰帝以鄧生請立六國後趙刺印已以良書入難趙銷
印作輟似兒戲然噫此帝所以有天下也夫陳涉起獨力
張空拳以抗秦土宇人民秦也資糧糧仗秦也借秦所有

史評

卷之三

士

以予六國而分其勢是爲我樹黨又爲秦益敵固一策也
若談陳涉之說于漢王之時則近矣入關以來天下半爲
漢有獨一羽與爭爾舉吾所身披堅執銳可取而尺據者
割裂于八則彼各以力相雄長始一羽而今數羽矣爲楚
樹黨亦爲漢增敵非計之得也故石勒聽人誦史聞食其
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
頗有此耳然則籍非趙銷印其不爲豎儒欺歟乃事幾盡日
良爲韓胡不立六國後曰良蕭濞復從六國王而劉氏事
矣嗣後立之韓可輔以興乎故不立六國以興漢而滅楚

也亦爲韓也

項羽破秦後爲西楚霸王乃復封諸侯丁者相此勢之
所敗也漢已入關則爲立六國後則秦厥乎恐謂入關
以辭則可入關以後則不可 稟議

鴻溝

評曰固哉世之動以鴻溝淪約歸責子房也獨不曰君父
大將與一時然帶輕乎重乎楚背入關之約王漢王于漢
中又狙我太公繫我呂后而又殺我所捕韓王成蓋仇不
共天者方謀重兵向胸曲兵加頸之不暇而顧輕殲効小
信乎吳許越成越不許吳人不謂淪約始楚以帝爲虛而

史評

卷之三

士

謀擊之益漢亦以羽爲虎而謀追之亦兩相當者而臣臣
執尾生之信以律良固矣

歸我上曰語云舉大事者必小信便漢如鴻溝之約楚
歸而卷土重來如秦破關背約之計吾其如漢業何如
韓侯何不以小信爲大業此則良之意耳

亦松

許曰智哉留侯方帷幄中籌畫遠烟霞外遊遊似得之圯
上爲多不知餐復忘酬時可以去功名盛勢可以去况
容建主又多猜忌者語云懸菰豆者權權可以爲其助志
翱翔者盜籠不能嚴其翰其曰亦松非誠謔然仙也亦臨

夷子迂溺之智乎卒之去未幾而衛功臣有能者果有械
者留侯獨爲機隨不爲烹狗何其高乎始以圯上編爲算
謀可以言義茲以赤松術爲身謀可以言智
趙小天子子房房非常人觀其始也項王上宅其後也
有肯不有四給卒從赤松子遊無厭機象自是一路人
如此行路漢何得臣之哉

安儲

評曰帝之欲易太子也周昌叔孫通力爭之不能得而四
皓以數言奪天下于愛子之手以予太子噫帝豈真畏此
四老人羽翼哉聞闢之請業已然諾而青官之嫡又難輕

史評

卷之二

上

廢帝已稍稍悔然而遣四老人至借以塞戚姬之口其云
羽翼如桓公季祖然亦警服婦人之言非畫良招致四皓
之力也若曰四皓能翼太子慰目后胡亦不能翼趙王保
戚姬乎方戚氏之席寵也良誠從容諷諭使帝以大義割
所愛則庶幾哉無數于后可以安嫡而存庶即不然而遠
錫封壤使爲在外之重耳不爲在內之申生可也良智不
至此至于勸推國本始相四皓爲太子計而詎知其遺之
戚乎太子安而趙王危戚姬幽矣人謂四皓安劉是滅劉
誠然

何拜第曰人謂安劉是滅劉此以呂氏之變推本言之
也爲思太子宗社之根本也根本按未有能安宗社者
周昌等力爭之而不聽子房自謀之而不聽不得已而
致四皓奪之此大臣固天之肖象也如以漢劉黃氏
如意代神呂氏延安之手是未可以復事當圖事也

漢下秋傳○卷五

總評曰子房起布衣以三寸舌爲帝王師當其時謀入關
謀南戲謀燒棧謀滄海約謀韓秦謀儲位其運籌帷幄動中
機宜皆非爲漢者而謀者謂其始終爲韓何也曰論其心
也子房之心即晉處士之心乎晉也唐國老之心乎唐也
秦滅韓日夜抱孤憤去而之漢以滅秦及楚殺橫陽君又
日夜抱孤憤去而之漢以滅楚其間關二雄馳驅中原者

史評

卷之二

上

抑漢乎韓乎始以韓之故依漢卒以漢之力報韓其爲漢
皆爲韓也顧爲漢而心不漢爲韓而跡不韓子房不以語
人而人卒莫之知非智哉善謀其用者乎太史公謂其貌
蕭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噫此子房之所以深于黃老也
李氏曰子房三傑中獨不擬于房者以子房始終之
心明白然雖處去而之漢以滅楚其間關二雄馳驅中原者

韓信

拜將

評曰壇而拜將重之也古之命將類皆推轂授鉞無壇而

齊得不得而拜焉

破趙

評曰信之擊趙也。世皆奇其策。或以爲信下井陘亦趙涉說亞父魏延說孔明之計也。令廣武策行。其不虎而檻乎。至于壁市人而陳水上。未必不退而潰入趙壁而易漢。未必其虛而可乘。皆危計也。君子曰不然。兵固有疑而制勝。先人而奪氣者。劉表斷曹操之後。而卒爲操所敗。疑之也。信智不在操下。豈不知井陘之險阻也哉。况成安君之爲人。猶宋襄也。其必不以奇兵而絕我後。堅壁而老我。

拜者乃相國不追他公者而獨追一信。漢王不拜諸公者而獨拜一信。是將將也。自是勝下之夫。一朝果鉞號令數十萬衆。引兵出故道。滅三秦。俘燕齊。趙代。隨在破竹。皆從一拜之所激也。是故何一追信。有振弱爲強之機。王一設壇。有滅楚興漢之勢矣。然而信之胸中。龍豹手。握風雷者。因此壇始。其定矣。拘豆爲鼎。組魚肉者。亦此壇始。

何并第曰。蕭何得信于亡。蓋爲于高祖。必爲大將。與趙何取于不。信不將何取于不。乃如何與。不。知信。信。知。其。必。不。之。也。或曰。信。公。滿。信。又。在。何。耐。然。何。信。信。而。勝。公。不。能。春。何。之。言。重。勝。公。之。言。也。于。日。信。祖。自。有。巨。眼。觀。其。初。見。信。信。便。已。大。

請王

評曰信功高。勢傾帝方。以脅虜視之。故往往饒辭。漢以求他所欲。乃破趙。而遠諸王。張耳爲已地。已下。齊又請假王以鎮齊。諸之者。要之乎。方信見羽諸將。章都長史欣。皆以微功裂土。而王吾戰功百諸將。而漢王又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而請抑不知。漢王先入關不王。諸起豐沛者。未王。從入蜀者。未王。取救舍。下梁七十城者。未王。而信何急于請乎。諸之而漢王心益疑之矣。吾故謂驪足而封者。已有偽造。而縛陣組而烹之。禍。

師即險。險無慮也。履險。險而又陳水上。彼必空壁而逐利。吾出其不意。而易。帳。未有不目。能而。消焉者是。勝算也。趙方爭旗鼓。千水上。水上軍。期進而戰。歟。退而不戰。亦歟。于是人人爭奮。而以直前必歟之士。攻內顧自全之卒。無不一賞百也。此謝玄之所以覆秦于淝水之上者也。嗚呼。信善將兵。亦善用奇。夏陽之伏也。渡以壘。淮水之陳也。壘以涉。青水。勝。水。亦。勝。奇。拔。信。之。用。兵。也。

唐韓愈自以功高述奇。其辭實何勞。雖有終手信以。勝下夫一旦而拜大將。是不肯軒輿。以視自來。非功不爲。不爲奈何。亦宜信之不令。厥終也。夫漢。山入懸。辭將奈何。如耶。宜信之不令。厥終也。夫漢。

固陵

許曰。固陵之期。羽勢頗蹙。正功收日暮之頃也。乃信左右。願。延後期。始拒關。通武涉之說。依似不。不。倍。漢者。然。及子房。知其指。縱漢相。陳以東。唱之。而信。始引兵來。會方。舉齊而欲王。又追羽而索地。此何異。長年。老中。流而。索。僮者。乎。是雖未握。稀手。驕有。稱意矣。漢其不奪。我。齊乎。卒之。饑。鷹未飽。走狗已。烹。暴。何。以。地。者。卒。以。餌。斃。矣。哀哉。

史評

卷之三

七

漢。之。罪。誠。有。之。功。亦。不。可。忘。也。非。信。之。意。即。可。以。免。失。斯。之。罪。知。或。不。然。當。若。其。子。孫。而。也。何。帝。之。惡。如。斯。也。足。識。總。評。曰。信用兵多奇略。指顧間條而豐條而裹條而背水。臨水其設奇制勝。確與僥倖初起。漢中。建大策。定三秦。復。會。觀。取。代。小。趙。勝。燕。東。擊。齊。而。南。滅。楚。以。謝。庸。于。漢。又。聘。與。僥。倖。乃。汗。血。未。乾。而。要。領。隨。裂。一。符。甫。剖。而。三。族。已。赤。漢。亦。忍。已。信。固。非。純。臣。亦。何。至。以。不。軌。犯。不。韙。也。後。况。信。智。士。也。即。有。反。意。宜。誅。之。故。所。屬。腹。心。之。臣。而。胡。遽。與。稱。謀。即。腹。心。稱。亦。必。屏。人。而。耳。諒。舍。人。何。從。知。之。而。上。變。也。

此必無之事也。王齊時。關通說之。反。不。反。既。徒。楚。與。謀。士。鍾。離。昧。居。勢。又。可。反。不。反。今。舉。動。掣。肘。而。傾。反。也。此。又。必。無。之。理。也。而。竟。坐。反。等。之。美。布。嗚。呼。寬。乎。漢。亦。忍。已。特。帝。多。疑。忌。者。而。欲。匝。王。且。遲。固。陵。之。期。至。于。雪。夢。就。縛。矣。而。又。與。稀。握。手。漢。兵。無。反。心。而。似。亦。有。反。狀。宜。其。不。免。也。與。太。史。公。云。今。信。學。道。不。伐。已。功。庶。幾。于。漢。家。勳。伐。比。周。召。太。公。之。徒。誠。然。哉。吳。次。山。曰。淮。陰。登。壇。數。語。無。異。武。侯。當。中。識。見。如。此。至。于。自。謀。全。然。不。濟。何。也。稱。今。督。督。食。令。人。是。也。

史評

卷之三

六

許曰。梁王趙與信布同功。其以反。亦。同。竊。爲。冤。之。夫。布。舉。兵。相。助。其。反。已。論。已。即。信。非。反。與。反。者。通。謀。其。論。亦。猶。曰。誅。以。法。也。趙。微。兵。病。不。能。行。與。稱。病。不。從。擊。稱。者。何。如。上。使。使。讓。趙。越。越。欲。往。謝。即。其。蕭。冠。輒。勒。之。反。不。聽。與。叛。是。而。舉。兵。者。何。如。梁。太。僕。之。上。變。也。上。使。使。之。不。煩。兵。而。坐。致。洛。陽。與。自。將。而。擊。親。和。尊。于。矢。石。間。又。何。如。楚。漢。相。持。越。數。以。遊。兵。出。入。梁。楚。爲。項。氏。腹。心。已。燒。楚。積。聚。又。拔。米。十。餘。萬。斛。以。給。漢。至。于。垓。下。之。一。糧。越。項。氏。其。必。乎。溫。公。謂。張。漢。氣。之。勢。者。信。之。功。多。于。趙。田。項。氏。之。勢。

者越之功多干信。卽有夷舉。尤宜以八議滅之。何至舉之
而醜之。祖也。或曰。越失固陵之期。似亦有不臣之迹也。
噫。越素雄。督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同。奈何重以法
外之慘哉。天下未定。除秦肯以縑千百姓。天下已定。復用
秦暴以加干功。臣豈開國之始。故以越失反側于乎。
我幸真口。先生謂越時督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
同。不致生及。皆諸將有變于此。正即和局而發之也。

英布
評曰。淮南王布。與信越同功一體。而信越見殺。遽疑及禍
而反人。謂漢追之使然。君子曰。不然。追之反。不追亦反。布

史評

卷之三十一

十

故驪山之徒也。初以兵屬羽。身北鄉而臣事之。而卽爲羽
殺其所北鄉而臣事之之義帝。羽王布九江都上。游當荆
楚之衝。亦羽所藉焉。屏給者也。當未王時。從羽拔趙破秦。
王以役尋不用命。徵其兵擊齊。不悉聚自將而往也。漢入
關一嘆。而祇歸漢以愛羽。拔下爲羽。秋義帝而復爲漢殺。
羽朝北面而莫反。服此何等人也。始去楚而漢矣。及天下
甫定。而淮南之旗。又北指漢都。使誠如薛公之上策。彼其
不義帝我乎。不項籍我乎。故曰。追之反。不追之亦反。或曰。
布歸漢漢以典。亦非無功者。余謂一反卽百功。奚顧哉。

何聲遠曰。帝反。覆人也。且漢書快中。見屈召則怒。見
北指漢關。則大曰。長沙王臣。而帝之書。長沙王手其
功。在書誅之。正其罪也。亦原矣。

樊噲

評曰。樊舞陰。曾娶呂后女弟。爲婦。以武健。數從征。破敵
下城。已功不在韓彭下。蓋視片又多勳。戰者也。乃墮于噲
不言戰功。而言諫諍。當破關時。至請還軍霸上。奪其玩好
之心。以銷羽怒。戲下之急。遞推盾入衙。以抗言折暴。羽脫
其至于虎口。帝臥疾禁中。獨與諸大臣排闥而入。直攻其
變。律而不懼于趙高之禍。噲與有三傑所不能之功。不亦

史評

卷之三十一

十

賢乎哉。乃帝欲斬噲。以蕭呂黨。亦過慮矣。

曹參
評曰。參代何相。日飲醇。不事事。惟何法是守。議者曰。漢依
馬上之習。宜更舊章而新之。何只知相齊如齊故俗也。不
知如齊故俗參之一生。始終以之。况參才宜如故。參時亦
宜如故也。執斯變法。定令。皆其才能更制之也。參才不遠

遵何約束

馬士之習。宜更舊章而新之。何只知相齊如齊故俗也。不
知如齊故俗參之一生。始終以之。况參才宜如故。參時亦
宜如故也。執斯變法。定令。皆其才能更制之也。參才不遠

何條畫律今何已先之矣舉參非修燭于參爲其才守之也過何亦非修燭于何亦自以其才守之也如不量而執與斯也參是能之故曰參才宜如故也漢承秦後秦漢未起也吾取而紛見之天下其誰不謂我乎周公爲相制作于武王之時而天下不以爲擾守成于成王之日而天下不以爲隨時也孝惠之時可與守而不可與爲其日飲醇而不事事非誠守恭公之說也亦易所謂象樂而雷之謂也故又曰參時宜如故也

鍾小天地何之見以參非也者也參之守以象樂處靈木也時不同而才固之非得黃老之術者不能然而

東晉 卷之三 功臣至此心亦如矣

年十

總評曰平陽參與丞相何也起秦刀筆吏從高祖攻滅秦地又從韓信摧堅破敵蓋得意者乃相齊以弗擾于獄而治相孝惠又以治齊者治天下而將猛厲如豺虎之不可通入而相拱默如翼之無能爲然始與何不相能而卒相須以成宜其爲一代大臣也乎顧當時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宜若可爲乃日酣飲廢事大之不能運呂氏之變以折其謀次之不能匡孝惠之靡以歸于道甚而南刑猶秦也諱勝妖言之今猶秦也六經未表章而正刑解

數未改定猶秦也則奚爲貴相耶余嘗謂漢執斯變更之之術于倥偬之時鮮也語蓋公清淨之說于豐隆之日其無乃弛乎蓋將略有餘而相才或非其長云

易趙三曰百姓方脫秦酷參與休息無爲非專前貴也趙三曰百姓方脫秦酷參與休息無爲非專前貴也趙三曰百姓方脫秦酷參與休息無爲非專前貴也

項伯

評曰帝之滅楚也伯恬然視項氏之劍而無懼容儼然就列侯之封見丁公之歎而無汗顏此何如人也伯爲羽季父羽所托爲肉骨者乃往往以婚姻之私陰市恩于漢

東晉

卷之三

五

門之會夜馳告良而又身翼蔽沛公于座上目后之質干軍也伯爲保之羽將烹太公于祖也伯爲釋之陳平之行反間也伯又爲達之身在楚而心則漢義乎不義乎其不敵而諱明矣而顧竟于丁公之傳且世茅土有其聞商風無放丁公之語其無乃寒心也乎吾不能以劍誅亦誅以筆云

伯以肉骨之爲爲人爾道是獲楚者非漢也伯謂之也于漢助于楚爲不義意漢實親丁公加一等金英識

鄭食其 賈何照

降漢更所事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幸宜見歸于魯兩生
乎生初希二世肯不言反者而言盜希高帝肯不備服見
而短衣楚製見而進諸羣盜壯士不進諸所從儒生弟
子及其野外綿數難就秦儀罔希世而逐時也及見高帝
易太子請以朝血汗地非直節也狗呂后意也諫幸惠作
殺造為改原廟非誠古禮也為孝惠速非也亦希世而逐
時也當是時言壯士則壯士用言子弟則子弟官其面賜
金錫爵寵數頻蕃視兩生之徒終窮瘁自守者益相懸焉
非知時變者能然乎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

為漢備宗基亦有不滿云

冠于先曾祖軼中得定許漢之云希漢以來備矣
禮滄矣通起袍被列儒林能履霜刺虎為輔最之僕功
長細也末可以希世度務少之亦希世度務少之僕功
時而獨能象示神帶蓋起軼保賢未可少耳冠謙

則曰

評曰趙王之不保帝與孝惠皆有責焉而曰尤甚夫帝擊
一小孤以錫骨鞭之目固一策也然愛趙王則不當使目
后仇呂是愛其子而疎于謀也孝惠于趙王自迎入官自
挾與饗食亦為于友愛者然居官不為弟修都于母又不
早為之備而使之國是愛其弟而疎于慮也乃帝飲易

太子呂期期不奉詔太后召王亦期期不遣王勃氣直節
漢廷希有也固奈何寡謀遠微至長安而果來矣卒斃于
呂氏之手矣當是時不開一瞽以解趙王之急又不聞
出一語以諍于呂氏之前視嬰杵之有趙孤無乃少規也
乎能安太子于易位之日而不能有趙王于飲鴆之時能
以廷諍胸高帝之諱而不能以遠慮幾呂氏之謀其負託
孤之命抑又甚矣

希世度務為趙王與強買和而帝以呂相趙亦
終日其如希世度務為趙王與強買和而帝以呂相趙亦
結為何如哉

陸賈

評曰陸生口辯似南鄭初說南越王稱臣于闕下次說陳
丞相聯交于太尉外之使應結化海內之使將相和調功
有足尚者而吾不謂難獨是將朝尚賴鈴士恥鈴繫而賈
獨稱詩書者新語為馬上主開一代之文治為難耳及席
鄢兩人不令終而生獨進退有度歸以象裝為業琴瑟為
娛而備然婦弋之外則又難矣太史公概以辯士目之余
日未然也

何耳第曰陸生之始終于辯士誠難也其後所云英雅
而希世極者也當漢高之初不以功業是即呂后之朝

篤于友愛之心也相國欲不事事使其子宿歸以其私問之其嫂適爲高帝月山遊衣冠之道則急欲壞之至于民有孝弟力田者舉之法有妨吏民者省之挾書有律者除之此其心又何心亦篤于惠養元元之心也而或者以帝沉湎不知聽政豈以無爲爲天下漢高祖革命而政令具舉是一湯武也孝惠承平而清淨無爲是一成康也劉守不同其道同譚者無以母后之故併帝云

李驥夫曰孝惠如此而帝欲泰者以甘言及立子則惡甚早迫殺弄人所爲而應以趙水飲惡者臣后也

呂侯女弟至于易劉氏之祚以爲呂而弗之顧藉非年於
 之諫而北單之桓與典其戾矣乎嗚呼佐高祖定天下爲
 開國母儀者后也屠戮支庶而尊崇外黨爲子孫啟梁書
 之數爲後代作武韋之俑者亦后也惡可勝道哉余故曰
 母氏之亂自后始

一而六也
 一而六也

魏尹君曰高祖即位十二年周李惠嗣立即位七年致
 鮮太后帝崩又稱制八年是呂氏爲天子十五年矣呂
 后爵位十五年與唐武后爵位二十一年有同豈而
 唐反于梁公曰靖于平寧皆天也若非
 之左和酒所居之然則后具得此

陳平

六奇

許曰世以平之六計爲奇○吾謂握險符者指以爲奇○自正者視之則非也○如出女子似誰遺閭氏似禍捐金建神似開忌端疑足僞游似滅禍變皆狙詐小術君子所不道者也○得云奇乎○至于諸呂之變○徒燕居深念不聞出一奇以安劉氏○藉非太尉之試北軍○漢亦安乎○殆矣是故高祖取天下其席敝處變得平之奇者固多其挾數任術用平之奇者亦多

許出六奇于高祖定內之時而不能出一奇于呂需致之曰豈其計之爲平處亦難其矣

史記

卷之三

五

王呂

許曰高后欲王諸呂○與武后欲立武氏相似○王陵爲遂良鯁○鯁抗類引白馬之盟以對而平阿育爲世勸曰太后稱制王諸呂無不可似教採升木一言而熾呂之類○劉之翼使樊噲不厭者皆平政之也○平謂陵曰安劉社稷後君不如臣益不折朝于先欲斧柯于後爾然觀其燕居深念與劫鄭寄入北軍亦甚艱已○權以世勸之言將順其初徐以狄公之謀匡正其後是安劉亦以自安也○智也

楊越三日丞相大臣也爲國家危亂之際宜如王陵之正而不食如李牧之得諫中呂已發劫鄭商以解呂

蘇耳使左蘇非碌碌之才○如女嬰宜受其和也○昔劉無知焉之曰取其奇○不取其行○然則行誠難也○總評曰陳丞相與文成並稱智謀有餘其在高帝與相曰后安劉功亦偉矣○請功臣無自完者而丞相顧益見幸○全不問問勝不疑唐之懷遠蘇之歸索呂類之邊亦不懼其禍則何以故彼蓋其始終用智也○當囚致致而諸宿衛中智也○權王呂而徐圖其後智也○始以功讓勃相已以能專爲相亦智也○其與文成並以榮名終宜哉○獨丞相智而秘文成智深而藏似有等云

蘇長公謂高祖忍百挫以養其全鋒者○子房教之也○余謂帝之機微在指以籠絡蘇本至干治亦稱善○漢子

史記

卷之三

五

周勃

許曰絳侯重厚少文蓋本強人○三初從高帝起豐沛滅秦○將兵破下蘄平瀾陽遶東西有典漢功孝惠時持節入北軍○璫厭諸呂有安劉功已而廢少帝迎代王奪天下神器以予劉氏○喬則又有擁立功高帝謂可屬大事而史亦稱爲漢伊周○詎不然哉○或嘗其議王諸呂不正言如陵噫獨不見武后事乎○裴炎以力爭蒙狄公以緩圖反周彼其不爲王陵亦狄公緩圖意也○或又議其已爲將而問祖

于軍噫又不見王孫買事乎漳齒之亂奮臂一呼市皆左
租卒以復齊時呂祿雖解兵柄而南單猶在產裡彼其間
租以穀之也亦王孫買意也何議焉獨怪其代王之立蓋
于請問則錄于私免而就國今家人披甲執兵以見行縣
者則又嫌于愚耶耶愚耶其厚有餘而智不足者邪余故
曰平之智病于無勃之厚勃之厚又短于無平之智
呂川華曰吾觀趙文子言不出諸口而所果官庫之士
七十餘家不交刑械不屬其手吳起未歸田文輪亦屬
于史者三不交刑械不屬其手至少國八大臣未歸田
居是身而此斯才也之助今之人巧而提善失夫之不
知夫子之所惡而興起之所嫌者乎是太史公以伊闕

王陵
評曰漢諸呂之橫與唐武氏同武氏之后也遂良獨叩陛
力爭雖巨翼及正之功成于狄公而其猶豕之牙使繫于
金柅者則遂良有以破其魄而寒其心乎高后王諸呂廷
臣唯唯惟命卽平勃大臣所並受顧命者亦唯唯惟命而
陵獨抗然舉自馬之盟以對卽未能逆折兇謀而其大義
固已皎然矣當時平勃不言非就欲用權以濟事也特傷
于日短之殆也及退而聞陵之責又恐天下後世之或譏

我後于是始相與交澹而協謀藉非激千其言焉必其不
爲唐李世勣乎是陵之功固非與平勃等而其正言抗論
庶幾乎進良之直也已議者青陵不能歸楚以全母虜母
先伏劍絕陵歸志陵欲爲徐庶得乎陵爲重臣必能爲老
子無觀喙云

何非銘曰天下事始創而不當廢成敗驗是非不當論
得失當日朱梁雪中舟旋覆而陵獨拔險或曰相制未
在抑卒日抑卒不可曰雖仲未必不可然然俱成或曰相制
權中卒日抑卒安矣而遇之強援滅不如物也嗟乎相制
所謂以成敗忘忠孝而得之敵援滅不如物也嗟乎相制
無未使彼敗忘忠孝而得之敵援滅不如物也嗟乎相制
及夫使彼不知如物幸而商帝將兩五虎之下收復天下
輸之功不淹所清饒侯平勃能無愧乎陵耶故曰天下

史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評曰：諸呂之誅，論功者類首平勃，然其不_平平之失，呂氏之橫，廷臣皆側目弗言，而章獨忿然義形于色，然其不_平平之失，呂氏之橫，廷臣皆側目弗言，而章獨忿然義形于色欲鋤非其種者，余每讀耕田一歌，輒勃然神王，及請以軍法行，酒拔劍誅醉亡者，其烈烈正氣，上干雲霄，已至于諸呂謀亂，則又晚齊王襄遣兵于外，饒平勃捕斬于內，當是時，呂氏殘滅，劉商續疑者，誰力也？忠勇奮于平勃之前，勳_{其不_平平}亦不在平勃之下，而孝文乃以其欲立齊王之故，而繼

其實何示不廣也。來昌張武功止。冠踵而隨者。且以尉。親舊。選家封拜。勳在社稷者。顧被而不錄乎。然章亦退焉。不伏亦庶幾介子推之賢矣。

米虛侯。周。呼。英。其。似。樊。舞。際。乃。太。后。見。子。有。之。令。與。日。親。太。真。富。而。中。方。引。爲。爪。牙。服。勞。也。誰。知。述。此。而。心。計。手。當。其。禍。殺。諸。呂。即。轉。漢。王。亦。不。是。過。而。李。何。文。者。不。錄。金。李。不。錄。事。亦。不。言。而。言。祖。之。與。事。于。結。來。矣。道。序。滿。

灌嬰

評曰。嬰起。雕陽屠販之徒。從高帝征。凡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屈指戰功爲多。然無如榮陽之屯。其功

尤大

卷之三

三

尤大夫諸呂之亂。齊王襄起兵而西入。誅不肖王者。而相閻產將嬰使擊齊。此何異唐武后之將李孝遠乎。孝遠承武后指。驅兵破敬業。挫唐家之銳。益盜賊之趨。讓者惡之。乃嬰爲產將。故屯樂陽與齊連。以待呂氏之變。視孝遠蓋相反矣。當是時。南北軍皆產掌。握而適以兵屬嬰。嬰之將而出也。已分其柄而殺其勢矣。乃呂祿又解兵就國。而平與勃得相協。以攻于內。嬰之屯而與齊和也。又所以爲內變之援。而佐平勃之謀也。今嬰蓋于破齊如孝遠。產廢之勢。其不虎而翼乎。即北軍皆祖而平勃合謀。亦難矣。余

故以安劉之功。賴陰爲多。
榮陽之屯。是。韓。日。爲。劉。一。大。關。鍵。功。與。特。節。開。祖。者。等。也。韓。漢。並。名。堂。底。也。哉。金。天。漢。

文帝

秦貨

評曰。漢興以來。雖高惠寬仁。民甫休養。而其斯艾于秦瘡。瘡于楚者。不無一二存也。帝于陳祚之初。屬春和之候。政令未播。而首先販貨。夫亦厚樹德以收人心。如光武乎。抑帝起藩邸。習知民瘼。如孝宣乎。一時驟寡孤獨。沾于危亡者。以不入帛。而人粟。暴戰聞而今。恬熙相與坐。典春之中

東晉

卷之三

三

矣。是亦周大齊之遺也。或謂春和而貸。其貸幾何。噫。帝恭儉仁恕主也。他日下詔。不日勸農。則日獨租。貸未幾而勸。勸未幾而獨。其子惠元元之意。以一月不在。問問也。獨春和之議乎。哉。當是時。陽和初布。萬象維新。則天時爲春。方內安寧。烟火萬里。則民物爲春。即未三代其民。夫亦漢之三代也。與。
方春。諸。賢。順。時。今。也。此。帝。王。行。農。惠。萬。大。道。禿。老。日。明。重。繼。統。民。然。哉。冠。謙。

殷昭

評曰。論昭者。言八人。殊獨君實之言。爲是夫。殺人者。亦漢

三章法也。昭爲元舅而敢干殺天子之使。法所不赦者。卽以屬吏而尸諸朝。非恐也。乃或以爲太后之弟。宜寬焉。以慰母懷。有勝之舅弟而石碯之殺子也。非不知愛弟與子也。法也。廢法而貸昭。昭益以橫殺使不已。必至梁賢而干憲下憲不已。必至操莽而窺內。當是時。其以母故而廢法乎。抑提兵擊之乎。辭不能庇殺人之父。周公不能庇叛服之兄。帝能以干憲窺內之舅而姑息之乎。乃帝不正法執之。而追令自殺。謂庶幾有辭于殺舅之名。而亦不廢天下之法也。然非所以訓也。或曰。昭可殺也。如太后何。曰。太后不可忤也。法尤不可廢也。夫正法殺之。與追令自殺之。其殺舅一也。正法殺之。太后不樂。追令自殺。太后亦不樂。其忤母亦一也。帝以爲昭自殺之。可復于太后。曰。非我殺之也。將誰欺乎。誅昭以終不孝。廢法以欺母。亦不孝。爲法而不孝。其罪小歟。不孝其罪大。而衡之。其今日自殺之也。固不若正法也。然正法殺之者。亦有道。太后賢母也。其積誠以感動之日。天子使不可殺。高皇法不可廢。則太后亦必怒而欲殺之矣。必如是而後。無忤于母亦無忤于法乎。

史評

卷之三

聖

產嬰者曰。法者天下之公。私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財人莫之敢犯也。薄昭固竊議如天下之公。若此。漢文之殺昭。亦仁厚神武處。未可於少恩當之。豈謂曲盡極情。縱釋之妙。道立議實相。

評曰。帝以廣惠后弟。改相申屠嘉。夫立賢無方。必私而貴戚。天下以爲不公。必公而官。從天下以爲不私。是故古真相者。問其人不問其親。故與否也。堯不嫌皐豎之甥。武不嫌同氣之弟。廣惠雖房閭懿親。平亦退讓君子也。帝修代功。夜拜宋昌。不嫌私恩。從者而獨嫌于廣惠之私乎。殆非也。帝見產祿之橫。幾推炎陽。卽薄昭元舅。敢干殺天子之

史評

卷之三

聖

使漸可長乎。故細一廣惠以杜外戚也。而況相嘉猶相廣惠乎。其見是其慮亦深矣。

帝不相少君。而相廣惠。公也。然卿思漢廷。猶幸有申公。自謙無可相。帝豈終以嫌棄之手。楊山云。帝以私意自謙。而不以公處。已良然。金英議。

勞軍

評曰。帝之勞綱。物也。衣見之王臨壁門。僂然接轡。而不疾驅。介冑之將。見至尊。儼然長揖。而不肅。伏其師。聞者嚴軍容。整肅似也。以視天子其無係乎。吾謂相表百僚者也。而將亦領萬衆。皆所宜觀之柄者。帝相申屠嘉。而不能此一

并臣隆相權也將亞夫而不能馳入營壘重將權也邳惲拒關光武不加之罪而反重其責亞夫以邳惲之嚴重軍細柳帝亦以光武之優容遇亞夫蓋將賢將將者更賢卒之吳楚尋滅宜哉

李騭長曰文帝入細柳軍不馳驅以重將權卒滅吳楚似然帝時天下未定其驕人而奪軍者能格不將之節也及文帝時天下已安其入營而按節者能過賢將之禮也其事異而其道實同

總評曰史稱孝文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彼其以萬乘主而惜一臺之費有一官之丞則儉矣書淮南粵柔服朔方至

束評

卷之三

三七

于賜不朝者以杖愧受辱者以發則怒也而又止聲受言因吳公之薦而賈生之席因馮唐之激復魏尚之官其他辱弄臣者卻夫人座者劾太子梁王者一不以罪非泰乎而其于民也不詔勸農則詔蠲租不詔議賑貸則詔除肉刑其澤沛窮閭者何其仁也令德光昭史不絕書誠七制中之最賢者歟獨其淮南之廢徒非情玉杯之吹元非智遺詔而短喪非禮似為金壁之取云

何昇部曰文帝亦寬大長者而循好黃老故凡事多遜一着食若果從李陽中進食一過舉過美下滿文獻賈誼

評曰士非才之難而善用之為難夫真邪之利靡舉不斷而賴一蹀終虞缺折古操佩乘喻之士號文章家豈不云才士哉然卒于不究厥施或憤鬱以致非其才不足不善用才者然也洛陽才士也清矣妙於而熱獨世務諸所上疏鑒鑒昔中時病視天下若迎諸掌者然當是時終灌大臣所謂君臣骨肉之交也而吾新進之子遽而欲嬰撫其人時已治平而猶以厝火積薪至為痛哭流涕之說士進用展布緩急有時也乃立談間遠而請改正朔易服色典禮樂即治矣一疏帝亦略見施行欲驅民而農則躬

耕以先天下欲禁民侈則敦朴為天下先欲興建諸侯則分齊而四分淮南而三以防其漸其德厚風俗禮大臣益十行八九矣吳公之推轂也適引為傅士又不一歲而起還至大中大夫亦未嘗不雅馴生也乃長沙之命甫下而遇自悲憤以至歿絕是善用才者乎人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謙不足蓋不誣矣

束評

卷之三

三

陳湘辰曰人有生之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與卿卿其家慶者更法與王卿公降其欲削諸侯廢兵威在當時則與吳公同余亦然之然文帝之體理家如是必不能行如是也特賢生以痛哭自薦象以痛哭自薦其氣氣發健學問淵養中來先生謂其不痛用才誠然

賈誼

張釋之

許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為廷尉獄多所平反太子不下司馬門則劾之而不諱民有犯彈者則罰之而不諱有盜高廟玉環者則誅之而不族不以貴勢能法亦不以天子喜怒輕重其法帝謂天下無冤民是也信是時帝除肉刑以次從末減即禁同疎瀆而斷獄僅四百幾千刑措者嗚呼釋之之平政之乎獨怪夫上林書夫其對視尉為悉而顧細其官何釋之為騎郎十年不調因袁盎為謁者僕射又以虎圈之對犯彈之論稱旨而超至廷尉自以

史書

卷之三

五元

口舌得官而又憎害夫之提給君子于是有不平云

上林書不知其在至十餘間不能對是失也蓋謂言君子乎書夫之對亦是職事非神口提給也文書并為今原自不錯而釋之力諫非所諫塞使能之除弊

申屠嘉

許曰丞相嘉起材官驍張以廉直聞者時郡通一嚴殿上輒微召而廷辱之通不挾寵以抗嘉嘉不阿意以釋通其直節正氣與理輪問根破枉矯奸者等也及見矯借穴廟相視通罪為甚者獨何能困一僕侍之兒不能勅一見賊之臣乎吾謂黃頭狐鼠易制也錯說智義舌有龍泉亦以

黃頭郎目之顯聲未建而庸烈已先卒為所賣以承將薛咎哉以相文者相景又以處通者處錯似直而疎矣

兼尹思日嘉敬新鄭通正也誤見錯私也二事吧不且道臨況新通可行于文帝使景帝何如主而嘉欲弄錯手史曰文景此之成康吾不謂然

史書

許曰益歷兩朝饒顧腹大臣風節文帝時驕六飛馳騖阪則謀所幸慎夫人座與后並則諫淮南王徙局恐暴外簪露則諫而景帝承太后指欲以梁王為嗣則又諫直詞抗論即古塞謬之臣哉而獨以私怨殺見錯也夫吳之反謀

史書

卷之三

四下

豈待錯而發哉萌于太子博局之時而恐于九杖之賜其飲噪兵而西數矣乃錯削地之策適犯其怒故借錯為名非誠錯發之也益故與錯不善嘗受吳王金恐錯先發而指以為口于是乘隙而譏舉家為市嗚呼錯慘矣七國之兵奚而不能乎外為諸侯報仇而內為忠臣杜口益罪深矣卒之錯歟未幾而益亦齒于梁王之劍天也

史書

何升錯曰益益諸君也每于強諫中祇有歲期之意人但知其重而不知其諫即相地之議定發于益而即以此起錯錯錯我道便益說果不則知錯之衆益快私怨也錯也宜乎或于果刺殺也

評曰尚雲中才也不在顯牧下而帝備近斥親尚遠恩廣
收知如將才猶木平用之則國情不周之則滿斷以國情
視則顯牧矣以滿斷視則親尚耳其任局在上也尚守雲
中其市租饒卒斬首捕飲蓋亦漢廷將也而文法史遠以
功敘微誤去萬里之干城非以滿斷視尚乎帝初不知孟
舒長者用叔言之而後召為守茲唐亦叔乎尚亦舒也一
言而名齊顯牧功等鉅鹿馮唐之功多矣
李父親顯牧以仲亞夫之軍得勝不能用顯牧况當
時急求將此等可使則于人耶顯牧明主處難臣回
再而求則此等可使則于人耶顯牧明主處難臣回
乘而為難而作此等可使則于人耶顯牧明主處難臣回

景帝

卷之三

十一

吳王濞
評曰濞故非恭順者而又地控山海利權銅鹽官得縣官
已隱然一敵國矣及悔局之隙抗馬不朝長戈雖未指關
而雄心已放無上也者令是時而振旅問罪猶足以避亂
略即不然而推恩分王亦足以殺克謀乃孝文優容不言
發兵而賜之杖是釀其反也孝景意促不讓分王而邊驛
側地是又激其反也于是兵連七國而勢提京師是錯謂
削亦反不削亦反亦非無見者是故濞之反帝難辭責亦

難專責帝云

何并錄曰漢年二十有氣力便高祖破秦封吳王
成非其有以而封之也文帝時失藩臣建其性
帝收平大竟仁勿建而如先王言分王其子弟
不而而大竟仁勿建而如先王言分王其子弟
亞父將軍兵破七國歸計知人善任能解變之尤否
總評曰史以漢文景並周成康隆景與文並已非其倫而
況云周乎帝以節儉處天下數下詔勸民農蠶蓄儲以備
災害而閭里殷也人貧家富庶幾孝文之盛亦足尚已然
孝文寬仁動以德化而帝以刑罰又以智數御下申屠嘉
賢相也絀于錯而依昆錯謀臣也中于益而獲亞夫良將

景帝

卷之三

十一

也仇于梁而殺一時大臣驚然英氣此帝之不善御臣也
未也帝與吳世子局戲而殺之茲又以廷議而剪其封策
卒激之使逼七國環三輔幾于為宗社之憂此帝之不善
處藩也末也梁孝王太后愛子也以太后故王之多號賜
之警蹕而又許之為嗣是獨不知剪桐之嚴乎卒之驕縱
敢于殺天子之大臣藉非田叔之說其漸必至于厥尾是
又一吳王濞也此亦帝之不善處弟也猶末也皇后天下
母也甫后薄氏遠廢之而更立王氏太子天下本也甫立
于榮遠廢之而更立其子微特理傷道恐于骨肉間抑又

甚矣。是故文景者。治効兄弟也。德意父子也。未可以並而論也。

周書上曰。治者。勳云。文景。及。政。見。史。景。帝。是。評。而。論。之。知。舊。史。必。爲。通。業。耳。餘。意。足。知。少。思。豈。得。與。見。仁。之。主。月。日。節。錄。

尾錄

精簡吳

評曰。削吳。固一策也。乃錯以爲制。不削。皆反。余謂。處在。未。形。謀。皆。先。定。錯。胡。不。以。謀。坐。錯。其。雲。使。何。不。削。皆。不。反。乎。汲黯在。廷。淮南。廢。陳。田。叔。使。案。孝。王。來。朝。皆。止。亂。于。未。發。

史評

卷之三

九

者錯謀吳無他奇策第數諸削吳及吳已發難進七國動
提三輔又不開展一畫以犯吳楚之鋒乃欲今上自將兵
而身居守又欲以吳所未下城邑千吳始諸削吳而今進
精于吳且也居天子于危而居已于失乎今是時錯先定
諸削兵京師而後下削地之令則諸侯莫敢先動吳亦不
能輕進七國即進兵以西而吾且奮身爲天子當大難之
衝又何至生變而敗也智不出此而使諸侯得指以爲
名袁盎亦固聞以進護卒之身厥家族噫其制吳者過以
自測與

徐得者曰。錯智者也。惜其志于漢而智不足。以任天下
事也。東諸侯之使。不反。有也。皆。李。文。特。清。之。反。端。已。見。帝。以
無。恩。禮。賜。之。是。以。終。孝。次。之。世。漢。無。他。變。也。至。孝。景。時。自
一。已。已。危。難。得。之。氣。已。去。乃。一旦。進。六。國。西。諸。侯。漢。宜。得
之。已。已。危。難。得。之。氣。已。去。乃。一旦。進。六。國。西。諸。侯。漢。宜。得
之。已。已。危。難。得。之。氣。已。去。乃。一旦。進。六。國。西。諸。侯。漢。宜。得

初。不。朝。又。擅。銅。鹽。之。利。招。亡。納。叛。其。潛。謀。不。軌。地。誠。可。削
也。然。驟。而。奪。之。母。乃。激。變。于。諸。侯。乎。于是。兵。連。七。國。并。以

史評

卷之三

九

錯。爲。名。而。益。故。以。疑。疑。之。隙。因。進。護。而。見。殺。矣。吳。未。削
而。錯。已。腐。是。誰。咎。也。錯。初。以。申。韓。兩。名。之。學。爲。孝。文。寡。欲
之。助。未。病。也。乃。舉。以。傳。夫。寡。恩。之。帝。是。以。火。益。火。也。錯。父
嘗。威。之。勿。聽。曰。劉。氏。安。見。氏。危。矣。去。而。飲。藥。以。求。害。于。父
又。害。于。身。又。難。咎。也。噫。錯。名。智。豪。而。竟。以。智。竭。宜。子。雲。之
以。錯。爲。愚。也。

忠者身有不顧身者吾未見其任國事也

周亞夫

評曰條侯勃子也特重有謀又侃侃大體蓋將相材云
文帝時文帝時將軍細柳天子按轡不得直馳而入營其嚴以重
誠可稱其將軍也及景帝將而擊吳楚則又委梁以絕饒
道吳壁東南吾備西北雖軍中夜驚亦堅臥不起則又似
權以變兵法詔其止如山疾如雷非其人哉然亞夫功最
大資將軍製樂太常布而下所不得與並論者乃竟不益
封僅以中外之望自太尉還丞相未三歲竟下廷尉以

史評

卷之三

周亞

夫何也夫梁天子之介弟太后之愛子也吳攻梁梁使使
求救不許上使使救梁亦不奉詔其左右智于口亦以亞
夫畏七國重委梁以難吳而護者乎不然帝胡不益封至
其一且而衣曾不以介意也噫禁中召食故不置著帝已
謂亞夫軼轍非少主臣矣而猶不知去茲亦有自取云

田叔
田叔曰田叔曰梁侯與父功俱太尉還丞相其擊吳楚功亦
與平諸呂迎代王者等幸又皆以上受下廷尉獨不得
令殺如父春以意與典刑者猶主也當有非數特上
台景雖少恩師述下得耶

評曰梁孝王求為嗣不得陰使使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

人天子震怒使叔挾梁事叔燒狼胡空手來見君子爾善
處人毋于兄弟間其然乎夫世至于天倫骨肉往往有細
于法而伸于情者淮南之從譴于人口譚者以為孝文盛
德之累梁孝王為帝介弟太后愛子叔以為梁王不伏誅
則議法不行伏法而太后食不下寢不安則憂在上非惟
不能容弟而抑且不能容母是又一淮南也于是釋梁王
不誅而誅及公孫龍手膠之屬如秦廢公子傳故事其燒
獄詞也所以滅其迹而全其親也權乎其不得不權也
或曰權而廢法乎君子曰法何可廢也以弟視法法重以

史評

卷之三

周亞

法視母母尤重與其竟梁事以傷太后之情抑能執法以
全天子之孝即非法而君子以為猶法也卒之歸命而天
子喜悅太后加餐于弟無斗粟尺布之憾而于母無闕地
及泉之悔皆其一燒辭力也噫叔員或以燒辭辭與其初
髡鉗隨張敖之長安者同已相魯有訟王者叔亦責梁
率與殊勝記者亦同帝賢其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
誠然

田叔
田叔曰田叔曰梁侯與父功俱太尉還丞相其擊吳楚功亦
與平諸呂迎代王者等幸又皆以上受下廷尉獨不得
令殺如父春以意與典刑者猶主也當有非數特上
台景雖少恩師述下得耶

史評周公致禮桐葉或成王母康言應深遠也

淮南三子

評曰史官淮南王長明及身疾輒車罪不足憐然其禍誠
推辟辟陽侯令從者親敬到之雖諫讓刑卿不若是氣決
也文帝心知辟陽之惡快心于厲王之一擊放而勿治亦
所以全親也趙日驕縱以生其邪謀此袁盎曰上素驕淮
南王弗爲監獄傳相以故至此然吳楚七國之叛衛山堅
守安亦爲相所制當時褒美貞信恩厚最著彼亦何嘗有
反側之行哉卽安數欲及薛之伍被殺極陳忠言安爲氣

史評

卷之三

結流涕乃執義不固跡跡覆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
臣也若衛山王賜感于其後徐來因太子夷遂至告變圖
室誅水跡其所追朝車錄矢亦以格淮南耳非果倍漢而
自爲也而二子播雲陰事宜算乃知衛山之來永于家人
非欲謂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父子之不得其永長失
于剛安失于文陽失于愚而禍本于無嚴傳相乎
吳平之日後微論阿保便太子居處出入近正人則
正而不悅之傳而相安淮南三子正生不登和
教論之患耳卽當日相安淮南三子正生不登和
切春義美不終致于凶戮矣

後學 何如敬拜銘文

史評卷之四

豐潤 谷霖蒼先生慶定

崇德光光宙彙

武帝

尚儒

評曰天子方雅嚮儒者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
今而又勤壁帛修典馬以迎申公尊禮極矣臧綰請立明
堂申公以力行贊其言近迂而其入亦可風厲世俗者乃
不半載而申公免歸綰以罪歿其他恢諧之士刀筆之史

史評

卷之四

商賈易牧之類往往以一長蒙通侯之賞享萬戶之封獨
奈何而儒不克終也當時名儒止仲舒倪寬公孫弘數人
弘以曲學侯寬以封卿傳無足齒也獨仲舒以王佐才爲
一代醇儒度趙君子者遠而出之江都不備仲舒而儒祇
館儒公孫倪寬之徒此何異好畫龍而不好其龍者乎帝
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招致文學之士庶幾乎馬上之治
炳然開一代之文學矣乃尊禮未幾而遽罷其雅尚儒術
亦名而已乎長孺謂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于此亦一微
云

何拜銘曰。僕之諸。惟。子有。者。氣。乃。竟。之。侯。見。如。此。是。果。矣。在。雲。即。或。于。黃。老。之。術。中。無。定。

靖邊

許曰天子長駕遠馭有鞭撻四方之志初用嚴助朱買臣招東院事而粵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以廣巴蜀彭吳穿穰野朝鮮置浹海郡燕齊間靡然騷動顯是時廷臣息警雲霧未成也自王恢敗誘而還惠始服天子數命將追之而遐通絕域矣一時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邊服騶騶將軍出隴西出

史評

卷之四

二

代郡出雁門三出而隨降處義焉幕南無庭而殊俗振威通雄心尤未厭也于是脂犀皮玳瑁則建珠屋七郡威笏簪竹杖則開群祠越傳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雖山蕨海鹽之露沙泥陸樓之寶靡不駢集而甲兵轉漕海內虛耗兵連禍結所得弗償所失議者謂帝一喜衛霍禍及邊鄙靈獨衛霍也乎後有發難者王恢也還雄略而至于窮期者天子也

應尹思曰世無謂文帝非好兵者全親其無厭不忌鉅鹿之戰其雄才大略尤好用兵即位數年于矣日逐中外騷擾財用耗于于是與利之臣謝康居唐蒙衛青

霍去病等而起雄幕南無王庭而功罪相當視文帝之作周志錄大而計左矣

刑賦

許曰太史公以桑孔列酷吏傳杜周入食貨志何也夫賢經今與文網史嘗兩相須者是時征繕浩繁而度支殫竭于是作見知法作定命法進蒼鷹乳虎以為吏而誅昏反腹誅以為刑氓黎儒儒焉不寒而栗矣夫然後鑄金造幣育爵鬻獄至于算舟車權酒酤羅天下所算入秋毫取責循錄者以歸司農之庾而後已桑孔所推算者皆誅求之食貨杜周所推算者皆算計之脂膏太史公之意其在

史評

卷之四

三

茲乎

何并錄曰征繕頻調賦歛急賦歛急則盜賊滋其重法以繩之而所至也至是以雄才大略之臣不能仍奉天之仁俗而使孔康張羊之族遂于郭舉此謂公所以數其去如皇無集也

仙巫

許曰帝求神仙者凡四十三年神仙不至反得巫蠱何不也夫帝求神仙愛長生也錄巫蠱惡速成也神仙在蓬萊弱水之間影響不可致巫蠱則求之聲教索之役官皆是河海內祝帝者少詛帝者多及握方士候神人者而巫蠱與神仙並絕矣帝始求神仙之禍反獲巫蠱之禍既蔡

酒闌猶有一劑之奉。穆馬儀以始皇同諸老談通也。
証金英漢

董仲舒

評曰：奉而下士，矜詐力，道幾裂矣。仲舒出而首揚道原，示以正，蓋明道之旨，反詐力為仁義，成功利為道德，偉說一代大儒也。當時如魯申公、齊轅固、生燕、韓太傅，以詩名濟南，伏生以書名魯，高堂生以禮名菑川，田生以易名魯，胡毋生以春秋名魯，魯孔氏之餘以相發明而仲舒之學獨得本源，帝之罷百家表六經，孔氏之道溼而復振者，皆仲舒力也。彼其與公孫子並稱治春秋者，乃弘以白衣列三

史評

卷之四

六

公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而仲舒不能一日立朝廷之上。黜之江都，又黜之膠西，且兩相夫驕，豈其述春秋災異之記，所謂縱陽陰者有以取之邪？夫進棄廢席，則苦口鼓瑟琴門，則進耳帝，故多愁而仲舒曰：勉，猶曰正心帝好大喜功，而仲舒曰：教化曰通微，循善三察，所云如納鑒然，帝其不逆耳于瑟而苦口于藥乎？公孫子以從諛得幸，而仲舒廉直卒老庸下，嗚呼！諛言易合而直道難容如是哉。

何昇銘曰：董江都一生事業，能其重道義，輕功利耳。故始不于仕進，必待詔舉，即後武帝病甚，臨至使宰相

位不受，職而補特以說意威之，非正蓋明通者為能如是也。度趙漢僅宜虛高辭。

長揖

評曰：大將軍為天子尊貴之臣，于大夫而下莫不操筆侯門，倪躬承睫者而長揖，獨長揖不拜，藐乎肉史，儼然俗行，其嚴嚴壁立亦誠傲王侯。薛彭、范滂、獨為大將軍重乎，然是時大將軍不見禮于長揖，而顧愈賢長揖，其標度亦越人表，今應如長揖不容一物如長揖，其不兩相賤賤為魏灌也乎。然天子嘗臨見青不冠不見黜黜，然社稷臣

史評

卷之四

七

出東萊云：代節於義之士，何代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耳。如長揖之不行，大將軍應舉英威，使人增重，愚以為不冠不見黜，正若武臣以養長揖之節也。世以節義歸東家，余與呂氏皆美西漢焉。冠謹

寢謀

評曰：朝廷之上，有不動聲色而生銷，豪學有必寢諂之臣，其素望固有以備服好，先如漢之長揖是也。夫山有猛獸行者變色，而卻走家有吠鳴，盜者掉臂而過，處淮南王之不軌，其欲噪兵而犯關，非一朝夕矣。乃不思替家振落之私，而備備焉寒心于一簞直之難，豈非其仗節氣義難感以非者有以壯國之勢，破奸雄之膽，而潛銷其異志者乎。

廉閔在趙。秦兵不敢北向。而宋有韓范。西賊爲之喪膽。彼其發謀淮南。亦趙之廉閔。宋之韓范也。乎成名者。朝端而聲望重。天下俾哉。社稷臣矣。然猶之重節。能廢淮南之謀。而不能廢君側之惡。當是時。曲學者和。舞智者卿。詬諸者候。言利者提。祠灶而求仙者。尊貴而前。主舉朝皆希。倖于進之徒。賄與比肩。于朝而卒莫之去。噫。一佛之不足。以勝咻也。固然哉。

漢長編議。歷代必足勝于人。而要非漢唐之所能盡也。漢公孫弘。復臣矣。道止議。

史書

卷之四

八

長于治者。乃其卒。願居禁閤。不欲之淮陽。豈願梁內而輕外也。天子好大而侈。一時廷臣。非曲學而阿。則舞智而詐。不日舉何奴。通西域。則日請禱祠。求神仙。乃爭以其術。求中天子之好。願禁閤。不願淮陽。庶幾欲以一佛摩衆咻也。而不知卒爲公孫子。所中乎。然猶任氣衝數。以惡直。犯人之怒。當其時。天子使視東越。使視河內。不往而願發粟。賑饑。敢干干矯制之辜。天子招文學士。而日多欲。權同列者。居上而日如積薪。貴馬迎渾邪。而日不當罷中國以事夷狄。渾邪之至。坐當夾者五百人。而日不當以徵文教。無

知者。甚也。愛一公孫子。斤之愛。一刀筆吏。斤之愛。一詞賦士。則又斥之。天子已忤旨矣。而又傲天子。寵貴之臣。武安侯。勢丞相也。謁之揖而不拜。大將軍青。天子所尊禮者也。謁之亦揖而不拜。而觸之而復倨傲無禮。嗜其能堪。黠乎其中之內史。又中之淮陽。不誅之事。而賴之外。亦幸也已。嗚呼。黠故社稷臣也。假令學道。舍容異順。何至長臥閣中。也哉。余故重黠之直。而又惜黠之過于直。
嚴尹思曰。武帝得人最盛。所許社稷臣。獨黠一人。黠不威震尤。事官以滿。黠大節。黠與充俱。而不學無術。黠爲勝之使。黠當此。必無此。品。已之誤也。

史書

卷之四

九

公孫弘
布被
評曰。儉共德也。願儉以誠。則百結之鴉。七升之布。亦稱賢于天下。不然。卽裘裘之帛。糾糾之履。亦祇爲約名之具。而已。是故露肘非德。而敝緼非恥。爲誠于儉也。弘何人。斯曲學而詐者也。三公之貴。萬鍾之入。而猶然布被。希寵晏子。而襲名祭遵。不已矯乎。溫公以布被見稱于人。銘之者。日布被可能也。使人日儉。不可能也。弘嘗奏事。有不可不廷。爭輒推人先發之。往往倍公卿約。以阿上旨。其布被非詐。

而何溫公上五規首及帝修身儉德以居至上風天下弘
于是時天子方開邊啟靈竭中國之饑以奉職士而天下
風俗日趨于靡弘不能以儉匡至上而返天下以朴從矯
焉以布被釣虛名是可與溫公同日語乎余故曰溫公之
被儉而篤公孫之被儉而詐其朴素同其心術異
何辨辨曰公孫子衆以望天下之耳目只不能參汲公
之口實思長孫于是愈長益矣
李韓長曰弘爲布被而汲以爲詐上問弘弘謝曰誠
爲詐以物名耳衆手佛許之人對準主能不羣勝所而
直心

開閣

卷之四

史評 弘爲相見天子招選天下文學之士亦開東閣延賢
人與參謀謀彼其希上指踵前修爲吐握相乎抑集思廣
益相乎一時爲班政府寬厚侯門者何賢而何謀乎吾謂
弘非其人也外和易而內容谷陽汲引而進之閣陰排擠
而出之外以鞏固之賢而側目以仲舒之賢而外徙以長
壽之賢而左遷其他可知矣然其繼踵爲相者以李蔡石
慶之館而丘虛以公孫賀屈履之館爲如輝室則東閣亦
足爲漢代之龜手哉
屈處上曰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與謀非也然開之
賢人必非實開閣事史記將相者矣即開閣幾四年不

周維銀一賢者甚至朱買臣破十格弘不得其又張
不得其矣弘吾丘壽王以爲不假弘弘漢卿則知
弘之須家不汲汲吁之近臣明弘漢卿則知
弘之須家不汲汲吁之近臣明弘漢卿則知
總評曰公孫子與仲舒並名儒以對策上第拜相封侯其
特磨煉過亦漢代希有者獨奈何曲學阿世春秋一經素
儒而心不儒大廷一對口儒而心不儒也每朝議輒倍公
卿約以願上旨三公而鄉焉爲布被假脫果東閣延賓而
陰懷意忌損諸名士使不容于朝其何云儒乎議者以諫
屈西南與又猶式族解二事爲得大臣體應弘飾詐而有
此二事賢矣儒名而僅以二事稱獨不爲厚哉

史評

卷之四

士

東方朔
評曰曼倩何如人以爲游方之外乎朋又薄游以與位以
爲蹈士之籍乎則又類胡以傲世當其時曼倩以飯蔬糲
上上亦以俳優畜曼倩臣主之間各分而相抑何其善也
及上覺重輕則辟較而進有法言上假神仙則徐請還官

又有異言滑稽之內藏規之意。蘇長孺之所未能者。吾謂上非優畜之。蓋章駭視之也。彼其以提給之口。嘲爾公卿射覆之智。算及微隱。又何足道哉。
公卿射覆之智。算及微隱。又何足道哉。行可知。蓋優遊世金馬門。太史薄其滑稽與優孟等。殊不知應而山崩上亦笑與諸新進假而三教其弄。即古大臣何以過之。此史權時時直諫有所補益也。然則我皇蒙養何足比云。

王交解

許曰。鯁初上書。闕下一朝。而青雲既出。相齊一夕。而赤族。遭遇奇種。亦奇哉。皆自取乎。夫弘固多意思者也。無樂進而言事。輒著功令。又復拾買生之儉。令諸侯分王子弟。

史評

卷之四

士

撫其敬之緒。令徒諸豪傑于茂陵。皆見采納矣。乃復請策朔方正。弘所嘗言不便者。矛盾昭彰。弘其甘心于鯁乎。鯁自以日暮倒行。賄貨無厭。又橫發齊王監事。迫令自殺。內食未幾。遂而陷其罪。國珠而謀身。亦疎鯁矣。取云。
鯁初學長短。發而之術。所上書。鯁者功令。即諫諍道一。定高調。過贈千金。惜其以私怨持齊王令。王自疑而卒。不能自全。其首領也。噫。遺片澤。

衛青

評曰。大將軍數將奇靖。出朔方。斬首五萬餘級。威震沙漠。而庭空幕南。皆仰仰力也。即霍嫺驕而下。雖異論功者。乃

余獨以為功易能。而其賢不易及也。大將軍起人備。一旦通籍官。授戰任。無取。而兵又屢捷。功最高。宜無相下者。而大將軍顧早折節。不以勳望傲人。即派大夫。拔擢不拜。而敬禮愈恭。不以謙建正法。而具歸天子。懲親其武安之敗。而卒不通賓客。以專招賢。猶不肯之。柄其初益封。輒退。然不敢以穉穉之兒。蓋竿龍澤。即霍嫺驕。所故從。驕者也。雖日貴顯。而卒還讓以自媚于上。當處高。能下。履滿知戒。是豈騎射輩所能及哉。
霍嫺驕。青少時。父使飲。平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與兄弟。故有一節。從相之口。背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史評

卷之四

士

霍去病
評曰。霍嫺驕。靈力取任。亦指顧風雨。若初從大將軍。出關。西出北平。新捕之功。蓋霍嫺于大將軍之右矣。是時大將軍不益封。諸麾下亦無侯者。而嫺驕多材。賜更卒。皆以次為官。乃太史公謂為天幸。不至之絕。何也。誠以車餘梁肉。而士有饑色。尚穿城購糲。不自單士。而霄多勝也。然大將軍日以還驕驕。日益貴。豈非盡微幸于天者哉。弟其初天

于今學兵法而以方略何如爲對亦志銳而氣果有大過人者云

何昇銘曰孝武之時世家宿將交于墓下而衛青起于何以前病者于廟堂轉戰萬里無不克捷古之名將何以去病者二人者之能宜表習耶當孝武去病學兵法乃曰願方略何如耳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雖言戰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戰兵矣蓋兵未嘗不由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傳者相也無可傳者其妙也如趙括之能猶父教而商相相也無可傳之而不合變然則兵之妙豈在法乎所能預言之耶余欲曰去病能戰兵者也

張湯

評曰湯爲獄吏與趙禹更爲高帝約束作見知法一時治獄

史評

卷之四

上

者爭鹿虎以狎噬人人謂秦法暴至漢而寬漢法寬自湯而暴噫湯何益基泰之殘也夫矢人以傷人爲術獄吏以殺人爲自安之道湯初以窮治陳后獄獄得幸還御史而列之九卿于是益深文巧詆專以人主意指爲獄所入即上所欲抵者所出即上所欲釋者當是時知上斷文學即承指傳古義決獄用倪寬爲奏獄按諸博士弟子補廷尉史亭疑法知上產經用即又承指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商賈出告繆焉呼大司農算計脫清血則湯輔丞使持節舉斷人門湯天下尊用酷吏都察虎杜周王

溫舒之徒相附會銀鍊歲部獄至十餘萬人則亦湯外表賊吏以爲威重而內實懷詐以御至心嚙非爲自安計哉人謂法家終今終湯以鄰殺顏異又殺李文而卒僅三長史禍即摩足歸居而不免皆天也乎或云湯世有顯者余謂非非非湯亦湯之後克蓋其愆者召之云

呂川縣曰太史公著漢史傳而湯獨與趙禹並稱蓋湯與禹人也湯爲人多詐無智以御人雖揚善蔽惡莫非與帝指相上下秋山日許忠誠然也至其深文周內宜乎三長史之殺之也

卜式

評曰式無文學方技以問閭牧羊子一旦而進秩爲天子

史評

卷之四

上

尊顯之臣已未幾而貶秩爲太傅授之閒散之地何遠隆而遠落乎夫式善規帝意指者也帝方勤遠略急用度而日願輸家之半急從軍而日願父子奮身以往適以此兩端中上意于是天子尊顯以風百姓而賜爵左庶長又賜爵關內侯天子以式爲弋錄于漢廷之上而式以其家與身嘗試而爲買國于進者之何是所謂巧宦而提者也式卒之已尊顯而天下無爲式者帝尋覺雍厭且薄之矣而式不知又以算商不便請京兆羊噫爲郎爲今不言爲諸侯王相不言必賜爵賜用滿心于爵位之已極而始一

言以徵直名。所謂巧于宦而拙于名者也。公孫子謂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夫亦洞見其肺腑所也。雖然。式居家盡以資子弟復分給之。孝友亦足錄乎。卽以言事見疎而其直節希有。識者以質直並汲大夫。亦有取云。

鍾伯敬曰。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後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索。故其難難于持。如故古令。夢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而難于奇而能久。爲今日安得有如此人乎。 趙立謙

桑弘羊

評曰。弘羊以買豎于童年。而廟公卿之列。蒙天子注眷。至賜爵左庶長。寵幸一時。噫。彼其爲國家籌策。非能均節如

史評

卷之四

十本

周官亦非能委輸如卜式也。特假天子威。煇與咸陽孔董輩侍中計算。設法奪民。焉爾。常是時。更錢造帛幣矣。煮鹽冶鐵。及算及舟車矣。鹽鐵賣得矣。諸一切筭。已鑄錢無遺。而又置平準于京師。今遠方各以物如商賈相灌輸。而賀遷其同。卽府廩初積。經用贈給。而文景以來所節儉者。虛耗殆盡矣。歟。民怨以于天和。而又作俑以流禍于後。宜卜式之請烹也。與言利之臣如楊炎劉晏之流。解令終有弘羊之免于京幸矣。而卒罹夫上官之辟。亦天也乎。

何弄璋曰。昔太史公不與桑弘作傳。而先生必評之。有識以若者臣之約也。人君不以聚貨制周之臣。處將相。

兩藩之任。則奸無所容。左右貴倖。知所受之人。非幸。所不。然則操其奇。乘上之急。以取倍利。如是而謂民怨不。則漢不虛者。無之也。然則評此者。亦以云。或子。

倪寬

評曰。寬起經術。列儒林。與董仲舒公孫弘並名者。乃其吏治有餘。而備行不足也。彼其爲左內史時。卽縣官告急。吏競誅求。而敢以公賦私假于民。及課縣官免。而競以車負輸府庫。其治行高。等。非厲鬼中之鸞鳳乎。其更以此也。亦宜。獨奈何。儒臣而爲廷尉。操以古法議決疑獄。其苛判似張湯。且亦言敬。此令天子自草封禪議。其逢迎相如一。

史評

卷之四

十本

史治之卓。豈足掩備行之闕哉。是故治民者。寬爲最。遼君者。亦寬爲最焉。

何弄璋曰。治道真善于文學。莫不善于。先生之評。先漢法。次致刑。而後及于文學。得毋失矣。不知漢武之時。以武備。錄鍾律。則之。而文學之。亦好名而。爲耳。豈可以知治風矣。

鄭當時

評曰。莊與黯並列九卿。而事多相反。黯直諫者也。而莊則和緩朝廷之議。黯每面折廷諍。直次其起。而莊輒趨和承意。不其引當石。黯傲視丞相。及大將軍。而莊日驛馬存。故人謝賓客。往往推轂士。屬能恐不及。故其時。朝莊千里不。

蘇程宜加點一等。然皆以耶卒卒之日。有客重落。噫。斯
做客客去。莊好客客亦去。其或市道交乎。無以覆公之署
門者。皆客云。

當時之文。皆天下名士。客至無貴。無留門者。何卒之
川。賓客重落也。宜所交。在盡市僧之流。無抑賢豪長者。
未嘗一至其門也。

石慶

評曰。牧丘侯慶。爲萬石君之子。文深細謹。然無大略。爲百
姓言者。自齊相尋還。御史大夫。已入相封侯。當是時。天子
以法繩下。大臣一不當。祇懼重辟。卽丞相李蔡。嚴青翟。趙

史評

卷之四

本

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徒。皆相繼伏辜。而慶相之久。卽乞骸
歸。印。避賢者。路。而卒不獲復起。而視事。稍令終焉。夫教以
珠。朝羽以翠。楚。而山木之。不材者。顧全其天。慶木蠹人也。
相九年。時九卿更選。用事。爭以刑賦文學希寵幸。而慶持
醇謹。不以諂作。旨亦不以諛取。客卽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忠。九卿咸宜罪。不能服。反受其過。及徙流民于邊。天子且
以丞相老謹。不能與議。予告歸。其人可知矣。議者謂天子
懲武安侯事。盡收威柄于掌。握大臣拱手無爲。噫。慶之得
全其歸。此也乎。

公孫賀

評曰。賀拜相。曰。我從是殆矣。其云殆者。謂天子峻貴。責邪。
則大臣胥坐事。成邪。然賀所爲。相亦殆。不相亦殆。夫知止
不殆。知謹不殆。幽冥風舉。遂引以去。知止者也。臨深履薄。
處盈而兢。知謹者也。故覆巢之上。無翔翼。奔車之上。無停
足。賀踵石慶爲相。慶以醇謹令厥終。非賀所目擊乎。當拜

史評

卷之四

九

相時。賀涕泣不受印綬。是亦早見而知止者。獨奈何侯位
不去。卽不去。強起視事。宜通自檢。如慶之謹。庶其可以
自全也。乃不嚴其子卒。以椒房之寵。驕縱不法。盜用軍錢。
數萬。而不知戒。與公主通。而不知禁。爲木偶兒。祖上有惡
言。而不知發。凡此皆覆亡之道也。賀爲天子特貴。或坐事
衣而不虞。以子之故。至殞厥宗。春秋遷尊殺大夫。及大夫
之見殺者。賀見殺亦難辭。春秋之責云。
無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平津以勸。言。漢光武。以
陽謀令終相。而淫。亦如鑒者矣。何卒自恨于慶也。或
曰。子之罪也。爾不嚴其子。以致殞身。則又誰咎。賀
以嚴子罪也。孫金美談。

李廣

評曰廣射絕倫。朔方所號飛將軍者。今生逢高帝。臣不
能。韓彭封萬戶侯。獨李何年遇。數奇。遇李太知。而不用。
遇孝景。復功而不賞。至于武。益不偶矣。馬邑之伏。既以疎。
虞。而周功。其從大將軍。出定襄。從博望。侯出北平。皆不聞。
奏捷。又卒以迷道。自刎。嗟乎。諸部校而下。皆以功侯矣。而。
彼以抱不世之技。功同尺寸。負超代之才。位不顯榮。詎非。
歎哉。及歎之日。一軍皆哭。百姓盡哀。其忠信入人之深者。
有足尚乎。

史評

卷之四

三

馮唐易老。李廣難保。此觀家所以悲。則命也。記知廣道。
有命不十年。前書何為乎。遺片無。

李陵

評曰。陵為廣孫。蓋將種也。技能相等。而義氣則殊。彼其力。
扼虎肘。令中如廣。自當一隊。不欲專鄉。武師軍如廣。衆罷。
敵之兵。當新賜之馬。雖失盡兵。窮而能奮。惜一呼。以起。劍。
病其勇略。亦如廣者。獨廣以迷道。引決。寧斷頭。勿屈膝。殊。
烈。烈有生氣焉。乃陵不能以廣。一戚。來于是。勝及身。沒涉。
廷。不恩得當以報天子。庶幾乎青柯之盟。而反受爵。尚主。
又為說降于卿。非遺祖之羞。廣家之聲乎。然讀其遺子。卿。

書則以漢。毀母妻。絕其歸路。而又孤其怨。故報漢之念。有。
消然泣下。可為酸鼻者。母辱。孫陵云。
有拜。錄曰。余讀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蓋報陵之書。以為。
自守。青士。且出。萬。不。一。生。之。起。公。家。之。職。有。非。
道。俗。人。所。知。亦。此。不。過。後。已。救。後。之。失。耳。豈。真。以。陵。為。
賢。耶。請。先。生。評。陵。罪。其。上。通。于。天。矣。

評曰。大忠臣。効。烈。士。殉。義。一。時。引。決。代。不。乏。人。然。未。有。
凌。嶺。顛。頭。屢。瀕。于。死。而。不。求。如。子。卿。者。子。卿。雖。空。荒。無。人。
之。境。氣。贊。與。牧。豎。為。伍。即。貶。節。偷。生。其。曠。知。之。而。顧。鐵。石。
其。心。之。灰。靡。武。當。衛。律。傷。以。利。害。勿。動。李。陵。激。以。母。子。兄。

史評

卷之四

三

弟至情。勿。控。其。之。雷。雪。窖。中。收。瘞。海。上。而。勿。改。其。操。丁。年。
而。往。皓。首。而。歸。母。終。于。堂。妻。去。于。帷。而。關。于。十。九。年。之。久。
而。勿。易。其。志。不。亦。烈。丈。夫。哉。乃。漢。報。之。薄。健。與。屬。國。卒。以。
與。薛。據。立。之。功。而。侯。似。非。所。以。風。後。乎。厥。後。有。特。大。漢。寶。
不。忍。對。魏。求。獨。拜。者。十。五。年。于。冷。山。而。以。廣。先。上。報。天。子。
者。皆。聞。子。卿。之。風。而。興。焉。者。也。

吳次山曰。李陵與武侯。見其至誠。謂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罵。上通于天。矣。因泣下。落。絲。竹。及。厥。無。子。
卿。有。焉。

田千秋

評曰千秋無他功能文學又非有介紹爲之先胡遽以一
言而相而侯也豈其敦厚有智者固足以相與夫大臣進
言當蔽惑之錮固難投而道悔悟之萌則易入帝初以巫
蠱殺太子父子間能無動情乎彼其悔亦稍稍萌矣帝故
惑于邪術可以鬼神動焉者千秋規帝意指龍以夢爲太
子詔竟而帝亦信自頂翁爲高廟神靈其翻然醒也蓋亦
夢之覺矣江充乘帝之病而以崇言則帝而寵充千秋乘
帝之寤而以慶言則又喜而寵千秋皆會逢其適也寤令
言于至蠱初起之時言于追捕太子之日帝其必歸否乎

史評

卷之四

三

余故曰千秋之相智取之也

吳平之日史以富民侯無他學術才能又無開闢功勞
特以一言蔽惑帝以仲舒正心之言弗悟故多疑
之旨弗悟而囑于千秋一言能殺太子遠寵方士罷田
輪卦至此一言關係非小又何處問其能功勞乎先生
以智獨志不亦通也

昭帝

評曰孝昭仁主也冲齡踐祚而能繼其前弊遣使問民之
疾苦詔除今年田租其撫綏察惠張舉者亦幾于文景矣
而又有英武焉方充禁重相董君同朝吾謂其能言交權
有足以動冲主者乃燕王且音帝頭錄知上官桀之詐又

察知大將軍之忠與成王不以流言疑周公者相似仁柔
足以子黎元英慧足以辨忠佞洵後一代令主而天促其
祚孝武遺漢之禍者而壽孝昭壽漢之祚者而疾惜乎
鍾小天地帝年十四歲上官桀之詐明大將軍之忠非
聰明天授者歟所賴其忠帝之忠頃則疑欲求于下
者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爲輕能薄誠與民作息鍾珙
治無要于此然疑詐作矣其賢者曰前人之舊學何道
更也其下者曰此大將軍自行其忠天子何利耶使帝
猜中其言先之所請不數月報罷矣乃行之十餘年而
帝不易志在上無安父之疑在下無居美之忌孝仁心
爲難以能先民又易珍耶

嚴延年

幼奏霍光

史評

卷之四

三

評曰延年幼大將軍廢昌立宣無人臣禮大不道噫大將
軍以公心排大難安社稷功不在阿衡下而勅之亦已過
乎君子曰不然太將軍以太后命廢昏立明阿衡之心也
權也延年以臣主之義違衆抗論首陽之風節也經也夫
牧野舉義八百同心而夷齊獨叩馬一言潁水有生氣今
夷齊莫安大將軍之力固多而大義寢廢朝綱肅然者亦
延年之奏有依賴也人謂夷齊之後一人諒哉言乎然延
年故列急吏非矜氣節者當是時昌邑去京師近王之在
權先與延年所故習知者胡遽而立也在位顯覆光與延

年亦不開以一言匡救其失胡遽而廢也○余故曰光之失不在昌邑之廢而在昌邑之立延年之奏不當于廢昌邑之後而當于立昌邑之初

疑曰侯曰王鳳淵云延年此奏謂廢如秋霜烈曰昌東漢之興亦之使一人而先生則責其不察于立昌邑之

總評曰次卿爲侍御史劾大將軍光擅廢立不道劾大司農延年持兵干屬車其風節凜凜寒星斗者顧其入何如人也○令平陵也坐殺不辜去官守涿郡也窮究兩高氏殺

史評

卷之四

三

各數十人遷河南也論囚血數里稱所伯是刺客人也而又多意忌禁背胡鳳凰之隱刺耿種昌常平之非凡才于已而位其右者望之如蛟蟒然又傾險人也其言是而其人則非初以夷齊之操振聲于朝卒以張趙之術買禍于身是故觀次卿于前不可以入廢言觀次卿于後又不

可以言取人

直臣廷幹敢干時弊當寧者有二或任職而或贊作
宣帝

良吏

評曰兩漢多循吏而孝宣時爲尤盛潁川渤海而下華史氏之筆者雖然隨見亦何以故也帝起閭里數延史問民疾者二千石及邑長令以治行高第者輒璽褒之或選諸所表爲公卿其核名實信賞罰者固足以淬厲天下之豪傑而振揚其德化也○然帝以刑名繩下諸大臣相繼誅辱郡縣吏往往不望風指崇峻刺以要循吏一時潁川渤海之徒獨以寬和名其多良吏蓋亦烏之鳳凰乎當是時鳳凰集膠東集北海集杜陵集新蔡虞周以來所聞見者

史評

卷之四

三

而屢見于漢則其貌上指而附成之如宋天書未可知也帝崇吏治首以異等治勅風天下者特一鶴增戶口之王成其多良吏又安知非虛名如鳳凰者乎嗚呼榮歌世遠與頌風微而茲獨稱盛能不爲漢幸乎

名臣

評曰帝起麒麟閣象諸功臣傳陸侯而下十一人其中數望爵里哀然而雁次者何其盛也願大臣立功上之爲伊周廢督立明次之爲嬰曰保孤輔道又次之爲方召不辱

史記

卷之四

三

使命功相埒也。傳陸公以伊周之心。據昭立宣。功靡與僂矣。乃丙少卿保帝一息于行役之中。而又奏記決策。以定傾軋。是固帝要日也。蘇子卿持漢一節于沙漠之陸。而能堅志果義。以為屏翰。是又帝方召也。之皆等傳陸而伯仲之者。獨奈何而次吉于韓增。張安世。魏相。趙元固之下。又獨奈何而殿武于劉德杜延年。梁丘賀。蕭望之之末也。後先失倫。已非綜持名實之意。而又不保其終。以至光也。故古也。制武亦僅僅以典屬國老。笑為貴。縣閭之崇也哉。
武曰。縣閭之崇。正遠人觀聽所繫。以奉敬畏之人。居尊臣之下。正然有威。形在山之勢也。亦無與之入。而欲

以虛名。屬之。未善矣。

總評曰。帝稱中興。今主一時吏稱職。民安業。與殷宗周宜。總陸何以能爾也。帝起閭閻。悉民隱。蠲租賑窮。其字民也。深。刑名繩下。而尤慎許。獻以天子之尊。而齊居決事。其用刑也。審選二千石。所表為公卿。黃霸。韓延壽。翁歸之徒。爭濯磨以宣德意。其崇吏治也。核石渠集諸儒議。經。施。魯。周。堪。孔。霸。尹。更始之屬。相輪難。以取裁于上。其興文學也。盛鄭。吉。屯。渠。望。趙。充。國。屯。混。中。祇以威信。譬方。而不以窮。懲。威。儆。其。禦。遠。人。也。周。諸。一。切。皆。反。孝。武。之。政。而。為。之。改。觀。

史記

卷之四

三

易慮矣。獨怪其鑒武之覆。而復蹈武之轍。不曰。鳳凰。則曰。神爵。不曰。郊。泰。時。則曰。祠。后。土。至以方士言求金。易。碧。雞。之神。亦已惑矣。甚也。駕增戶者。候。擅。減。額。者。釋。以。賜。雀。獻。者。皆。詐。而。不。言。瑞。者。貶。秩。是。綜。核。者。乎。又有甚者。周。召。刑。餘。而。詩。書。法。律。至。于。寵。恭。顯。貴。許。史。大。臣。如。趙。蓋。韓。楊。相。繼。寵。賤。為。其。復。聞。三。大。獄。是。垂。祿。者。乎。蓋。中。興。之。君。亦。基。廟。之。主。也。帝。皆。曰。本。以。霸。王。道。禮。之。德。帝。誠。謙。霸。也。與。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施。恩。于。萬。民。功。臣。者。三。可。不。用。王。者。之。至。恩。漢。大。宗。德。報。功。德。金。往。昔。州。于。在。躬。出。此。盡。料。兼。用。王。霸。之。道。未。能。盡。帝。之。德。平。然。此。非。獨。帝。失。霍。光

評曰。大臣立朝受顧命。鉅任也。然輔冲主難。而其侵危疑。處廢放。為尤難。子孟木。驅人也。孝武謂忠厚。可屬大事。賜。負。展。之。圖。而。委。之。弗。陵。之。少。何。異。高。皇。帝。之。屬。平。勃。者。乎。乃。孝。昭。之。成。決。策。擢。天。子。璽。而。授。之。昌。邑。及。昌。邑。之。廢。又。決。策。擢。天。子。璽。而。授。之。孝。宣。荷。三。朝。之。重。而。保。六。尺。之。孤。

功非渺矣然平物猶或能之至昌邑王賀自子孟立之又
自子孟廢之肩赤族之廢以爲宗社之計謀深而密內無
忤于太后外無二三于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之議而
卿金貨陶藉以不捏此非祗負扈之周抑亦放桐之手也
其少更其哀然若饒聞也宜矣而獨不令厥終愷夫

夫

齊桓公之治也。既有周公之助。而不食。任以周公之事。此無
 所待。子孟無所待。而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此無
 所待。然余論大臣而後。禍福之移。亦繫于居心之公私。公
 之所喜。于其間也。及。則復辱。也。與天下公立之公。公之無
 漫之無君。而有君。則不知其欺。成不敢為。夫便之身
 名尊。豈未嘗計及此也。非以心而受禍乎。弟其失便之身
 大子不發。米霍。駭而置。于。街。勿論也。使因人上善治

史記

侍疾之器。終樂顯葬。卽月公諱管。築不道是也。乃不居。割妻子之私。而利負其女。卒之舉族覆沒。女穀雲。抑此所謂能斷私。保而不能斷家。庭。知目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非以私私名。碑乎。故曰。論大順。順之錢。亦觀其居心之公私而已。

總評曰：傳陸侯，去病弟也。武帝朝出入禁闥者二十餘年，其受遺輔立宣，卽周公保傅孺子之功，豈過也哉？而孝宣傾心倚重，舉天下以聽之大將軍，且也后其少女，官其戚屬，侯其子孫，至于病而臨存，卒而賜葬，其加乘輿制，恩亦殷矣。乃飽卷未幾，而赤族隨至，竟不能保一血胤，于沒齒之後，讓者謂帝過寵，以陳希壽、陳寵固厲階也。然

亦知傳陸所以自驕者乎夫以微賄之故后許氏又以許氏之故侯廣漢帝意也而故通其封以仲帝指顧妻姁后已具白其狀也又紐于惟薄之私隱而一不之察弑天下之母后而后其成君又侯及禹雲山處盈而不知戒其初稽首歸政卽不獲請宜退焉自戕也乃月擊支黨之橫而不知裁焉呼薄陸故持重而有謀者獨不問周公之避東卻乎水高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濫必流之史稱霍氏之禍萌于驕乘余謂其取禍不在驕乘之時而在柄國之日

米穀

韓愈之謀而不知發日夫貪之橫而不知裁履盛滿之極而不知戒班史云不學無術信然

魏相

評曰：憐陸侯之愛也，相連因許昌成君，極言春秋機世趣，欲損奪霍氏之權，已又自去尚書兩封，以防壅蔽，噫！去國封者，通言路之要也，亦族傳陸之端也。夫本始初，天子拱手以聽傳陸，而傳陸亦奉公履正，常相守河南，遂欲丞相子又厥殺不辜，則下廷尉繫法也，非以私也，及相以刺史

高第則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則又拜御史大夫是相之用惟爲用之轉陸侯用之也何操亦之嫌于相而相卒不忌轉陸之疾肯未寒而遽欲發毒后之隱又以昌成君故所選其封而勿齒于轉陸者選因之以去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于是罷禹也兵悉代以所親信許史子弟而禹雲山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矣相益窺帝之有疑于霍而借以修其郤也夫以轉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勳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血胤相何利哉

史評

卷之四

三千

總評曰漢相稱丙親同心而其秉職見功相若過古數等當是時其自去副封其條漢便宜其雖張安世爲相共奏通賊災變皆足以徵材略占相道也孝宣中興之治大都于相力爲多然相君者唯左右以匡不逮如木之糾而直也如絃之調而和也孝宣何如王也察而肯詩書法律而忍罵者也相不以忠厚長者依之而益之肯焉霍轉陸元勳也一寵祿之盛輒發其適而重以赤族之慘趙廣漢材吏也一以接應丞相之故軼坐之極典即京兆之民號泣

矣哉 任應祥識

而兩代勿恤也抑何惡也以刺而相帝之刺是順而勿矯故而不弗朝者其不稱上意也乎然而陰廢漢之元氣以貽害者相不能無一二焉

丙吉

不敘舊恩

史評

卷之四

三十一

然也而况于阿保天子定策立天子者乎以轉陸之厚而稍請間以申私款吉于帝功豈下轉陸侯哉當其坐屏太子事舉徵吉拒使而保護之帝不爲狂往中鬼乎及昌邑見廢議所立徵吉奏記而再立之帝不終于掖庭外家乎保帝千秋而又決策起帝于位功豈下轉陸侯哉乃轉陸蒙不次之賞而吉寥寥猶昨今漢夫處此將沾沾數其曷昔以希寵澤如轉陸者乃吉不請間于耶亦不垂涎于霍氏之盛繁然不道前恩者十二年使官解不言帝終不知吉亦終爲介之推乎其深厚不伐高人數等帝加祿而侯

之也宜。

條侯之厚。與少卿之厚。一也。然條侯猶有簡問之私。而少卿獨不飲。然則吉又加勃一等矣。冠蓋。總評曰。少卿起獄吏。非有經術之學。又非有茂才異行。特以阿保積勲入給事中。已與高平相並。相和不總領。而少卿思職持大體。相推發安世為相。而少卿舉定。固延年以自代。大都皆同心輔政為漢之良也。或謂相攝切族霍氏。又以私憾戮京兆尹。不少貸。而少卿寬大。恥公府有案吏之名。而不問一峻刻如顧敒。一敦厚如崇徽。其性資行能。蓋胎鑒然。而胡云同也。意必規隨如蕭曹。而後謂之同乎。

史評

卷之四

三

元之文武全才。藉徽猷以鎮雅俗。憂公盛德。尊不及於梁氏。蓋蓋實相。須以成者也。帝刑名繩下。而相以嚴刻稱職。漢亦稱無餘潤矣。少卿才識固不遠相。而其深厚不伐。寬緩而不迫者。殊足以規帝之過。而補相之不及。是亦唐懷俱師德之流也。其云同心。蓋不在彼而在此也。與。史無少卿深厚。其為相不問。猶道失傷。而兩牛喘豈。不問大臣諫。如趙蓋。韓楊亦真。不問是誤厚而過者乎。金路。評曰。漢廷尉都平者。兩人前有釋之後。有定國。釋之不以。

天子私喜怒。重犯蹕者之辜。而輕不下司馬門者之法。其

徒覽民宜也。乃定國執憲。詳平民自以不寬。庶幾乎繼踵釋之者。唯趙蓋韓楊之奉。皆定國為廷尉之日。寬乎不寬乎。今謂者往往痛恨帝之輕以意殺大臣。定國持三尺司法紀。是時亦管爭之乎。未嘗爭之乎。帝初以黃霸之寬者。為廷尉。路溫舒之請殺刑也。朝上書而夕即黃廷尉平。蓋以法繩下。而亦未嘗不以恕用法。籍今定國有執而不撓。如釋之之乎。四臣者何至于寬乎。當是時以定國屬意郡國諸獄。而還曰。天下不寬。難矣。嗚呼。定國以弟子禮迎。

史評

卷之四

三

師學春秋。蓋明經士也。為廷尉。民不寬為丞相。職亦稱孝。元朝見泰顯用事。一日而乞骸骨。罷第。有兩疏高致。何可少云。師。未上日。宜帝。賄。賄。賄。其寬于銀錢者不少矣。乃不問平反一發。爭論一言。如于公者。其有優于門。趙廣漢。評曰。廣漢守穎川。尹京兆。皆以材聞者。而其求也。亦以材。大夫而徵以為智。不如無智。許以為直。不如無直。彼其以。鉅爵。啟告。許之門。又以鉅爵。伺問里之奸。其發摘陰伏。海。

鼻端出火耳復生風已傷厚矣乃天子執法之臣而以私怨殺男子又以丞相之夫人殺侍婢者屬丞相莫邪之獄不虞其缺折而反特以殺人寧自完乎是智而微直而苛皆殺身之道也吾故謂黃漢之失非丞相相惑惑才云

何弄機也吏非相之罪而善用其相之罪故君子思收容人之過毋欲以何人之隱惡傷厚也腐漢見事風生是害刀而割人表與自完之謀者往往以相為刻余不然也

慈寬饒

評曰次公起明經老廉盛情者也初對策高第為諫大夫坐劾張安世子左遷衛司馬揖尉而不謁已擢司隸校尉

史評

卷之四

三

結舉無所迴避許伯之入第也丞相御史而下皆賀而次公獨不行即請而往又東嚮坐曰我酒狂無多酌我傲然有長權不拜大將軍之風亦行清能高有裨士風者獨其性剛直又好刺譏數以言奸犯上意上好刑名而日以法律為詩書上任中書而日以刑餘為周召甚之無故而論及于譴曰五帝官天下三唐堯舜乎燕魯帝乎酒亦狂醒亦狂乃聲帝之隱而觸其所諱與其下之吏宜也噫嘻次公言切直然于帝之膏肓亦中矣帝誠寤焉不法律而詩書不刑餘而周召庶病其瘼乎次公之一言義

寬饒稱厚德當為衛司馬衛司馬官階也留一年報之大皇帝有知行舉人即受心大皇帝欲天下于人所共特其則量公流脫刑餘之人為使國多使少典或者次公亦自云云汝須識

韓延壽

評曰長公治郡所至聲稱藉甚為潁川潁川民有饒饒者到者為東郡東郡民有安禁令斷獄大減者為馮異馮異民有昆弟以田相移者其循良何忝古甘棠政乎而卒與望之相計竟坐棄市夫治教禮讓者而奢僭逾制乎即有之而治行卓異者不足以廢放散官戮之罪乎望之先發其端又傳致其獄而輕殺一賢明之吏固難辭責哉然長

史評

卷之四

三

公能閉閣思過以勸郡民不能引咎責躬以謝丞相其自取亦不免于人吻矣

何舉述曰長公代廣漢治一切反其所為而獨勝丞相一節胡進顯其微也望之固知矣然不能杜門謝事以同望之之德何義

楊惲

評曰子幼丞相之子太史公之外孫也初為嘗侍騎以聲霍氏謀封侯已遷中郎將有聲畫以資數千萬予宗族昆弟蓋密廉無私人也獨性刻畧好發人隱伏又輒以行能高人卒之召怨而殺身夫士君子懷瑜握瑾無翮翺羽

方之志。顧進則振翻而霄漢。退則棲羽而田里。無適而不
可者。古故臣屏子。往往闔門愧罪。卽武奇咏舞。亦含著
蘊藉而未之露也。何至怒詈歌謠。機時政而詆至上。如子
幼者。乎子幼上書訟延壽。誣人曰。歷歷者未必全。亦非無
見者。一朝以曉昧語言見廢。獨不可閉門惶懼。括囊而守
口也乎。是之不慙。而顧治產通賓客。又嗷嗷嘲時議事。以
報會宗。是固非自全之道也。夫翠以羽自殘。膏以明自燦。
古訓臣墨上。驚然以文自棄者。豈少也。乃子長之才也。而
官孟堅之才也。而欲伯喈之才也。而誅機雲之才也。而蒙

史評

卷之四

三

盧駱之才也。而不得其死。皆其所自棄者爲之祟也。子幼
之不保首領。亦其所自棄者而自殘之也。武者曰。種豆一
歌。與養龍諸作相似。乃長公見容于神察。而子幼懼辟于
宣帝也。余應之曰。種豆之歌。刺君才而狂者也。養龍之咏
機時。才而忠者也。其才殊。故其禍亦別。
何行可曰。諸子幼之計。而知其人也。以種豆一歌。然則
益轉機時。而爲種豆。則也。是則君爲天下之。而道
以爲不竟。定國能無愧焉。
張安世
評曰。子孺。湯子也。以忠信謹厚。爲大將軍倚重。其定策摩

昌邑。立孝宣。功與大將軍埒。當是時。父子封侯。食邑萬戶。
其繼大將軍相也。屬之兵。又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百
萬數。其龍藏亦不減霍氏。乃霍氏之禍。滿而覆也。懲夷者
亦不觀之。歎乎。舉滿則覆。霍氏之禍。滿而覆也。懲夷者
吹簫懲覆者。戒盈而況故讎厚者乎。是故小心局慎。以自
相子。上定大政。而不放專。進人才。而不放擅。至于一拜相
則免冠而辭。一尊顯其子。則求出補吏。一封其兄賀。則求
捐其守塚戶數。其匿名述而避權勢也。嚇焉如賴。而惟恐
露也。退焉如不勝。而惟恐其及也。是履盛知戒。與霍氏殊

史評

卷之四

三

與。客律體。無復舊背。則其有當于天子深矣。此所以令終也
何升第曰。有云。張安世。世圖名。遂遭權勢。亦具臣耳。于今
觀之。信然。夫大臣應賢退。不肖辭。所于德無所于勢。不
自矜于上。而一歸于公。是以叔向被囚。新實先之。叔向
不肖免焉。而魏謬涉被繫。張深理之。涉往候之。而不辭
諸葛亮。廖立李平。及亮立。涉泣平致。亮名。遂
之威。臨權勢之或造也。而安世不能。蓋謂之具臣。不亦
宜哉。

史評

評曰：次公之相也。史謂其功名損于治郡。一次公也。名始盛而卒何衰也。名常盛于不足而衰于有餘。平帝以刑名繩下。察而貴者也。初次公以寬和召拜廷尉。已又以賢良出守潁川。其治大都先教化。後刑罰。至于用重聽之吏。去泰甚之治。惠養孤獨之民。其治行為最也。及其為相。則天子方苛察峻刻。于上即違逆然。循臺而蹈。猶懼救還不遑。矧能有所建。自以自表異乎。當是時。欲行教化。則人將為迂。欲飭法令。則人將為擾。憂所得專境以內者。今會尉掾矣。于是雷同而附。和帝瑞神爵。而吾亦以聽聞也。帝寵外戚而吾亦以史薦薦也。逐逐然無所以表見已耳。是故治郡非優處。臨史之中。而見其宜優為相。非劣立嚴君之朝。而見其為劣。其日功名損于治郡。吾不然也。

何非錄曰：自漢興。治民莫以嚴為貴。及人為相。雖所表見者。史亦不能盡。然之本也。况孝宣之志。欲以刑名繩下。惡聞教化之說。又其能無尤。霸之非貴。方正學論之。其得是所而益位。

評曰：漢郡二千石治最者。輒選諸所來為公卿。少卿非深守才也。其臨渤海。諸弄兵漕流者。即棄兵弩。持鉤鋸。其勤者。俗諸末技。不由作者。即振變劍而牛。變刀而鑽。盜息。

民安。洵循良之最者乎。然其初昌邑淫縱。輒舉。舉而刺王。過及立為天子。又數流涕諫。如前亦剛毅有大節者。誠冀之。肘腋為左右侍從之臣。令補闕拾遺。不亦帝之汲黯乎。而顧以休儒委之。郡能于渤海息盜賊。而不能于廷陛除奸。同惜夫。

方今漢池。屯亦多弄兵。花安之則。俱。歷之則。俱。歷。未幾。而復。縱矣。豈今之盜。甚于昔。然。則。無。幾。少。弄。者。之。人。衆。將。判。以。文。法。不。得。便。宜。從。事。然。吾。欲。上。當。于。寧。而。榮。能。其。開。巧。機。

疏廣。評曰：廣與受。自以官族名立。一朝乞骸骨去。世皆其為東。官輔導。不宜去。即去。宜引質自代。不當驅然。不以太子介。介。禮。論。亦。刻。矣。機。動。鳴。飛。芝。焚。惠。數。教。不。見。郊。祝。之。懷。乎。其。始。衣。繻。而。食。菊。其。既。欲。免。于。執。鸞。而。啟。毛。不。可。得。也。世。往往不色舉。而榮祿之繼。其不為上蔡之。極。華。亭。之。嗟。者。幾希矣。兩疏傳。太子有年。豈不知太子之為人哉。望之。師。傳。大臣也。為奉顯所。傾。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祿。已。復。陷。之。獄。而。又。可。其。奏。固。庸。柔。無。能。為。者。廣。之。言。曰。不。去。懼。有。後。悔。彼。固。已。逆。視。之。矣。于是辭榮出關。鴻冥鳳舉。倫。然。增。弋。之外。何。其。高。也。當。是。時。公。卿。祖。道。道。路。皆。曰。賢。哉。二。

大夫是可以想見其高矣。至于歸而日賣金傷其不慮者。其待子孫如此而顧其忌太子乎。

何并錄曰：二策之去不惟以遠引明亂觀其承太子一。齊正論其有盡心盡力處及其訓諭于孫教睦故實以。無用為脂質之稱不可有一。

趙充國

評曰：善禦敵者無出攻戰守三策。顧驅兵而戰不若以不戰為戰。逐利而攻不如以不攻為攻。則守為勝策也。趙管平漢老將也。時先零與諸羌聚眾叛。漢舉朝皆欲窮追深入以速一戰。而管平獨重而不放發。問將曰：無歸老臣。問

史記

卷之四

早

用幾人曰：兵難過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而其提兵往也。諸將士請擊其子中郎將亦請擊而終不輕試其鋒。惟諸罷騎兵上屯田十二策。以為持久不可動之計。此其策似迂緩而其謀實深。且遠諸所上奏初是之者什二三。最後什七八。已諸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矣。卒之罕光之屬不戰而降。大索楊玉之徒。不兵而投首。兵法所謂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者也。獨其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為非善後之道。亦千慮一失乎。議者以充國盡兵之利害得之于屯田。不盡國之利害失之于置屬國。余亦云然。

何并錄曰：武帝時。邊管有警。上思將帥之臣。遣充國。召楊雄為御史大夫。其方處。顧其所制。道者未嘗不慮。其性在難其。聖與屯田。待敵而巳。其修。委。但。事。刑。不。有。收。留。乃。知。衛。之。誤。奉。帝。命。將。交。歸。之。順。非。充。國。所。請。忠。也。

不欲外補

評曰：聖之從少府補焉。翼為左遷。快快不視事。是亦汲黯願出入禁闥不欲之淮陽意也。夫三代而上。臬闕矢謀而禹稷躬稼。初不以內外為嫌。即周召二公所放為天子師。保者亦出而郡治。當時居者無聞言而行者亦無愧色。其

史記

卷之四

早

相協衷而不相猜貳者然也。乃秦漢以來。武安一去。燒腸。七里而應侯之辭已行。仲舒一左遷。膠西而幾不免于禍。近臣而一或疎外。則嫌隙易起。諸藩朋與。鳴其樂于外。平望之與弘石。若重猜怨。而帝又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一旦補外。彼其不起而交劾于帝左右乎。其快快不視事也。非擇事以忠也。懼其一去而有以中之也。噫。望之能辭焉。翼以杜小人之讒。似也。胡獨不能辭大將以處殺身之禍乎。智亦淺矣。

吳康公曰：幸宣三補之。其。即。孝。武。之。缺。仲。舒。也。乃。仲。舒。三。京。而。老。江。都。望。之。再。試。而。未。開。為。相。則。知。維。新。之。學。

自典刑名錄此無怪乎柄重之不相入也

請罷中書

許曰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而孝武故用宦者。予之太阿之柄。而長其干政之漸。非制也。望之請罷中書宦官。以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抗詞直節。殊足以壓狐鼠。清朝。而銷君側之惡矣。獨怪其言之非其時也。夫君子之于小人。制之始。進則易。而禁之已成。則難。漢宦官無典中書者。典中書自孝武始。及宣帝朝。猶未熾也。望之就于是。時引公卿大臣。條漢故事。以上使歸。掃除之役。以

史書

卷之四

四三

收中書之柄。亦庶其發蒙振落之易者。乃至子孝元。則柄用既久。植根已固。而蔡邕輩又挾許史以相表裏。一旦而奪之。權欲復乎。故不側目而思中之乎。謀疎而機淺。卒以自燬其生惜也。

坤履履霜之戒。首謹重牛之禁。蓋言慎之于臺也。若小人勢成而欲制之。過以自中耳。余于望之有責焉。

通宗錄

總評曰。蕭太傅。剛正人也。風裁似滂。清。英。雅似蕭武。海堂堂折而不撓者。獨奈何性褊狹。又多意見。出為郡國。快快不視事。入為御史。又輒兩吉。劾廷諍。沮張儉。抑奉世。既不

張敞

卷之四

四三

能開誠布公。以容君子。又不能知幾遠。引以避小人。時奏頗與許史兩及。覆霜露。為鬼域者。乃其始詔獄。不知投勒而去。其既下之吏。又不知上變而訟。卒忿忿自裁。泰山之身。而鴻毛視之。不為視。廣受之智。而甘于為田光侯龐之。其無福乎。

許曰。京兆敵初。教上書。規昌邑之狂。幾止太后之選。幾霍氏子弟之驕。倂亦侃侃。屢忠進言者。流也。而又多吏能。所至表異。即京師。治。雖。而能制。藉以疏。理。抱。敦。敦。起。而能踪跡以紳盜。亦稱能吏矣。獨其器度小。淺。便。而。拊。馬。而。欲昌邑之無幾。家有書眉。而欲太后之無游。自請治。而欲霍氏之罷侯。能乎。甚之。索。盜。縣。中。而。輕。殺。繫。繫。有。不。近。人情者耳。卒之不得大位。與望之之定國。並列九卿。蕭太傅。謂其非師傳之器。良然。

曹射侯曰。京兆尹自趙廣漢後。皆不稱職。惟張敞能繼之。且勸上斥遠方士。歸心帝王之術。而帝亦愛其才。追後

生楊顯意及公卿奏終不宜處位而奉獨不下及後生
我輩帝薄其美乃免焉人孝宣賞其才又如此惜
乎器小而不能為師傳也

馮奉世

許曰奉世使西域舍莎車王弟呼屠微殺漢故所立王及
漢使者而自王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與丞相議封
奉世而望之獨曰婦制發兵殺後奉使者要功萬里之外
生事過庭不可噫是唐宋璟抑郁靈芝意乎然莎車未嘗
叛漢無故而興兵生事是故靈也非可論也即逐利而矯
制貪功希幸是長漸也功亦可無封也乃呼屠微塞兄殺

史評

卷之四

四

使張形見矣奉世以孤臣遠使而適屬其變將生視之乎
抑前而後擊之乎其以節發兵應變之權而非矯也卒之
張玉投首而諸國悉平其張威錄俗亦非啟塞而長漸者
等矣武帝時命將出塞往往有得善馬數匹而侯之者奉
世祖衛霍功大而顧斬其封乎引利償害則害一而利百
以功補過則過小而功大胡靈奎之抑痛哭以成而奉世
不聞有怨望之怨而望之薄其賞不亦過乎

馮奉世 贊利成武京不為無功矣而以請者抑過功
也然則汲長孺問余奉世未嘗不精制也而細目怨之幸
民命之責于建功乎 鑑識

路溫舒

許曰帝任法律動以刑名繩下用張趙章作見知故縱法
民舉舉不敢對刺木之吏入董地之牢蓋不減秦苛矣于
是長君上尚德緩刑之書其亦欲德勝刑乎是孔子濟猛
以寬之說判時符旨而為之梁肉者也帝用其言為真廷
平而又齋居次事以天子之尊而親訊獄之職刑其宜平
矣乃霍氏幸有反降之族趙蓋驍楊又非有微謀不經者
而殺其他銀錄周內寬于大辟者又不知凡幾是不當尚
德而發刑乎乃廣陽之選卒于不用帝誠以霸王道礪之

史評

卷之四

五

者與噴崇嶺易馳而峻垣難踰故子產用猛孔明以嚴而
崔寔政論議者謂人主宜寬座右則刑亦未可弛者余故
曰長君之書上千孝宜之朝則可上千元成之時則不可
吳次山月溫舒擬屈父受屠戮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
間上封事以策天子及稱皆至教守大節其尚德之報
也與

元帝

許曰人有言漢公不以威震而以孝元何者則其優柔不
斷者之過也夫君德貴剛斷之不足而靡焉則賢否混
清刑賞倒置而百度亦因以弛其寬至于索而不振如徐

其人亦可與有爲者而虛負上意知所見之難進不知猶
準之當射即多珍矣亦難言越人云

夫陳公曰觀其始禁陳言若臣之弊亦幾于傾而後
謝矣但人臣言事得其大且急者當時恭顯周等王氏
言出焉或有所成雖奈何險相維內也非智不如此
脂誠快矣

巨術

許曰雅圭說詩解頤以經學絕倫蜚聲魏苑卽天變諸說
陳經術膠相而下所不多識者獨言與行遠欲帝近忠正
而不推較更生欲帝遠巧佞而不彈劾石顯欲帝罷珠崖

史評

卷之四

聖元

而不申雪捐之之寬甚且位尊三公而復盜地以自益初
因史高時入相幕又因昭儀定陶以求知于皇后太子進
不以正者而欲上疏明教化風朝廷亦何異曲水而求直
影乎乃知其所明經術也所談議庸也所奏對技也名儒
而實非儒也

新日更生履三朝爲漢宗老常是時上封事上五行傳上
劉向

新日更生履三朝爲漢宗老常是時上封事上五行傳上

列女傳上新序說苑數惡惡顯於宗室漢切王氏上拜天
變而下臣主缺卽杜欽谷承而下不得與之並論也獨奈
何丁時不造始乾于石顯之奸已扼于王鳳之橫而卒之
其官終三十年不遷遇亦窮矣夫信而見疑忠而致謫其
軀髮無怪也乃天子心知向之忠誠而猶不究厥愆與三
閭大夫撒沙以自沈者何殊乎然而忠言者于當時文米
表于後世卽不遇而亦耿耿猶有餘光矣獨怪其溺于習
見而興復淫祠惑于異術而謀爲實秘書至羣小側目而
外戚上變與子上替何不達也白晁中書宦官而風采盡

露何不密也以鄭朋之傾邪華龍之汙穢而聽其附黨何
不察也吁忠有餘而議亦有不足者與

史評

史評

卷之四

聖元

不察也吁忠有餘而議亦有不足者與

成帝

評曰漢祚之移世皆厚誅莽不臣噫莽卽支解猶有餘辜
也顧釀成王氏之篡者誰乎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姿儀
非不矜莊也博覽古今能遜公卿奏議直辭非不容受也
上下和洽中外晏然遺世非不承平也獨奈何耽于酒色

上下和洽中外晏然遺世非不承平也獨奈何耽于酒色

嬰飛燕以恣內寵已不端禍水滅火之兆矣乃又寵王氏而投之相建始以來俾世執國命厚外音代之音成商代之商卒又任根根卒又薦莽莽連變引迭居相要舉朝莫不側目而帝獨倚莽王章言之不聽梅福言之不聽劉向言之亦不聽卒使排傾公室孤弱公輔斬戮無忌而擊斷不請所以養其陰逆而長其兇謀者非伊朝夕也嗚呼天子有移移之容而卒不保其身又不保其宗社惜哉

王

王尊
評日子輔修身潔已砥節首公而又叱馭馳坂捐軀殉國其尹京兆也屬奔北之吏以職渠率守東郡也盛衛堤之上以當水災功著職修可為才吏矣獨幹略優長而胡錡太露其殺汚累者殺張簡趙酒為民益者夫誰曰不可乃至于突入朔方非損乎引刀以向王似激也彈劾衡諫則又初矣此皆往于吏議者宜其傷于欺誣之文乎是故其致引援也以才其數顯蹟也亦以才耳

王

是名為念掛而其非日書者也

卷之四

王

王

卷之四

王

王吉

評日子陽去獲張之婦亦忍志潔修有伐檀之風者初為尉諫昌邑王似膠相不聽已為讓讓諫孝宜似王褒張敞亦不聽士固有遇主于巷納約于牖者初與貞出彈冠仕路禹數見納采而子陽獨多抵牾巷令不遇屬兮不納遇可知矣于是謝病歸鄉那茲不得于朝亦山林而已乎漢儒獨出處無愧者董生而下獨子陽一人誠然

王吉深月老在宣帝寵辱之府尤為因循之藥乃卒不遇匪命也夫

王章

評日子章以王鳳引援尹京兆列三王者與張趙齊能而尤矜尚氣節其上封事輒劾鳳不當為相又以忠直薦野王代之此何異宣于論韓厥周舉劾左雄亦不以引援之私雷同附和者乎王鳳虎狼于要綱石顯狐鼠于君側夫此何時也廷臣皆為衆嫌而章獨為卿大夫之節也

甚哉則却城夜思其史氏多佩服如此健識
莫耶之聲易折其能史之胡易喪其志專為廉貞而
猶不免犯此不可惜乎 道宗識

王

卷之四

王

宛乎。

史曰：前有趙強，後有三王，章雖兇理，獄而血氣凌霄。余于是數擊節云。士德讚。

谷永

許曰：永爲大臣，與杜欽齊名。時數以天變對策，謂內嬖之亂，什倍班許，輕身微行，而宿衛之臣，執戈守空宮，昌陵之作，役百乾薪，而費擬驪山，其論刑似亦有古義。諺風者，然非忠惻所輸，亦知太后與諸舅爲內應，而姑言之也。其初諫王鳳以自託，曰：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傳陸之亂，鳳之支黨，根據朝廷，青紫貂蟬，充盈殿內，守相刺

史評

卷之四

五

史皆出其門，威福擊斷自恣，而猶曰申伯乎。至于星變，則又曰：運直百六，內將有微舒懼，外將有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何復先之相許也。卑指斥秉典，而不敢彈擊權豪，與蔡邕之附卓、班固之附寵等，也通經學古者固如是乎。人有言王莽之篡，始于杜欽谷永，誠然。

張禹

評曰：舉廉獨戶，掩取千人者，空也。引盜入門，爲之驚，遂

者尤甚于盜。當時國家大政，握手王氏，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爲王氏所致，帝頗然之。日食之變，帝以問禹，意有在也。禹顧歸答于諸侯相，殺外庭內使之遺事，而不知推

本于臣子背上，政權歸下之近禍。且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禹老于經術，自誤入而顧謂人誤，抑何好也。禹請地闢，廢廟衣冠，所出遊道，而帝卒賜禹病，則駕親視拜，膝下小子未嘗，即拜爲黃門官，給事中，禹特進爲天子師，所藉以議大政，咨國是者，而不能砥柱頽波，亦與杜欽谷永之徒，循同附和，使王氏之黨，猛虎而翼者，皆禹之一言啟之矣。

史評

卷之四

五

是鳳竊國命，固一盜也。禹阿鳳而導之，使爲盜，是又一鳳也。棍里今折檻請劍，以斬禹頭，噫，禹親斯盤，母乃厚顏乎。何并邪。曰：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驚動，而獨決于一命，絕無轉機，漢之亡，以爲在此，非彼，故老奸以一身之命，斷之，且謂其可謂千古奸賊矣。故朱雲請劍斬陳，是千古第一幹賊妙手。

朱雲

評曰：棍里令以勇力聞，而亦受學，諒有足以折五鹿之橫，傲者，茲以張安昌阿附王氏，遂請劍以斬禹頭，至拔檻大呼，願與龍比游地下，欽永大臣皆循附和，而雲以一

令長能批辨抗論其性直氣足以寒星斗殞風霜其德忠
憤足以傷權奸臣謀使雲非領良吏也胡亦能為寒陽
臣哉惜乎帝知輕權以進血而不知賜劍以斬侯豈能思
香以折殿上之權不能奉節以除君側之惡宜漢之折而
入于新也

朱廣思身在下位當時見莽之專獨為之不忠而獲
罪宗族是時上方銘知不從也莫萬一而從之新侯
臣矣折天子之權知失禮也莫再三而陳之當時君矣向
使莽為子而觀之爵升至于百工之上都侯惡其忠
源歸前莽之屬何由與乎惜乎孝成不見也悲夫
道岸識

孔光

史評

卷之四

五

評曰光于成帝朝與程璜者十餘年時雖無所表見而
恥猶有存焉及哀平時則諂媚希幸矣董賢雖位也與為
三公而拜謁迎送不敢敵以賓客之禮甚之王嘉論賢而
致之成帝宜勸賢而下之獄至于王莽何如人也何武公
孫祿以劾奏免龔祿即漢以乞骸骨尋福達萌以素官去
人心已可知也而猶一意附庸莽為大司馬稱莽為安
漢公舉莽功德為周公凡可為容身固寵之計者率資
先之而不知恥弟其不結黨友不薦子弟為少畏事耳故
史稱其謙恭畏誠上隱下泄以為美德噫光之謙恭與非

之折節其心術一也

人有云孔光與王莽同時理哀而才短莽出而
至如張勇與王莽同其長與與莽也余曰張勇
之奸依國與人知不足孔光之附庸人不知也故以
長與言之然其附庸王莽未嘗少減于莽此班氏與臣
張同列一傳云

哀帝

評曰人謂哀帝之虐灰于新莽之手君子曰不然孝成不
綱五侯七貴哀帝抑之是也特不宜尊丁傳而抑王氏耳
丁傳一尊母給出王氏右天下以為不可即與王氏敵天
下稍疑帝厚所生而薄于為人後也即不然暴王氏驕侮

史評

卷之四

五

之罪于天下首誅大司馬莽問王氏于此盡矣然度其時
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將寵之與莽共政而議事
帝有過舉而莽獨望且也帝後寵之與莽共政而議事
其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眷中山東平之獄鄭崇
王嘉之成天下非之大臣棄于市家室怨于內而莽默不
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于上善日歸下莽于是乎代漢
矣故曰漢之祚非莽取之哀盡予之也

何行可曰孔光與王莽之勢大小相衡盛極而衰理之極
也此一舉一動皆能成敗豈有善惡哉王莽之勢亦王莽之
及其終也夫大而不可制哀帝之勢亦王莽之勢也
而哀之會也使王莽未美王莽盡矣乃猶稱其威德

而幸與之共取美勢蓋可制乎帝

平帝獨于嬰

許曰平帝之立以九歲孺子之立以三歲亂人之移八國

也必授幼君以爲利其是謂乎或者非之曰孝昭即位年

僅八歲鄒邑共義省中霍金等共領尚書事奸發立止世

稱治安易云長君獨威也是殆不然昭帝承茂陵之烈上

下齊一國無匹猶當時惟有共主是以元平之時九卿議

廢昌邑霍光病博宣帝初謁高廟嚴延年勸光器覆朝廷

斯然今初元以來王氏漸顯建始之春五侯進侯更幾十

史記 卷之四 王莽

年冀緣杞帝凡三歷主而勢不降于是人主孤立而偏重

在臣矣兄嘗日谷永杜欽敢于指切人主專論後官而獨

譽王氏爲申伯張禹孔光位爲三公深託大司馬以自固

且羞以乘之封虎十過于鳳有不變漢祚而爲折者乎應

帝之以河北表欽許也與南成劉盆子治景宣武

彭義海澤之既日相尋未有已也天子憂解不勝版

一呼擊弓張弓不勝而無義無義無義之心手

見帝與子孫世世如以爲我至不知布天下之在

和上應與平問之王氏不顧大附之滿義手欲其

不拱手而禪王氏也難矣 金天錄

王嘉

評曰陳臣彈責近難而彈劾待尤難直哉公仲平孝哀之

世臣攻有重日食有職封還詔書有疏亦侃侃盡言矣獨

一董賢屢辭之而不能去且寵養異常治第治器賜田賜

錢一時府庫爲賢空俱輸爲賢散人才爲賢捐問里爲賢

錢有權難數者而公仲欲以章奏振抑肺腑之嘆韓穆

迷特之至于僉聲擊僉總總申屠嘉能行之耶通而此

獨不能行之董賢卒之括髮關械裸躬就笞而然懲諫何

容易

王嘉勸息夫斯以爲始終不可用與大臣議欲應

然躬終不能辭正也至于董賢帝推漢不勉心腹當時

不能退董賢爲罪責成而永也直與少無之尸陳一

史記 卷之四 王莽

評曰國師款向之子也爲漢宗室皆博學強志而款者漢

純七略諸子九流亦通儒也願款卒父業而往往反弓于

其父更生受穀梁春秋而款更立左氏從尹咸聖方遠質

問之義其振父風舊章無足道也乃更生上封事數指斥

王氏而後且以寵祿之故阿附之尋又以圖讎之故誅殺

之是滅劉非王莽漢非莽皆款之也叛父覆宗舉九大

者而卒以自殺是誰之辜哉

易三曰：九家爲六經之脈，而以爲支流，其神髓
父系子師，爲不十知至，何所脈脈自置宗，歸于漢爲不
臣何強史列數千師，至使後世重也哉。

梅福述萌

許曰：莽之篡也，二子皆知幾發，逝何其高也。夫林鳥高飛，
淵魚遠逝，而況達士乎？王氏柄國，無故而尸其子字，滅孝
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
人，子嗣所謂三綱絕矣。當是時，舉朝新紳，僂焉甘爲犬馬，
而二子獨蟬脫聲利，禍也去而隱會稽之上，萌也去而客
遼陽之東，潔身避亂，飄然踰河蹈海之高，視孔光張禹，便

史傳

卷之四

王莽

仰濁淖中者，不亦遠乎？然以二子並之，禍耐南昌，卽上書
請收莽權，是亦徐生從蒯之見也。而可以尉日之幾萌挂
冠有高蹈之節，乃後先武進微不就何也？余謂挂冠于王
莽之時，是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辭辟于先武之
日，是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世以二子爲高蹈之士，余曰：非也。二子蓋以高蹈之義
觀漢之亂，至後先武進微，前不足斯亦一齊之王卿歟。
道岸機

王莽

許曰：莽初卑躬折節，矯志匿情，以邀聲望。一時廷臣爲其

所愚，羣而訟竟，羣而頌功，有者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而太
后亦爲其所愚，言攝則攝，言真則真，而莫可如何。于是須
躬易色一變，而新苛欲懷法一轉，而暴者是誰使然哉？或

曰：王莽之與山諸廷臣，始余目非也。原莽之取天下，非有
可功，殊能足以號令，新肉卽漢之失，亦非有榮利之行，幽
廟之禍，內爭外訐，權臣起而中分之，也不過元后貴異同
宗，五帝十侯卒成新都耳。及廢子嬰求傳國，聖弟泣喪
地，黑邪漢胤徒悲無及矣。乃知婦人之仁，能養亂也。
何莽節曰：復米，蓋天下皆武臣，或女后，雖莽心勝
不同，皆各其一，一極能除之才，其莽亦皆絕人觀王莽

史傳

卷之四

王莽

始和一直，厥後是人耳。其性情剛小兒，婦人也。其舉止
則闇也。世其言靜，則病者之常憂也。其面目則優伶之
有先乃字，後發其咄之所作，而重門備嚴，能真意而
去耳。故知莽之取漢元后，終之非莽之工也。

漢勝

許曰：勝起孝廉，拜諫議大夫，以莽秉政，遂解綬去。及莽篡
漢，遣使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
稱病，謂且暮入地，遂登一身事二姓。下見故王哉，嗚呼！去
就成生之際，難言矣。張禹孔光，大臣也，視顏龍勝之榮，而
不知去，紀連兩席名士也，失身篡弒之至，而不知成君賢

何如人哉知米之甚遠乞骸歸又謝勞之徵違守節歟其
去以養其父母亦以養正氣磊落與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
不察猶有蕭帝之譏愆因欲排歾節否正直以自蓋其愆

翟義 父方進

宋

本

司隸免丞相九歲而陳劾中傷者尤多猜主上之知又操
擇霍之才叢惡督之惡宜亦有成退矣若文仲情素之益
獨倡表起兵入誅所不惜攝者與曹爽李敢輩一也然事
雖不成而亦何愧乎父歟才于成歟美雖聲望汚節
封觀樹棘慘乎其父而義氣英魂光乎其父多矣班氏謂
不量力以頭版宗非然

文仲討養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少此一養
千鈞寢吾安得齊襄李敬業文仲事與之樹名義哉
五立錄

楊雄

評曰士君子立身以名節爲本名節一玷百行瓦裂卽思
入風雪而薄月露君子奚取焉子雲以文章名世其作太
玄法言相類以爲絕倫是也初起秦賊爲郎成哀間與莽
及董賢同官而子雲三世不能及莽賢始以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獨奈何而附莽也始落莫于三世而不知退已幸
免于投閣之災甘北面于故所比肩之主而不知恥甚也
稱萊功德又爲英新之論其名節何在也夫五堅伯喈文
伯喈字子雲而伯喈字元伯之義以二字乃成義其後
若三人者豈不肯才士哉然附非其人以五堅之才而竄
伯喈之才而直文若之才而擲則三子者何如人也孰盜

史記

卷之四

一、

隨之者有亦隨也挽違蒙之弓者亦蒙也失身于寇而委質于卓操是亦竟與卓操之流也乃附來者獨非乎不與龔勝陳威盡節而顧與孔光張昌同流亦理喻而環者已卽以玄象易君子豈以言取人也哉綱目書宋大夫楊雄水火雄于赤其以赤目雄也宜

難者太古刻於骨髓之謂雄曰空自若吾恐後人用
書報後而後人嗤以繁深文勢鳴呼文且不見于世
先人乎魁機

後學 何如教拜銘父重翁

范金英子有父誼

史評卷之五

豐潤 谷集著先生鑒定



光武

禮嚴光

評曰光武之于子陵與肅宗之于鄴侯皆握手故人也。公者皆埋光割采逃名隱身無軒輊者而其被徵也鄴侯終賓友于唐子陵卒遠引以去加腹之足不肯為漢庭之

史評

卷之五

一

宗也徵幸道遼聘消風微一旦握符乘龍之主柱存披采釣澤之異物色而不以為過駕臨而不以為屈聯榻而不以為嫌似亦有足榮者藉令待以不賓之禮如衣白山人可也而顧處于言談網罟儀庭之闕而鄧縶千里之足是與目王良周黨等同爾彼其能與雲臺諸臣相比肩而北而也乎能遂于陵之高而不能用其高其退而垂綸桐江之游高臥烟水之鄉宜矣然子陵一徵而東都士大夫往往以氣節相砥礪皆帝風之也百世而下仰子陵之高者尤有以徵光武之大

全功臣

評曰國家勲臣甫裂土而王速赤族而臨人謂熊虎之士宜落其爪牙也乎君子曰不然桀之初握手問策餌之高爵啗之名城以飽其欲乃弓矢彘而躬徇視矣即不然或寵以威柄末有不羅說誘而南屠戮者如趙之種滎漢

史評

卷之五

二

之韓彭是也則王上之所以處之者亦或未善也光武中與其藉雲臺諸將之功居多至是懲前之歛蓋侯諸將而不任以事收其威柄而奪之權正所以養其功望而使之完也然當時諸將其健武自名固非無帝親者而鄧禹寇狗買復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而經綸之才也乃概以功臣擢而不用是何異懲沸而吹冷僧徒而辟穀乎太甲成康所與圖回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也惠文之朝無非高帝之故所將者功臣任事何負于天下而顧懲之過哉史稱其保功臣無誅誅者君子獨惜其不能

用云。

天下禮制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世風不在大臣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致歸房閨乎。

廢后子

評曰帝廢郭后。后陰氏已又廢太子璽。以東海王陽為太子。璽帝提赤符。乘六龍。振赫附翼者。皆以佐命勳勞。帝獨沾榮而後起。風塵並開。闕鋒鏑者。一旦而廢。璽帝稱令德之主。而亦為此乎。况郭后母天下。特以寵來。德懸無失。德也。而遽以麗華之寵。見廢太子璽。自以廢后子。久處疑位。

史評

卷之五

三

願脩藩服。亦謙恭。非不肖之甚者。乃亦以陰后之故而輕。提國本。其于夫婦父子間。亦恐甚矣。雖郭不以廢而賈。柔陰不以寵而肆。璽固以易位而益恭。陽亦以代立而益敬。視化晨之亂。羣血之慘。相去遠甚。豈帝于骨肉間。亦善處也哉。

世主廢后。易子。往往藉口古人。夫仲尼雖失德之婦。帝竟易不肖之子。未嘗然以德易。以肖。郭后寵來。恣虐。亦婦人之常。而太子璽過失。不聞中外。乃一旦以陰氏之后。遽日立子。以資璽。為東海王。且璽亦后子也。獨不可以承大統乎。春秋立貴之說。吾不知世祖何所本。以藉口也。金英識。

信國識

評曰。封禪非古也。秦皇漢武。以功德誇示海內。至興麟祠。侯仙海上。亦謬甚矣。帝初拒羣臣之請。不欲污七十二代。封禪亦庶幾唐太宗之見也。乃未幾而求元封故事。封泰山。禪萊陰。累金泥。玉檢之侈何也。夫亦動心于赤劉之九。命命俗宗之說。而然乎。夫帝即位。以謙用大臣。以議定。議以議。起明堂。置臺辟雍。以肅至于登封。亦于肅決之。甚之非議者。雖不為識者。見帝何辟也。噫。王莽以符命敗。公孫述以符命滅。帝所目擊者。而顧襲其故。至宜圖識于天下。以聖武天英之主。而亦蹈未述之履轍也哉。

史評

卷之五

四

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其後而欲即已。歟。治事不過學問不足。信聖人之言。不知信圖讖之書也。通立識。
總評曰。漢七制稱帝與孝宣為中興。中興也。乎哉。其締造規模。茲蓋高祖而創者也。夫孝宣雖武昭。虛耗之。後是時典章文物。猶漢法。今威令猶漢。吾綜核而振綱之。雖然。改觀其云中興。易也。乃大盜竊圖。東漢而新。炎肉已灰矣。而帝起白水。徒手糾烏合數千之卒。破尋邑百萬之衆。降銅馬赤眉之屬。至于擊豐而誅郎。碎豐而殄述。俘東都再造。而餘燼復燃。與赤帝子以三尺劍。開炎劉之祚。

夫同也及既既掃天下已定則退武臣而進文吏疎弓矢而譚道藝物色嚴光博節義也茅土卓茂風節良也瞻視太學重儒學也事歸臺閣全功臣也不貴官者裴近習也閉閣謝使拜建業也其他舉爲之態而事爲之制譬則傾履之章而爲一新之而給與改觀視爲益壯也與大慶都達紆綏宏遠者又同也蓋高祖知大體而帝于大體中動如節度收復神物功與摩造區宇埒獨其廢后易子不免盛德之累然成姬之寵卒促趙王之公而遺人舉之禍乃今后與太子彊皆得令終而不致階亂則其所以

處之亦善矣與漢之業同符高祖而昭謀節威過之武者日帝與高祖皆匹夫而易于與何也日高祖因秦民之怨而光武因漢民之思及靈獻而民日以離矣即玄德之賢如漢祚何故日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

評曰鄧禹與相國何皆爲元功高帝甫十三已識其主千草昧及杖策謁軍門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其日廷攬英維務悅民心是何養賢致民說也其日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何勤王漢中意也其使寇恂守河內諸使將又各當才是又何恭維指示略也即威損柳邑兵散宜陽乃榮梓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關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嗚呼以何之功且不免于械而彼得以子孫保厥終其以元功首雪臺夫誰不日宜陳相數日鄧禹建兵百計所當者安能定河東復平屬中威聲震也自焉惜及後威名稍損矣議者謂帝近之使然余曰禹之才略寬短也禹今焉惜宗族等守相也二人爭權惜殺而及擊焉禹情然無所措求計于帝帝獨知責防能殺後果如帝言則知禹之謙不及帝矣况惜與款偏解也使能師之而不至于相攻則梅才略是短非帝之咎也

師郭新王郎赤眉之亂。關中失守。而吳代昌將終能奮翅。池以收桑榆之功。其他擊延岑。擊公孫述。擊王元行。擊處芳。何奴。靡向不克。何哉。夫戰一也。戰以戰者。甲。福是也。戰以不戰者。威信是也。以甲。福勝者。其勝小。以威信勝者。其勝大。帝嘗勅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即與軍河上。遣書李軼。大都督。以威信降數十萬眾。是亦不戰之戰。平定安集之功也。與功高者不賞。勞重者身危。而又握兵。操要。其能免集。羊氏。益懷之。誘望諸君。連兵之。饒乎。其交物以爲威。陽王者。吾謂其危甚矣。乃君臣之

史書

卷之五

七

關了無猜忌。豈盡帝之任真。而推赤也哉。夫勢而讓者。吉也。功而伐者。禍也。英。雄。奮。擊。無。失。心。爲。王。上。捐。厥。力。効。汗。馬。之。勞。者。不。榮。養。而。自。恣。則。怨。望。而。自。陳。此。庸。種。之。所以。齒。于。劍。而。信。布。之。所以。膏。于。肉。也。異。無。戰。勝。不。延。諸。將。爭。功。而。獨。解。樹。下。一。時。推。爲。大。樹。將。軍。其。退。然。不。伐。見。諒。宸。衷。有。素。矣。異。上。書。有。曰。願。若。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此。君。臣。而。父。子。者。也。異。之。令。終。也。以。此。向。拜。銘。曰。郭。異。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異。與。異。俱。是。爲。之。罪。不。唯。異。也。既。敗。而。卒。以。勝。異。定。爲。之。功。不在。異。也。卽。此。一。事。而。不。知。異。遠。矣。且。退。讓。不。伏。于。君。臣。而。同。父。子。之。恩。寔。聖。主。諸。將。所。不。知。者。易。曰。勞。謙。君

子異之開也

耿弁 好嗜飲

評曰。英雄奮義。爲國家決榮破敵。開先鴻業。而翊贊中興者。皆曰功崇惟志。雖然。必志與謀相須。以有成。夫遠遊者。志遠則燕志。則專志也。知燕之必北。知專之必南。謀也。粹離不之志。猛欲涸海以南下。而不知海不可涸。符堅之志。雄欲覆輿以斷江流。而不知江流不可斷。王元之志。誇欲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而不知函谷不可封。是皆志有餘而謀不足者。弁始請北收遼陽。東略齊地。英志勃勃。亦

史書

卷之五

八

足壯哉。而卒以孤軍拔勒敵。下齊數郡。所至如破竹。而帝此功于韓信。且曰。有志者。竟事。成。信。然。哉。然。是。時。炎。運。中。微。舉。雄。蜺。起。余。于。風。塵。中。知。帝。爲。真。主。以。弱。冠。爲。北。道。王。人。及。更。始。王。帝。令。罷。兵。而。弁。又。于。床。下。首。建。大。纛。知。更。始。之。必。敗。天。下。之。可。傳。檄。而。定。非。有。深。智。遠。識。者。能。然。乎。志。壯。而。讓。遠。方。之。淮。陰。矣。疑。第。尹。思。曰。有。志。而。少。謀。量。足。債。事。是。時。更。始。立。光。武。爲。王。今。國。兵。舍。弁。陳。其。不。平。而。後。期。冀。將。規。亦。及。此。乃。知。天。下。大。計。智。謀。爲。第。一。耶。至。于。劉。劉。之。攻。獨。拔。勒。敵。却。又。才。庸。過。人。也。馬。援。新。息。侯。

評曰馬伏波之禍起于壹頭之失利而戍于梁松之仇陷
蓋武陵之役不從充而從壹頭為失策梁松督拘于父
執而不答其拜為失禮遺書誅兄子願効伯高之謹厚而
不飲効季良之儼薄為失言以是怨謝朋與而譏謗蜚集
宜其指意而曰美珠文犀也手然梁松小人無足道也
得怪夫伏波之老而不知保也夫其初遊宦蜀間能決
策東向知帝王之有與已而北出塞漢南渡江海効勞軼
羣者二十餘年亦既自効以報天子矣年迫日索而猶然
屢陳驪馬何馬婦之為也壯志激烈欲馬車尸于疆場
之上而又介介于長者家兒之難調是不可以已乎而不
自知止卒之觸鼻害氣僵疾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得塞
不歸墓是誰咎哉知王莽日种之敗而不知其身後之憂
則伏波亦有以取之也

何拜銘曰馬伏波嘗謂願曰丈夫為志當當益壯乃知
願之役只願中多部老當益壯四字
耳又嘗語人以吾從弟少潘官京吾傳教員大志成
字深中伏波之病而亦似悔其平日所為故遺書誅子
願字伯高之謹厚不實季良之儼薄而得效季然則
輕聚二字老成少年人豈可暗哉

評曰光武諸臣翼運以興者大都驍悍武健之夫智計材
略之士而退然柔服以恭度德量問如危子翼者蓋不一
見焉子翼為中興名佐功冠雲臺材略亦不在馮鄴耿弇
下其守河內能撫民給餉使帝安意北征而無南顧之憂
與相國何之守關中何如其在潁川能執銳前驅使盜賊
息警而民有借冠之請與虞翻之平朝歌何如帝之能先
復舊物于子翼之力居多然當是時高峻之反戮其使而
降其城數年積寇一旦而清之樽俎間其剛風英爽有過
人者乃翼復之忿欲逞于一劍則又能以退吳潘綽其得
尺腕相如之屬廉牧抑又過之雖為督推轂其賢謂文武
足備有牧民禦衆之才誠知人哉誠知人哉
鍾景文云光武用諸將皆河內得一人為潁陽非味此
緊者也余謂此若步步皆合局何非有意於之也雲臺
推冠公與封王蕭相同一功制云道岸識

買復
評曰建武諸臣儼然雲臺者類以武功雁次其間顧羅馬
揮戈者疎于文學而挾功矜伐者歎于退讓若君文有蓋
衆之君文剛毅方直多大節少略學習尚書未可以武弁
目也初渡河見光武為破虜將軍數從征所向輒摩有先

登陷陳之功。已知帝厭兵。遂與高睿並朝。甲教儒學。知帝欲全功臣。輒還私第。閤門養威。武弁而文學。有功而不言。似亦退然。無上入之心者。獨奈何。寇恂之義。步將忿壯。頃而遽歛手。乃其人也。恂以公義。戮不欺之將。而彼願以私憾。殲一與漢之臣乎。世往往以買寇方之廉。而夫廉。而之隙。相如降心。願即引恩。可謂義矣。乃部將殺入而恂戮之以正法。是也。復不自引咎。而願相。雖即帝為分之。而猶未釋然。恂有相如退避之誠。而復無廉頗服義之勇。復其可與恂並論哉。

史評

卷之五

士

賈于諸將。俱文學士。而不能容一正法之兒。公亦學而未純者也。然其戰功又烏可少之。冠議

吳漢

廣平忠侯

評曰。吳廣平。蓋水疆人也。然持重而有謀。其為將多戰功。當是時。破蘇茂于廣樂。破五校于臨平。破獲索于平原。即公孫勃敵。亦八戰八克。故所舉數十萬之衆。而不能拔者。一旦而摧之。如破竹然。此何以故也。夫將不在指顧風雲。叱咤雷電于對壘列營之際。而惟在屹然山峙。開然淵停。于觀敵制變之先。廣平故武將也。史稱其終日欽欽。常若對敵。意欽之云者。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說乎。夫

輕敵者。債事。而持重者。常捷。周亞夫所以摧吳楚之鋒。而趙充國所以劉先零之銳者。皆是道也。帝謂公差。疆人意。隱若敵國。其所以運乎中。以養銳者。其欽欽者。為之與。郭咸六曰。賈學少文之人。偏多勇略。乃知任職以功名。終素固非輕捷子所能耳。

嚴光

許曰。子陵。于光武為布衣。研席之舊。其初家平季。兼天地。閉塞。始光不露。已而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全道不屈。其清風高節。百世而下。仰之議者。謂其托迹羊裘。我給山澤。隱矣。胡于然而來。及應詔而起。聯榻而寢。眷矣。胡飄然而去。

史評

卷之五

士

噫。其來非希幸也。以規帝也。謂帝將賓友我乎。我以不羈之身。矯然帝庭。可也。坐而論道。可也。乃帝固諫讓。我矣。我諫讓也。寧然。然已乎。彼其寵麗華之。然而黜。猶嫌之。猶歸已樹之。而援所愛之子。則必謬謬。而與之爭。爭之不得。則去。而去子陵固已。蚤見之矣。此其去也。亦機動而陽飛也。非故經蹇不屈。以邀高名。如樊英之流也。或又以加足帝腹。為傲上而不恭。嗚呼。古道湮矣。未有匹夫而友天子者。乃今帝以腹承足。而忌其為天子。子陵以足加腹。而不知其為匹夫。希文謂光武。遂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

大信然

得越三日，任叔敬是，能，齊，子，大，齊，求，不，臨下，法，是，俗，降，亦，愈，近，尤，愈，遠，矣，充，翁，置，之，身，隨，之，列，焉，是。

卓茂 豪德俱

詳曰：茂故斷所小等，無他行能，亦無異等治効。當建武初年，踰七十已歸政去矣。兵戈倥傯，摧鋒破敵之士，未見封賞，而獨先蒙養。拔諸草萊之中，而實之列侯之首，風之也。與周表商容之聞燕菜邪視之愛者同心也。帝始握符，將舉一以風吏治，而茂于京平開行已立政，廉潔德讓所至。

史書

卷之五

五

輒化所去，輒思真循良之山斗也。史稱茂行已在清濁間。余謂茂恬淡樂道，執節純固者，初令齊嘗慕恭之時，即以病免歸。及更始之立，為侍中祭酒，又以老乞歸。其于出處去就，間有喟然清修者，范史許其近于仁，陳子恕嘗時杜南陽劉江陵而下，皆聞茂之風而真焉者也。史不傳于循吏而實之列傳，蓋不以一縣令視云。

李委翁曰：茂為齊令，亦必數年之績，故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遇亦當以不及降，謂罷職斤矣。烏能澤及黎黎？學施後世乎？周知茂固長者，亦漢之法也。遺立。

韓歆

詳曰：君受諫不能使直臣之必諫，非真能受諫之君。臣違諫不能使直諫之必見容，非真能進諫之臣。歆數直諫，固骨鯁臣也。乃帝故為漢令主，而曾不能容一直言之歆，斥使去位。又詔責之，是不亦速之斃乎？夫遇主必恭，而納約自厲，謂抗詞難入，而與言易售也。事謂大故，而折而廷諍之可也。歲將饑，凶以光武之賢，豈不慮及此者，逆未然之細，而指天畫地以信其說是直而激剛而過者也。秦雖利病而終多苦口，奚怪其自取殺也？綱目書免書自殺，固甚帝責亦責歆云。

史書

卷之五

五

光武皇帝曰：韓歆，諫臣也。一失韓歆，即數道古直無利病乃知歆之為帝殺之也。金天錄

臨雍拜老

詳曰：禮先老，老古也。叔代以來，禮差已久。即投戈而藝息馬，而道廢。建三雍而禮未及，臨雍乃帝親屈天子之尊，而尊禮更老。超劉辟雍之上已而諸儒執經問難，猶紳之士而而瞻觀，死然有古養老乞言之風。蓋康真特舉千百年所未見者，自是風行化溢，遺貧獨舉，而東都文學彬彬相盛，嗚呼非帝鼓之也。獨怪其福急而不容，又惑于左道，知養

老而不知禮大臣以尚書而提舉衆儒講禮而郎官之小怒而自撞經學修明而又遠迎胡鬼啟千百世佛氏之禍蓋前所爲者其矯情也而後所爲者其恒態也

其大民樂其樂遠近畏服戶口滋熾在位十八年而崩
思夫多作數年皇帝何如能其天資明察固有存歟也

總許曰關主多優柔而無斷英君苛察而鮮容漢元帝之過柔也漢遂以衰唐宣宗之過察也唐亦以亡顯宗天資明敏史累書善書登靈臺書臨辟雍書罷起北官書東巡耕下邳書至魯詣孔子宅書詔諸有司言得失諸所將

史評

卷之五

主

筆子者可不謂賢乎獨奈何好以耳目國發爲明而不自知也夫山數藏疾川澤納汙理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帝有總核操切之意而無深沈渾洪之量藉非章章寬厚以長者之道矯之東漢之業亦幾于索矣帝于漢七制稱最賢者獨于此少之

何拜銘曰帝于漢七制稱最賢而先生謂少之愚以爲不然夫兄弟之情本于父母妻子之愛後于弟見人倫之次序然也自不明者此于私而更其序于是父母親于妻子之恩兄弟殺于臣僕之寵其爲昏廢可勝道哉今帝薄皇子之封獨隆中山東平之馬氏家兄弟道義之世永官改官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馬氏帝難於受性處亦于人倫中養輕重裁情義皆至明之效也雖於校事下亦何損于明德

明德馬后

許曰東漢后妃之德政自南頓夫人光烈繼之代多賢后若明德者斯稱內教之全矣伏波功高親遭嫉妬其子弟債家之不造納女青官以圖雪恥一旦得當人主恩禮長秋震耀宗族快志怨仇豈獨兒女之情亦丈夫所特有也后獨遠迥善讓始終不衰太后明帝益加敬愛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帝命后移之撫育勞瘁過于所生而肅宗亦專以馬氏爲外家其母子慈孝所僅有也夫后之惡威姬趙后之惡許美人皆由婦人陰戾已無干則嫉人之有

史評

卷之五

去

子愛已子則必賊人之子是以人彘流禍葉節絕嗣若觀明德不亦意念盡平哉至其損抑封制而猶有奢侈之禍惑后亦見及此矣

東海王璽

許曰王郭出也郭起魏難已正位母天下王故嫡長姦樹子也郭以麗華之寵一旦被黜母不后而子猶以儲東處疑位即嫌厚未萌非有奪嫡更立之嫌其心能一日安乎

于是以郅憚之言懇請藩國亦庶幾伯夷之選而吳札之讓乎及僭藩東海優以大封而又素蒙眷顧魯邑賜虎賁施頭鐘漢之樂擬乘輿恩寵愈隆而謙退愈篤以母氏失愛之子孤危可疑之身處儲而蒙眷不至爲唐永乾宋德昭處藩而有終不至爲晉申生秦扶蘇非倖也則去就

有禮而謙恭彌亮其處廢者善也
吳平之日或曰帝特廢后之子特厚故王得以克竟廣陵王荆楚王英胡者自蒙乎乃知帝之厚王之賢也王之賢不益微世風之失乎

東平王著

東評

卷之五

七

評曰親王之弟往往以不軌夷滅如周之二叔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微獨上之過寵者釀其漸亦其禁警恣肆有以取之也東平天子之介弟也曾是時至器之嫡退幽東海而藩服之無入承大統即謙恭彌亮天子益之以魯寵之以警蹕而亦未嘗不疑且忌也況山陽以飛書出廣陵以呪詛殺淮陽以圖藏案辜楚英之獄考十連百坐或徒者以千數而東平于諸藩中獨崇執謙節至于辭驃騎上印綬即朝朝京師而退然願就藩國即天潢之懿爲天子所親貴者能處樂而樂善噫詎非今終之道也乎帝極友愛

皆歎息采薇有長枕大被之風及章而優厚尤甚余故謂蒼輿遷兄弟也而其賢亦兄弟也是宗藩之一勸也

李韓長曰帝問東平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其意最妙皆謂無數爵位矣帝雖友善然亦王自善處乎

鄭泉

評曰昔季羔之逃亂也或告之執曰君子不貽告之寶曰君子不隱即成生禍福之項猶不敢邪經而託足焉故智士不詭隨以衛交忠臣不細身以辱命守正也衆從父典以通經知名當世當是時帝爲太子以繼肩招來則日儲

東評

卷之五

大

君無私交卒不染干梁松之辭此與伏波之告呂种同指也其使朔方則能以孤危之身抗顏幕庭已復使而日臣不忍持大漢節對瓊裘獨拜卒能揚漢威德于絕域此與子卿之使沙漠同節也不謁王門則不濡足于津要一拜單于則不屈志于威武其守正視季羔無愧矣衆父典于光武之朝獨能持正又敢言以直氣聞建武間而衆亦隨父芳躅克承厥志賢哉史官衆爲軍司馬以示乎云

桓榮

何顯道曰桓榮入則臥出則廷辱不負所學不負厥考者矣

評曰榮初以尚書爲帝少傅及帝臨辟雍榮爲五更天子親祖割饋醬醕醢視更體如三老之禮幸太常天子親執業百官及諸門生有發難者輒推太師在是及病而臨存賜帷服卒而親變服臨葬賜塋首山之陽榮始陳車馬印綬誘示諸生爲稽古之力是獨非稽古得之乎稽古之學章句之學也以章句爲帝者師師亦困矣當時精銳鈞澤之吏圓冠方履之士學亦無嫌譚孔儀道德而儒者乎是不師而師一章句之榮一時帷幄咨謀精神圖略至于遠方錄城翫慕而則效者特一章句儒邪余故以東都之

東齊

卷之五

十九

與文學者固曰稽古之榮而東都之不能明王道陳禮樂者亦曰稽古之榮

屬義上探道外周玄觀書歸章句可謂善讀書者矣然探道好玄猶小儒也爲天子師者明王道陳禮樂應聰啟明庶不恭誠若桓榮者尙有復焉

丁鴻

評曰孝公讓國于弟而逃尋感寤于友而返還一孝公也胡連逃而還返也伯夷以國而讓弟季札以國而讓兄皆展脫于乘沒齒無悔凌陽之卒未聞屬意于盛宜不必遽國而逃東海之竄隱身而全名亦可以無悔而返其逃且

返亦有爲而爲乎時東海王挈天下以讓之帝而安意于藩帝且時加殊典以示優異孝公讓薨上指而故述焉以徵寵觀乎而胡鮑駭一言隨卽旋踵于是爲侍中不辭爲爲司徒亦不辭彼其于富貴之念亦或有追悔而動心焉者乎君子曰不然始之逃非矯也以兄弟之私也後之返非辭也以鮑駭之激而不忍于絕不滅之基也嗚呼叔代風微矣札逃遠于漢有一孝公聞東海之風而與焉詎不謂賢乎嗣是而後劉愷鄧彪相繼而起皆孝公風之也孝公以經學至行聞于時白虎論難號稱無雙至于上封事

東齊

卷之五

三

餘賢蓋忠義耿耿者而于還國之節尤稱賢云

何邦錄曰晉阮裕在東山果不就或問曰子辭而面就二郭何耶裕曰吾少無宦情棄之于人即不能解請自治必有所資故面第二郭豈以財能私計故耳其即孝公終返意乎

章帝

白虎觀

評曰章帝詔諸名儒丁鴻樓望成封相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等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夫漢故習馬上不事詩書孝武始向儒術黜百家表章六經至孝宣乃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而經

左右藝文。對爵作禮信義。道宗議

總評曰。治之敵也。必矯而更之。顧矯而正焉者。什一。矯而過焉者。什九。月之弱。秦易以強。矯而過焉者也。秦之暴。漢易以寬。矯而正焉者也。魏曹丕謂明帝。尊章帝長者。誠長者如孝文之以德化人乎。帝始除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若養胎之令。賜嬰兒之康。公上林池籙之賦。一時元元如坐春和中。視永平間。亦云寬矣。獨惜其矯之之過。遂任其恣而行之。實惠之奪。公主田園也。而不知問皇后之詳。廢太子也。而不知察張林楊光之恃勢貪殘也。而不知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爲五經之罪。楊修之建言。大足羽翼經傳矣。而帝制臨決于孝宣。爲尤惡焉。班史贊其

學于是炳若日星矣。今天子復踵而行之。其引經辨義。亦庶幾孝武表章之心。孝宣石渠之心哉。余觀班固所撰白虎通。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祿取經傳。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得之公穀之義居多。亦未爲叛道者。獨五行生剋次第。取人事配合。大都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至于紀封禪。而其諛心盡露矣。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豈其祿經以飾事。與宋儒之推事以就經者。殊邪。噫。祿經飾事。如傷不疑可也。如劉歆之佐莽。不可也。

耿恭

評曰。君子閱史。至防恭。功同而報殊。未嘗不扼腕歎帝之

史記

卷之五

五

私外戚而薄勳臣也。恭初爲校尉。以毒矢陷敵。而敵以爲神。已又以井泉示敵。而敵以爲神。此班仲升破事善之智。功雖奇而非難也。獨庫師之叛。食盡窮困。而無二心。班勒之。以兵。兵與孤。班托朝廷。數萬之衆。塞山爲井。資等爲糧。至以糞汁飲吏士。而卒能全忠勇。以揚威德。此其義重。千生與子卿之茹毛。窮海。拔節。百歲之地者。同也。夫以恭之忠。猶將十世宥之。而一言忤防。遽下之吏。而免使捐軀報國之勞。竟民沒于鑊。金銷骨之吻。而不得以自白。嗚呼。恭與防同破羌。功埒也。防以外氏之寵。而進爵車騎。恭以

省非寬而進厚。而過者與夫寬猛之宜。猶寒暴然。孝明遇于恭。而無章帝之厚。舉勝暴也。孝章過于厚。而無孝明之慈。暴勝寒也。胥之乎。不得其調。帝王之全德。亦難矣哉。陸雲若曰。論人主于光武。明帝以復。漢之其爲君矣。而章帝繼之。化成德。漢史稱長春與康之繼成。一也。獨其資。后。康。太子。康。無罪。而康。貴。人。致。康。而。其。資。狀。康。資。康。驕。驕。傷。康。德。之。溫。宣。其。資。而。其。資。不。亦。宣。乎。李。康。明。帝。苛。切。市。從。對。厚。民。類。其。資。而。之。長。帝。王。貴。一。不。剛。弟。矣。冠。陳。

小人之說而能使兒有寬乎

功同而報殊則謂之不問矣况其為作附事讀者論無
疵脫云

第五倫

評曰伯魚少捐介有義行蓋賢行君子也其守會稽守蜀
郡所至多惠施于民為循吏及都三公輒裁抑權貴上疏
論馬防不當任職又論諸寶寵太盛諄諄無避諱為直臣
亦奉公盡節非徇私者倫也乃伯魚自以不釋念于千里
馬又不子視其兄之子為猶有私噫伯魚之私亦僅此耶
余謂伯魚未止此一二事也夫君子優不僭上儉不偪下

史評

孝之五

三

而伯魚為太守輒躬自斂芻牧馬妻執炊爨賸買其俸餘
以予貧廢者捐俸貶乏猶未也以郡二千石尊臨千里而
下與牧園等備母乃矯乎矯亦私也伯魚謹矯激之私不
言而言其私于馬私于子者何耶

何行可曰聖賢與學問不慊星霜之出也其
在聖一字故後自以為無私者即自欺人也先生之論
母乃到乎

毛義

評曰盧江義始何莽微而事後何被微而辭乎君子曰喜
之者非徇也以教孝也辭之者非矯也以教志也夫孝有

以志養者願菽水之孝其孝小尚往之孝其孝大顏考叔
以吾母嘗小人之義未嘗君子之義而爾以遺母義亦以
母食其粟不若食君之祿而喜乎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
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心悲釜非加多于三十鍾而喜
悲親也義之喜亦曾子樂三釜意也卒之其母公矣孝思
之念其稍慳矣于是辭養可已也微辟可謝也而辭焉以
養吾之高是故其喜其辭賢者之所為固不可測也宜其
見慕于張奉而受賜于王朝也乎

俗五言曰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終天之
恨也律微而色喜其自有後使無後日之辭奉心不終

史評

孝之五

三

廣之手賢者不可測孝子不可測

曹義

評曰叔通之為漢禮何倏而撰又何倏而寢也夫一代鉅
典自天子以至庶人所世守者叔通何人而遽成之不考
古而豫以謀記不集議而決以獨見不持久而成以數月
謂是不刊之典乎蓋不特見其禮而已知其製矣漢禮起
叔孫通所故采秦儀而用之者當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
之徒皆懷憤歎息久之而孝章之欲訂正亦未定國憲處
也乃叔通復踵故智不一歲而遽上百五十篇是叔孫氏

出而後漢之禮儀又一先漢之禮儀也已卒之孝章之後
禮遂不行史書發損制度曰損誠非漢禮也日制度議議
記而非聖人之經也蓋醜之也

何非銘曰當時白虎石渠諸賢亦既林立五經異同互
相考訂豈無他人議及典禮而乃於于聖人之經一
或曰漢之經文制也果堪非之而帝則曰儒生難以
始班固家傳象諸儒以議得失而帝則曰臣生於
不得下則漢之經也帝蓋此之一變而欲革草以定
大典也嗟乎前漢禮儀定于叔孫後漢禮儀定于曹
其得失不同可知矣

和帝

誅竇意

史事

卷之五

三

評曰憲之惡醜于章帝而成于太后當其時以屬直奉公
主田園已又怙寵殺都鄉侯暢奪之不足而殺之其容肆
無憚漸不可使長矣于是奮威斷以真法典亦庶幾重牛
之幣而積豕之牙乎乃章帝以爲孤雛孱弱而勿之問太
后又使之將兵擊匈奴以贖罪而勿之誅長遂烟于官掖
而假巨盜以戈矛是童之不帶而縱之使觸也處之不止
而欲他日之無跡焉也其可得哉卒之根株樞要而播弄
威權前後左右無非親黨刺史守令皆出其門始雖見而
今猛虎矣非帝之雄斷奈何又不生一莽乎嗚呼兩朝

元惡一舉而殲之除肘腋之患而快臣民之忿帝其大有
造于漢已或議帝誅竇而群臣以稱十常侍之禍隱
冲主而責其不逆親于未然亦刻論矣哉

何非銘曰竇氏世爲外戚亦實壯動國奉公之報也當
肅宗之朝竇氏才色絕倫而寵幸殊特其家果貴人之
太子慶之廢出后謀其陰謀性成何怪竇氏等惑
不道義和帝即位猶不能平始謀誅卿然當正色立
朝者而有哀哀轉弱諸大臣帝不與共事而私屬之
衆之從先生謂其得十常侍之禍信乎嗟嗟外戚之事
臣親官則不若也而不知貴臣易除左右難拔也哉

史事

卷之五

三

昭而後稱和夫主上貴察而斷忠佞之不辨非察也刑賞
之不平非斷也孝昭踐祚甫十四而上官之詐大將軍之
忠能盡別如舊猶然今以竇憲之惡而帝能與移臣謀誅
之疎大慈于君側而官禁爲之肅清至于尊禮袁安引用
陳寵而魯丕賈逵之徒羣而論難于前夫帝固冲主也而
卽位之初遠能去奸而進賢其處謀雄斷豈下孝昭哉獨
誅憲之舉謀及鄭衆權好雖除而關豎用事遂爲東漢基
禍之至八兩帝拒一虎而進一狼茲誠然哉是故論漢和
者重予之而又重惜之

吳嚴公曰按漢西傳曰竇憲之惡成于章帝之時實日
第五倫鄭弘之徒切陳其失至帝於水圖臣帝怒責

趙高復以皇后服深慚不行正議和帝即僞四年勅
兵諱意易若崩則宋肅稱其功中威顯度通章帝亦專
論也雖然意未與帝之難在于去賢臣惡既成帝之難
在于安賢臣迫太后崩請帝手詔益數仁人不可及也

班固

許曰孟堅以附憲疾獄中世咸惜之君子曰不然以孟堅
之才而疾于憲未足惜也夫高才不失身以養名智士不
徇勢以買禍故薛離附長虬而茂鵠鵠巢一草而危蓋其
所托者善不善也按古才士如谷永之于鳳馬而敗楊雄
之于莽馬而敗朱穆之于冀馬而敗蔡邕之于卓馬而敗
荀彧之于操馬而敗潘岳之于賈謐馬而敗皆其所託之

史評

卷之五

王

者不善也孟堅為史學山斗馬遷而下蓋莫與儔者彼其
歷古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傳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
肖之分不為不詳至于外戚禍敗之彙又疊疊皆前日事
獨不知慮之不足為戒社也乎孟堅論議實辨疾節否正
直而卒也為憲客典文章以至于殺身又誰咎哉弱以羣
寵鮮以珠剖才華如孟堅殊可惜也而以權門之客作困
園之鬼亦宜也哉

何昇錄曰司馬遷自作史記當所歌言而固來却為
書不無遺忘還文豪傑而固雖細是其心也而論者多
以其特才而歌豈非才之必敗也哉固輕進失于所
托永有不敢為體曰君子不失其所

史評

許曰夫堅貞之士往往幹學權豪橫權鋒鋒而不為之
至于權豪勢能能以氣焰狼籍人而卒莫之有非其
益非難重其人而弗之動則必其得失榮辱之除者不可
絀以勢也疾生禍亂之輕者不可惕以威也袁邵公何如
人也方賈氏馮太后之寵負險峻之勢叱咤起悍所謂犯
之則傷觸之則碎者也乃邵公與司空任應景疏論勸當
其爭立北單于時憲且肆詆至引光武誅韓彭彭涉故事
幾不免于虎口矣邵公卒不移如山而憲卒未有以害之

史評

卷之五

王

者豈誠其素行之高使然哉邵公于未遇時僅臥衡門而
不以干人其標履純固所以養成剛大之氣固有忠榮辱
輕疾生者當其守楚郡出楚獄之無驗者數千人其尹河
南又以嚴明名重朝廷則其人可知矣惟操履之清純故
風采之凌厲東京之士其以君子而不懼于小人之害者
指掌多屈哉

曹建思曰國家大事專倚會謀然呼第一堂所賴者聖
君賢相王張其中耳若後世老奸一遇會謀先將制停
如當日和親皆言不可而安獨王還卒之帝從安議豈
非天子宰相獨行其權者哉憲欲害之其可得乎
班超定遠侯

評曰。起爲假司馬。卒吏士三十六人。奮身以探虎穴。而卒能降都。善服于真。縛光。題定。疏勒。斬馬者。破沙卑。使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海濱四萬里外。重譯來朝。自漢以來。未有此奇功也。其封侯宜乎。或謂超。燕領虎頭。飛而食肉。相候而侯。應侯相而志不侯。不侯也。侯志而才略不侯。不侯也。超初以貧而儲書。不能久事筆硯。而欲效張騫。傳介子使西域事。志何壯也。以卑身振威沙漠。而其爲都尉。又崇簡易。不以察政失。退和。卽平平。非有奇策。而其才氣之衆。宏識養之寬。和。又有過人者。其封之侯。蓋在茲乎。嗚呼。

史評

卷之五

五

超與固爲兄弟。固玩意。兩都。優游筆硯。而竟成于行。超立功萬里。艱危鋒鏑。而生入于玉門。豈誠所遭之殊哉。其知幾與否。亦或有在也。
何拜銘曰。史稱超不修細節。此蓋指儲書而言。然當日備書同案。其爲鎮性之資。耳觀其寬小。過特大綱。數語是豈一往喜功之人。可到者乎。乃知定遠侯真讀書人。
安帝
評曰。殤帝之歿也。太后與臨定策禁中。立清河王慶之子。夫不與大臣廷議。其長而賢者。而傾謀之外戚。欲久專制。而利幼弱。及帝之春秋已盛。而猶然臨朝。永初間。權歸

鄧氏。而令出房帷。時盜賊之警。災異之變。歲不一書。固女至當陽之故也。而帝之施爲。亦多外反。情輔遠。彌隆恩乳。母廢身重子。執柄持衡。淫成駭。觀官陸。執天下。謹詳其失德甚矣。不自省。而且移民。逃冠。推咎。咎。以答天。肯其誰欺乎。
陳仲淳曰。史稱安帝柔闇不決。余則謂鄧二后不道。耳。然鄧后不能擇子。亦不能殺人。若謂后。則能殺人。不能擇子。知北。雖司。是。惟家之幸。吾以知漢祚之衰矣。

楊震

評曰。伯起之威。威于忠也。夫史魚之直。自以不能退。子

史評

卷之五

五

瑕。然而猶以尸諫。可謂忠矣。伯起爲太尉。都三公。亦非無遭也。而乃奏一乳嫗。弗能去。奏一宋陽。弗能去。奏一周廣。樊豐。又弗能去。連疏累牘。終無以寤。至意而回。宸聽忠憤。所激。彼亦何面目。見日月乎。夕陽之亭。飲鵠而卒。亦史魚尸諫意也。故曰。伯起之威。威于忠也。然伯起推高士林。爲關西孔子。亦一代人豪也。初丁時。不造。退而教授生徒。不答州郡禮命者二十年。餘益堅志。而固守者。乃一旦而應。鄧鷹之辟。實之舉。府母乃失于身。手。臺臣。狹。狹。雙女。傾亂。此忠良杜口之時。而猶然蹇譎。世皆醉而我獨醒。母乃還。

于直乎孔子于魯甫入相而尸聞人墮名都一不用輒接
漸引去乃今前後貝錦顧影無憐已榮收印綬而始柴門
騷迹亦已晚矣余故以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伯起之歎歎于忠而未智也

評曰論者以謂有將帥才其長朝歌以三科募士而生銷
制賊于從容指顧之間其守武都以增灶疑敵而還折叛
國于倉卒支吾之頃此其才如吳鉤發劍靡擊不斷者然

史詩

卷之五

三

特以才論詡未視其大也夫涼州爲三輔藩蔽郡國欽慕
之而併力北邊非策也乃詔以三議力詆其非至于忤指
而不顧順帝朝爲司隸校尉多所論劾頗從史魚氣節以
尸諫至于案中常侍張防則自繫以聞傳考四獄而不
屈其耿耿風節固漢世罕有也藉今謀議廉頗以展所欲
爲其英聲義烈宜亦有匡日月而異河山者乃始見忌于
陽而卒不偶于時豈根錯節之恭竟不得一盡試其鋒此
豈惟朝之無遺抑亦漢之不造歟
鍾小天地謂蓋者也而有時才雖三科募士未見用
權而增壯折楚終是奇策昔陳元龍爲賊所困使人請

黃憲
乃密治軍營聚薪城外東垣梁火若大軍到城上預
震威勢即解圍正從此悟此真是妙著

評曰叔度言論風旨不盡見而見之者輒服深遠去珉谷
當是時賢如荀淑而曰國之類于吾師表也慷慨如陳蕃
而曰不見黃生鄭君復萌也高才如戴良而曰瞻前忽後
難得而測也博雅如林宗而曰澄不清滑不濁汪汪千頃
不可量也叔度非有危言激論備世駭俗如李膺范滂之
徒噴噴人口將遵周性全無德而稱平盛德字溫釋圭角
渾然亦可以想見其人矣史書汝南黃憲卒嗚呼憲一布

史詩

卷之五

三

衣也至勳史氏之筆千載而下音容寥廓而人猶心醉其
休豈非潛德幽光不可泯沒故邪余獨怪漢庭諸臣不一
下蒲輪之迎于汝南之盛亦足慨也已
余觀諸子論次大都厥其德器耳及揚龜山乃曰叔度
學充其德類于可至矣然叔度有德而未學者乎
宋學如何可任其隱而數日微君有以也 道岸識
順帝
評曰譚治者類言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德君子之不足以成非盡小人罪也罪起于寵任小人
者壞之也帝登解之初引拔諸賢一時李固黃瓊左雄周

舉虞謝張綱皇甫規之徒相繼登進亦相匡翼以登上理而卒也梁冀之橫竟無報于漢者何也諸君子成之而一梁冀敗之宜其治之衰也然豈專冀罪哉愛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自昔譚之矣梁氏子弟顯榮兼祿位重慶公卿以下率容容欲祗權委以弄下風其勢已燎原不可退矣而帝猶寵任之左雄上疏明及之而不行李固對榮願指之而不聽張綱理輪抗論之而終不寤卒使當道之恨敢于弑逆而莫或推究者皆帝縱其惡耳嗚呼奚怪乎漢業之衰而不復振也

史評

卷之五

三

何舉第曰梁冀非實密比密雖天資高敏實無奇才青志不過一溫魯公子不特庸主驕后強生以補弱之名

左雄

評曰伯豪銓選以年限日必類于青之才而後無拘于

年如折公散以便所舉世爭論其非然州郡守舉者生免一所舉非者而諸所舉皆得人是猶非選舉之良乎其為司諫舉壯吏為將而為周舉論劾舉故伯豪所推戴為尚書者而刺伯豪而暴揚其短而伯豪憤然引以為過舉不問私而伯豪亦不為憾誠無異宣子之子韓厥也其

他陳封宋娥陳侯梁冀前後抗疏至于指逆變倖舉權豪而不顧是又非梁冀王臣之節乎評者未可以選舉之謬而輒謬其人也

舉孝廉而限之年是可管也而實時長吏得人稱察選諸平者亦皆其力惜乎舉周舉以自代而自免也

汝玠議

周舉

評曰舉以司徒掾為左雄所拔一旦起而為尚書副三公之利乃以雄舉壯吏遠而缺其短而辱之廷且自附韓厥謂不敢阿君以為君羞噫厥舉于宣子不謂而遽戮其僕

史評

卷之五

三

人謂厥無負于孟而有錫于厚乃舉效而尤之且也雄舉壯吏而私乎抑誤乎舉帥知武猛不知貪污誠誤而非私也子思大賢亦謂以卿舉將為非蓋分閭命帥往往使貪使退以才舉不以行廢是將違經告警將靡兵弱數戰數濟宜將一武猛者以為干城之重令稱焉生伯夷于惟惺惺原德于孺孺而無能展一畫以予之角亦安用彼將為也三公論事宜先其大時梁冀之威官道復也不問張遠之恣為社狐也不問宋城之封君側妖也不問而區區糾及一受壯之帥是何具舍放飯流歎而問無商夾者乎

妻公見齊于仁傑王旦見短于危平人謂二公盛德之
累雄掌銓衡亦風節凌厲者即過談宜泰記其室如朱母
規冀故事庶幾無失于阿而亦無傷于厚也乃遽而直攻
其病朝推轂而幕爾時今天子怒而併落雄職去一賊定
又去一王廷蹇蹇之臣可乎

周東清高志正可以重任特左雄之執雄不失于降能
無傷于厚乎以視雄能于舉了無動于色而欣然引以
爲過者果誠有汗于顏也已 君恭謙

張綱

評曰世以綱比虞詡君子曰才略風節大都相似而其恩

史評

卷之五

主事

信之及人謂或未遠也夫去惡急而去君側之惡尤急降
危難而以其恩信降積久之寇尤難綱初與八使持節分
行州郡且未之部而獨理輪都亭勅奏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無君當容十五事不糾墨吏而急于除孽權豪是誠
舍狐狸不問而問當道之狼者其風節與詡勅中常待防
何殊也其守廣陵卽虞詡之爲朝歌長皆真投石之計也
詡貪賊猶設科募士久而後下綱以拿車南臺喻禍福于
數言之間而吳即威而流泣而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而乞
降冀所屬據而不下者一朝而款服視詡歌之平抑又過

之此論功當封者而乃爲冀過竟陸沈于郡亦奈之何哉
郭威六日鄧禹爲冀而帝以初歌之塗梁冀惡張綱
而害以廣陵之必然相也而冀賊重殺及謂威而自害有
以誠耶故謂冀信難以威人忠誠不足以爲衆者非也
但帝

誅梁冀

評曰冀視賢惡之惡爲甚其初猶易制也及帝而取恩失
當是時撥恭並迎而竟帝繼天子之廢冀如掌股之見賢
帝以一言而中毒忿于弑北面之主朝會之時帝劍入省
肆行無上皆帝所親見者而故詔之以殊寵使儀比蕭何

史評

卷之五

主事

封比鄧禹賞賜甲第比霍光焉修之封錫使侯者七后者
三貴人者六大將軍者三卿相尹校者五十七梁氏一門
並帝無功之級權貴極而志意滿于是穿窬熒熒天子且
拱手以聽而莫或誰何矣至于惡冀滿天而始劫兵收印
綬以正法典不已晚乎嗚呼外威之變漢臺不遠莽之後
有憲之役後又有一翼而帝不知懲以至于于夏延是可慨
已

屬上曰梁冀之除神人稱快使官月諸大臣來進饋
順問之事顯告朝中舉其欲君之罪而豫殺之不察于
大正哉獨奈何陳于徐璜早起之輩而厥聞寺之劇也

銅諸賢

評曰黨銅之禍世多歸責諸君子蓋名者忌之固也自南
北部起而顧尉俊及陳枯吹生相標榜以為高而復多藏
不公卿畏其議履其門矣乃又變風裁以擊中官至武破
枉發張讓之弟疾之不已甚乎漢猶傾履已不可支矣而
猶猶以一葦障衝流不廢迹遠引而驚駭然其標榜者
猶昨也臧否者猶昨也其譽望足以積忌而啟衆其矯激
足以震怒而連讐而其論議又足以招尤而買禍卒之駢
首就戮胥而入于鬼錄是誰之咎乎嗚呼初願登龍門而

史評

卷之五

七

今且行淫矣初願同仙舟而今且三木而覆頭矣曩所月
且者非許者何如而何適至是也夫亦有以取之也雖然
東漢之衰猶奄奄至于雲獻亦諸君子之節義所以維之
者亦有一二也乃帝不之察銅其身又銅其子孫以及于
五屬嗟嗟人之云云邦國殄瘁諒哉言乎
然行可曰東漢諸君子大者以名節自勵小者以清議
爲名始于東漢之微互相標榜而求知朝廷天下使以
黨人之名涉漢諸賢顧諸君子自取已歟人主者亦
思衆皆人衆奈何信任胥壬一貫于法而己禁銅之欲
總評曰侍中爰延以帝爲漢中主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故也雖然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榮貴之鍊非誠爲

宗社計以忤貴門徐璜而然也方梁氏之橫也一時賢君
子以李固之望焉而疾杜喬之忠焉而疾陳原之憤焉而
疾崔琦之諷焉而疾吳樹之北托焉而疾陳授之告變焉
而疾善類已衰氣矣及連冀之威炎甫息而五侯之虐焰
已張楊秉朱穆以忠忤李雲杜衆以直諫于是黨銅興矣
海內人舉一網而盡矣此何時也國家丁三空之厄正主
上焦毀之時也而猶騁心與馬之觀再行老子之祀仇疾
善類屏隔謠言是可與爲善者乎終身賸藏未有勝政帝
之不諦伊誰愍哉

史評

卷之五

三八

何昇錄曰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頭壞于梁冀終政壞
于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爲世害者是有使守相
東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之輕其後皆謂帝
遠攝因出禍烈于焚燒乃如庸主之爲害于累主也然
帝未立時廷議咸屬清河賈騰極之勤勸冀立帝故帝
之得正位以婦寺其敗德亦以婦寺治亂固各有本哉
李固
評曰李子監司徒邵子也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而下
凜凜有生氣胡廣趙戒輩不足齒矣乃迂論者不憚其疾
而往往刻責焉若曰幸冲晏駕已不得如榮立清河矣及
賈帝蒙毒子堅位上公是時說白太后召三公及列侯二
千石而下發冀進餅斬不與水之狀而實身之辟隨決榮復

立清河之賢可也而顧隱忍不舉使真得以私而立志慮
爲此論者亦刻甚矣子堅才略優長嘗判荊州守泰山數
以榮降壁降降羣盜而獨不能制一跋扈之真反受制焉
非其識不足也夫太后之臨朝也久忌賢明而利功弱者
真與之合謀其不爲周霍而敢干爲鄧閹者亦附太后指
也子堅忠奮與杜喬明心合力以匡社稷帝之崩也已伏
尸而慟推舉其侍醫者矣初議所立亦何嘗不遣書冀刺
骨言哉乃書甫上而榮已免矣女主富陽于上權戚專制
于下事勢單肘有不可爲者是故冀欲縱則戮欲志則志

欲獄逆則弑逆而付之無可奈何吾惟知仗節成義而已
貝哉范史謂其殺身成仁且曰致主文宣抗憤伊瀆虜斯
言一出而子堅之忠魂其少慰矣余謂子堅成忠已論已
獨其初就梁商之辟終身爲其從事及冀而猶以門生故
吏尚居鼎鉉退回而不忍去卒以陷危禍蓋忠矣而子進
退間未之審乎

陳湘殷曰西漢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而乘便送種者衆若走或不在功臣其取人先疑術所以朝多名臣而使節灰義者衆故梁冀擅命而李杜以忼抗之然則安可以不討陳刻責之哉

評曰叔榮爲大將軍追脇忠而見燒與子堅同也竟乎叔榮峻風裁有殷霜朔雪之勁而又端凝有泰山喬嶽之望爲朝野倚重者獨奈何歎以細事件大將軍指及獄逆之變則又隱忍而卒爲其反噬乎夫大將軍怙太后寵以威焰復籍人以克薛陸一幼君又連衆立一冲主天子譽置在握舉朝所側目而莫或云何者乃當其時索觀金蛇不與女使而不往會喪迎后禮以舊典不欲厚所屬舉泥官爲尚書又以駐發不用屢勸俾而屢觸其威怒彼其甘心焉者久矣及進壽質帝而敢于弑逆法所宜汚其官而精

其望者誠憐子堅上告太后下告廷臣聲罪而討之以快神人之憤不謂仍如前議復推清河之賢而立之以對元元之望而安國祚榮之上也固已榮免中外養氣吾以孤忠立冀靡之中而度不能制則上印綬高殿遙引以全身名亦或一榮也是之不榮而猶謬謂正色與梗奸並而立朝則勢必難並而瓦全夫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我未發而彼且我速勝之使早從宜矣卒之孝質含憤于九京清河自齒于一劍而身亦爲行徑之鬼嗚呼冤乎忠而未智許者爲之長抱恨云

類曰公曰夷之際猶忠謂者咸曰李杜乃尹氏以爲
日人忠有餘而德不足不明于春秋計賊之義也然嘗
以孤厭字于家衆之小望能勝其惡邪哉勢不能許有
感無二李杜真無可奈何也

評曰：淑無所表見，獨其子八龍，以爲繼美高陽子龍，而其父弗龍乎？淑傳學有萬行，已對策，則貴幸爲梁冀所忌，及朝陵蒞事，明治以神君稱于民，當時師事李膺，膺亦曰：清議難尚，與太丘及太丘之諸子孫，聚而勸天象，見鸞星不龍，而能若是乎？然龍非易名，必有潛德與利見，大人者。

史記

卷之五

— 四十一 —

庶幾其龍乃其子爽故名無雙者而潘述于董卓專制之朝及其孫或又爲唐衛之督曹操之臣則其父可知孰是而龍也是故由八龍之名吾以爲淑賢究八龍之實吾又以爲淑麗

何行銘曰論者謂龍之爲德非聖人不能當之荀氏八
子余慈明之外無聞焉初爲手蠶以龍稱族無他當日
標榜之倫互相沿衡此八龍所由與野霸俊及同郭也

李牌

評曰元禮爲天下模楷士大夫爭高尚其道獨奈何而罹
干黨卒詔獄以歿也其始以八俊之名相標榜一時綢繆

被接者謂登龍門瞻望者謂同仙舟卽荀爽之寶亦喜于
得卿則其名已高而又裁抑中官至于破柱戮張讓之第
逢宥殺張成之子追之使不能容其疾之又爲已甚士先
知幾郭有道嘗以天象人事激之使去矣其初逃冀幸而
得原宜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乃復就陳賁之辟卒以朝
黨請詔獄而死夫名之高者忌之媒也疾之甚者亂之道
也而復不之知止其不肖而及爾也乎人謂黨錮之禍始
于甘陵而成于李膺亦憾其有以取之不得爲郭林宗中
身蟬之高云爾嗚呼忠臣殉義烈士殉名膺與張儉同罹

史詩

卷之五

聖

驚獄乃儉望門投止所在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至于連引收考者徧天下一人逃火禍延萬家賢者固如是乎而元禮之染于黨也慷慨赴義其云事不辭難罪不逃生視儉黨相去遠矣

吳華崖曰元禮風性高簡每見符詠輒絕施客未嘗不
握手歎息可見當時龍門浮慕李應公響之人正元禮
輩所輕也其後鈞衡中來者至于獄亦皆此曹謨之耳
嗟乎士紳幸辱天下換階哉

范滂

評曰士處濁世大都善善長而惡惡短察察然別白臧否鮮有能自完者是故沈噤非默也徐孺子之不管國事者

經實也。夫孔子拜陽虎之饌。孟子吊公行之喪。不辦門而
亦不激。充見惡人之道。固爾也。當爾之禍。豈盡聞寺之責
哉。諸君子之彈擊而激成之者。亦不無一二也。疾之已甚
不已。亂乎是。故太丘之吊。讓非姑讓也。不為壯煩之失
而為合章之垢也。何者。彼瞋目發威。怒視吾輩。而吾藉以
禮往。庶幾殺其威。而疑其寬。謀卒之驚。類之繁。多所全
活者。皆此一吊之力也。不然。史稱其行。成平身。而道謂天
下。凶邪不能以備。恭王公不能以貴。驕者而顧失身于讓
邪。綱目書太丘陳寔卒。賢寔也。

史評

卷之五

聖

史贊云。當事違寔。寔曰。吾不使獄。眾無所恃。是寔其身
以為人者也。當事解。獨吊。寔讓之。寔後復讓。寔人多所
全。有此母其身。以為人者也。二事最難。手以聖賢心。屬
苦。難行。律法一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讓之。又聰。讓
郭泰
評曰。鉤黨之嫌。名賢伏。朝士為空。漢獄視泰坑垤也。有
道初以學行。遠遊郡下。周旋。縉紳間。一時多士。雲從。蒙
者。響風。經品者。增價。聲動京師。然卒則泉。駢逝。不為黨。染
武。謂其侍而免。君子曰。否。否。其藏。不困。足以招尤。而獎。訓
尤。足以作士。森望。固足以起忌。而幾先尤。足以遠害。隱不
違。觀介山之行也。貞不絕俗。柳下之風也。就是而黨乎。孟

情不以母在逃刑。元禮不以人言。亟去。皆其見之不蓋。爾
有這賦性。明達。觀象察事。已知天之所廢。不可支矣。一聞
徐孺子。猶猶之言。遽豁然解。而拜為師表。高蹈遠引。又孰
是而樂千。需乎。嗚呼。海內諸名賢。所稱顧。屈後及。胥幾于
聞寺之手。而有這獨。翔翔于。背漢之表。人謂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誠然。

溫公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其
政不。服天下。無通。君子括。不計。以。小人。之。而。獨
不。當。時。有。道。登。李。膺。之。所。為。太。學。生。之。冠。名。而。行
。似。亦。非。有。見。者。及。後。高。貽。遠。引。不。羅。約。當。之。顯。堂。非
明。智。保。身。如。幾。其。神。者。乎。求。之。東。漢。亦。難。其。人。矣。
君。播。道。

史評

卷之五

聖

徐。評。曰。徐。孺。子。稱。南。州。高。士。郭。舉。請。清。潔。高。廉。饒。樂。不。可。得
。飲。食。者。而。可。榮。以。稔。乎。相。蠶。不。造。以。林。宗。之。賢。猶。猶。不
去。而。孺。子。知。大。樹。將。頽。非。一。親。所。維。是。蚤。見。而。知。我。有。也
。曹。王。扇。燈。以。陳。寶。之。室。且。不。見。干。反。噬。之。凶。而。孺。子。躬。耕
。食。力。不。應。公。辟。即。求。解。赴。吊。潛。迹。而。莫。有。知。者。是。隱。身。而
。全。名。者。也。諸。黨。士。逃。相。辱。以。饒。時。政。而。公。卿。候。門。屢。展
。滿。戶。乃。孺。子。純。然。即。季。偉。之。寶。賈。以。國。事。而。噤。不。知。答。是
。合。德。而。恭。瞻。其。恐。不。可。及。者。也。那。無。道。其。怒。足。以。容。黨。獨

典而士之免于戮者惟孺子及奉與嶠兩三人而已陳蕃所故下榻得知己者獨不能以勸郭泰者勸者人謂蕃之疾孺子亦難辭責云

何并銘曰孺子以書成林宗以大小將顯非一視所推然當陳蕃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勸之乎至至而斬切德之責甚矣蓋于其此舉也或曰蓋蓋公以此言勸之未必不指孺子以至矣而蓋公之言是實取乎下此指也然而視元禮事身就大儒泰亦見義之羞者矣

朱穆

評曰公叔與李膺風裁相類其期冀州令長望風解印綬去及墨吏有自殺及疾獄者其立朝尤從視宦官累疏請

東評

卷之五

聖七

罷及趙忠之偕為玉匣也下郡案驗至于剖棺發墓是何異元禮之破棺戮奸乎卒之元禮死于黨而公叔亦為中官所誅以至憤懣而卒其忠憤之激烈蓋相似也彼太學生劉固訟其履正清平貞高絕俗豈虛語哉而議者責其就辟梁冀失身匪人嗟乎公叔之奏記所以匡救其者不遺餘力殆庶幾舉而不黨邇而不瀆者視班固荀爽相與比周者蓋大不侔矣觀其所辟皆清德長者嘗著書厚論以朝齊絕交始以婚世其人亦概見矣竊也觀其貞而亦有羔羊之節不其然乎

穆蓋解之孫也幼耽學其開宜似祖見忌于人所在被讒亦如祖所及卒也察其與門人共逐其德行蓋曰文忠則公叔亦蓋其者也觀其奏記極其惜其不悟平彼荀爽固而非之亦解矣 弟接應

靈帝

治鈞黨

評曰鈞黨之興我諸名賢百餘人及門生故吏與四方豪傑俱學行義之士六七百人諸所排屏者與夫舍匿而連引者又幾千人毒流網羅禍延天下自泰境以來又一大變也議者咸責諸名士蓋節甫初國陳寶繼誅羣閹愈虎而真矣猶然不知自飲而相標榜以為三君又以為八顧

忠評

卷之五

聖八

八顧八俊八及使得指目而誣我其胥而戮也是自儀約于此而使之射也又誰咎也君子曰不然諸名賢之以言買禍固也坐視諸名賢之幾于無辜而又拱以聽諸宦之專恣而無忌者誰也崇覆宦豈方于父母珍絕善類過于冠簪逮則逮便則傳舉太阿之柄而授之刑餘之手嗚呼昏虐至此靈之不靈漢其殆哉 金華子曰孝祖昏庸不明寺以之薄在諸賢為黨人固已及靈帝即位蓋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乃列于解可謂盛也乃未幾諸賢用李膺為太尉而李膺為所殺蓋諸公晚行危言有以取之亦為之若不能明于正之途也人之云云公郭國珍非可慨也夫

總評曰漢之弊者無如閹宦而始終爲閹宦所弄者無如孝靈當是時王匡弄于前而張趙又弄于後無故而殺一不辜士氣喪氣也乃陳寶二大臣中外倚之爲恒俗者一不謹密遠逝而尸請朝顧厨後及諸君子四海仰之爲醇風者一不聯繫遠逝而藏諸獄天子何在而若閹宦也幸而節節珍滅此覆車之鑒也乃復變張趙以天子之尊而父呼張母呼趙彼其不虎而翼乎辛之宗親賓客馮寵靈而掠州郡去一節而而又述一節而天子何在而若閹宦也至于盜數起而災迭見矣帝猶弗察而且也廢皇

史評

卷之五

四九

后義官官修列碑侯官官以致多士之憤盈補四濬之怨清腹千里之神泉時受延二袁之克從而召難逆使乘輿擣越宗廟丘墟又誰咎哉

今之漢書王莽無如漢之桓靈然余觀之當又事于桓也當時忠賢去閹宦登其笑與有非難目所無者而漢士未哀典不知社稷之憂也乎君之不遠卿至此哉前史者幸毋以桓靈爲實也勿使一鳴誤

陳蕃實武

評曰陳寶皆賢者而又秉樞衡其暢謀許閹宦而反致害者曷以故也議者以爲謀疎而緩始不陰部兵以爲儼及黨類未合之時又不迅速收捕如疾實不及掩耳而顧逆

同之久使得以聚黨而悔謀至于鄭風既收隨及節前刑止首惡可也乃欲繫而誅之使人人自疑而生變緩于辜而又疎于謀宜不見于反噬之克噫是何不量也當至少國疑之際太后既無援于上而河南尹未有署置又無助于下吾徒以事忠引援疏遠未因之類以收根株已成之奸則豈釐果動斯須變故鮮有能自完者而何言之易哉即使其謀止于張舉懸而無及其類亦焉必其後不蹈王允之轍而踵五王之禍乎嗚呼二公之忠漢廷亦有也而蕃視武尤爲釋最著嘗下榻延孺子嘗上疏薦五處士嘗

史評

卷之五

五

力陳宿諸儒人亦惟獎善類呵護忠良者乎而獨失策于草小論若其無以成敗論陳寶哉

臣聞時曰陳寶二公之謬節而也論者謂其忠而短于計而足也爲思當日情勢誠須如先生所言者故知舉事論其心亦當其遇可也不然幾事不備而禍成于猶諒得不爲二公惜哉

申屠蟠

評曰士有足崖壑而心城關者乎是釣華之徒不量而進者也乃高尚者屢脫軒冕而抗志雲霄寧拘于巖穴而不欲曳裾王門如漢之申屠蟠者是也蟠處士也當其時梁冀辟之不就董卓辟之不就黃瓊何進辟之亦不就與與

東晉

卷之五

五

也

何遜
評曰大將軍連債宦官之橫秋一舉而盡誅之是也然得
不鑒實武之轍乎武欲悉誅宦者而事機一泄遂獲反噬
之禍張讓輩之惡不減節甫大將軍總我程嬰其孽而劍
象猶燎毛于洪爐也是之不固而乃以表紹之策紛紛召

而官闕為墟矣于是則關東諸侯如公孫瓚劉表孫權袁
紹劉焉曹操之徒並起以誅卓為名爭連城帶邑以雄一
方矣于是則卓賊市滅操又得志而挾天子以令諸侯至
于袁皇后殺皇子去一卓而復進一卓矣帝始謂誅一宦
者可以高枕于朝廷之上而詎知宦官之後復有董卓
卓之後復有曹操也賜除而虎狼入帝亦一寄生之君焉
而已帝生不辰身播國也終我四百永作虛實豈非天哉
嗚呼先漢之亂亂在朝廷故爵雖遷移而民猶誦於後漢
之亂亂在天下故人心已乖而天命亦去要之與亡皆天

東晉

卷之五

五

蔡邕附董卓

評曰伯喈博通積典曠世逸才也乃其始以附卓而荷祿
卒以悲卓而殺身夫卓橫極矣獄國母殺皇子焚廟發陵
劫遷天子其大逆不道曠世未有也宗威並列朝廷夜豎
皆弄金紫車服並天子而三臺臨呼召其爵擬不迫亦曠
世未有也屠戮大臣烹割降者于杯案間殊不一類其類
其殘忍不道又曠世未有也罪惡滔天中外切齒其幸而
驚天也何至懷私退而悲慟乎殺虎坐人而吾獨不怨其
繁亦不近人情者已就其辟又悲其死知有信宿三臺之

外兵以靖內亂卒之董卓入而焚官闕劫天子曹操入而
焚皇極挾天子公孫瓚劉表孫權袁紹劉焉之徒各據一
稱以虎視天子而頭顱墜地身亦不保是誰咎也嗚呼進
之禍視賢武抑又甚焉武之歟即不獲果曹王于當時然
君子猶哀其志而憫其忠進竊武轍引奸兇而授之柄既
而成功又滋亂階余于是有深嘆云
董卓思曰貴武何進同謀宦官其為元舅同居華輔亦
屬其儲太宰之威權實之勢又同而人以為有不肖
焉當武之去節節也有陳蕃之賢心實相濟而進之所
召者乃一董卓卓何如人也而願與之謀事耶去一垂
復留一豈明曰何進此舉乃欲身安而交矣耳袁未
士而業般人曾不知不飲之為念也良然

恩而不知咆咻四海之怨其就非真異族也以希所私也其悲非真接遇也以公所托也燕巢于幕自以爲安而謂意其遠墮乎嗚呼班固以附獄而永獄去伯惜未遠也伯惜不變而復蹈其轍卽廢典滅紀如日碑所論其誰憐之

袁紹

殺藏洪

許曰洪初爲張超功曹已歸紹表刺青州曹操之圍超于

史評

卷之五

五十五

雍丘也洪行號且號東甲請舉此其戀戀故主之恩亦何異包胥之哭秦庭乎而竟爲紹所阻使不獲効蓋存利是雍丘之資紹消之也張超之自殺紹殺之也議者以洪之見殺爲不量彼已噫子淵天下義士豈誠不量也哉夫雍丘漢郡而超故漢郡守操攻超正宜協謀而擊之卽袁曹方睦有一日之雅而亦宜欲好以相援何至阻兵而不救乎洪之請兵忠超亦忠紹也紹之救超爲洪亦爲漢也請師而見拒辭行而被拘卒之故主淪沒而匪臣微節無所獲仲其悲悲揮戈收淚告絕亦奚過乎而紹之怙衆竭力

統殺義士有負于漢多矣

發明諸賊洪與紹本無嫌隙徒以盡節郡縣守志不屈而已觀其與日數相之語深中其弊何者不知自反而竟殺之子宜在生之陳容寧與于淵同歟不與本初同生也

總評曰本初四世三公負海內重望與操並雄關東當是時卓踞而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振冀州之衆士廣兵糧而又以日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爲之用顏良文醜爲之將宜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其爲盟主卒不能奮義討卓以雪舉家屠戮之恥及與操相持而卒爲操困何也則以未明大義而閑于用謀也夫

史評

卷之五

五十六

合四州之地擁百萬之衆以迎駕西京而號令天下此沮授一策也而本初不用使操得挾天子以屯許下方操得東下自討劉備而吾衆遽舉兵襲擊其後此又田豐一策也而本初不用辭以子疾而失其會及操之還也沮授曰北兵利在緩圖不從田豐曰曹公善用兵未可輕也又不從而卒挫衄以至于憤發而疾噫是誰咎哉前或策紹有十敗余謂其外寬而內忌好謀而無決尤其所以取敗云何仲德曰余嘗備曹公萬里行日月合力不齊勝而展行也指本初攻董卓而操不進也又論曹志大而有小色而胆薄思克而少餘兵多而分黨不明勝實之數已悉曹公與中久矣存性手與操相持而卒爲操

後學

何如教并銘父重論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載述

裔孫

范道岸依京父較正

史評卷之六

豐潤

谷彙蒼先生鑒定

崇德

范光甫



漢昭烈

棄荆

評曰炎傳已灰羣雄割據環視宇域皆非漢有昭烈以天
潢之裔曾不得彈丸地而託足焉矧焚稱稱欲伸大義于
天下乃幸而劉表之將卒也不舉州屬之其子而屬之于
備曹公之引兵而南也州人十餘萬呼擁以從者不予其

史評

卷之六

故主之嗣而于其屬旅之曹即因而取之正所以保孤而
按據州民也何以託孤義重而棄去或者曰昭烈孤窮數
敗于操所故震攝于先聲者時兵未壓境而琰已降操劉
州固操有也而茲欲張空拳以予之角得乎君子曰不然
臥龍未起固難拒操當其客于劉表孔明為之謀而關羽
張飛趙雲為之將即當陽之坂飛橫一矛獨以退操數萬
之衆藉令昭烈領州收束全州之衆以與對壘勝負可
量乎且孔明于隆中已定跨有荆益之志今茲亦勸劉
琰以取荆州而顧委以予操至赤壁之役親啟行軍而始

僅僅得措足焉故曰荊州可取而不取是則昭烈之失策也

何拜銘曰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荆州與荊州二着
結葛武侯御先王攻劉璋荆州可定而荊州重不家
危後主與張飛與爭之榮州乃拒區以托孤義重不容
連取經又以前民之附不悉逐去而平為操有耶殆後
今日信於四日分府天典不取反受其殃人謂三國主
可以遠通未可與權真其人哉

許曰○昭烈之取益也○或讓璋以好逆而顧反○跟扼其亢而奪之○其何辭于被髮入山之哲○而亦何辭以謝天下○噫○昭烈始困于操○賴賁之餘○猶不取荊州而顧忿于蜀乎○

米之木

3.1

烈之入蜀也猶枉于法正張璋之說而未之決也及吳告急諸兵而東璋止半給又勸關戊諸將文書勿復關白始迎之而今疑之謂忌且隙矣于是始勸兵向璋非其初速掩而取之也越履吳吳諸事會稽之盟范蠡曰天以吳賜越不取必殃天眷炎劉猶欲延一脉之胤以昌漢祚予之則不取予之益獲不取毋乃坐失此機乎常是時吳遣使補時蜀馬得不得通欲兩相犒而取蜀操亦遣鍾繇向漢中討張魯因以及蜀以一關弱之璋而視二則得之難登樓上向耳今昭烈不取彼不取入于吳則北嘆于操必矣與其庸卷于吳魏吾

聖鑒括于宗室此昭烈意也且也董卓之亂豪傑起義關
焉以益州多王氣而據之斷斜谷殺漢使其不臣與卓等
也不臣者罪無赦其取益者非過也

何岸銘曰益州天府之地也修政治外禦內
可興後亦勝之乃猶以寬恩以仁仁法正勤其取
而靡義非陽曲之謂也然則固忠恕之德也
韓道學頭巾子語使奔牧豕小不忍則亂大
璋出降乃自稱益州牧豕乎不忍則亂大璋項
錦于漢高祖漢高祖知于刑罰非一武而乘數人
滿益從亮走至有平乃知亂非一道乘數人一爲
唯開府置佐久有巴蜀諸君委之不取終爲掃得是又一新對劉
璋也嚴統禁持來此請事安之徐封璋一箇誠仁義道
用之策無涉史當此亦何疑焉
劉璋恃倚爲泰山故盡共兵以贈之或曰劉璋亦維南益
其力以迎之奈何反眼據其間也哉曰劉璋亦維南益

卷之本

州爲漢之新民取之非過也亦思備矣是時曹操之害
者耳金夫誠

總評曰：昭烈與光武皆帝胃與漢祚者。然光武不數年而
受阿瞞雄克復舊物。昭烈克薄德于一隅之蜀而不能混
一區宇。則何以故也。夫中山後裔與白水真人非二也。英
雄之器。視才明勇略者。非相讓也。下汝汝南之困比之津
沱。蕞者。非不同艱也。屢罵關趙之徒。又非有劣于焉。齊
寇賈之曹也。其不能北窺宛洛而東蹂吳會者。非誠不光
武若也。光武起義首隸河內以營根本。而昭烈始無用武。

之地已又不託足于荆而藉手于蜀蜀故沃饒而非都會之區也是處非其地也光武時所與抗衡者特隴蜀二子久不下爾蜀得其龍捷用兵如神而操與權二勍敵豈能公孫述此乎是又遇非其敵也嗚呼國之興廢其皆天乎天猶非漢光武之中興也甚易天一去漢昭烈之克復也孔艱余故曰內峙一隅豈非天哉

史記 卷之六
如日先生謂蜀之立心軍事與光武不相上下而高祖不及也高祖謀臣惟張良陳平其所策畫不過黃石之素餐道家之陰謀未若帝之得王佐也曹河繁不驚也師與父老約法三章僅賈于項羽之屠城屠宋

史記 卷之六
帝者學以人為本有太王去邪之仁也高帝天下而帝偏安者楚漢之際天下方苦秦建安之末人心不歸漢也孔明在時蓋即為帝策內立然則天之所定人不能易之乎

報曹公

許曰羽守下邳而備與紹連兵操擊破備進拔下邳會羽以歸羽為操立功策馬料紹勢頗長于萬眾中而去至今百喙罪羽者曰羽殺良以報曹紹或殺備以謝良羽雖收功于曹如假手于紹以危其主何噫亦未殺身以諒羽乎夫進軍黎陽攻圍白馬操尚不知為備謀羽何知也操恐

羽速奔備備之踪跡窺不使通于羽羽何知備之在紹也羽久于操方躊躇欲去而無從適白馬解圍一事謂可以報曹而脫身是故倉卒為操拒敵而豈慮危其主于羽物哉羽與備不啻昆弟骨肉其俱曹也惓惓于三約之從使知備之故而忍于殺其將此必曰布之與董卓則然而羽豈其人也及顏良見殺密書始至而羽即飄然辭去于是可以諒羽之心矣不初從備時已欲誅操茲豈區區戀一醉飽之恩而坐失此機也羽即不惜身以易操一歎然操殺而丕立備之百日且不可保青州之曹則又不可必

史記

卷之六

五

知而吾徒成矣益乎故斬良為報曹也報曹為歸劉也噫白馬之役吾無羽責獨責夫奉容之遇亦報効之過而失之乎

報曹之說余嘗感之夫賊操何恩焉羽報曹公不處不備之在紹也則猶為公義之非其知公之心者矣

失刺

評曰荆州之失議者曰雲長亦有責乎雲長性剛而傲罵吳使而絕婚輕康芳傳士仁而欲治以罪皆敬業之道也而又寡謀夫操與權為二勍敵操雖露刃而面拒猶肝腹

之敵也。據固藏身而背刺。則腹心之敵也。乃雲長之兵不先之吳而先之魏。是失策也。初權欲襲羽以自救也。請操勿瀕而操故露之。其弗欲溺者。恐羽我備也。其故露之者。欲羽解圍也。樊之膠筏于禁七軍。操已崩落。欲徙都。則可解矣。而雲長尚猶深。知挺刃而北。以窺延津。不知延津而南。以軍江陵。黃鶴高翔。詎虞降者之脫我後乎。是又失策也。而卒之威震華夏之業。一旦而踏于新進小子之手。惜矣。然羽黃蜀也。乃昭烈以一軍支兩敵。敵于千里。要管之衝而無一謀主。又不為左右翼以相聲援。是離黃也。今是

史評 卷之六 七
總評曰：雲長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當是時。白馬之役。挺矛刺顏良于萬眾之中。襄陽之戰。決水殲龐德。降于禁于漢水之上。即老驥亦且被囑。謀從都以避其銳者。何其雄也。而尤慷慨過人。周旋主上。順順無違。身為子操而心在子備。一知踪跡。解解封爵。輕千里以赴之者。其義氣又何激烈也。孔明謂魯之絕倫。超羣。誠哉。言乎。獨怪其勇而寡謀。雖思撫卒伍。得眾心。而又欲士大夫權為其子求婚也。何至于罵使而不許。廣芳傳士仁。主上所委為重寄也。何輕侮其人而使之貳陸。通雖未有遠名。而為害稱美。何輕信而遽撤兵以赴。美凡此皆欲盡而召亂者也。卒使荊州之士所經營勤勞而得之者。一旦而敗于二小子之手。而身亦以驚鳴呼。亦疎甚矣。蓋雲長之雄略。能使威振華夏。而不能保有荊襄。能使曹操遁走。而不能使呂陸之不襲我。皆其志矜而才疎者有以取之乎。
按國公孫勇健。倫忠義。劉璋史不勝書。而論者無惜其。臣陸微。傳勇有餘。而智不足。以致其功之不歸。雲

公未嘗不欲滅魏而承吳也。彼丹時之勢。天定之矣。孔明豈不足乎。而卒如畫中之語。何也。然則天之所定。雖神聖不能回之手。集漢

張飛

評曰。翼德從先主起義。與關並稱國士。其雄壯威猛。不下于關。官是時。常陽之阪。橫矛大呼。則曹兵辟易無敢近者。巴西之役。聞道。遂擊。則張郃遁走。而巴土已安。與關之刺。顏良。禽于禁者。同勇冠三軍。而又多義氣。左右主上。從降。日布從歸。曹操從客。劉表袁紹。蓋欲生夷險以之入蜀。之時。義釋嚴顏。與關之報曹公而卒。歸先主者。則又同視。經

史評

卷之六

入

劍疾視之。夫純任血氣者。不啻什百矣。獨怪其暴而寡恩。日鞭撻健兒。即先主嘗戒之。而飛猶不悛。危一夕而殲于其卒。過陽之敵。未銷。而肘腋之變。遂作。亦數也乎。

何行可曰。爲國以禮。當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關張家將。立於日。臣之禮。然規模固已弘遠。不似羣雄。勢美。即馬超。呼先主。關欲殺之。而張曰。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關張並力。仗以立起。乃大驚曰。我今乃如其所以欺如此。舉動與大學問人大作。用人豈可以戰將目之。

趙雲

評曰。子龍與關張左右先主。膽略過人。當觀操自臨溪中。雲猝相遇。以數十騎。且關且却。魏兵追至。管下雲入。管更

開大門。無旗息鼓。魏疑其有伏。遂引兵以去。雲以勁弩射之。魏兵大敗。先主曰。子龍一身是膽。非誰也。雖然。不獨膽也。當益州既定。時議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菜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當去病以朔方未定。無用家爲。今國賊未除。不可求安。况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役調。得其權心。然則雲之本末。自一大臣局量也。豈名將云乎哉。

魏尹思曰。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與算得定。即武侯猶當下應謝之。誠不獨在勝也。

史評

卷之六

九

屬統

評曰。士元稱風靡名。並臥龍。而謀殊不逮。孔明家三顧之寵。開兩朝之業。即未能驟吳。魏洛以一天下。而其紆籌決策。使先主以孤踪。兩立二雄之間。厥謀居多。洵哉雲龍乎。乃士元。今求陽已不聞紆一史。能爲治中。又不聞展一驥足。悉勸襲成都。勒殺劉璋。諸所籌畫。動以詐力爲先。不以信義相尚。風兮。風兮。何不龍若乎。吾謂士元亦孔明之亞才。望不逮。而忠靈非殊。其中道而亡惜也。

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士元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也。觀其切切欲奪劉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以龍鳳並稱。

也。或曰：高帝亦自蜀出，而有天下。孔明之才，豈下長與何
猷卒奄奄哉？兩之隙，曾不得窺尺寸于中原。又何也？曰：良
與何當漢運之隆，而又遇易而無難之項羽，其興也猶增
厚而熾焰也。孔明丁漢造之厄，而又遇曹丕之雄，司馬懿
之論，其興也猶築隍而噬燼也。以良與何之功，而責孔明
亦不諒其時與勢也哉。

史評

出祁山

所折也乎聲義討賊堂堂正正而何以詭爲吾故以祁山之師大義也其濟與否天也

史評

倚重者矣故先王之將隆中未起降者依據託足無地
 慮一顧取則路盜藉手有資至于事後主也給巾揮扇則
 風雷鼓壯迫其頤也視絲衣氣罔若崩屋身固繫國之存
 亡何如哉然其鞠躬盡瘁志篤忠貞見于二表者猶觀
 也今天假之年漢業其可量乎奈何師出未捷身已先歿
 報漢興之志而志莫酬惟佐王之謀而謀不表濟天
 人也何尤

攷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王建時策身使羣議求拔
 計自此以佐亮定魏克成兩朝實佐後主十二年
 統王之治而限于中無異病之望乎天歟以漢亮

能存乎 這岸難

蔣琬

評曰公琰望重士元皆非百里才也其選參軍給兵食與

遷治中展驥足者亦略相類獨士元差遜公琰以忠雅負

社稷蔣丞相亮所期與共贊王業者一時兵興疆足祁山

之師六出而不挫者厥力為多焉即元帥之喪遠近危懼

而彼獨正色立朝以繫羣望其確忠竭虔庶幾裁無負所

舉矣吾故謂公琰者孔明之後一人乎

李麟長曰麟驥之足困于重車則其才也馳于天衢則已追風矣公琰非百里才宜乎為廣都則不遜而代

史評

卷之六

使事則竭忠貞手與鳳雛並望也豈亦哉

費禕

評曰丞相亮開濟兩朝而文偉與公琰兩翊贊之然公琰

威重又藉文偉之謙雅以為章致至其使吳以雄辯折羊

道諸葛恪之鋒其立朝以詛論釋魏延楊儀之惡是時外

却駱谷之師旅內保寧輯之勳庸未嘗獨功豈勤一舉孔

明石豈此武侯恨屬以官中事者庶幾其無負也已吾

謂文偉品格蓋孔明之亞公琰之儔云

陸雲者曰亮代武侯為尚書令既無成亦無事也

守樂止有和平及後代殆能無過人者哉

吳王權

荆州

評曰吳蜀之爭雲起赤壁夫赤壁一炬皆孔明備謀玄德

戮力所宜重念勞而厚給地者乃顧疑忌為龍而怪予其

地甚且魯庸勸借荆州未幾周瑜復爭之諸葛瑾分制荆

州未幾呂蒙復奪之六七年間日相攻擊以致關羽斃于

史評 卷之六

此張飛歟于此權亦奉表臣親自弱其力于此而操顧置

之不問操初委一州以侮二雄而彼為所侮日相爭焉不

爭拒操而爭一彈之地其爭小矣

曹魏中一彈之地其爭小矣

爭一彈之地其爭小矣

東國險而民附已歷有三葉矣當是時浮江萬艘控弦帶

甲之士百萬天下稱強焉而又以子布為腹心陸遜諸葛

瑾為股肱呂範朱然為爪牙周瑜魯肅呂蒙為謀主相與

決志定策，竊立二雄，問其志，有荆揚，傳祿累葉，宜矣。然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所謂漢賊也。當赤壁一炬之後，協同玄德，乘勝長驅，直搗宛洛，則以我方張之銳，擊彼旣挫之氣，自可一鼓而禽之，以爲華夏一快矣。乃見義不明而憐焉，今年臣操明年降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爲吳王，甘于北面而不知取。至于玄德爲帝室之胄，所故與聯姻好而同戮力者，顧屑屑焉爭一荊州而棄我關羽，始相與拒操，而今且反刃向之矣。忍于信漢而安于臣魏，是權亦操也。人有言：孫權亦漢賊信然。

史評

卷之十六

十一

[illegible]

孫策孫堅

評曰余讀三國志至孫堅之拒董卓孫策之從袁術輒歎書歎曰嗟乎漢祚之際暴臣無君甚矣就有激發好義如長沙父子者乎堅進兵陽入卓請和親堅曰卓無道不與叔汝族必不瞑目策詣師袁術威震江東後惡其稱帝以

書絕之謂使君五世相承爲漢石輔一旦改圖率土何望
義哉斯言雖言文定周漢高東伐又易尚諸曹操初集孝
廉當時所稱命世才也唱兵而西卓之禪將卽能敗之榮
陽邈還酸豈惟卓亦曰關中軍無能爲孫堅小兒可忌不
忘操而忌堅以堅之智勇過操也况操之成功莫不資謀
千衆而榮則渡江復仇年僅十七不踰歲而破劉繇降王
朗至劉琦走許昌華歆獻豫章皆決機自獨用人不疑世
但見襄陽之職篋竹之變父子身殞讎其輕果而不知堅
始從張溫討黃巾每勸溫斬卓以肅軍袁曹相拒之時榮

下

卷之六

三

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使兩者說行卓操俱殄滅之天下
固無事也然則長沙父子之激發奸義固不可泯者哉
何弄璋曰人君可以王而得其時者爲武王失其時者
爲昭穆人臣可以致忠于上而得其時者爲桓公失其
時者爲孔明人君可以玉而得其時者爲齊桓公失其
時者爲晏與樂人臣可以致忠于上而得其時者爲管仲
失其時者爲周勃盡人事天亦與有力均余于長沙
父子不崇德饒繁之

周瑜

許曰公瑾雄略不世出蓋奇才也其決策破敵古今以爲美談者皆曰赤壁一炬以三萬人而破曹兵數十萬衆以一年少子而坐困孟德益世之雄英雄吞漢猛氣橫霄使

老瞞喪長驅之勝昭烈存如殺之劉而三吳之氣大振于東南者時非公理力乎謂今乘此之銳張彼之困間道疾走以要其歸路則操可生擒而智不出此殺之使還其失策矣乎公瑾初指操爲漢賊奮袂爲漢家除殘去穢見誠是也乃玄德帝胃殊非操比而公瑾亦操視玄德子敬嘗勸借荊州而公瑾以爲不宜割地實業子敬勸結好玄德撫輯關羽以爲聲援而公瑾獨切切不慮玄德爲雲雨之龍則慮關張爲驅場之虎噫玄德放所與戮力共擊操者而疑忌至此擇操而圖備其又失策矣乎雖然公瑾勝略

史評

卷之六

大

過人言議英發者而折節程普飲人以醇初將兵迎榮已又從袁術復還吳而君臣骨肉終不以蔣幹之口貳乃心其義重亦概見矣乃數之促而責志以歿悲夫

吳主上曰卿在吳公瑾以爲人傑常有圖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向在則操一日未可圖也瑜稱多智奈何舍國顧而圖同僥倖乎畢竟病生年少耳

魯肅

折曰子敬稱長者爲江東人物之表初與公瑾定僑札之分因以介于權蓋惟懼謀臣也當時人各爲其主矜詐力以相仇敵其視蜀故所惜而促視之者乃勸其主借荊州

勸其主結好玄德而撫輯關羽其爲吳乎抑君子長者之道有出于謀臣策士之詐者乎夫三人格調勢鈞而力敵無勝道也必兩相協而前其一雖賁育鮮不靡矣操故惡者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即赤壁一挫而其虎視江東望一目忌哉權視操爲水火而吳與蜀託爲姻姪則唇齒之勢也誠如子敬之說假之地以予其臣至相結納則蜀人不敵南下而牧馬而吾協力以窺中原其所得不倍屢一荊州哉是殆竭忠爲吳謀者若曰委質吳而私懷也則寧見而語及帝王大略者誰決榮呼公瑾火操

史評

卷之六

九

百萬之衆于赤壁之下者又誰即或爲劉亦未必非子房仕漢之心也權嘗謂其人曰一短二長慮彼所短者正其所以爲長乎公瑾謂忠烈可以代瑜亦吳特達士也何輕

楊修曰鍾伯敬云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動者可矣也赤壁拒曹能周魯魯得處所見相持然非連席劉備之交不可故以羽爲計則正以漢其交也寧不露老婦之策哉追使出策固則劉劉正以漢其意也言吳之不可不計于孫也故權之所忌以漢成其不其然矣然則吳之計未爲得也顧于大勢衆真爲漢之使入亦吳之罪人也何聲遠曰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劉因以取蜀蓋魯之歸咎于肅呼庸所獨善乎

總評曰。日月謂操爲亂世奸雄。其始退然欲爲周文王好初時身○分○散○疑○大○王○也○尚隱也。乃未幾而用警蹕建廟社爲奸而僭竄百官擅封拜爲奸而專欲伏后殺皇子爲奸而逆篡跡已暴人耳目而猶題基傳○非分香蓋愆○其云奸雄不亦洞其隱矣乎。然是時劉琮之降。王威不能擊。玄德之從關羽不能繫。至千吳蜀合兵亦不能攻而卒之其裔竟篡漢爲天子。詎天顧厭漢而翼奸乎。亦時也歎也。

安劉者等。謝覽也。裁卽其梟元惡以滋厲。而不見人。物然于志行。亦無甚瑕云。

然伯數云。李都入長安。買爾是爲禍始。蓋數自脫于李郭之手。而寄其子。張綱因執綱。綱自以自脫。有似長平也。冠據。

魏主敬

評曰。帝英姿秀出。沈毅好斷。而亦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其器度有過人者。獨是時百姓凋敝。四海分崩。而遽修營繕。作洛陽官起凌雲閣。列銅人于司馬門。築土山于芳林園。似阿房再作。柏梁復興矣。一時陳羣水舟之喻。高堂隆鴻。

史評

卷之六

三

鵠之疏衛。觀承露之比。一不之寤。詎非遠公之道乎。卒之以螟蛉之子。屬之狐媚之臣。天乎不陽奪其祚。而陰易其胤。後之篡人。國者亦足鑒哉。

何拜銘曰。史微稱。載量機。遠出至之上。觀其于軍。其英姿秀出。沈毅好斷。而亦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其器度有過人者。獨是時百姓凋敝。四海分崩。而遽修營繕。作洛陽官起凌雲閣。列銅人于司馬門。築土山于芳林園。似阿房再作。柏梁復興矣。一時陳羣水舟之喻。高堂隆鴻。

司馬懿

巾幗

評曰。仲達與孔明對壘。相持百餘日。卽受巾幗之遺。而不輕出以交一鏃。何也。仲達謂孔明也。五丈原。則可以高枕而無憂。今果于此。而又畏之如虎。則其策。夫孔明者。有在也。彼其平原曠野。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已據有勝地。爲久駐之計矣。茲數挑戰。而未可逆擊。則堅壁以老其師。而持久以待其斃。此充國所以困先零。李左車所以待韓信之策也。仲達且得以伺其隙。而孔明顧欲連戰。藉令揚旗。

史評

卷之六

三七

鳴鉦以一枝聲之東。又以一枝挑之西。迭出而疑其軍。而挑之戰。則一鼓而雖雄。未可知也。乃孔明失策。而仲達甘受其遺。以自全。亦幸也已。

何聲遠曰。以退爲進。懿之得其甚者在是。

總評曰。懿與孔明相對壘于箕山斜谷間。其用兵。亞孔明一等。孔明有吞魏之志。而卒不得伸志于魏。皆懿力也。獨其于顧命一節。與孔明異心。夫至上方垂殛。而單六尺之孤。以屬大臣。豈不欲金甌之無缺者。安國而不摧哉。而大臣或乘乃心。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之。是何異操戈入室之。

盜乎孔明竭忠精少主庶幾無負所托而懿受顧命涕血未收而篡謀已起甚而殺曹爽殺曹彪又盡置諸曹子都其所為大都鍾操故智去孔明遠矣人有言司馬氏之篡曹操教之也應操取漢以予其子而懿即取魏以予其孫天道之昭蓋不誣哉

何洋銘曰古來篡國之臣必背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
蔡溫身是也操懿子篡者也蔡邕位十四年次元者
二叔子漢兵溫傳位七年次元者二子友圭讓之二賊
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世曹丕篡漢歟司馬懿篡魏歟
則操與懿師道違等為帝然子弟武而父兄文王
也豈惟藉累世獨蒙後福哉尤不可解者司馬世為其
運諸葛世為其忠而與廢若是宜天意不可知乎然一
傳而大亂作矣是天又未嘗不可知也

史評

卷之六

三

魏王髦

司馬牛

評曰叔達于八達中蓋一達也立身行道管自謂不伊不
周非夷非惠為魏貞士議者曰叔達為魏而然謂之魏貞
士可也魏未公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可也但分土而
居與師昭無別而猶欲自託于魏無乃非純乎貞邪君子
曰否否司馬氏之篡也舉朝目以為常而不知惟即大臣
如賈充之徒且從史以為堯舜之禪無以過者而况其他
乎叔達為宗室之肖當廢祫之餘獨懇款悲痛不慮其謀

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而獨報為若不忿
居身於首也而拳拳懷其舊主猶願為魏之純臣挺乎
為疾風之勁而屹乎為中流之柱與武氏之攸緒朱溫之
全且盡同儕輩也與使曹氏之臣皆若叔達者即師昭雖
暴其欺攘魏而自立也哉其曰魏之純臣誠然

鄧艾

評曰大將握重兵破敵國于數千里外即退然承制于朝

史評

卷之六

三

猶或有不實之懼而况可矜能而專制者乎艾拒姜維有
脩治備守之功屯楊豫有廣田畜穀之功而其入蜀也東
馬懸車攀木緣崖自投死地而卒能破蜀使漢中諸郡一
日而靡卷于晉其勇氣凌雲功名蓋世即韓白之克楚趙
亦不足比勲者而竟以矜功失節矯命承制自殘于鍾會
之手嗚呼塞利西南不利東北艾獨不解其說乎事須當
報不宜輒行艾獨不承其旨乎司馬氏以護權艾忍矣艾
之以功而受戮亦有以取之哉

曹射侯曰鄧艾勇氣凌雲開疆逐寇亦為後世之利可
稱名將矣方自謂不世之功何未及受實而己亦其族

西晉

武帝

則知天道昭然特假鍾會田續之手以償其滅漢之罪

評曰晉自師昭以來猶然北面魏國及帝始受禪襄所替
 馬子庭者一旦而衆見爲天子時吳尚未下又以羊祜諸
 大臣謀伐吳而停皓東南諸郡暴所雄據于吳有一旦盡
 入版圖其混合偏字開創鴻業者皆帝功也顧受禪之始
 焚雄表而禁奇技尚稱儉約之主平吳之後乘羊車而統
 女尤遠爲荒淫之君甚也三楊專恣播弄威柄而不知戒

史評

卷之六

三

七賢放誕蕩蔑禮教而不知正納賈氏于太子胎覆國之
 禍而不知制謀之不臧國其能久乎夫世未有無功德于
 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以陰狡禍人之國師昭又以
 篡弒取人之國而帝又以淫縱促之其不弄傳而洛陽之
 院已在荆棘中國世數也亦帝之始謀使然哉

吳次山曰晉有大小晉有先後晉武帝謂鄒湛曰吾平天
 下而不封爵使徒頭來行布承祿此小善也若子無取
 乎爾臣知小善何不無去則朝之武以爲餘無納吳官
 人之數子得寶劍而使宗廟血食乎此所謂知小而不知
 知大也先後之不修也
 晉二子曰釋吳以爲外候豈非弄乎果如巨源所言何
 至有羊車之歎人也非天也

滅吳

評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漢陽與臂託以太子璠主方
 祖典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公苟息之信與靈光之權
 然王皓秋立與布冬亡族滅之禍與孫綽同固也然皓荒
 酒色好刑誅試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
 交廣淫虐留肆萬或以特殺賀邵以諫次章昭樓玄以守
 正誅張詠車凌以公清戮能睦張南以私怒族酷誅無算
 人君若此卽富強如秦必不能守况天下三分晉有其二
 以大凌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乎故司馬炎之平吳非晉

史評

卷之六

三

羊祜

峴山碑

評曰峴山碑碑羊叔子之爲襄陽也叔子鎮襄陽惠施于
 民多而民于其卒也爲之廟而祀碑而記焉是尋何德哉
 或曰叔子與吳對境動以恩信懷服州之士民諱其名不

何拜銘曰嵇叔夜與漢主禪吳臨危餐憤直出夾關
 亦效神箭伏衆以擒取秦太子連等即首領臣爲有碑
 中無一牧養如北地王諸君嗟乎刑戮於關中疾武
 不出境外叔季之暴兇極天下之無志者雖欲不滅胡
 可得乎

日戶而日門者蓋不但愛其遺抑且父母叔子而不名矣
且史氏有言垂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諸其卒而思恩
而至于泣下而常繼者其在茲乎嗚呼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陟斯巔者多矣皆浪焉無聞而叔子德冠四海聞望與
此山俱傳與召伯之棠宣子之樹蓋相後先焉余故嘗爲
之言曰暨洲之碑與山而有永覲山之名以碑而並光
召伯所愛及于棠宣子所封及于樹思其人因以
無則而能重其洲也 二徵識

總評曰兵有不戰而自潰國有不攻而自破者何也忠信

史評

卷之六

三

之胃無堅胃德義之敵無勍敵也羊太傅意慮深長而識
度宏遠其爲將嘗輕裘緩帶鈴閣裁成選之卒動以恩信
懷柔而不爲詐謀掩襲當是時吳數未萌遽來諸治繼華
伐吳已督荆襄與抗對壘又有恩信先德控以懷吳謀有
出于荀勗馮統之外而事有同于華元子友之行者于是
舟師一抵石頭而孫皓已歛轡門是王濬之功豈非太傅
之功也或曰山公欲釋吳以爲外懼與范文子之欲釋楚
同慮也以太傅之儀亦聞于外宮內憂之慮乎而卒之帝
以荒淫召亂噫太傅何嘗不止也且其日平吳之後當勞

聖慮是亦非山公之見也乎薛固始于太傅而其深謀遠
慮憂亦先于太傅者藉今天假之年則敵國外患雖公而
法家拂士猶在帝亦何至于荒淫而無度也乎是故能平
吳之亂而不能保晉之業能使荆襄之民廟祀百世而不
能使典午之祚綿延于無窮皆天也于太傅乎何尤
太傅意慮深長故其初知非徒敵當對境而問求饋
數通問候此種可馬勝臺之術也及抗卒乃遣艦治軍
數請伐吳此爲周璠破梅之計也其師抵石頭而略款
軍門尚哉功不在王濬而在太傅後有論其平吳而
致武帝之荒淫者境世豈有爲人臣乃預料其平吳而
淫留外患于臥歸而不敵其微者乎亦不審甚矣
道岸識

史評

卷之六

三

山濬
評曰山巨源雅操邁時屋三朝爲名吏部當是時吏曹涇
滅西園有三公之饒蕭南有一州之任貪叨成俗而巨源
獨解得失各爲題目以拔人物使惡絕臣名而恩歸天口
時釋山公啟事誠不誣也而其深識遠慮尤所難及者晉
併天下羊祜請伐吳而巨源欲釋之以爲外懼此與范文
子慮同也乃吳公未幾而帝心已侈卒之清談亂俗而權
奸亂政視巨源先見若燭照然州郡之去兵也巨源與虛
欽論用兵之本謂武備難施帝且以爲天下名官矣而卒

不能用永寧以後寇賊乘起而莫爲之備天下遂以大亂如巨源言焉噫巨源列竹林之賢所故陶情麴蘖而蕩滌禮教者乃固率母以孝居官以廉益砥礪名節中人也而又多經國遠猷亦七賢之表表者與未可以清談士目之也

南朝丁氏云史載七賢之放達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觀山海經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絕無節之舉此皆名教之所繫不可以辭客思之今觀其率范文子之見釋吳以爲外患尤遠慮之足稱者矣

王濬

評曰濬以功見抑世多冤之乃余獨于濬貴焉濬初如祐

史評

卷之六

三

議治艦伐吳已以巨筏克建平以舟師抵建業如破竹然其俘皓平吳爲贖世一事功摩與僊矣然王渾父子根株宗黨壘盛而吾以詔受節制進退非所得專也世未有權臣專制而大將能以功邀賞者馬防耿恭同破羌也防徵而恭下獄耿邊任尙同殺羌也邊封而尙棄市也論恭而卽鄧艾之權濬所目舉者何見而邊詔不受節度也方晉兵東下吳海海遣使詣渾渾潯兩地乞降當是時急于建國降遲而進亦降何見而乘輿進艇不一船以與渾論事也渾不待渾而受降已激怒渾矣凱旋之日退然讓功尤不

足以修憾于渾又何見而嘍唳陳伐忿然拘而也淮蔡之下想羣度節制而亦繫捷逆度慰不自爲功而度亦不掩其功所公者其處善矣濬與羊祜同伐吳者祜之言曰功名之路臣不敢居祜不自功而論平吳者未嘗不歸功祜乃濬急于貪功而敢于違制卽勳在王宮而渾終得拾以爲口是誰之咎與噫渾小人不足道也濬年七十而亦不善居吳其得免于漢之恭尙親之強艾幸也

濬以功高見抑每見帝輒陳其功祜之勞及見在之狀

帝通曰卿功則吳矣吳恨居吳者未盡善乎濬曰吾始

史評

卷之六

三

此豈長有將罪者乎 道宗識

杜預

評曰元凱以博學號武庫蓋文武兼資者也立朝爲黜陟課又損益萬機贊成廟算初吳未下奉朝東手無復東齊而獨累表請代督荊州數投方略破建業其樹庸也大及吳已下所在去兵無復戍守而獨安不怠還襄陽之日勦譙武劔疆固其防慮也深身攜弱射而亦手拍龍豹乎初統經籍爲春秋釋例功列族常言垂竹帛又何刻石以永後名也

[illegible]

評曰。阿初以賢王之子。有迎帝復辟之功。時三王並興。戎馬處要害。皆環視阿以爲動靜者。聞誠仗義。留遣外兵已（阿）。然辭榮歸藩。彼顧竭義之師。亦何名而起哉。倫秀

卷之六

美

甫誅省會尚缺戰疾一士未加收郵而遽踵倫倫秀故智自
加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噫問挾宸主之威程大柄又磨
殊典而生拜百官不一朝見是倫復又一倫也其見殺于
長沙王之手宜哉

王衍

評曰王夷甫以高名俾望海內推重而一旦歿于石勒之手世咸惜之余謂夷甫以虛誕買禍其見殺也宜哉夫晉

俗其初未壞也。自其祖述莊老。與何宴輩競以清談爲尚。一時名流遂相波蕩。至于蔑棄典禮。幽沈仁義。山公所謂誤天下蒼生者。此人也是宜殺也。晉室不競。夷甫于東林幽廢之時。禁無一辭。及位三公。事多變亂。又不聞有一匡正之策。而且也陰管三常。以自樹其私。石勒所謂破壞天下者。此人也是又宜殺也。夷甫故品題人物。舉世以爲鑑。準者乃身一被執。不抗節叱咤。以伸孤憤。而懷然服栗。且勸稱尊號。以冀免于禍。最所清談者何在。而倪焉獻諛也。是又宜殺也。嗚呼。澄督荊州。有江漢之固。敦刺青州。有負

卷之六

五

海之險而卒不免徘徊之下窟乎窟乎胡不能爲藏身之
謀乎余故謂虛誕者名之標而亦害之數卽三窟無益也
兩顧之機微于言動當于衡典弗登及數自謂三窟以
爲自全之計同于殺兔而不知銜尾不靜之衆淫過路
戎之於飲之飯也則殺而倒尸而炙片日羣居遇見遇
大獲之三人之言應得抑歎可不慎哉 這岸識

評曰二陸荆衡比梓也世爲吳淠一旦而國破君公宜上之進而鼓衆揚鬚振旅與磨爲楚包胥之義次之退而蹕林栝石含靈隱匿爲晉處士之節削不然而入洛其庶幾彈冠賢路振衣英統以匡時難乃諸王之相攻者何人而

委身事之也。附趙王倫不可去而之。齊王固不可去而之。成都王頌衛美非所罕有。常安當其見收于國。幸而獲原。獨不可以傷弓而高舉。驚倒而遠逝乎。乃負其才望。依不去而竟以讒間殺于成都王之手。嗚呼。文藩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絕終古。所放稱三吳之豪者。而遽至此耶。唐太宗有言。激浪之心未遠。遺肯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粉。不亦可憫矣乎。

史記
卷之六
懷愍
懷愍之變。世運之厄也。夫孝惠之昏亂已極矣。惠之後有懷愍。懷愍之後又有愍。以哀見之主而永青。以貴屋左肅之尊榮。而導擇爵而歛而殺之。此非常之變。懷愍有代一見者。與宋徽欽同也。晉始骨肉相殘。內憂甫息。而外侮又驟卒之中。原之土腥流。穢源。肅之民山骸洞血。而與午之祚亦一旦而告終。晉何若是之促也。人謂晉上有昏庸相仍之主。而下多放縱不檢之臣。皆所以釀亂而召亡者。余獨以爲固然也。而要之皆天也。夫得之驟者。其失之

亦驟。魏之篡漢也不二世而晉矣。晉自懿封殖以及師廢。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幼孤以讓國。彼其能久于祚乎。是故其篡視魏甚。而共公國視魏亦甚。懷愍于邇所以報齊王奉晉之忿。懷愍而公所以報高貴鄉公墜車之痛。出爾反爾。天道好還。詎不然哉。

何昇
卷之六
懷愍
懷愍之變。世運之厄也。夫孝惠之昏亂已極矣。惠之後有懷愍。懷愍之後又有愍。以哀見之主而永青。以貴屋左肅之尊榮。而導擇爵而歛而殺之。此非常之變。懷愍有代一見者。與宋徽欽同也。晉始骨肉相殘。內憂甫息。而外侮又驟卒之中。原之土腥流。穢源。肅之民山骸洞血。而與午之祚亦一旦而告終。晉何若是之促也。人謂晉上有昏庸相仍之主。而下多放縱不檢之臣。皆所以釀亂而召亡者。余獨以爲固然也。而要之皆天也。夫得之驟者。其失之

元帝
評曰。人以帝比宋高宗。蓋晉去洛而東。與宋去汴而南者。其遷同。高宗不能越江以圖中原。而帝以江南之勝。吳會之饒。竟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其靡焉不振。亦同帝。且與午之裔。仗安東之節。其始南江左。懷帝命也。乃化龍之後。專自封殖。而無志巨時。懷帝之榮。塵也不聞。糾一義旅。以入衛王室。及愍帝遇害。又陽爲出師。而還延不進。視神州陸沈。若不相與。然始愍帝所增重。委寄朝報深切者。何

意而若此也。君父蒙難而不爲之拯。戎馬縱橫而不爲之
驅中原淪沒而不爲之復。至于賊臣逆子。乘時抗旌。而又
抗日。得蒙殊無慷慨謀國之誠。此與高宗之志。誓委志慨
復者何殊乎。嗚呼。當時士雅之指。越石之戈。士行之覺。非
不投軀帝庭。戮力王室。而卒因循無裨于用。則以有高宗
之儒而無光武之志也。

史評 卷之六
其存之可也
謂若子之責人也。先功而後罪。當其定揚江二州。以成
江東之業。沐膏非功也。而止責其北征之未果。則斷
難贖之舉。亦可謂失獨夫論王導者。荷忘其戮力王室
先復神州之志。而止責其不能救廣西周觀之失。則觀
之從新導之。孫其責亦有所不免耳。故論元帝者。莫

祖遜
評曰。士雅性豁蕩。不修儀檢。而經財好快。雖慨有節。與劉
琨並有英氣。當是時。江河異景。舉目滿然。而士雅獨閑雅
起舞。傍徨不寧。有越石枕戈之志。其渡江而北也。不給鐵
仗。區區持千人廩以行。而中流擊楫。直欲挽吳江之水。以
灌關洛之賊。亦稱雄矣。已進而下。熊城降樊雅。又進而屯
雍丘。敗竟衆。大河以南。盡爲晉土。與宋宗澤李綱之略中
原。功亦相伯仲也。哉。或議之曰。猷淵之統領也。不愾夷翼

戴以寬中原之功。王敦之作難也。又不張皇義舉。以饒內
藥之作。而卒快快以喪其軀。無乃志大而未聞道乎。然余
觀史士雅雖內懷憂憤。而其圖進取不悛。如晉武牢策南
壘。所以備賊者。甚至皆在若思都督之後也。災星告警。宜
載徒招士雅。其如天何哉。

史評 卷之六
溫嶠
如平祐而命尼下美難嗚呼天哉
謂若子之責人也。先功而後罪。當其定揚江二州。以成
江東之業。沐膏非功也。而止責其北征之未果。則斷
難贖之舉。亦可謂失獨夫論王導者。荷忘其戮力王室
先復神州之志。而止責其不能救廣西周觀之失。則觀
之從新導之。孫其責亦有所不免耳。故論元帝者。莫

史評 卷之六
評曰。太其忠義憤慨風節表著。爲晉名臣。方王敦之反。舉
朝震恐。晉祚如累卵。然而太真乃鳴乎之聲。而陰爲之圖
至取擊世。儀以絕其防卒之越城一戰而舍敗。國祚以安
者。其謀居多。蘇峻之反。羽檄徵其無一入衛。而太真獨溫
泣登舟。要士行而與之同赴國難。卒之石頭一破而峻誅
天子還闕者。其功亦不少也。今是時。非雄傑偉略太真且
不克拔苦。晉其能血食也乎。此其匡濟時艱。翼戴王室。即
陶侃鄧鑒諸臣而下。不逮也。獨絕一節。不免于人物大
母子天性。勲名浮瀾也。徐元直以母之故。去劉而歸曹。卒

不失爲孝劉琨之命母固止之太真獨不可辭乎而絕裾以去及母亡又以阻亂不得奔喪是職固吳起之流與急

于赴義而恐于念親即勸蓋嘗代君子亦奚取云

陶侃

評曰陶士行歷刺八州威名頗然常欲致力中原而日以鸞習勞其戒逸遊而投酒器蒲博之具惡放誕而返蓬頭

史評

卷之六

聖訓

跳足之風勤綜理而檢竹頭木屑之細視王謝輩誠說中流之砥柱矣然吏治猶而于臣子大義或末之諸也夫忠臣烈士見不義于君者必如鷹鷂之逐鳥雀方處仲之作遊也士行雖矢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單食且負朝海之周坐視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讓王甘卓之盟以持其後今處仲遂得志士行亦不爲孔光王莽乎至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士行不星驅勸王誓滅討賊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憾其拒溫南平曰吾疆場外臣不敢越局當是時疆場重乎京師重乎況發而復追之還果

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勸義旗起指之說而始勉強起事

俾而成功假令太真歿鄉氏伏峻亦遂得志士行亦將上

勸進之虞爲峻之孔光王莽乎至于時屬雷屯富逾天府

史傳其有異志以折翼之夢而止不然其又將蹈敦峻之

轍而發難乎海內書謂忠順勸劬似孔明樹神明鑒似魏

武曰孔明獎其治也曰魏武刺其心乎

王導

史評

卷之六

聖訓

比夷吾

評曰桓彝以茂弘爲江左夷吾噫管子天下才也茂弘何才而與爲匹乎晉渡而南與周遷而東勢等也顧夷吾糾諸侯而匡天下其取威定霸功赫赫盛焉乃茂弘以顧命元老所故程司馬之柄假安東之節者當是時成都河間諸王相攻擊如響而不知制劉曜慕容廆姚弋仲之徒相與執天子使秉蓋前導而不知忿王敦之反也丞車章穆徽討逆而彼徒聞門皇澤曾不知以大義滅親蘇峻之反也溫嶠陶侃皆奮義赴難而彼徒容容充位又不知以審

謀勳賊與吾專橫之烈不如是也。人謂才不逮管而處就
有餘。似異于假之者。噫。假之而霸。聖人仁之。若茂弘者。假
手于敦而甘心于顓。可謂誠乎。余故謂心術未純而才略
亦庸。未可與夷吾並云。

始與初茂弘說帝許百六條以典其事亦心乎王室矣
及新亭派淵之時不欲作楚囚相對又何難也乃伯仁
之賢假手于敦恒景之愚引為親昵即建武以後夷吾
靡所見能與世浮沉而已故謂其有夷吾之望則可
有夷吾之功則不可 道岸識

殺伯仁

評曰導資殺伯仁而曰吾雖不殺伯仁將誰欺乎導初求

史評

卷之六

吳本

救而伯仁之不顧導示公也示不為導而為晉且不以救
導為已功也乃導于敦三問而不答誠何心哉。晉伯仁之
不顧于初而使敦殺之也趙穿弑靈公而春秋歸獄于盾
郭解之客殺人而公孫弘坐罪于解蓋不諱其操刀者而
誅其首謀者耳。顓有時望導固忌之而又叩之于是假手
于敦而甘心于顓是亦與盾解等爾。時王彬哭顓之歎至
于面數敦過而觸其怒乃導顧勸彬起謝。噫。賊臣出族始
終不敢以一言忤旨而反使彬謝一哭顓而數敦之罪一
彼顧而逢敦之惡其忠諫之相去何如余謂導無叛逆而

有叛心不有于君而何有于友

吳新舊日顓亦有以自取焉導因數特異顓時見帝導
呼之以來救顓于此時微語焉可也何止入不顧耶及
帝崩其故導呼之如故顯宜速李重顏之何竟不一言
以蓋其謀乎既不和導言亦不宜顧左右曰殺諸葛取
取金印致積忿于導以假殺于敦敦之手也顓之取怨
不亦拙乎
總評曰王始與兩受顧命為三朝元老始佐帝建康引
士望以結人心匡主孽邦尤見委仗典午之祚未遽殞絕
厥力居多及敦峻繼叛又以匪石之心意蕭丞相之危至
于涉陽之中櫛風之際而開設學校爰立章程規模亦宏
遠焉想其自為江右典吾蓋不誣哉然王敦之反徒關門

史評

卷之六

陸本

待罪為自保計而不知抗一言以相阻如王彬又不知振
一旅以討逆如丞卓即石頭失守而位爵如昨大義滅親
者固如是乎。蘇峻之反徒容容充位依違其間又不能展
一簣奮一鎚以弔之歟如溫嶠南侃之赴國難賊兵犯關
而束手以待假節安東者固如是乎。律以春秋恐不見于
趙盾郭解之誅矣。
王導導導清遠年十四陳留侯公奇之為將相相繼
桓彝許為管仲才也敦之反也胤生同本導執桓彝不
能殺如未形止郭方惟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為三窟
也及賊叛病篤始呼子華結哀道書王含名為正討者
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乘元兇將盡之機所見門諒耳
遺心王含言我趙季試盡春秋郭解罪耶房導者其何

下

許曰望之貞廉士也士當除害之時忠言剛鋒義憤慷慨者嘗什而九忠孝盈門父子夙難者十之一焉東晉之遷也王敦甫平蘇峻迭起而望之歷三朝礪心異亮王導元老也一朝輒欲奏劾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野風節蓋殺獲者矣及峻反方長戈指關銳戟向城舉朝洶洶而獨力疾族拒父子遇害問其母哀詞令人酸鼻者噫望之雖然而生氣烈烈可與許穆公紹並垂不朽云

史記

卷之六

果

當卡查之帥軍拒擊也背癰新合苦戰而死二子勝肝
處之教徽士賀陽聞之曰父死子死子死父忠孝之
通幸于一門視志在衛國之桓襄美飯焉 冠識

明帝成帝

庚亭

評曰人言蘇峻之反亮激之也噫亮徵峻峻反亮不徵峻峻不及乎峻恨子野心湮陽時已招納於叛志輕朝廷是亦敦類爾徵亦反不徵亦反但不徵則反而逆徵之則反而逆余不責亮之激峻特責其所以禦峻者屢失策也方其稱兵犯關溫嚙欲率衆入衛三吳皆起兵赴難是亦曩

兵也何見而拒之孔坦請收雷利諸口陶回請伏丹陽南道是亦長策也何見而不許及峻入臺省始念皇奔海陽噫召募矜禍不灰身以謝天下而蔡君胤竄欲有活并閭視溫嶠諸賢之戮力下壹父子之災難無乃愧汗也乎事況前諸將後峻并封公平而臨與溫都並列出鎮于外矣而又擢兵士上流遂執朝政賦斂則窳身以苟免賦減則揚塵以汚人是亮猶峻也奚望其能討峻云

何开鑿口，免以蘇校之亂自罹君親之禍。及討平而猶
稍懷惡矣。而猶存言遷墓，自乞豫州，且登南樓，慨秋月
披胡林，以念謫跡。肆志風流，豈不知于時有金君親否
耶。

史記

卷之六

知 美

鍾王行曰縣峻少爲書生有才學舉孝廉爲郎中郎
世法以此聚斂科令結黨最爲後助討虜有功其家
世徵于王氏而黜勞多由譴毀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銳
莫不以道漸銷可也何處失懷違朝讓徵之而致反乎
名業致敗非足諱其尸之

康穆哀奕

恒溫

評曰溫賜尾與敦峻等其初亮與比之方邵何无亦薦其
 宜督荆襄獨劉侯謂不可使居形勝能逆觀其惑留溫管
 日男子不流芳百世則遺臭萬年○溫所爲芳乎臭乎始
 以兵降周漢獻帝將濟姚襄威名震耀最遲遲不敢北向

者稍舒華夏之俗。今矢心王室。爲朝廷克復故境。庶其
流芳也乎。乃以籌恭短簿之謀。請都洛陽。請移鎭。虞甚之。
廢帝立。昱以鎮壓海內。恥枋頭之挫。而効伊霍之舉。此無
異怒其室而作色于其父。其遺臭亦既多矣。然溫久專大
柄。廢置天子如奕然。其爲操縱無難也。而猶顧忌不敢染
指于其母。史于溫卒。客姓諸節。亦不盡脫。意有在也。
與次山曰。桓溫違節與王敦。始終不異。而溫之才
奧功隆。之溫未及。而亦逆固有幸。便爲敦所爲。其
狠狠決裂。取笑遺賻。實不至如敦之甚也。

史評

卷之六

華

許曰釣華采聲之士往往養虛望以爲高而存抱退以爲貞士之若拔足應表鵬然不濯焉者而詎知其入則質究之不足而世味之甚厚者乎若殷深源者質似之深源才名冠世一時方之管葛其出處去就爲時興廢名何重而望何高也乃其用也一來而敗于武昌敗于歷陽及敗于山桑屢戰而北其周章如此而欲經略中原妄希渴歛可謂管葛也乎然志高而才或未逮余未之責也獨怪其辭辟而屏居于野卽虞翼上表薦之遺書勸之而猶不之起似亦有確然之志者胡遽以會稽王昱之言而就乎就而

— 186 —

卷之六

一、

進退惟所命之竊思宜無所動于衷者胡一被辱辱則咄咄而誓空一聞爲尚書令則欣然答書而誤達空兩始執志于辟而今且勅色于世路與讓固于乘而失聲破釜者同也是非猶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乎庚翼以此輩宜束高閣且謂其爲王夷甫立名非真誠膏肓之劑也世不察以爲真宜虛聲之足以炫人也哉然其再臨神州出鎮壽陽收羅向義進軍河朔修復園陵忠款亦可概見者乃不虞之變中路捐軀遂令爲山之功崩于垂成既受戮刻自損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庶幾乎窮而無怨者未可以成

史記

卷之六

五

敗者其人也

何非第日人各有應畏人知亦衆人知也深恐禍遂遠引而世味定重稽衆司馬昱等不知也惟庚翼久知之故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長華歆可謂深中其隱者矣

簡文孝武

謝安

許曰安石爲東晉傑出人物謀者或比之殷浩或方之王導余謂其出處似浩而意度過之勲略與導等而文雅志操導殊不逮也夫其布衣時已有公輔之望累辭辟而日放浪于山水文籍間士大夫至謂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此

其望重一時與浩等也。顧浩有虛名過事類周章。固實用而安石之矯情錄物。度越人表。人謂幸而成功。則爲安石不幸。而無成。則爲殷浩。豈誠然哉。導于擒遼後。平王敦。吳蘇峻。其勳望在朝廷爲多。而安石于是時。新亭之遊。從容就席。有以折桓溫彪悍之心。而奪之氣。淮泥之役。談笑賭墅。有以矧符秦百萬之師。而落其膽。不動聲色。而江左以安功與導略相當也。然導雖忠誠。而與世浮沈。渡江東。每不能越中原一步。而安石鎮重屹然特立。嘗有開拓中原之志。其視導。蓋不特文雅過之矣。武嘗共望溫而拜。初。僞

東晉

卷之六

五

于厥折。最而喜。似動于色。期功而絳竹似蕩于煙。噫。不于廟堂之器。社稷之黜。而顧其軀不已刻乎。

吳曰。晉曰。安石爲東晉人物之傑。出信矣。余謂孝武以新。財事可爲也。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擇剛正之士。貴以謙。謙如國賓者。聲罪以誅之。會稽王。清望錄以優之。至于僧尼。左道。一切屏斥。帝。雖欲寬。其通何由。恭。使建功。略難安。則優之。而于輔導之教。或未能衆。

謝玄

許曰。淮泥之役。泰以百萬之衆。長驅而南。其志固欲投鞭斷流。吞吳會而下之咽也。乃玄以朱序。謀降數千卒。一舉而蹙之。泥水之上。如赤壁。然時。神水駭愕。而風鶴驚疑。泰

之士若崩。而潰晉之兵。若鼓而奮。庶幾哉。爲士論一大快哉。乃余獨怪其滿心于捷。而無遠圖。又爲之資盜糧。而借寇兵者也。夫晉之君臣。其初。雖不欲挽吳江之水。以灌關洛之遺哉。今幸而秦敗。天其以泰。子晉。子誠。乘此之銳。攻彼之靡。驅兵而進。直搗其墟。則俘馘而敵。堅未可知也。奈之何。徘徊宛。豫。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尺寸。且也。今日。運米枋頭。濟丕。機。明日。率軍。開。陝。以爲。堅。助。直。對。壘。而相。仇。遠。進。兵。而。協。濟。此。何。爲。乎。天。子。弗。取。忘。國。大。警。而。弗。以。爲。念。余。于。玄。有。遺。憾。云。

史評

卷之六

五

居。我。上。日。泰。以。百。萬。之。衆。一。旦。擊。之。南。下。志。欲。何。爲。幸。吳。天。數。盡。力。固。乃。不。奮。兵。擊。之。而。反。資。盜。糧。借。寇。兵。先生曰。天子弗取。忘國。大。使。玄。何。難。罪。焉。

南宋

高祖劉裕

許曰。宋公裕。以風骨非凡。號稱人傑。初。奮臂。呼。澤。一。呼。而。虎。黨。无。解。萬。物。反。正。庶。幾。說。功。隆。伊。霍。乎。獨。奈。何。陽。伊。霍。而。陰。結。操。修。然。有。鏡。內。之。思。方。辭。錫。辭。郡。執。玄。故。智。而。遠。政。玉。改。步。禪。音。宸。祚。方。操。刀。殺。天。子。賊。而。又。推。刀。以。殺。身。所。事。之。天。子。其。視。玄。抑。又。忍。矣。卽。易。晉。而。宋。乎。祚。惡。能。承。

耶卒之疑非未幾而二子繼殞六王並族古有言心狠敗國洵然哉

何拜銘曰余洲浦來商祖孝于親母清簡家藏寶善
賴卿少不肅私戚及諸幼王宮計其後不得預政此人
君之要行也特尚戚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過耳余因思
恒民宜誅滅者也勝幸效其西為劉校同心輔政者也
勝特許新殺之即此二事已難逃其罪失泰帝校禪時
情河何等悲切乃必加刃而後已倘不生育遺成不幾
絕無天遺哉

劉穆之

評曰天生非常之主則必有非常之臣以養之道和天才
絕倫更能冠代與唐元之可方乾並轍也其忠謀遺實造

史評

卷之六

王

滕密謀固莫窺其際即經綸神昧耳目手口應不參涉塗
陌纖細事悉聽舉非臺閣宏總持大體者之所為而亦
庶乎亂世之能臣矣吾故不責其協謀篡晉之罪而特取
其臨事應變之才焉

穆之內機制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毫不負勝誠哉非
嘗王之佐也然言其耳聽口應目說手書雖聖人不能
盡用可謂穆之不相參涉不亦誣乎

謝瞻

評曰謝世家安裔也瞻膝兄弟同支而聆任妹性與延之
峻父子同居而從宗與趨者相類峻以貴勢駭人延之以

羸牛笨車避峻固辭自言不喜見要人蓋父子相反者也
乃瞻察交游而瞻多賓客勝以恬退樂山間而勝以權勢
傾朝野其門庭之雜亦即羸牛之車避要人意爾卒之峻
以誘次勝以反誅其知子弟皆有先見者吾謂權寵階厲
交游裕而退然恬淡者是日門戶之福乎

謝瞻見卿賓客輻輳乃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獨
此豈門戶之福臨終送卿者曰若得敬卿幸矣亦何所
恨弟思自勉卿為國為家製其日門戶日敬卿日為家
志潔行修一則皆之士也而已為宋豫州太守然則猶
未能潔身歟

文帝

史評

卷之六

王

評曰帝治尚簡靜學重文儒元嘉間問闕安堵而戶口著
息士敦操尚而鄉恥浮薄其初政誠冠江左也哉獨奈何
內無服股外鮮爪牙朝廷之上所乘輅者五臣所先位者
黑承宰所與謀畫者白面生即道濟獨萬里城亦以護見
殺是欲馳千里而殺驥驥策蹇驥乎平之使司徒臧于河
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末路竟以乘儲無斷惟蔽遮之禍
抑何知我弟不知裁見邪慨已

何拜銘曰史傳文帝無重文儒好靜政事意當其好
文儒換好文儒則君臣之問不須通春秋之義通春秋之
義則君不蒙首惡之名臣不萌惡逆之發何帝乃使徐
侯之傅亮謝瞻等執事異于前使試義符于後選自難

則桂點之樂則狀度入厥不以私奪公承君權之難則出
鎮封賊不以身奔師雖簡淡平素非其一本能矣而亦庶
乎生為宋臣死為宋鬼乎九鼎可移而英魂未泯三才雖
換而大義嘗隱不亦偉哉

素子野論豪傑交付託之重智不足則除奸權不足以
處變而夫之節而無城梁之具似也亦愚亂之朝
諸子俱忠志孝孝于一門節義昭于千古斯不足以
清濁而漸則乘乎特短于知人謀酒致敗耳王季日是
謂貞孝非無負社稷也良然

南齊
高帝 肅道其

東齊

卷之六

王

評曰齊與宋其篡同其弒逆亦同獨裕之篡晉猶日以功
而進成之于宋功無懸棄也晉禪代時元勳輩號而志良
鳴咽有朝服而出者挂冠而去者即宋主亦且置置緩急
不離手是宋非情懷寔勢迫也齊非孤嫻而取實虞虞而
奪也胡悅顏而拜宋開墓南面而竊宋宸謂有人心者乎
彼方逆取而欲以順守其不用珍玩使金士同價可也乃
大節既廢細善誰錄其不永爾祚也宜

何昇錄曰齊高之篡宋論者謂等出于誠非心乎其也
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反齊昌討斬之戰功最多齊桓忌
其威名當賜鉅款相和陳太妃勸之乃止齊桓忌是時
全始令王敬則統揚王夫等其妻拒于仁齊桓當是時

齊高不弒恭儉恭儉必復齊勢不兩立者嗟乎若
臣之義多貴而完者有強則宋之無道則廢之其廢之
者肅非為于已有利不利也痛絕祖宗配天之業則海
夏臺之囚武王伐紂非惡紂之辱恭儉罪在此彼不
問齊高竊王門之盜後事關君惡其為身幸天下宋亂
之先禍心已萌惟利已而已大分耶然而賊運橫起名
之為歸其何當焉

王僧綽緒調

評曰史部綽與司空涓兩皆世胃也而不有世德綽忠靈
言而其子儉以國華登三事者甘從恭儉臣而為祭大淵受
顧命者黃權者望重殺以手齊而其子黃顯淵失節齊廢
身高蹈義不事齊綽也父王導而子賈充世則何德淵也

東齊

卷之六

王

父馮道而子陶潛世何非德松蘿同本蕭蕭殊性故緒與
責皆君子而責親緒尤賢儉與涓皆小人而涓親儉尤醜
品題者其無以世論云

齊高不弒恭儉恭儉必復齊勢不兩立者嗟乎若
臣之義多貴而完者有強則宋之無道則廢之其廢之
者肅非為于已有利不利也痛絕祖宗配天之業則海
夏臺之囚武王伐紂非惡紂之辱恭儉罪在此彼不
問齊高竊王門之盜後事關君惡其為身幸天下宋亂
之先禍心已萌惟利已而已大分耶然而賊運橫起名
之為歸其何當焉

評曰世祖明教有斷德德持大體韋晉宋之弊政而以官
國為先外以結好強親內以保守舊基封刀行跡說法者
歎乎雖官室死固顏好華服遊宴靡納未能盡除亦有齊

之良王也。但愛羽毛而疎骨肉。已見于武陵王之風。而狼子墮崖。厥焉致感于父子之際。不免于寡恩之譏耳。

郭景六曰。武帝即位。位不一。垣崇。荀勗。王以私見。見孫。張。張。見。謝。起。宗。以。漢。言。賜。成。世。姓。其。性。猜。妒。殺。目。甚。以。往。敗。德。鮮。矣。外。來。無。產。肉。多。淫。其。美。不。能。盡。述。也。至。于。郭。沈。約。與。未。曾。得。哀。疾。之。患。得。武。明。之。惡。實。哉。世。恥。其。猶。古。仁。人。之。處。乎。恐。而。含。實。請。于。滿。任。太。孫。自。春。賜。以。遂。滿。實。吾。不。能。無。尤。焉。

明帝

許曰。鬱林被弑。昭文嗣之。而政由嬖。出鄧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澤吻磨牙。吞咀宗葉。日月之相伴。動食夫扼斬安之。脫以獲之位。而辱行弑。

史書

卷之六

左

逆魏王臨江。詰其罪惡。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亦何顏以立人上哉。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以絕太亂世之子孫。誠所謂射狼之性。有甚無懷者矣。

通鑑。成。非。實。而。實。盡。殺。通。成。子。孫。並。天。為。則。氏。與。取。耶。意。亦。快。甚。矣。

東晉侯和帝

評曰。賈卷與賈融。皆鸞子也。賈卷嗣位。克惡熾禍。乃勸果軸六貴。同朝阿父。兄居要。趙見。謝。西京。而魏鑒鑒。賈融紀有國色。而步步生蓮。甚者。割腹視男女。縛斬新。高宗。芳樂。窮。奇。躬。親。神。販。此。綱。目。所。以。多。特。筆。以。惡。之。也。至。賈。融。

觀變以廢浩陵。亦祇徒推虛譽。刺于蕭衍之手。殆後沈約承運之言。進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矣。嗚呼。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珍劉氏之裔。而子孫亦盡于明帝。明帝欲為子孫計。以滅本宗之支。而子孫復亡于蕭衍之手。然後知覆人以自利者。乃積禍而召殃者也。

東晉性本不仁。明帝弟。復。成。以。作。事。不。可。在。人。後。乃。極。意。誅。奪。嗚。呼。不。肖。之。子。奉。命。不。奉。命。命。父。盡。在。太。極。殿。賜。之。數。以。殺。人。則。信。之。不。審。令。德。而。殺。人。以。自。失。矣。美。能。自。愛。也。哉。

評曰。自晉以來。篡弑成風。恬不為異。晉即梁衍受禪。已陵顏見遠。

史書

卷之六

左

見弑時。沈約獻謀。為買充。鄭伯會進金。為成濟王亮奉璽。殺為陶敬。舉朝無復知恥。而中丞獨絕粒。以卒。徒然抗伯夷之標。厲王蠲之義。乘興勝之節。視淵倫輩。不啻鶻鷂也。以侯諛說起之日。而獨抱孤貞。是謂疾風之勁矣。

編。年。臣。曰。侯。南。史。阿。承。順。暗。之。草。不。會。林。直。他。不。具。附。即。沈。約。歷。事。三。朝。傳。聞。治。見。為。世。仰。宗。而。猶。勝。于。榮。邪。侯。諛。助。是。然。則。中。丞。者。豈。非。空。谷。之。音。乎。

梁武帝

評曰。五代創業之君。在位之日。淺。欲壽考。如梁武。未有也。武帝少好籌略。具文武才。著書撰典。不下千帙。當東晉時。

六貴同朝帝度其必亂○沈竹木于檀溪以待事及蕭懿被
誅始謀起兵自以爲權數州之衆廓清天步在其指程既
而引軍東下齊之出降宋齊以來得地獨盛也奈何候景
亂人違衆納之浮圖異教降尊捨之失策日見身歿臺城
豈帝少壯決策樂先萬夫德勳不斷智靈待驚歎抑忠逆
異途昏明改轍長于作賊者短于禦寇巧于弑君者拙于
慮身乎

史評
何行可曰論者謂帝慈柔廢國家之法異教薄宗廟之
禮志取一統而輕天下之命是也余則謂帝武已喪格
身同泰招候景其病皆在于貪帝在位四十八年至
寺捨身者三軍臣衆咸信其始廣選官僚屬往平代以

卷之六

五

併類夙剛大逆泣而有之其仁慈疑出天性然居戰齊
王宗室不聞帝垂憐不食也太子統神靈修德孝謹特
聞以葬丁貴妃埋焉物事繁而帝猶簡之竟會長孫
而立太子稱大滅天子之懿經而不忍一舉而愛子
身後而獨矜異人此自愚以愚天下欲上捨誠道之跡
下全不承之身以久有天子之長戈指憂不能
救苦口索靈佛不能于國將以顯于神光求靈以善
救戒業緣統治清淨者皆崇武爲之備也

陶弘景
評曰齊梁之季君知專貴誰問交遊士競華榮誰言衡漢
弘景爲武帝故人亦漢桐江吳唐白永山人也武帝不以
貴忌舊弘景不以舊希榮誠兩得之者乃是時弘景方無
官而隱朝廷復就正而咨其無屢穴而軒陸乎彼其主捨

身崇佛不言受降讓亂不言山中宰相之謂何名相而實
非相亦託跡茅山示無貳于齊不臣于梁意爾士習日替
而有一高尚若弘景者洵季代谷音哉

郭曉生曰論者謂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之義矣然當時政事之失如崇浮屠私建立
降人禁准噶而不聞一言以規帝心至臨終之時謙
人而不自責何益哉

簡文綱元錄敬三帝

評曰簡文帝太子統之同母弟也統卒武帝立爲太子周
弘正以次不當立勸其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帝不能
從君子讓之然觀其追思昭明揮泪誅彪邈之而昭明子

卷之六

五

歡譽等俱封王帝亦不忌其于人倫孝弟之道未大粹
也獨候景之亂帝以樂樂棘人背跡虎口無日不可成也
其向樞天子者劫于四方之兵耳湘東位長王帥陣勳先
王僧辯咸受節度枕戈先路義當無敵而淹留不進坐觀
蕩覆必俟父兄既死師指建康不謂之利已忘親其嚆信
之且仇讐未滅而骨肉先殘家禍日尋而國恤不念是尚
有人心者哉卽位未幾而閭門遇害宜也殆聖主嗣業遭
家不造成敗由人自霸先立之自霸先廢之甘心禪位其
亦晉恭帝之書亦紙讓劉裕乎而獨不免于弑是可哀也

吳二公曰梁武少而好學者作甚高而統綱具舉皆擅文章亦甄武王薨之泣泣兼特梁武子以非正襲分王以兵皆曰此豈齊宗室之親其禍在浮圖矣僕衆入之而武帝地不知也

陳武帝霸先及文蕭宜瑒後主叔寶

評曰侯景之亂始興守陳霸先奉湘東王入討景敗走吳爲羊鵠所誅及魏師拔江陵殺湘東王及太子元良等霸先復立晉安王帝建康齊納貞陽王僧辯奉之霸先責其援立非次異于純臣其言若此豈有無將之心哉故繁縟于梁陵者不當稱霸先爲陳之高祖而稱爲梁之陳公庭

史詩

不

我魏臣所安也然既聖帝號其名不可諱既殺江陰其情
不可原雖行事與汲汲乎墓者少間君子以爲德墓也館
位二年陳文紹立首先伯茂之封綱目書之嘉其重本且
能權也文帝遜而伯宗嗣賦性仁弱而安王瑱廢之以自
立其果足爲周且也哉至其青牛却戲黃鶴雲門志亦俗
賈也然而有子驥淮不能慎早敢論雖知江總之華而不
實亦何益乎迨後樛客盈庭貂蟬滿座窮奢極欲而東南
王氣于斯盡矣卽不滅其宗而入井之羞百世難滅故知
霸先無大功以移梁叔寶縱延修以致敗此所謂以不仁

○東

卷之六

五

史○子○子○又○不○及○取○而○與○其○孫○獨○新○齊○隋○堅○皆○身○有○之○幸○內
憑○太○后○不○知○用○兵○但○以○陳○蘭○欺○天○下○風○龍○劫○大○臣○而○漢○室
遂○發○堅○長○千○用○兵○身○為○后○父○剪○宗○國○之○羽○翮○藉○依○臣○之○推
戴○而○周○祚○遂○斬○蓋○莽○取○漢○于○太○平○之○時○其○術○尚○緩○堅○取○周
于○最○暴○之○後○其○機○尚○疾○二○者○均○之○乎○蓋○而○已○矣○然○莽○治○天
下○所○託○者○周○公○之○書○偽○而○不○情○當○身○必○敗○堅○治○天○下○所○守
者○申○韓○之○法○刻○而○難○久○一○傳○必○滅○是○以○莽○成○于○漢○而○隋○盡
于○晉○廣○也○

呂○周○陽○日○謂○云○自○周○之○來○而○天○下○現○為○戰○國○至○秦○始○皇
然○後○莽○六○國○而○稱○帝○自○晉○之○出○而○天○下○分○為○南○北○新○至

史○評

卷之六

本○考

隋○文○帝○恭○懷○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才○大
略○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者○然○而○身○沒○而○國○隨○皆○以
二○世○而○還○也○何○也○失○所○以○為○政○之○具○而○以○暴○為○野○以○苛
為○酷○則○前○而○意○持○之○也○至○立○嗣○以○為○國○本○者○而○始○皇○呼
扶○義○而○立○楊○亥○隋○文○廢○勇○而○立○廣○而○舉○不○得○其○傳○焉○呼
秦○隋○相○去○千○有○餘○載○而○與○公○如○一○蓋○不○僅○與○秦○漢○司○馬
阿○軌○也○已○

楊○帝○晉○王○廣

評○曰○古○今○有○天○下○而○淫○奢○敗○度○者○動○稱○隋○楊○子○則○謂○楊○不
僅○于○淫○奢○也○阿○廢○初○位○東○官○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
亡○之○禍○已○兆○于○得○位○之○初○其○後○退○宜○幸○越○若○父○殺○太○子○以
肆○其○驕○逆○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即○呼○肆○精○頑○威○震○八

就○賦○詩○以○鳴○得○意○然○而○丁○男○盡○于○矢○刃○哀○弱○填○于○溝○渠○首
隨○索○一○如○葉○上○之○露○而○不○能○免○于○宇○文○化○及○之○手○嗟○乎○賦
父○之○賦○吾○恨○其○成○之○不○速○耳○

何○齊○銘○曰○晉○廣○淫○逸○極○天○下○為○其○威○文○帝○者○在○于○舉○廢
不○辭○雖○妻○老○驕○夫○上○好○賢○則○下○歷○文○詞○上○好○節○儉○則
下○歷○聲○色○此○小○人○所○能○壞○人○至○之○術○也○而○晉○廣○即○敗○之
以○欺○其○父○至○後○還○至○宣○寧○帝○何○淫○縱○欲○作○一○無○忌○天○子○然
當○普○天○同○德○之○日○天○子○果○無○愁○否○耶○帝○子○觀○于○楊○廣○之
余○而○知○隋○文○之○自○適○其○式○也○又○陸○賁○焉○

後○學○何○如○敬○拜○銘○父○重○訂

孫○范○金○英○子○有○父○載○述

喬○孫○范○道○岸○侯○京○父○校

史○事

卷之六

本○考

史評卷之七

豐潤 谷霽春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甫書



唐

高祖

近代

評曰唐公以義起兵宜堂堂正正聲罪討亂即湯武時之師亦度不濟矣。則是時留守太原所部控弦帶甲士向數萬及太原棄條所收集者亦不下十餘萬兵強馬壯勢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

史評

卷之七

唐

亦非罕弱而寡援者誠如徐私客策直向江都韓獨夫以號今天下不亦可乎乃齊運雄圖乘機入關實有欲得之心而又止於君以輔之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噫不爲湯武沛公之師而顧襲劉武則梁師都之智則何也蓋公之起義非誠爲天下誅獨夫也公爲留守而劉武屬竊據于汾陰之官王仁恭又數清于馬邑之役而公且以裴寂之昵淫汚官機皆法所宜伏重辜者是故先登而制人蓋迫于勢也揚廣不道而公爲重臣所北面事之者乃一旦及戈內翳欲遷代而易王能必其倒戈而復乎是故

其起兵也雖世民建成爲之左右而猶遲掩未進也亦傷于義也迫于勢而不得不兵傷于義而又不不得不進代嗚呼豈脾昧之秋一時君臣不明大義乎此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何非語曰唐公之近代王也自是一義特閉其心之誠不可不誠耳今誠于輔王之道豈能行伊霍之舉亦無不可如其不誠得不名正言順傳微天下效湯武之所爲伏義學除窮無不免而乃劉普人名專是義之舉其誰欺乎武臣公在晉陽雖兵自強頗無大志惟俱私官大之而復與衆大義其心誠未嘗欲自帝也嗟乎公即不自帝其孰能帝之豈能終也乎

建儲

史評

卷之七

唐

許曰太宗爭立而膝血禁庭罪固有依歸矣然高祖亦有以啟業而召亂也夫衆暴不定不勝其禍况冀君平建威靖長而世民功高長不敵功則斷然立之如周舍伯邑考立武王故事夫誰曰不可而顧依違兩可有事之日藉以禁亂而許立爲太子無事之時又徂于嫡長之說牽于韓擒之辭而遂以屬之建成彼功高望重之子能退安藩服如東海王疆也乎高祖謂此兒爲頑普漢所教非我昔日子已知其不矣于藩矣知之而不預防之且復開府建旗客果徒當于是業非成儲一旦而兵交愛子矢集申張與

何昇銘曰昔漢武爲戾太子立傳室是通策字從其所
邦子非之况太宗爲藩王亦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
可爲之間所置集文學之士十人入以爲堅藩漢手
在太宗非自全之道也非欲子之法其後誰乃同
衆疎血禁處以昭千古之義者能無慚焉

劉文靖裴寂

評曰唐起晉陽有天下皆裴勳爲之首謀也兩人者皆非
相才而文靖之智計勳庸尤出寂右當是時脾脉中知高
祖有四方之志徵太宗爲業高祖之傳者文靖已決策
集太原豪傑發雁門馬邑兵鼓譟而西已又進突厥以益
兵威而始得入長安雄據京師以舉鴻業者亦文靖功宜

史評

卷之七

五

在房杜下哉乃天下甫定而遽以讒殺封賞未終而誅殺
已及如漢韓彭然亦冤甚矣寂無韓韓之謀又無汗馬之
伐祇以官人私侍相比昵爲好者而獨蒙寵眷位文靖之
上卽僧軍定勝而不聞抵罪虛矯神者無功而得厚祿
者無罪而輕殺高祖能無責乎然高祖無足道也寂與文
靖爲貧賤交所故出肺腑相示者也方高祖建家開狀不
力爲昭雪反下井而投石焉謂留之必貽後患竟殺之視
李勣之與雄伯割股以示信者異矣是文靖之戚非高祖
殺之也亦寂殺之也朝緒帶而暮推刃寂亦能無責乎然

寂亦無足道也梗楠杞梓之材往往斤削于匠氏而得以
不材得全文靖以不羈之材而快快于任遇之懸隔其不
遠淺而買藥也乎其才高其量福宜不免于上變者之物
而同列者之譏也夫

文靖是平常之業高祖不備勳而以寵服之即秦王固
情而幸不忌史謂善王蓋安有以夫其曰秦王謂之未
固也故是時陳功烈之大力明上變之徒顯官後處
之矣寂雖饒心富不敵說王之一吻也然亦思義寂處
相此要路所居也文靖未盡歸心高祖所倚也秦王
即力除且底斯之特爲文靖秦功已著而寂身作
量福評之當矣 汝昭識

史評

卷之七

六

評曰秦程二子故世充麾下將也世充猜忌信譏難與圖
大事者遂殺然去鄭而歸唐人謂楚李布漢李陵之流若
子曰不然求其美于鄭衛之俗則天下無貞婦律建比于
廉來之鄉則天下無忠臣五季以來羣雄蜂起以姓名字
一時豪傑自親徵徐世勳而下率僭制顧望其知趨從而
二子獨踰真王于脾脉之秋從容辭世充而來知人明而
去就審亦何異馬伏波之歸光武乎伏波謝功于漢爲中
興名臣而二子亦竭忠于唐先鋒慶襲義旗斬將爲凌烟
稱曰甚論功非予飾云

自古金匱者不能盡功而和功者不能完前管仲不疾
子糾而匡天下李希有楚羽而王淮南論功者何如刻
以論節者泰程二子可以有辭于世充矣 金英識

李綱孫伏伽

評曰高祖考第羣臣獨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謂綱也忠
狀伽也誠直洵確論哉是時宇文歆之失陷并州舞胡之
鳩玉廷陞建威之狎昵羣小王魏所不言者綱皆懸懸切
陳而伏伽比肩同朝亦上言三事一言隋失之不難二言
民福不可以充放服三言太子不可以昵匪人其眷與
綱大略相似皆無負其藻鑑者也但綱以爲蓋屢致乞骸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而伏伽以泰囚之失竟爾坐免其陳詩同其去就則殊矣
高祖以劉大靜之功而不知劉以象象之譽而不知劉
以資資之儀而不知劉以字文欽之忠而不知劉所
生之子世民之元良而不知建立元孫李之忠誠於國
肩指爲第一而仍乞歸坐免也雖知之何庸焉 冠義
尉遲敬德

評曰鄂公驍勇絕倫騎射冠代初起糧囚中投械爲將遠
而射元吉于禁廷駭道宗于宴席似粗暴武夫也詎知血
氣其性亦義理其心釋縛賜金上固恩矜踰涯而竭虔効
力彼圖報更切破世充爲太宗出重圍除建成爲太宗安
危祚功如藁而心又如岳太子見邀雖積金至斗不以利

移元吉行刺即開門安殺不以威惕洵不特解衣投地而
後見者至于虜虜乞歸絕不外交而蓋流行樂是以義爲
勇又以隱爲高其榮壽以終也宜

雖終成敗之勢不謂勇而義者君子以義爲功
者功不伴成義本在德也鄂侯爲唐成臣有奉酒饋
數勇王知之功而又有却斯報辱竭忠王主之誠君子
曰其功可及也其義不可及也 近岸識

太宗

平難

評曰玄武之爭皆自其讎始夫事有爭而爭者有讎而爭

史評

卷之七

八

者爭而爭者其爭小讓而爭者其爭大小白之爭爭而爭
者也太宗之爭讓而爭者也初高祖嘗以功許立太宗是
時祇受命承統不爲虛讓則高祖爲擇賢之文太宗爲繼
緒之武而建成亦不失爲漢東海之疆庶其無闕于庭矣
乎乃好名之過而虛爲之讓其讓而不受似亦叔齊之高
子臧之賢也奈之何未幾而悔而爭至舉兵相殘恐以
蹈小白之轍是讓之再者固爭之端乎或謂爭非得已亦
迫于勢也建成積忌而外猜小人內讒孽俾相與讐之不
已而刺刺之不能而爲其讐害者日夜切矣玄武之兵以

除偏也。非得已也。噫。此特以勢論爾。獨不知兄弟天倫乎。舜推臣庶以予。讓蓋之弟。吾不以為望太宗也。乃漢惠之立。不譬及趙王。而挾與廢食。是亦知愛弟手足而骨肉之也。太宗英主。而顧孝惠之不如禁庭喋血。是無君也。樹長爭直。是無父也。同胞推刃。是無兄也。卽踐疥膚。而綱常掃地。其何顏以臨億兆。又何辭以託子孫乎。慮獲果之禍。而不顧尺布之誼。亦悼其失矣。

陳湖殷曰玄武之爭先生以爲自其讓始余則謂秦王
養英雄主世豈不知叔齊之高子臧之賢哉特當日邊
威元帝謀之已深而欲必手刃之爲秦王春可得其終
面誅之哉况建威取天下無尺寸功又斷不借士人心

史記

北

不附立者太乙此所阻之患也齊王元祐不惟無功且
害太子其罪實彰而兩姑息不察成彼邪心復聽讒言
欲誣秦王父竊爵廢二子頂篡欲爲君其難哉然秦之
勢不能旋踵建成元帝力與吳廢秦令矣建成元二年
魏恭王元吉殺秦王寶符舞臺王重雲唐德宗在宗廟猶
建武元帝殺秦王寶符舞臺王重雲唐德宗在宗廟猶
而一弊通所遭之不韋皇名讓而寶貨奪之故故謂玄
武之兵逼于不得已存是意而期趙血之勝起于虛懷
者先生之前也

置館

許曰太宗卽位首置館聚書與諸文學士論文商政事如漢石渠白虎故事戰爭備雖而文藝尤著至于銳意經術○此意與前文意同風有於茲亦足稱帝王之盛舉歟顧事每好名而行多取

德敷廷決拾之手而握禁脔也羅場兵革之習而游藝粗也驅騁田獵之志而胎學虛也未也弑兄殺弟同氣鬩牆者而諱道乎龍奉襲修義方不則者而修文乎納婦生子帷簿不修者而說書乎蓋太宗似仁已無崇儒重道實意而學士與館者非忠恕忍恥之輩則戲謔阿旨之徒其云弘文亦名馬已習鳴呼雨漠而下文靡靡敗矣其幸國子釋奠徹天下名儒增學舍生員命孔穎達定五經義疏亦庶幾其右文者于治化亦少補云

魏尹思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漢帝文詞與博亦知是堯舜而弄珠紉墨行事何其相反也臣又曰梁武惟

聖訓

譚者空澤足爲戒朕所學春健光舜周孔之達以吾觀之亦可謂知所去取矣抑居劫君失殺兄率納婦生子如先生所言夫宜光舜周孔之道而有如是操洵乎事無奸名而行多惠德也

官諫

許曰太宗始平洛陽亟致旨宣慰何美也嘗美何而復加
管辦役番與以爲遊幸腹背慙以侈壯麗母乃蹈陳事乎
初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泰而止茲欲修一宮玄素直諫
遂命罷之似亦知戒遊而動聽納也者獨奈何有初靡
終也其亦好名之心與侈大之心交戰于中而靡定乎至
若大安皆上皇之所居也遠遊至久不言管轄而且如九

成官以避暑。慢視親而怠于自營。其心又可概見者乎。卒之飛仙不已。而翠微不已。而玉華。晉繼歲興。而遊幸迭仍。師行勞擾。而儲侍陪節。曩所鄙南陽者。旋復襲其飲。噫。宜馬周之諫其失。而魏徵之諫其漸也。

帝王以孝愛先天天下。南多難。因一遺教也。洛陽之官。初張之已。又修之。新疾未起。晉繼歲興。其無乃所傷乎。然此木繁大。節也。大矣。官上皇所從居者。不言晉繼歲。不隨行一定。省之。後而且輕。身如之。或官。晉繼歲而進。駭。帝父于。晉繼歲。于。帝其。為。晉繼歲。不。多。中。故。馬。周。諫。如。九。成。官。于。張。玄。素。陳。修。洛。陽。官。為。尤。正。云。道。立。離。停。婚。小。碑。

評曰太宗之于魏公也。倏而許尚主。倏而罷所尚主。倏而

東碑

卷之七

十

樹碑。倏而踏所樹碑。噫。婚自展。斷碑撰王言。宜無所更。而亦作。觀若是也。乎。史謂帝于杜正倫之黜。侯君集之反。疑公附黨。而然。余曰。不然。舉大臣一二之誤。何至追咎其往。而疾使之甚也。一草之則婚。而碑一落之則停。而作必非以細故為愛憎也。帝故非實心從諫者。特好名之故。矯強而然。爾膏是。其欲自觀史也。而公願錄前後說。以示起居注。則必疑公之暴其短。其隨事納諫也。數面折其非。而過于切直。即震威而從。而有會須殺田舍翁之語。其積怒已非一朝夕矣。疑與怒交積。而謫且生焉。能保其榮望之

因也。乎。余故謂始之婚而碑也。似過于厚。後之停而小也。似過于薄。此太宗賢明之界也。

何。拜。錫。門。官。時。魏。徵。糾。諫。以。東。碑。為。已。任。者。雖。一。獨。公。而。況。以。明。諫。之。主。聽。魏。徵。糾。諫。初。終。是。禮。無。他。也。乃。身。致。未。幾。指。諫。通。行。而。輕。侮。爾。魏。公。則。是。無。他。也。乃。身。當。日。之。使。諫。太。宗。諒。好。各。之。心。耳。至。乎。是。舉。也。前。謝。以。為。禮。義。信。三。者。俱。足。矣。故。然。

廢立

評曰太宗拔晉王于兩廢之餘。而立為太子。其立也。既托物以辭。而又作範以賜。惟恐其或納于邪。噫。胡不以此教承乾與泰乎。承乾之立。詔用庫物。不為限制。卒使扈旨賄

東碑

卷之七

十一

六旬。修費已七萬。此導之使奉者誰也。鄭公為廢太子。傳聞一鑒也。而復使侍承乾。當承乾失德。魏王祐寵之際。不聞以一言匡正其間。卒使羣小相謀。謀為不軌。此促之使亂者誰也。高祖持兩可以收。則。又一鑒也。乃復更故智。立承乾。未幾又寵魏王泰。使開館通賓客。卒以欺侮陵之。漸此欺之。使經營者又誰也。身據天下于兄弟之手。而其子兄弟又相尤焉。幾成玄武之變。噫。非其身教使然哉。何。拜。錫。門。官。時。魏。徵。糾。諫。以。東。碑。為。已。任。者。雖。一。獨。公。而。況。以。明。諫。之。主。聽。魏。徵。糾。諫。初。終。是。禮。無。他。也。乃。身。致。未。幾。指。諫。通。行。而。輕。侮。爾。魏。公。則。是。無。他。也。乃。身。當。日。之。使。諫。太。宗。諒。好。各。之。心。耳。至。乎。是。舉。也。前。謝。以。為。禮。義。信。三。者。俱。足。矣。故。然。

無所聞及取車物有司知爲限則是別解之也既發
大而又能來以形之使折衝者有奉請之志無將者失
不遇之悔是實也非止此也道太子與王及而王
王始立朝其時但有強立晉王春而無先事以歸太子
親王之禍余是以唐室之無人也

總評曰太宗英主也自佐父起兵取天下于孤隋之手不
數年而開李唐三百年基業子孫有風雨寒暑業而遠方
窮髮皆爲編民烈烈盛世氣象顯功高而盛治者無如太
宗假仁而多過者亦無如太宗跡其初政行厥德謹覆奏
出官女止營繕躬養其置文館然有膾炙人口者獨奈
何而事多奸名漸不克終貞觀以前猶延攬衆傑惟恐不

史評
卷之七
上

及也猶虛心納聽實之使官也猶加意子民得節愛養也
乃貞觀以後延攬者漸以毀譽輕進退人矣聽納者漸欲
捷殺此則舍節矣愛養民者往往無故而窮征高麗戕于
兵矣如洛陽如翠微王幸罷于遊幸矣始微然光舜而今
且隋煬也此何道也然此猶隋煬其治耳又獨奈何而朝
常倫理間多隋煬也隋煬殺兄爲太子而太宗亦推刀同
胞忍焉不知有兄隋煬弑父自立而太宗亦建暑九戌恐
焉不知有父隋煬慈母陳夫人而太宗亦亂弟之婦恐焉
不知有恥始德隋之弊而卒復蹈隋之轍此又何道也人

謂太宗假仁吾以爲貞觀之盛固其假仁之力而貞觀之
治所以未純者亦其假仁之累乎爲父創舉亦爲子攝作
偏君子于是重有責云

裴矩
評曰人言矩佞隋思唐吾謂矩非忠臣即忠亦佞也夫達
此不以受辱爲忠棄來不以青塵爲佞矩初事煬帝舉附

史評
卷之七
上

化及隋建德易所事王爲密道知帝動遊降而獻西域
圖又言地多珍寶爲張博望希方西遇今諸蕃胡入朝攝
道左爲班定遠皆以佞取容者及太宗英英爲勵吏力爭
佞諂之口非化而譽誇亦卽獻圖記之心蘇容封德彝之
流也遇喜佞者則佞遇實忠者則忠隨世遷就總之忠亦
佞也

王瓌
事咸六曰忠佞如影隨形忠佞不依亦未有佞而忠者
若裴矩反覆如面雖以佞取容然其心不忠其德而
裴加之爲公又不符其樂而重千之計皆未嘗也

評曰世多責王親當成建威不當事太宗雖然王親于建威成非君臣也何成難之有夫種慈母之無服爲君命所使款子也王親以高祖命爲建威補建威因不得而臣者也何從而爲之成哉其義當成者謂當成高祖之命不當成建威之難何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成衆士成制受命輔太子制也榮辱成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怒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太宗以弟殺兄爲無親以藩王殺太子爲無君此亂臣賊子春秋謂人人得誅者況爲其輔乎王親雖不當成建威之難不可不成于

高祖之命也或曰成建威則成高祖則成成有異乎曰成非異成爲異王親之不威固春秋所不與者然以建威而責之君臣之義則彼獲得以藉口以高祖之命責之即百聚不能爲辭

陳諫

評曰臣莫難于進諫尤莫難于使君之能行其諫進諫者胡多以體直罹辜故或猶生疑投符起惑未有不以忠德爲辨勝者鄭公起青官舊臣爲太宗營款者而能以諫諍蒙寵眷當是時諫封禪陳望獻陵諫存形迹諫親七德集諫點兵失信諫處突厥內地其他規以恩漸勸以仁義一切匡維如科木之繩而太宗亦轉先從陳理論之隱諷之即犯諱觸忌而折而諍之靡不齊威以從至以其疏比之韋弦而列之屏障即高祖之于留侯先主之于孔明不是過也然太宗好名初因勉勉受諫至于晚年自謂亦有

忤意此敢諫之士往往難合也然公嘗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乃武德中爲太子洗馬不能匡建威以違及傳承乾又坐令失德能諫行于太宗之朝爲良臣而不能諫行于建威承乾之日爲忠臣豈其諫有善不善也則亦其不受善者之責也

何行可曰魏文貞之諫累數十萬餘言然皆忠道所持非其言也故太宗曰人言魏徵事止諫使令觀之更覺誠然則知誠相二字非虛狀魏公一片忠忠處

官傳

評曰太子國儲在養論教而東官輔臣尤在于慎選擇

餘教者齊聚以正也。慎選擇者欲得與正人居也。不是之
務而欲太子之無失德難也。承乾和昵羣小而公正朝竭
忠輸制太宗所故疾疾而蔽視之者使爲之傷。夫亦欲
其匡正而獨違也乎。乃公于承乾不聞一言以匡其違。卒
之殺承乾而盡已作大胡亥之暴不責胡亥而責李斯孝
昇之刻不責孝昇而責吳起則以其所左右之者也。公初
爲建成傳日歌之結黨條爲害除暴王計他日禁庭之血
皆其指激之使然爾。按虎色變爲傷于虎也。而茲復以爲
太子師傳建成建成則敗傳承乾承乾則又敗虎逸而王

卷之七

七

毀誰職其辜歟

夫大山曰以此君便宜而且不善傳傳何易言哉。人
傷身骨所是其失耶按除平

總評曰文貞公傳學多才尤屬意縱橫家言。初起黃冠。從
李嶷從建德。卒復歸唐。爲東官輔臣。拔之替僕之中。而授
以樞要之職。幸已望外矣。而又虛心受善。聽如轉圜。南所
上疏信若戶。其已得知遇之盛矣。而又多體錫。此臣至聞
宜始終無乖焉者。無何始謂矯媚而卒云起。屢欲撲殺此
翁也。始三錫頻繁而卒云阿黨。罷歸主面撲所撰碑也。此
其所取憎者。固有在矣。夫太宗好名人也。玄武之爭是所

深譚而顧以前後車行起居淫華其短也。而爲官倣而並
成。舉學幾于動搖國本。無亦重違愾乎。然猶未也。方其嘯
建成蓋除暴王太宗血幾露于庭矣。脫籠之而心未嘗不
養之。故及而殺焉。以快其讐也。是固其停婚仆碑之心也。
然其身正而心動。上不負所主。而下不阿權幸。則固有光
耶。日月史謂前代評臣一人諒哉。

卷之七

七

房玄齡 收采人物

許曰人材爲國損益。而况拜昧經綸乎。兄助勳尤須以急
焉。文昭佐太宗取天下。每破軍克城。不遲諸將佐。覓求珍
異而獨急于收采人物。置幕府。與相國何之。追遺以王茂
貶之。辟百六族者如一轍。然太宗之廣開羅網。登上理者。大
都其功居多。獨怪其簡拔未嘗以家伊佐王才引入幕府。
與相謀斷。笙琴同音可也。乃基視如封倫。侯視如衆矩者。

顧我上日藥公衆心動則虛實樂有古大臣所不能
及者吾又千衆公之機不取是機而獨取是機

李靖

評曰李藥師資貌魁秀可與語操吳者也初與高祖有隙
將誅之得太宗因請而始拾後攝孝恭行軍長史以神速
拔荆門夔州之舉以徐緩乘其懈至于直抵江陵也大獲
舟楫盡散之江中卒以疑緩兵而降蕭銑豈非臨機果料
敵明智勇之名將哉惜其無一言以止殺銑也銑爲故梁
子孫保據荆楚欲復舊業范氏所云非唐之叛臣也及唐
師伐之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卽不能封之以邑

史評

卷之七

三

奈何以盜賊待之至久而不一救耶是則藥師之過也夫
何得錄曰李藥師天下之奇才也不特江陵之役以乘
聖而破蕭銑卽其設伏而與吳大梁大梁而封高麗輕兵
至丹陽而公佑擒勳騎襲定襄而獲利走出其不意擒
其無餘此非奇兵不能克也陳止義勇言諸葛孔明所
用之兵無非此李藥師所用之兵無非奇此非深曉機
變烏足知之哉

杜如晦

評曰杜襄公有應變之才初起秦府僚屬以善斷推重于
玄齡引冀幕府曰王佐才也當時從征薛仁貴劉武周王
世充竇建德有功至引拔士類以贊聖猷建臺闕規模以
翼盛治者吾不尚玄齡而多如晦之功其比肩天榮而並

名凌烟宜也乃建成造藥太宗猶鈕于手足之情踴躍而
來之動也乃公遽以一言卒使錢于刃而血于庭夫爲高
祖安儲位爲太宗定儲孫則其斷固以爲功殺高祖已樹
之嫡而戕太宗同胞之兄則其斷不以爲罪乎且公常以
弟言爲叔請而脫于死茲乃以玄齡之策推刃于建成元
吉之項是可謂善斷者乎

蕭瑀

居我上日藥成以弟言而脫叔于水勢必以房榮而推
刃于建元服亦由人指亦由人如置木偶于陽侯之波
東西不得自主惟是而曰善斷吾不信也

史評

卷之七

三

評曰縱多褒詞而獨獨貶于藥曰貞福彼其聚學屬文
者非辨命論非無見于道者官府相聞屹然不爲利誘不
以私脅非無得于守者時國典朝儀責成于公而孜孜繩
束無所避諱又非一無表見者諒哉貞乎其真社稷臣乎
獨何賦受便急又多意見其始故梁裔也梁公去而之陳
陳公去而之隋及爲隋守又挈郡而歸之唐累更所事是
亦封德彝宇文士及之流爾所謂疾風之勁固如是乎爲
崔暹指南而陰鼓如封倫者應之勳望如玄齡如晦者劾
之料舉倒置而又祖梁武修德行方請出家尋又不用遇

或無主。所謂端。探之。豈果若是乎。始以忠而蒙褒。卒以快
快見。屢起屢罷。其自取固有在也。益曰。員福同宜。
李麟長曰。太宗朝。其華。太明亦有時。大余謂主。就非
美而糾。糾則進退不果。又何善焉。之明也。福為。福
民。太宗抑。則何者乎。

傳美

許曰。人知玄武之變。贊成于秦府諸臣。而不知發端于太
史令。奕奕。初請除釋教。請泳天下僧尼。似開邪崇正。視
鴉身居端。志尚沙門者遠矣。獨其推覺星術。不言浮屠
氏。而言天官志。武德初。家。太曰。見。分。王。王。天。下。

宋時

卷之七

唐兄。德。帝。弟。薛。益。升。太。白。胡。不。一。親。天。平。後。方。兄。弟。相
閱。而。突。以。象。緯。動。其。覓。謀。卒。使。手。足。繫。南。禁。庭。河。血。皆。突
泰。使。然。爾。方。千。風。散。上。除。一。佛。禍。又。千。萬。倫。開。一。家。雞
吾。故。者。其。術。又。果。其。奏。云。

何。并。日。前。漢。皇。帝。而。其。有。類。道。原。類。事。則。益
分野。各有。依。是。如。華。火。失。而。中。朝。傾。野。星。明。而。人。人。指
星。紀。在。起。會。稽。日。之。重。載。見。西。方。南。郭。所。以。變。吸。則
傳。其。其。司。天。為。容。容。豈。豈。但。不。知。見。星。之。太。白。在。心。而
垂。其。其。司。天。之。時。使。連。以。子。天。人。之。說。勒。以。式。好
連。其。之。義。有。李。札。子。誠。可。法。何。至。焉。血。其。起。之。有。焉。抑
謂。有。今。在。天。官。志。無。補。後。米。景。三。九。何。建。焚。滅。離。舍。也

李大亮

宋時

卷之七

七

虞世南

評曰。虞伯施與兄世基。並以金玉僞望。齊名雲間。二陸。蓋
石渠東觀之彥。初從建德。不擇所主。已歸唐。為弘文學
士。始。建。露。天。池。以。五。絕。聞。天。下。彼。其。經。師。野。王。文。祖。徐。陵
書。法。右。軍。其。技。能。冠。代。足。為。世。尚。然。總。之。德。行。如。王。忠。直
如。矢。二。絕。尤。為。人。倫。儀。範。即。所。稱。王。佐。才。負。大。節。者。不。能
班。焉。生。而。上。列。上。衣。施。春。寒。卒。而。周。交。烟。榮。賜。殊。無。可。開
者。獨。其。上。聖。德。論。似。讓。即。以。五。絕。家。終。以。一。論。遺。笑。云
武。王。滅。大。殷。曰。侯。臣。正。朕。后。克。正。朕。臣。朕。后。自。聖。先
武。之。為。君。也。臣。又。下。上。實。不。得。言。聖。宗。之。為。君。也。日

先帝御書華人言堂。故聖之為。使非余王。德誠威靈。之伯庶大。雖士也。何見。而欲重。除。職。貴。時。太宗。亦。自。知。斯。有。初。封。終。使。役。世。笑。然。但。施。事。不。愧。矣。道。立。識。

馬周

許曰。賓王。腹藏經濟。手握靈章。而歷歷不齒于時。及客辭。常。中。卿。家。為。休。便。宜。數。事。始。後。獨。動。疑。上。不。可。下。不。行。止。而。亦。人。所。為。焉。蓋。雄。而。羈。旅。孤。踪。一朝。而。跡。嚴。嚴。拜。御。史。其。機。偶。而。遇。奇。即。涓。埃。以。來。所。布。見。者。自。是。累。疏。請。官。大。安。城。請。勿。幸。九。成。官。請。身。親。廟。祀。及。俱。選。守。令。皆。懇。懇。中。時。齊。有。無。負。所。舉。者。獨。承。乾。啟。官。牆。之。闕。武。氏。階。帷。薄。之。亂。而。嘯。不。一。言。

東許

卷之七

三

始方鳴鳳而卒焉。樂。雖。吾。不。知。何。說。矣。

士之遇不遇。時也。聖賢。歷。歷。而。卒。曠。野。何。獨。賓。王。但。傳。載。賓。王。未。遇。時。也。聖。賢。歷。歷。而。卒。曠。野。何。獨。賓。王。但。傳。至。華。山。入。官。閣。歷。歷。有。宣。宣。之。日。汝。本。素。靈。仙。官。太。上。初。漢。下。佐。唐。王。而。以。流。酒。濁。其。地。五。神。靈。失。矣。今。閉。目。近。神。忽。明。低。後。乃。成。現。可。不。得。志。而。成。佛。故。恭。恭。恨。恨。深。深。天。之。棄。才。也。此。前。編。

于志寧

許曰。于。唐。事。舉。動。有。矩。矱。無。失。尺。寸。者。其。傳。承。乾。數。上。書。諫。骨。肉。房。陳。呢。闔。宦。諫。役。司。取。及。引。突。厥。入。內。懸。懸。如。引。經。糾。枉。舉。納。納。整。然。洵。哉。可。與。王。經。諸。臣。並。驅。矣。即。承。乾。見。廢。亦。庶。無。負。所。職。也。獨。其。知。衛。山。王。不。可。嫌。而。不。知。母。

去。品。物。也。多。可。氏。夷。不。可。奪。知。接。引。諸。豪。貴。而。不。知。推。擊。一。賢。良。王。庶。人。之。廢。二。禍。喧。喧。而。卒。中。立。無。一。言。雖。幸。免。于。刺。客。之。刃。而。終。英。迷。于。當。攝。之。詔。宜。矣。

陳。神。清。日。世。多。以。太。宗。欲。宗。室。功。臣。贊。封。制。史。志。卒。傳。以。復。而。而。不。中。修。金。銀。于。黃。銀。銀。尾。制。舞。舞。舞。則。封。建。同。不。能。無。贊。贊。無。見。而。云。然。矣。

李。世。勛。許。曰。李。英。公。故。李。密。唐。下。將。也。案。歸。唐。具。錄。州。郡。縣。名。數。啟。今。自。獻。已。從。征。斯。遠。德。世。克。墨。闔。章。又。將。兵。破。突。厥。高。麗。秦。李。等。有。老。將。不。如。者。帝。初。備。為。長。城。北。以。幼。孤。至。剪。

史評

卷之七

三

指。察。疾。恩。云。聖。矣。彼。固。非。微。功。背。德。人。也。亦。知。感。報。而。喻。指出。血。乃。武。氏。之。立。不。為。遠。見。而。為。敬。宗。遠。以。家。事。一。言。連。其。成。而。論。其。聖。絕。臣。固。如。是。乎。裴。為。國。破。陷。勸。敵。于。疆。場。茲。逢。君。真。一。悍。壯。于。房。閨。人。謂。太。宗。稍。沐。之。功。盡。棄。于。此。李。勣。李。勣。勣。之。功。盡。棄。于。立。武。氏。信。哉。卒。之。其。孫。敬。業。竟。以。反。族。勣。初。以。房。杜。子。孫。為。戒。而。犯。知。其。自。遺。伊。戚。也。乎。

林。尹。思。日。按。勣。相。其。孫。必。敗。家。因。亂。而。焚。之。故。索。裴。身。或。以。添。血。而。此。已。而。裴。頭。首。傷。竟。以。吹。拂。謝。罪。雖。試。身。之。然。而。得。敗。家。以。洗。前。愆。者。數。許。以。不。善。之。數。豈。人。臣。必。能。辭。咎。如。此。而。使。賢。乎。

之願。甚之改族志以升武之姓。贈士義以崇武之父。稱天
后以尊武之號。備東都以從武之志。用敬宗以增武之翼。
株休勝。戮上官。儀以崇武之殺。初爲房。闢一妖。邪卒爲
宸極。上一乳虎矣。二聖垂簾。游池中外。而禍起宗社。所謂
承徽之盛。竟歸于長髮尼之手矣。嗚呼。武氏未后之先。舉
措猶合人心。固一朝廷也。武氏既后之後。刑賞皆爲創置。
又一朝廷也。史謂伏戎于寢。播堂終壁。自藏禍胎。邦家殄
瘁。帝固重有責矣。

史評
陳新濟曰。天如言。庸人之謂女子也。始則受之。繼
則畏之。愛之。則以妻妾爲性命。長則委命。命于妻妾。高宗

國庸王也。色授則見。遂以才孔。則虎異矣。故
女尤。豈知。則與武后均耳。然揚雄之說。以
和武后之。則武后之禍水也。酒而不覺。則之。禍火也。
其美必盡。是故君子防愛河而慎慾火。

韓爰

評曰。爰。韓學多吏才。立朝尚志操。不爲說。隨。蓋直臣也。方
高宗。憚。無故而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竄逐良等。舉朝作
舌。無敢一言。而爰于羣中。獨。言。王后爲先帝所屬
佳兒婦。不可廢。武氏爲先帝所无下陳者。不可立。遂見爲
先帝顧命大臣。不可逐。諸所言皆中。帝。育。而一不見聽。
卒使克后骨醉。忠臣客。而悍化。當。禍延宸極。非諫者

之過。直亦君聽之弗聰也。然直氣一吐。星斗可寒。即懼。誣
移。驗。有足累焉。

按。現爲。選。良。諫。竟。謂。風。霜。其。摧。鐵。石。其。心。由。此。觀。之。爰
亦。何。異。于。選。良。也。乎。 註。識。

來濟

評曰。史謂。濟守。疾。善。道。夫。疾。難。善。處。疾。尤。難。龍。比。疾。諫。鈔
諫。或。敢。言。然。以。道。也。而。疾。敢。者。尤。善。帝。欲。立。武。氏。濟。南。更
擇。禮。教。名。家。子。舉。朝。所。不。敢。言。者。獨。以。一。言。進。主。上。之。耳。
獨。悍。化。之。怒。其。直。聲。振。宇。而。種。毒。于。武。氏。深。矣。初。與。選。良
韓。爰。並。諫。亦。直。之。貶。所。其。氣。節。似。相。等。也。而。選。良。求。乞。餘

史評

卷之七

三

命。不。免。氣。衰。而。志。挫。矣。乃。濟。夫。心。自。昔。其。刺。庭。州。拒。突。厥。
卒。憤。慨。發。早。赴。敵。而。疾。不。欲。讓。而。疾。不。欲。脫。所。而。疾
繼。場。上。無。愧。龍。比。而。下。可。同。于。軫。彈。濟。加。于。良。一。等。矣。網
目。書。來。濟。疾。之。示。予。也。

按。濟。將。兵。拒。虜。期。其。衆。日。吾。久。資。存。全。以。有。今
直。勤。破。生。氣。而。辭。蓋。人。只。是。餘。生。一。如。法。百。年。使。視
有。生。之。比。爲。存。之。比。何。國。不。可。操。何。義。不。可。盡。使。無
是。而。知。此。必。能。延。神。武。氏。選。良。而。知。此。必。能。待。盡。無。言
矣。 道。岸。識。

劉仁軌

評曰。劉樂城志果銳才亦雄長與漢班仲升相似仲升以

孤軍入沙漠而能降西域諸國率其酋長款關下樂城當
熟削之餘初攻百濟征高麗諸虜日行欲掃平東夷須正
朔于海表而卒如所志已爲總督破新羅渡嶺板七重
城戰功爲大高宗之封泰山領諸夷酋長赴會傲然西域
長入朝景景其將略同相方者然才兼將相而又有幕
度袁異式此舉事 韓江通記以異式爲相領幕度大夫有幕
刑峻如壑舉朝以佞諛希恩而獨申規諫殿上之鏡鑒異
而以驚見數天子致誠教玄鳴鑾之隙中之使舉吐蕃而
卒以釋怨所謂解事僕射非第上官僕相之日君子人歟

君子人也。
數玄性善之。歌。史謂樂城以私能中。為夫。路可導。也。
則起。當百濟之。手。仁。至。京。上。所。乘。肯。合。德。正。武。
人。何。能。如。也。雖。以。仁。使。為。即。晉。秋。六。隋。吾。不。如。樂。城。
又。若。何。以。報。之。也。金。英。滿。
樂行偷。

評曰聞喜公，儒將之雄者也。古選任將帥，不推敏授任于
一生為以終身職
 稀勇虎暴之徒，而往往于閱詩書，攷禮樂者，則亦以智力
 權變，適當其用也。聞喜公文雅方略，無謝昔賢，而治戎安
 邊，綽有心術。當其時，以振旅破突厥，出奇執月支，反間降
 伏念，溫傳其料算，次第擢鋒陷陣之功，與貳師將軍並傳。

而馳也者至功高不錄爲裴炎所忌而又耻渾濟之爭退然稱疾而不形詞色其度量宏遠度越人表非詩書禮樂有陶養其心者而然與獨怪公故所稱文武全才者乃其用兵也似奇而變其乘衝也似正而拘公有知人之慧武氏之立也知其必爲國家憂其居吏部以器識知王蘇寧銓曹以文章知盧駉爲將帥又以才略知程務挺張度曷李多詐等爲名將共居落人羣若獨醒者乃于選曹設長官唐制此曹先舉事舉官故不肯用簡作郎官所遺名勝引銓注法卒之庸碌者不終沈廢而傑特者竟至遐邇聞知人者而以資限人哉此爲選曹作俑亦文雅而過者也

何昇銘曰愚白童氏云器能文善非兩境王楊盧騷
仲舒論衡之如章彼僕糾職惡非不利而理則大
飲噴水宿月渠雲離非不工而氣則騷一牛之考
釐一言之巧非不考才極而道則得意公之論騷
雖佳以爲寶而不則深沈渾厚必分章得深而醇
和叔子乃府舍公龜來也何金鑒玉鑑之孔聖泰山巖巖
之運九子乎論騷也

李善威
許曰善威爲御史諫營官室亦京官常事而胡遂目爲鳴鳳也夫鳳不恆有于天下方是慶曆時日裏盈廷時則人鳴而人鳳未之云青惟侯諫在朝忠良杜口而獨獨誇敢

言者始以鳳青矣。承徽以來。言官懲轉結之必。舉朝爲樂。譁者幾二十餘年。而後犯規。諫止。管轄。非臺系中。一值廷鳴。梧者乎。然。是時。悍后。當陽。爲。索。象。北。不。一。鳴。國。備。動。提。爲。敢。昨。虎。不。一。鳴。而。匿。匿。工。役。細。故。以。奉。責。吾。故。以。鳳。爲。世。慶。亦。爲。世。慨。云。

天下何常無鳴。而有止聲之君。雖不識字之書。亦能。兩。不。不。立。伏。馬。于。廷。上。之。處。獨。擊。之。當。亦。能。爲。美。鳴。耳。士。趨。議。

王義方

許曰。義方爲御史。稟教于母。竭虔爲指。侯。軟。兩。和。牙。與。邊。

史評

卷之七

王義

此並衡者。當其時。李猶初希。敢。于。竹。果。而。請。立。昭。儀。已。特。寵。敢。于。千。紀。而。擅。變。囚。婦。其。險。校。極。矣。義。方。對。仗。而。三。叱。之。廷。凜。然。有。請。劍。英。風。剖。心。義。烈。庶。幾。其。無。負。天。子。亦。無。負。母。氏。也。已。雖。彈。章。甫。論。貶。秩。已。行。而。直。聲。動。氣。視。在。廷。隱。默。者。榮。萬。矣。或。議。其。三。叱。不。于。立。武。氏。而。于。娶。四。婦。處。彼。積。忿。而。後。發。是。亦。空。谷。一。定。也。謙。雖。不。行。于。義。方。何。尤。

結義甫爲大臣。則三叱爲辱。知義甫爲一偏。則三叱。輕。生。于。義。方。之。母。一。巾。幘。之。婦。猶。以。毀。辱。自。勝。顧。于。重。而。高。宗。一。室。世。天。子。不。知。自。愛。而。藉。及。城。狐。貍。所。鳴。原。謂。之。何。哉。遺。宗。議。

中宗

許曰。孝和庸闇。與晉惠相似。一言之謬。爲母廢。從房州者。逾二十年。崎嶇。瘴。腐。之。鄉。哭。湖。幽。囚。之。地。固。衝。極。矣。所。藉。一。老。匡。持。五。龍。夾。輔。脫。千。仞。之。淵。復。五。位。之。尊。宜。痛。自。懲。艾。爲。周。處。榻。子。可。也。乃。復。辟。之。後。不。知。罪。已。以。謝。萬。方。而。更。漫。游。以。邀。八。政。點。點。妻。之。旁。妾。桐。妖。女。之。手。于。是。三。恩。怙。寵。而。五。刑。林。連。斜。封。亂。飛。而。三。無。生。處。甚。之。親。拔。河。御。梨。園。幸。隆。慶。恣。情。極。欲。而。紀。綱。蕩。然。元。首。之。尊。且。不。免。齊。眉。之。禍。矣。廢。于。母。殞。于。妻。而。四。子。皆。不。得。其。成。以。至。于。

史評

卷之七

中宗

絕。豈。天。絕。帝。帝。自。絕。于。天。爾。
評曰。自來有稱制之母。未聞母后而哀。冕爲天子者。武氏。馳。場。其。心。而。豺。狼。其。性。故。所。克。充。太。宗。下。陳。者。而。復。圖。後。房。之。變。已。爲。應。聚。矣。而。又。私。于。白。馬。之。主。私。于。蓮。花。之。郎。其。恣。出。入。官。掖。者。非。一。阿。師。郎。二。少。年。也。其。淫。污。宸。極。古。今。未。有。也。始。振。帳。絕。橫。樞。之。兒。趙。臨。碎。椒。塗。之。骨。已。爲。鴉。

食矣。而又開告密門。通羅織史。至于殺諸大臣。殺諸宗室。子孫殆盡。其所寵任。而斷擊之者。非俱周輩之酷烈。卽來索輩之鉅鍊也。其窮極刑獄。亦古今未有也。然此猶淫悍未聞宗社也。乃窺竊神器。舉君之愛子。而幽之別宮。優然履至尊以制六合。而又革唐爲周。易服色。頒正朔。廟武氏祖考。唐之制。掃地而更之。視呂惠后之暴。抑又甚焉。一時英才。雖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而竟不能奮六尺之孤。以報先帝之恩。惟惴惴焉希寵澤。避刑誅。不知其南面而君者之爲女。亦不自知北面而臣者之爲男。陰陽倒置。字

甯石塞真古今所未有之變也已既食我子復獲我果精
非鷄鷄慶因欲張兵起磨其終于周乎所籍幸者以迄議
議時○周平王西奔前王之王周襄王而魯襄王之才魯昭公正人飛請辨元忠之罪誓言慰仁傑之心遂時處
明○時其被逐于野城而抑倖臣聽忠言而陳跡吏則龍旅易貌而丙殷昌儲固
五龍取日之功亦俾北反陽之報也哉

李靖師以歐陽子云武侯之惡不及大數所謂兼克有
 本清源以天下武臣所共畏者惟武侯一人而已
 生於亂世而能自全者其難矣然高宗末祿武侯則中
 以妻則有子其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亦多矣
 母所以不名其子者以其名而與其子無異也
 已也人曰此所以疾其子之入也夫入也者其勢使然也

本敬業

許曰敬素李英公子也英公贊立武氏肆警殄嗣而其孫
聚義起兵爲唐討罪堂堂正正舉漢齊襄翟義相似然然
兵以義勝以利敗彼其初方移檄州縣而山東豪傑皆發
麥爲糧伸錡爲鐵以義南軍則其氣銳而其勢集誠以思
溫之策直指河洛可也乃施仲璋之討晏希金陵王氣遠
取常潤以圖霸基閩越國家而陰督吳興義氣已索矣何
得而不敗與嗚呼舉兵動主爲義而不成也什而九聚衆
而安以爲賊呼者幸也
晉私爲賊而其敗也亦什而九敬素王氣未收而首級已

史評 卷之七
懸豈天爲其祖贊立武氏之報與

朝自公曰易曰參贊立其誠所以居常也敬素非真有
計脫之心不通失職能望信義爲名以至于貶故史書
賈青起兵姑以王夷甫之罪而不責孫簡其心也

評曰裴侍中殷信居貞亦狷義君子也望重國華才稱人秀而竟以反見殺夫亦有輕率而竊謀者歟故事悍女至而數違旨陳立武氏所陳請不改皇嗣一時供諛希旨成有異異國或疑災必反聚眾相煽附成其載愆參說反亂而胡籍其家無靡石之儲乎其云反者皆起于韋侍中之

爭也夫中宗款以天下與玄貞特慈詞非誠與也乃遽而
是以殺其後而後已
奔告后適而謀廢帝即后心亦疑矣敬業之反也又請復
子明辟始自后廢帝今必其不挾帝以危后乎后心抑又
疑矣疑之而殺之勢固然也嗚呼敬業廢立之謀啟母后
之亂播磨字之養及嗣胎已成而始請反政是何異決堤
而防清乎吾觀炎初忌行儉之功使國家貞義而殺降如
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固宜

傳謝侯曰炎以中宗一言之誤謝侯後廢置承嗣滿立
七勝而戒以防敬杜無義既而敬業于廢承而平蓋炎
徒知玄貞為炎與已分機不若后后為重而不為唐室
遠慮卒之敬業兵起而謝侯子明為所傷心所發也但

史評

卷之七

三

與夫同及義時福為而久則君臣之間何始終多難
也

史評

評曰其公忠動有武略慮承業常奇其才謂為公輔器願
數充外使初以御史抗表請為猛士使吐蕃數有戰功已
將兵守北陲往還靈夏而檢校屯田至于魏河漕運有越
三十年君子所重公者不在爵祿而在相度夫軍武以忠
孔子以深皆處亂之道也公是時所事者倖女主所勇比
肩于朝者皆女亞孽倖非淫少年則慘酷吏也一時羣姦
臣類庸庸錄人見錄亦何濟乎事乎乃公深謀遠慮有呼

之日田舍夫雖有墜之面曰不拭自乾是非審武之恩
而孔子之孫平舍病惡吐而出而將經管廢揚而材略以顯
入而相平章軍國而鋒鐔以敏史稱其將相才人何以測
誠有然矣蓋公雖立驚悍之朝而獨以德量見重于后賢
如狄公故所見短者而亦薦以為相此其度量之恢恢何
如者噫以女主之暴而雅重其人以狄公之賢而亦包容
于其盛德其獨以功名令終也宜

李光老云可為史隱此東方生更難矣 祖瑒識

吉頊

史評

卷之七

三

評曰大臣御義以心心誠國平即容容隱默君子應之心
非國乎即耿耿忠諫君子非之太后之欲爾承嗣也狄公
以姑侄之說請還靈夏意稍解矣乃項為二張謀因以進
言而后意始定是轉移反聽而嘆曰毒藥者項也杜絕奸
謀而臣復王嗣者亦項也乃議者歸美狄公無及項有何
狄公之請言詞則切而精誠感勵是始終為唐之心公心
也項以太后已老款二張以免禍亂而保富貴之計其言
是而其心則私也項初曉俊臣上變殺恩禮等名士三十
六家及親屬受引流貶至于餘人而項亦祿是得幸是豈

可執秋矣此論也哉其初以水土無爭之說說太后恭抑
陰武似亦能正言者獨奈何卑視諸武與懿帝爭功則雖
氣凌厲亦嫌于太露爾太后雅重狄公而欲以駁馬三物
駁項亦武過哉

曹莽有日項知今水土為泥之無電不知以石投水以
水沃石之何補故君子立言惟忠誠可貴金石又者時
勢而出之不則率為寒蟬無犯駁焉

李昭德

許日昭德強幹過人鼻息衝漢其以忠直樹精于國多而
專恣獲展于法亦多初唐風節諸所制置動有規模其勅

史詩

卷之七

三九

陸吏之奸詰蘇石之詐已足鎔朋黨遺依諛而武承嗣以
太后之愛任握左相權又管求為皇太子尋養其詐昭德
奏養其權而又以始任母之說動宸聽而養其謀于是
鸚鵡雖而折翼焉報者因秘公臣扶之功亦昭德左右之
力也當承嗣返辭太后亦知昭德代我勞苦弗之聽也而
乃為俊臣誣構道蕭干市喧此微爾太后之忍也夫主用
渾厚者常得令終而莫邪之利終虞缺折昭德忠直固太
后所視為手臂者奈何負氣使性言讐下人而每伺同類
既消來張兩族又携候王二仇至于師德之厚亦為焉田

舍夫母乃恣威福而太楊靈平初勅承嗣為權歸武氏者
之重也而不自知共專擅至此方為丘情所貶又與俊臣
並戮忠良無辨亦其自取云

武后病即持此宜易謀其而昭德則變其所體猶如
反手而得鼎承之牙極其情狀也至管叔王康之被殺
侯正此中屬焉所不能得之文希者養與孔子之說
正邪等矣道立論

朱敬則

許日敬則少以辭學知名蓋代稱孝義門得六闕者則天
朝煥燭登廷竟視塞路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至是世漸卑
矣方敬則落官之日適太后鍾耀之年于是鬱鬱隨朝

史詩

卷之七

四

羅織寬法網又請免魏元忠張說之族以驚人望為見朴
返人魂為或四圍生路焉一時吏民輿始肅靜而南大臣
亦得減疾為不食之果制虛之典矣是候來申徐杜荒
時嘉穀也志行而卒致仕以去先憂後樂賢哉敬則
手執其日羅織朋黨不可一朝居者而敬則之疏不直
斥之報即急起無步少和聲向朝之妙策乃當
今之實利也法結而與典之即得收罕不稱善此其
善其得情也

秋仁傑

短師德

許日狄公為相師德實推轂焉而公顧數短師德太厚則

賢乎日不知問知人乎則又日不知位同察察而伴若賢
限與周舉于左雄亮準于王且相似然世多以此少之吾
謂後學引幸君子目為朋而小人指為黨在盛世猶忌之
况悍王之朝乎太后革命侯周來索之徒妻菲成錯錯網
相高藉今公德其應而互為吹噓則上且謂重而奸人
象而中之吾恐妻公之面豈忍不垂而國老之骨有見朴
矣惟對之不知以匿其迹而釋其疑乃徐為及正之謀此
平勃交譚計正公之所以報師德也不然與公盛舊以秋
公之賢而為其包容哉

東晉

卷之七

七

郭威六月梁公及周志行于廣平縣為平黎交譚懷國有
之但使季公門而日為國非為私即知之而不威蓋亦
有之況不知乎第史云數構其罪不知實不其然評與
史妙而存以誌疑可也

薦諸賢

許曰梁公初起明經負時望蓋所謂海內明珠東南遺寶
也維時為大理不以一昭陵之柏而殺人不以寵辱之臣
而執法斷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其撫江南奏毀淫祠千
七百所利豫州奏免無辜囚者七百人起平而將士暴掠
則力拒之其風節凌厲有挺而松柏剛而金石者然此猶
易見也一北晨鳴四維天墜而公為之相焉千眾錯網中

特蒙殊眷朝不拜稱不名何國老之情重如斯也當斯時
也跡跡周廷心懸唐室生視焉不放亟反焉未能而吾且
老矣一旦先武氏而捐館周不減唐不還一腔心事何以
自白于天下乎旁皇四顧瞻前顧後而為周勃也者嗟矣
而為齊襄也者孤忠寡偶獨掌難擇且女王之悍有難口
舌爭者故廢帝不言韋諷不言立廟更制不言淫少穢亂
官接辭更羅綠則欲亦不言而惟竭度輪轡進姑侄之說
以動其天解鸞之夢以折其藩而又引桃李之賢以樹
其交應東之慮味道唐元崇教釋等十餘人隱為周樹所

史評

卷之七

七

唐陰為唐布腹心謀深慮遠即留侯為韓武侯佐漢不是
過者辛之房州返旆宗社以安其沈歎臣國精誠同天堪
與日月爭光者稱為殊絕人物不測然歟

李卓吾云梁公同應合流非但全唐亦以完難其事得
矣又曰吾先期備之疑不聞二張之交已合矣後雖使必
而不知反正之疑則已在此老掌權之中矣當斯之臨
命而神聖之代犬豕不平為之賄賂未有學術如梁公
老徒使人跪跪歎惜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金美蘭

徐有功

許曰徐弘敏三經斷外執志不渝蓋犯法以謀成囚者
當賊后革命之秋酷吏羅織之日號希旨以猛噬鸞擊相

翼者皆元忠祿之也。嬰以和安劉之祚。元忠以職長武之。惡人謂其沽不待賢而甘爲桀犬。諒乎。

代目宗匠

史評

五十五

中麻王陵朱敬則輩爲張說明証亦申白其枉爲指使致
元忠賴衆扶至灰不慳爲百足蟲幸矣然士處亂世有默
而容遜而言者元忠雖負忠直而太露柄錫不直辭解諸
勝吏則屬色者二小兒其懼勢錄宜乎噫方以老太后蒙
勢何卒以悲太后遊護絲未解云

總評曰元忠之放于朝非盡解后之責其瀆足壞跡垂淫
淫僻者亦重有責云彼其上封事陳兵略破敵策籌畫動
中機宜而其疎舉二漢少指斥諸羅織史忠謹謇諤又懷
時望謂爲三朝國良宜乎然恨情遭一厭者長一激而彼

數催錯網致被流貳亦爲弓與矣而不知愆鑒卽三思之
橫若二張復起韋后之亂如武氏再生亦當爲機陽也者
卽不然而以事武氏者事_{武宗}以論二張者論三思終始
無求可也何竟爲三思所侮俾制威泣于百戶之封而又
畏其_{三思}熾點點自同已乎既不能差多以改之乎_{三思}地大
可_{武宗}威
太子以清逆竄其諸妃涖陵咎將誰歸
何_{武宗}道_{武宗}朝致皇云于元忠可爲知進不知退之武亦
可爲血氣從衆之戒此好直刺骨言

張柬之

評曰張漢陽以相才爲秋門桃李元之又謂其沉厚能斷

宋

卷之七

張

兩推穀倉相相且年八十矣力衰而志雄遂協謀欲鞭彥
範等舉兵誅二張賊藩武不灌旬而復子明辟及周爲唐
舉國老所委重其肩者悉無負其託功誠大矣獨武氏負
九大罪不顯正其辟遷之上陽已不足以快臣民之忿而
又網漏三思辨不去根株且蔓延卒于忽季和之言而竟
懼其毒王末幾而罷罷未幾而族咎誰致也皮凋之日虜
龍以飛旋隨龍以沒惜夫

五王

許曰嗟哉五王初以秋公之謀胥而引拔其門爲桃李矣
 已以三思之構胥而桎梏于道爲溝壑鬼一時志士驚魂
 忠臣喪氣嗟乎悍牝當陽惡憤盈字大臣無問札之勃庸
 蕞無倡義之表而五王以秋公所屬謀併力一朝而梟
 築道安矣李林甫非陸隆丘岳豈足比功哉獨奈何謀不防漸李林甫
 不除根而卒爲三思所陷其不聽季昶以權利用之慘與
 嗟乎李林甫罪而不誅何復足謝其李林甫
 夫差不聽于胥致有而東之歎者何姝焉以忠憤諸君子
 而敢于陰惡一小人必即無辜禍皆自攬

不爲焦頭爛額

卷之七

睿宗

評曰帝卽申宗之弟豫王旦也以皇嗣封相王閻蕩邸
者有年而以子隆基功卽天子祚其初在姚宋輩執政
斜封官廢崇恩寺一時振刷有可觀者乃未幾而貳于公
主妹繼傳位而上皇而猶總大政當是時以公主言復斜
封官以公主怒貶姚宋以公主請復二陵以公主訴出薛
繇先以公主意遷寶帳自幽求崔胤朝廷大政惟公主
是主一時除設盈庭星初滿路狐狸盡舞魍魎夜迷盡式
章之後又一武章境界時事可知矣所幸帝庸闇帝則帝

阿則嗣王則王任其提曳如偶然而又數請讓位庶以不材得全焉不然其不爲中宗乎

何拜始曰野亭而歸于朝廷大疾惟平是王劉謂于
傳德與吳到心而歸不恥特不于傳德與吳到心而
今太平寺每濕之故求王自應如免登陸之駛似龍
之疾然有濕之故求王自應如免登陸之駛似龍
宗自應養不養其不爲中宗也者與南矣秋婦人
其明微也

隆基

評曰隆基與五王相似五王誅武靈安李祚回天轉日者
幾三四年爾乃章后起幽廢之餘復黷武爲亂斜封是勅

朱

學

駐蹕無偶甚且恐于祔逆所宜首諫以謝天下者舉朝坐視而彼獨義督不告父不謀衆密與幽求輩應天舉兵斬后而及其黨天星散落者一夕而麗正廟社危疑者一朝而莫安功隆隆僭華典五王取日虞淵者等也獨奈何朝有幹臣而代辭今主中宗愚而不知鑒武以中書去宗敏而不知鑒章以出奔慨夫

張天師云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降瀾王之薛舉
后天所興也然重俊受戮而唐滅成攻爲天子釋
勢女順德率義同而當時徐也蓋上有萌辛而晚則
必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武徒傷無益也唐涓朱象怒斬
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劉南求

許曰平氏之淫穢官掖海亂朝政不減武恩而南求之翔
贊備君親朕元惡功亦不隳五王焉是時委以銜輔府以
勞士報已崇矣而不知足復以功進求僕射中書不已
過平夫事機如奕然當局者迷旁觀者審南求料三思禍
禍之禍如燭照也乃摧提謀逆鶴舉而鳩居者不豫為防
而顧以功徵上爵卒以罪寘豈誠當局而迷乎其算有遺
策宜乎其不免矣

史評

卷之七

史評

玄宗

納太真

許曰太真為齊王妃姦于婦也而納之官中其資亂甚矣
又寵胡姬以狎之使并母以親之賜洗兒錢以悅之出入
通宵野食促膝以恣之且也昇赫與之禮而居額上之劍
笑一騎之塵而吹諸王之笛至掖庭淫穢醜聲著聞而不
顧柄心國忠聞上誤國而不察卒之孽狐為妖靈虎犯順
官例為妃驕驕果與為妃指趙家邪為妃茶毒而滿陽教

勅桂枝之寵也總于馬嵬之驛矣嗚呼太真來納至德後
明而方開元之盛太真一納君心盛感而有天寶之亂武
之後有韋章之後有太平公至車覆不鑒各將誰歸
十年于掃一朝奉之較前宜作臺閣上第尤甚焉而胡
無恣意求滅也卒至分絲泣血脫服與身失不復
然而南求也足前議
龍驤山 附周忠林甫

史評

卷之七

史評

許曰崑山營州權朝也外凝直而內狡黠包藏禍心者其
計矣丹敗績不顧誅之又極爵崇品甚以椒房之遠恣其
出入而不禁金銀之款目擊封食而不問初九齡甫有反
相時雖未露而已養其朕尾結海疽于心腹而不之察及
其機動三遺反播已形而猶領信焉許崇邪牧皆補將軍
五百中郎將二千許以善將代漢將借寇兵而資盜糧
射狼于藩籬而不之制噫其能之過所以速之教乎卒之
滿陽一舉而乘輿播越生民塗炭于戈烟燄于天下矣
者以林甫雖其奸而國忠促其反噫二相之奸固有餘辜
寵任二相者誰乎封豕之不可遇太阿之不可倒持愚夫
知之而帝獨不知惜哉
總評曰一玄宗也而後先妹徽開元初振發朝紀黜陟幽

乃衝霍一進而邊釁以啟。至窮黜以耗海內。開元時。沙漢
塵銷。烽烟暫息。天子又痛瘼患。夙夜政治。矣。瑒與
姚崇並相。崇勸不求邀功而現實之。是生事端也。是謂倖
賣也。是衛霍繼進于今。而漢武再見于朝也。故抑靈全亦
崇要說意也。卒之環殺未幾。而天寶之亂。雲散沸陽。瑒若
有先見焉者。可不謂賢乎。然當時王賚誘殺突厥王君異
追擊吐蕃皆殺降生事者而環獨厚其賞。吾不知何說也。
總評曰。文貞公風度凝遠。而耿介有大節。則天朝屏制流
京大臣無自完者。而公歷武韋。尤多齟齬。乃顧蒙眷終進

史評

卷之七

五

階開府而增封本郡。何也。夫侯。侯希幸。而亦或僥。禡剛方。
作府而亦多被榮。公何如人也。思勳。嬰臣也。而不與言毛。
仲一宴也。而遭初疾。知呼二張。而與揖為重。而斥三思。說
今就第。而政令每于太平公。主。不利于東官也。奏令就都
而不使攝。其風節凌厲。而操履剛方。如莫邪之銳。人虞
缺折矣。乃為時推重。非獨嬰如二郎。權如毛仲。嚴憚不敢
上座。卽得知武后。而猶應敬禮。其如明皇。而見輒起。去輒
目送。六斗山之望。今人景仰若是乎。史稱其守文持正。與
元之並名。實相宜也。而卒以鎮崇被其中心。傷。慨夫。

陳湘。殷曰。錦花一賦。或石人。能作。婦。媚。語。文。員。非。一。味。
木。德。者。特。以。北。風。可。折。杜。風。紛。紛。而。歸。海。無。事。即。得。
節。與。小。人。為。伍。而。始。善。全。哉。

姚崇

序進郎吏

評曰。元之為相。表百僚。進退天下士者。其職也。而茲請序
進郎吏。故以。細。移。資。衰。馳。非。不。知。體。也。蓋。上。雖。簡。任。亦。多
疑。察。即。姜。皎。所。為。直。指。為。張。說。之。詳。其。洞。察。洞。見。有。令。人
汗。驚。魄。震。者。而。吾。與。選。乘。衡。今。專。如。漢。田。蚡。不。請。而。除。史
帝。其。不。田。蚡。我。姜。皎。我。乎。初。以。十。事。要。說。帝。茲。復。以。郎。吏

史評

卷之七

五

嘗。試。帝。蓋。非。涸。聽。亦。示。無。專。也。陰。莫。自。任。而。伴。為。尊。上。自
是。謂。親。軍。國。虛。懷。慎。淵。乾。曜。所。不。能。贊。一。辭。者。亦。爾。甚。矣。
臣。受。若。日。明。致。堂。謂。元。之。與。張。說。善。于。遠。地。放。置。而。復
左。然。元。之。所以。陶。資。游。將。止。管。矣。自。張。衡。衡。所。不。下。請
宜。宗。初。年。屬。精。圖。治。或。虞。難。進。易。合。故。借。是。以。廣。探。上
指。手。領。事。依。因。而。無。傷。于。大。節。足。亦。扶。時。之。術。也。
廟。壇。請。幸。
評曰。唐有天下。不建廟而仍脩。非禮也。乃屋壞不省。謹而
事遊幸。天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書世室屋壞。左氏以為
書不。公。敬。以。為。書。不。修。重。宗。廟。也。今。喪。居。而。行。幸。其。為
逆。天。不。已。甚。乎。且。獨。方。啟。行。而。廟。壞。適。會。天。或。以。是。敬。乎。

制變府兵爲騎驍。而又請生日爲千秋。是果君子人乎。遂以舉沙以泥黑說。固可以達亦可以沙者其才似元之化。其跡不類云。

陳柳澤曰。然公心術尤可驚者。其通于見忠王。而引謂太宗書。使通之。此社稷之福也。明皇一日而殺三子。又結于楊天。其誠恐社稷是危。雖歸楊柳澤。成然。三

蘇頌

許日世間多父子繼相。後先稱美。若並列政府。而亦並賢。各指不多屈焉。頌與父璵並掌樞院。其文學節行大略相似。璵于天后朝。諱章奏明法。今中宗時。數陳利病。至不以

東齊

卷之七

七

制進燒尾。其節概與璵有如此者。頌與璵並相。玄宗稱推所長。璵奏有未及。或少屈。則助成之。有不合意。輒申璵所執。蓋兩相得如房杜。然而又居表裏。節不以奪服爲榮。力以終制。雖其高。益尤越人表矣。璵不後君。頌不違親。宋文貞以璵長厚爲國器。以頌疎替爲過于父。父子並相而亦並有賢名。蓋唐世。今昔云。

張九齡。諱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貞觀中。其先徙居南海。其本顯與璵同。

諫諍藏山

東齊

卷之七

七

未也。然者。故日以。取人。天之子。親故曰。相焉。以。典。士以居。

諫相林甫封仙客

許曰。林甫與仙客。兩唇齒爲虎。蓋廷陸間。祿山也。乃仙客。一方。勸微勞。逼使。磨岸土。列封爵。其無長漸。至。驛。隔乎。于是力抑其實。加尚書。日不可。加實。封日不可。是。仙客者。以。溫。林甫亦。履。飛水意也。帝。願不。察。竟以實。封予之。自是。林甫相而九齡罷矣。劍履當塗。而使。諫得志。顏牙落。職而。心。良。喪氣。即。祿山未叛。而。李。李。相。比。即。爲。祿山。矣。諫。未。宣。而。端。揆。相。問。已。多。過。諫。矣。人。言。九。齡。罷。相。決。于。諫。

封仙客之時天寶俱亂此于龍相九齡之日洵然

而而仙客之寄自固九齡之勢自孤仙客之寄自固九齡之勢自孤朝有格

總評曰曲江公文學政事皆為稱冠其奏疏與金錢錄

臣主以道而帝亦倚眷焉諸所薦引舉同風度如九齡者

益雅重其人矣獨奈何始見聽朝尋不信用官祿山之及

愈寵以權言仙客之微竟益其封言林甫之好反引以為

相葉草茲未幾遽焉矛盾甚之起復未幾又遽焉廢逐詎

其謬謬者或犯諱而觸忌乎抑愚衰廢者有足歸乎然

亦何議焉

公相而開元以治公去而天寶以亂身之去就繫國重輕

韓休

韓休凡諫之難非陳之難陳而得行其諫之難也

也大臣格心不入適而政闇者用此道也休

黜黜以意見顯長臥淮陽陽中休故蕭嵩所推轂為相者

史評 卷之七 五

而顧數折正滿又抗顏勅程伯獻僭擬之罪至于獨樂

佩細犬亦往往疏諫焉帝初以佩細犬亦往往疏諫焉而直任事以數

于休每事問休知否且以貌瘦對錢不樂其嚴密

武者休益班駘糾繩纖枉不容狎昵機弩靡動不

堪之猶幸遇開元以前之主稍得以直究耳藉今天寶時

庸能行其志哉恐依諛秉衡毋容此諤諤也

張嘉貞

評曰嘉貞起文學士則天

與新豐客以徒步進者相似玄宗時不備稽實過自言年

力方壯欲養充任使與平原客以虞棄請者相似其知遇

奇其意嗜進亦罕見者及列權要與張說不協遠而罷

何遭遇之頓殊乎夫說固才而多反覆者乃嘉貞

廣忠益而與所引用四後讓時政不以固

與其弟並以駐閣不欲罪告者以惡言

史評 卷之七 五



唐

肅宗

評曰詩悲宗國顯親官室泰離余讀詩未嘗不廢書興歎也及觀天寶流氛抑尤慘焉方戎羯犯京乘輿奔蜀而帝以元子受命馬嵬收兵靈武不淹月而車徒雲合關隴底平兩都再復九廟重歆功與白水帝興漢相並馳者奈何

史評

卷之八

兵威甫振國璽未握遽以表覲勸進而即位冀上皇于何地也大難未殄餘燼纔收遽與良娣刻子為傳甚之寵朝恩使九節度兵一朝而潰委一介使以徇行伍而節度使由單士摩立朝廷法紀安在乎卒也飛龍小兒用事而上皇以崩身與張后亦且不保是興復惟帝破敗者亦惟帝旋頭前頌而果日猶昏唐運亦式微矣
何祥錦曰國家之待治于人主也弱者可漸強貧者可漸富用人一失勢不可復肅宗不依父命即位武
昭哥后立太子若不能一日待奉親李泌固諫而止乃
名為寵幸意而上元之收劫還上皇乃帝亦莫然而有
之是何異御職之拒父也且不論李先克然已有
失策乃而京東復而肅宗之去他國明來降而便承

李勉

評曰玄卿振起朝綱而唐肅知尊與叔孫生創立朝儀而漢高知貴事相類者但漢高嘗開創之初法令修明其以綽綽區區振劍擊柱之風易唐肅值變亂之餘人心離散其以彈劾止生笑宜諱之習難彼將方升榮崇嗣以大將背闕而坐笑蓋聲較聞安史也玄卿以御史執節而糾彈非

史評

卷之八

二

廷陛上李郭平自是紀綱振肅朝常尊嚴將士亦爭効命皆此激之功加于叔孫一等矣
惟建生所推開生孫惟卿生境既死生意息與謀利事
可做詎謂聖武使便便可荷記日教訓正俗非禮不
儉君臣上下非禮不定法朝廷治軍治官行法非禮不
可評云玄卿功微李郭滿足持世 蓮岸識

顏果卿

評曰漁陽倡亂一鼓而西列郡皆靡無一義奮者而果守常山獨區區握空拳以抗強敵至于力屈戰潰殺其眾殺其子殺其族三十餘人而猶瞋目裂眦罵賊以死是不力戰而舌戰者平時授之爵秩不以動衣之金紫不以榮寒

之鋒刃又不以亂其忠實日月氣凌雪溪宜可以愧殺乞降者流矣初吳平原相犄角以挫賊鋒使不得直窺潼關皆其力也卽不得乘勢傳檄燕趙斬賊要害西逆胡之首以懸闕下而其忠烈有耿耿不灰者

顏真卿

史評

三

義清兵以退還勢懷恩之叛獨奉節往諭以折克謀其鋒
人謂公之 入漢中公之 所宿爲長賊者而卒爲盧杞所中公之 成
公之 烈之手是時投無虎口方次庭以待積薪以燔漢于灰者
百矣而終請一劍以自引決至于遺書戒子而自爲志銘
其從容就義尤有難于杲卿之灰者賈子固謂唐名臣獨
首魯公一人信哉

魯公曹法透紙背堅貞之志亦欲透紙背也烏之贊曰
與卿吳郡淮興石梁學如鋒引劍如筆軟儒侯孫而
兩絕絕子孫火一門雙節遺書董子顏氏之子長孫
八條通立識

評曰：張中丞胸有韜略，兵不假古，其才奇。保睢陽，與淮江使東，兩情跡不魚肉于虜，其功奇。而節義尤出人表焉。方今狐潮兵薄淮丘，輟箸甲而食，暴骸而戰者，積有多日。有請降者，輒笑罵，設天子保新大將以激士。及子奇合兵圍睢陽城，吁庚戌時，外無犄角之援，內無旦暮之福，至于龜雀掘鼠，烹妾飼士，亦孔亟矣。後區區提得平嬰孤孀以投，只是八個天恩，却得平嬰數萬方張，不割之勇卒之將，不中携卒不內潰，竟相枕藉以歿。與歿于陣，歿于俘者，抑又難哉。天子完節，蓋可稱烈丈夫云。

卷之八

其事亦瑣有非焉 全英識

許遠

許曰雖關守與張真源兩並成難而或以後或今遠吾關
巡遠似趙昱曰巡與日先或奔遠遠與翼復或奔遠遠初
自分才不遠趙遠以兵屬趙而又稟受其指如同舟遇風
胡越爲兄弟者與真卿下所部進明相似蓋義先國家忠
實日月亦庶幾哉常山平原可並舉而馳矣卽才略小遜

之士崩者以振而人心之瓦解者以合如傾覆復勝而勝日更輝然其功蓋宇宙無與爲儔者此雖票節廣平信勢固紆而其精誠鼓壯矢心報國可與中流擊楫濟河焚舟者等乎

朱石年曰汾陽蓋世功名雖其忠誠謀力迫越常等然天意安之故大忠臣烈士拔戈瀝血欲爲汾陽所爲者豈少哉而忠孝不振頂指捐遺遇有幸不幸耳

通邊

評曰公挺孤危不冒之身入咆咻沙漠之窟似隋珠彈雀輕以身注然不知其胸稍機略算定于先矣彼威望

史評

卷之八

七

邊蓋隱然山虎也初提捐館而茲忽臨陣崩其不見而駭駭而懼乎兵固有先聲長人不戰屈人者雲長刺良敬德禽魂皆是計開放出不意而自疾以行卒之諸酋一見而投戈輸款等盟曾通疆場蜂蟻不血刃而瓦解穢展腹憂不崇朝而永釋是以疾易生倖險爲安者其膽略英概未可與局曲者道也

曹瞞食馬渴操持虎骨俸兒耳以其不疾而日亨可食虎可持也則狂矣今公率騎見虜是亦食孫焉而操焚虎也故曰忠非虛不成望非謬不達惟知公則可然如令公亦可一不可尋者也 肌項

滅樂

評曰公以楊華入相遽滅聲榮功望之高者而身先歟聲榮使之多者而過自貶損似結清儉可風而公成人之美焉然帝相綽亦以清儉尚而公初何獨不成美于帝乎噫是亦未知公之心矣公是時朝恩元氣忌功嫉能含沙射人者朝不知幾矣公功高望重而與爲伍疏競涸水一敗績輒請貶一加爵輒固辭一承命輒就道一盟虜輒退耕其履盈知戒詎可淺之乎窺者故聲伎滿前非侈以釋疑也坐滅聲榮非全爲綽以自成其美也至于見盧杞而屏待妾非以待綽者待杞遇惡辭咎亦以自成其美也其

史評

卷之八

八

完名令終宜乎

總評曰汾陽王爲四朝元老蓋身繫天下安危者彼其始身打豺虎手披荆棘有罪造王室之功焉而又結蓋綬泉涇陽降騎赫然勳高龍冠宜王有不免焉而顧審考以終亦王有以自完者乎彼其陝州赴命涇水應變一不待危以徵君父元振見域朝恩魁一不挾賊以報仇勢進退惟命貶則貶王則王一不以寵辱動其心帥推元振功讓朝恩一不以盛滿形于色其忠篤渾渾宜其篤祐而考終也乎嗚呼光弼等畏禍不終而王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三

十年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侈窮人欲而讓者不之貶。詎不難哉。

曹射侯曰：唯彼令公桓桓休休，汪汪于垣，吾何能復其歷後時。蓋發父塚，謂之不復止入郭朝廷，憂其爲變上邪。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受不能禁暴，軍士多暴人，今若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其不測類如此。

李光弼

評曰：李臨淮才堪閭閻，可稱名帥，非純臣也。彼其敗思明，破希德，禽袁見，覆朝義，戰功多而復兩京尤大。人謂其出脩長城，入扶大厦，洵濟名汾陽者。顧功與郭等，而用兵則殊。郭以寬臨淮以嚴，郭以忠誠動人，臨淮以知計取勝。至

史評

卷之八

九

憲侍內擢而深謀自全。又視汾陽爲稍讓焉。夫臣子遇君父之急，則東西南北惟命也。顧汾陽聞召而數入朝，義耿耿貫日也。乃臨淮長元振方乘輿橫越而還，延不至似陶侃然。及母承恩盼而又擁兵不朝，似懷恩矣。嗚呼！短兵納靴，其背忤討賊之心何如。而移中官之憾于君父，竟以憂戚視渾洪暴度，不又遠哉。吾故謂代宗恤母之恩不足以掩聽讓之非。臨淮克復之功不足以贖擁兵之罪。

楊綰

吳次山曰：臨淮爲汾陽居而不知唐李郭趙簡康也。史曰：齊名昱得無排。

許曰：父貞道臣雅修，器重宗彞。蓋素經風滑者，方相麻甫下而朝野鬱風。一時巨寮如崔中丞、段第、合黎、京兆、損驍，從郭令公滅聲樂，不旬決而儉德風行。士習治化，其清望

有可想見焉。獨惜丁季不造，初請舉孝廉，欲復古鄉舉里選，而卒爲勢沮。雖遷吏曹，職典選可行而不行，及爲相職，樞密宜請而不聞，再請其格于中使乎。抑限于天年乎。然不能以退法者，功令獨能以清德鎮浮競，時比之楊震，耶吉之儔洵然。

史評

卷之八

十

陳湘殷曰：孔子爲司寇，而沈猶氏不敢判飲其羊，公休氏出其妻，慎清氏趙地而後風行，仲孫公樹之遺德，雅化似之。但郭崔聚事類而情殊于儂，成人之美者也。而幹與寬則畏之耳。至退法不行而憂遯，豈天之不欲典唐而奪之年歟。

李泌

歸衡山

許曰：智哉鄭侯，何去就異常也。其始談仙，似遊方外，淡世味者，乃以學同研席，交契布衣，而慨焉就徵焉。其既應命，似隄嚴廬，去泉石者，乃以白衣侍從，賓友貴賤，而數爲辭。爵焉，是時言傾宸聽衆中機，宜正中外所倚重者，而顧屢辭，樞要屢志辭，事肅宗請歸山，事代德亦請歸山，至臣

之少遊所非誠薄賞而不爲也。其高蹈遠引以辟咎也。皆智也。然謀能平安史。不能除元載。萬能辭宰相于蕭不。能辭藩察于代。似下喬而谷云。

唐遠思曰。蕭何可謂進退不失其正矣。不矜爵位之重。而及多所裨益。視止是空虛聲名。去懸殊獨是代宗不能顧除元載。而沙甘就判官之命。豈功名累人賢者獨不見其安儲貶。

評曰。世主聽譴廢備。如晉申生。秦扶蘇。漢東海者。歷古有之。而唐溢甚。太宗于廢之者。玄宗子殺之者。皆譴言內蔽。亦無忠正大臣。左右其間。蕭宗之廣平王。似有功

史評

卷之八

十一

者而輔國嫉之。德宗之太子。蕭無過者而遷實據之二子。蓋及于殆矣。乃泌左右彌縫上下。勸說方賦黃瓜詞以寤蕭宗。又引建寧寬以動德宗。反覆千言。剴切動人。于是父子權釋。而兩儲位不至動搖者。泌力居多焉。泌嘗獲子儀救李晟外安大臣。而又內安國本。唐之元氣。庶其有補乎。
郭晴生曰。蕭何首正之會。安足深望。春秋深是其功。則國骨幹。誰能調處。德不遠。況天演。蕭宗。事侯行事多親于房。此舉無從借其平。四時尤非小補也。
總評曰。郭侯踪跡靡常。心行巨測。方應召至靈武。又辭職歸衡山。甫承白以侍家室。尋承紫以善帷幄。其去就行止。

人固有其親其辭者。彼其歷三朝。厭替多榮。以兩軍警四將謀復兩京。又說安二儲。戰勝非不傳也。而又恥隨常格。其自嵩嶺赴召。似桐江吏焉。其歸衡岳。背隨抑似鳴爽子。其舉向亦非不高也。獨其論議近正。而奉獻惡惡。則諷其謀讓近忠。而修諛神仙。則誕。雖出入忌朝。完石以終。而卒引實重以自代。不及敬與儒者疑之。豈賢事德宗。周旋奉

天久。無庸先容乎。抑帝非能用賢者。蓋已知之而不言也。
全若十日人謂佛骨者。美雄之選。蓋誠有此而進焉者也。功名已著。猶謂深而無設。欲身名之地。鮮不爲類半之。蕭失范。蓋難胡族平件入山人。謂神貴見首面不忌。誠然。

史評

卷之八

十二

德宗

召亂

評曰。河南諸道。連衡拒命。而諸將兵者。亦乘風効尤。朱滔王武俊反。李希烈朱泚。李懷光則亦及朝廷。倉皇出奔。鼠趙州。莽噫是召亂者誰也。夫諸鎮跋扈。如悍馬一馭。非其道布不蹄。噙者帝多猜忌。而又刑賞倒置。朱滔拔東鹿。而不許承襲。武俊殺雅岳。而反見削地。希烈討崇義。而縱使僭號。今言之入。援以禍假。而激怒懷光之赴難。以拒見而造逆。其棄諸宗。依以滋禍亂。帝固有攸貴矣。藉非李澤節。

忠卽百慮白能廣濟官禁祗謁發圖也哉

總評曰帝初厲精于治制席于賢海內方翕風以爲明天

子復出也無何容容在旁政尋以弊始平潘鎮陳惟岳乃

未幾而宜武平盧各推留後至威且帝落矣始懲閣官杖

光起乃未幾而白志貞贊文場競進要路中官且權柄矣

始罷錦玩却貢獻乃未幾而權酒稅崇真庫立市諸藩且

日進而月奉矣帝何以若是乎彼其肥枉惜直盧杞裴延

齡之奸相繼柄用而陸贄陽城之徒黜逐殆盡貳否清而

用舍倒矣卽享祚之永其何能固

史評

卷之八

十三

何拜錦曰德宗三大弊一曰綠林剽掠其性以強勇自任

長勝已而悅不若居強直而樂順從有恃已者不日其

棄石也而止輕我者則害于日盛猶之甚而重焉爲害

我者私則小人日衆猶之甚而重焉爲害甚矣而爲害

吾黨之禍萃于一身其何能固故贄陽城氏有言自古

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遠而德彌遠鮮有知德宗者也

崔祐甫

評曰貽孫立朝奉養屬大臣風節淵清獻錢請賜其將士

用彰朝廷之資恩王駕鶴典兵請代以琇珪辭奪權奸之

威柄其才略長疎有過人者獨怪其以常哀之隙而矯枉

之過其不隨家以負孔猶崇正道也不徇家以絕奏請開

資路也矯之詎日不然乃代宗之喪率情議禮其無亂國

典乎相未逾年更除八百其無濫用人乎幸相薦賢而引

用楊炎其無私親故乎是又矯而過矣彼遇事舉諤可稱

名相獨于茲未滿人口故責備云

居我上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無莫義而已矣矯便

初二字何事可通則可剛直而錄不爲安不之初于義

楊炎

評曰炎孝著三代而名著六朝固世家子也而非君子人

也初文藻雄麗掌翰陪有聲已以器業薦于祐甫而爲相

史評

卷之八

十四

則建議神國有君子之道三焉時賦入大盈以宣整操國

大計而炎請還左藏以歸有司賦歛之急旬輸月送無休

息而炎爲夏秋兩稅以寬民力又以希烈必死不可信用

其籌度事宜皆相臣體裁我君子風致焉獨奈何種從緩省

城役已典置秀實于散地而以朱泚領節度卒之涇卒啟

露宗師動征而乘輿播越矣能以片言出大盈之積而不

能以片言除額外之徵能知希烈之反于逆節未露之初

而不能知朱泚之反于代領節度之機其謂上候國豈在

盧杞下哉人謂炎見殺于盧杞之機爲成非其罪獨不知

炎之以讓殺劉晏乎。余故曰杞之誣不足以服楊炎之心。炎之疾逾足以持劉晏之忿。

郭威六日持論公正。雖楊炎莫能。按炎生於元。劉晏之及元。威亦有力焉。在晏後以讓殺于炎。炎又以讓殺于杞。其冥之中報報之及。可不畏哉。

劉晏

評曰晏有精力多機智。方兵亂之後。中外艱食。一時兩縣吏稅間聚算舟車。惟酒醢。競殷民膏以充幣。與焉乃晏領度支。一以重國計。一以養民力。通百貨。使無壅滯。制萬物。使無低昂。其經理測量。似鹽斷賈。同市利者。然是時鹽利

史評

卷之八

五

及歲漕。蓋十倍其初。而戶口亦且蕃息焉。有裨于國。亦無損于民。至于家止。律書。握利柄。亦不以自利。即非鄭侯。每度。亦豈韋堅王。拱者流哉。而竟以讓。永楊炎之手。殺一管鑰臣。又去一潔廉士。寬哉。吾為唐也。慨。

何晏通曰。晏平準。即未比倫。周官。庶亦度。趙。梁。孔。而不免殺身。故附之于人。親則足者。則蛇。况猛虎也。

韓滉

評曰韓平章。滉。休之子也。初以藩方。專制一道。奏。勞。臣。固非貞純士也。又以苛刻。儲。積。穀。帛。殷。民。膏。血。亦非獨具吏也。獨其忠順。視諸藩。為最焉。是時軍士。呼。糧。糈。告。急。

而滉獨先節。鎮。指。實。奉。天。之。圖。急。滿。城。練。兵。為。迎。尾。之。條。關。中。之。寶。急。還。米。至。陝。紓。然。肩。之。困。是。故。其。峻。于。歛。非。自。殖。也。藩。方。解。望。而。進。御。獨。先。上。上。股。憂。而。繼。備。適。至。即。不。堪。于。民。而。有。裨。于。國。一。時。畏。威。者。不。敢。留。後。慕。義。者。皆。相。貢。獻。皆。混。風。之。也。其。加。平。章。宜。乎。

王效義而居說不農天下必不肥也。馬燧

評曰馬北平為唐名將。少多雄志。不欲乾乾老于一儒。與請。總。投。筆。者。等。壯。也。已。尉。趙。城。刺。隴。州。守。河。東。兵。威。所。指。

史評

卷之八

六

捷于拉朽。有老將弗如者。至于慷慨奮義。尤不以私忿先國家。即如抱真之隙。稍以意氣相角。則那圖之後。不又一那圖乎。乃北平一聞晨首。輒爭騎前。壘。相。與。權。釋。如。寇。買。然。議。者。謂。為。百。世。師。非。虛。也。其。賜。官。衛。之。銘。則。凌。烟。之。閣。定。莊。武。之。位。宜。矣。獨。吐。蕃。劫。盟。渾。晨。皆。知。其。詐。乃。獨。附。延。實。竟。以。取。敗。似。有。猛。志。無。英。志。云。

胡。如。初。吐。蕃。雲。學。何。自。入。我。會。有。天。幸。破。得。脫。走。不。然。唐。昨。久。復。再。涉。安。母。論。料。敵。不。如。渾。即。其。以。節。言。謝。張。唐。氣。亦。不。及。渾。也。渾。城。

評曰：潭城寧故鐵勒九姓部也。勇冠三軍。以騎射聞。數從征殺。立節于河北。敗國臣于燕。原伐朱泚于奉天。破韓旻于武功。勳庸繁夥。可屈指數者。而其收復京城。與戴奉天尤功之最。可亞李郭焉。然此亦非難。獨天性忠謹。矯矯虎臣。亦謙謙碩輔。其人夷而其心則華。與令公異。蓋忠武宜矣。但平涼之盟。徒知如詔。不知料虜。致于幾血于刀。視晨為少謙焉。世以夷種方之。金日磾非然也。
公謂李晟乘其老。臨事不可奪。如晟無如公而公之。乘其老志亦可想見。或議公有征志。無英才。恐無才志。安有進。道序論。

史評

卷之八

七

李抱真

評曰：抱真以武勇之才。兼忠義之行。與兄抱玉為唐名將。初雄視山東。諸道稱最。而其竭忠歸命。奪義討賊。亦于諸道為最。它姑公論當米洎之反也。抱真欲以孤軍抗衡其間。亦何異以螳臂當車轍乎。即南宮之會。武俊兩軍尚未字也。而抱真輕身入營。滌酒申約。乃武俊亦指天誓心。願與十郎俱。卒連兵破洎。令跋扈臣化叛而忠。七葉天子易危而安者。皆此一會之力也。初與馬燧釋憾。為漢賈復茲又與武俊結驩。為漢張綱。蓋慷慨知大義者。吾故以此

會賞其功。又嘉其義云。

韓尹見日。忠義感人。漢出。一。獨賢于數萬甲。包胥之復楚。抱真之破洎。皆一矢力也。不然。南宮之會。未始。則洎將連三道之兵。盡以同。之。泉而。臨。當。山河。則。不。保。矣。矣。和。亦。有。乎。也。以。同。此。在。天。下。安。尼。海。然。故。史。實。會。武。俊。于。南。宮。嘉。抱。真。亦。幸。唐。也。

李晟

評曰：李西平器偉材雄。落落有將帥之風。方叛。從。衛。乘與。批。越。時。雖。國。勢。土。崩。人。心。瓦解。而。猶。負。其。提。孤。軍。連。叛。將。欲。以。一。木。支。厦。獨。擎。華。天。焉。卒。之。忠。義。威。激。而。將。士。鼓。勇。唐。之。廟。貌。如。故。而。禮。儀。不。移。誰。非。其。力。也。勳。望。才。略。洵

史評

卷之八

八

與汾陽並馳矣。獨以一營。族與延賞。據隙至畏其鋒口。而泣且。瘡目。方斬掠妓之將。而身取管妓為樂。方爭妓以成隙。又請婚以求和。方疏列其過惡。又推數其為相。始勇戰而茲怯。固亦義以欲掩乎其以功名終倖矣。

何。拜。銘。曰。胡。氏。謂。晨。才。堪。將。相。似。也。然。弓。矢。未。盡。而。遽。取。管。女。視。汾。陽。待。姬。何。如。長。傍。延。賞。而。夜。泣。道。月。脫。涕。泪。連。管。何。如。向。非。李。泌。易。長。和。但。德。宗。既。薨。天。生。李。晨。以。為。社。稷。奈。何。使。周。禮。惠。之。口。說。刻。石。動。錄。又。何。心。歟。

陸贄

評曰：敬與抱經濟之學。負佐王之才。初起內相。參機務。公

論制詔軌切動人。卽論諫數十百篇。皆懇篤中肯。蔡本仁
義炳炳如丹。可爲世法。其無負所學。無負天子者。奈何
遇非其時。事每紆紆。言輒矛盾。上好兵。而日銷兵。上欲財。
而日散財。至于諫止崇號。陳榜瓊林。陳官獻瓜者。皆以逆
耳而取厭。始購致而今。眼丁罷且貶矣。疆場多難。而身越
州莽。則以其言爲章。冠亂甫息。而奸佞當途。則以其言
爲直梗。非其術有工拙。遇不遇也。時也。
子瞻有云。宣公賢北。賢而詳。賢而過之。顧卒變于表。廷
齡之手。何也。賢以有恒之德。而事德宗之無恒。以至賢
之。明而治。無恒之。是以承其蓋耳。雖余亦嘗讀宣公
奏略矣。日以一人之聰。而欲窮宇宙之變。難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除億兆之奸。欺。夜智。爾。爾。嗚呼。
宣公何如。所以告君而不知。所以自處也。孰向使反國
而爲。鳴矣。子皮。浮舟而去。君臣之閒。超然無恙。不著智
乎。曰。斥議。

卷之八

十九

陽城

拜曰。陽大夫以學行聞天下。刻苦而淡于世味者。自永泌
薦利諫垣八年矣。謂將朝拜官。夕奏疏也。乃日酣飲。樂無
一言焉。及一旦罷賢而相。延齡事關大義。始憤慨奮義。申
白贊狂。至欲裂相麻以劾其奸。初。隱默者遽而奮。兩卒之
陸。免于殃。裴兒于相。其風節。裴直典秋。猶日爭最。哉
以賊之直。終始禁闔焉可也。乃竟遷國子。又刺道州司業。

而敢先孝養。可爲名師。判史而治。先撫字。亦爲良牧。殆結
廬于泉石。榮利不以舉念。已投綬于市。朝去就不以動心。
不亦賢哉。
原節多激烈。判史循良隱。
堅固。有以養之與。冠漢。

顯宗

許曰。帝初留意藝術。而尤重師傳。稱仁孝。爲初居官。儲則
外散朱泚之寇。內諫延齡之相。儲修二十年。餘天下陰受
其賜矣。及登宸屏。則罷官市却月。進以紆欲。飲放後官女。
散敢坊妓。以遠妖冶。在位未及暮年。天下顯蒙其澤。尤選

史評

卷之八

二十

焉。今天久其祚。庶幾開元之風。未可量也。乃風暴風。積
久不愈。卒使三豎視政。廢成難制。則効玄宗。遽授元良。克
昌運祚。可不謂賢哉。
吳平之日。從宗。太子肅。疾不能處。宦官欲乘金車。尋
他。屬得而次公始定。論者謂顯宗八月之疾。病愈于德
二十六年之。張固不如李。取之。出。暫。則。易。爲。德。久。則。難。
爲。功。又。未。可。較。陳。也。

憲宗

平藩鎮

許曰。方鎮之橫。河南北叛。命者三十餘州。朝廷法令所不
能制者。垂六十年。勢與周六國相似。帝承代德。姑息之後。

之兵以局之而使爲制將爲都統敘文禁進奉而闕於美等遠救進奉降制絕進奉而渠均輩違制進銀器彼固窺帝之隱而驚其病也乎然史稱宏中器局峻整不可干以私乃爲相不以京兆判司私一故人而頗多引援手疏三十餘人以爲于吉甫如崔暉裴度章實之輩咸登將相皆弘中所薦也吉甫知弘中之能別起彥宏中知吉甫之善任賢良不忌不克蓋兩相須焉吾故謂帝之以人致理在心弘中之以人事君亦在此心也

史評 聖道先日正心之說言之非動行之實難使人臣自爲正小人臣能格不正以成其正豈非立朝不問私不問

李璣 來實論政諫官進批給事其于告君尚非徒託空言而無神定用者矣

許曰深之歷三朝領頭禁林許謨相府以匡諫爲已任當是時勅中官之專恣而使承璣不得稔禍于士類裁方鎮之驕橫而使承宗厭地田與奉貢不得展尾于一方至于中書而請勿聚飲戶部而請却奏餉及相而吉甫請乘太平日不可請尚刑威日不可請使人臣不當強諫則又日不可其懇懇引君子道蓋其舉兩爲三朝政教者獨奈何終賴過激而減石太分即排擠于最爾鍾李逢吉輩而言

猶鏢亮于將雖折不改其剛卒以服靈見疑而出尹與元稹于亂兵之手變起不圖能無慮良之惻乎嗚呼能抑朝貴不能調鑾卒能以直匡主不能以智保身余于公深惜之

何并錫曰惜于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深之所貴爲之若必爲避患自全之計則何事不可保野年老志氣非通論也

李璣

許曰淮蔡之捷世臨功晉公無及觀者吾謂度未請督已會士良用吳祐爲以賊攻賊之計已而乘夜入蔡衝雪薄

史評 卷之八 三

城爲以奇出奇之謀卒之元濟投首淮西盡平數十年根柢之寇一朝而振如摧枯拉朽然亦處其步武西平以一劍完鍾儀者同功矣然吾所雅重者不在以兵擒賊巢而在以計用賊將不在風雪會元濟而在彙集迎裴度蓋其入蔡有信弁破齊之智其迎度無渾渾渾渾爭功之失天生最以安社稷又生勉以平方鎮最爲有子唐有臣得之矣李璣良日李璣自是唐皇純臣其子時有父風平璣之提想雖不願居功然其人耳即實所難得耳李璣之晉公亦復何損當惟帥平淮西神將爲多事

薛愈

評曰：昌黎氏初以才望薦于裴度，為行軍司馬，協謀討淮西。會元濟又以樂自度，使承宗破膽，而諸鎮質子宜慰，成德使庭泰服義，而元異出關，其雄略有聞，帥不能者，乃其聲則不在武功，而在文學，不在將略，而在儒修。五代以來，文雖靡敵矣，力排百家而正之，抵牾音韻而上，札漢周反，訓刻偽，獨以六經為諸儒，倘有辭宗不能，勝其鍾者，當老佛奉崇，仁義榛蕪之時，而獨嘯嚶道真，涵泳聖涯，即佛骨一表，侃侃然振異端而引之正，與孟轲之距楊墨者功等也。蘇長公云：一言而為天下法，匹夫而為百世師，諒哉！

史評

卷之八

三六

乎奈何？遇非其時，跋前疐後，動罹其咎。今于山陽，據于江陵，連于國子，又判于潮州，終不能回憲宗之惑，彌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望鄆山斗而時屬屯週，情哉！

裴度 裴度生曰：佛氏之教，足林愚夫婦之心，而禍帝王刑賞所不及，然使人主崇奉，望聖之上，制少頃，禍成，世世皆傷，故必致致矣。裴度之謗，乃涉于無佛也，否則大顛一浮屠耳，何以遽近御使傾心？

討平淮蔡

評曰：淮西久不下，朝廷謀欲罷兵，而度毅然排羣勸，請往督戰，又奏罷中使，及逢吉所善，令狐楚以行，且日賊滅，朝

天有日，賊在遠，關無期，嗚呼！壯哉！卒之蒞節甫降，而元濟投首，夫承宗師道兩相濟，惡奸人逼洛內，而刺客滿京城，甚之關吏進兵，陰附賊計，賊臣者未脫口，而刀已搥胸，即度身督戰于外，而令狐楚或提千內，間出一中使，專制其間，不幹于前，則輕于後，即百戰勝焉，用之惟帝獨斷，以委度，度亦獨斷，以委應，而始得奏凱于朝，余故稍慰之功，不在衛雪溝城之夜，而在白度進兵之時，度之功，不在建節入蔡之日，而在委應督戰之初。

史評

卷之八

三七

募運至德

評曰：晉公述蔡邕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以獻，非諛也。為君亦自為也，夫干戈助勦，中外震懼，則有肝膽憂疑，烽煙息，上下恬適，則驕侈萌念，故蔡邕既平，弓矢甫櫜，而迎佛骨求仙術，腹心間有蔡邕矣。龍龜寺與土木肘腋間有蔡邕矣，昇平之業，十已八九，遽且墮壞乎？其機略以害規，論欲其憶取之之艱，思守之之不易，亦周公頌無逸意也。微獨是也，以庸種之謀，而烏家死之，以韓彭之勇，而陸

準驗之他可知矣。晉公勳高中夏，令履滿而溢，其不誦程
昇皇甫錫虢之鋒也乎？其上機略，非祗爲規，亦虞世南
頌聖德諭意也。文類將順，意實匡救，詞雖述至實，以自完
謂忠智如公而諫云乎哉。

晉書曰：自魏吳兩事而後，如劉大亮、心求儲養，雖深
矣，皆爲謀事以相上，立其首領，于無知無覺之流，平
言入而聖若兩降，遂整易置，誠爲實宗之爲事也。

總評曰：晉公爲四朝元老，出入將相，身繫天下重輕者二
十年，初以獨斷破淮蔡，破克融庭，屠城斬將，戰功大矣。
穆敬朝而決策，定太子，使官備營建，而國本不搖，其操立

史評

卷之人

三

之功尤大焉。至于跡跡疆國，心懸魏闕，方至于掃滌藩寇，
而又切于彈擊，若盡其秦罷監軍，秦罷元棋，秦罷異錫，懸
懸然吐東流血，蓋竭虔謀國而又欽德全身，卒謝相位，以
文章把酒，漸散綠野之聖智，故亦善自完者，即末路稍洋
沈亦令公奢欲意爾吾故爾爾公者，勳望同其令終亦同
不然晉公貌不踰中人，而膏夫錫與逢吉之惡，不啻元載
朝恩也。穆敬文之始諒其忠，而終疑于機者，亦不減肅
代與德也。加以排衆袒腹之誼，宅居五岡之謝，其能免于
鍊金而銷骨也哉。

穆侯宣曰：善矣，若臣之除，不可測也。以憲宗而猶日
庚，爲期以祿宗，而除之，則除矣。蓋其意矣。夫李訓
散敗，始謂以重貴士而度其父共引，皆遠退之，則猶不
見于遺骸云。

穆宗

許曰：章武扼大總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終之土復
入提封，百萬尸受葬之，重蘇景化，元和中幾致昇平矣。
穆宗嗣統，其始薛李直臣，用李福復韓愈，亦庶幾可與語
治者，奈之何甫遇公除，即事邀吹，陳期戲入月，淺渚九月
大宴，十月幸華清，放逸如青梁駁子，然後雨威權在握，可
以力制萬方，覓機在斯，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萬衆

史評

卷之人

三

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爲讐敵，仲長子所謂運徙勢去，獨
不覺悟者，卒之柳中之虎，復經原野，河朔之失，終不復返
而金丹之害，目擊而躬蹈之，致事萬幾，亦足慨已。
按史者所撰穆宗亦非有大無道之舉也。致官官無忌
河朔事知其非在任前相也。尤可異者穆宗立不成君
而任憲宗之孫，或以憲宗之財賞諱而穆宗事郭太后
最隆，雖非不孝也。嗚呼，君處於賊而反以爲善，愚父之
警而民以口體悅母，乃止說和乎與于和，忠孝之者
也。金英說。

柳公權

許曰：公權與兄絳金玉相宣，崢嶸人代，而權工書法，歷三
朝侍者中，崇教蒙宸眷，與虞世南聲望並馳焉。吾謂此兩

人者盡書以人重非人以事名也。董夫抱璞人不削璞千金之子握燕石而人猶矚目曰王也。則以人重也。公權傳賈經傳奏對忠益言筆法卽以筆諫言浣衣卽以衣諫言鄒女卽引廬江王妃以諫。隨事隨規。閭閻皆諍臣風采無忝世南者。非一代偉人也哉。

敬宗

史評

學

之簾亦可與善者令左右旦與而朝夕保傳奚而不周咸
乎乃其定策者閹宦左右者逢吉御昵者八關十六子習
與不善人居矣上獨身也遂非麻扶沙以泥塗于是今日精明日錄
予喪如流朝而視暮而寢淫樂靡節卒以滅燭見弑焉安
史甫靖于藩方剗毒粹興于肘腋噫彼狄童今以梓官之
鼓吹召寢殿之戈矛替國自撥也乃一時廷臣宰相不內
科司寇不廷諍時事亦可慨矣

何拜銘曰昏重失德又誰咎也特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官庭基遜御爲固然敬宗之統天下萬世曰此貨天子也其特克明等觀之猶非一孺子乎穆宗不念厥考而嗣子不保勢也亦理也

草處厚

史所

卷之八

三十一

劉栖楚

劉栖楚

評曰言官直言敢于忤主上觸忌諱者非忠顛天權則必
亡勢當陽治地名如桎梏者是也桎楚本八關子黨逢
古爲鷹大者豈忠直人哉乃敕宗遊宴舉朝如衆蟬而從
獨爲鳴鳳日梓官在病鼓吹日喧日令聞未彰惡聲遍布
至精粹首玉階應直氣一吐星斗可蹙聽其言與板檻而
請劍者等也乃其人則附勢而阿黨者流也獨其匪人而

忠口且恐以遊宴促酢。則切中賢厝之膏肓矣。是故君子予其直。不以人廢言云。

純意科議官之職。相楚所爭。雖切中膏肓。然當賡述。有謀。屬李仲章。對醫。就楚。楚使相楚。此極陳楚吉。字。恐之。而裴李之正。或有以格君心。而不。至。滅。周之。禍。也。乃身。阿。黨。而。口。失。忠。亦。何。為。者。歟。金。夫。議。

文宗

朝中之黨

評曰。帝以朝黨難去。吾用去黨。非難。善處黨者。為難。夫且與協衷。康閣釋賦。安所言黨。乃世日銷。列士鮮和德。而朝多黨矣。太和間。宗閣僧。德裕。瑩。方以對策。刺時。尋以難

史評

卷之八

三

州與議。于是各樹門戶。競相矛盾。彼以妖毀。此以猜譏。李盛則黨牛者。排牛進。則黨李者。斥視。漢黨。標榜者。遠矣。帝不知坐銷其業。而反使訓注市權。欲用仲言。則罷德裕。相賈。欲用鄭注。又罷李珣。落固言。職惡黨。而顧為黨樹。幟。是止。抑益薪。宜其去也難。

日用。時。日。或。言。君。子。小。人。之。難。辨。也。立。心。既。異。毀。譽。各。別。君。以。為。人。主。察。其。公。私。而。進。退。之。則。其。不。至。下。獄。而。朝。廷。清。明。矣。日。飲。矣。乃。文。宗。保。不。斷。受。制。家。貳。去。黨。而。黨。黨。卒。使。訓。注。市。權。以。致。帝。之。吏。又。誰。責。焉。

甘露之變。評曰。甘露之變。世貴訓注。吾謂訓注固難未減。與訓注謀

者亦難辭責哉。夫守隘士。良橫若巢虎。大臣退。順首而聽。指于宇下。天子廢置。見視而播。美于掌。上甚且肆行。殺逆。虎。陷。烟。天。視。漢。師。市。抑。又。甚。焉。帝。于。是。時。不。謀。及。裴。李。而。謀。及。訓。注。于。是。謀。謀。事。露。使。天。子。震。驚。而。千。門。流。血。可

為於邑者。已。是。時。官。豎。之。禍。受。延。靡。極。即。帝。亦。受。制。家。奴。日。飲。醇。而。不。敢。言。者。終。其。身。應。用。小。人。以。去。小。人。其。害。如

此。吾故深資帝云。
何。拜。錄。曰。凡。人。作。事。不。出。正。道。未。有。不。報。者。况。以。天。子。而。制。家。奴。直。執。一。二。元。惡。付。之。有。司。可。矣。昨。日。連。勢。已。成。其。可。如。何。亦。當。任。用。賢。人。豈。能。網。以。漸。消。其。羽。翼。耳。乃。聽。訓。注。說。此。以。致。禍。生。不。測。亦。不。華。謀。者。歟。

史評

卷之八

三

總評曰。帝初出官。女放鷹犬。禁奇巧。戒羅綺。其恭儉可方。漢文。即唐三宗。不能過者。獨惜其仁柔。少斷。有圖治之心。而無為治之略。劉蕡以對策。詆闕。官而不問。其見錄杜牧。以罪言。制藩鎮。而不聞其采納卒之三鎮。築驚而莫之取。河朔用兵。而莫之省。甘露召發。禁門。驟血而莫之奈何。未珍。變。魁。又。生。見。賊。至。于。徘徊。視。望。泣。下。雷。霖。亦。可。憫。甚。矣。帝。讀。書。恥。為。凡。至。而。才。不。遂。志。甘。于。周。之。報。漢。之。戲。因。任。用。之。非。人。亦。誠。剛。斷。之。不。足。歟。

姚。尹。思。曰。文。宗。去。宦。官。益。甚。而。宦。官。為。禍。愈。烈。蓋。惡。厭。在。心。而。收。斂。者。衆。人。在。諸。如。申。錫。好。如。訓。注。者。不。知。

敬宗肅開其歡辰歲猶規而正也武宗英斷請上尊號不

改而請乎後先相背豈晚節異禍稍變其初耶
何拜銘曰穆宗即日陸我盜賊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
加我虛尊不若處我于無過之地則此言也請上尊號
獻其何心賊至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實恐
回諫臣忘武宗德祿用事大臣自不容失况德祿誠性
福心豈令終忘恭平

平澤潞

評曰李衛公之討澤潞與裴晉公之平淮西雖皆功成闕
師而實斷自廟算也夫劉稹為從諫猶子其跋扈豈滅元
濟哉而澤潞一軍稱忠義處腹心又與河朔不同從諫

史評

卷之八

三六

述聖其兵以子駿孺子其請之者要之爾衛公獨排羣吻
決議進討使三鎮併兵以夾攻而劉稹之首遂致闕下一
以一制三三鎮者非以數服其心可以致人至聖者
時坂藩鎮聚而三鎮如元遠弘敬之梟悍者亦唯唯聽命
如臂指然嗚呼非公力也吾故謂雄謀偉略戰勝堂上者與
晉公等

李薛長曰天下之不毛由于宰相而相之欲平天下
先荒誠而後發使民地無而後發民也之能為李
相宜慰河北而後發澤潞之功與裴等豈非其誠
忠哉惜乎其快私仇而自滿故不若居功也
薦獻中

評曰衛公學狀最焉才並蕭曹出入將相者三十年時天

子明斷而公亦英奮公論嚴肅敢奏即其平太原定澤潞
皆其指縱奏凱者而屈于錫屈于魏又屈于逢吉宗閔卒
疾敏中之手功成北關而骨蒸南濱謂是時不偶乎余觀

其窮愁志論其數謂狠跋于周鳳奏于楚則文饒之僂蹇
似亦有數存焉余日不然蓋世固有舉人而適以自伐如
左雄于周舉師德于仁傑王旦于寇準者矣然三人皆君
子公最仁人德且昭之況陰險而反射者乎初文饒之為

史評

卷之八

三七

敏中也謂樹桃李以藉蔭也乃為薦未燬仇烟已熾威柄
甫握并石為役相庶未幾而適反所為已暴其短矣暴之

史評

卷之八

三七

不足又嫉仇之而貶萌之最所謂桃李者且疾其我矣夫
敏中擢入其為逐家母足齒也乃文饒松蘿無辨初舍居
大南而為其家所逐中書為其家所逐中書為其家所逐
易以薦敏中而又徇愛惜以為報復豈堪探之體乎嗚呼
裴李並名也而德慈不逮裴以敏中以衛業以容李以伎
初以宿怨排宗閔寬僧孺至且忿及涯敏不特以黨抵罪
憐章而上且毛髮漸漸不能近焉其以福隘買禍也又
推咎敏

李薛長曰裴白氏李與楊處卿姻家處卿又與李宗閔
于南陽宗閔處卿之使自處其家其家不為裴所累故
勢亦得裴登書主人如裴猶裴李亦得裴登書所累者得

評曰衛公學狀最焉才並蕭曹出入將相者三十年時天

劉稹之勢孤而諸藩方亦尋以平矣。蓋唐謀雄斷戰勝室上者在德而德威宣令削平叛逆者中丞之力亦多焉。

吳新楚曰：易曰：匪魚吉。化及原也。利涉大川。果木青也。李固一言能服其心。遂使三鎮如臂指。然則以能服人者又何患天下之不平也。

杜棕

評曰：杜平章歷武宣懿三朝。其風從矣。嚆往往有匡主上尊朝廷者。是時叛城社于內。強藩虎狼于外。一時剿校類。雖削狐黨以有榮。而彼獨寒洞挺幹。恐上睨妖。冷不

史事

卷之八

四

以選放從監軍。應上殺宰相。不以斜封從公慶。即南詔犯諱。必待更名後行。毋命請所體裁。皆無愧魏徵者。彼其于制。頗得與羣陰鳴鶴。吾固為唐社幸。而慨夫深社多狐崇。猶集阜。吾其其居州。無能云何也。

郭成六曰：唐之末世。士人非倚藩鎮。則所寄望。不則亦如寒蟬。然取充位而已。而杜棕獨為道。諒帝日一如魏徵。信矣。顧吾謂其無愧于徵而武宗能無慕于太宗乎。

宣宗

評曰：憲文與恭惠。蓋二宗一律。云大。中初。權豪欽跡。聞寺。鬱氣。而又河隴歸命。朔漠消氣。咸通初。朝無批政。庫有餘。

資而又延納。漢音。學崇者。德似。皆克。承前。劉者。矣。乃。季年。成多。謬。及而恭惠。尤甚焉。文之末。藩方。逐帥。而不知治。寵官。糧兵。而不能制。卒以畏生之樂。過。是。會昌之禍。已為。覆轍矣。恭惠。繼。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方寸。盡。咸。至。且以軍賦。餉。御。監。修。淨。業。卒。使。佛。骨。幾。入。于。應。門。龍。輦。已。泣。于。蒼。野。其。視。宣。又。甚。上。德。凌。與。其。階。此。二。宗。乎。

判。并。錄。曰：宣。幼。時。繼。母。及。在。位。未。久。當。理。始。知。有。德。初。政。可。親。未。幾。驕。恣。淫。虐。遂。使。迎。佛。骨。至。京。膜。拜。波。涉。尋。斬。于。是。唐。室。毀。壞。致。令。人。思。大。中。之。政。而。欲。李。氏。之。得。乎。

史事

卷之八

四

僖宗

評曰：帝以冲齡繼繼。方。楊。屬。虞。秦。歷。受。重。憤。而。適。芝。巢。兵。亂。海。縣。橫。流。天。子。倉。黃。出。奔。似。此。光。復。起。代。德。再。見。者。是。則。誰。致。危。哉。夫。本。從。根。本。固。從。主。亂。茲。何。等。時。也。帝。稱。擊。繼。狀。元。以。嬉。戲。亂。君。德。衰。極。上。已。先。為。芝。巢。矣。而。又。寵。令。衣。以。亂。帝。聽。為。城。社。聞。芝。巢。相。虛。誘。以。叛。亂。國。是。為。權。衛。中。芝。巢。自。我。致。危。危。惡。乎。不。至。所。幸。藩。垣。起。義。豪。傑。奮。忠。稍。得。以。舉。奉。戎。延。土。運。下。一。線。耳。不。然。而。十。八。葉。天。子。有。逐。施。鳳。翔。之。日。哉。

唐至僖宗朝。即日夜憂動。劉恐不終。而僖宗昏迷無度。
內有令致外有芝果。欲不亡也得乎。金天滿

鄭畋

評曰僖宗朝。開宦官當途。事多禁亂。而台文以一身兼知樞
要。如懸衡石于上。不干人隨。而惟自我低昂者。其持議
何正也。乃田盧二鬼。競相祖。離縛。翔之。關。紫。騰。驥之足。
而卒不完厥志。數誠奇乎台文之禪于時。亦鬱鬱矣。黃巢
之亂。王命不出劍門。而謀破賊以振國威者。惟畋傳檄諸
鎮。令師集關中。克平亂略者。亦惟畋。蓋收時之相。荒年之
救也。而功竟不就。亦可以徵唐運矣。

史評

卷之八

聖

夫。公曰。僖宗。猶。推。鄭。畋。為。得。人。使。畋。守。其。樂。而。任
之。唐。之。天。下。庶。有。救。乎。而。無。如。今。致。在。內。與。僖。宗。如。一
人。以。不。泰。之。何。哉。

張濬

評曰克用父子。方擁彘兵。舉雄鎮。拔功專。奈其驕底已無
唐矣。乃濬無故而橫挑強寇。輕動兵端。以致敗歸。自是朝
廷喪氣。連復克用官爵。自是諸藩益橫。王建敢于逐昭度。
王濬敢于殺敬瑄。皆濬兵威之也。濬初救李康。獻禮于行
在。黃王敬武。效忠。于朝廷。其才氣亦有過人者。獨好虛談。
自比裴謝。而附從泰附。令衣操履不端。而又問實用。獨眼。

龍膏。鄙其傾覆。必亂天下。果應其言乎。

劉友諒云。張濬輕易及覆。則有餘罪。然濬之有能。使全
品畏忌。則亦有過人者矣。冠識

昭宗

評曰帝英。飲奮發。志憤。度。與。旁。求。傑。才。欲。拯。淪。運。方。極。爵
位。以。待。賢。豪。而。世。值。厄。會。朝。多。匪。人。宦。豎。扶。國。老。以。為。城
狐。大。臣。結。藩。方。以。為。隅。虎。一。時。五。侯。九。伯。無。非。問。問。之。徒。
四。岳。十。連。皆。首。無。若。之。迹。蓋。蔡。豈。而。大。愈。得。肉。飽。而。復。更
狠。者。卒。之。扶。風。西。幸。洛。邑。東。還。奄。奄。為。乾。于。山。頭。之。雀。迎
鑾。未。崇。朝。而。判。刃。已。塗。地。矣。時。雖。蕭。蕭。屏。扼。腕。憂。痛。心。而

史評

卷之八

聖

卒莫林毀室之禍。悲夫。

何升錄曰。唐太宗。聖。前。代。官。官。之。禍。制。令。無。通。四。品。明
皇。乃。廢。舊。章。寵。用。高。方。士。而。宦。官。遂。預。于。朝。政。矣。于。是
漢。宗。則。寵。李。輔。國。代。宗。則。有。程。元。振。魚。朝。恩。德。宗。則。實
文。為。霍。仙。駕。憲。宗。則。吐。突。承。恩。其。後。終。王。及。文。武。官。銓
倍。絕。六。帝。咸。為。所。立。而。天。子。且。為。門。生。宦。豎。且。為。國。老
深。根。固。蒂。疾。成。膏。肓。不。可。藥。矣。昭。宗。不。勝。其。非。而。所。用
非。人。以。致。全。忠。之。篡。履。霜。堅。冰。之。戒。人。主。亦。實。可。不。覺
厥。始。哉。

崔胤

評曰崔胤。遇與宣武。始相朋比。為腹心。而卒相猜忌。為仇
敵。是時內有叛寇。估勢以握威柄。外有叛藩。擁兵以臨朝
廷。法紀已亂。時事日非。矣。彼不知止。屢罷相而屢求。以

進樞衡無足道者乃其謀誅不_レ定官與漢何進相似進召外
兵以靖內難而卒罹其害昌選亦假宣武以礪朝靈似一
時爲快而詎知宣武亦效尤益以橫矣城社間方驅諸牙
爪疆場上又增一翅虎而身且見殺爲何進比之匪人卒
殞其軀乎

陳涉曰：今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叛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叛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叛也。

五代

史評

卷之八

單

梁太

朱漢

評曰全忠虎也唐視爲虜虜延之入室使爲招討詎死下
又一祿山乎一握蘆柄遠興反噬劫遷天子敢于爲漢素
卓犖帝及太后敢于爲魏王操北面頓顙者儼然袞見位
宸極敢于爲司馬昭三百年李祚一朝而沒于賊手引虎
爲衛而反以遺害卒之沈溺聲色恣行淫穢四心盡以萬
惡俱備宜不免友珪之鑄乎人謂全忠能以臣弑君則友
珪亦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天也

使唐有天下屋二十君或爲子所誅或爲婦所來或爲
賊所誅甚至爲宦官所執者矣爲強臣所執者矣而不

爲小人所惑者僅一二見蒞代之稱未有革新之善也
領以文臺試元毅弟減其十示出乎庸者反乎庶民
有如是也然得祿二十年卒三子嗣以貞觀之治庶幾
三代之遺也乃祿溫州等八人也而執君賦下資行產物
至七年而領友珪之僞其鎮虎子道昇繼

敬翔

評曰翔爲梁主謀名梁相實朱氏奴也忠用之而帝真不
用而公蓋繫梁存亡者獨怪翔專非其主而處非其據初
夾特事集賊爲漢荀武及友珪弑逆一賊內之竟何則遂深淵橐籥已萌而不知去
末帝閹翊鬼域迷吻而不知隱至于國破君公勢窮力屈
而或來何不憂也當段凝監軍時宜抗顏求諫唐君臨退

史評

卷之八

研

宜背城來戰乃不來陳不來戰來亦奚裨史律翔于巖壁
之利樂書伏誅亦均曰篡臣云爾

李驥大曰敬親在樂以發磨粹意者爲身計乎而身已
隲爲子孫謀乎而族又滅求利一時不得而徒以遺臭
于報爲親之人其亦可以鑑矣

王彦章

評曰：孝章爲魏將，晉文卿敕翔薦爲招討，能刻期破敵，可與漢翼德、唐仁貴並馳者，乃懼主昧目，又加以張趙、繆金之口，于是舉天下兵盡挈以屬段熲矣。繫麒麟之足而倚重塞中，都之閭將空，拳突陣乎，抑驛疲卒以交鋒乎？其

爲阿難小兒所縛非少算也段凝與張趙兩人者決之也
乃夢章懷懷赴義視寶主輩天淵矣彼謂酌承留皮人來
留名詎誣也哉

唐莊宗有弟
有弟

杯口李僕射以沙陀微種爲唐滅黃巢而誓守臣節終不
各帝一方也乃又以其子必成吾事臣欲身謁操而子不
听乎及存嗣嗣位益驕大之併進陽兼獨博至問萬于燕
馳騎于梁其聲聲四方遷恨三矢亦云盛矣奈何汗賊未

史評

卷之八

唐莊宗

唐莊宗

誅遼登大寶及滅梁之後又荒于貨色淫于游獵甚之耽
便僕屠敵臣卒之十指上天下一朝殞滅是莊宗滅梁還
以自滅亦可嗟也

郭崇韜
莊宗爲唐僕射卒成又志奔云孝矣乃忠厚而不能爲
忠立我後賊未除遂自稱尊號梁而不能爲梁梁豈不
聰明竟其發梁契尾星見而不滅伶人模而不矩
淫生以趨于凶雖五月不食其爲卒也亦小矣梁社稷

許日賴初參管樞要決策滅梁奄有天下其力爲多其他
諫用伶人諫殺河南令侃侃骨鯁海表唐柱石乎乃功高
起忌權重致疑莊宗之關已不足頓而又諸閹宦交吻其

間一鶚不足以制羣鳥于是君子而請立劉夫人又請將
兵討蜀外立功于邊境內結援于閭閻自謂寵祿奉出哉
而誰知諸將者即監門同事人也殺輔者即劉夫人所傳
教也閨門畢駭蒙此慘毒何不知早遁乎
大臣忠心不正謀歸工亦敢崇節志在傳廉逆者莊宗
邪心諸立劉后竟之不覺自族則爲人臣者實有節所
以處心乎 道主識

張承業

許日承業以刑餘供掃除者而義氣與漢留侯相似留侯
爲漢至謀而心則爲韓復仇饒者輒高其義承業于晉官
史評

卷之八

唐莊宗

飛車屬宜佑寵爲橫而顧收收奉公爲晉高財賦招兵馬
父受顧命不敢違負其志行卓絕續紳士所不能及也至
千念念王室雖唐已殄滅而尤奮謀三十年欲藉實力以
滅全忠與唐室即登極之際舉朝勸進而獨疏諫懇切臣
老成疾當盡遜之幸聞宣之中有一留侯其真空谷之愛
哉

郭鳴生曰尹起莘云續韓如郭元卿韓如郭元卿郭如郭元卿
之徒賣國使賊行若狗彘而承業官者乃能直諫若此
故敗於十六戰而史于承業之承業實官而保之
以忠志以表始終爲唐不失臣節也
賈高祖 不敬排 附重賈

評曰石晉氏以契丹興亦以契丹亡者初敵猶方尚王鎮藩威柄在握遂以一言舉兵犯關使其主墮膽投烟一朝而繁許為天子此五季習常無足怪也獨當時河東劉處盛勢足為源陽敵而從珂試逆名又足為魏素師者何早不早學步漢高而來據唐祖至父呼契丹乎及少主荒悍不若敵塘延廣贊畫不逮維翰而顧惟恭速禍當敵騎南下而猶調鷹內苑十萬橫磨劍安所用之得天下于敵者復失于敵吾于是有深鄙云

內行可日敵事以叔母為妻其為亂紀誠絕大矣一傳而滅偏幸也

史書

卷之八

宋本

桑維翰

評曰國僑之見殺非成于國成于身乃成于才也其初請借兵契丹已又請結納之于是敵猶寡詐而國僑入相榮亦似奇者乃吾獨以為凶晉者是榮殺身者亦是榮所謂合十六州鐵亦不能鑄此大錯也彼唐銷于臣契丹而國僑復踵其錯其奸善暴府祇匿臣仰彼鼻息于是我愈卑邇而彼愈馮凌卒之重寶被縛而身亦見殺皆是錯使然爾

世以嚴規廟學誦國僑學額其希魯臣劉地以進近功而已又任偏私以家恩為生習學果如是乎國僑

亦可謂不善讀書者矣

金其誠

沈斌皇甫遇

評曰敵騎長驅朝士風懼即郭威為過章亦為萬人隨而人皆唯知求義若斌與遇兩人者兩人者皆首臣也趙延壽引敵兵以援父母時杜威處其下得甲迎降而斌自殺遇亦不食景日阮元以水責威威遂棄節義風微之季而兩人獨屹屹羣廢中屬雖陽不屈之志堅枋得絕續之操距非五季中谷音與或責其不效于杜威議降之初而或于契丹入寇之後應是又于賢者責之責矣

史書

卷之八

宋本

何拜師曰觀沈斌郭威之亡則知其君臣之義則中人已明白故斌郭威無難耳若遇不效于杜威威名謂為郭威則責人不也於乎

周太祖

郭威 附重程榮榮

評曰周二王皆賢而世宗尤多令德嗣周祖如商阜拜孔子雖知崇道而殺貽款實終為虧德非有道之長也乃世宗英傑能克復舊物而又以相賊之隙宜明禮樂惠養黎元亦光大前烈非宜靈長者奉之何別投怒于陳橋黃袍遂加于朕檢亦易之故則五季之亂天厭已極促周祚正以啟宋運皆天意也

其孰義乎通爲用拒敵是奮挺僕也彥昇爲宋殺通是迎盜僕也順通爵而不錄其裔斬昇節鉞而不寔之辟吾于是寢其德矣太祖亦賜愛顧也彥昇者流稱卽李筠之兵義同韓通且忿然將兵以討之而肯推刃彥昇乎是故不錄通裔寓貶于來不殺彥昇裔寓殲于貶亦公而私者也

旣升符日夷莽叩馬血津周左右欲弑兵之况三代以後之主乎雖通而龜旁貶太祖心迹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當時諸將數以爲世之耳目偏韓通或不與計豈願與韓氏爲仇哉

麗史

評曰方鎮之橫根抵于唐季蔓延于五代征討所不能服

卷之九

43

者太祖踐祚之始首應守信著瑯嶞鍊鈎爪距未就龍絡
龍有天命何必龍之心實是龍不妄結乎耳
焉知無倉猝乘焚起而揮黃袍呼萬歲者乎于是謀于杯
酒間從容說罷兵就鎮又令郡長吏攝制如造父馭馬然
一時熊罴虎驍之藩一指顧而底定數百年深根固蒂之
冠一談笑而潛銷其慮置得宜度越千古多矣而初年坐
收兵柄使諸鎮勢若臂指者以此未遣兵裝而龍顏猶儼
勢若水尾者亦以此

之後自虞危疑之地歲末季累敗不振而屢得忠義之報由其至誠相感于無窮耳

評曰世及嗣也而有其弟如漢文唐肅如周文吳札皆及其爲之後者與復之賢者之弟非次及之弟也昭憲命以次相及是亦襲太后之于常山王演獨孤后之于晉王廣爾是時太祖尚無恙德昭方鎮德官中藉令如約次義次美次昭即墓水至拱亦難登祚者而顧復亂命遽挈神器以予其弟是堯舜公天下之心也而其弟則得桓卒之身罹燭斧德昭延英相繼淪沒者非盡太宗皆太后啟之

卷之九

For

也。一時盟誓竟爲厲階。慨夫。

漢唐王皆百戰開闢以據神器而彼獨天興人歸朝儀行（得矣）陳真拱極極像然有禪受景象（不足取）群酋竊長尚多難色而後金匱尊盟慨然挈天下以屬其弟又屹然有選陳餘風不謀篡不世及方寸洞豁彷彿堯舜之心漢唐君所不及者

即非五帝中堯舜抑亦五季時堯舜乎宜考亭之予其心也固宜

陳海津曰堯舜當年無過如天好生太祖設義舍于州縣念所征之寒苦終北漢之世不加兵伐江南之下無暴掠蓋漢起而令其修政送軍郭進而致其立功惟心置義而得劉銀之延救遇使強而投進德以職是皆仁心為質者故考亭有特取云

韓李

評曰三人之成碑者有不盡予謂通也肅而肅也進也追而肅也皆非純在義乎夫陳橋之變范質王溥之徒為周大臣皆倪焉頓顙關廷無報顏者而彼獨矯矯歷

史評

卷之九

四

節通也倉猝拒拒犯順齒齒庶幾為臣死忠之義遠雖拜官受券而亦憤憤為舅報仇與取受賊衣者同固成義也釣會漢起兵至懸像涕泣與哭廟動眾者同亦成義也人謂三人皆屬謀議而然哉而何可以春秋律云

夫生死至大也蓋棺事乃定既得秋則前之小疵皆不足論今世每利于論未終而重議不久於此直自為建學與三子以成忠深合先聖之命大碑名教之勝冠識

范質

評曰質為周顧命大臣既不能保孤振弱為周程嬰又不

也乃顯倫生有兒恬然以周承冠立宋廷陸即稍讓于將士權立之始而卒不知守義于別校提劍之時人隨人謀

而承心哉

質獨持廉奉法文學儒臣而靡然拜偃不為相挺亦人貌

資儀

評曰儀為燕山十郎子九五桂中鉅錫稱最者彼其議及

史評

卷之九

五

年號受知新主其稱讀書人進翰林榮矣然臣不二主義不後君讀書人所習知者乃儀始仕晉去而之漢去而之周今復于宋屢戴不共之天數食後君之祿讀書者如是

而忽昭于大開讀書者如是乎吾謂其儀度峻整而綱常淪歎即胸羅八斗識貫三才何益哉

姚尹思曰儀嘗小祖吹元受禪不一即立而顯而顯則顯于其見之誠哉儀決之因而繼功之榮也特希方信周讀書人前儀然以宿儒而居尊嚴之地論其夫

太宗

評曰。世多以燭影斧聲。坐馘于帝。噫。寢榻間。安用斧爲。而

垂歿之厚又何能大聲乎以影與聲歸獄于帝是何異以

莫須有三字律人者乎。夫太宗非弑逆者。而太宗所爲往

往嫌于弑逆甫踐位而遽更名遽改元猶曰其常也乃德

昭何故而齒于一劍乎廷美何自而卒于貶所乎宋后何

爲而殞之。佛寺又不令成服乎。甫以太原之賞而怒。怪又

以趙普之謀而貶弟。天下其謂我何。既恐于除逼以安其

嗣又忍于藁葬以薄其嫂天下其又謂我何卽冥百紫亦

史評
卷之九
六

無以解于天下。此所以來紛紛之口爾。帝固非純德主。亦

豈華胥朱友珪之儔哉太祖以帝爲太平天子留齊賢作

相至于炙艾而分痛其着爱而属意于帝何惓惓也乃帝

于垂歿之際不能忍斯須而爲魯桓乎史氏之說明矣。

何拜銘曰。每影斧聲。千載屢辨其疑。然此正不必辨也。灼又分痛之情。龍行虎步之語。稍有人心。德昭卽萬端。

悖逆亦實自意得全恩以促報區心于其侄有隙可乘獨不忍心于其兄乎太宗慘刻千古罕倫故曰不必辨

也

德昭廷美

評曰太祖以金匱之約挈二弟一子以屬之帝如吳于壽

也不育之青官而真之行陣又以軍中謀立之故而故遲

夫太原之賞能無動心乎彼且疑以爲吾不效扶蘇之創

下矣非誠卿也勢所迫也是德昭之刎帝殺之也二臣已

○○所存一廷美亦母后太祖之所屬者乃趙普希旨而有

豈容再誤之說。李符柴禹錫。又朋擠而爲下井投石之計。

卒使鬱鬱而憂悸竟爲房州之鬼○忍哉○皆帝爲之開其墮

也是廷美之卒亦太宗殺之也二人亡而天下無復顧慮

千是賜大酺賞花賦詩爲樂噫是樂也豈周王棠棣之樂

史評
卷之九
七

乎忍于殺世及之子殺同胞之弟且又忍及其子而曰人

心遽屬太子欲寘我何地其不仁亦甚矣

德昭之於太宗，豈為涕泣追封魏王？吾誰欺？欺天平廷美德芳直，孰一兩打盡為宋皇后成服？有何嫌損而至

天子之冀明自喜而伴不得後世亦察謂亦忍心于其

子明何以與寇爭孰飲而罷也其說謂抑又甚矣

總評曰。帝爲宋英主。議者比之唐文皇。夫文皇以英武佐

高祖取天下而帝亦多興戴之功。陳橋返戈一朝而披黃

袍爲天子者帝謀也太原督戰一日而平俗亂混區宇者

亦帝謀也與文皇除隋之亂者埒也帝之卽位也重豎司

之權以制藩鎮。冀經筵之官以斥官豎。慎臺諫之選以屬言官。嚴墨吏之罰以課守令。至寇準以一言而相張詠以舉曹而擢其簡拔士類也多尊見而下求言之說早舉而舉利民之事其畏天而憫民也切與貞觀之盛亦埒也。謂為有造仁聖之主諒哉言乎得怪其開國翼運無相上下而其推刃骨肉暴滅天倫者視太宗為甚蓋太宗之殺建威也跡顯而事露帝之叛母而殺德昭殺廷美也機深而謀隱噫帝不思燭影之下好為之言乎君子于此有軒輊云。

史評

卷之九

八

蔡友宣曰唐宋二宗事跡頗相類獨是建康元月初無尺寸之功而陰陽泰王固是不能運謀而制之乃若蔡子弟何如者蔡友至成陽疾以孤子相托猶當使死而復生者不恨乎其言昭矣何事不能相容事倖絕天理至宋太宗而極矣

趙普

奪方鎮權

許曰方鎮之跋扈久矣以唐及五代之力制之數百年而不足以普與太祖之謀收之一朝而有餘則何以故也聞之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則其有以制之故也被其一鼓掌談說間遠罷兵就國而又悉心矢盡于諸所節鉞要官

之處饕虎而窟穴焉者往往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而又令所領支郡得隸京師而自奏事使上下相臂指而首尾為擊應于是大辟綠葉素問而無復敢專殺轉運度支有常輸而無復敢專賦諸州吏簡所部之驍悍者入補禁衛而無復敢專兵皆普謀也當是時朝廷見普奸之慮黎元離戰鬪之苦而諸節度亦不懼于吳楚之兵謂普有仁者之功望其然乎獨其德方鎮之欲盡收其柄而歸之把握之中于是京師重而邊境虛矣去一跋扈之藩而又進一狼獾之敵亦其懲之者之過也

史評

卷之九

九

何學遠曰普尼不類以仁與八趙普之罷藩鎮未始起功過以仁普之似乎太過也蓋普私印私人也藩鎮收而政權歸相臣矣則是吳越趙金堂吏使法關事盡由普生豈不深刺其陰

淪金匱監

許曰金匱之監中外諸關赫赫人耳也而帝復以傳國事問普其亦尚躊躇而未果也乎普故開國元老受顧命者今以正對則帝雖有淪監之心而猶惕于大臣之公議即德昭疾而廷美或可以保也乃普阿其旨而曰太祖已誤陛下宜容再誤噫普誠知誤也當厚意遺命之時何默然而今始嘆乎太王之命由季歷以及昌吳子之命由諸樊

以及夷昧太祖之卑天下以予帝即此心也不曰母命亦不曰堯舜公天下心而願以爲誤乎南呂之王非王于日而王于平勃無不可之一言武氏之后非后于高宗而后于世勛家事之一語乃普始宜噤而故默如太宗之謀而不欲言也今宜默而故噤又知太宗之意而達其惡也是亦平勃世勛意也太宗方恐視其兄而普復導之使爲世民此何異于救隸升木而誘麋爲盜者乎是故德昭之制非誠以隋賁之故也普無一言以匡帝之誤即普所推刃其頸者也廷美之卒非誠以上變之故也普有一言以

史評

卷之九

十

長帝之惡亦即普所推刃其領者也太祖嘗夜幸其第而總呼其妻寵極矣乃其末年以罷相之憾而敢于誤昭常之盟誤太祖之託使其後幾不能延一炊火之胤噫普誠餘人也哉

鍾小天曰普欺裴原美功神有恩太宗久矣河南上表即爾是年也普金德蓋知太難心欲德家也宋琪經君臣兩空豈知普處心術非一朝夕耶

總評曰或問趙中令賢否君子曰難言也謂不賢乎雄略過乎人羣謂誠賢乎心術又多反覆普嘗論論謂自以平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平部佐太宗致太平噫信如斯言豈

僅以論解成相素也乎余謂論第一書噫非格言其謀議廟堂佐主以道者也鍾斯焉相衛政府宅心以道者亦模楷斯焉乃其相太祖而收蕭鐵之柄避幽薊之伐相太宗而上三星之疏述北代之諫諸所紆籌決策祿可替否爲宋趙開三百基業者太都于此得之獨怪其相歷兩朝而其所爲亦似兩人也太祖寬而厚則毅然任事而敢于專太宗察而密則退引自嫌而過于檢束也大臣之度宜于合垢匿瑕而屑屑于申微時之怨絲髮之隙開國之老宜于拔葵去織而規規于管邸店之利市第舍之材然此猶

史評

卷之九

士

其小也陳橋之夕敢于賣王朝北而于月而暮頓親于宋者中令謀也金殿之墨未乾而敢于論約錢骨肉之親而不知之者亦中令謀也諸論解者固如是乎是故論功則爲元老論心則爲餘人稱目之傾其官以示貶也宜陳柳津曰宋朝開國民相親少太祖念普擁立之功太宗感普論望之榮故遂爲一代佐命實德雖值直詞普固不謫于當時矣

曹彬

許曰曹武惠彬長壽第一都連李漢超而下不達也夫將不可暴亦不可驕左氏云不戢自焚以戒暴也自趙之綱

元殿。明日刻寶符。於是封山禪社。而禱祠作矣。于是紫雲觀官黃雲觀。而符瑞進矣。自欽若發瑞。而天子信以爲然。舉朝大臣又信以爲然。終永泰。而鴈尾帛曳已虛。誕而不經。丁杜贊成。而王冠附相。益荒唐。而無實。蓋臣主皆謂舉國如狂。然。天何言哉。而有青乎。亦穆甚矣。
何并言曰。欽若之請。爲天瑞。非言于紫雲觀。而心實出於魏。是以欽若之請。而中生。則聖小人之言。正。一。至是。則聖者仁。帝竟不知其奸邪者矣。
總評曰。帝如唐玄宗。然相以韓休九齡。則爲開元之盛。而賢相以林甫國忠。則爲天寶之亂。而昏帝之復先。殊敬。亦猶是也。其初以星變下求賢之詔。遣御史之使。獎升入冠親和。輦較以臨矢石。已又重捐歲幣。以定盟約。卽未能掃鯨鯢。樹京觀。而封豕之不爲食。于南車駕之不出。次于陝陽。朝廷亦幸免于北顧之憂者四十年。皆其力也。何其賢也。乃未幾而賦于欽若。欲以封禪。示海內。一時丑鬼九尾狐之徒。希旨于進。而天寶降矣。符瑞進矣。于是封泰山禪社。皆爲昭泰皇之轍。而莫漢武之跡。一時廷臣附天曹者。進秩。獻符瑞者。顯官。卽王且之望。而亦杜口于美珠之賜。冠公之才。而且附泰于朱能之進。祖宗之業。蕩然一

空。視景德間相去遠矣。宣帝責相之者。殊也。景德中李沆呂蒙正寇準王旦爲相。而沆尤最賢。祥符間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曹利用爲相。而欽若爲最好。是故帝之始爲令。至一。座中之選也。猶開元之玄宗也。帝之後爲往。至一。泥中之沙也。猶天寶之玄宗也。人謂君德賢否。繫宰相然。
屬我上日。落星漢。主。特以時際。示。毛。故。移。石。也。封禪。神。仙。氏。人。至。少。年。賢。使。知。月。方。觀。難。誠。真。唐。梁。石。
評曰。陳宜司諫。爲天子骨鯁之臣。卑察察。隱然自同衆。已乎。願亦有指諸桑榆。而神雖于其鉅者。有差拾瑣屑。而糾繩于其細者。往往視主上以爲轉移。是故美王宜。韓鉅正法紀也。冲玉宜。糾細防微漸也。錫居官路。歷兩朝。疏上五十三章。于軍國要務。朝廷機宜。皆頗屢被採。知無不言。一塔成。而指金碧者。爲膏血。一歲早。而貢調饗者。爲倒囊。一求直言。而謂給舍者。皆匪人。其風節。與魏徵千秋之鑑。文靖裴師之屬。相頡頏。爲兩朝之藥石。誠言。諫之翹楚也。獨奈何于太宗之既廷美。順宋后。事關綱紀者。勿言于真

有鑑于漢土口墨刑三妖多矣
崇禎之立劉美人及水旱盜賊事繁萌漸者亦勿言詎其鑒
鑒而緘口乎吾于茲有未解焉

世以匪類賢于庸流
任斯者美矣
鈴一求拔
論類以輕役
田錫特王欽若
丁謂尚未稱用
君德清卿
羣賢競進
故直言可以數合
也夫冠帶

許曰文穆公端凝如山立而寬厚如海涵恩之者固不望德而備之者亦不問名蓋亦彬彬有大臣之度也者乃立朝極正色敢言太宗朝論征伐以修政事言論燈夕以備樂者言及相異宗懣懣以請教百姓爲念蘇軾直諫出

史記

夫

執乎然君之所重公尤有出于此者使臣重責也朔方之
使三問辭而三以其人對則重而不嫌于執宰相鉅任也
不子薦而薦其侄夷簡則舉而不嫌于親宰相子並聘焉
族而獨不欲以襁褓兒庸寵養則公而不嫌于私間廢老
往往燭中官以希柄用而其去位也中使以命至者特之
如謂特別重而不嫌于阿蓋厚澤中之明敏而方介者去
貴族不在也宋以來三公相者惟公與趙普而公獨引疾五
辭去亦不可愛矣○本朝及臣之趨公於公
罷有急流勇退之義視浮薄競祿而不知止者抑又懸矣
所拜第曰史傳來自天下三居相位者東坡正典知
昔取發和承文獻公孫忠愍皆曾知從得國之功然蔡王

史評

毒

者與獨其時取受沒入之賊預避市舶之嫌不敢皇甫伯之書亦斤斤潔修人也而顧達詔贊故相居正之第又受娶居正于娶居之婦以致伐鼓而訟何與程叔子識其中齊賢爭娶爲十萬藥業故也噫康子前而汚子後亦不得爲純乎厚矣

曹遂慰曰：「朕平以來，宰臣之革俱止。若三公之辭，惟文紹舉仁義與向常之得實原，然則當止之在實時。爲賢相可知也。特爲宰衡而不諫天育之大母，豈非有小疵之議也。」

評曰、仁叟當太宗朝、以文行遠在張洎之上、特拜學士、

詞臣之冠已相莫宗首推敏冠準有相才拔之下僚而登
諸政府即引與已並而不疑準蒙宗古之誼而不安于位
則力爲辨雪契丹之大舉而入寇也力勸帝如準所策親
却數萬騎于澶淵之上而與之盟好又議以重幣爲久要
之計自是一北兵而西夏旋亦款附方垂皆稱莫然固
準決策之功亦仁與協贊之力也夫宰相以勢位之相札
功能之相忌未有能協共而和衷者乃仁與與準所以定
廟議而持國是泯然初無異同即蕭賈之規圖丙魏之夾
輔不是過也人謂公自推準來重王祐呂端善王旦楊億

史記

卷之九

十九

無他黨昵是又可知其入云

李綱長曰叔季大臣類皆能以情事而彼得引賢以成
能詎不胡賢乎然其能爲一冠走而不知振一服飛似
亦有未慙云

呂端

評曰正惠公爲台輔傳器初以應補官知成都有政聲相
太宗時事經詳酌輒中肯綮秦王有居留之命使繼請從
行以杜其黨遷士獲繼遷之母使養于延州以繫其心
外若糊塗而其劑量事宜有智計籌畫之士所不及謀者
然此其綱也乃官軍之笑罵也鎮維恩于室以折宰后

之謀及太子之立也又平立殿下總兼香親而後拜今是
時繼恩不獨失知無沙丘之變乎垂簾不替安知萬歲恭
皇于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持正而又善慮變下
抑邪謀而上安國祚與王沂公之立朝韓魏公之撤薰功
相得也太宗謂公大事不糊塗蓋誠知公之深識帝重其
人每引對輒拱立不名又特命爲納陛以禮之隨君臣之
際蓋兩無負云

吳康公曰正惠公重親厚真不色事而推亦丁無特
宗趙韓王謂其共自排疏哉

冠準

史記

卷之九

十九

議親征

評曰準奉天子親征數名蓋天下而不免于孤注之謀夫
天子無將而擊敵者幾度之計淮蔡與是錯之舉與楚殊
爲錯不自將而請帝將也準之勝略矣蓋豈在度下令將
而身督戰于澶淵之上已足以復舊觀也顧不身注而注
天子脫也敢望天子尾蓋突騎而前乘輿將奈之何河北
逼京師或乘勝長驅直薄城下陵寢宗廟又將奈之何帝
發手爲晉懷感而準亦幾爲漢是錯也乎準獨何利此危
計也肯是時免與準束手無策哉天子出次以避其銳今

其策行足一握天下震動封豕鯨魚食而南矣從而奮目矢石則危從而播越脾奔則又危衛門之危危及天子播越之危危及宗社兩而衝之而取決于一擲也是以孤注而博發注也亦不得已之計也乃其卒也坐銷鋒銳之策以謀其萬千之計也

生公以漢水為喻

而功百倍也未可以孤注議也或謂準始扶釐而往氣何雄也而卒于子盟無亦候乎日準初促凌河以決一戰者其心也乃帝復行陣不接刃而遠朕兵矣外惕于矢石之危而內挫于草小之吻于是輕輪幣而重交鎖皆帝意非

史評 卷之九

千

準策也或曰準之失不在子以帝注而在于自矜伐夫不得已而至于以君注而猶自矜也宜乎其不免于飲若之物也

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敵自有成算于中惜其宗非其人竟以和議神此府非公志勝金失議

知天雄

評曰準初以觀征之議恐為飲若所遇出知天雄已而飲若用事因而反之亦出準于此是即鄆中東朝之意亦似相當也願余獨謂飲若于準雖報復之私而其委之也

則常準于飲若雖稍斥之公而其委之也則疎夫天雄為京師肩背泰重地也以準而鎖鑰北門則邊鄙之重屹然金湯固帥之望隱然虎豹其委重不亦當乎乃飲若傾險而又短于才方契丹南下束手不能展一畫歷杜門修飾而已今是時敵或突騎而凌歛肩南向即覺與臨陣能援其鋒銳是損飲若者直以覆國事也余故謂寇公之材略雄長而其智計亦未周云

出飲若知天雄役其束手無策方是快心一事特以此舉飲若可知如國事仰寇老賢者而亦為之亦獨甚矣人賢識

史評

卷之九

三

貶雷州

評曰易言知進而不知退者龍之亢也悔之道也準初薦于士安而相已又薦于王旦而相亦見稱用矣不幸而中飲若之機是所謂傷弓之翼驚鶴之鱗也其武知高準而遠逝宜無不可而亦與五見九尾狐之徒上天誓以千進是何不知止也乎準固君子也以濯濁之役而還自裕衣於伐者損之招也以林特之抑而則忿如昔則忿者怒之媒也以誦立太子而又被酒漏言漏言者又禍之階也準固君子也乃亟于嗜進耶卒之褻衆以就竟灰于炎荒之

瘳是誰之咎哉

余欲秉公斥于當面丁謂亦斥于廣公坐天書之妄而謂亦生社之疑其報如響然噫冠老之然其少幹于服丁之振矣 冠識

總評曰寇公奇材少通春秋非不學者而張忠定諷其蘭
靈光傳登其才過于厚耶公立朝廷往來策定大計太宗
時以三言是太子為世繼繼其宗時力排羣議扶羣親征
竟成偉烈蓋處變漢王商李福裕之流也宗之何始排
于欽若繼排于丁謂而不得厥志噫二奸固重有責也乃
準固慷慨而亦多氣岸矜功伐短純德之賢而引拂鬱之

卷之九

三

奸至于附天書而于建機不密而漏言非取敗之道乎
者謂雄才偉論能扶帝在契丹之筆而不能挽帝迎天書
之轅能出欽若之奸于天雄而不能去丁謂之黠于君側
能生雷陽之竹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于執政之位
以完相業豈其鑒諒有餘而包涵不足耶

姚尹思曰先見不如李汝謹厚不如曹彬見道不如孫
奧識量不如王旦然其真道疎邪忘身獨固誠哉畢仁
叟所云宰相材也嗚呼輕贊之耶

張齊賢

評曰齊賢西洛布衣也初太祖以獻策稱旨不自相而留

太祖時張齊賢之先

以相其弟至太宗賜及第授京判非無違矣官是時累疏

論事遇可言輒無所諱其致主也切矣守代州僅以兵二
百人破契丹數萬之衆于土鏖堡其克敵也奇及使江南
務行寬大知河南辨釋大辟其有造于民者不已乎若
其論議慷慨才略雄長及晚年以三公就第日與親舊暢
咏于池榭松竹之間此寇萊公之所不能者而彼獨以康
壽令終不亦尤難也乎賢彼名相舍齊賢吾誰與歸劉怪
其才曠而說歌志大而量有未宏陳伐遠是也乃藝薊不
取則河北不固而京師未安不動兵于遠而欲奪寇于近

史評

卷之九

三

乎為其宗言皇王之道是也乃德昭之朝廷美卒胡不干
太宗朝從容而諷諭也乎大臣為國家傷共和衷無相意
忌者乃既與李沆不協又與寇萊相傾是得為宰相之度
也乎人謂其被酒失儀而免余謂其非失儀蓋失道云
何謂道曰夫人處事而及節入仕而轉相今昔為難榮
名而知樂康樂而老終希今昔為尤難若齊賢者蓋兼
之矣若夫被酒失儀非失道也而以此致免非失道也
蓋德之累焉

李沆

挾詔

評曰帝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掖詔曰側道臣沆以

爲不可此何異裂麻千處而封還內降者乎然非誠抗也
爲少至甫曉亦而遽以美人之寵一夕而欲尊爲貴妃噫
杞之不已而后之不已而垂簾其究不爲武氏太真之
漸乎以天子而妃一美人亦不足許也冲主方易動于欲
而吾仇焉秦耶而將順其流不爲神仙土木之漸不止況
其時五鬼九尾狐之徒爭以逢迎窺上意指而吾爲宰執
稍依違焉則乘間投隙其竟又爲敬宗國忠之漸矣智士
識微忠臣防漸況固有登見而豫防之者一紀焚而三漸
防是亦戒用浮海日秦水旱盜賊意也卒之帝寢而事亦

宋書

卷之九

王旦

瘡帶之聽納與沈風節蓋兩見云

何昇越日大臣爲少主左右奉其心知黃朝祥保其心
如保嬰虎性其欲之流長是漢武氏太夫人皆之幼
亦味知玉鳴爭之及于徽行漢武氏太夫人皆之幼
保其心可謂大臣矣

總評曰王文正爲五鬼所弄迫教太初先見以爲其聖人
噫太初非誠聖也乃自文正視之則慮深于後而識敏于
前者則誠聖也方太初以至上幼冲其心易侈而其漸尤
易于防是故不將順其所欲而惟匡救其不逮一美人
之妃未甚戾也沈焉英節而以爲不可
進之用未見

洪也重以浮薄喜事之徒而爲戒一拂觸之奸禍心尚包
也而抑之使在于下惟恐其用之而傷一水旱盜賊之災
似不足煩帝聰也而日以奏聞惟恐其以聲色犬馬甲兵
結嗣之事爲他日參政之憂至于中外所陳利害豈盡并
裁而一切報罷豫以杜紛擾者之端其深慮遠慮即古負
良者之阿保孺子不是過也卒之太初歿而五鬼進天書
降矣于是封岱祠汾大官官親而薦謬聖典靡有暇日視
太初所料不美綽綽是先見固一聖也至其直諫而不可
于以私以宰相之第而僅容旋馬其恭度之超人宜文正

宋書

卷之九

王旦

之咄嗟以爲不可及與

余寬史如文靖賦性直諫居位幾康不求譽譽蓋先明
正大入金且具大德仰丁期之德榮致日月之榮致若
之德也爲萬民之使待不能容一齊賢爲可議乎然而
忠勤之終固不可泯矣

王旦
薦冠準
評曰薦賢薦薦者爲尤難蓋大臣立朝類稱職意
忌無開誠布公相推讓者且與準重相宜重鳴和以興治
化乎乃準嘗短旦而旦專薦準即所違詔準輒以聞而且
特送還密院累然而累報以德何恆平有容無芥蒂也且

曹射侯曰飲若也奸其得微跡獲者不通以深明道也
多所建財至前則更甚矣張林道泰何共歸歸來事也
范公慈羊之遊亦解柱遊者乎

仁宗

許曰帝之初立也母后稱制政非已出又雖官官以錯天下之口四賢一不肖之許要非盛世所宜聞者及親政以來往往簡拔士類一時聚賢聚進至西事者小范老子專幹勅者鐵面御史在樞密者黑王相公在要府者開羅包老宰端拱者天下異人而又鄭公善北使之職魏公寒西賦之騰歐陽變時文之怪武襄成廣南之功彬彬稱得人

史評

卷之九

三

盛矣帝且恭儉仁恕不以一夕饑而敢無窮之殺不以一下筋而費數千之錢不以一高麗而屠兩朝之百姓不以一岸角而度京邑之流民深仁厚澤浸逮至于四十二年遠人賓服而中國又安登遐之日民悉號如喪者此有放數告復之風謂有方之漢文不亦宜乎嗣其以爪痕之故而忍于朝中官之愛以契丹之幣而改輪為納卒遭後日之禍要亦無虧其大云

何拜第曰仁宗盛德洪治蓋繁未有餘榮矣獨是中盡之問自此起意臣于楊南之狀數又承之以夷簡之缺係去應選色修身固必及之

將宗道

許曰貫注剛正不為模造和體其宗朝多所論列皆以魯直書殿壁仁宗時尤銀鏤展風節章獻臨御問武后何如主則以唐罪人對欲立劉氏七廟則以嗣君對太后聲先帝行則又以夫族從子對其危言正論有以淋銷劉氏借逼之心其他聲望權家以曹利用之等竊而面折其過以執政之徇私而力匡其非卒之貴戚豪手而不取機執持之子不敢以恩澤與館閣一時目為負頭參政蓋不認哉夫直道難容而貫之直見容于時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即

史評

卷之九

三

大后亦以逆耳之言而往往優納其過遇亦有殊幸與貫者官職常就飲酒家召使及門長久留命賜以寶對言雖切逆而忠朴動人所以保全身名泰有由也
金美麟

孔道朝

許曰原魯以聖裔列錄垣一時勅利用論崇勳擊權豪而不避叱優戲却厄酒折服強而不懷郭后之廢伏閭奏對即犯至上忤執政而不顧風節凜凜扶輿紀綱即古剴心碎首之士不是過者貫冲主母母臨朝而朝廷清明方垂寧謐功不專于宰執也已獨其過直而激始作夷簡

而出之泰已再執寇又爲士逼所變而出之耶卒憤慨以

然亦或于直乎而其名垂字留猶有不或者然

何行可曰三代以後所有以充爲事其若都道難操以

而斥與節身結退而名虛發其無備重人之後者哉

陳希亮

許曰時州郡吏鮮盡心民事爲虎者多爲鸞鳳者少乃

公獨隨所至奸民猾吏往往革心法不可貸則與海印以

法致元吉以或而人不謂猛民有當撫則安房州民釋張

元族而人不謂施至其移念民瘼則廬臥于水所不去用

級單于肘腋不疑服操僞民身自撫發之罪服不解于海

史評

卷之九

三

廣史中爲儒民稱首蓋空谷一覓乎世貌內徒薄州郡吏

而彼獨願以一聯自効竟以尺寸之施無負天子担不謂

賢哉

陳澧曰君子居其位則思其事宋世儒史道運漢

許曰考先科名冠世莊嚴持重與宗朝傾國附和天書則

調和定國本于危疑而不振仁宗初獨正色立朝謂與尤

恭請去權字不可請御大安殿不可請于長安街上善又

不可而竟以禮移皇堂去前而後恭不露聲色一朝射二

準于高牆之上點望其無愧科名者已或當公始處夷簡

而卒少異同要之無異國是則又何容容云

李迪

許曰趙鼎漢惟維有大臣懼其疏上關右機數策實璋戰

必勝可稱禁中頗牧也而又多所論列因早望而請發格

止役劾丁謂擅除吏奏與簡傳補官一切皆當人意而其

史評

大節尤在制章獻保儲貳二事章獻之不取專制仁宗之

得成今德邁有力焉拔色于權奸用事之日而不爲從謂

和于官儲猜疑之際而不爲動其觀望臺不在王沂公下

丞相而請獨不行。至于爲作府而封還內降使天子不得
以聲傳私實澤臣下不得以貨祿希進取其風節抑何凌
厲乎然其親抑使倖薄小已爲側目而又于官制范仲淹
之罷爲之左右其間則雖扶善類而亦嫌此黨宜不免丁
度錢明遠之口與其不久相亦宜有取云

其矣小人之爲事不在此而彼更爲相者使王拱辰
新有勳爵何至被排抑之進退而以相公善類事
處境難

呂夷簡

許曰許公才高志遠爲家正所推轂者初太后臨御十餘

史記

卷之九

三

年臣囑功多其報使契丹親略西夏功亦不少蓋庶幾怨
元之李文健之才無負所舉者獨怪其專政而福用拔包
拯公也笑而中制使今以小嫌妨國大計后除其忌禮也
笑而贊謙廢后以私憾忌國大體仲淹以言官同貶貶政
皆忠謹也乃竟落職而諸抗論仲淹者亦皆坐貶以重
氣排天下士蕭牆和業哀哉何如而所爲若此能無挂人
物云

郭威六曰夷簡在官日邪淫至淫之爲類張其唐李林甫
謂之流似不爲過劉永隆其猶遜之勢使天下實
被其勢則有不可得而盡忘也必以心術而論多貶不
迷之名也

范仲淹

條通

許曰仲淹以京城爲天下根本大名爲京城肩背無大名
則無京城蓋唇齒重地也今敵一朝馳萬騎直抵都下亦
足以累卵哉于是敵輒未揚豫請修城管浴以修不虞其
策似迂而其實則棄土之慮亦勝之戒也令果如策無事
而尊拱于汴以馭四方即分律事變或出次于洛不爲磨
玄德是固一遺也而夷簡以爲棄瓦城郭之計一不之取
僅僅城大名以張虛聲其卒不免于獻納之使宜乎

史記

卷之九

三

何作許曰後唐開宗所以以不肖少主所以陷晉周京
師無餘故陷洛陽周成王漢允武故魏去敵遠而其
險阻顯足控御四溟係深不虞不謹于許卒之中居益
陷而乘與擒逐夾箭不得離其脊矣

樂西鄙

許曰丙夏爲古朔方元吳所據者茲結諸羌稱兵犯順一
時劉平石延孫戰沒在禍敗傳敗水即范雍夏城亦爲所
傷無能一把其吭乃公胸藏甲兵手握鎗鈴一知延州遠
修營營築城據險而于諸羌又結以恩信甲以條約于是
延州之城屹然金湯延州之守隱然虎豹庶幾塞萬里長
城哉乃沮于羣議不盡其材惜夫

長壽不報而願充吳心偏于小范人
使英皇親國體乃以私通家臣而為
總評曰次南公英概雄略絲絕百代方立

還政讓楊氏母天下以百官國制夷簡時政進
幹舉樞要為古察諸臣出而召虎經略延慶

東官制外靖疆固而內正清朝為古社稷臣列之鄉
老即稱第一流人物非過矣然此特以熟略論未觀其衷

也乃其秀才時即以天下為任其日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誠學識其大者今久于政府即伊周奚讓焉而為見

史評 卷之九

惟者樂事見証人口慨矣

經流無一不本于忠孝至夫輕財好施修德于鄉族其

以忠直報知已為妙其不月君降始何如哉

美宗

許口帝為漢安勤王于仁宗育以為嗣者登祚之初兩官

成隙中外危疑方以守忠輩巧贊而難間尋以韓琦輩調

和而克諧洵官閣之慶亦宗社之幸也已撤廢之後臨政

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廟服不長而鄉號彰聞足稱今主

百世而下猶有欽仰蔚風歌咏至德者獨其漢議大禮誤

主韓歐之議絲負先帝顧嗣之恩始無心大位而卒卿益

蔡襄歸功彥博及傳位時法然泣下有難色君子于茲不

盡予云

陳師津曰漢臨之失蓋諸臣罷古不通事體已見非盡

者皆也觀于數母后余以贊公議之帝心亦似不允

決之疑

官制

使契丹

許日夷簡中朝使契丹與盧杞中真卿使希烈計相似然

乃獨毅然前往洵不長希烈甘心其卿者及奉書以往

史評 卷之九

兩入邊境聞男女之永生不以動見沙漠之威武不以懼

至要願以得失榮辱感悟敵心即晨喜衛師之詞曹刺登

壇之勇不足多者且又以歲幣方却獻納二字卑以一成

折難敵不以虛名壞國體肅然有不可奪之節卒之兩朝

通好南北弭兵功尚矣而又屢辭爵賞忠不長難而功不

辨折強敵使南北和好其功也而命爲吏部侍郎辭不受
母喪而五起復以非金華之變辭不就建嗣推恩加戶部
尚書又以綵製之勞力求解職朝廷雖荷眷甚殷而公止
以寧滄處之公初至北事所上安邊策略皆切時弊凡仰
屋竊歎者家居亦無不言其忠義彌篤如此始中于夷簡
之虞總排于夏竦之計卒又不協于安石之議而竟以令
終固忠義使然亦其識高不爲世味所滯也哉
初開禧日人臣雖量遠隔不勝其憤慨然任事之人
不救受其責人臣果真心排邪一武又何有于功家

史記

卷之九

三

韓琦

經陝西

評曰魏公起進士爲給糞家而充諸縣令多將略方元昊
擁兵邊陲數起而公建牙秦鳳二路與邊左仲淹相臂指
爲聲援誠有尾擊應之勢也而公獨悉力管轄推誠諸寇
其經制方略殊足以揚威德禦賊靡有即任禍以還制桂
銀而其邊陲雄金湯之障廟堂倚有斯之憂功非魏矣公
與富鄭公並主邊事其材略固相當者然互相犄角爲援
公惟西拒元昊而後能北和契丹兩而衛之公功尤多

原缺第三十七葉

兩官以弭隙建議止穎王以安儲不聲色而天下泰山是
能也德望在朝廷威略在邊鄙而聽庸在天下後世宜
其存沒聞氣運也已
以魏公威能章章如此而猶以執政三朝來議應之口
何能盡力事君矣生以公不以預是事之不濟遂報不
爲是則公所爲自靖以數者也 次應議

歐陽修

濮議

評曰濮王之議王珪司馬光議稱伯而修引喪服記諸穆
親夫親所後者復親所生者將二者乎爲所後者服斬夏

史記

卷之九

三

爲所生者服斬豈祀所云服降而期者乎帝以臣嗣仁考
則必父仁考視濮王爲從父光與珪大廷持議請于皇伯
之上加稱本生恩義庶其兩盡矣乃修提引經義以排正
論卒使其君上不孝于先帝下亦不得孝于濮王於乎始
贊仁考立後今道英宗忌所後父亦誤甚矣

文忠公心術豈好進迎其若者濮議或出一時偏見耳
其時獨是修議遂爲御史耶未嘗欲快其私意以流
其私矣然之時又覆人必因議議而卒能後如終其
其不盡可見矣 金天麟
總評曰文忠以文章獨步當世五代後丕變文體嘉祐中
長藝多才厥力爲多而立朝尤厲風節石小坐罷還書貴

杜衍仲淹落職還書駁若前而朋黨一論尤極切直至于兩官未請從容調護使母子健洽者惟公守忠交推徐出空勅去君側之惡者惟公安石變法雖連被污蟻而猶請止青苗錢者亦惟公唐韓愈稱文起衰代忠犯怒王而公亦謬謬為宋韓愈即漢議未諧人口然文行皆絕亦一代人傑乎

吳平之曰文忠嘗取孟簡楊之說性學未明文行安得盡絕也或謂韓愈公文章不虛公曰其為韓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為低以文章推公而以抑衆自居耶抑亦不全潘于公者矣

神宗

宋書

卷之九

五元

任安石

評曰傳有言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安石假古道以行新法不日均輸則日青苗不日保甲則日保馬祖宗舊章掃地而更之一時廷臣以諂以巧詐彈官制以檢邪勅唐介以迂澆論其他司馬光辭絕仁之徒莫不指斥其奸諸罷其法而帝一不之聽司馬光辭絕絕范鎮乞致仕呂富歐陽未老求去周程張邵辭不就官朝無君子國為空虛而帝不一之聽至于天下嗷嗷農墾于飲商墮于市轉徙流離狀千邱俠之圖者亦可謂甚矣而猶然不為之動及岐王

言之太后言之始罷其相而又用其黨呂惠卿章退一安石而又進數安石何偏聽獨在一至爾後

何并錄曰韓公力能青苗新法帝至極其疏以示執好惡不可令人獲譴也

減緩州

評曰緩州土饒民曉蓋中國故土也自拓跋竊據已元吳似擾鄰延諒祚屬縣秦滑中原肝食久矣至是乘常隋以安遠塞門二若易緩州此誠商于之計何朝議竟城之也

史記

卷之九

四

啟蒙通議蔡絛謬幸而韓琦存之內復故疆而外侵邊即與春秋城費城向非時而遽創者異矣藉今城秋之後厚集其勢而撫綏屬羌使自為守以固我藩籬則敵斷肝臂而遠近漸附庶幾我河陸之地可復有蘭之境可入乎奈何不知善守旋踵而失與徐禧之城永樂而復覆者如一律然累千牢于虎園之旁而守者非人其不為所啗者幾希

人多言緩州不可城者不知祖宗故懷義不輕與邊人胡雖迫蹙亦固有何不可不獨其積城為無而不能擇人以守有形之險果足恃哉

道序議

界途地

許曰宋與遼盟好垂百載矣。一旦使來以地界為請。則是志在敗盟。吾當決計以待之。已遼之中葉。將驕卒情已非阿保機比。即不得已而兵豈遠出敵下。而帝顧以安石之策。詔韓琦如河東。劉鄩以界遼。示驕不已。甚乎。漢成求地于匈奴。單于謝曰。先父地不敢失。夷首且然而況為華夏主無故而劉祖宗之故壤。以予敵。使敵不戰而坐收夫七百里之幅員。此與畏盜者不待其操戈而入。先望所有以予之。彼將愈虎而翼矣。安石謂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嗚呼。

史評

卷之九

聖

終安石之世。能取敵尺寸之地。石也。內不能辦而外為大言。以圖上幸。使其後泰賈之賊。放而尤之。皆劉鄩以哨敵。時非帝為之。偶機。

蘇軾曰。帝初有意燕王。留之破木柱。使殿受寬。蘇軾耳目之。觀其壯勇。乃誤聽安石。既而放土。其符之轉。不待靖康而涉之。無無快矣。

總評曰。熙寧之亂。世多重責安石。噫。信用安石者誰也。帝初以孔子目安石。謂濟一變至道也。于是行青苗保甲法。行募役市易法。行保馬手實法。行方田均輸法。而傳法涉門。淺法善神。又相與附會行之。至于廢民膏血未已。而復

欲遼降。降州之役。建銅佛之壩。平五溪之蠻。然謂漢武功矣。莊知耕稼之捷。一報而光嶺等若已沒。王韶之策。一上而河東七百里之地。已劉邊。解之兵。既濟于靈州。徐禧之師。復殲于西夏。喪師敗績。天下騷動。而後臨朝震悼。始悔用兵。嗚呼。是誰誤之也。安石巨奸也。而帝誤以其說。紛更釀亂。韓絳呂惠卿。安石之黨也。而帝又誤以其言。堅持不改。何怪乎熙豐之治。大壞而不可返也。

失次山曰。帝頗精求治。一時朝廷。後帝升。偏任安石。以致亂。信哉。國策者。不為從。從之。王也。神天。津社。既。運。數。國。實。馬。之。典。

史評

卷之九

四

王安石新法

評曰。安石親帝。將有為。勸假古道。以變法。曰。青苗。日。保甲。保馬。諸所變更。一不度時。不謀眾。而驚然行之。是法者。違。非法者。然。奉法者。顯。違法者。顯。譬。喻。中。堅。以。為。是。已。拘。甚。矣。乃。一。時。傳。法。者。獲。法。者。厲。犬。而。所。役。者。同。聲。附。和。以。為。可。行。而。富。弼。韓。絳。司。馬。光。范。純。仁。之。徒。又。舉。起。而。爭。之。兩。相。闕。然。于。廷。陛。間。即。帝。亦。蒼。蒼。不。辨。者。而。諸。君子。之。爭。竟。絀。于。眾。小。人。之。口。彼。其。忠。憤。所。發。似。過。激。也。而。安石之拘罪可逭哉。

欲竟無忌。無防而實。即明君相。創制立法。未有不盡。其心而始定者。乃堅執已意。而不顧流弊。生弊非。虛托王衍。合爲一人。使便利及國家。惟其言利。利。溢家。何心典。道立。識。

新義

評曰。安石以所稱詩書周禮三經義。領之學官。世競非之。割裂經傳。條條新義。而同修撰者。惠卿與其子等也。此等。人品。可使天下誦法者。于君子不以人廢言。令所頒義。誠。開羅與絲經。有即非其人。亦君子所不廢者。乃其以穿鑿。牽合者。號曰時學。荒唐怪誕者。號曰時文。而又上以是爲。取士。下施下以是爲進身。蓋雄古典學造士者。固如是乎。

史評

卷之九

四

新法殫民財與力。其爲害。凌新義。壞士習。異性其害。深是。又學術中罪人也已。

屬我上曰。宜尼云。吾行在春秋。志在孝悌。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顧事而不知其。通變事而不知其。權矣。石一味。雖拘自是。其未嘗見聖門。宜其特橫春。秋也。而猶欲以崇祀學官。不大誹矣。

罷手實法

評曰。手實之法。抄及雜販。害滋甚矣。荆公之行新法。舉朝。乎之不能得。以御。一言而遽罷法。自惠卿非出。荆公也。荆公恐惠卿。故以。以。其法是。藉非忠。謀。特以希荆公指也。荆公非真悔悟。正以。惠卿惡也。事。

公而心私也。不然而助役而市易。害亦不減乎實也。如吳。居厚行鐵法。奏用輔行鹽法。師閔行漆法。其所宜。筆。亦。豈在手實之役乎。罷一面存五。是猶四者。舉手禁足。而姑。緩其一焉。其能使之舒乎。

溫公論天下如居室。非大壞不更造。至使惠卿語。介。而心。果。尤。明。嘉。欲。買。已。自。售。介。用。何。不。委。見。及。此。也。冠。議。

總評曰。荆公之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又以道德經濟爲已。任其所更法。非無一二可損盜行者。乃舉朝詆以爲異。如。獨之見。日。然。夫。漢。以。封建。啟。靈。新。以。井。田。取。敗。豈。古。法。之。

史評

卷之九

四

未見哉。用非其時。則古以之治。而今以之亂。者。勢也。荆公。以古之道。變今之俗。無不可者。顧一二代成法。掃地無存焉。其更張既聚。而其執拘又甚。次之愈聚。而持之愈堅。余故。曰。荆公之法。非盡不善也。荆公之拘而執以爲是者。則天。下後世之。首也。

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幸輔之地。則不可。予謂安石。卿。矣。餘。然。偶。不。無。偏。敗。之。天。乃。繼。引。光。舜。而。帝。逐。目。爲。貴。難。之。臣。顧。在。不。始。他。用。無。論。伊。尹。安。周。亦。僅。從。直。陳。實。非。實。顧。其。此。且。蒼。生。感。愛。其。禍。也。明。決。一。暗。識。

呂誥

評曰。獻可三居言。獻三見。謂逐仁宗。願以資。論。龍。陳。旭。

英宗朝以濮議劾罷歐陽修神宗朝以神文驛罷安石蓋
觀輿以風節聞者而尤倦倦爲國矢心靡貳時致政矣而
猶以身疾險朝政病革矣而猶以天下事屬君實是蹇蹇
中差胡忠欽而其鞠躬盡瘁之心有楚而後已焉者三黜
而不以改歸一疾而不以二心若獻可者其幾矣彼拜官
者何人阿大體附執政者何人聞獻可之風亦將汗顏矣
李綱長日獻可忠義大節廉頗易黃腸切憤慨況平
時士流進退事事出人意表老成人不可不慎辭宗
何不少味于楊給之疏也

司馬光

史評

卷之九

四

論新法

評曰溫公與安石相水火安石用鷹犬輩真司行青苗等
法公獨爭辨如仇敵然爭之不得退洛十年餘矣及起相
哲宗遠汲汲然請罷保甲罷方田罷青苗差役諸病民者
一朝而剗革殆盡乾坤旋轉而閭里懽呼洵哉功隆隆恒
嶽乎但急于提法知利民而不知作時似嫌于驟時恩豐
舊臣尚多在朝知去法而不知去人似嫌于驟卒之紹述
名起而追貶禍作亦其不虞之變意外之虞也已
溫公若曰四害未除不廢目溫公于新法安得不如此
拯溺救焚先險巧小人交臂未遠天若醉未必無此事

溫公亦無如之何也

上通鑑

評曰光與祖禹等纂修通鑑鑑起威烈迄五代他無論已
卽秦商鞅漢桑孔其斧亥史筆皆可攷鏡者帝謂安石之
創新法視變法之執何如韓呂之蔡及雞豚視算入秋毫
之桑孔何如秦變法而速亡漢武虛耗幾爲秦續皆覆轍
也今公久于政府聚十九年編次之精神于熙寧元豐間
其度越秦漢者不既多乎而惜不究用使豐城之寶匿匣
于筆札間告所長史書上資治通鑑蓋嘉其成又慨其過
云

卷之九

四

通鑑一書萬世炯若日星縱無博士陳瓚引神宗所製
序文蒙開朝士未能通其私隱而毀之耶薛昂林自愛
見其不知量也 金英微

總評曰君實以誠爲爲四朝元輔時相而聲震窮陬名動
朔方卒而民鬻衣以奠肖像以祀何人入若是公嘗以公
直敢言不如蘇范輩乃嘉祐中勅立皇子治平時定議漢
禮屹然爲中流之柱神宗任安石行新法獨得抗論爲
羣衆之一傳哲宗聽章惇言紹述獨汲汲剗革爲十舉之
一舉其裨于國造于民與蘇范輩相伯仲者今久于政府

其勳澤宜何如。而天不慈遺。遽焉謝世。詎非天乎。吾于是深慨云。

符宗時。帝實已大章。帝時方貴。用純。弼州推官。龍圖上書。謂司馬左右。各臣不能遇。如章。帝時天下。下。之。為。賦。毛。公道。何。嘗。不。在。人。心。人。臣。既。盡。其。所。當。為。不。思。不。見。知。于。當。時。而。榮。流。後。世。也。 康。讓。

趙抃

評曰。清獻公平居。曾焚香告天。携琴籠鶴。蓋潔修士也。知虔與蜀。皆簡易多惠施。與蜀為警風吏。知謀。既參政事。輒論新法。詆安石。矯矯為才虎臣。洵哉世人表儀乎。乃其平生所大悔恨者。在俟安石一節。夫法為民病。方且真激激。

史記

卷之九

聖

水火中而茲適廢疾。正旋轉一大機會也。令承旨罷法。使天下州郡。在在虔蜀。奚不可乎。乃不奉詔于帝。而俟指于相。方抗顏而諍。縮手而靡卒。使安石起而持議。如初。執拘猶昨。悔亦何及。

何。拜。錄。曰。新。法。之。弊。清。獻。即。除。雖。甚。憤。憤。者。猶。當。開。僞。乃。監。軍。小。之。張。流。而。來。行。如。故。特。在。清。獻。不。宜。為。受。蛇。姑。待。之。言。耳。

范鎮

評曰。景仁並名君實。時不敢軒輊者。彼其論中。皆樞密宜制。因用論。濃議。攝帝為非。論安石變法殘民。其侃侃被遷。

與君實同言事者。似激而較。獨澤庵持大體。仁宗朝。有決策。建儲。至章數十上。命待百日。其懇懇誠誠。亦與君實同省。其執軒而執輊乎。然君實身任天下。次猶諱諱。諱朝廷事。而景仁累疏。辭職。然遠引以主君實。謂勇決不如洵。然哉。吾故于疏奏。見公之直于勇退。見公之高。

鄭俠

評曰。鄭監門起制科。受知政府。而意實相背。方新法病民。

史記

卷之九

聖

早。魁。為。災。流。離。載。道。則。緣。圖。以。獻。忠。佞。混。清。黜。陟。倒。實。則。分。軸。以。進。曩。臺。垣。抗。疏。忠。良。屢。吻。所。不。能。挽。什。一。千。千。百。者。一。朝。而。宸。衷。夢。覺。靈。謝。天。回。老。奸。去。位。而。萌。黎。惟。動。監。門。一。圖。華。勝。廷。臣。千。萬。言。為。多。似。轉。泰。一。機。會。重。為。世。運。慶。者。余。之。何。安。石。雖。去。而。惠。卿。猶。在。舊。章。幾。革。而。新。法。復。行。視。狀。于。圖。列。于。軸。者。猶。昨。也。是。可。慨。也。

鮮于洗

許日子駿稱一路福星。夫青苗之法。雖予橫索。病民滋甚。而彼獨崇寬政。不顧取者不獲。予是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誠如蘇長公所云三難者。乃吾謂其難。蓋不止此。初知安石之必亂天下。其先見為難。蘇軾請欲道揚往見。願以忠義分。則難士皆以新義予。進而獨刻意古經術。為范鎮孫甫所推許。則又難。元祐廷臣如子駿者有幾。而顧使滯足京東。甫拜諫議。遂引疾求去。使福星僅降一路。惜也。

何拜昂日新法之行。即縣吏俱如子駿。安石自然敗矣。夫可見人臣有胆道。有骨氣。則天下自受其福。無奈何。史計

卷之九

歷九

臣相政。爪牙。大布滿朝。廷。用是清譽之區。不眾。幾想者可勝。款哉。

哲宗

罷新法

許曰。元祐初。宜仁號文中堯舜。而其廢政也。罷一切新法。復祖宗舊章。黜逐章蔡鄧呂諸奸于外。而登周司馬蘇范諸賢于朝。君子當陽。而小人屏跡。苛法頓弛。而寬仁覃布。宇內熙然。如棠。如召。再春。如株。復榮。如斯。盛矣。乃君子尤有遺議焉。夫新法病民。而亦有一二可行者。乃煇。任之。過罷。青苗均輸。而保甲省兵。費亦罷。罷保馬。戶馬。而秦晉利差。

役矣。蜀利雇役。亦罷。罷新經字說。而經義崇正。李亦罷。其何以塞奸邪之口。即停下。雖逐。而趙鼎在。將院。許將。在。政。府。楊畏。來之。邪。在。言。路。皆。無。豈。邪。黨。也。盡。去。法。而。不。盡。去。人。卒。之。宜。仁。上。賓。而。停。下。之。徒。嗟。嗟。起。矣。紹。述。之。說。繼。踵。進。矣。嗚。呼。謀。誅。節。甫。者。竟。閑。于。節。甫。之。手。而。五。王。臣。復。將。為。三。思。所。居。皆。其。慮。之。疎。乎。元。祐。諸。公。之。禍。亦。何。以。異。是。陳。仲。津。曰。宜。仁。廢。法。時。如。帝。必。致。章。有。錢。蘇。而。諸。臣。亦。進。頗。踴。躍。何。不。能。預。為。之。圖。所。謂。雖。有。惡。邪。難。除。臣。亦。之。也。曰。大。防。無。知。人。之。明。進。用。楊。畏。無。異。開。門。揖。盜。然。帝。欲。誅。發。黨。人。許。將。謂。本。朝。遠。過。殷。唐。者。以。未。嘗。誅。戮。大。臣。所。全。不。小。宜。元。祐。王。也。特。表。出。之。

史帝

卷之九

辛

禁黨人

許曰。元祐諸君子。一日布滿朝。海。折。骨。埋。冤。而子孫銅鐵。視。漢。黨。錮。尤。慘。焉。此。豈。盡。悼。下。之。罪。哉。程。頤。蘇。軾。皆。賢。君子也。而各樹黨。相。攻。擊。至。以。君子。而。攻。君子。彼。小。人。者。其。不。藉。為。口。實。乎。惠。卿。章。惇。之。策。即。以。邪。說。捏。在。仇。愆。觀。望。未。進。也。乃。大。臣。畏。之。而。遽。修。愆。于。其。黨。于。是。大。防。引。楊。畏。助。已。畏。引。章。惇。為。相。而。惇。又。引。蔡。卞。來。之。邪。輩。居。要。地。株。連。受。引。流。毒。肆。密。小。人。預。君子。不。遠。寬。不。寬。之。歟。不。已。而。諸。君子。于。小。人。之。既。不。日。宜。從。寬。厚。則。日。錄。人。之。過。不。宜。

太深。黜惡未盡。反遺後害。是黨人之禍。又以寬大和緩。陳之也。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噫。是誰咎也。

何行。可曰。當之。雖病最烈。漢唐其明鑒也。何就焉。君子者。僅以歌哭。筆墨之。瑣能。誠。水火。大。才。致。使。賢。小。乘。賤。流。毒。國。家。幾。於。黃。黃。實。者。不。使。不。歸。我。干。諸。君。王。也。

總評曰。元祐初。廢。惟。流。或。則。申。溫。捐。而。天下。稱。公。程。蘇。我。而。天下。推。明。章。蔡。斥。而。天下。服。斷。新。法。罷。而。天下。歸。仁。士。彈。冠。于。朝。民。鼓。腹。于。野。此。青。城。何。等。時。也。及。紹。聖。時。哲。宗。親。政。則。蔡。下。為。翰林。復。改。資。錄。張。商。英。為。諫。官。復。真。德。劍。

史書

卷之九

三

司。曾。布。用。事。復。行。新。法。章。惇。無。相。復。斥。正。人。至。以。紹。述。反。前。政。闕。見。屠。善。類。此。又。寓。城。何。等。時。也。太。后。女。流。尚。稱。堯。舜。而。哲。宗。丈。夫。顧。近。幽。厲。慨。夫。

從來。食。王。尊。朝。安。能。盡。忘。堯。舜。之。貴。而。有。共。亮。性。諸。君。子。協。榮。和。衷。耳。可。自。相。攻。擊。乎。蓋。善。不。辨。火。入。與。鳥。天。目。預。示。之。鑒。矣。道。岸。謹。

蘇軾

託風

評曰。古放逐之臣。類以詩歌寫其無聊。然亦含蓄蘊藉。未。有。恣。號。怨。刺。如。詎。隣。焉。庶。然。若。長。公。以。強。牛。在。城。刺。放。錢。

以讀書無術。刺謀吏。以斥商桑田。刺水利。以聞韶忌味。刺。豐。禁。雖。壯。奇。胸。中。以。茲。所。長。而。誰。知。翠。以。羽。驚。璞。以。玉。割。獨。不。見。屈。平。之。沉。也。以。今。楊。惲。之。誅。也。以。歌。彌。衡。之。殺。也。以。嘲。楊。雄。之。災。也。以。玄。馬。遷。之。腐。也。以。史。首。以。才。階。厲。者。乎。奇。才。如。公。而。知。畏。于。口。不。知。畏。于。文。其。藩。示。貶。謫。亦。幸。焉。爾。長。公。之。為。才。累。也。如。此。

總評曰。文忠以文章。登上第。擢詞科。入典書。命。出典。方。州。屬。我。上。日。正。人。受。累。口。舌。屠。多。見。零。無。遺。以。必。有。數。于。然。也。新。法。之。行。章。蔡。盛。庭。而。執。拘。如。故。可。得。之。諷。諫。而。希。與。樓。玉。宅。萬。處。不。磨。寒。前。載。終。是。受。君。詩。詞。亦。有。以。幸。而。得。者。然。明。哲。君。王。終。不。以。為。易。此。

史書

卷之九

三

宜。仁。召。用。數。月。三。遷。至。徽。金。蓮。歸。院。其。見。知。久。舊。識。深。者。而。竟。投。黜。炎。荒。滿。跡。驅。放。卒。莫。之。用。亦。何。以。故。欲。著。論。以。賢。長。沙。不。善。用。才。其。初。以。三。言。中。帝。嘗。言。其。他。諫。召。內。侍。諫。復。差。役。謫。謫。忠。貞。無。負。于。才。者。獨。以。新。法。託。之。諷。諫。以。安。石。譽。之。榮。問。至。于。指。斥。程。頤。之。過。而。激。成。元。祐。之。黨。是。不。善。用。才。有。甚。于。賈。生。者。莫。邪。之。利。終。虞。欽。折。公。亦。莫。邪。乎。其。不。聽。仲。游。屢。遭。其。蹶。坐。此。病。眉。山。生。三。蘇。神。木。盡。皆。枯。天。生。是。人。固。非。無。謂。其。朝。廷。知。其。才。而。不。究。其。用。使。展。歸。北。鼎。之。榮。三。刺。西。湖。之。長。風。與。清。風。浩。氣。歷。落。天。地。可。臨。惜。夫。

蘇轍

評曰：子由父兄皆錚錚以文章翰墨當代，彼其立朝譽謂風節骨鯁，殆相伯仲。方神宗著蔡安石則諫，行青苗均輸則諫，大臣以調停引用舊黨則又諫。他如兩河之議，既與溫諫，又與西夏之議，又與劉呂不合。君子不黨于敵見之，獨惟其不廢事于事先而爭事于事後，即詳檢文字，時不抗疏辭職，退而低其非，是何異受鶴于人而復悔其善者乎！人謂其名雖簡靜，實則險躁，似或有然。
何舉退曰：某矣。如子某若父也。老某名二子時，遂受其不外傳而決敵之得見，故其遠之氣，同聲之風，而不遠。

見。某言辭。則退之矣。

五

呂公著

評曰：正獻公父子平章後，先輝映而又總領三觀院之職。蒙建第敬屏之榮，亦寵遇異常者。彼其以濂溪清遠，且以新法疎用，退勸歸老溫公，盡變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其勳望何宏偉也！時廷評者惟安石新法是攻，無及學術。而彼首揭人主修德之要，取士者惟安石經義是尚，無及正傳者，而彼嚴章涖老之學，與江都相尊孔氏，黜百家相類是學術之純，有出于數輩之外者，即更張一柄不

終溫公所託吾何辭焉。

宋制以三公許草軍國者，國人公父子居其二，其二則王且文彥博耳。公忠誠淳厚，無偏論，遠過其父王，前有憲同天書之失，文前有希防貴妃之害，公更起起無餘，失。道立議。李綱長曰：自自蒙正清風，而一門多忠義，怨力者皆卓然，雖自失見不止，飭聞堂床為榮也。

文彥博

評曰：潞公入相，皆上特簡，而子方勃其以金綺通官，拔進執政，移其議以舉揚于庭，皆宜何如者。人謂其去國不生還矣，乃公番相復為推轂起知樞院，彼面刺吾過以彈擊于朝，吾錄用其直以引拔于位，何擇擇而胸忌芥蒂是

史評

卷之九

五

其心則公與祁奚舉解狐，蕭何舉曹參者同心，其度則弘與師德答仁傑，王且容寇準者同度。噫，微子方之直不能攻潞公之過，微潞公之度不能容子方之直，賢人君子之相待以有成也如此哉。

何開銘曰：錄一舉與王摩詰舉韓和，其珠不無涉于迎合，其引則子方水聲繼充其過，與日月並明，起于古矣。彼小人者，直言什已，極力排擠，蓋整而後決，然其心則人耳。子何視哉。
總評曰：潞公以宿德元老，將相四朝，中外倚重者五十年，一拜相而百官郊迎，一去位而遺詩祖道，其寵遇何殷，殷乎。吾謂公經略不逮韓范，輔相亦少讓申溫者，特端疑有

得望唐介之薦不修齊終有師德推仁佛之度英宗之立不自爲功有兩言不敘齊之厚雖蒙宸眷而退然知止屢相而屢求去有兩疏出關晉公游綠野之高此其取重于時與彼謂以燈籠錦親相位者待風聞之誤未可以是以輕與喻云

唐侯宣口人臣自信已過通使何有自不於功功無不計其所以見重當時也落下有夫之作而樂供事委度計滿私奉天必不斷其情誠云

唐介

評日子方以孤忠自許蓋直臣云初勃堯佐以闕寺蒙寵

史評

卷之六

王

幸爲宣徽使又勅潞公以金納通官掖進執政府摘發天子之隱情而扶宰相之險阻于是潞公罷相而子方論述人謂其去國輕而高名重拒不然哉獨是潞公釋微復引爲相宜大有表監焉者又歛爭新法不得意憤懣以卒能以一言罷潞公相不能以數言回安石意則非其直有不

同神宗之偏任不若仁者之聽納而安石之執約又不逮潞公之長學故也

而不見于殿則夫不知其直者乎

范純仁

評日子方宜憂國愛君刻意名節初以安石變法違尚書解已出知州郡沮行新法聲以直忤時不以法病民至于司馬更法太舉則欲熟議而緩行惇確相繼被斥則欲從寬厚而弗肯刻蓋毅于去法而又起于待人審兩寓忠厚外行儼然文正風度也今熙寧用其賢必不至紛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又何起紹聖之禍乎卒焉衰替餘年伶仃萬里即問疾賜劑昭示寵優而竟不復一席聞問可慨也夫

史評

卷之六

王

光夫一生忠氣未嘗隱色加入處其學問淵深大有本領論議敢推爲佛地中人世至于公家幾知無不言未嘗稍卑卑卑賦賦自公錄相在庶幾至今人主求能其而亦希觀矣世濟忠義雖然墓門腐門之闕殆有澤邑金英識

鄭浩

評日子方爲時直臣不屑屑以細項消辰聽而獨于章惇之相勸其慢上不忠制犯之后論其爭寵難立言雖不行而其孤忠勁節凜凜秋霜視隱然官京師者相去萬矣初正言母勉以忠友責以言今茲一諫砥礪成名克光慈訓無負民朋嶺海之外不覺然自得哉吾故以正言者蓋

胡陽孤風云

曹射飲曰今大暑不寒五日不汗仍不寒者少其
平居崇內氣節臨事察表為士所當為不止此何其
規規已也王山王客之卦議未完為不知幾幾延于
過計亦以見此時切野多正人云玉后放厥幸免免
吉而得失固未可逆料也

徵宗

任蔡京

許曰京富元祐時繼得為相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而又使
其子攸日以花石優遊遂繼主上帝獨寵異有加封姜媵
官子孫及于斯養無不綰組刻爵甚之宸極至尊輕車幸

史評

卷之九

幸

第而子婦雅見奉留上壽嫖極矣是時安民方珍陳瓊
等競論勸者一不之聽屢詔致仕屢詔領三省京運善類
佳惡形響之不幽嬖小人乃至于此投骨追荒咎將誰
歸

何昇銘曰小人而能朝綱漢國固有餘矣榮得全身免
幸者京攸父子勢相非不強林也保州雲洲客來其
地之何益哉官職正言選論無能回帝之駕也
中有黑玉出自方快提信之口而龍春不替下恩固難
移也

禁學術

評曰賢者顛倒而好惡混淆未有甚于此時者蔡確配哲

廟安石配孔廟尊禮好黨促疾尋類不賜號進士則賜
方士不詰王清官則幸上清官天子坐側嘲謔雜投元祐
正學屏廢殆盡朝廷黷亂野悽惶微獨敢騎長驅在許
成翠天日為昏靖康之禍彼蒼何尤

史評
蔡京直道何嘗不在人安民事有諸名諸君子
不謂為難經先方士林望重工為欺印書元祐黨碑
謂皆天上星宿歐陽子云彼護人之致亦乃餘譽而論
賜信哉

總評曰帝之伴于敵也陳東歸罪六賊信任六賊者誰乎
其初用賢去奸帝心未甚蔽惑也自蔡京一相而至德日
昏極意于花石惑志于方術專信道教逞欲聚斂甚而王

史評

卷之九

幸

甫重賈開邊啟慶至于蔡兄弟之國交虎狼之金決薄招
盜身且俘囚背為教主于中土今為昏德公于沙漠是將
誰咎哉視漢桓靈更可憐側矣

何昇銘曰帝一味昏庸吾復何言陳正言率衣冠諸賢
之以從直道臣等不勝其哀奈何以已見之
為草草置賢之利並亦自欺欺天變濁可畏哉

陳瓊

評曰瓊忠亮有守議論持平游離謂方今濟世人也動為
時相連累而不挫夫豈州閭風甘靡老柏凌霜獨秀紹聖
間士類竄嶺海者往往一跌連羣瓊初為章惇引用疏列

其惡竟以山陵使擊而去至于燕京被擄腹心而發露其情伊子正榮又告京以權東官併通而被貳嗣何酷也投書以去去就已觸曾布之怒而又以尊堯集爲石枕所絆幾不免于箠楚之難矯厲風節始終不渝者舍誰何可多得乎

欽宗

文部

来

抑晉懷慈乎。時京師完固猶足以守。勸王兵集城下。猶足以戰。而李种老將智謀忠勇。又可倚仗爲屏翰者。令大軍扼牟駝以當其前。奇兵伏那相以截其後。而又左青齊。右襄陵。更迭相攻。則雖肆自有不能支。其何有于幹難不乎。李若水。忠義士也。而亦妙善。如金一。唐書。不。胡月。知不由此。顧備備焉。屈焉。魂惟隋和是謀。卒之金幣不已。而割地。而遣質。曾未得一夕安樂。起視境上。已揮戈南矣。君臣蒼黃。自投虎窟。悲夫。

陳湘嚴曰：國祚益公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平昔靖康時，未須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也。無奉買四之好，素主于飲。日好問陳守節之樂，何樂？陳制撫之飛舉，孰如充耳也。欲不截管及爾得乎。

种師道

師入塢敵輒稍却○有隱然虎豹之勢○今協同李綱○勒兵禦

敵雖張蒙鼓願進不得城退無所掠能以孤軍深入而善

其歸乎而帝拒于和議推以爲老而難用呂尚鷹揚于孟○
○歷今以石投水例○

津王剪破敵于裏，劉充國取捷于金城，馬援樹績于蠻域。

長子帥師不聞乎捐棄于城身喪國徙令忠臣扼腕

何升銘曰：勁敵在前，唯恐技癢，怯戰環顧而莫可如何。

東手待鑿平身輕矢石勇氣百倍乃顧解其兵掛鎖

錄飲饌萬里游涉沙漠永建繼邦度南傳諸人完備之

後學 何如敬拜銘父重論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戲連

道岸依京父全校

1

10

10

史評卷之十

聖訓 谷霖翁先生鑒定

崇德范光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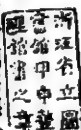


宋

高宗

秦汴

許曰汴為京師重地。即勢迫于敵。所宜夾守者。則宗澤方佳。復京汴。得敵滑登。敵勢亦稍振矣。丁進數十萬眾。及楊進兵三十萬。皆順守城。救厥力。士氣亦稍振矣。誠乘此下



史評

卷之十

一

趙越為以北。猶庶幾其還。二聖復中原者。乃願以汪黃之。言。備焉。風鶴驚疑。竟如揚州。豈退而南。無捷而北。一舉足而江淮以北。無復宋有矣。不為齊。肅之。靈武而甘為晉元之。江左其去北。將帝特一聞。爾人謂如揚州者。南北之界。吾謂其退而明州。退而航海。皆此兆云。
何非銘曰。高宗之幸揚州。親平土之選。東西兩面。重兵。各防大梁。安即不能舉。望之。如李。韓所。公。中。其。上。或。非。國。中。或。于。其。要。客。之。地。豈。戰。陣。而。後。進。汴。是。界。變。矣。幸。揚。州。而。北。之。界。或。亦。大。梁。臨。勝。存。公。之。界。而。其。莫。皆。起。于。如。臣。誠。不。可。不。戒。也。

王和

史評

卷之十

二

江南之志。自無能為也。使宋之音。反。同心。備。而。張。韓。劉。岳。之。兵。併。力。相。繼。則。取。中。原。如。拈。芥。耳。奈。何。以。高。宗。之。庸。懦。之。以。泰。誓。之。奸。諂。而。至。此。和。議。乎。其。失。策。甚。矣。道。宗。繼。之。
總評曰。靖康之禍。賴晉永嘉。高宗不能恢復舊業。與元帝均也。而其才劣。猶甚永嘉末。聽勸分線。幽并棄豫之地。土地甲兵。已非宋比。而卒之力抗。臨兵。不能為晉思。元關中。未。消。全。蜀。無。虞。渭。北。失。四。州。河。東。失。六。郡。國。勢。猶。未。弱。也。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猶。宗。澤。張。所。輩。可。任。方。面。人。才。猶。足。恃。也。王。善。楊。進。丁。進。各。擁。眾。亦。數。十。萬。兵。力。猶。可。用。也。乃。帝。一。意。退。縮。至。于。舉。臣。納。貢。以。求。苟。安。者。豈。氣。

謂金未過河猶可說服河一渡而勢已熾矣以綱直節而往祇以遇害何裨于事乎金初笑南人無術乘此進擊亦蔑不濟已長驅薄都下銳氣盛矣吾半渡掩擊或返戈內割則奉之何是皆倖國非萬全者特其事不多算而奮不顧身其壯懷激烈有超道人羣者云

經兩河

史評 卷之十 五
評曰河東汴之股肱也河北汴之肩背也總皆京師屏蔽耳建炎初雖失與太原等數郡餘尚爲朝廷有者誠劫兵固守則自河及淮庶其不席卷于金乎乃綱入相兩于兩河各真司使相倚賴而又舉張所傳亮有才望者爲使俾相擊應此經理雄略誠恢復一大計也乃汪黃排之張浚又論之府坐未溫投杼隨至于是綱求去矣二禍繼而兩河赤子亦相繼淪沒矣是罷綱者失兩河失中原之漸也天下安危繫公去就而彼昏罔知悲夫

何行可曰天下之勢不達則通達而守兩河縣河南以反津河可保不然退而淮退而海及激而臨海不席卷

千金不已也奈何規畫既實而爲宵小排擠耶蓋天綱評曰李忠定才略雄偉而忠誠義氣卽履鋒鏑而不懼觸忌諱而不顧靖康以來之相鮮與健焉夫宰相係國運亂相匪人則措置乖而僉主進相得人則規畫實而簡拔精靖康之變中原喪地而宗社失王朝綱已日非矣忠定之相也以英哲魁帝而身任修攘之責一時雖略如議和守罪僭逆謀定都皆中時膏肓其他募兵牧馬分布要害而又道張所撫河北王樊經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而南聳樊鄧且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紫陽氏謂綱

史評 卷之十 六
入來方成朝廷誠然我乃主相非人動以直忤羣相曰和吾獨曰戰羣相曰退而南吾獨曰進而北嗚呼以欽宗之愚高宗之闇而又加以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之奸寧能以危言激論起其聽乎無怪其顛覆之屢而求去之亟也然綱雖屢斥而忠誠愈篤譬若赤子之于慈母卽怒訶而猶嗷嗷焉率循以從俾哉中典名臣舍公吾誰與歸

岳飛

何昇錄曰忠定公知有君父之安危已身家顧患何難哉故憤激九死而憂國愛君之念愈殷其忠義節烈豈非當代之大賢哉至其文章歌詩皆其餘嗜乎

其鋒帝免于高貴鄉公之稱皆王力也。已而京口之役。兀
木退通。斬陽之役。劉忠挫。即大儀之捷。尤快人心。論者
以爲中興武功第一。企之未遽。馳而南者。亦皆王力也。勇
略功伐。豈在郭侯下乎。未也。王初赴難。誓不與賊共天。及
擒王和。謀力既其非一。揖之外。未嘗與。至于身經百戰。
毒矢入骨。前敵如刻。蓋然其忠義耿耿何如也。又未也。郭
侯之忠。父子胥錫于銀。之侯而王獨以。用事。疏。乞
罷。遊湖。自樂。然。猶。繳。之外。而其部曲俱求節。旄于孫。皆
登顯秩。庶幾乎留侯之智。汾陽之節也者。其知幾而篤。那

史評

卷之十

九

者又何如也。余故重王之義。尤仰王之高。而勇略次之。
向聲遠日。謀者謂郭王武功。不下郭侯。而郭侯遠。殆
似。遠之。余則謂郭侯之不得其矣。郭王之得。故。終。終
有。殊。致。然。其。忠。義。報。師。之心。臨。人。如。一。轍。也。非。徒。然。也。
郭侯足。以。定。之。
劉錡
許日。劉武穆故太平邊帥子。以屢仗爲樂者。更。嫌。在。沉。寂。
有。儒。將。風。而。尤。多。神。機。武。略。實。是。時。解。自。之。役。兀。木。挫。即。
至。相。顧。錯。愕。驚。見。旗。幟。誠。無。異。于。秦。兵。之。旄。陣。木。駭。風。鶴。
也。者。豈。不。爲。王。師。一。大。快。哉。時。金。人。氣。奪。諸。將。燕。以。南。以
昇。明。廷。藉。令。乘。銳。長。驅。分。路。追。擊。恢。復。中。原。亦。指。顧。間。也。

而權檢王和遠紹班師力殫于數年而功墜于一旦。無亦
自失其機乎。至于淮西之役。進退皆出張俊。乃伐布槍指
以劉汜之敗。而歸責。銷戰之不力。于是益不相下。而荆南
之命下矣。兵柄解而宋之事去矣。方兀木之遇淮也。諸將
欲全軍以歸。錡曰。吾軍一動。使淮浙震驚。則平生報國之
志。及成謀國之罪。噫。其忠義何如。而卒爲人媒孽。使大功
不就。憤懣以歿乎。豈天之不欲宋耶。
吳景公曰。劉武穆憤懣在一時。而神明在百世。邇邇受
命如響。不下漢書。厚侯也。顧自旄幟爲旌。固無算者哉。
杜少陵。馬。孔明。日出師未幾。身先矣。長使英雄。滿涕淚。
愚。歎。惜。此。以。易。武。穆。焉。

史評

卷之十

十

張俊
許日。太師俊與韓岳輩。並號名將。其始金人。圖汴。勸兵。勤
王。苗。劉。造。孽。併。力。破。敵。其他。或。身。先。督。戰。或。合。兵。進。討。其
所。破。降。功。相。埒。者。獨。韓。岳。輩。忠。憤。相。面。義。氣。滿。中。言。直。詆。
權。奸。力。扶。善。類。而。後。多。承。心。濠。舊。之。役。論。岳。飛。不。相。援。劉。
錡。不。力。戰。知。朝。欲。罷。師。遣。納。所。部。兵。贊。成。檢。王。和。之。議。組。
繼。飛。英。須。有。之。獄。其。心。行。傾。軀。豈。與。韓。岳。輩。同。哉。帝。于。諸。
將。眷。優。獨。厚。而。管。勅。亦。多。夫。亦。洞。見。其。隱。有。欺。即。功。多。矣。
取。焉。

後自淮西入見帝欲其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或共母
爭利母與木土則其為人可知矣而權奸忌若王寧
得與岳同功也 金英撰

趙鼎

釋疑

評曰大臣不以小嫌介意而貴協衷方召未能也獨不能
交讓如平勃乎先國家而後憾如廉頗趙買乎內初與浚
相得甚惟也乃為目社所問內以其爵而抑浚浚以其言
而侵內遂相嫌隙當是時浚握兵而外鼎專政而內遠臣
豈能勝近臣哉然兩公者不然內欲浚展盡底蘊日浚當

史評

卷之十

十

留臣當去其謀為國而非以已故也浚亦為國謀即見抑

于鼎而亦不冉憾他日罷相而力薦浚之真也又賴鼎

力爭而免是皆知協恭而不知有私憾者可謂大臣之度

矣嗚呼二人同心而卒于不振則帝之任之者不克終也

平

內浚為相政事人尤繁置座右次第行之時號小元祐

焉而又化張中以爲大度主福志以爲和衷同寅協恭

庶幾共五臣在庚午罷相周之心也非秦驥光未除廉

總評曰鼎于高宗爲賢相稱首蓋丹心未泯九死不移其

秉義也堅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其植節也固疎罷安石配

享追尊程氏真傳其樹績也正不禮秦檜又勒內侍關戶

部官其疾惡也嚴而步艱難而內足國用外籌軍旅其經

理也周再贊親征皆能決勝鏖捷建康迴驚無虞其立功

也大謂爲中興名臣一人諒哉獨奈何動爲時忌排于勝

非排于趙公又排于秦檜除命甫下而辭意已行矣然勝

非猶日害其能爾浚雖不協猶以公議相推轂也乃檜獨

甘心于冉吉陽之從竟追賜以至千貳噫何其遇之坎坎

也或嘗謂嘗受邢昌偽命及乾沒督府錢事噫此亦檜撫

抑以誣冉者爾倘強如此老而有是乎尚論者宜白其心

史評

卷之十

十

矣

屈表上曰冉有詩文奏疏二百篇行世號得全書乃卒

不得其全而遺志以沒不深可惜哉賦歸于詩云空虛

理玉樹蕭蕭志永流公若趙冉者漸足角已

張浚

評曰魏公威望震敵而英略邁倫蓋卓然人豪也顧述其

所爲大都滿人意者多當是時三將而三致敗績敗于

富平敗于淮西敗于符離空言弗効而壯志靡就此其故

何也議者謂上之捷于高孝之聞勇而下之又阻于史

浩秦檜湯思退之奸邪坐是不能立功以報天子君子曰

不然。大臣握重兵以拒強敵。正宜折節下士。虛懷受善。以
效力王室可也。乃意忌而褊狹。當平之役。忌李綱不用。又
在吳外之議。而輕戰以速禍。是誰咎也。淮西之役。岳飛謂
鄭瑄王德之不相協。是也。憾其言而不使為節統。以至于叛。
文雖咎也。符離之役。宏淵顯志之不相能。又若鄭瑄王德
之不相下也。而不能禁以至于潰。則又誰咎也。嗚呼。以述
論公固多可。皆獨區區恢復一念。有足諒爾公起疎遠。當
危亮之任。往往偏兵北阿。誓不與金俱存。至終其身。不主
和議。無論大計。必欲還二聖。復中原。于是敵人伺其用舍。

史評

卷之十

三

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蓋亦中興偉人也。李綱曰。
有御國之心。而措置失宜。誠然。

李綱長日帝倚為公為長城。噫。長城豈易言哉。懷道遠
宋文憲之長城也。李綱磨太宗之長城也。道遠雖可議。
李綱一言以立武氏。而日無庸之禍。張浚手握重兵。屢
有宣平。即理符離之敗。及致其心。陷李綱。忘岳飛。使二
子擊所不能匡扶宋內。是誠有愧于長城之望也。又言
道遠不能下士。誠謂不能知人非虛也。從其都。以其子
南軒而為鎮。之亦是傳已。

洪皓

許曰。使臣之入沙漠。而抗節不撓。矢心靡貳者。指不多下。
漢升卿宋光弼兩人而已。于卿特牧鶴之節。屬雪雲之志。

于荒烟絕嶽之域者十九年。其耿耿義氣。有足以傲冰霜。
貫日月也。乃光弼性慷慨。尚節節。建炎紹興中。諸使金者。
如探虎口。未有完節以歸者。光弼留北中十五年。時同事
十三人。而生還者。惟光弼一人。其守義不屈。聲聞天下者。
亦惟光弼一人。當萬里叩命時。所在盜視。開關百端。獨留
下。大原迫歸于雲中。而又流連于冷山。最賢于坎而不挫。
其之遭。悟室之狼戾。而猶援景德載書。以評其志。不忌君
視于卿何殊焉。故稱洪佛于初。嘗司隸秀州。自郡守留
浙東米以賑饑。至願以一身易萬人命。是亦矯制發粟者。

史評

卷之十

十四

流也。而竟以忤檣。謫英州。噫。張和公金人所憐。而不用。
錢勣暫駐蹕。而官制極極土木之華。金索使臣家屬而還。
詔歸之。吁。金人尚還守義之使。而將相不能容一言言之
臣。余于是重責檣云。

于卿北歸。當得典屬。君子猶從借之。而猶得寬大。誠精
之氣。真上通天矣。冠鑑

孝宗

符離之潰

許曰。符離之役。顯忠提兵渡淮。已下靈璧。下虹縣。下宿州。
駁于其有震盪中原之勢也。而宏淵不協。虛言金添生兵。

三十萬衆以張其勢又倡爲提扇清涼之說以動軍心于是士無固志而兵卒以潰世多以損威挫銳厚誅宏淵噫安淵不誅其將故千是之第中制也
宏淵宜誅也乃魏公與帝獨無異乎大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言將貴專任也王鄴之不相下公所目擊者顧將顯忠而又使宏淵參之以至于挫劒及歸而按以法如孔明之誅馬謖秋青之斬陳曜可也乃顯忠氣而宏淵之領職如故實謂倒置其何以作士氣而肅軍威乎是故符離之潰魏公亦難辭責也來也謀大者不以一捷矜功亦不以一挫委志顯忠敗績雖幸禍者藉以爲口而帝誠下詔進兵

九

卷之十

五

振強于弱而益屬初志未必非興復之一機也乃建以一敗喪氣不言兵而言和卒之強奪之末勢不穿縞是符離既潰之後帝亦難辭責也誅宏淵而薄帝與魏公之責可乎

姚尹思曰建炎以來十四處張功皆未有符離之一幸者顧金人亦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焉之志知南漢有出不忘之責知漢有折衝敵愾之機奈何王師偏誤天小利而橫議紛起斯今符離之役李邵達兵淮北即令潰敗不過失其所下之鎮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以此藉口魏公固無所辭其責帝亦安淵之耶
總評曰帝以變祖世喬入嗣大統初相魏公將顯忠臣氣雄飛勃然有吊遺黎復中原之志即符離挫而猶以漆

杖臂勢宜唾手燕雲矣乃卒不能復尺寸何也夫齊桓之復仇何殷之雪恥皆志之堅也帝于兩河淪沒之時而尤倚安江左屢頻滿前則其志已昏少康以一成績服光武以百戰典劉肯氣鼓也帝于符離既潰之後而尋帥用兵不悅得甲之榮則其氣已餒至于任賢弗尊而去邪弗果張浚劉珙虞允文陳俊卿之徒遽用而遽罷史浩尹穉湯思退王之望之徒遠黜而遠復舍餘難而乘解履其何能濟乎其故幣通好而邊庭不鼓烽燧不烟亦幸也哉
後得孝宗而立之聰明天縱卓然爲南渡計帝極其前

史

卷之十

六

即位之初有志恢復符離之役遲遲失期直達萬幸之命不輕出師又值公世宗亦賢王無策可乘但能易表福寬改臣稱任以允爲好而已然余觀之帝自責其心日行天下一兩邊且力排羣議終喪三年以是而前此孝宗其暗日不宜

虞允文

評曰允文忠勤彌篤而材略過人高幸時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方金亮之將沒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疾不克進師兩淮其盡失矣允文以獨師江上矯制率敗卒百餘破強十萬之衆宋之廟社轉危爲安者實繫于此人謂老將以長慮被敵易而書生以倉卒克捷難記帝稱獎

度洵然哉已而相孝宗又急人林蘆林錄錄以風天下士

即提相鎮蜀而益銳志恢復與吳璘經略中原嘗上言請

戰謂戰則海內氣伸和則海內氣沮嗚呼壯哉許國之忠

炳若丹青令天假之年勲代蓋不可量也何至以單齋未

脩虛密詔之趣乎其中道告殞不就所志惜也

此語遠曰史記云文景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于其德天下有忠憤慨復而不能克就者君子亦以忠子之有元文之憤慨可以無憾矣

胡銓

許日和金之議屢為宋誤誤于耿南仲而京師失守誤于

史青

卷之十

十七

何桌而二聖播遷誤于汪黃而淮陽灰燼至于秦檜復至

其議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為石晉故事一時李綱岳飛韓

世忠之徒皆抗疏極論而慷慨激烈者獨銓一疏及孝宗

朝又以和議大詢于庭一時侍從臺諫預謀者十四人可

否者半而侃侃言不可和者又獨銓一人語云千人之語

誰不如一士之謬謬銓始其人與枋得謂三代以上人物

晦翁謂中興家第一與日月爭光諒哉而卒莫之用豈

其為肉食者誤而牢不可破也

陸費若曰胡常之美人所當扶若父之仇人所當報復而之臣人所當折而公獨優然保正至今讀其奏議

世人意不亦中流一柱哉小朝廷是衝額之

劉珙

許日珙以忠義世其家盡忠顧公幹之孫待制子羽之子

也幹歿于道君蒙塵汴京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仙

人關據床坐壘亦每有捐軀殉國之念珙之聞淑于家庭

者非一日矣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徵之出其手者詞氣

激烈聞者泣下他如止還曾觀飛馬王珙尤肯任怨有大

臣風節至于屬籍之際尤以未能雪恥報國為恨將有祖

父之風焉史謂其家世忠義非虛也嗚呼珙之忠義非但

史青

卷之十

十八

家學亦淵源于紫陽南軒之傳與其所上疏首陳聖學知

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又請上謹獨明于天人相與之際

當時廷臣爭論不屈者不為無人然鮮有疏及此者君子

固重珙忠義尤取珙學術云

史傳其父機鑒精明議論英發而又居家至孝父愛諸昆其在朝廷直言正色未嘗以生或動其心忠義固數如然然天下未有忠義而無學者故知紫陽南軒以忠忠者愛國為念其道固不孤也 金天誦

王十朋

許日梅溪客自比韓范南公當其時以狀元及第身兼四

科為侍御史首劾史浩之罪繼表張浚之忠其激濁而揚

君不朝重華不視疾不執喪爲不子梓倫逆天不久于位
宜矣。鼎王卽位中外冥然其初召黃裳召羅點召朱熹政
略有可觀者奈之何厥間誠正而柄用奸邪至以內批用
臺諫罷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一制盡矣又從而禁偽學
籍偽黨以板固本又從而下詔收金經嚴遏禁至西僂肖
之首以易浚地于金此何爲也僂肖既誅而嗣遠盜寇敢
乘閒以逞廢立之謀去一僂肖而又進一僂肖嗚呼時事
可勝言哉

東華

卷之十

辛

此又天道之無常者也。聖宗優柔不剛信奸諂配不滿
不泰之疾中于僂肖天心去先夫復何言。道岸端

評曰忠定公學務實用嘗以韓范自期蓋偉然一代賢相
也當其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父子幾于隔絕公反覆規諫
以通兩宮之情國遭大戚官僚幾洶洶解散公以樞臣奉
太后命糾寧宗以登九五勳著社稷忠貫天地卽並韓范
奚過焉然公忠誠而失之疎忽議禪大事也不謀之留正
而謀之僂肖僂肖之勢薄其間而又授之柄使得仗內批
以肆斥遂致京師有一網打盡之禍卒冰進不利社稷之

說胡然造謀爲不執之証是皆非機事之密者噫公誠疎
也然無可去之義彼此于坎箕子叔屈原沉皆宗臣故也
故衡州之卒有所不辭云

趙方

評曰方起儒生知青陽健科中有撫字刑罰中有教化及
知襄陽臨敵應機廷議未決無抗疏陳不可和而戰謀遂

東華

卷之十

辛

定襄陽之役命將及其子范泰合兵共擊而金人氣沮其
帥邊也合官兵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而又引拔名
將如扈弼興孟宗致者與之協力至于疾革之際尤屬意
邊防日未成一日當立一日紀綱當是時藩屏一方使朝
無北顧之憂者方力爲多其子范泰亦善繼述卽范在襄
陽邊防稍弛而范弼興之志老而彌篤端平以後推何無
虞京西一境藉以獨全者方之遺訓亦不爲少嗚呼父子
踵美爲世名臣不可多得也已

自謂高才不啻以累道宜極其通德更足服人然皆受
澤未端而作乎其道學必有其經濟也

理宗

崇理學

評曰理學之湮久矣帝獨潛心學道追崇先儒二程張陸
呂朱之徒皆贈之爵秩錫之獎諡此遠唐以來諸君所僅
見者乃余獨以爲帝之尚理學名也而非實也當是時其
德秀者大學衍義觀了翁者九經要義其理學不在伊川
等下皆所號一代偉儒也獨不可置之經筵登之宰枋以
與有爲乎奈何制于彌遠而不用及彌遠歿而德秀亦卒

史書

卷之十

三

猶有一丁翁爲碩果也簽樞未幾而出督出督未幾而予
祠甚之削秩貶題噫真親且爾況其他乎卽程朱復生吾
知其不能用矣追崇其死者而貶斥其生者是亦好書龍
不好其龍者爾

是時宋初理學不爲知人也太學生黃榦曰論史葛之
被逐諸生作書堂文體聖卽行道義之所沒溺氣節何
其盛哉榦手理學得義兵名其才洵及于下生不遠麻
擊不惜乎道學識
總評曰帝雖淳尚程朱罷斥安石崇正闕邪視先朝藉偽
學禁奸黨者大徑庭矣然是時三齒踞路四木膏途胡不
能一開邪也二大夫同除六君子堯寬胡不能一崇正也

至于排擯其親而彌遠似道則相繼柄用詎候國是蔡州
之役幾于恥雪然南北渝盟而宋先背約輕啟邊釁以致
蒙古蹂躪川蜀江漢間北方未圖而南方以騷擾矣國用
匱而民勢蹙無聊是離之辜哉嗚呼向見遼之衰也而約
金攻遼卒釀靖康之亂今見金之衰也而又約元攻金竟
啟覆滅之禍大羊反噬而不可遏固也奸邪誤國而不可
用亦足戒哉

楊越三日帝益太祖後裔也臣全係長家余天錫奇其
快言于史彌遠而置之太宗之孫自是漸失序非天遣
好選之一揆而不能自強政治以致凌辱一時朝廷淹
沈如族謂之何哉

史書

卷之十

海

孟珙

評曰孟忠襄忠貫金石軍中論事言人人殊徐以一言折
衷衆志皆傾襄陽之役臨陣與父相失輒麾騎突陣脫父
重圍之中已而一鼓敗武仙降移剌環衆又已而赴元人
之約合兵攻金蔡州遂亡其國夫金之得志于宋也劫二
聖北陵廢稼土地戕人民此忠臣孝子所痛心而切齒久
矣今一旦滅之復先代之讐雪百年之恥功莫大焉乃韓
者貴以叛盟開齋表師慶地園于元滅我取慮之計信是
時金日以弱而元日以強初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

金○金○及○宋○如○蠶○食○然○卽○不○助○元○協○攻○金○其○能○獨○存○乎○宋○其○能○保○終○不○亡○乎○未○可○以○是○議○珙○也○

李翺見日忠棄粟積雨破金武庫九崇誠密不願身赴
國冢之患者矣至其也田通傳事有大經師堪繼聖
也棄者紙元滅金一快宿憤可見宋先帝于地下矣爲
元天寶則朱君臣不能爲善教有全之歸于此表們答
度恭端昂

評曰天命之屬也徒手取之而有餘天命之去也盡力扶之而不足宋至理宗羅子已蹙即英主繼踵尤難振起而況自度而奉而端而骨背庸庸幼孤乎方邊事告急半撻東顧無一寸乾淨土此何等時也而度宗荒淫酒色舉

身部

卷之十

■

· 吳昌碩

○

○

勢而委之似道之手誠何異處堂之雀乎及恭宗嗣統
奸猶在雖汪立信文天祥之徒戮力維持其間而元兵食
追莫或誰何于是請平不得求封不得稱臣奉貢亦不得
而帝及太后竟以北行矣至于端曷之立乃一二孤臣出
萬水不得已之計亦欲爲趙氏延一綫之脈得偏幸趙
之統于海也不三年而崩骨之次于崖州也又不一
橫海公徐京期萬善知生帝沒于海趙氏三百二十年之統于斯盡矣嗚呼一
立一君國統非不嗣續也悲劉如張世傑陸秀夫輩
捐厥力以翼孤也而卒相胥殉于海濱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

蘇子思曰宋忠義之士固多而搜括藏匿者亦復不少
至買印追問愈急愈下者也有游湖間擊賊者亦復不
失衆固相挾之不松何待乎靖國之立才一息尚存此
志不寧少懈耳何待楚淪汨而知日宋亡哉

文天祥

評曰來歸難而來從容就義之爲尤難宋自擢趙以
捍國難焉而來守封疆焉而來全使節焉而來忤奸禍謀
焉而來主辱國亡焉而來盡累累如也獨公于風靡之秋
起兵入衛來兩罪至聞國破出入來生妹不少挫卽歸
被君亡一戚一族無可爲籍而猶不惡屈一膝以丐餘生

失言

○

○

四愁之口威權利誘莫爲少後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
懇懇于歌詠間可想見其人矣武備其志庸而才疎文乏
山來兵之初文武英賢皆羅幕府耕地涸丁盡致機門乖
有大撥亂之才不能也及在行都陳分地建聞之榮在真
州與苗再成論兩進合兵之計才疎者有足乎不論北
節之忠而顧以成敗論才略亦未免哉
陳涉澤日無秦無西者獨有求必心天地干戈滿
澤涉澤日無秦無西者獨有求必心天地干戈滿
詩也余每事誦之道出於心事事耶于擗日月
言射侯曰成仁取義文山吾無間然安王與牛生祭
滿湖卓犖獨哭于從天地間忠義節義而不忠乎無

1

彷彿

日君直雅負育氣而風岸孤峭不隨世軒輊排機術家
氣概軒抵掌耽睡自奮空桑英人也初樂去陰邪二符

中其科條露骨翻其如驚鶴舉可龍驚辟乎學大

以安仁之敗者其不夫風育鴻毛負重千累門漢

仁之聘即得傳浪浪讓伏橋之志也其初于建陽不通

成者為老母在側母以而強之至燕即絕粒而歿又何異

必食周粟者乎君直遺夢炎書有曰武王太公以八百之

精兵而不敢抗二孤竹之正論急以典波繼絕謝天下服

史青

之後遂與周並立恭其意以存宋之義望之元也即絕望

以承而其始終為宋之意庶幾無負矣乎

何升第曰一歲于十五年之譜一十五年之譜

不失為趙氏忠臣以泰山之世持一十五年之譜

多所為趙氏忠臣以泰山之世持一十五年之譜

如漢之方丈一說大雅作如何而完

大夫之忠義者類多武投職守土或所

以搜羅而得或買可敵誠懷慨赴死而嘗義

不計其功也外傳之勇二然他道與西俱存則難

明之三千歸言公而富貴名聞一無所為而

保飲焉鳴叫一子之力雖底于無
史公傷周原至垂淚其所自沈溺余
元長下矣太
子亦云
何升第曰近縣漢海天有日帶有光陰
精靈也耶漢海二公也鳴呼身到白頭
昔史又其世有光陰無聞者志行變
其國於其未得矣所也

後學 何如敬拜

嫡孫 范金英子有父執事

曾孫 雲景父 公松

裔

史評十卷

內附
藏本

明范光宙撰光宙字霽陽石門人是書自春秋迄
南宋人各爲評多襲前人緒論罕出心裁